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大 街（上）
·刘易斯卷·
【美】H.刘易斯◎著　中森◎译
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大 街（上） 刘易斯卷
【美】H.刘易斯◎著
中森◎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大 街（下） 刘易斯卷
【美】H.刘易斯◎著
中森◎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最具争议的美国小说
最辛辣的讽刺 最有趣的人性展示

#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街 /（美）刘易斯著；中森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3-0965-3

Ⅰ.①大… Ⅱ. ①刘… ②中… Ⅲ.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497号

大街

（美）H.刘易斯 著 中森 译

责任编辑：汪　欣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9.5

字　　数：500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一版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65-3

定　　价：64.00元（全二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第一章

## 一

一个少女站在密西西比河岸的一座山上，两个世代以前齐佩瓦人曾在这里安营扎寨，北方浅蓝色的天空将少女的轮廓衬托得格外分明。现在她已经看不到印第安人了，只能看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一座座面粉厂和摩天大楼闪亮的玻璃。她心里想的不是在这里居住过的印第安少女，不是转到陆上的运输，更不是经常到来的皮毛交易美国佬。她正在冥想着胡桃软糖，布里厄的戏剧，磨破的高跟鞋，和化学教员盯着她盖住耳朵的新发型的情景。

微风吹过千里麦田，她的塔夫绸裙子被吹得胀鼓鼓的，多么优雅的线条，多么生动美丽的画面，连从低处偶然经过的路人也为她的自由活泼驻足。

她举起双臂，背着风，斜着身子，裙子和头发都随风飘舞着。站在山顶的这个女孩，未经世事，天真无邪，这么的年轻，渴望未来美好的生活就像呼吸着周围清新的空气一般。但她又怎么会知道无限期待着的青春只不过是一场永远痛苦的喜剧。

这个女孩叫卡罗尔•米尔福德，一个小时前，刚刚从布洛杰特学院溜出来。

少女头戴太阳帽，挥斧砍死熊来开辟松树林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这个叛逆的女孩代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让整个美国中西部迷茫。

# 二

布洛杰特学院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边缘，它是正统宗教的坚强壁垒，现在它正与伏尔泰、达尔文和英格索尔的“异端学说”抗争着。

在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和达科他州，有一些虔诚的宗教家庭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这里来，布洛杰特学院会让这些孩子免受其他大学不良风气的影响。但在这里仍然有活泼可爱的少女和爱唱歌的小伙子，也有真心喜欢密尔顿和卡莱尔的女教师，所以说卡罗尔在这里度过的四年时光不能说是完全虚度了。

学校不大，缺少竞争对手，卡罗尔热爱冒险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喜欢打网球，举办火锅

派对，参加研究生的戏剧研讨会，和小伙子出去玩，参加十多个社团来实践各种艺术活动，为的就是弄清所谓的“大众文化”。

在她班里有两三个比她漂亮的女孩，但却都没有她那么富有朝气。在布洛杰特学院的三百名学生里，背诵分数有人比她要高，波士顿舞也有人跳得比她熟练，但在课堂和舞会上，她还是毫不逊色，光彩出众。她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充满活力的——细细的手腕、如花的肌肤、天真的眼眸和乌黑的秀发。

当看到她穿着透明长睡衣或是从浴室里湿漉漉地出来的时候，同宿舍的女孩都会对她苗条的身材感到惊奇。

她的身材几乎比舍友预料的要小一半，像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需要别人的理解与关怀。她们

私下里都叫她“超自然的精灵”。可是她却如此有胆量，如此敢于冒险，去追求那些虽然模糊但却深信不已的美好与光明。她精力充沛，比那些身体强壮，穿着蓝哔叽灯笼裤，长着凸起的小腿肚，还裹着粗棱条羊毛袜在健身房地板上飞驰的布洛杰特女篮球队员强多了。

即使疲惫，她乌黑的眼睛还是在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巨大的能量，有时会变得突然很残忍，有时在骄傲中又会很迟钝，可是就算她能够意识到这些让人沮丧的能量，她的双眼也不会因此变得阴郁、沉重或者黯然失色。

卡罗尔热情可爱，是大家“迷恋”的对象，但是和她很熟的人却又不想接近她，因为当她热情地大唱赞美诗或者组织什么活动时，总是显露出一种

高傲挑剔的神态。她或许很容易轻信别人，是一个天生的英雄崇拜主义者，但是当她遇到不懂的问题的时候，她就会刨根问底，一直到弄清楚。不管以后她会变成什么样，但肯定不会是无所事事的样子。

她的多才多艺也让她尝了不少苦头。一开始的时候她想拥有一副与众不同的好嗓子，然后希望能有弹钢琴的才能，后来希望能有表演的能力、写作的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虽然每次都是以失望而告终，但她总能以崭新的面貌进行下一个尝试——参加致力于传教的学生志愿者团队，为戏剧社团画布景，给学校杂志征募广告。

星期天下午她在小教堂的表演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暮色之中，她的小提琴伴着大风琴奏出动人的旋律，烛光映衬下可以看到此时她正穿着一身笔

挺的金色礼服，弯着手臂，双唇紧闭，十分严肃。此时在座的每一个男人都爱上了宗教，爱上了卡罗尔。

大四这一年，卡罗尔急忙总结了一下过去所有的实践和部分成功的事情，想看看以后自己要选择什么职业。

每天，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或是在主楼的大厅里，都会聚集着一群女生谈论：“毕业之后要做什么？”有些女孩明明知道自己毕业之后就要结婚，却还假装着自己还有一些重要的职位需要考虑，有些女孩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但还一直向大家暗示：自己还有许多很棒的追求者。

至于卡罗尔，她是个孤儿，唯一的亲人是一个嘴巴很甜的姐姐，现在已经嫁给了圣保罗的一个眼镜商人。父亲的遗产大多都被卡罗尔花光了。现在

她并没有在谈恋爱——也可以说，她也没谈过几次，每次谈的时间也不长。她不得不自食其力。

但是，怎么去自食其力呢？怎么去征服世界呢？——还几乎完全是为了世界本身的利益——她一点都不清楚。

大多没有订婚的女孩都计划去当教师。我们可以把这些女孩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忧无虑的年轻小姐，她们承认，只要一有机会结婚，她们就会离开“糟糕的教室和顽劣的孩子”；还有一类是刻苦用功的小姐，其中有些人长着圆圆的额头，凸起的眼球，她们在班级祷告会上曾经向上帝祈求过，“引导我们在造福人类的伟大征程中勇敢前进”。卡罗尔不属于这两类人，第一种看上去一点都“不真诚”（这是她最喜欢用的词），但是在她看来，第二种那些真诚的少女也只会一味地坚信拉

丁语法的价值，或许有利有弊吧。

在这大学的最后一年，卡罗尔计划过很多要做的事情：学习法律，写电影剧本，学习专业护理，甚至嫁给一位身份不明的英雄。

后来她发现她对社会学很感兴趣。

社会学老师是新来的，却已经结过婚，因此卡罗尔有时对他有些禁忌。但是他来自波士顿，曾住在纽约的大学城，与诗人、社会学家、犹太人以及百万富翁里的社会活动家一起生活过，他的脖子白皙而强壮。他带领着一班叽叽喳喳的学生去参观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监狱、慈善机构和职业介绍所。

卡罗尔在队伍的后面慢慢地跟着，看到别人表现出那种让人难受的好奇心，就像在动物园看动物

一样盯着那些穷人的时候，她就愤愤不平。她觉得自己就像个救星，她把手放在嘴上，用食指和拇指使劲掐自己的下嘴唇，眉头紧皱，欣赏自己的与众不同。

卡罗尔有个同班同学叫斯图尔特•斯奈德，很能干，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灰色法兰绒衬衫，系着一个黑色领结，头戴一顶绿紫相间的斑驳级帽。在参观南圣保罗的牲畜饲养场的时候，他和卡罗尔走在别人的后面，边踩着地上的脏物，边对她嘟囔着："真是烦透了这些笨蛋大学生，不知天高地厚。要我说，他们就该和我一样去农场干活，看那些工人们会给他们好脸色吗。"

卡罗尔兴高采烈地说："我就是喜欢普通工人。"

"但你可别忘了，普通工人可不觉得自己普

通。”

“是呀！我不该这么说！”卡罗尔扬了扬眉毛，既惊讶又谦逊。她的眼睛里闪烁着能包容万物的光芒。

斯图尔特•斯奈德也一直盯着她。他握起两个又大又红的拳头放在口袋里，然后又猛伸出来，放在背后紧紧攥住。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你能了解别人，这是班里那些同学都做不到的，喂，卡罗尔，你能为人类做不少事情。”

“嗯——嗯——你知道——有同情心或者其他——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位律师太太吧，你就会理解他的诉讼委托人。我就希望以后能成为一名律师。我得承认有时我的同情心是不够的，也很没耐心，这简直让人受不了。要是你能碰到一个严肃讲究的人那就太好了，你肯定会让他更加——更加

——你知道——富有同情心的！”

他那微微噘着的嘴，锐利的眼睛，都在乞求她的允许，让他继续说下去。当她发现他热浪般的情感涌来时，急忙闪躲着，大声喊道：“看哪，这些可怜的绵羊，好几百万只呢。”然后独自向前跑。

她对斯图尔特根本就不感兴趣，他既没有好看的白皙的脖子，也没和那些有名望的改革家一起生活过。

现在她所希望的就是深入贫民窟，就像不用穿黑袍的修女，慈悲为怀，阅读萧伯纳的作品，尽全力去启迪那些满怀感激的穷人。

另外她还会读一些社会学的读物，其中有一本是关于村庄改良的，里面涉及植树造林、乡镇业余演出和女子俱乐部等内容。里面还有许多插图，都

是关于法国、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的绿地和花园围墙。那是她无意看到的一本书，当时像猫一样优雅地用手轻轻按住嘴打了个哈欠。

懒散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穿着莱尔线袜的纤细的双腿相互交叉，膝盖抵着下巴，她此时已经完全沉浸在这本书里了，一边看书，一边玩弄着一个缎子枕头。

布洛杰特学院宿舍的东西都一一展现在她的眼前：罩着印花布的靠窗座椅，女孩们的照片，一张罗马大圆形竞技场的复印图，一只火锅，还有几十个绣花的、缀珠子的、烙画装饰的枕头。但有一幅起舞的巴肯特缩影画和这里非常不协调，这幅画是唯一属于卡罗尔的东西，其他的都是从好几代女学生那里接过来的。

她把这本书看作关于乡镇改革的力作，是她平

淡无奇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突然她就不烦躁不安了，因为她已经完全沉浸在这本书里了。三点钟的英国历史课钟响之前，她已经迅速地把书看了一半。

她叹了一口气："这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做的！我要到这些大草原的乡镇里工作，我要让草原变得更美丽。我要做一个能够启迪人们心灵的人。我想就先成为一名教师吧，但是我一定会是那种与众不同的老师。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大家为什么要去长岛建那么多的花园住宅区呢？除了举行福音布道会和建立专门收藏埃尔西读物的图书馆，哪有人能记起我们这西北部的穷乡僻壤。我的目标就是把每个乡镇都建成绿色乡镇，有温暖可爱的房子和一条漂漂亮亮的大街。"

整堂历史课，卡罗尔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这

堂课是一个典型的布洛杰特学院争论，一个枯燥无聊的老师和一群不愿听课的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但老师总是能赢，因为作为老师，不管他提出什么问题，学生都得回答，但当学生提出什么奇怪的问题时，他都可以反驳道：“你不会去图书馆查吗？好了，快去查查吧！”

这位历史老师以前是个牧师，但现在说起话来却总是带着挖苦的味道。他“乞求”般地跟好动的查理•霍姆伯格说：“查理，当你在追逐那只可恶的苍蝇的时候，我要是请你告诉我是否知道英国国王约翰的事，会不会是打扰到你了呢？”他花了三分钟津津有味地把这个事件讲完，但是全班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记着英国大宪章的日期。

卡罗尔才没有听老师讲这个，她满脑子都是快乐的遐想。她正在完成乡镇大会堂刚刚露出明木的

屋顶。就像她在草原乡镇里发现了一个不欣赏她对于迂回的大街和拱形游廊设计的人，但是卡罗尔却在市议会召开的会议上戏剧性地击败了他。

## 三

虽然卡罗尔是土生土长的明尼苏达州人，但她并不是很了解大草原上乡村的情况。

卡罗尔的父亲原是马萨诸塞州人，每天都笑呵呵的，穿着随意，博学多闻，和蔼可亲，爱开玩笑。卡罗尔小的时候，父亲一直担任曼卡多的法官一职。曼卡多不是一个草原乡镇，但是道路旁却绿树成荫，两行榆树构成白绿相间的画面宛若新英格兰。曼卡多位于悬崖峭壁和明尼苏达河之间，紧挨

着特拉弗斯，以前最早的移民曾和这里的印第安人签过协议，偷牲口的贼在民防团到来之前就逃之夭夭了。

卡罗尔经常爬上那条黑黝黝的大河的堤岸，认真地倾听着种种关于它的传说，是关于大河以西辽阔的大地上滚滚黄水和水牛白骨的故事，还有关于大河南岸堤坝，爱唱歌的黑人和棕榈树的逸闻，而那条大河却总是神秘地向南方流淌。她好像再次听到了六十年前触礁沉没的高烟囱的内河货轮发出的让人毛骨悚然的钟声和哼哧哼哧的沉重的喷气声。沿着甲板，她好像是看到了传教士，头戴大圆顶礼帽的赌徒，还有身披猩红色毛毯的达科他酋长……夜深人静，遥远的汽笛声回荡在河湾，松林里传来船桨拍打水面的回声，黑黝黝的河面激起一层绚丽的波澜。

卡罗尔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向来是别具一格的，比如说，在圣诞节这种传统的节日里，总是会给人带来惊喜，同时又倍感温馨；在“化装晚会”上，每个人既真情流露，又荒唐可笑。米尔福德一家围坐在炉边的时候还会讲一些神话故事，里面的怪兽，不是那些半夜三更从壁炉里跳出来吃小女孩的可憎的怪物，而是一些和蔼可亲、眼睛明亮的精灵，这些小东西全身长满了绒毛，蓝颜色，住在浴室里，喜欢飞快地往孩子暖和和的脚边跑；还有生锈的煤油炉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讲着各式各样的故事；还有一种小动物，要是孩子们能在父亲刚刚边刮胡子边唱歌的时候立马从床上跳下来，并把窗户关好，这种小动物就会在早饭前和孩子们一起玩了。

米尔福德法官的教育方法是，孩子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在父亲那间棕色的图书室里，卡罗尔

认真研读了巴尔扎克、拉伯雷、梭罗和马克思•穆勒的作品。他总是耐心地指着大百科全书的书脊教孩子们认英文字母，每当彬彬有礼的客人问起那些“小家伙”智力发展得怎么样了，他们都会对孩子们的进步感到惊讶不已，孩子们能够认真地反复背诵那些标明百科全书每一个分册开始的字母：A-And，And-Aus，Aus-Bis，Bis-Cal，Cal-Cha.

卡罗尔的母亲在她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就从法院退休了，他们举家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两年后，他在这里去世。她的姐姐十分忙碌，爱给别人出点子，但两人关系却很生疏，以前住在一栋房子里的时候就这样了。

因为以前的生活既有忧伤，又有欢乐，卡罗尔历来也不依靠亲戚，她心中一直怀着一种梦想，那就是卓尔不群，与众不同，有些事情即使自己参与

其中，也敏于观察，在别人忙碌的时候置身事外。但是当她决定投身于乡镇建设事业的时候，她却感到非常的高兴，无比欣慰，仿佛立马就变得生机勃勃、精明能干。

## 四

不到一个月，卡罗尔的雄心壮志便开始日渐消沉起来。她又开始犹豫自己真的要当一名教师吗？她担心自己身体太弱，没法去承担日复一日烦琐的教学工作，在一群嘻嘻哈哈的孩子面前她也无法故作姿态，装得既睿智又果断，但她有志于建设一个美丽的乡镇的愿望不曾改变。当她偶然看到一条关于小镇妇女俱乐部的消息或者是一张落后的大街的

照片的时候，她就感到无限惆怅，好像工作被别人抢走了一样。

听从一位英文教授的建议，她来到了芝加哥的一所学校学习图书馆学。她自己的想象力给未来的计划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在劝说孩子们阅读精彩的童话故事，帮助年轻小伙子寻找机械方面的书籍，在那些搜寻报纸的老人面前，她表现得彬彬有礼，此时她就像是图书馆里的权威，经常被邀请同诗人和探险家一起共进晚餐，在云集了许多著名学者的协会里，宣读自己的论文。

## 五

毕业典礼前最后一次全院联欢会马上就要来临，再过五天他们就会被卷进狂风暴雨般的期末考试了。

院长的寓所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棕榈树，颇有些肃穆的殡仪馆大厅的感觉。十英尺见方的图书馆里，有一个地球仪，还有惠蒂尔和玛莎•华盛顿的肖像卡。分离的音乐和情绪让卡罗尔感到一阵眩晕。她仿佛看到那些棕榈树变成了一座丛林，粉红灯罩下的电灯光变成了一片乳白色的薄雾，戴眼镜的教员们都变成了奥林匹亚人。看到那些“一直欲和她结识的”无关紧要的女孩和五六个随时准备和自己谈恋爱的小伙子，卡罗尔不禁感到十分的忧伤。

但是，真正受到她鼓励的只有斯图尔特•斯奈德，因为他比其他人更有男子气概，他的皮肤是让

人感觉温暖的棕色，和他刚买的那套带垫肩的衣服几乎是一个颜色。

音乐轻轻飘荡着，卡罗尔和他正坐在一起，手里拿着两杯咖啡和一块鸡肉馅儿饼，脚下的楼梯下面就是有一大堆院长套鞋的衣帽间。斯图尔特轻轻地说：“四年的时光，多么美好，多么快乐，眼看着就要分离了，真让人难受！”

卡罗尔内心也是如此。“哦，我能明白你此时的心情！还有几天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或许有些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

“卡罗尔，你听我说！每次我想认真和你谈谈的时候你总是躲躲闪闪的，现在好好听我说好吗？毕业之后我要成为一名大律师，或许是一名法官，我需要你，我会保护你的——”

他搂住她的肩膀，令人陶醉的音乐让她忘记了那些非常独立的梦想，她忧伤地说：“你真的会照顾我吗？”然后她抚摸了一下他的手，他的手温暖而结实。

“我发誓我会的！不久之后我就要在扬克顿定居了，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在那里过上好日子的——”

“但是我也有许多梦想。”

“但什么事情还能比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几个可爱的孩子和像家人一样的朋友更美好呢？”

男人永远都是用这些话答复那些闲不住的女人。古希腊时期，卖瓜的人对年轻女诗人萨福是这样说的；军事将领们对季诺碧亚女王是这么说的；甚至在潮湿的洞穴里，在被啃食得精光的白骨堆

里，那个浑身长毛的请愿者，对维护女权主义的女人的抗议也是用的这些话。用布洛杰特学院特有的说话方式，并带着萨福的口吻，卡罗尔是这样回答的：“当然，我也明白你说的这些，我觉得也没错。说实话，我很喜欢孩子。而且有很多女人也很擅长做家务，但是我——嗯，我认为一个人既然接受了大学教育，他就应该好好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造福于世界。”

“我知道，但是在家里你也能用到这些啊。喂，卡罗尔，你想想看，在温暖的春天傍晚，咱们一家人开车去野餐，这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是的。”

“冬天，我们可以去乘雪橇，还可以去钓鱼——”

号角声嘟嘟嘟地响了起来！管弦乐队突然奏起了《士兵大合唱》。卡罗尔反驳道：“不！不！你是个好人，但我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许我连自己都不是很了解，但我脑子里想的是世间万物！也许我不会唱歌也不会写作，但是我相信要是在图书馆工作的话，说不定我会有所作为。我可以鼓励一个男孩好好学习，说不定他将来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的！我要这么做！亲爱的斯图亚特，要是让我整天操持家务，我才受不了呢！”

两分钟后——让人不知所措的两分钟——他们被一对年轻情侣打扰到了，他们也转悠到了这个套鞋成堆的密室寻找世外桃源，那对情侣有些尴尬。

毕业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斯图尔特•斯奈德。有一个月的时间，卡罗尔每周都给他写信，之后也就没了联系。

# 六

卡罗尔在芝加哥住了一年。她从事图书分类编目、记录和有关参考文献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简单，但却不会让人打瞌睡。

这时候她突然对艺术博物馆，对交响乐、小提琴独奏会、室内乐，以及剧场艺术和古典舞蹈着了迷。她几乎放弃了在图书馆的工作，一心想加入到那些在月光下穿着轻纱起舞的女孩的行列。她曾被别人介绍参加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社交聚会，那里有啤酒、香烟、剪着波波头的女郎和一个高唱《国际歌》的俄国籍犹太女人。卡罗尔来到这儿，对那些艺术家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和他们在

一起，卡罗尔觉得很尴尬、很无知，虽然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追求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可当她真正从别人身上看到的时候，还是感到异常震惊。但是她听到并且记住的是关于弗洛伊德、罗曼•罗兰、工团主义、法国总工会、女权运动与虚妄主义、中国抒情诗、矿业国有化、基督教学派和安大略湖钓鱼的讨论。

她回到家里，那一天是她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生活的开端与结束。

卡罗尔的姐夫有一个住在温内特卡的表兄弟，星期天的时候请她共进晚餐。回家的时候，正好经过威尔梅特和埃万斯顿，卡罗尔发现了许多新样式的郊区建筑，这让她想起了自己曾经梦想着改造乡村。她决定过一段时间一定要放弃图书馆的工作，或许某种连她都想不到的奇迹会出现呢，那时她会

让草原上的小镇林立着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时代的古色古香的住宅建筑和极有异域特色的日本小平房。

在第二天的图书馆学课上，她读了一篇关于“累计索引用法”的论文，然后又非常认真地参加了讨论，以至于昨天要改造乡村的想法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了。秋天的时候，她来到圣保罗公共图书馆工作。

## 七

在圣保罗公共图书馆里，卡罗尔说不上不开心，但也没有感觉很亢奋，总之非常乏味。

慢慢地，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能给别人的生

活带来什么显著的影响。起初，接待那些经常来图书馆的读者时，她总是用一种几乎能感动世界的饱满热情，但是在这个缺乏热情的冷漠的世界里，又有几个人能被她感染到呢？在她分管期刊阅览室的时候，读者们根本不询问她关于比较高深的论文的问题。他们只会轻声咕哝着：“请问有没有二月份的《皮革制品杂志》啊？”当她出借书籍的时候，总是会碰到这样的询问：“您能给我介绍一本轻松而又刺激的爱情小说吗？我的丈夫要出门一周呢。”

她还是很喜欢其他的图书管理员的，她为他们的雄心壮志感到自豪。每天面对着这么多的书，卡罗尔阅读了很多，这些书都和她天真乐观的性格相出入。比如说，很多卷的人类学著作，里面密密麻麻印着好多最小号铅字的脚注，巴黎意象派文集，印度咖喱食谱，所罗门群岛游记，现代美国进步与

神智学，还有一些关于如何通过房地产取得成功的论文。她经常去散步，所以非常留意鞋子和饮食。但不管怎样，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根本称不上是生活。

卡罗尔经常到一些朋友家里跳舞和吃晚饭，那些人都是在大学里熟识的。有时候，她会认真地跳单步舞曲；有时候，她会担心时光的流逝，所以就假扮成希腊神话中酒神巴克斯的信徒，尽情狂欢，当她在房间里滑行的时候，温柔的眼睛会变得非常兴奋，喉咙也紧张起来。

她在图书馆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有几个男人经常向她献殷勤——一个是皮草生产公司的会计，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报社记者，还有一个是铁路局的小职员。这里面没有一个能引起她的兴趣。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一个男人能脱颖而出。直到有一

天，在马伯里家里，卡罗尔遇到了威尔•肯尼科特医生。

# 第二章

## 一

有那么一段时间，卡罗尔真是一个脆弱的小人儿，既忧郁又孤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卡罗尔独自前往约翰逊•马伯里的公寓和他们共进晚餐。马伯里夫人是卡罗尔的姐姐的邻居和朋友。马伯里先生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巡回代表。那天他们准备的晚餐十分有当地特色，有三明治、沙拉和咖啡。他们还把卡罗尔看作他们文学和艺术问题的发言人。只有卡罗尔才有水平欣赏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卡鲁索的唱片和马伯里先生从旧金山带回来的中国宫灯。

看到马伯里夫妇对自己这么欣赏，卡罗尔对他们的好感也油然而生。

故事发生在九月的一个周末晚上，卡罗尔穿着一件粉红色衬里的网眼长袍。一场小睡之后，眼角因疲惫引起的细纹也不见了踪影。感受着九月夜里的凉爽，她显得那么年轻，那么天真无邪。她把外套扔到公寓大厅的椅子上，兴奋地走进那个挂着绿色长毛绒帷幔的客厅。她熟悉的那几个人正在聊天，里面有马伯里先生、一个中学的女体育老师、一位大北铁路局的科长和一位年纪轻轻的律师。里面还有一个人她不认识，这个人又高又壮，大约三十六七岁，一头暗淡的棕色头发，两片嘴唇似乎惯于发号施令，双眼友好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身上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衣服。

马伯里先生不是很清晰地说：“卡罗尔，过

来，见见肯尼科特大夫。他是格菲尔草原镇的威尔•肯尼科特大夫。在附近一带，不管是谁要去进行人寿保险的健康检查，都得去找他，他的医术也是很好的。”

卡罗尔慢慢地向这个陌生人靠近，嘴里随便说着寒暄的话，突然她想到了，格菲尔草原镇就在明尼苏达州盛产小麦的大草原上，那镇里总共能有三千多人呢。

“很高兴见到你。”肯尼科特大夫说道。他的手很坚实，手掌很柔软，但是手背一看就能猜到他肯定做过很多事情，结实发红的皮肤上长着一些金黄色的汗毛。

他一直看着卡罗尔，仿佛是找到了自己中意的人。卡罗尔把手从他的紧握中抽了出来，全身都在颤抖。“我得去厨房一下了，给马伯里太太帮帮

忙。”之后她就没有同他讲话了，直到她烤好面包卷，把餐巾纸递给大家以后，马伯里先生突然抓住她大声嚷道：“别忙活那些了。快过来坐下，给大家讲个笑话。”他让她坐到一张沙发上，肯尼科特大夫也坐在上面。此时肯尼科特大夫的双眼非常茫然，厚实的肩膀也耷拉下来了，仿佛是在考虑接下来他要怎么做呢。主人离开之后，肯尼科特大夫突然想到：“马伯里告诉我，你是公共图书馆里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这真让我吃惊。我觉得你年纪肯定不大吧，还是个女孩子，说不定现在还在读大学呢。”

“哦，我年纪不小了啊，马上就得开始擦口红了，说不定哪天早上一起来就发现自己已经满头白发了呢。”

“哈哈哈！那样的话你年纪真是不小了，本来

还以为你这么年轻能做我孙女呢！”

以前，阿卡迪山谷里的女神和森林之神就是靠这么说话来打发时间的；在枝叶繁茂的小路上，美丽的伊莱恩和疲惫的兰斯洛特骑士也是这么说话的，而不是讲些甜蜜的五步格诗。

“你觉得你的工作怎么样？”肯尼科特大夫问。

“我的工作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有时候总觉得自己与很多事情都隔绝了——每天就和钢制书架还有盖着红色橡皮图章的卡片打交道。”

“你现在讨厌这个城市吗？”

“圣保罗吗？你已经厌倦了吗？为什么呢？要是站在萨米特大街，透过下城区，观看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悬崖峭壁和远处山地上的农田，那真是美不

胜收呢，我还没见过更美的景色。”

“这我知道，但是——我在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这两个城市已经待了九年了——我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并且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医院里实习，可是，我总觉得不自在，没有在家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要是在格菲尔草原镇的话说不定还能做些什么，但是在这么一个有着二三十万人口大城市里，我就像是狗背上的一只小虱子罢了。我喜欢在乡下开汽车，在秋天去打猎。你对格菲尔草原镇有什么了解吗？”

“不了解，但是听说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市镇。”

“非常棒？说实话——或许我会有点偏爱吧，到目前为止我见过非常多的城镇——我去过大西洋城，参加那里的美国医学会大会，我还在纽约住过

一个星期左右！我见过那么多的大小市镇，但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比格菲尔草原镇的居民更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布雷斯纳汉——你应该知道吧——那个著名的汽车大王——他就是格菲尔草原镇人。在那里土生土长！格菲尔草原镇也是相当漂亮的。那里有很多美丽的枫树和北美复叶枫林，在市镇旁边还有两个极美的大湖！现在已经修了七英里长的混凝土人行道，每天都在继续加长！我知道现在很多小镇的人行道上还铺着厚木板呢，可我们格菲尔草原镇可不一样，我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吗？”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卡罗尔脑子里想的竟是斯图尔特•斯奈德。

“我觉得格菲尔草原镇未来是无限美好的。附近有几个明尼苏达州数一数二的牛奶场和麦田——现在那里一英亩只卖一块半，我敢打赌，不出十

年，一定会涨到两块两毛五的！”

“嗯——你觉得你的职业怎么样？”

“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的了。我经常外出，有时在家坐诊也很好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作为一名医生，你是会有很多机会向别人表示同情的吧。”

肯尼科特大夫语调突然变得很沉重：“哦，那些荷兰农民才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呢，他们要求的只是一个浴缸和适量的泻盐。”

卡罗尔不禁怔了一下，肯尼科特立马辩解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可不要认为我就是专门兜售泻盐和奎宁的庸医，我的意思是：我的病人大多是身体硬朗的庄稼汉，我的心肠也就慢慢变硬了。”

“我觉得，只要一个医生有志于改变整个社会的话，那他一定能做到。通常，在当地，医生是唯一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是不是？”

“是啊，你说得没错。但是我看大多数乡村医生都疏远了自己真正的本领。每天我们都是在忙接生，治伤寒，照料那些缺胳膊断腿的病号。我们正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不断地鞭策我们。我看你才是改变整个市镇面貌的人才呢。”

“别，你别这么说，你太抬举我了。以前我还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但说来也奇怪，我现在再也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了，看你说得，我哪有资格鞭策你们啊！”

“不，你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你有很多的想法，而且富有女性魅力。你说，你是不是觉得有很多女性为了这样那样的运动四处奔波，但最后却牺

牲了——”

肯尼科特说了不少自己关于选举权的看法，接着突然问起了卡罗尔自己的事情来。此时肯尼科特散发出的亲切和坚定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把卡罗尔包围了，她觉得他是唯一一个有权利去了解自己的人：她心里在想什么，喜欢穿什么，吃什么，还有平时都喜欢看什么书。她觉得肯尼科特是一个乐观的、积极向上的人。他从一个素无往来的陌生人变成了自己的朋友，一些他随口说出的话，在她看来，都是些重要的新闻。她注意到他的胸脯是非常坚实强壮的。一开始看上去让她觉得大而不规则的鼻子，现在也变得十分有男子气概。

她正沉浸在与肯尼科特的温馨谈话之中，突然马伯里急忙跳着跑到他们身边，大声喊：“喂，你们俩这是在干什么？算命还是谈情说爱啊？卡罗

尔，我可得警告你，这位医生现在还是一个闹腾的单身汉呢。大家都过来活动活动，大家做做游戏，跳跳舞，或者干点别的也行。”

之后他俩再也没有说过话，直到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肯尼科特大夫对她说：“米尔福德小姐，非常高兴今晚能与你见面。下次我再到圣保罗的时候，能去拜访您吗？我经常来这里——我得把病人送到医院做专业的手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当然可以——”

“你的地址是哪里呢？”

“要是你真想知道的话，下次来的时候可以问一下马伯里先生！”

“真的吗？好，那你等着吧！”

# 二

关于卡罗尔和肯尼科特之间的恋爱过程或许就无须赘述了，他们和别的情侣一样，喜欢在夏天的夜晚出来散步，喜欢在林荫小道上柔情蜜意。

他们是被生理上的需要和相互的神秘感促成的；他们的谈话既有俚语，又有美妙的诗句；即使是沉默，也能感受到彼此的满足，或者当他的胳膊搂着她的肩膀时，能感受到两颗心都在颤动。在青春即将逝去的时候，它全部的美好终于第一次被发现了——这看上去是一件无比寻常的事情，一个富有的未婚男子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相遇了，此时，这个姑娘已经厌倦了现在的职业，看不到美好的未

来，也没有遇到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两个诚实的人都真诚地爱慕着对方。卡罗尔对他热衷于赚钱这一点有些失望，但是她确信他对待病人还是很诚实的，他经常阅读各种医学期刊。当他们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肯尼科特身上的孩子气总能唤起卡罗尔对他更多的爱慕。

他们沿着河从圣保罗一直走到孟多达，肯尼科特头上戴着一顶运动帽，穿着一件轻柔的绉呢衬衫，显得活力四射，卡罗尔戴着一顶鼹鼠绒制的便帽，穿着一件蓝哔叽外套，宽宽的亚麻领子翻得很厉害，但是看上去很新奇，脚上是一双运动鞋，脚踝轻佻地露在外面，散发出青春的气息。

大桥横跨密西西比河，在低低的岸边逐渐升高，延伸至对面的悬崖峭壁。圣保罗那边桥下的浅滩上，有一个荒凉的村落，那里尽是小鸡成群的庭

园，还有利用商店废弃的招牌、瓦楞铁皮和从河里捞上来的木板搭建的小棚屋。卡罗尔斜身靠在大桥的围栏上，俯瞰下面这个江畔的小村庄；无限的联想中，她突然惊叫起来，站得这么高，难免有些眩晕；此时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的手把她拽了回来，这让她很满意，她觉得，要是这时身旁是一个喜欢推理的女教师或者图书管理员，他们肯定会说："既然你害怕，为什么不赶紧离开围栏呢？"

卡罗尔和肯尼科特从河对岸的悬崖峭壁回望群山环绕的圣保罗——从大教堂的圆屋顶一直到州议会大厦的圆屋顶，这番景色无比雄伟壮观。

在满是乱石的斜坡上，一条大道沿着河流飞下幽深的峡谷，穿过九月里缤纷艳丽的树林，通往孟多达——在山下的树丛里，白色的围墙和一座尖塔显现出来，平静悠闲中，古老世界的画面浮现在脑

海。对于年轻的美国来说，这个地方是很有古韵的。这里有一些厚重的大石头房子，是皮货大王西布利将军在1835年建造的，当时河底淤泥代替了灰泥，拧起来的草绳代替了板条，这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卡罗尔和肯尼科特在这些坚固的房子里发现了当年的一些图片，上面有蓝色的燕尾服，满载着豪华的皮货的笨重的红河马车，还有一些头上歪戴着军帽，佩着优质军刀，满脸胡子的英国兵。

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他们想到了美国那段人尽皆知的历史，但因为是他们俩共同发现的，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他们边走边说，都向对方打开了心扉，更加地亲密无间。坐上一艘划桨的渡船，他们穿越明尼苏达河，登上山岗，到达了用石头砌成的斯内林圆形古堡。他们看到密西西比河和明尼苏达河的交汇处，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来过这里的人们，有缅因州的伐木工人，约克商人，还有来自马里兰山地

的士兵们。

“这真是个好地方，我为这里感到骄傲。让咱们把先辈们的梦想付诸实现吧！” 向来不感情用事的肯尼科特现在竟然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这太好了！”

“来吧，咱们一块去格菲尔草原镇吧。指点指点我们，让我们把格菲尔草原镇建设得更加好、更加美丽。别人都说那是个好地方，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要想让它称得上有艺术美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我们那里的木头庭院肯定比不上希腊的神殿啊。去我们那里吧，一起改变小镇的面貌。”

“我很愿意去，总有一天会去的！”

“现在就去吧！你一定会爱上格菲尔草原镇

的。过去几年，我们整理了不少草坪和花园，非常舒适的。镇上还有很多高大的树木，那里的人也是天下极好的人，充满着热情。我相信卢克•道森……”

卡罗尔对那些名字并没有很在意听。她还不知道以后这些名字将会对她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敢说卢克•道森赚的钱比萨米特大街的富翁们还要多；在高中教书的舍温小姐真是个奇才——看起拉丁文的书来就和我看英文书那样熟练；萨姆•克拉克是个五金商人，他也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州里相伴打猎的最佳人选；要是你想了解一下文化方面的事情，除了维达•舍温，还有公理会的沃伦牧师，担任督学的莫特教授，以及律师波洛克——他们说他经常写诗，此外还有伍瑟斯庞，接触久了，你就会觉得他还挺聪明的，他歌唱得很

好。当然还有很多人，比如说莱姆•卡斯。当然这里面没有一个人能比你更聪明伶俐，你说是吧。但是不要认为他们不能欣赏你的才华。来吧！你就来领导我们吧，我们都做好准备了。”

他们坐在古堡墙根的斜坡上，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他的胳膊搂着她的肩膀。或许是走得太累了，他们休息了一下，卡罗尔感觉一股寒气穿过她的喉咙，她满怀感激地依偎在肯尼科特的怀里，此时他是这么的温暖有力。

“卡罗尔，知道吗，我已经爱上你了！”

她没有回答，只是试探性地伸出一根手指碰了他的手背一下。

“你说我太注重物质了。可是我能怎么办呢，除非你来激励我一下，或许我就能改变了，是不

是？”

她没有回答，现在她无法思考这样的问题。

“你说过一个医生可以用治病救人的办法来改革一个市镇。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来治理一下这个市镇吧，要是用得上我的话，我愿意做你这位医生的外科手术工具。”

她没有接着肯尼科特的话说什么，但是她能体会到他坚定的意志。

肯尼科特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大声说道：“说那么多空话也没什么用，还不如用我的胳膊向你表达我的心意。” 这让她感到惊讶和震颤。

“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发火，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她发现自己竟然在哭泣。

于是，他俩坐得分开了一些，大约有六英寸，假装两人从来没有挨得更近过。这时，卡罗尔尽力表现得很冷静，说道："我倒是还挺想——挺想看一下格菲尔草原镇的。"

"相信我！格菲尔草原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我拍的快照。"

卡罗尔仔细地瞧着那十几张照片，脸颊几乎都挨到他的袖子了。照片不是很清晰；她只能看出一些树木、灌木丛，还有树荫下面隐约可见的门廊。看到镇上的湖的照片的时候，她不禁大声叫起来：黑黝黝的湖面上倒映着树木繁茂的悬崖，一群鸭子在湖面游荡，还有卷着袖子，头戴宽檐大草帽，手里提着一串花鲈鱼的渔夫。一幅千鸟湖畔冬景图跃然显现，犹如一幅蚀刻版画：晶莹剔透的冰面，沼泽缝隙里的皑皑白雪，麝鼠洞穴隆起的土堆，一片

稀少的变黑了的芦苇，还有几座长满灰白野草的拱桥。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清爽、干净、活力充沛。

“你说要是能在那里溜上一两个小时的冰，或者在飞快的雪橇上玩个痛快，然后回家喝杯咖啡，吃点热乎乎的香肠，这该多棒啊，是不是？”肯尼斯特说道。

“那应该很有趣吧。”

“但是这只是一些照片，你完全可以到这里来。”

有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一片被砍伐了的森林的景象：树桩间都是些新近碾压过的车辙，让人感觉无比的凄凉惋惜，还有一间简陋的、有裂缝的、涂着泥巴的圆木小屋，屋顶上铺着一些干草。在小屋前面有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头发扎得很紧，怀里抱

着一个身上都是泥污油渍、眼睛闪闪发光的婴儿。

“多年来，我要医治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纳尔斯•厄尔斯特鲁姆是个体面干净的年轻瑞典人。再过十年，他就会拥有一个非常棒的农场，不过现在——我给他妻子做手术时，是在厨房的桌子上，我的司机给她上的麻药。看看那个受到惊吓的婴儿，他多么需要像你这样眼疾手快的女人！他正在等着你呢！看看那个孩子的眼睛，他在恳求你呢_____”

“别说了，你的话让我好难过。哦，我要是能帮助他，这该有多好。”

当他的胳膊再次朝她伸过来的时候，她所有的疑问只用一句话就都能解答：“好啊，那该多好啊。”

# 第三章

## 一

大草原翻腾旋转的云彩下，一头钢铁的庞然大物奔腾着。它拉长的吼叫声里，不时夹杂着让人烦躁的叮当声和咔嗒咔嗒声。刺鼻的橘子香气中和了不少那些没洗过澡的乘客和破旧行李发出的潮味儿。

市镇的布局毫无规划可言，就像是散落在阁楼里的纸板箱。地里都是些褪了色的金黄色的根茬，被一丛丛环绕着白色农舍和红色谷仓的柳树分隔开

来。

7号普通列车轰隆隆地穿越明尼苏达州，不知不觉地就爬上了雄伟的大高原，它从炎热的密西西比河下游一直延伸到落基山脉，绵延长达一千多英里。

现在正是九月，既炎热，又四处尘土飞扬。

这列车没有整洁豪华的卧铺车厢，只是一辆普通列车。美国东部地区的普通车厢里都是些活动的座位，每一排都有两个罩着长毛绒的可调节的座椅，头部位置裹着有点儿脏的亚麻布毛巾。这节车厢被橡木雕成的栏杆分成两半，但过道上什么也没有，地板很粗糙，沾满油污。车厢里没有乘务员，没有枕头，睡觉用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不管白天黑夜，旅客们都得待在这个长长的钢制箱子里——这里面有种庄稼的农民，带着总是疲惫不堪的妻子和

孩子，他们看上去差不多都一样大；还有一些刚去工作的工人们；还有一些要到处跑的推销员，他们头戴圆顶硬呢帽，脚上穿着刚擦过的闪亮的鞋子。

在这狭小的车厢里，他们个个都口干舌燥，连手上的纹路里都沾满了污垢；睡觉的时候，歪歪扭扭地蜷缩着身子，脑袋靠在玻璃车窗上，或者倚在活动的座椅扶手上，腿也直直地伸到过道上。没有一个人在读书，当然也没有什么事情让他们思考。他们只是单单地等待着。有一个年轻妈妈脸上已经满是皱纹，看上去很显老，她慢慢移动着，关节好像不是很灵便。她打开一个手提箱，里面有几件皱巴巴的女式衬衫，一双能露出脚趾的破拖鞋，一瓶专利药，一个锡铁杯，还有一本书贩诱她买的谈论梦的平装书。她拿出一块全麦饼干给孩子吃，那孩子现在正躺在座位上使劲哭号。大部分的饼干碎屑都掉在了座位的红色长绒布上，女人叹了口气，试

着把那些碎屑弹走，但是那些碎屑淘气地跳起来，又落了下去。

一对满身污垢的男女一边大口嚼着三明治，一边把面包皮扔到地板上。一个高大的砖色皮肤的挪威人，直接脱下鞋子，旁若无人地嘟囔着什么，还把两只穿着灰色厚袜子的脚搁到对面的座位上去。

还有一个没有牙齿、嘴巴紧闭的老太太，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淡水龟，她的头发不是很白，颜色就像是发霉的亚麻布，长发中间还隐约露出一块块淡红色的头皮。她焦急地提起她的皮包，打开，盯着看了一会儿，又关上，放到座位下面；过了一会儿，又匆忙把包拿起来，打开检查，然后又藏了起来。这个包里满是宝物和纪念品：一个皮扣子，一张很久以前的乐队演唱会节目单，还有一些小碎东西，比如说，丝带、花边和缎子。在她旁边的过道

上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看上去义愤填膺的马尾鹦鹉。

面对面的两个座位上挤满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铁矿工一家人，鞋子、玩偶、威士忌瓶子、用报纸包着的小包，还有针线包都散落在座位上。最大的男孩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口琴，擦掉上面的烟末，就开始吹奏《佐治亚进行曲》，一直吹到让整个车厢的人都开始头疼，才停止。

卖报的小贩走了过来，这次他卖的是一些巧克力和柠檬糖。一个小女孩不停地在用水冷却器和自己的座位之间走来走去。她把硬纸袋当作杯子，走的时候总是滴到过道上很多水，而且每次都在木匠脚边绊倒，木匠咕哝着说："哎哟！小姑娘，你可小心点啊！"

满是灰尘的车门一打开，可吸烟车厢就飘出一阵刺鼻的蓝色烟雾，还传来了一阵欢笑声，原来是

一位穿着亮蓝色西装，系着淡紫色领带的青年正在给一个矮胖子讲笑话呢，那个人穿着汽修厂工作服。

车厢里的烟味变得越来越浓，空气越来越浑浊。

## 二

对每一位乘客来说，座位都是一个临时的家，然而大多数的乘客都像懒散的家庭主妇，座位被弄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有一排座位看上去确实非常整洁凉爽，座位上坐着一个看上去精神饱满、生活富足的男人，还有一个黑头发的皮肤细腻的少女，她干净的手提皮包搁在脚上。

这俩人就是威尔•肯尼科特大夫和他的新娘卡罗尔。

经过一年的谈情说爱，他俩终于结婚了。现在他们刚刚结束了科罗拉多山区的蜜月旅行，正在前往格菲尔草原镇的旅途中。

这趟列车上的人对卡罗尔来说，并不全是陌生的。在从圣保罗到芝加哥的旅途中，她就见过这些人好几次。但是现在卡罗尔就要和这些人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和他们一起沐浴这里的阳光，激励他们，让他们过得更加美好，她就不免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也有点不放心。那些人让卡罗尔很痛苦，他们是那么的麻木不仁。以前她总是认为美国是没有农民的，现在她必须一个劲儿地观察那些年轻的瑞典农民和忙着整理订货单的推销员，看看他们有没有想象力和进取心，以此来为自己辩

护。但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人、美国人、挪威人、德国人、芬兰人，还是加拿大人，他们都已经安于现状，向贫困低头了。他们毕竟都是农民嘛，卡罗尔叹息着。

“没有办法能唤醒他们吗？要是他们懂得了科技农业，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她一边向肯尼科特询问，一边摸索着他的手，希望得到安慰与鼓励。

蜜月期间，卡罗尔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她非常害怕地发现，自己的内心非常容易地就能被激起狂躁的情绪。威尔看上去确实非常有气派，他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还擅长搭帐篷。当他俩并排躺在荒凉的山坡上、葱郁的松林里的帐篷里的时候，肯尼科特数小时的温柔、体贴让她难以忘怀。

肯尼科特正想着回去行医的事情，听卡罗尔这么一说，他立马回过神来，抓住她的手说：“你是

说这些人吗？让他们醒过来吗？为什么？他们现在很幸福啊。”

“但是他们现在处处散发着粗野的乡土气息。不，并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他们——哦，他们深陷在污泥里。”

“听我说，卡丽。你必须克服你那种城市人的观念，不要认为裤子熨不平的人就是些笨蛋。这些农民都是满怀热情、积极进取的。”

“我知道！那正是让我难过的地方。生活对他们来说没那么容易——你看这些荒凉的农田和这列脏乱的火车。”

“哦，可是他们并不在意这些啊。再说了，任何事情都在变化之中啊。什么汽车啊，电话啊，还有乡村免费送货啊，这让乡村和城镇的联系更为密

切了。你要知道，眼前这片土地，五十年前还是一片大荒原，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周六晚上大家坐上一辆福特车或者奥弗兰去看电影，这是早已经实现的事情了，比我们在圣保罗坐电车去看电影还要快呢。”

“可是，刚刚我们经过的小市镇就是农民们寻找娱乐，摆脱枯燥无味生活的去处吗？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吗？看看那些地方，根本不成样子啊！”

肯尼科特大吃一惊，从小时候起，他就搭乘这趟线路的火车来来往往，那些小市镇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他嘟囔着：“怎么啦？那些市镇有什么问题吗？那里总是熙熙攘攘很热闹啊。你要是知道每年有多少小麦、裸麦、玉米和土豆从那里装船运走，你肯定会很吃惊的。”

“但是它们看上去多难看啊。”

“我承认那里没有格菲尔草原镇舒服，但是也要给它们时间去改变啊。”

“除非能出现一个拥有极大渴望，并且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去为这些小市镇好好规划一番，不然，就算给这些小市镇时间，又能怎么样呢？成百上千的工厂想尽法子制造吸引买家的小汽车，但是这些小市镇却不以为然，才不管这些。不！这真难以置信。想必要有好多天才才会把这些小市镇弄得这么惨不忍睹！”

“哦，这里还没那么糟糕吧！”他也只能这么回答了。他紧紧抓着她的手，就像猫抓到了老鼠一般。这是卡罗尔第一次容忍他，而不是一再地鼓励他。她凝视着窗外的朔恩斯特鲁姆，那是一个大概只有一百五十个居民的小村庄，火车就要在这里停

靠。

一个满脸胡子的德国人和他噘着嘴巴的老婆，从座位底下把巨大的仿皮革包拽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出车厢。火车站管理人员把一头死了的小牛运上行李车厢。在朔恩斯特鲁姆车站是不可能看到其他的活动的。火车停下的那段时间周围是很安静的，卡罗尔能够听到马踢马厩的声音，木匠钉屋顶的声音。

朔恩斯特鲁姆的商业区就是面向铁路的一个街区的一半。那是一排平房商店，每家店铺屋顶都铺着马口铁，有的店铺还有涂成红色和姜黄色的护墙板。那些建筑彼此都很不协调，像是临时搭建的，就和电影里矿区街道旁简陋的房屋一样。这个火车站总共就是一间木板房子，火车站一边是脏乎乎的牛圈，另一边是一座深红色的谷仓。谷仓的木瓦屋

脊上有一个圆顶的塔，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宽肩膀的巨人长着一个细小的、难看的尖脑袋。看上去唯一还能居住的房子就是大街尽头的那座红砖砌成的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和牧师的住宅。

卡罗尔扯了一下肯尼科特的袖子。“你不会再说这里还不错了吧？”

“这些德国人居住的市镇发展得确实有点慢。但是，你看——看到那个从百货商店出来的人了吗？他上了一辆大轿车，我以前还见过他一次。除了这个商店，他差不多拥有半个市镇呢，他叫劳斯库克尔。他拥有很多抵押贷款，投资房地产。这个家伙很是精明啊。听说他的财产有三四十万美元呢！在市镇的那一头，他盖了一栋黄砖房子，又大又华丽，甬道都是瓷砖铺的，还有一个花园，里面什么都有，不过在列车上咱们看不到，我以前开车

路过那栋房子，名不虚传啊！”

“好吧，就算他真的拥有这一切，那这也不能作为这个地方就这么不堪的理由呀！要是他能拿出在这里赚的三十万，他们就可以把这些小棚屋全都烧掉，建立一个理想的村庄，一个大草原上的明珠！为什么农民们和城镇居民不好好利用那个大财主家的财产呢？”

“卡丽，有时候我真的没法同意你的观点。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对他吗？他们也是没办法啊！他或许是一个很蠢的德国佬，经常被教士玩弄于股掌，但是要说到看田识地，他可是一把好手！”

“我明白了。他就是他们这里美的象征。这个小市镇像样的房子没建起来，反而把他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

“说实话，我真没弄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经过这长途跋涉，你肯定是累了吧。回到家，洗个澡，再穿上那件蓝色睡衣，你就会感觉好些了。你穿上那件衣服实在是太迷人了，完全把我的魂儿给勾去了！”

他紧紧抓着她的胳膊，满怀深情地看着她。

他们离开了寂静如沙漠的朔恩斯特鲁姆车站继续启程。火车摇摇摆摆，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和砰砰的关门声。现在的空气非常浑浊，都有些让人作呕。肯尼科特把卡罗尔贴着车窗的脸转过来，放到自己的肩膀上让她休息一下。肯尼科特想尽办法哄她，想让她从不高兴的情绪中出来，但是卡罗尔却不是很情愿。后来他慢慢解开了她心头的疑问，才放心地拿出一本橙黄色封皮的有侦探小说的杂志来读，可卡罗尔却坐着一动不动。

此刻卡罗尔正在思考着这片世界上最新开辟的土地，这里地处美国中西部的北陲，这里可以发展畜牧业，这里有美丽的湖泊，有最新的汽车，有油毛毡搭成的棚屋，还有很多像红塔一样的谷仓。这里的人虽然笨嘴拙舌，但是却拥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这片地区可以供养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可是这里仅仅是初级加工阶段。为了拥有电话、银行存款、自动钢琴和合作社，他们是拓荒者，每天都汗流浃背。因为这里物产丰富，所以这里理应是拓荒者的地盘，可是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她思考着这个问题。这片空荡的土地未来会变成城市，工厂林立吗？家家都会有舒适安全的房屋吗？还是宁静的别墅旁仍旧环绕着破烂的棚屋？年轻人可以自由地寻求知识和欢乐吗？人们会心甘情愿地鉴别那些虚伪的谎言吗？还是说，到时仍然会有一些红光满面的胖娘们儿，脸上抹着油膏和白粉，穿着奢华皮草，帽子上插着鲜红的羽毛，用涂着粉红指甲、

戴着珠宝首饰的肥手打桥牌，输了钱之后就会大发脾气，和她们自己养的肥嘟嘟的狗简直没什么区别？这里还会继续保持着古老陈腐不平等的气息吗？还是会出现些区别于冗长乏味的其他帝国历史的新篇章？这里的未来在哪里？这里的希望是什么？

这个谜题让卡罗尔的头都疼了。

她凝望着大草原，时而看到像补丁一样的大块平地，时而看到山岗上隆起的一条条丘陵。一个小时前，这片广袤的土地还让她无比振奋，现在却让她感到恐惧，它向四处伸展，绵延起伏，人力是无法控制它的。她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了解它。肯尼科特还在埋头看他的侦探小说。在人群之中，她仍然感到无限的孤独，她试着忘记这些问题，只是单纯客观地欣赏草原的景色。

铁路两旁的草已经被焚烧过，黑乎乎的，有的地方也只剩下了烧焦的野草残茎。带刺的铁丝栅栏直直挺立着，旁边是一丛丛金黄色的秋麒麟草。只有这一道稀稀朗朗的栅栏把它们和广阔的原野分隔开来。原野之上，秋天收割过的麦田展现在眼前，每一片土地都有一百多英亩，到处是留下的残梗，灰蒙蒙一片，但是遥望远方，朦朦胧胧好像在山岗斜坡上铺了一块黄褐色的天鹅绒。长长的麦束远看就像穿着黄色粗呢大衣、正在行进的士兵。新犁过的土地就像巨型黑色条幅覆盖在远处的斜坡上。这片原野物质充裕，生机勃勃，但是却让人感觉肃穆，没有花园的赏心悦目。

橡树丛和野草地点缀着这片茫茫的土地；每隔一两英里就会出现一串钴蓝色的沼泽地，乌鸦掠过水面，激起层层涟漪。

这片耕作的土地在光的照射下色彩斑斓。阳光照在耕地的残茬上，闪闪发光，看了就觉得眩晕；大片积云投下的阴影在低矮的丘陵上滑行；跟城市相比，这里的天空更加宽广、更加高远、更加蔚蓝……这是她总结出来的。

“这真是伟大的祖国啊，你就是广大人民的故乡！”卡罗尔低声吟唱。

肯尼科特的轻声暗笑把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知道吗，再过一个站就是格菲尔草原镇了，咱们到家了！”

## 三

家，这个字让卡罗尔感到很恐惧。难道她真的无法逃离了吗？一辈子都要住在这个叫格菲尔草原镇的地方？身边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竟然敢这么定义她的未来，现在看上去，他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她在座位上转过身，盯着他。他是谁？为什么和自己坐在一起？他和她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他的脖子那么粗，说起话来也那么粗俗；他比她大了十二三岁；他一点魅力都没有，没有冒险精神也没有什么好奇心。她真不敢相信以前竟然和这个男人共枕而眠。这就像是一个梦，梦境真实存在，但却不想公然承认。

她告诉自己，这个男人是多么的好，多么可让人依靠，多么善解人意。她摸了一下他的耳朵，手指轻轻滑过他结实的下巴，然后再一次转过身，认真思考着格菲尔草原镇。那个小市镇应该不会和刚才荒凉贫瘠的地区一样吧。一定不会的！为什么

呢，因为那里人口就有三千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镇上有六百多栋房子呢，而且格菲尔草原镇附近的湖泊也是很美的，她在照片上就已经见识过了。景色真是迷死人了……可不是吗？

当列车离开瓦赫基恩扬站的时候，卡罗尔就开始很紧张，等着看那些湖泊——那将是她未来生活的开端。但是当她在铁轨的左侧发现它们的时候，她唯一的印象就是，那些湖泊和照片上的十分相似。

离格菲尔草原镇还有一英里的时候，列车爬上一座弯弯曲曲的小山岭，小镇的全貌立刻一览无余。她激动地突然站起来，拉起车窗，向外张望，左手手指颤颤巍巍地按在窗沿上，右手则紧按在自己的胸前。

她发现，原来格菲尔草原镇只不过是刚才路过

的那些小镇的放大版。也就在肯尼科特的眼里，格菲尔草原镇才那么与众不同。广阔的草原上只有些挤成一团低矮的木头房子，看上去就和浅褐色的灌木丛似的。小镇边上的农田逐渐扩大，延伸至远方。这里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保护，自然也不会保护任何人。这里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高贵的气派，也看不出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有一座高高的红色谷仓和几个教堂屋顶闪闪发光的尖塔还看得过去。这里只能算是一片有待开拓的营地。她非常确信这里不可能适合人类居住。

这里的居民就和他们的房子一样单调乏味，和他们的农田一样平淡无奇。她觉得自己简直没法在这里居住。说不定以后就会把这个男人甩掉，然后逃离这里。

她偷偷看了他一眼，他的成熟稳重让她觉得生

活毫无希望了，但是却被他的兴奋感动到了，此时他把杂志沿着过道扔了出去，弯腰拿包，脸上通红通红的，高兴地说：“咱们到了！”

她也由衷地笑了一下，然后就扭头看别处了。列车马上就要进入市镇了。郊区的房子，有的是红色的大宅子，灰暗而古老，四周有木头架子装饰，有的是类似杂货铺的简陋的破房子，还有一些新盖的平房，都有混凝土地基。

现在列车正在经过一个谷仓、一个脏兮兮的石油库、一家奶油厂、一个木材站，和一座泥泞、脏乱、难闻的牲畜栏，最后在一个低矮的红色车站停下了。月台上挤满了不修边幅、趿拉着鞋子的农民，还有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两眼呆滞。到终点了，卡罗尔再不能往前走了。这就像是世界的尽头。她闭上双眼坐下，幻想能挤过肯尼科特，藏在

火车的某个地方，然后逃到遥远的太平洋。

但另一个更强有力的念头突然在她脑海里蹦出来，命令她：“够了！别胡思乱想了！”她迅速站起来对肯尼科特说：“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到了！”

肯尼科特相信她确实是这么想的。她会爱上这个地方的。而且她还要在这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呢——

她紧紧跟着肯尼科特，他手里提的两个提包晃来晃去。他们跟着下车的旅客，排着长队缓缓前进。她一直在提醒自己，这可是新媳妇第一次回家，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她应该高高兴兴才对。除了久久不能下车让她有点不高兴外，别的还好。

肯尼科特弯下身来，往窗外瞥了一眼，不好意思地大喊：“看！快看！那么多人来接我们！萨姆•克拉克和他太太，戴夫•戴尔和杰克•埃尔德，看到了吗，还有哈里•海多克和久恩尼塔，还有一大群呢！我猜他们肯定看见我们了。是的，是的，他们看见我们了，正向我们挥手呢！”

她顺从地低头往窗外看他们。她竭力控制着自己。她希望自己能喜欢他们。但是他们热情的欢迎队伍却让她感到有些尴尬。她站在车厢连廊，向他们摆手，但是她又牢牢抓住了扶她下车的那位乘务员的袖子。过了一会儿，她才鼓足勇气，走向向她招手的人群之中，但是她根本分不清这些人谁是谁。这些人给她的印象就是个个说话粗声粗气，两只手又大又黏，胡子就和牙刷一样，头顶上都有秃斑，并且都挂着共济会表链小饰物。

她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欢迎他们。他们的手，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呼喊，以及他们充满深情的眼神完全把她征服了。她结结巴巴地说：“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

其中一个男人向肯尼科特大声喊道：“大夫，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吧。”

“太好了，萨姆！”肯尼科特大声回答道；然后对卡罗尔说：“快过来。那辆大佩奇就是来接咱们的车。他还有游艇呢！相信我！萨姆开车可快了，不管是从明尼阿波利斯来的什么车子，都赶不上他！”

上车坐稳后，卡罗尔才认清了陪着他们的三个人。车主正在开着车，看上去很有派头、扬扬得意；他头顶微秃，身材魁梧，两眼平视，脖子很粗糙但是圆脸显得很光滑——就像汤匙背面一样。他

轻声笑着对着卡罗尔说：“我们这些人你全记住了吗？”

“那是肯定的！卡丽可是很聪明的，一下子就记住了！不信你试试，问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要日期，她肯定全能答出来！”她的丈夫夸口道。

萨姆露出肯定的神色，毫无疑问地看了卡罗尔一眼，仿佛是在对她说，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他，她坦白道：“说实话，我还没分清你们这几位呢。”

“肯定的呀，时间这么短你肯定不能一下分清楚的，孩子。好吧，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萨姆•克拉克，开了个小店，卖五金器具、运动器材、脱脂器，还有一些你能想到的笨重的破玩意儿。你叫我萨姆就行，反正我得叫你卡丽，因为你到我们这里嫁给了这位倒霉的医生，我们可是无话不谈的

老朋友。”卡罗尔开心一笑，希望别人也能允许她叫他们的小名，这样相处起来会更亲近些。“坐在你旁边的这位脾气古怪的胖女士就是萨姆•克拉克太太，你看她正假装没听到我刚刚的那番话呢；我旁边这个总是一副饿死鬼模样的家伙是戴夫•戴尔，他开了一间药房，总是把你丈夫的处方给配错了——事实上，是经常把‘假药’放在‘方子’里！好了，把漂亮的新娘送到家了！喂，大夫，我愿意把坎德森那块地卖给你，三千美元就行。你最好是给卡丽盖栋新房子。要我说，她可是镇上最漂亮的夫人！”

萨姆•克拉克心满意足地把车开走了，在交通繁忙的大马路上有三辆“福特”和明尼玛喜旅馆那辆免费接客人的轿车。

“我想我会喜欢克拉克先生的……但是我不能

叫他‘萨姆’！他们个个都那么友好。”她看了房子一眼，但却尽力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她转念一想，“为什么那些传说都在骗人呢？它们总是把新娘进门描述得那么美好，处处玫瑰花相伴，两人也是天作之合。这全是关于婚姻的谎话。我这个人一点儿变化也没有。但是这个小镇——哦，天哪！我实在是受不了。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堆。”

她的丈夫俯身望着她。“看来你好像是在思考些什么。害怕了吗？你在圣保罗住过一段时间，我可不指望你把格菲尔草原镇当成天堂。也不指望你一开始就对它喜欢得不得了。但是你会慢慢喜欢上这里的——这里的生活是自由自在的，这里的人也是天底下最好的了。”

她凑到他耳边低声说（这时克拉克太太也识趣地转过身来）：“你对我这么关怀备至，我太爱你

了。我只不过——刚刚有点儿神经过敏了。可能书读得太多了。我缺少的是实际的动手能力和知识。亲爱的，给我点儿时间。”

“不用着急，慢慢来！”

她把肯尼科特的手背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身子依偎着他。她已经为这个新家做好了思想准备。

肯尼科特以前告诉过他，他们住的是一所老房子，父亲去世后，一直是母亲在料理家务，“但是非常舒适宽敞，供暖设备也很好，那炉子也是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了。”他的母亲已经回到拉克-基-迈特了，走之前让儿子代为转达自己的问候。

这真是太好了，不用寄居在别人的家里，自己去创建美好的家园，这让卡罗尔感到很兴奋。她紧

紧抓着他的手，朝前看着，这时汽车已经拐过一个街角，停在一座非常普通的木头房子前面，房子周围有一块被晒干了的草地。

## 四

混凝土人行道上夹杂着一些杂草和泥土，通过之后是一座整洁的、正方形的房子，看上去非常潮湿。一条窄窄的混凝土甬道通向门口。干枯的落叶堆积在地上，里面还夹杂着一些从杨树上掉下的枯萎了的翼状种子和毛茸茸的断枝。有遮棚的门廊被几根刷了漆的松木柱子支撑着，装饰着卷轴、支架和锯状木头。这里没有灌木丛遮挡视线。走廊的右边有一扇古老陈旧的凸窗。透过一层上了浆的廉价

的窗帘，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粉红色的大理石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海螺壳和家用《圣经》。

“这房子看上去挺古老的——怎么称呼它呢？——这该算是维多利亚中期的风格吧。它一直是保持在这个模样，你要是觉得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做任何改变。”肯尼科特回到家后，这是头一次说起话来有些犹豫。

“这个家很不错啊！”她被肯尼科特谦逊的态度感动到了。跟克拉克夫妇挥手告别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他打开大门——家里还没有一个仆人，他想让卡罗尔自己挑选。肯尼科特一开大门，她就轻盈地跑了进去，蹦蹦跳跳地……直到第二天，他俩才想起了在度蜜月的帐篷里商量好的事情，肯尼科特应该把卡罗尔从门槛抱进新房的。

在走廊和前厅里卡罗尔总觉得这座房子太过昏

暗、阴沉，空气流通也不好，但是她总是告诉自己：“我一定会把这里收拾得干净利落，让人心情愉悦的。”跟在肯尼科特和手提包后面的她一直走到卧室，她颤颤地哼唱着小小胖胖的灶神的歌谣：

我有了自己的家，

想做什么都可以，

想做什么都可以，

这里是我、老伴和儿女们的窝，

这是我自己的家！

她紧紧靠在丈夫的怀里，跟他贴在一起；虽然

现在感觉他还是有些陌生、迟钝、心胸狭隘，但是当她的手轻轻滑入他的外套下面，抚摸着背心后面的缎面的时候，那感觉就荡然无存了，这种感觉既光滑又温暖。她觉得自己要和他融为一体了，在他的身上她发现了力量、勇气和柔情，这个男人给她提供了一个远离外界纷扰的庇护所。

“这真是太美好，太幸福了！”她低声说道。

# 第四章

## 一

“今天晚上克拉克夫妇邀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里，想见见我们。”肯尼科特边打开手提包边说。

“哦，他们真是太好了！”

“你看吧，我早就说过你会喜欢他们的。他们可是天底下最老实正直的人了。嗯，卡丽——你介意我先到诊所里待上一个小时吗？我就是去看看那里什么情况。”

“不要这么说，我当然不介意。我知道你恨不得马上就开始工作呢。”

“你真的不介意吗？”

“一点也不介意啊。快走吧，我会把提包收拾好的。”

肯尼科特获得准许，立马就跑了出去，去忙男人的事业了，但是动作如此之快，使得这位提倡婚姻自由的卡罗尔也不禁感到失望。她凝视着他们的卧室，阴郁沉闷向她袭来，整个房间呈现出一个奇怪的“L”形：一张黑色的胡桃木床，床头板上雕刻着苹果和有斑点的梨；一个仿枫木的衣柜，上面很怪异地铺着一块像墓碑的大理石板，几个粉红色的香水瓶和一个四周有花边的针织垫子放在上面；还有一个普通的松木脸盆架和一个饰有花环的水罐和碗。整个房间充满了马鬃、长毛绒和花露水的气

味。

“人怎么能在这些东西中间生活下去呢？”她不禁抖了一下。她看到那些家具就像是看到周围坐了一圈老态龙钟的法官，把她判了死刑，刑罚就是窒息而亡。摇摇晃晃的锦缎椅子吱嘎作响，好像在说：“憋死她——憋死她——让她死了吧！”破亚麻布散发的气味就和坟墓发出的气味差不多。她独自待在这所房子里，对周围的一切还是很陌生，死气沉沉、备受压抑的思绪笼罩着她。“我讨厌这里！我讨厌这里！”她喘着粗气说。“为什么我会——”

她记得，是肯尼科特的母亲，把这些老古董从拉克-基-迈特的老家带来的。“算了，别想了！其实它们还是满舒适的。它们——还算舒适。除了——哦，这些东西太可怕了！我们要立即换掉才

好。”

接着，她又想到：“当然，他不得不去诊所看看情况——”

她以整理的借口让自己忙了起来，不去胡思乱想。她的那个印花布衬里、配有银锁的手提包在圣保罗的时候是那么惹人喜爱，现在竟成了毫无用处的奢侈品。她的那件薄薄的镶着花边的黑色无袖紧身雪纺衬衫也是很漂亮的，但要是在这里穿，难免会让人觉得轻佻，那张规规矩矩的床也会对它感到恶心。她赶紧把它扔到衣柜抽屉里，藏到一件宽松的亚麻衬衫下面。

她还是放弃了整理衣物。走到窗前，用一种纯粹的文学化的思想来欣赏小镇的迷人之处——蜀葵、小路和面色红润的村民。可是她看到的却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另一面——一堵刷成红褐色普通

墙壁，周围还装着护墙板；教堂后面有一堆灰；一个没有上过漆的马厩；一条“福特”送货车被卡在小巷。这就是在她闺房下面的风景；以后天天能看到这些——

“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今天下午我是太紧张了吗？难道是我病了？……天哪，我希望这不是真的！至少现在不是这样！人们都喜欢说谎！书上的故事也不能信！他们一说到新娘那样的事情，总是先一阵脸红，然后感觉骄傲和兴奋，但是——我不喜欢这样！我会被吓死的！那一天迟早会来的，但是——亲爱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求您现在千万不要让那样的事情发生！那些满脸胡子，无所事事的老头只知道要求我们生儿育女。不然让他们来试试！……我希望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绝对不行！至少要等到我不讨厌那堆灰了才行！……我不能再想了。我感觉自己要疯了。我要出去走

走，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去了解一下将来我要征服的目标！”

她从家里逃了出去。

她认真观察着每一个混凝土十字路口，每一根拴牲畜的杆子，每一把清除落叶的耙子；她全神贯注地研究每一所房子。她思考着这些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半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哪家主人会邀请她共进晚餐呢。从她身边走过的这些人，现在毫不相关，以后或许会变成好朋友呢，或许也会变成让她畏惧的敌人，这些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吗？

这时她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商业区，看到一个穿着羊驼呢外套的宽肩膀的杂货店老板，正在俯身整理店前斜面售货台上的苹果和芹菜。她思考着以后会有机会同他讲话吗？如果她停下来对他说：“我

是肯尼科特太太。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坦白地对你说，把一大堆破南瓜摆在橱窗里实在是不好看。”到时，他又会作何反应呢？

（杂货店老板叫弗雷德里克•F.卢德尔梅耶，他的店正好位于大街和林肯路的拐角处。卡罗尔认为只是自己在观察别人，那真是大错特错，这和在城里可是截然不同的。她认为自己这样逛大街，别人是不会注意到的；其实当她刚刚走过这里的时候，卢德尔梅耶先生就跑到店里，咳嗽着对他的店员说：“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沿着大街走了过去。我打赌她肯定是肯尼科特大夫的新娘子，她长得真好看，腿也很美，但是她穿着一件很平常的糟糕衣服，一点也不时髦，我好奇她以后来我们这儿会不会付现钱，我打赌她去光顾豪兰•古尔德商号的次数肯定比来我们这里的多。喂，你这是怎么弄的燕麦粥海报啊？”）

# 二

走了三十二分钟，卡罗尔就把整个小镇逛遍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现在她正站在大街和华盛顿路的交叉路口，失望涌上心头。

大街两旁是些两层的砖砌的商店和一层半高的木头住宅，两条混凝土路之间是一大片烂泥地，大街上的“福特”汽车和运木材的货车乱作一团，这种小地方是不会引起卡罗尔的兴趣的。每条街道的两侧都有直直的、宽宽的、可以看到大草原的豁口。她深深感到这片土地的巨大、空旷。在大街的北端，几排房子以外的农田里，有一架大风车的铁骨架，看上去和死牛肋骨没什么区别。她想，当北

方寒冬来临的时候，这些一点保护设施都没有的房子肯定会蜷缩在一起，它们怎么能够抵御从大荒原上疾驰而来的风暴呢。那些褐色的房子又小又脆弱，也就只配给麻雀做窝，怎么能做给人们带来欢颜笑语温暖的家呢。

她安慰自己这街上的落叶也是很壮观的啊。枫叶是橘红色的，一堆堆树莓颜色的东西是橡树叶。这一片片草地倾注了园丁不少的心血。但是这种想法又怎么会持久呢。那些树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片稀疏的林地。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能供人欣赏的公园。况且格菲尔草原镇根本就不是本县的首府，而是瓦卡明，这里不可能有县法院和它周围的景致。

明尼玛喜大旅馆是格菲尔草原镇最好的建筑了，这里欢迎四方来客，并给他们留下小镇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的印象。卡罗尔透过满是苍蝇屎的旅

馆玻璃窗往里瞧着。明尼玛喜大旅馆是个破旧的高高的建筑，但是质量却很一般，由三层楼高的黄色条纹木板盖成，每个墙角都覆盖着沙色松木板，装饰板被石头代替。旅馆办公室里，卡罗尔可以看到一条条脏乎乎的地板，地板上光秃秃的只有一排像得了佝偻病的椅子，两个椅子之间摆着一只黄铜痰盂，还有一张写字桌，桌上玻璃板下面压着用珍珠母字母制成的广告。再远一点，是餐厅，里面有一堆污渍斑斑的桌布和番茄沙司瓶子。

她再也不想多看这个明尼玛喜大旅馆一眼。

这时一个男人打着哈欠从戴尔的杂货店出来走向旅馆，他穿着一件无卷边袖头的衬衫，一个粉红色臂章套在胳膊上，戴着亚麻布硬领，但是没有系领带。他靠着墙浑身抓了一会儿，就开始叹气，然后同一个斜靠在椅子上的男人无聊地闲扯。一辆木

材火车吱吱嘎嘎地开过大街，它长长的绿色车厢装满了大捆大捆扎篱笆用的带刺铁丝网。一辆“福特”汽车正在倒车，发出巨大声响，好像车子要裂成几块一样，然后又恢复正常，呜呜开走了。从希腊人开的糖果店里传出花生烘烤器的啪啪声响，油炸花生的香味弥漫开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声音，能显示生命的迹象。

卡罗尔想跑，想逃离这个正在慢慢融入她的生活的大草原，她想寻求城市的庇护。她曾经想要创造一个美丽乡镇的梦想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笑。每一道灰灰的墙壁都渗透出一种令人生畏的气息，她没有能力克服这一切。

她在大街上徘徊，从这边走去，又从那边走回来，仔细望着道路的交叉口。这是她自己的大街观

光旅行。短短十分钟，她看到的不仅是被称为格菲尔草原镇的心脏地带的地区，还是从阿尔巴尼一直到圣迪戈的千千万万个市镇的缩影。

拐角的建筑是戴尔的杂货店，这个房子盖得很整齐，但是由于是用人造石块砌成的，看上去缺少真实感。店里有一个油腻腻的大理石冷饮柜，还有一盏电灯，灯罩上有红色、绿色和黄色的装饰，投下的阴影也是五颜六色的。一堆堆牙刷、梳子和刮脸用的肥皂乱放着。货架上摆放着装肥皂的纸盒、小孩玩的吊环、花卉种子和黄色包装的专利药品，有的是专治“肺痨”的，有的是治“妇科病”的，还有鸦片和酒精的有毒混合剂，她丈夫开给病人的药方就是在这里配制。

二楼的窗户底下挂着一块黑底金字招牌，“W.P.肯尼科特医生，主治内科”。

有一家非常小的木头结构电影院叫作“玫瑰宫电影院”。从外面的平板广告画，人们就可以知道正在上映的电影是《恋爱中的胖子》。

豪兰•古尔德杂货店。展示橱窗里摆着一大堆黑乎乎的熟透了的香蕉和莴苣，一只猫正趴在上面睡觉。货架上的红色绉纸已经褪色，有的地方已经被撕破了，还沾着一圈圈污渍。二楼的外墙上挂着各会社的牌子——派西亚斯骑士团、麦卡比学会、林业商会和共济会。

达尔•奥里森肉铺飘荡着一股血腥味儿。

一家珠宝店里陈列着不少女士腕表，看上去是镀锡的。人行道边上摆着一座巨大的木头钟，但现在已经不走了。

一家苍蝇乱飞的小酒店门前挂着一块闪亮的金

色搪瓷威士忌招牌，沿大街往下走还有几家小酒店。不新鲜的啤酒的气味从里面散发出来，同时还传出声音粗犷的洋泾滨德语或者萎靡之音——声音微弱无力，让人感觉颓废、不思进取——整个气氛很像是矿区劳工的宿营地，但还不及他们有活力。许多小酒店门前坐着一群农家妇女，等待着丈夫喝醉后一起回家。

有一家叫“烟馆”的香烟商店，里面挤满了年轻小伙子，他们正在掷骰子赌烟卷。货架上摆着许多杂志，以及印着穿条纹泳衣、忸怩作态的肥胖妓女的各式照片。

一家服装店，橱窗里展示了几双“血红色趾部凸起的牛皮鞋”。里面的模特脸上涂得就和死尸一样，崭新的衣服套上去，顿时就显得陈旧而没有光彩。

格菲尔草原镇最大的商店就是海多克•西蒙斯时装公司。商店一层的门面都是橱窗镶着铜边、闪闪发亮的大块玻璃；二楼铺着让人一看就心情愉悦的彩色花砖。有一个橱窗陈列着高级男装，还摆着带花凸纹布的领子，橘黄色领子上装饰着淡紫色雏菊图案。新鲜、干净和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海多克•西蒙斯时装公司。海多克，她想起来了，她在火车站见过海多克一次；他叫哈里•海多克，三十五岁左右，看上去很活跃。现在她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就像个圣人一样。他的商店竟然这么干净！

阿尔塞克•埃格百货商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农夫经常光顾那里。又窄又暗的橱窗里展示着一堆质地稀薄的纬缎、劣质的条纹棉布、专门为脚踝外凸的女士设计的帆布鞋、卡在撕破过的硬纸卡上的钢制纽扣和红色玻璃纽扣、一条棉毯子，以及摆

在晒褪了色的女式衬衫上的花岗石纹煎锅。

萨姆•克拉克的五金商店就在前面，一看里面就是做五金生意的。有猎枪、搅乳器、一桶桶的钉子和样子漂亮、闪闪发光的屠刀。

切斯特•达沙韦家具店。摆着一长溜带皮坐垫的笨重的橡木摇椅，就像睡着了一样，氛围阴沉。

比利午餐馆。湿漉漉的盖着油布的柜台上摆着几个没有把手的厚厚的杯子，不时传来洋葱味儿和炸肥猪肉的油烟。门口，一个小伙子啧啧地吸着一根牙签。

还有一家货站，专门收购奶油和土豆，里面弥漫着牛奶厂的酸味儿。

“福特”车行和“别克”车行互相面对着，都是当地常见的一层砖砌水泥建筑。新车旧车都停在

被油渍染黑了的混凝土地面上。周围还有一些轮胎广告。试验马达时，总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系统。板着脸的小伙子都穿着卡其工装裤。这是小镇上最富有生机活力的地方。

一个专门经营农具的大型货栈。里面堆满了绿色的路障和金黄色的轮子，还有车轴和阴沉的座椅，这些都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土豆种植机、撒肥器、草料切割机、圆盘耙和各种各样耕犁的附件——卡罗尔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

一家饲料行，窗玻璃上粘了一层麸皮粉末而变得不透明，屋顶上还印着一幅专利药品的广告。

玛丽•埃伦•威尔克斯太太经营的艺术品商店俨然就是一座每天免费开放的基督教科学派图书馆，供人们探索艺术的美妙。最近这间小木板房刚刚涂上灰墁。房间里有一个稀奇古怪但是很精致的橱

窗：里面有几个先是模仿树干、后来却变成镀了金黄色斑点的花瓶；一个标着“格菲尔草原镇欢迎您”的铝制烟灰缸；一本基督教科学派杂志；一个印着一小朵罂粟花的沙发靠垫，花上系着缎带，上面放着一束束颜色协调的绣花丝线。往店里面一瞥，还可以看到劣质画作和名画的复制品，但都印得很糟糕；货架上还有唱片和照相机胶卷、木制玩具；一个满脸焦虑的小妇人正坐在一张摇椅上，椅子上铺着褥垫。

一家理发店，里面还有台球厅。那个套着衬衫袖子的人可能就是老板德尔•斯纳弗林，他正在给一个长着硕大喉结的男人刮胡子。

纳特•希克斯裁缝店，就在大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是一栋一层建筑，门前挂着一幅时装图样：几个长得和草耙一样的人，穿着跟钢板一样硬的衣

服。

在街道的另一边是一座阴森森的红砖砌成的天主教堂，大门被涂成了黄色。

邮局设在一个发了霉的房间里，仅仅是用玻璃和黄铜把它和后半个房间隔断开来，那里以前可能是个商店。一个倾斜的写字台靠在磨得发黑的墙壁上，上面胡乱放着邮局通告和征兵告示。

小学校舍的地上铺上了煤渣，墙是黄砖砌成的，看上去非常的潮湿。

州立银行外面的木板都涂上了灰墁。

国立农业银行，是一座爱奥尼亚神庙样式的大理石建筑，看上去非常的纯洁、高雅、幽静。一块铜牌上写着“埃兹拉•斯托博迪总经理”。

小镇上还有十多个类似的商店和机构。

在这些建筑后面，或者在它们之间，还有许多房子，既有简陋的小屋，也有宽敞、舒适的大房子，那象征着富足却了无情趣的生活。

除了那座爱奥尼亚神庙样式的银行，整个小镇没有一座建筑能让卡罗尔看上眼；这足以说明，在格菲尔草原镇发展的五十年里，该镇公民主动察觉到必须改变一下这些普普通通的房子让家乡变得更美好更吸引人，以此目的来建造的建筑不超过十几座。

卡罗尔心里很不高兴，不仅是因为镇上的房子表现出的毫不夸张的丑陋和呆板乏味让她难以忍受，最主要的是因为它们毫无计划可言，临时的建筑杂乱成堆，还有那些褪了色的让人看了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的颜色。街上到处竖着电灯线杆、电话线

杆，还乱放着汽车油泵和一箱箱货物。自己盖房子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有一个一层小平房夹在沿街店铺之中，它一侧是由两层砖砌店铺组成的一大片新“街区”，另一侧是用耐火砖修建的“奥弗兰”车行，现在这里开了一家女士帽店。白色的农业银行被一家耀眼的黄色砖楼杂货店挤到后面去了。有一家店铺的屋檐好像是用镀锌铁板铺起来的，看上去就像打了个补丁；临近房子的屋顶则是由砖头组成的一垛垛锥体和用红砂岩砌成的角锥体的屋顶。

卡罗尔从大街逃回了家。

她一直认为，只要这镇上的人足够好相处，别的她都无所谓。但是她却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在商店前面游手好闲，一只脏手还一直抓着遮阳棚的绳索；一个中年男子一直盯着别的女人看，好像已经

厌倦了平淡无聊的婚姻；一个老农身子骨很硬朗，但是全身脏兮兮的，他的脸就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这几个男人，至少有三天没刮过胡子了。

“就算他们没法在这个大草原上建设一个宫殿，但至少没什么东西阻碍他们买个刮胡刀片吧？”卡罗尔感到非常的愤怒。

她一直做着思想斗争：“肯定是我想错了，大家在这里过得很好啊。这个地方总不会时时刻刻都是我看到的丑陋的一面。肯定是我的想法有问题，但是现在我还看不出来。我不会让这种思想一直伴随着我的。”

由于太担心，她像疯了一样地回到家里；这时，她发现肯尼科特正在等着她，高兴地问她：“出去散步了吗？怎么样，喜欢格菲尔草原镇吗？那片大草地和树林很好吧？”她自我保护性地

回了一句：“这个地方真有意思。”她以前很少这样的。

## 三

卡罗尔搭乘的那列火车同样把比阿•索伦森小姐送到了格菲尔草原镇。

爱笑的比阿小姐身体健壮，皮肤晒得黝黑，她已经厌倦了庄稼活儿。她非常渴望城市的生活，一想起来就感觉很兴奋，为了享受一下这样的生活，她作了一个决定，就是“去格菲尔草原镇当女佣”。她心满意足地拖着硬纸板行李箱走出火车站，去找她的表姐蒂娜•玛姆奎斯特。她的表姐是卢克•道森太太府上的女管家。

“好吧，你还是到镇上来了。”蒂娜说。

“是啊，我想找份工作。”比阿回答道。

“哦……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有啊，吉姆•雅各布森。”

“太好了，见到你真高兴。你干一星期活儿想要多少工钱？”

“六美元。”

“这里没人会出那个价钱的。不过别急！肯尼科特大夫刚刚从城市娶回一位小姐，说不定她会雇用你，给你那么多钱。你先去外面逛一逛吧。”

“好的。”比阿说。

这真是太巧了，卡罗尔•肯尼科特和比阿•索伦

森在同一个时间逛了这条大街。

比阿从来没有到过比斯坎迪亚•克罗辛更大的市镇了，那个市镇也仅仅只有六七十个居民。

当她沿着大街往前走的时候，她就在冥想，竟然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现那么多的人，真是不敢想象。我的天哪！要是和这些人混熟了，那恐怕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吧。你看他们也穿得这么漂亮！那位身材高大的绅士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粉红色衬衫上还别着一颗宝石呢，这和穿着褪了色的蓝斜纹布工作服的乡巴佬截然不同。那位漂亮的女士穿着连衣裙真好看（不过那件衣服肯定很难洗）。还有这么多的商店！

斯坎迪亚•克罗辛一共只有三家铺子，哪像这里的商店处处都有，整整占了四个街区呢！

时装商店竟然有四个谷仓那么大，我的天哪！一个人走进去，就会有七八个店员盯着你，这真是太吓人了。穿着男装的模特就和真人似的。来到阿克塞尔•埃格商店，就和到了家一样，里面有很多瑞典人和挪威人，别在硬纸卡上的纽扣比红宝石还要漂亮。

那家药店里冷饮柜台真是太漂亮了，又大又长，全是大理石的；柜台上还挂着一盏大灯，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灯罩，几乎把所有颜色的彩色玻璃都嵌在上面了；那些冷饮龙头都是银制的，正好从灯的底座下面通出来！在冷饮柜台的后面有很多玻璃架子，还有很多瓶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型饮料。要是能有人把我带到那里就好了！

有一家旅馆，非常的高，比奥斯卡•托尔福森新盖的红色谷仓还要高；一层压一层，总共有三

层，你得使劲抬头往后仰才能看得到楼顶。旅馆里有一个看上去很神气的旅客，那个人一定经常往芝加哥跑吧。

哦，要知道这里的人可真是绝顶漂亮！刚刚有位小姐从身旁走过，看年纪应该和比阿差不多大吧；她穿了一套崭新的浅灰色衣服，脚上是一双黑色无带便鞋。她看上去也是在游览这个市镇，但是你没法了解她对这里是什么想法。比阿真想像她那样从容不迫，没有人敢来招惹她，那才是高雅大方啊！

一座路德教堂。这个镇上说不定还有动听的布道呢，星期天，是啊，每个星期天竟然有两次！

还有一家电影院！

那是一家正规的影院，而且专门放映电影。招

牌上写着“每晚更换新片”。每晚都放电影啊！

在斯坎迪亚•克罗辛也有电影，但是每隔两个星期才放一次，而且索伦森一家人要开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赶到那里——爸爸又那么吝啬，舍不得买辆“福特”车。可是在这里，任意一天晚上，她都可以戴上帽子，不到三分钟就能走到电影院，在那里你可以看到穿着晚礼服的可爱女士们，以及比尔•哈特，你可以看到任何东西。

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多商店呢？真厉害！这里有家商店是专门卖卷烟的，还有一家专门卖艺术品的商店，那里有绘画作品、花瓶之类的东西。哦，那个大花瓶做得真是太美了，看上去和天生的树干一模一样。

比阿站在大街和华盛顿路的拐角处，城市的喧嚣让她感到害怕。大街上竟然同时并行着五辆汽车

——其中一辆车特别大，要买下它至少要花两千美元吧——有一辆公交车正在开往火车站，车里坐着五位衣着讲究的乘客；有一个男人正在张贴画着洗衣机的大红广告；珠宝店老板正在把放在真丝天鹅绒上的手镯、腕表和其他珍宝陈列出来。

要是每周有六美元的工钱那该多棒！就算两美元也行啊！只要能住在这里，就算干活儿一分钱也拿不到，那也值得啊。想一下，每到晚上，华灯初上——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灯，是电灯！可能还会有一位绅士般的朋友带你去看电影，给你买加香草饮料的草莓冰激凌！

比阿缓慢地走了回去。

“怎么样？喜欢这里吗？”蒂娜问。

“是的，我很喜欢这里。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待

在这里。”比阿回答道。

## 四

为了欢迎卡罗尔的到来，在萨姆•克拉克新盖的房子里要举行一个派对，他这所房子可算是格菲尔草原镇上最大的房子之一。房子周围有非常干净的护墙板，形状是坚固的正方形，有一个小塔楼，还有一道带顶棚的大门廊。房子里面擦得闪亮，坚硬挺括，看了就让人心情愉悦，就像看到一架崭新的栎木竖式钢琴。

萨姆•克拉克慢慢走到门口，大声喊道：“欢迎你，年轻的太太！全镇的钥匙都交给你！”卡罗尔看着他，露出恳求的神色。

她看到他后面的过道和客厅里，坐了一大圈规规矩矩的客人，就好像是在参加葬礼一样。他们都拘谨地等在那里！他们等的就是卡罗尔啊！她本来想准备一番优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感激之情，可现在一点儿勇气都没有了。她哀求萨姆说："我可不敢面对他们！他们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只要有人咕哝一声，我就会被生吞了啊！"

"不要这么说，小妹妹，他们都会像我一样喜欢你的，如果我不怕你的那位医生揍我的话！"

"但是——我还是不敢！我的右边全是他们的脸孔，前边也是他们的脸孔，他们都在看着我呢，他们对我充满了好奇！"

她觉得自己太激动了；她想，听了她这样的话的萨姆肯定觉得她是疯了。没想到萨姆却咯咯地笑起来，说："那你干脆躲在我萨姆胳肢窝下面吧，

要是谁敢一直盯着你看，我就把他赶出去！咱们进去吧！看我的吧——女士们的最爱，新郎官们的梦魇啊！”

他的胳膊环绕着她，把她领了进去，向里面的人大喊：“太太们，爷们儿们，新娘子来了！我就不把我们一一介绍一遍了，反正她也一下子记不住你们那些土里土气的名字，你们这个秘密法庭就散了吧！”

他们礼貌地偷偷笑着，但却仍旧一动也不动，坐在那里直直地盯着新娘子。

为了今晚的聚会，卡罗尔精心打扮了一番。她的发型非常的端庄：卷发往两边分开，短发低垂在额头，后面还盘着一条辫子。现在她就后悔了，不应该把头发叠得那么高。她穿着一件细麻纱的连衣裙，配着一条金色的腰带，方形的领口很低，别人

几乎可以看到她的脖子和线条优美的肩膀。当大家齐刷刷地看着她的时候，她就觉得自己今天穿错衣服了。她真希望自己今天穿的是一件老处女的高领口衣服，但转念一想，她觉得要是围上在芝加哥买的那条鲜艳的砖红色围巾，一定会吓到他们的！

在萨姆的带领下，她围着客人走了一圈。她用呆板机械的声调说出几句措辞稳妥的话：

“哦，我相信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里的，”还有“是的，我们在科罗拉多山区度过了很多美妙的日子，”还有“是啊，我在圣保罗住过几年。尤克里德•P.延克吗？不是，我不记得见过他，但是我确信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肯尼科特把她领到一边，小声对她说：“现在我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介绍给你。”

“你先告诉我一些他们的情况吧。”

“坐在那里的那对漂亮的夫妇就是哈里•海多克和他的太太胡安妮塔。哈里的父亲拥有时装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但却是哈里在实际经营这家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他是很上进的。坐在他旁边的是药房老板，戴夫•戴尔——今天下午你已经见过他了——他可是一个打鸭子的好手。在他后面的那个高个子，叫杰克•埃尔德——你也可以叫他杰克逊•埃尔德——他拥有一家锯木厂，和明尼玛喜大旅馆，他在国立农业银行里也有相当多的股份。他和他的太太都很喜欢各种运动——他、萨姆和我就经常一块去打猎。那个老人就是卢克•道森，本镇的首富。挨着他坐的就是裁缝纳特•希克斯。”

“真的吗？是个裁缝？”

“是啊，为什么不能是呢？或许我们这里有些

落后，但是很民主，人人平等。我和纳特去打猎，就像我跟杰克•埃尔德去打猎一个样。”

“听你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在正式的社交场合，我从没见裁缝出现过。跟裁缝见面的时候，不用想你还欠他多少账，这多有意思啊。那么——要是让你跟一个理发师出去打猎，你也不会介意吧？”

“不，那也不一定，不过——我们也不必把民主理解成那个样子。再说，我和纳特已经认识好多年了，而且他是一个好射手——仅仅是这样子，明白了吗？纳特旁边坐着的是切斯特•达沙韦。他很爱说话，要是和你谈论起宗教、政治、书或者其他任何话题，他就会拉着你讲个没完。”

卡罗尔礼貌地凝视着达沙韦先生，对他很感兴趣，他皮肤黝黑，长着一个大嘴巴。“哦，我知道

了！他是家具店老板！”她为自己能记起这个人感到非常高兴。

“是啊，他还开了一家殡仪馆呢。你以后肯定会喜欢他的，来跟他握握手吧。”

“哦，不，不！他不会——他不会亲自给尸体抹香料防腐吧——不是亲自做吧？我可不敢和一个殡仪馆老板握手！”

“为什么不可以呢？要是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刚做完需要剖开肚子的手术，你过去跟他握手，你肯定会感到很骄傲吧。”

卡罗尔竭力表现出作为一个成熟女性应有的镇静，就像今天下午表现的一样。“对，你说得对。我想——哦，亲爱的，你知道吗？你喜欢的那些人，我也很喜欢啊。看人就要看他们的本质。”

“嗯，不要忘了，看人的时候也要注意别人是怎么评价他们的！他们都很有一套的。你知道珀西•布雷斯纳汉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吗？是这儿土生土长的！”

“布雷斯纳汉？”

“是的——你知道的——他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维尔维特汽车公司的总裁——造维尔维特十二型汽车——那是英格兰最大的汽车工厂。”

“我好像听说过他。”

“你肯定听说过他。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珀西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回来钓黑鲈鱼，他说只要能从工作上脱身，他就更愿住在乡下，不愿住在波士顿或纽约那样的大城市。他一点儿也不介意和殡仪馆老板切斯特交往。”

“好了，别说了！我会——我会喜欢所有的人的！我会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的！”

萨姆领着她去见道森夫妇。

卢克•道森，是一名抵押贷款的出资人，北方大片土地的所有者，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今天穿了一件柔软的没有熨烫过的灰色衣服，乳白色的脸上，两只眼睛往外鼓着。他的太太脸颊和头发都很苍白，声音微弱，行动迟缓。她穿了一件昂贵的绿袍子，胸前有饰带，还垂着珠子串成的流苏，后背纽扣中间有很大的空隙，给人的感觉就像这是她买来的二手衣服，怕原主人看见一样。他们都很害羞。恰恰是督学乔治•埃德温•莫特“教授”显得很大方，他皮肤黝黑，像一位中国清朝官吏，握住卡罗尔的手，欢迎她的到来。

道森夫妇和莫特先生说完“很高兴见到你”之

后，就没什么话说了，但双方还得继续，于是他们的对话就变得很机械无趣。

“你喜欢格菲尔草原镇吗？”道森太太说起话来就像是在啜泣。

“哦，我相信我在这里一定会过得非常开心的。”

“这里的乡亲都很好。”道森太太没什么话说了就给莫特先生使了个眼色，寻求社交应酬方面的帮助。于是莫特先生就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我们这里的人可都是很出色的。我不喜欢那几个来我们这里安度晚年的退休农场主，尤其是那几个德国人。他们拒绝缴纳教育税，他们不想花一分钱。但其他人还是很有素质的。你知道珀西•布雷斯纳汉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吗？他以前就在那栋古

老的建筑上过学！”

“我听说的确是这样的。”

“是啊，他现在就是一个汽车大王啊。他上次回来的时候，我还和他一起去钓过鱼呢。”

道森夫妇和莫特先生双脚都很疲惫，身体也不由得摇摆起来，从朝着卡罗尔微笑的脸上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倦意。但是她还是接着说下去：“莫特先生，请您告诉我：您尝试过针对新的教育体系的试验吗？对现代幼儿园教育法或者加里教育法？”

“哦，那些东西啊。想成为改革家的人，大多数只不过是在寻求一个好名声罢了。我崇尚的是手工训练，但是不管那些爱标新立异的人提出什么新的提议，我始终认为要建设完善的美国教育体制，

拉丁文和数学这两门课是必不可少的——天知道他们想要干些什么——我猜说不定就是让学生们上上针织课，练习一下抖耳朵。”

听着这位大学者的讲话，道森夫妇微笑着表达他们的敬佩之情。卡罗尔则在等着肯尼科特把她救出去，派对上剩下的人就只知道等着看热闹。

哈里•海多克和久恩尼塔•海多克，还有丽塔•西蒙斯和特里•古尔德大夫——他们是格菲尔草原镇最年轻时髦的男女。卡罗尔被领着去见他们。久恩尼塔•海多克咯咯笑着向她招手，友好大声地喊道：“你能来到我们这里真是太好了！我们以后还会搞一些聚会的，比如跳舞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你一定要加入我们‘芳华俱乐部’。我们会聚在一起打桥牌，每月还会有一次晚餐会。你肯定会打桥牌，是吧？”

“不，不，我不会。”

“真的吗？在圣保罗的人，不会玩那个吗？”

“我一向就是个书呆子啊。”

“我们会教你的。打桥牌可是人生一大乐趣。”久恩尼塔变得有点盛气凌人，刚刚看到卡罗尔的金色腰带的时候，她还羡慕不已呢，现在却看也不看了，甚至有点瞧不起。

哈里•海多克很有礼貌地说：“你觉得你会喜欢上我们这个古老的乡镇吗？”

“我相信将来我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这里的人可是天底下最好的。也是些了不起的实干家。当然，以前我有很多机会可以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但是我更喜欢在这里。这个小镇可是

出过伟大人物的，你知道珀西•布雷斯纳汉就是我们这儿的吗？”

卡罗尔意识到，刚刚泄露了自己不会打桥牌的事，这明显削弱了她在这场生存竞争中的地位。她此时非常紧张，急于恢复自己的地位，于是转过身同特里•古尔德大夫攀谈起来，这个年轻人很喜欢打弹子球，与她丈夫势均力敌。她一边媚惑地看着他，一边侃侃而谈：“我也要学打桥牌。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到户外去玩。我们为什么不举行一个划船派对呢？还可以去钓鱼，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最后还可以来个野餐？”

“那真是太棒了！”古尔德大夫赞同地说。这时他的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卡罗尔雪白光滑的肩膀。

“你喜欢钓鱼吗？钓鱼可是我的最爱。我教你打桥牌吧，和打别的牌一样好学。”

“我以前很擅长打比奇克纸牌。”

她知道比奇克是一种纸牌游戏或者其他的什么游戏。说不定还是轮盘赌。但是这个谎话还算成功。久恩尼塔那张泛着红晕漂亮的长脸露出怀疑的神色。哈里轻轻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谦虚地说：“比奇克？那好像是一种很大的赌博游戏，是吧？”

这时卡罗尔身边又来了几个人加入他们的讨论。她抓住机会大发议论。她开始大笑，说起话来也很轻佻，但是仍然给人很柔弱的感觉。她不是很会分辨他们的眼色。他们好像是剧场里模糊的观众，她正在给他们表演一出喜剧，剧名就是“肯尼科特大夫的小巧新娘”。

“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有许多著名的开阔的场地。我以后看报纸一定只看体育专栏。前一

阵儿在科罗拉多旅行的时候，威尔让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有很多胆小如鼠的游客不敢离开缆车一步，但是我决心成为安妮•奥克利，荒凉西部的女吸血鬼，因此我买了一条非常火辣的裙子，这样才能在长老会艾奥维学校全体女教师的注视下露出我迷人的小腿。我从这个山头跳到那个山头，就像一头身手敏捷的小羚羊。还有——或许你们认为肯尼科特大夫就是一个好猎手了，但是你们应该看看，我敢叫他把衣服脱得只剩内衣，然后到冰冷的山区小溪里游泳。”

她知道他们正在细想这些让人吃惊的事情，但至少久恩尼塔•海多克还一直在称赞她，于是，卡罗尔继续炫耀：

“我想我会毁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威尔医生的——古尔德大夫，他是位好医生吗？”

这位肯尼科特的竞争对手，一听到这种有损医德的言论，停顿了几秒，然后又恢复了原有的社交礼貌。“肯尼科特太太，就让我告诉你吧。”他朝肯尼科特笑了一下，像是在暗示：不管他说什么都是在开玩笑，并不是要和医务界的同行抢生意。“镇上有些人说，就诊断和开药方来说，肯尼科特大夫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让我悄悄告诉你吧——但是，为了上帝，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和你说的话——除了切掉左耳朵或者心电图机发生了歪斜，别的更严重的事情，千万不要去找他，他是帮不上你的。”

除了肯尼科特，没人懂得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但是他们依旧放声大笑。这时，萨姆•克拉克的派对沉浸在一片柠檬色的氛围之中，锦缎嵌板闪闪发光，香槟酒、薄纱窗帘和支形水晶吊灯散发迷人光彩，还有一些爱玩的妇人。卡罗尔注意到，乔治•

埃德温•莫特和脸色苍白的道森夫妇还没有为她着迷。从他们的表情看来，好像正在犹豫是否要赞同这番言论。卡罗尔就把注意全放在了他们的身上：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我是万万不敢和他一起去科罗拉多的！他就是道森先生！我相信他可是能一下把别人的心思看透的！有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太可怕了！”

“哈哈哈！”大家集体鼓掌叫好。道森先生乐得心满意足。别人经常议论他——有人说他放高利贷、他心胸狭隘、他是个吝啬鬼、他谨小慎微——但是还没人说他这么会挑逗女人。

“他太坏了，是吧，道森太太？你不会把他锁起来吧？”

“哦，不会的，但是或许锁起来更好。”道森

太太回答道，她苍白的脸上也终于有了一点血色。

卡罗尔一直说了十五分钟的话。她宣称自己要筹划一出音乐喜剧，比起牛排，她更喜欢吃咖啡冻糕。她希望肯尼科特大夫永远不要丧失向漂亮女人献殷勤的本领，她还有一双金色长筒丝袜。他们都张大嘴巴希望她继续说下去，但是她就此打住说不下去了。她退到萨姆•克拉克硕大身躯后面椅子上，坐了下来。参加派对的所有人的脸上的笑纹都没了，露出严肃的神情，他们站在那里，希望有人能出来再把大家逗乐，但看上去已经毫无希望了。

卡罗尔仔细听着。她发现格菲尔草原镇上的人都不擅长说话逗乐。即使是在这个派对上，这里有最时髦的青年男女，有喜爱打猎的乡绅们，有值得敬重的知识分子，还有生活富足的金融界人士，就算他们高兴起来，也像死尸一样端坐着。

久恩尼塔•海多克叽叽喳喳地不停说话，但说的全是小镇居民的生活琐事：有人谣传雷米埃•伍瑟斯庞打算买一双灰色带扣子的漆皮鞋；钱普•佩里得风湿病了；盖伊•波洛克的流行感冒怎样怎样了；还有吉姆•豪兰患痴呆了，竟然把他家门口的篱笆都给涂成鲑鱼肉那样的橙红色啦。

萨姆•克拉克和卡罗尔谈论的都是关于汽车的话题，但是他没有忘记作为东道主应尽的职责。当他嗡嗡说话的时候，眉毛总是忽上忽下的。他打断自己的话，“要让大家活跃起来啊。”他有点担心地问他的太太：“你觉不觉得我要活跃一下气氛？”他挤到客厅的中央，大声嚷道：“乡亲们，来几个精彩的表演吧。”

“好的，快点啊！”久恩尼塔•海多克尖叫起来。

“喂，戴夫，给大家表演一个‘挪威人捉母鸡’的绝活吧。”

“太好了，那个节目很精彩啊，快点啊，戴夫！”切斯特•达沙韦也欢呼道。

戴夫•戴尔先生就表演了。

所有的宾客的嘴唇都在微微动着，随时准备点到自己表演节目。

“埃拉，过来为我们朗诵一下那首《我昔日的情人》吧。”萨姆点名提出要求。

埃拉•斯托博迪小姐是艾奥尼克银行总裁的女儿，现在还没出嫁，是个老姑娘了。她干瘪的双手相互抓了抓，不好意思地说：“哦，你们肯定不想再听那种老节目了。”

“我敢打赌，大家都爱听啊！” 萨姆坚持着说。

“今晚我的嗓子不太好。”

“啧啧啧！快点快点！”

萨姆大声向卡罗尔解释道：“埃拉可是我们的朗诵专家。她受过专业的训练。曾经在密尔沃基学习了一年的唱歌、演讲、戏剧艺术和速记。”

斯托博迪小姐朗诵起来。结束了《我昔日的情人》后，又应大家的要求，朗诵了一首特别乐观的诗，是关于微笑的价值的。

还有四个其他的节目：一个是关于犹太人的，一个是关于爱尔兰人的，一个是青少年的故事，还有一个是，纳特•希克斯模仿马克•安东尼在恺撒大帝葬礼上的演讲，模仿得很拙劣。

在这个冬天，卡罗尔不得不重复看着这些节目，戴夫捉母鸡七次，《我昔日的情人》九次，犹太人的故事和葬礼演讲各两次；但是现在她还是要假装自己对这些节目很感兴趣，因为她想做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心地单纯的人。每次演完这些节目，她和大家一样失望，派对就会立即陷入昏睡的状态。

他们已经放弃了寻找其他的乐趣；大家只好开始聊天，就像是在自己的店里和家里一样自然。

那天晚上，他们照例把男女分开。卡罗尔被男宾们撇下，和一群妇女待在一起，她们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孩子、疾病和厨师——这大概就是她们的行话吧。卡罗尔心里有些不满。她记得以前曾经幻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漂亮的小妇人，在客厅里和一群聪明的男人展开唇枪舌剑。一想到那些男人们正

躲在钢琴和留声机之间的角落里谈论事情，她的沮丧就被消除了不少。他们能够超越主妇们的家庭琐事，谈论些抽象的问题和世界大事吗？

她礼貌地看了道森太太一眼，叽叽喳喳地说：“我的丈夫怎么能撇下我呢！我要过去揪他的耳朵。”她起身以少女的姿态鞠了一躬。她一直都多愁善感，所以养成了自私和孤芳自赏的秉性。她骄傲地走到房间里，坐在肯尼科特的椅子扶手上，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和称赞。

肯尼科特正在和别人闲聊，有萨姆•克拉克、卢克•道森、锯木厂的杰克逊•埃尔德、切斯特•达沙韦、戴夫•戴尔、哈里•海多克，还有像是隐居了的艾奥尼克银行的总裁埃兹拉•斯托博迪。他是1865年来的格菲尔草原镇。当时他长得就像一只凶猛的鸟——又尖又细的鹰钩鼻，海龟一样的嘴巴，两道

浓密的眉毛，酒红色的脸颊，银丝一样的白发，一双傲慢的眼睛。对这三十年的社会变迁，他并不满意。三十年前，韦斯特莱克医生、朱利叶斯•弗里克保律师、公理会牧师梅里曼•皮迪和他自己，可都是当地的领袖人物。那是毋庸置疑的；在那个时代，医药、法律、宗教和金融这些学科都是被贵族化了的；四个美国佬常常和那些追随他们的俄亥俄人、伊利诺伊人、瑞典人和德国人闲聊，看似很民主，实际上却是在通知他们。但是现在韦斯特莱克已经老了，几乎要退休了；朱利叶斯•弗里克保律师的生意大都被一些更活跃的年轻律师抢去了；皮迪牧师（不是现在的皮迪牧师）早就见上帝去了；埃兹拉虽然还是驾着灰色的马车在大街上飞驰，但在这个堕落的汽车时代，没人会去注意他了。这个小镇就像芝加哥一样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挪威人和德国人也有了自己的商店。社会领袖都是些普通的商人。卖钉子的和开银行的，都是神圣的职

业。这些暴发户——克拉克夫妇、海多克夫妇——没有什么尊贵可言。政治上，他们稳健而保守，但是当谈到汽车、猎枪和一些时髦的新奇事物的时候，却有说不完的话。斯托博迪先生觉得和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是他那套带复折式屋顶的砖房子至今仍是小镇住宅之最啊，他保持着自己的乡绅地位，不时地出现在年轻人之间，用冷冷的眼神提醒他们，要是没有开银行的人，他们那些粗俗的生意是根本做不下去的。

卡罗尔不顾规矩，走过来和男人们坐在一起，这时斯托博迪先生大声地对道森先生说："喂，卢克，比金斯第一次来温尼巴格菲尔草原镇是什么时候？是1879年吗？"

"不对！"道森先生有点生气，"他是1867年离开弗蒙特的——不，等一下我想想，是1867

年，肯定是那时候——当时，他还要求在离阿诺卡上游很远的鲁姆河边分一块地呢。”

“不是的！”斯托博迪先生大吼道，“他最初是住在蓝地县，他和他的父亲一起！”

“他们在争论什么？”卡罗尔轻声问肯尼科特。

“为了比金斯这个老家伙有一条英国塞特犬，还是有一条卢埃林犬。他们一晚上都在争论这个！”

戴夫•戴尔的一条新消息把他们的争论打断了：“你们知道克拉拉•比金斯前几天来过镇上吗？她买了一个热水袋——还很贵呢——花了两块三！”

“哎呀！哎呀！”斯托博迪先生咆哮着

说，“那是当然的，她就和她爷爷一样，从来都不懂得节约。两块二——还是两块三？——两块三买一个热水袋！法兰绒裙子包上热砖头那不一样能用吗？”

“埃拉的扁桃体怎么样了，斯托博迪先生？”切斯特•达沙韦打着哈欠问道。

正当斯托博迪先生要说一下自己从生理和心理方面针对埃拉的扁桃体的研究的时候，卡罗尔暗暗思考着：“他们不是真的对埃拉的扁桃体，甚至她的食道也感兴趣吧？不知道我能不能把他们从这些家庭琐事上引出来，谈点别的？不管别人是不是会骂我，冒个险，试试看吧。”

“我们这里不会发生太多劳动纠纷吧，斯托博迪先生？”她很天真地问道。

“是的，太太，要感谢上帝。除了那些雇用的女仆和农场劳动力，我们是没有其他纠纷的。跟那些干农活的外国人打交道是很麻烦的；如果你不看好那些瑞典人，说不定他们一下子就变成了社会党、平民党，或者对你做什么蠢事了。当然，如果他们得到了你的贷款，他们还是会讲点道理的。我就会把他们叫到银行里和他们好好谈谈，告诉他们一些道理。我不介意他们变成民主党，但是我绝不容忍我们这里有社会党。但是谢天谢地，我们这儿没有大城市里的那种劳动纠纷。甚至在杰克•埃尔德的锯木厂里也没什么纠纷发生，是不是，杰克？”

“是的，的确如此。我的厂里不需要太多有技术的工人，大部分开始闹事的都是那些脾气古怪、贪得无厌、技术又不到家的工匠——他们就是因为看了太多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工会文件。”

“你赞同工会吗？”卡罗尔问埃尔德先生。

“我吗？我不赞同！我是这么想的：要是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什么委屈的话，我并不介意和他们打交道——尽管也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怎么了——他们一点也不感激自己能得到这么好的工作。但是，如果他们真心实意地来找我，就像人与人的真诚相处一个样，我是愿意和他们商量问题的。而且我对那些局外人不感兴趣，那些四处奔走的工会代表，或者打着别的旗号的人——他们都是些有钱的大骗子，寄生在无知的工人身上！我还不需要那些人的插手，告诉我应该怎么经营我的生意！”

埃尔德先生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有攻击性，越来越爱国。“我一直赞成自由和宪法赋予人们的权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工厂，那他就走好了。同样地，如果我不喜欢他，他也得立马滚蛋。

这就是雇佣关系了。我觉得这极其简单，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把问题搞得那么复杂、那么天马行空，去弄什么政府报告、工资表还有一些上帝才知道的方法，这样只会让劳工地位变得稀里糊涂。我付的工资，他们满意就干，不满意就走。就这么简单！”

“对于利润分成，你是怎么看待的？”卡罗尔大胆地问道。

埃尔德先生怒喝般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时其他的人都在严肃地点头，连节奏都是一样的，像是商店橱窗里可活动的玩具，有滑稽的中国官吏、法官、鸭子和小丑等。门一开，风一吹，这些玩具就开始摇摆。

“这所有的利润分成啊、工作福利啊、保险啊，还有养老金全是一堆废话。这只会削弱工人的

独立性，并且还浪费了很多正当得来的利润。这些乳臭未干的半吊子思想家、妇女参政权论者，以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狗头军师，竟然还妄想告诉商人怎么经营他的生意，还有一些大学教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这些人根本什么都不是，就是些伪装了的社会党！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击退他们的每一次进攻，始终维护美国工业的整体利益。是的，女士，这是我的职责！”

埃德尔先生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

戴夫•戴尔补充道：“是啊！你说得对极了！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挑拨者处以绞刑，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医生，你觉得呢？”

“是的，就该这样！”肯尼科特表示同意。

虽然卡罗尔不时插入这方面的内容，他们还是结束了这个话题，开始讨论治安法究竟给酗酒的流浪汉判多长时间的拘役，是十天还是二十天。这可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接着，戴夫•戴尔讲述他自由自在到各地旅行的奇闻：

“开着我那辆廉价的小汽车出去玩，真是太棒了。大约一个星期前，我开车去了新沃坦堡，到那里差不多四十三——不对，让我想想：到贝尔戴尔十七英里，从贝尔戴尔到托根奎斯特是六又四分之三，就算是七英里吧，从那里到新沃坦堡总共有十九英里——十七加七再加十九，那是，呃，让我算算：十七加七是二十四，再加上十九，就算是二十吧，一共是四十四，不管怎么说，从这里到新沃坦堡，大约四十四英里。我们出发的时间是七点十五分左右，说不定还是七点二十分，因为我还要停下来加满水箱，然后就稳稳地出发了……”

为了得到大家的承认，戴尔先生最后终于到达了新沃坦堡。

有一次——这是唯一一次，他们意识到了卡罗尔的与众不同。切斯特•达沙韦倾下身子，喘着粗气说：“喂，你们读过《趣闻》杂志里面连载的《两人出游记》吗？那简直太棒了！天哪！写那个的肯定是个精通棒球俚语的家伙！”

其他人都竭力表现出自己还是有文学素养的。哈里•海多克说：“久恩尼塔总是看一些很有深度的高级作品，就像萨拉•赫特威金•巴茨写的《木兰花下》，还有《鲁莽的牧场骑士》。但是我呢，”他自命不凡地向周围看了一眼，好像是在让别人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英雄曾经陷入过像他这般的尴尬境地，“我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

“那些很难懂的书，我从来不读。”萨姆•克拉克说。

就这样他们结束了对文学的讨论，杰克逊•埃尔德花了七分钟的时间来阐述，为什么他认为在明尼玛喜湖西岸钓到的梭鱼要比在东岸的好——尽管纳特•希克斯在东岸也钓到过一条让人羡慕的梭鱼。

谈话还在继续。确实是在继续啊！他们的声音单调、浑浊、有力。他们都在极力炫耀，就像高级豪华卧铺车吸烟室里的阔佬一样。他们的样子并没有让卡罗尔感到厌烦，而是有点吓到她了。她喘着粗气暗自忖度：“他们对我还是很热情的，因为我的丈夫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啊。要是我是个外人的话，就只能求上帝保佑我了！”

她就像一座象牙雕像一样，坐着一动不动，脸

上的笑容也是不变的。她什么也不想思考了，只是望着客厅和过道，观察着他们暴露出来的无趣的市侩气息。肯尼科特说：“室内装修得很好，是吧？我觉得每家都该这么装修，多时髦啊。”她变得很客气，仔细观察上蜡的地板，硬木楼梯，还没使用过的壁炉，炉壁上贴着像油布一样的棕色瓷砖，桌巾上放着精雕细刻的花瓶，还有好几个书柜，里面摆满了书，上了锁，看上去还挺吓人的。里面大多都是描写行侠仗义的小说和一些还没读过的全集，如狄更斯、吉卜林、欧•亨利和埃尔伯特•哈巴德等人的作品。

她发现即使大谈各种各样的琐事，还是不能支撑起整个派对。满屋子充满了犹豫不决的气氛，就像笼罩在雾里。大家使劲儿清嗓子，想把哈欠压下去。男人们来回扯着袖口，女人们则把梳子插到后脑勺的头发里，比任何时候都紧。

过了一会儿，传来一阵咔嗒咔嗒的声音，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现出希望的光芒。门开始摇摆，浓咖啡的香味飘了过来，戴夫•戴尔高兴地用猫一般的声音说：“吃的来了！”他们又开始喋喋不休。现在终于有事情做了。终于摆脱了刚才的无聊。大家吃起来真是不客气——都有鸡肉三明治啦，蜂蜜蛋糕啦，还有杂货店里买来的冰激凌。他们高高兴兴地把食物都吃光了。他们现在该回家了，随时都能走人，要上床睡觉啦！”

客人们穿上外套，披上薄纱围巾，相互告别，就一哄而散了。

卡罗尔和肯尼科特一起走路回家。

“你喜欢他们吗？”肯尼科特问。

“他们对我都很好。”

“呃，卡丽，你以后说话要小心一点，不要吓到大家。尽量不要说什么金色长筒丝袜呀，什么故意把小腿露出来给学校老师看呀。”他用更温和的语气说，“你的话让他们很开心，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多提防一些。久恩尼塔•海多克可不是什么好人。我不会给她机会来说我什么的。”

“我只不过是想活跃一下整个派对的气氛！我这样尽力使他们高兴，难道错了吗？”

“不！不！亲爱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在这群人里面，你是唯一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我的意思是——以后不要再谈什么大腿之类的话题了，这样有伤风化。这里的人思想都是相当保守的。”

她沉默起来，一想到那伙人盯着她，说不定还在批评她，嘲笑她，心里就觉得很羞愧。

“不要这样，不要再担心了！”肯尼科特恳求道。

她还是保持沉默。

“天哪，真后悔刚才和你说了那样的话。我的意思只不过是——他们都很喜欢你的。萨姆跟我说过：‘你可是来过我们镇上的最标致的女士。’他就是这么说的；至于道森太太，我也不知道她喜不喜欢你，她就是只干瘪的老狐狸，但是她说过：‘你的媳妇既机灵，又聪明，听她说话，我真是神清气爽啊。’”

卡罗尔本来很喜欢听别人的称赞，还喜欢孤芳自赏，可是听了这番恭维的话，她反而更加难过、更加悔恨了。

“求求你了！不要这样！高兴起来！”他嘴里

说着，焦急不安的肩膀和胳膊好像也在安慰她，这时他们已经到了自己家昏暗的门廊里了。

“要是他们觉得我很轻佻，你会介意吗？威尔。”

“我吗？那还用说吗？就算全世界都觉得你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我才不会在乎呢。你是我的……哦，你就是我的灵魂！”

这时，肯尼科特给她的感觉是那么的高大，巨石一般，可以让她依靠。她摸索到他的袖子，大声喊道：“我太高兴了！被需要的感觉真好！你一定能够忍受我的愚笨，是吧！你就是我的全部！”

她被肯尼科特举了起来，抱到屋子里；她的胳膊环绕着他的脖子，此刻，大街的一切都被忘掉了。

# 第五章

## 一

“偷一天的懒，咱们出去打猎吧。我想让你欣赏一下乡村美景，”吃早饭的时候肯尼科特这样对她说，“我本来是想开汽车带你去的，想让你看看，自从我给它装上了一个新的活塞，那车子跑起来可快了。但是今天我们乘马车去吧，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田野里奔走。现在草原上的沙鸡已经不多了，不过或许我们能恰巧碰上一小群。”

他仔细收拾起打猎需要的工具。先把皮靴拿出

来整体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洞。然后又兴奋地清点猎枪子弹，告诉她无烟火药的特性。接着，他把那支无扳机的新猎枪从深褐色的厚皮套子里取出来，也让她从枪管里瞧瞧，里面是多么的耀眼，一点都没有生锈。

卡罗尔本来对于打猎、露营和钓鱼之类的活动都不是很熟悉，但是在肯尼科特的兴趣中，她发现了一些独创性的、令人愉悦的东西。她仔细观察着光滑的枪杆，和它那雕着花纹的硬橡胶枪托。那些子弹，都有铜质的弹帽，绿色的光滑的弹筒和填药塞上模糊不清的文字，掂在手里，又凉又重，感觉很舒服。

肯尼科特上身穿了一件褐色的帆布打猎服，贴身有好几个大口袋，下身穿着一条灯芯绒长裤，膝盖的那个地方已经顶出来了，脚上穿的皮鞋也有不

少磨损，一顶稻草人戴的帽子。穿成这样，他觉得很有男子气概。他们大步走到租来的马车前面，把打猎工具和午餐盒放到车子后面，向对方大喊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肯尼科特向杰克逊•埃尔德借了一只红白相间的英国塞特长毛猎犬，那只狗得意地摇着它那条在阳光下呈现银白色的尾巴。马车一开动，那条狗就大声吠起来，朝着马的头就扑了过去，肯尼科特不得已让狗也上了马车，它上来后先是用鼻子嗅了嗅卡罗尔的膝盖，然后就探出身张望，好像是在嘲笑沿途碰上的农家杂种狗。

那匹灰色的马在硬邦邦的土路上，奏出悦耳的马蹄声：“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现在天色还早，空气也格外清新，风声听起来就像是在吹哨子，金黄色的秋麒麟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霜。当大

地上的残株枯茎被太阳照成金黄色的时候，他们从公路上拐弯，通过一户农家的栅栏，到了一片田野里，马车缓慢地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前进。到了绵延起伏的高原的山谷处，乡间的羊肠小道都看不到了。天气非常温暖惬意。蝗虫在干枯的麦梗里发出颤颤的叫声，亮晶晶的小苍蝇不时掠过马车上空，心满意足地嗡嗡叫着。几只乌鸦在天空盘旋，不时哇哇大叫。

猎狗被放了出去，兴奋地到处乱跑，过了一会儿就只在一块固定的区域奔跑，鼻子贴着地面，东闻闻西嗅嗅。

“这片农场是彼得•拉斯塔德的，他告诉我上个星期他在他家以西四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小群沙鸡。不管怎样，说不定今天我们能逮到几只呢。”肯尼科特高兴地咯咯大笑。

卡罗尔焦急地观察着那条狗，每当狗要停下来站住的时候，她的呼吸就变得特别急促。虽然她一点也不愿意杀害飞禽，但是她对肯尼科特的小世界还是很感兴趣的。

猎狗突然站住，前爪还高高地举了起来。

“天哪！它嗅到气味了！快过来！”肯尼科特尖声喊道。他从马车上跳了下来，把缰绳系在马鞭插口上，身体一转，把卡罗尔放到地上，接着拿起猎枪，两发子弹上膛，大步走向那条一动不动的猎狗，卡罗尔紧紧跟着他。塞特犬在前面匍匐前进，尾巴晃来晃去，肚子紧贴着地上的残茬。卡罗尔非常紧张。她以为成群的大鸟立马就要飞起来了，所以两眼紧张地盯着前方。他们跟着狗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左右，时而拐弯，时而小跑，翻过了两座低矮的山岗，还踏过了一片满是野草的低洼地，最后还

从一道带刺铁丝网栅栏下爬了过去。走惯了人行道，卡罗尔走起这些路来就感觉格外困难，这里的路凹凸不平，残茬很容易扎到人，到处都是乱草、刺蓟和苜蓿的残梗枯茎。她拖着沉重的脚步，挣扎前进。

她突然听到肯尼科特气喘吁吁地说：“看！”三只灰色的鸟从残株丛里飞了起来，它们长得又圆又肥，像是体型硕大的大黄蜂。肯尼科特瞄准，扣着扳机。她非常着急，为什么他还不开枪啊？大鸟们就要飞走了！猛然砰的一声，接着又一声，两只鸟在空中扑腾了几下，一下子就掉在地上了。

当肯尼科特把两只鸟拿来给她看的时候，她好像没看到在流血。两堆羽毛非常柔软，一点伤痕也没有——一点死亡的迹象都没有。她看到那位征服

者把两只大鸟塞进了贴身的大口袋，随后她步履艰难地跟他回到了马车上。

那天早上，没有发现其他的草原沙鸡。

中午的时候，他们坐车来到了一座农场，这是一个私人小村庄。眼前是一座没有门廊的白色房子，房子后面有一个低矮的小门，非常的脏。还有一座四周涂成白色的深红色谷仓，一个釉面砖砌成的筒仓，一个旧时的马棚，现在成了一辆“福特”车的车库，一个没有漆过的牛棚，一排鸡舍，一个猪圈，一个玉米仓库，一个粮仓，一个大风车上的镀锌铁塔。门前的院子里全是黄土，一棵树都没有，也没有一丁点儿草，生了锈的犁头和一些早已废弃不用的播种机的轮子随处乱放。猪圈里的污泥踩过之后都变得非常坚硬，就像是火山的熔岩一样。房子的每扇门都沾满污垢，雨水的侵蚀，使得

墙角和屋檐都涂上了一层锈色，这时，一个满脸油污的小孩透过厨房的窗户，一直盯着他们。但是在谷仓的那一边，开满了一片鲜红的天竺葵；草原上的微风就像是运动着的阳光，让人感觉非常舒服；风车架上的金属叶片旋转的时候，闪闪发光，发出快活的嗡嗡声；马在嘶鸣，公鸡也在高歌，几只燕子在牛棚里飞进飞出。

这时，一个女人从屋子里快步走出来，她瘦瘦小小，长着亚麻色的头发。她的鼻音很重，讲的是瑞典方言——不像英语那么单调，说起话来就像是在唱歌，充满感情，如怨如诉："医生，彼得告诉我你最近要到这儿来打猎。天哪，现在你真的来了，真是太好了。这就是你的新娘子吗？哦！昨天晚上还提起她呢，希望什么时候能与她见一面。我的天哪，这是位多么漂亮的女士啊！"拉斯塔德太太说道，充满着欢迎之情。"哦！哦！希望你能喜

欢这个地方！医生，今晚会留在这里吃饭吗？”

“不了，但是如果你能给我们喝杯牛奶，那就太好了。”肯尼科特屈尊俯就地说道。

“那还用说嘛！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奶房给你们拿！”她急忙跑到风车旁边的一间很小的红房子里；回来的时候抱着一大罐牛奶，卡罗尔就把奶倒进了热水瓶里。

坐车离开的时候，卡罗尔称赞道：“她真是我见过的最和气的人了。而且她很喜欢你。你简直就是这个庄园的主人了。”

“哦，没有，没有，”肯尼科特高兴地说，“不过有些事情他们经常会问问我的建议。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可都是很好的人，过得也很兴旺。赫尔加•拉斯塔德现在还是不习惯住在美

国，但是她的那几个孩子，以后说不定会成为医生、律师、州长，或者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我很好奇——”卡罗尔回想起昨晚的悲观情绪。“我好奇，这些农民比我们还要伟大吗？这么单纯，这么吃苦耐劳。城镇就是依赖着他们。我们这些城市里的人都是些寄生虫，但却自认为比他们还要优越。昨天晚上我听到海多克先生谈论什么‘乡巴佬’。很显然，他一点也看不起农民，他们的社会地位还不如卖针线纽扣的小商贩。”

“寄生虫？我们吗？要是没有了城镇，这些农民该怎么办呢？谁借钱给他们？谁——要知道，他们的一切可都是我们提供的！”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农民认为自己为城镇付出得太多了？”

“哦，当然喽，在农民阶级里，总会有一些想法奇怪的怪人，这和别的阶级没有什么不同。你听听那些人的抱怨吧，他们认为应该是农民阶级统治这个国家、掌控全局——要真是这样的话，美国国会里恐怕全是些皮靴沾满大粪的乡巴佬了——而且，他们还会跑来告诉我，现在我已经是领薪水的雇员了，你不能擅自规定诊金！那样就不太好了，是吧！”

“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那样呢？”

“为什么？让那群人来对我指指点点，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们就不要再争辩下去了。要是在派对上，大家讨论这个还好——不要忘了我们正在打猎啊。”

“我知道。想要知道一切的愿望，比周游世界的愿望更让人痛苦。我只不过是好奇而已——”

她暗暗告诉自己，她已经拥有了世界上的一切。每次自我谴责之后，她总是吞吞吐吐地说：“我只是好奇而已——”

在草原上的一块沼泽地附近，他们吃着带来的三明治。这里有：露出水面的长长的草茎，长满青苔的沼泽，红翅膀的乌鸦，以及一层金黄色和绿色污斑混杂的浮渣。肯尼科特点上烟斗抽烟，卡罗尔则倾斜身子靠在马车上休息，让她疲惫的灵魂在无可比拟的美丽的天空下休憩。

他们驾车蹒跚走上公路，和煦的阳光让人昏昏欲睡，但“嗒嗒嗒”的马蹄声总是把他们惊醒。走着走着，他们停下车，沿着小树林寻找有没有松鸡的踪迹。那个树林很小，但是却干净、明亮、色彩艳丽。湖边的沙地上，环绕着白杨树，树干郁郁葱葱，一片绿色，在这个热烘烘的大草原里，唯独这

里有一种青翠欲滴、安静闲适的感觉。

后来肯尼科特打中了一只肥肥的红色松鼠。黄昏时刻，他激动地朝一群野鸭子开枪，但那些鸭子一惊之下，从高空飞速俯冲下来，掠过湖面，立马就不见了踪影。

太阳落山之后，他们才驾车回家。路上全是一堆一堆的秸秆，小麦堆远看就像是一个个蜂巢，发出令人吃惊的玫瑰色和金黄色的光芒，地里还带穗的绿色的残茬也发出闪闪的光芒。当天边深红色的晚霞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收割过的田野里一派深红色和棕色的秋日景色。马车前面黑乎乎的道路也变成了淡紫色，随后慢慢变成了灰蒙蒙的颜色。牛群排着长队，向农场的栅栏门走去，其他的地方都陷入了昏暗。

卡罗尔见识到了草原的庄严、广袤，这是在大

街上永远都看不到的。

# 二

还没雇用女仆之前，肯尼科特夫妇都是到格雷太太包伙食的公寓去吃午餐，然后下午六点的时候再去吃晚餐。

伊莱莎•格雷太太，是教堂执事的遗孀，同时她还贩卖粮草，尖尖的鼻子，经常傻笑，铁灰色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就像是一块污渍斑斑的手绢包在她的脑袋上。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个女人总是很乐观，她的那间餐室，以及铺在长长的松木桌上的薄薄的台布，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简洁、大方。

来进餐的客人们，大都不苟言笑，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就像是马槽里的马，卡罗尔突然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就是雷米埃德•P.伍瑟斯庞先生，他的脸很长，脸色苍白，戴着眼镜，沙灰色的头发向后梳得很高。他也叫“雷米埃”，是个单身汉，在时装公司担任皮鞋部经理，同时还负责一半的销售任务。

“你会喜欢上格菲尔草原镇的，肯尼科特太太。”雷米埃用恳求的语气说道。他的眼睛就像是大冬天乞求主人让它进屋的狗的眼睛。他热情洋溢地把一盘煮熟的杏子递给她。“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既聪明又有文化教养的人。威尔克斯太太就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是基督教科学派的忠实读者——尽管我自己并不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但事实上，我参加了圣公会唱诗班。中学里的温舍小姐——是一位惹人喜爱、聪明伶俐的姑娘——昨天来

我们店里，我还拿出一双棕褐色长筒橡胶靴给她试穿呢，要我说，这才是让人高兴的事情呢。”

“把黄油递给我，卡丽。”肯尼科特插嘴说。她没有理会他，继续跟雷米埃说话：

“你们这里有没有业余戏剧演出之类的活动呢？”

“哦，有啊！我们镇上的人可是多才多艺。‘派西亚斯骑士团’去年的时候，就组织了一场精彩的黑人说唱演出。”

“你们这么有热情，真是太好了。”

“哦，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很多人都鼓动我再组织些演出或者别的活动。我经常告诉他们，他们远比自己认识到的更有艺术天赋。昨天我还对哈里•海多克说，他应该读一些像费朗罗这样的作家写

的诗歌作品，或者干脆参加乐队——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吹短号。我们的乐队队长，德尔•斯纳弗林，是一位相当优秀的音乐家，我经常说，他不应该再给人理发了，应该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他可以到明尼阿波利斯、纽约，或者任何地方去吹奏单簧管，但是——但是我就是不能把哈里说服——我听说昨天你和你丈夫出去打猎了。乡村景色还不错，是吧。你拜访过什么人吗？做买卖的生活可不像做医生那样鼓舞人心。做医生的，看到病人那么信任你，一定感觉特别棒。”

“呃，应该是我要信任他们才对。他们要是肯付诊金，那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呢。”肯尼科特抱怨道，然后转过身对卡罗尔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好像是在嘲笑雷米埃，说：“这个男人真是婆婆妈妈的。”

但是雷米埃两只无力的双眼仍在盯住卡罗尔不放。她就继续鼓励他说：“那么你喜欢读诗歌吗？”

“哦，是的，我非常喜欢——不过说实话，我没有太多时间读书，在店里总是很忙——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去年冬天在‘派西亚斯姐妹会’组织的联谊会上，还有过精彩的朗诵节目呢。”

卡罗尔忽然听到在餐桌的那一头，有一位旅行推销员正在咕哝着说些什么。肯尼科特这时也用胳膊肘捅了她一下，似乎是在表达同样的情绪。但卡罗尔继续她的讲话：“你爱看戏吗？伍瑟斯庞先生。”

他对她莞尔一笑，就像是三月里模糊的蓝月亮，接着叹息道：“不常看，但是我很喜欢电影。我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电影迷。说到书嘛，有个大麻

烦就是，它不像电影那样有专人严格审查，你踏进图书馆，借走一本书，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看完这本书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喜欢的书，总的来说都是那种能催人奋进的故事书，有的时候——哦，我记得有一次我读一个叫巴尔扎克的家伙写的小说，那个人你应该也知道吧。这部小说是讲一个女人如何不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的，但让我看来，她根本就不配做他的妻子。这部小说把细节交代得非常清楚，太恶心了！而且上边的英文真是差。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图书馆，后来他们就把那本书从架子上撤了下来。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心胸狭隘，而是我认为这样蓄意地讲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实在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诱惑，那么在文学作品中唯一要表现的就应该是纯洁的、催人奋进的东西。”

“巴尔扎克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我在哪里能

找到？”那个旅行推销员傻笑着问他。

雷米埃没有理会他。“但是电影就好多了，大部分都很干净，而且幽默——你不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本质就是有幽默感吗？”

“我不知道，我就实在没怎么有幽默感。”卡罗尔说。

他对着卡罗尔摇晃着手指。“得了，得了，你太谦虚了。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再说了，肯尼科特大夫绝对不会娶一个毫无幽默感的女人。我们可都知道他很爱开玩笑的！”

“你说得对极了。我最喜欢讲笑话了。来吧，卡丽，我们走吧。”肯尼科特评论道。

雷米埃恳求着说：“你对哪一种艺术最感兴

趣，肯尼科特太太？”

“哦——”这时那位旅行推销员正在喃喃自语，“牙科。”卡罗尔大胆地说：“建筑艺术。”

“建筑可是门伟大的艺术啊。我经常说——以前海多克和西蒙斯修建时装商店大楼的新门面的时候，哈里的父亲，‘D.H.’，总是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会告诉他，‘看这儿，D.H.’——他原本不想装修门前的，我告诉他，‘安装现代照明和留出大的展览空间，这样很好，但是你也要考虑一下建筑艺术’，他听了之后，满脸笑容，说他也认为我是正确的，于是就让工人在门前加了一个飞檐。”

“那是马口铁的！”旅行推销员曾经观察过。

雷米埃像一只要开战的老鼠一样露出牙

齿：“是啊，马口铁的怎么了？这可不怨我。我告诉过D.H.要用磨亮了的花岗岩。真是受够了你了！”

“我们走吧！过来，卡丽。我们快点走吧！”肯尼科特催促着她。

雷米埃在大厅里等着他俩，偷偷告诉卡罗尔一定不要把那个旅行推销员的粗鲁放在心上——他只会到处乱跑。

肯尼科特咯咯地笑着说：“得了吧，宝贝，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更喜欢像雷米埃那样懂艺术的人，而不喜欢像萨姆•克拉克和我这样的笨蛋吗？”

“亲爱的！我们快回家吧，玩会儿扑克牌，说说笑笑，糊里糊涂，然后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

做个老老实实的好的女公民，那也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啊！”

## 三

格菲尔草原镇《无畏周报》刊登了以下消息：

星期二晚，本镇各界名流在萨姆•克拉克夫妇豪华的新居欢聚一堂，欢迎本地名医威尔•肯尼科特可爱的新娘，这是本季度格菲尔草原镇最佳事件之一。新娘来自圣保罗，所有到场宾客均为她的魅力而倾倒。会上照例表演各种精彩节目，大家开怀畅谈，非常热闹。最后有美味的茶点招待，聚会在

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莅临的宾客有肯尼科特夫人、埃尔德夫人——

威尔•肯尼科特医生，是近年来本镇最受欢迎、医术精湛的主治内外科的医生之一，本周偕其新婚夫人从科罗拉多蜜月旅行归来，本镇各界人士均感高兴与惊奇。新娘原名卡罗尔•米尔福特小姐，米尔福特氏在明尼阿波利斯和曼卡托是非常有名望的姓氏。肯尼科特太太多才多艺，不仅外表美丽，而且毕业于一所东部高校，成绩优异。毕业之后曾在圣保罗公共图书馆担任要职，肯尼科特医生即在该城和她相识。格菲尔草原镇竭诚欢迎她的到来，并预祝她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拥有两个湖泊的城镇生活快乐幸福，前程似锦。目前，肯尼科特夫妇暂时居住在波普拉大街的旧居，曾经医生的母亲在此管理，现在她已经回到了拉克–基–迈特老家，为此许多朋友感到惋惜，望其尽快归来。

# 四

卡罗尔知道，要是想实施以前自己苦思冥想出来的那些“改革”，必须有一个起点。婚后的三四个月里，有件事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自己内心无法平静下来，虽然现在什么事业也没有，但还是陶醉在这个甜蜜的小家庭里。

刚刚荣升为家庭主妇，她喜欢家里的每一件东西——从后背一点也不牢固的锦缎扶手椅，到热水锅炉的铜制水龙头，因此经常把它们擦得锃亮锃亮的。

她找到了一个女佣——来自斯坎迪亚•克罗辛的脸上时常挂着笑容的胖姑娘比阿•索伦森。比阿

总是做出一些滑稽的事情来，因为她不仅想当好佣人，还想成为主人的知心朋友。有时候碰到炉子不通风，或者鱼太滑，一下子就溜到了平底锅里，主仆二人就会一起哈哈大笑。

如今的卡罗尔穿上拖地长裙，就像是小姑娘扮成了老奶奶，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昂首阔步，在路上不断高声和别的家庭主妇们打招呼。即使是陌生人，每个人都向她弯腰行礼，这样一来，她就觉得她们是需要她的，她是属于这里的。在城市里的各个商店里，她仅仅是一位顾客，举手投足都会让店员感到厌烦。在这里就截然不同了，她是肯尼科特医生的太太，她喜欢吃的葡萄色的水果，还有她的礼貌举止，大家不仅知道了，记住了，还经常被大家津津乐道……即使这些事情还不足以让她心满意足。

购物的时候，听别人轻松愉悦的谈话，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在两三个欢迎她的社交场合上，她对那些说起话来总是嗡嗡嗡嗡的商人很反感，但现在却觉得只要有可谈论的话题，那些人就是最令人高兴的知己——他们会谈些柠檬啊、透明薄纱啊，或者地板蜡之类的。前一阵儿，她和那个插科打诨的药店老板戴夫•戴尔大吵了一架，大家都不知道那是真是假。她故意说，在买杂志和点心时，他多收她钱了；戴夫•戴尔则说她就是双子城派来的密探。他一直躲在柜台后面不肯露面，直到卡罗尔气得直跺脚，他才出来带着哭腔说："说实话，我今天真的没有做过什么缺德事——从来没做过。"

她早已忘了大街给她的第一印象；对大街上的种种丑态，她也不会再那么失望。她出门买过两次东西后，就感觉一切都变了模样。既然她从来都没

跨进过明尼玛喜大旅馆，她就当作从没见到过它。克拉克的五金商店，戴尔的药店，奥利•詹森和弗雷德里克•卢德尔梅耶，以及豪兰•古尔德的杂货店，肉铺，还有专门卖小商品的商店——在她眼里，这些店铺都一下子扩大了，把别的建筑都给掩盖了。她一走进卢德尔梅耶先生的商店，他就赶忙打着招呼。“早上好，肯尼科特太太。哦，今天天气真好啊。”她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售货架上沾满的灰尘，或者女店员的笨手笨脚；甚至也忘记了自己第一次逛大街时，和这位老板无言的交流。

卡罗尔要买的食品一般找不到，但这样反而激起了她逛街买东西的兴趣。当她好不容易在达尔•奥利森的肉铺买到了牛犊腰子的时候，那种兴奋真是无以言表，她说尽赞美之词来表达自己的高兴，还对那个身体强壮、头脑精明的肉铺老板大大赞扬了一番。

现在她十分喜欢平静的乡镇生活。她喜欢那些老人、农民和退伍军人们，他们经常蹲在人行道边上闲扯，像印第安人休息的时候一样，随意地把口水吐到大街上。

她发现了孩子身上的美好。

以前听到已婚朋友说起自己是如何如何喜爱孩子的时候，她总是持怀疑态度。但是当她在图书馆工作时，却发现孩子们也是独立的个体，是具有自己的权利和幽默感的国家公民。那时，她总是不愿意在孩子们身上花什么时间，可现在她竟然一本正经地问贝西•克拉克她的宝宝风湿病恢复得怎么样了，而且跟奥斯卡•马丁森一致认为诱捕麝香鼠一定很好玩。

有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念头："要是我自己也有个小孩就好了。我的确想有一个。小小的——

不！不！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而且我干活儿太累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

她在家里休息，这时传来一阵村子里的喧闹声，这声音到处都有，不管是在丛林里还是在大草原上；那些声音虽然普普通通，但是却充满了魅力——狗在汪汪吠叫，小鸡饱餐之后心满意足地咯咯直叫，孩子们在玩耍，杨树间瑟瑟的风声里可以听到一个男人正在使劲拍打毛皮地毯，一只蚱蜢吱吱地叫，人行道上人来人往，比阿和食品店的送货员在厨房里高兴地说着话，还有叮叮当当的铁砧声，以及从远处传来的钢琴声。

每个星期，她都要跟肯尼科特去乡下至少两次，或是在落日映照的湖面上打鸭子，或是探望病人，病人们都把她看成乡绅夫人一般，并且还为她给他们送去了玩具和杂志深表谢意。晚上，她经常

和丈夫去看电影，还会热情地向其他夫妇问好；如果天气还不是太冷，他们就会坐在门廊，同乘汽车路过门口的乡亲们，或者正在清扫落叶的隔壁邻居高声说话。夕阳西下，空中的尘埃被照成了金黄色；大街上满是焚烧落叶的香味。

## 五

但是她模糊地知道，自己需要一个知心朋友，倾诉内心所想。

有一天下午，卡罗尔正在很不耐烦地做着针线活儿，盼望着有人能打电话过来，这时，比阿来通报维达•舍温小姐来访。

维达•舍温小姐两只碧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但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有了一些细细的皱纹，虽然没有年轻时的光彩照人，但面色也不发黄；你会看到她的胸部也是平平的，手指因为要经常拿针，拿粉笔，拿钢笔，已经变粗了；她的衬衫和平纹布裙子非常普通；她的帽子戴得也很往后，露出光秃秃的额头。但是很少有人会看得这么仔细。你就不用这么操心了！她行动敏捷，卡罗尔根本就看不清楚。她就像一只花栗鼠一样活力四射。她的手指如同鸟儿拍动的翅膀；她同情的话语如同喷涌的泉水；她总是坐在椅子的边缘，急于靠近和她说话的人，想把她的热情和乐观全都传递给别人。

她一冲进屋里就开始倾诉：“一直也没来看望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怠慢了你，只是觉得，应该给你一段时间安顿下来，不想来打扰

你。我就是维达•舍温，现在中学里交法语、英语还有其他几门课程。”

“我一直希望能认识几位老师。你知道，我以前是个图书管理员——”

“哦，你就不用告诉我了。你的情况我全都了解。我知道的可多了——村里的人对这些八卦最感兴趣了。我们这里简直太需要你啦。我们这里是一个可爱的忠诚的市镇（忠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啊！），但是还是一块未经雕琢的钻石，我们需要你来为我们打磨它，这是我们都做不到的——”她一口气说完这些话，不得不停下来呼吸一下，然后用一个微笑结束了她的恭维。

“要是我能够帮助你——如果我偷偷告诉你我认为格菲尔草原镇稍微有点儿不好看，那我是不是就犯了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呢？”

“这里就是很丑！真是难看死了！不过在这个镇上，你也就只能对我一个人说。（或许还可以跟盖伊•波洛克律师说——你见过他吗？——哦，你一定要见见他！——他真是一个好人——聪明，有文化，而且温文尔雅。）但是对于这里的丑陋，我并不是很在意。将来一定会改变的。是这里居民的精神让我看到了希望。这种精神是健全的、有益的，同时又是胆怯的。就是需要像你这样充满活力的人物来唤醒它。以后我会逼着你去做的！”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要做些什么呢？我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请一位优秀的建筑师来我们这里做一次演讲呢。”

“那固然很好，但是你不觉得先利用现有的机构来操作，会更好吗？或许这样做，你会觉得见效太慢，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要是能请你到主日学

校去教书，那就好了。”

卡罗尔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很亲热地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鞠躬一样。“哦，是的，不过我恐怕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我的宗教观念是很模糊的。”

“我知道，我也和你一样。我才不关心那些教条规矩。不过我坚信上帝是天父，人们都是兄弟，耶稣是领袖。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吧。”

卡罗尔露出令人尊敬的神色，这时才想起来应该让客人用些茶点了。

“在主日学校，你只管教就行了。这完全是看个人的影响力。我们这里还有图书馆董事会。在这方面，你可是很擅长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妇女学习俱乐部——撒纳托普西斯俱乐部。”

“她们都做些什么呢？还是仅仅读些从百科全书上胡拼乱凑的论文报告呢？”

舍温小姐耸耸肩。“或许就是那样吧。但是她们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你要是有些新的兴趣，她们一定会积极响应的。撒纳托普西斯俱乐部的确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她们督促城镇居民种了许许多多的树，她们还建了一个农妇休息室。而且，她们对培养高雅情操和文化教养都很有兴趣。所以——事实上，她们这个团体是独一无二的。”

卡罗尔听后感到些许失望——没有一件是实实在在有助于乡镇建设的。她礼貌地回答道：“我会仔细考虑一下的。我必须首先到各处看一看。”

舍温小姐猛然冲到她面前，抚摸着她柔顺的头发，两眼望着她。“哦，亲爱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们正值新婚燕尔——我也把这个看成神圣不

可侵犯的。家庭和孩子都需要你的照料，看着你的时候，他们的小脸笑得多么可爱。还有灶台和……”这时舍温小姐突然把头转过去，背对着卡罗尔，激动地拍打着椅子的软垫，嘴里还继续着刚刚的话题：

“我的意思是，有一天你要是准备好了，一定要来帮助我们啊……恐怕你会觉得我很守旧吧。是的，我就是很守旧！有很多东西是要坚决守护的。美国人的理想都是无价之宝。还有坚毅不屈的精神、崇尚民主的精神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许不是在棕榈滩，但仍然要感谢上帝。格菲尔草原镇上是没有社会阶级区别的。我只有一个优点——对本国、本州和本镇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和非凡气魄始终有绝对的信心。我的这种信心是非常强烈的，有时候还会对那些傲慢的富足家庭产生一点小小的影响。我要时常激励他们，让他们相信理想——当

然，也要对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还是习惯了墨守成规地教书。我需要像你这样有批判精神的年轻人把我打醒。告诉我，你现在在看什么书？”

“我在重读《西伦•威尔的谴责》，你知道这本书吗？”

“我知道，那本书写得非常巧妙，但是有点晦涩难懂。那个人只想破坏，不想建设。一个愤世嫉俗的家伙！哦，我真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我真的看不出那些高级艺术品的意义在哪里，它们根本就不能激励我们这些工薪阶级好好干活儿。”

接着，她们对世界上最古老的话题展开了十五分钟的辩论，即“艺术是永恒的美丽吗？”卡罗尔振振有词，强调观察的忠实性。舍温小姐则强调对于事物的阴暗面也要报以热情和谨慎。最后，卡罗

尔大声喊道：

“尽管我们有很多分歧，但是我并不在意。只要不谈庄稼，我愿意和任何人讨论任何话题。让我们来冲击一下格菲尔草原镇的惯例吧：明天我们不喝咖啡，改吃下午茶。”

比阿高兴地帮卡罗尔把祖传的可折叠缝纫机桌搬了出来，又黄又黑的台面上布满了裁缝师傅裁衣描画时留下来的虚线，她们在上面铺上一块绣花桌布，摆上卡罗尔从圣保罗带来的淡紫色釉面的日本茶具。舍温小姐把自己最近的计划告诉了她——到乡下放映富有道德意义的电影，灯光由“福特”汽车引擎带动一台便携式发电机提供。比阿被叫来两次，把热水瓶灌满，还制作了肉桂色吐司。

五点钟的时候，肯尼科特回家了，他尽力表现得十分有礼貌，好像只有这样才配做一位有喝下午

茶习惯的太太的丈夫。卡罗尔提议留温舍小姐共进晚餐，还要肯尼科特把盖伊•波洛克也请来，他是一个颇受大家推崇的律师，也是一个热爱诗歌的单身汉。

果不其然，波洛克应邀而来。前一阵正好患了流行感冒，不然就去参加萨姆•克拉克家里的欢迎派对了。

卡罗尔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感到后悔。自以为是的政客通常对新娘子开起玩笑来也不留情。但是当那个盖伊•波洛克一进门，卡罗尔就觉得他与众不同。波洛克看上去大约有三十八岁，瘦瘦高高的，很安静，行为也是毕恭毕敬的。他说话的声音很低。“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他说，他没有发表什么幽默的言论，也没有问卡罗尔认不认为格菲尔草原镇是“本州最生机勃勃的市镇”。

卡罗尔猜想到，或许他一贯的灰色里，还隐藏着上千种淡紫色、蓝色、银白色，或者其他的颜色。

晚饭的时候，他的言语暗示了自己对托马斯•布朗爵士、梭罗、艾格尼丝•雷普利尔、亚瑟•西蒙斯、克劳德•沃什博恩和查理•弗兰德的喜爱。他羞怯地列出了几个偶像，但是看到卡罗尔这个读书迷这么感兴趣，舍温小姐又对他赞赏有加，他就大胆地说了下去。至于肯尼科特，只要能让他的太太开心，他能迁就任何人。

卡罗尔很好奇为什么像盖伊•波洛克这样的人能日复一日地处理那些日常的诉讼案件，为什么他一直待在格菲尔草原镇呢。她也不知道该问谁，解决她的这些疑问。至于为什么波洛克继续留在这里，这其中必有什么原因吧，只是肯尼科特和维达

•舍温不知道而已。她十分享受这份神秘感。她觉得很得意，而且自认为精通文学，现在已经有了那么一小群人和交流。用不了太久，她就能向镇上提供扇形窗，还能给大家介绍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的情况了。她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她一边把刚刚做好的甜食——椰子和橘子片端上去，一边大声对波洛克说：“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组建一个戏剧社团？”

# 第六章

## 一

十一月的第一场大雪缓缓飘落，刚犁过的光秃秃的土地被蒙上了一层白色。格菲尔草原镇家家都有火炉，这时第一簇火苗也陆陆续续燃烧了起来，卡罗尔开始打造自己温暖的小屋。她撤掉了客厅的家具——那张带着铜把手的金黄色橡木桌子，那些破旧的快发霉的缎面椅子，还有“医生”的照片。她特意去了一趟明尼阿波利斯，跑遍了各大百货商店和第十大街上专门卖高级瓷器的小店铺。她真不愿意让这些自己买来的宝贝用车子拉回去，恨不得

自己双手抱回去。

她请木匠把前厅和后厅的隔墙拆掉了，客厅被打造成一个很长的房间，她还用了大量的黄色和深蓝色的装饰；一条用错综复杂的金线绣成的日本和服宽腰带被镶嵌在硬硬的深蓝色薄纱上，当作嵌镶板挂在淡黄色的墙壁上；一张长沙发上摆着几个镶着金黄色丝带的天蓝色丝绒枕头；还有那些椅子，对格菲尔草原镇这个地方来说，好像显得太轻浮了。卡罗尔把那台神圣的家用留声机藏到了餐厅里，在原来的地方放了一只小方柜，方柜上摆了一些黄蜡烛，蜡烛之间是一只小小的蓝色广口瓶。

肯尼科特觉得没有必要砌一座壁炉。“反正再过两三年，我们就盖新房子了。”

她只装饰了一个房间。因为根据肯尼科特的话推断，剩下的最好是等他取得什么“大成功”了再

说。

这座方方正正的褐色有了不少变化，到处焕然一新；它好像时时都在运动着；卡罗尔购物回来的时候，它像是在欢迎她；以前那种发霉的味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肯尼科特对这次装修下了最终的结论：“好吧，说实话，我觉得这些新玩意儿真的不是很舒服，但是必须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长沙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它，它确实比咱们家以前的那个凹凸不平的旧沙发舒服多了。就我目前看到的这些来说——哦，我觉得是，钱都没白花！”

镇上的人都对他们重新布置过的房间非常感兴趣。没帮过实际忙的木匠和油漆匠，穿过草坪的时候总是要往窗户里多看几眼，称赞道：“太好了！真是太美了！” 药店里的戴夫•戴尔，时装商店的

哈里•海多克和雷米埃•伍瑟斯庞每天都要打听一下：“他们家布置得怎么样了？听说他们家的摆设绝对是一流的。”

即使是博加特太太，也对肯尼科特的家居摆设关心起来。

穿过卡罗尔家房子后面的那条小巷就是博加特太太的家。她是个寡妇，是一个有名的浸礼会教友，善于感化他人。她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三个儿子都成了体面的基督徒。一个儿子在奥马哈当酒保，一个是希腊文教授，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叫赛勒斯•N.博加特，一直待在家里，在男孩堆里，拉帮结派，是最厚颜无耻的孩子之一。

在那些喜欢感化他人的人中间，博加特太太不是那种尖酸刻薄的类型。她性格温和，善解人意，身体有些肥胖，经常唉声叹气，让人难以理解，固

执己见，满脸忧容，但是心中仍怀着无限的希望。通常在每一个大型养鸡场里，都可以看到一些样子跟博加特太太差不多的愤愤不平的老母鸡。但是到了周日中午，那些老母鸡变成了油炸肉丸子鸡丁摆上餐桌的时候，她们的样子还是保持高度的相似。

卡罗尔注意到博加特太太总是从侧窗观察她家的一切。肯尼科特夫妇和博加特太太并不是一路人——格菲尔草原镇上的这种情况，就恰似在纽约第五大街或伦敦梅费尔上演的情形一样，两类人是没有什么交集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驱使这位老妇人登门拜访了。

她气喘吁吁地走进来，开始叹气，然后把一只胖乎乎的手伸给卡罗尔，接着又叹了口气。当卡罗尔交叉双腿，小腿露在外面的时候，她用犀利的眼神扫了一眼，叹了一口气，仔细观察那几把新的蓝

色椅子，后来终于露出了微笑，但还是带着腼腆的叹气声，说道：

“老早以前我就想来拜访你了，亲爱的，你也知道我们是邻居，本来还想等你安顿好了，你就会来看看我呢，是这样的吧？你买的那张大椅子多少钱？”

“七十七美元！”

“七——我的天哪！哦，我猜应该也会有人花那么多钱买它吧，当然那也不错，可是有时候我会想——当然喽，就像以前我们浸礼会教堂里的牧师所说的一样——顺便问一下，我在教堂从没见过你啊，你的丈夫从小就是浸礼会教友，我希望他能继续待在这个教会。当然，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任何东西，不管是智慧或是财富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跟我们对上帝的那种谦逊态度和内心的虔诚相

比拟。当然长老会也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没有一个教会的基督精神能比浸礼会还要历史悠久，始终如一。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教友呢，肯尼科特太太？”

“呃，小时候在曼卡托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但大学的时候是属于普救会。”

“哦——但是我记得在《圣经》里讲过，应该是在《圣经》里，至少在教堂也听到过，而且没人反对，那就是新娘子要追随丈夫的信仰，她丈夫信什么，她也应该信什么，所以说，我们都希望能在浸礼会教堂看到你，而且——就像我说的那样，当然，我非常同意齐特雷尔牧师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仰，几乎没有几个人到教堂做礼拜。一到星期天，大家都开车出去玩，或者天才晓得他们干什么去了。可是我仍然认为，

浪费金钱是一大祸根，大家都觉得自个儿家里应该安上浴缸和电话——我听说你在低价处理家具，是不是？”

“是的！”

“哦——当然，你有你的想法，这很好，我是没法插手的。以前威尔的母亲住在这里掌管这个房子的时候——她常常跑去看我，真的，她经常去的！——那些家具对她来说都是很好的。但是说到这儿，得了，你肯定觉得我很啰唆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以后就会发现，像海多克夫妇和戴尔夫妇那样一味寻欢作乐的人是靠不住的——或许只有天才知道久恩尼塔•海多克一年会挥霍掉多少钱——到时你才会发现你这笨笨的博加特大婶说的是非常对的，真是天才会知道啊——”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希望你和你的丈夫能够和睦相处，

没有疾病的烦恼，不吵架，不浪费金钱，没有其他小夫妻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并且——但是我现在必须回家了，亲爱的，今天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而且——要是有时间，就去我那里坐坐吧。威尔的身体还挺好的吧？他最近看上去有点消瘦了。”

二十分钟之后，博加特太太才从前门慢慢挪了出去。卡罗尔赶紧跑回客厅，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那个女人弄得屋子里一股霉味儿。”她说。

## 二

卡罗尔用起钱来虽然很挥霍，但至少面对别人的责备时，不会企图辩白，逢人就呜咽着说：“我知道自己非常铺张浪费，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呀。”

肯尼科特从没想过要给她零花钱。就连母亲，他也没给过啊！卡罗尔婚前自己挣钱的时候，曾经和图书馆的同事们说过，以后结婚了一定要有一笔零花钱，进进出出都算清楚，那样才够现代化。但是，肯尼科特虽然为人随和，可脾气倔强，要是想向他说明卡罗尔不仅是一个很会玩的伴侣，还是一个管家好手，那可真是有难度的。她专门买了一个账簿记录家庭开支，把她的预算做得很精确，就和预算不足时的计划一样准确。

在蜜月里，她是断断不会直接告诉肯尼科特这样的话的：“家里一分钱也没了，亲爱的。”她要是这样，肯尼科特肯定会说：“你真是个铺张浪费的小兔子。”但是每当看到那本账簿，她就知道自己手头有多紧。她开始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有时

会感觉很气愤，因为自己向丈夫乞求来的钱，不都是要给他买吃的吗？有一次，肯尼科特开玩笑说，他一定不会让她到救济院去的，这句话本来曾被视为一句极好的幽默的话，可后来肯尼科特天天念叨，卡罗尔就必须得批评批评他了。要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忘了跟他要钱，就得赶紧跑到街上追他，这真是烦死人了。

但是她也知道，无论如何都不能伤害他的感情。他很喜欢这种一家独大的尊贵感呢。

她打算开几个户头，直接把账单寄给他，尽量减少向他要钱的次数。她发现阿克塞尔•埃格杂货店里的主食、面粉、糖等是最便宜的。有一次，她很温柔地对阿克塞尔说：

“我觉得我最好在你这里开个户头，以后常来买东西，方便记账啊。”

“我这里概不记账，只收现金。”阿克塞尔咕哝着说。

她有些生气，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哦，当然知道。医生向来不会赊账不还的。但是我们也有店规啊。我已经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了，我们只收现金。”

她使劲儿盯着他那张通红的面无表情的脸，真想扇他一巴掌，但是她的理智还是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你说得很对。你的确不应该为了我就坏了店规的。”

她的火气还没有消，全都转移到了她的丈夫头上。她着急要买十磅糖，但是手里一分钱也没有。她跑上楼梯，到肯尼科特的办公室去找他。谁知道办公室门上竟挂着一块宣传头疼药的广告牌子，上

面还写着，“医生出诊，请稍后——”自然，上面是没有回来的时间的。她气得直跺脚。转身跑下楼，径直奔向了药店——那可是医生的俱乐部。

她一进门，就听到戴尔太太正在央求她的丈夫：“戴夫，你给我点钱吧。”

卡罗尔看到她的丈夫也在里面，还有两个男人，他们都在听两口子的对话当作消遣。

戴夫•戴尔凶巴巴地说：“你想要多少钱？一块钱够不够？”

“不够啊，我得去给孩子们买几件内衣啊。”

“什么？天哪，他们的内衣还不够多啊，把柜子都给塞满了，上一次我找打猎穿的靴子，死活都找不到。”

“我才不管这个呢。他们的内衣都破了。你给我十美元——”

卡罗尔发现，戴尔太太早就习惯了当众出丑。再看看其他的男人，尤其是戴夫，都把这个当作笑料。她一直在等着——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果不其然，戴夫大喊道：“去年我给你的十块钱哪儿去了？”他转过脸，看着那几个看热闹的男人。他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卡罗尔非常冷静，走到肯尼科特面前，以命令的口吻说道：“你跟我到楼上去一趟。”

“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

“是的，出事儿了！”

他紧紧跟着卡罗尔上楼，然后进了自己空荡荡的诊所。还没等肯尼科特张嘴，她就抢着开口，

说：

“昨天，我在一个酒吧门前，看到一个德国农妇向她丈夫要两毛五分钱，只为给孩子买一个玩具——她丈夫就是不给。刚才我听到，戴尔太太也在经历相同的羞辱。那么我呢——我的处境和她们是一样的！我每天都要哀求着问你要钱！刚刚有人提醒我，买糖一律要付现钱，我没钱，所以我什么也买不到！”

“谁说的？真是的，我一定要宰了他——”

“算了吧。这不是他的错，这是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错。我现在这么低声下气地问你要钱，还不是拿回去给你买吃的。你要记住这一点。下一回，我一定不会求你了。我宁可饿死。明白了吗？我不想再做一个奴隶了——”

她的反抗，她的表演，全都展现出来了。她趴在肯尼科特的胸前呜咽着说：“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呢？”他也难过地回答道：“真该死，我应该给你些钱才对，我都忘记了。我发誓以后不会这样了，神明做证！”

他把五十美元塞到她的手里，从那以后从未忘记定时给她钱……

每天她都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做个清楚的账目——就像商人那样。我一定要这么做。”但是这从来就没有兑现过。

## 三

博加特太太对那些新家具半真半假的评论，倒是真的让卡罗尔变得节约了起来。她认真地交代了比阿如何处理剩饭剩菜。像小孩看图画书一样，把烹调书再读了一遍，她还研究了菜牛的解剖图，图上的那头牛虽然身体已经被分成了一块一块，但还在神气活现地吃草。

但是，她在准备自己举办的第一次聚会的时候，还是要故意、高高兴兴地挥霍一番。她把要买的东西都列在了桌子上的信封和洗衣单上。她还向明尼阿波利斯的几家“高级商店”订购了东西。她还自己画图缝制衣服。有一次，肯尼科特开玩笑说：“你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这句话让她大为恼火。她认为自己举办的这个活动就是要冲击一下格菲尔草原镇枯燥的生活。“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乡亲们变得活泼起来。不想让他们一直把聚会当作开委员会。”

肯尼科特向来把自己看作一家之主。他喜欢打猎，卡罗尔就陪他去打猎。按照他的喜好，她总是命令厨房早餐要做麦片粥，它在他心目中，就是美德的象征。但是乔迁庆宴举行的那天下午，他回到家，发现自己是一个奴隶、一个入侵者、一个犯了愚蠢错误的人。卡罗尔大声嚷着："快去把炉子封好，这样晚饭后就不用碰它了。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快去把门廊里那块讨厌的旧擦鞋垫拿走。快点把你那件漂亮的衬衫穿上，就是棕色还带着白边的那一件。你怎么回来这么晚？麻烦你快点儿好不好？马上就到晚餐时间了，那些人决不会等到八点，七点就会到的。你快点儿啊！"

她这种不同寻常的表现，就像是将要首次登台表演的业余女主角一样，肯尼科特也尽量表现得谦恭一点。当她走过来吃晚餐，站在门口的时候，那简直太迷人了，他不由得喘起粗气。她穿着一件银

白色紧身长裙，宛如一朵纯洁的百合花，高高盘起的发髻，看上去就像是闪闪发光的黑色镜面；她与一只维也纳高脚杯一样，代表着脆弱与奢华；她的双眼满是热情的光芒。他不禁从桌旁站起身来，给她拉椅子；那顿晚餐，他一直在吃没涂黄油的面包，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说一声：“能把黄油递给我吗？”卡罗尔肯定会觉得他太没礼貌。

## 四

她努力恢复平静，不再考虑客人们是否会满意今晚的聚会，不再担心比阿能否把客人们伺候好。肯尼科特站在客厅的凸窗大喊：“有客人来了！”这时是七点四十五，卢克•道森夫妇慢慢悠

悠地走了进来。随后，格菲尔草原镇的上流社会人员几乎全来了：他们都有专门的职业，或者年收入两千五百美元以上的，或者祖祖辈辈都在美国的世家望族。

即使是在脱套鞋的时候，他们也不忘往屋里瞅瞅，看看崭新的装修。卡罗尔看到戴夫•戴尔偷偷把金色的枕头一个个翻过来，寻找贴价标签，还听到律师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先生一看到挂在日本女人和服宽腰带旁的朱红色的印花布，就喘着粗气说：“哦，这真是太美了，我都看不过来了！”她心里真是高兴极了。但是，当她看到客人们又像要进行阅兵典礼似的，环绕客厅围成一大圈，什么都不说，心神不安的样子，她的那股高兴劲儿一下子就消失了。她感觉到不久前在萨姆•克拉克家初次聚会的场面，今晚将魔法般的重现。

“难道非要我过去把这些铁打的猪一个个叫起来吗？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高兴起来，但我有办法先让他们兴奋一下。”

她就像一道银色的火焰燃烧在黑暗的人群中，她转来转去，用微笑感染大家，然后像唱歌一样拖长声调说：“我希望我的聚会能热热闹闹的，大家都放松身心，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今天是庆祝我搬入新居的聚会，我想让大家帮我个忙，一定要玩个痛快，玩它个底朝天才好呢。要我说，大家一起来跳一支古老的方块舞，怎么样？就请戴尔先生来指挥吧。”

她打开留声机；戴夫•戴尔先生就开始在客厅里跳跃起来，虽然他又瘦又小，头发暗红，鼻子尖尖，但四肢非常灵活。他一边拍手，一边大喊：“骑士们站右边，女士们站左边！”

甚至是百万富翁道森夫妇、埃兹拉•斯托博迪和乔治•埃德温•莫特“教授”也跟着跳起来，只不过看上去有点傻里傻气罢了；卡罗尔在客厅里来回奔走，腼腆地把那些四十五岁以上的客人劝说来跳舞，跳了一支华尔兹和一支弗吉尼亚舞。可当她离开人群，让他们自己玩的时候，哈里•海多克竟然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单步舞曲的唱片，年轻人双双起舞，那些年纪稍大的人则溜回了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好像在说：“我才不会去跳这种舞呢，还是坐着欣赏这些年轻人跳吧。”

有一半的客人在保持沉默，另外一半则在继续讨论那天下午在商店没有说完的事情。埃兹拉•斯托博迪一直在搜寻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但也想不出来，便强忍着哈欠，去和面粉厂的老板莱曼•卡斯搭讪：“你觉得那个新式炉子怎么样？莱曼？嗯？觉得怎么样？”

“哦，别管他们了。没必要再缠着他们了。他们一定是喜欢这样，否则也不会一直这样。”卡罗尔警告自己。但是每当她轻盈走过的时候，大家总是用热切的目光望着她，她只好再次说服自己，他们早就放下了所谓的尊贵体面，早就丧失了娱乐的能力和个人思考的能力。甚至那些正在跳舞的年轻人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垮，它来自五十个行为极其纯正、思想极其消极的人身上；他们两个两个地坐着。不到二十分钟，聚会又陷入了寂静，如同教堂里的祷告会一样。

“我们来做点让大家兴奋的事情吧。”卡罗尔对她的新知己，维达•舍温大声说道。这时她才发现客厅里是鸦雀无声，大家都听到了她的话。纳特•希克斯、埃拉•斯托博迪和戴夫•戴尔这时好像正在思考别的什么问题，手指和嘴唇都在微微动着。不用想，她就知道戴夫正在默默练习他的绝技“挪威

人捉鸡”，埃拉是在背诵《我昔日的情人》的开头诗句，纳特则在思考他那颇受欢迎的标志性的模仿安东尼的演说。

“但是在我的家里，我可不想任何人使用‘绝技’这个词儿。”她悄悄地对舍温小姐说。

“那就对了。听我说：为什么不请雷米埃•伍瑟斯庞唱首歌呢？”

“雷米埃？哦，亲爱的，他可是我们镇上最多愁善感的人儿！”

“听我说，乖孩子！你对房屋装修的观点的确很独到，但是你看人的本领就实在是不怎么样了。雷米埃非常喜欢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但是这个可怜虫强烈渴望能拥有他所谓的‘自我表现’，除了卖皮鞋，别的专业训练一概没有，可他有一副好嗓

子。有朝一日，他离开哈里•海多克，不受他的资助与讥讽，一定能做成点什么事情的。”

卡罗尔为她的傲慢无礼表达歉意。她请雷米埃唱歌，还警告那些正在准备“绝技”的人不用再准备了。“我们都想听听你唱歌，伍瑟斯庞先生。你是今晚我要邀请登台演出的唯一的名演员呢。”

雷米埃红着脸，承认道：“哦，他们才不想听我唱歌呢。”他清了清嗓子，从他胸前的口袋抽出一块干净的手帕，同时把手指插在马甲的两个纽扣之间。

一方面是受雷米埃的举荐者舍温小姐的影响，另一方面她也渴望“发现艺术天才”，卡罗尔看到别人唱歌，自己也是很高兴的。

雷米埃唱了《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是我的

小鸽子》和《乳燕离巢》三首歌，都是用教堂里专门为捐献而演唱的那种男高音唱出来的，唱得一点儿也不好。

卡罗尔实在替他感到不好意思，不由得颤抖起来。这种感觉就像是敏感的人听到一位雄辩家突然变幽默了，或者一个发育过早的孩子公然做了什么孩子不该做的事情。看到雷米埃两眼微闭，心满意足的样子，卡罗尔真想笑出声来；他那可怜巴巴的虚荣心像一个光环笼罩着他苍白的脸庞，下垂的耳朵和沙灰色的头发，卡罗尔又想为他哭泣。由于舍温小姐的缘故，卡罗尔尽力表现得非常赞赏他的歌声，舍温小姐真心崇拜真善美，别的都是不会在乎的。

第三首歌一唱完，舍温小姐仿佛从令人鼓舞的幻象中醒了过来，悄悄地对卡罗尔说：“我的天

哪！唱得太棒了！当然，雷米埃的嗓子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唱的时候却注入了那么多的感情，你觉得呢？”

卡罗尔只好郁闷地撒了一个不太高明的谎：“哦，是啊，我觉得他真是感情丰富啊！”

卡罗尔注意到，大家听完之后，都装得很有教养，很欣赏的样子，但早已不指望还能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卡罗尔大喊道：“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我从芝加哥学的滑稽可笑的游戏吧。大家首先要把鞋子脱掉！脱了之后，大家可要小心，不要把膝盖骨和肩胛骨给摔碎了。”

大家仔细听着她的话，但大都半信半疑。几个皱起的眉头似乎是在暗示，肯尼科特的新娘子真是又吵又无理。

“我要挑几个最顽皮的人，就像久恩尼塔•海多克和我自己，来扮演牧羊人。剩下的人就来扮演狼。你们的鞋子都是些羊。狼先到外面的走廊里等着。牧羊人把羊三三两两散放在整个客厅里，然后关掉电灯。狼从走廊里爬进来，在黑暗中企图把牧羊人手里的羊全部抢走——除了不准咬人和用棍子打人，可以做其他任何动作。狼群要把羊群都赶到走廊上去。每个人都要参加！大家快点来吧！把鞋子脱掉！”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着看谁第一个脱鞋。

卡罗尔首先脱下了她的银色便鞋，一点也不顾大家正在直愣愣地盯着她的脚丫子。维达•舍温虽然觉得尴尬，但还是很重义气，把她黑色高筒皮鞋的扣子解开了。埃兹拉•斯托博迪咯咯大笑着

说：“喂，你会把老头儿们都吓着的。你就像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我一起骑马的疯丫头。光着脚参加聚会，还真是不习惯。但是已经来了，大家就快点吧！”埃兹拉大叫了一声，还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脱下脚上的半筒松紧鞋。

其他人也咯咯笑起来，脱下了自己的鞋子。

羊都被圈了起来，羞怯的狼群在黑暗中匍匐爬进客厅，时而嚎叫，时而原地打转，丢掉了平时的麻木迟钝，稀里糊涂地朝一个等待着他们的敌人前进，这个神秘敌人的活动区域和威胁性都越来越大。这些狼到处乱看，希望能找到什么标志，有时会摸到正在滑动的胳膊，但又感觉这胳膊不是跟躯体连在一起的，他们颤抖着，既兴奋又害怕。现实世界仿佛在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声嚎叫突然传来，接着久恩尼塔•海多克放声大笑，盖伊•

波洛克大吃一惊：“噢，快走开！你在剥我的头皮！”

卢克•道森太太虽然肢体有些僵硬，但还是飞快地往后爬到了安全地带——灯火通明的走廊，抱怨着说：“我敢说，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狼狈过！”但她平时的端庄得体早就不见了踪影，突然高兴地大喊“我一辈子都没有过”，这时，她看到客厅的门被一些看不到的手打开了，一只只鞋子被扔了出来，听到黑漆漆的门后面传来了呻吟声、碰撞声，还有人在说：“这里有很多鞋子。快过来，你们这些狼！哦！快过来，快过来！”

卡罗尔突然把严阵以待的客厅的灯给打开了，有一半的人正靠着墙根坐着，狡猾地看双方激战，而客厅中央，肯尼科特正在全力对付哈里•海多克——他们的领子都被扯坏了，头发几乎遮住了眼；

猫头鹰似的朱利叶斯•弗里克鲍被久恩尼塔•海多克，步步逼退，他平时就不爱笑，现在努力克制自己，免得大笑起来。盖伊•波洛克胸前深褐色的围巾正搭在他的后背上。年轻的姑娘丽塔•西蒙斯网状的上衣已经掉了两个扣子，丰满的肩膀露了出来，这在纯洁的格菲尔草原镇是无法容忍的。不知道是由于震惊、厌恶呢，还是由于搏斗所带来的喜悦，或是因为大家都活动了一下筋骨，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从多年的社会礼仪束缚中解脱出来。乔治•埃德温•莫特咯咯地笑着。卢克•道森捻着自己的胡子；克拉克太太一直在念叨："我也做到了，萨姆——我抓到了一只鞋——从来不知道我打起仗来竟然这么厉害！"

卡罗尔这时非常确信自己就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她早就想到了这样的情景，所以备好了梳子、镜子、刷子和针线。让大家整理一下妆容，补补扣子，不能失了体面。

比阿咧着嘴笑个不停，从楼上走下来，手里还拿着一摞又软又厚的纸片，上面印着盛开的莲花、蛟龙和猿猴等形象，蓝的、红的、灰的都有，还有一些图案上印着一群群紫色的小鸟穿梭于深山峡谷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

“这些东西，”卡罗尔说，“都是纯正的中国人化妆用的东西。我是从明尼阿波利斯一家专卖进口货的商店买来的。你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披在衣服外面，忘了自己是明尼苏达州人，变成中国清朝官吏、苦力，还有——日本武士，以及任何你想变成的形象。”

当大家不好意思地把那些化妆纸样打开的时

候，卡罗尔早就消失了。十分钟之后，她站在楼梯上往下望着那些美国佬，身上披着东方人的长袍马褂，只露出滑稽的红脑袋，然后冲着他们大喊：“文吉普公主向本朝各位大人请安！”

从大家看她的眼神中，她发现大家都流露出一种赞赏之情。她好像一位仙女从天而降，身上穿着镶金边的绿锦缎裤子和大衣；骄傲的下巴微微抬起，下面是一道高高的金色领子；翡翠发簪插在乌黑的秀发里；伸出的手握着一把软塌塌的孔雀扇；两眼像是在仰望宝塔。过了一会儿，她变换了姿势，不时向大家微笑，她发现她的丈夫肯尼科特对自己的杰作欣喜若狂——脸色苍白的盖伊•波洛克则满脸哀求地盯着她看。在这一片刻，除了那两个男人急切的眼神，她只看到一大堆面孔，全都是些粉红的和棕色的。

她从楼梯走下来。“我们要举办一个地道的中国式音乐会。各位先生们。波洛克、肯尼科特，还有，斯托博迪先生为鼓手；剩下的人就负责唱歌和吹笛子。”

所谓的笛子，是用梳子和薄纸做成的；所谓的鼓，就是绣花框和缝纫台。格菲尔草原镇《无畏周报》的编辑洛伦•惠勒担任乐队指挥，手里拿着一根尺子，但他脑子里根本一点节奏感都没有。这音乐让人想起了圆形广场上算命先生帐篷里，或者在明尼苏达州博览会上听到的混乱沉闷的手鼓声，但看上去大家都是在兴高采烈地表演。

大家还没太累之前，卡罗尔领着他们，排着队，又唱又跳，来到了餐厅，吃盛在蓝色碗里的中国炒面、荔枝馅饼和蜜汁姜片。

除了到过很多城市的哈里•海多克，大家对中

国菜一无所知，只知道一种叫“炒杂碎”的菜。大家既兴奋又怀疑地挑起有笋丝和金黄色面条的中国炒面；戴夫•戴尔跟纳特•希克斯跳起一段中国舞蹈，但没什么，一点也不好笑；一阵喧闹之后，大家都觉得心满意足。

卡罗尔放松下来，突然觉得自己真是太累了，一点儿劲儿都没了。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这份重担，盛情款待大家。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她真希望她的父亲能来帮帮他，他可是很擅长营造狂热的晚会气氛。她想到不然就抽一支烟，那样一定能把大家吓一跳，但是又想那样有伤风俗，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引诱大家抽出五分钟，讨论个别的话题，不要一直说什么克努特•斯坦奎斯特的“福特”车上的冬季顶棚，还有艾尔•廷格利又怎么说他岳母了。她叹了口气，说：“哦，算了吧，我已经做得够多了。”她两腿

交叉坐着，专心品尝她那一碟蜜汁姜片；她看到现在波洛克还面带微笑，像是在祝贺什么，想到肯定是自己刚才施展的本领还让这位律师意犹未尽呢；除了她的丈夫以外，世界上也还有别的男人对她动歪脑筋，这让卡罗尔感到非常后悔；于是她蹦蹦跳跳去找到肯尼科特，贴在他的耳朵上轻声地说：“高兴吗？我的大人？……不用担心，今晚的开销不是很大！”

“这是我见过的本镇最好的聚会。只是——你穿着那件衣裳，就不要总是交叉着腿坐了，把膝盖露得太多了。”

听到这话，卡罗尔非常生气。对于丈夫的愚木，她真是厌恶极了。她又回到了盖伊•波洛克旁边，和他谈论起中国的宗教——这并不是因为她对中国的宗教有什么独到的研究，而是因为他以前读

到过这方面的书，晚上在办公室里无聊的时候，就会读书，他至少是读过一本关于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书。此时此刻，这个瘦弱的、上了年纪的波洛克，在她心中变成了容光焕发的年轻小伙子，两人喋喋不休，仿佛正在黄海的小岛上漫步。卡罗尔突然听到客人中间不时传来咳嗽声，众所周知，这意味着大家想要回家睡觉了。

客人们都表示今天晚上的聚会是“他们经历过的最棒的晚会——哦，我的天哪！安排得既巧妙又别出心裁”。她满脸笑容，和大家一一握手，提到孩子，她还说了一些关怀的话，还关照大家要穿得暖和一点，以免着凉。对于雷米埃唱的歌和久恩尼塔•海多克在游戏中的英勇表现，她大大赞赏了一番。客人们都走了之后，她疲惫地转向肯尼科特，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满地都是果皮屑和中国服装纸样的碎片。

肯尼科特咯咯笑着说：“听我说，卡丽，你真了不起，你总是希望把乡亲们带动起来，这的确对头了。今晚你已经给他们示范了什么才叫娱乐，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去搞和以前一样的晚会，再表演那些老‘绝技’了。过来！不要管屋子里了，你今天做得已经够多了。快去床上睡觉吧，我会把这里收拾干净的。”

他那双灵巧的外科医生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膀，刚刚对他的怒气顿时一扫而光，全都融化在他的力量中了。

## 五

援引《无畏周报》：

周三在肯尼科特医生新宅举行的晚会，可谓数月以来本镇最热闹的社交盛会之一。坐落在波普拉大街的肯尼科特寓所，重新粉饰一新，装修精致，充满现代格调。肯尼科特医生和新婚夫人热情款待众多宾客，并有若干别出心裁的娱乐节目，其中包括由本报编辑担任乐队指挥的中国式音乐会，全体穿上正宗的东方服饰，让人大饱眼福。最后，纯正东方风味的精美点心招待宾客，一起共度美好夜晚。

## 六

一个星期之后，在切斯特•达沙韦家举行了一

次聚会。整个晚上，大家坐成一圈，一动不动，简直和送葬队伍没什么区别。戴夫•戴尔再次表演了他的“绝技”——“挪威人捉母鸡”。

# 第七章

## 一

在格菲尔草原镇，大家都在为过冬做准备。从十一月底到整个十二月，天天都在下雪；温度计已经显示到了零度，说不定接下来还会降到零下二十度或者三十度。在美国中西部北陲，冬天不仅仅是一个季节，它还意味着人们要干很多活儿。家家户户门前都立着防风棚。每个街区的户主们，包括萨姆•克拉克和富有的道森先生在内，都不顾危险，摇摇晃晃地爬上梯子，给二楼门窗四周钉上防风窗。只有患气喘病的埃兹拉•斯托博迪摆阔，请了

一个小伙子给他干活儿。肯尼科特安装防风窗的时候，把螺丝钉全都叼在嘴里，活像是一排露在外面奇怪的假牙，卡罗尔在卧室里焦急地走来走去，叮嘱他千万不要把螺丝钉吞到肚子里。

冬天来临的时候，镇上总会出现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就是——杂务工迈尔斯•伯恩斯塔姆。他又高又壮，留着红色的胡子，还没结婚，是个固执的无神论者，总爱在杂货店里和别人抬杠，他还是个玩世不恭的圣诞老人，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干活儿的时候，他会偷偷溜到一边，给孩子们讲有关航海、贩马和大熊等稀奇古怪的故事。孩子的家长们或者嘲笑他，或者憎恨他。他是镇上的一名民主主义者。不管是见到面粉厂老板，还是来自劳斯特湖边的芬兰农民，他一概称呼他们的名字。大家都叫他“红胡子瑞典佬”，并且觉得他有轻微的精神病。

伯恩斯塔姆的双手可以说是无所不会——焊接平锅，熔接汽车弹簧，安抚受惊的小马，修钟表，甚至还雕刻了一艘格洛斯特纵帆船，而且神奇地把它装到了一个瓶子里。从现在开始的这一个星期，他简直就是格菲尔草原镇的总警监。除了萨姆•克拉克店里的修理工人，他是镇上唯一一个会修水管的人。家家户户都求他到自己家检查一下火炉和供水管道。从早到晚，检查完这家去那家，一直要忙到睡觉的时刻——十点钟。从破裂水管喷出的水，在他褐色狗皮大衣的边缘结成了冰柱；他总是戴着一顶长毛绒帽子，即使在屋里他也从不把帽子摘下来，上面总是粘着一些碎冰和煤渣；他两只红肿的手都冻裂了；嘴里含着一支雪茄烟蒂。

但是他面对卡罗尔的时候，显得非常有礼貌。他弯下身子给她检查锅炉通风烟道；然后直起身来，瞥了她一眼，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不管还有

什么活儿，我一定要先把你的炉子修好了。”

格菲尔草原镇上比较贫穷的人家，要想雇用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干活儿，那简直是一种奢望——这里面就包括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家的矮棚屋——他自己动手用泥巴和粪肥沿着窗台垒成一道墙。沿着铁道两旁有不少的防雪栅栏，夏天的时候一直堆在一个木棚子里，一群调皮、爱耍浪漫的男孩子经常在那里出没，现在都被安装了起来，以防积雪坍塌，掩埋铁轨。

农民到镇上来的时候，都是乘坐自制的雪橇，上面还铺着棉被和干草。

冬季的御寒物品，如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一直到膝盖的高筒套鞋、长达十英尺的灰色毛线围巾、厚厚的羊毛袜子、里面絮着鸭毛绒一般蓬松的黄羊毛的帆布夹克、各式鹿皮鞋，还有专供手

腕皮肤冻裂的男孩用的红色法兰绒腕套，现在都从柜子里给翻了出来，上面还满是樟脑味儿。镇上随处都能听到小男孩在大喊，“哦，找到我的手套啦！”或者“看我的防水靴！”在这北部草原上，燥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有着明显的季节差异，孩子们一得到这种北极探险家的装备的时候，都会兴奋不已，觉得自己马上要变成大英雄了。

现在要是举行什么聚会，最热的话题，已经由个人八卦换成了冬季服装。见面时最好的客套话就是，“穿上厚衣服了吗？”人们在冬装上有很大差异，就和汽车有千千万万种一样。经济条件不好的大都是穿黄色或黑色的狗皮大衣，但是肯尼科特身上却穿着一件浣熊皮长大衣，头戴一顶海豹皮帽子，非常气派。要是积雪太深，开不了汽车，他就会乘坐一辆漂亮的雪橇下乡出诊。全身都被皮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红红的鼻子和雪茄。

卡罗尔自己则穿了一件宽松的海狸鼠皮大衣，走在大街上可引起了不少的轰动。她非常喜欢用手指摸海狸鼠柔软的皮毛。

现在镇上的汽车都处于瘫痪状态，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组织户外活动。

汽车和打桥牌，不仅使格菲尔草原镇的社会等级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也大大减少了他们爱好活动的兴趣。坐上汽车出去转一圈，这是一件既简单又显阔气的事。滑雪和溜冰则被看作“愚蠢”和“过时”的活动。事实上，乡下人非常渴望能有城里人那样高雅的消遣娱乐方式，同样的，城里人也非常渴望乡下的娱乐活动；格菲尔草原镇的人以到山坡上滑雪引以为豪，就像在圣保罗——或者纽约——人们以爬上山坡滑雪而得意扬扬一样。卡罗尔果真在十一月中旬举办了一次成功的滑冰聚

会。千鸟湖上，灰绿色的冰面闪闪发光，滑冰鞋滑过之后，不断发出回响。湖岸边，挂着冰凌的芦苇，在风中簌簌作响，橡树枝头还挂着不愿离去的枯叶，与乳白色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里•海多克在冰面上滑起了“8”字形的花样，卡罗尔也玩得非常痛快。可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雪，活动不得不结束，后来卡罗尔想说服大家，搞一次月光下的滑雪聚会，但主妇们可不想离开自己的取暖炉，放下效仿城里人天天握在手里的桥牌。卡罗尔不得不经常去劝导她们。最后她们终于乘着两辆雪橇连成的长橇，沿着长长的斜坡往下滑行，雪橇人仰马翻，大家脖子里都灌满了雪，但她们立刻尖声大喊，说还想再来一次——但她们已经没了勇气。

这时候，卡罗尔还说服了另一伙人去滑雪。她们大喊大叫，互掷雪球，还告诉她这真是非常有趣，希望不久以后还能举行这种聚会。但是，当她

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再次拿起桥牌手册，就怎么也不愿意放下了。

卡罗尔感觉有些气馁。但是当肯尼科特邀她一块儿到树林里打兔子，她就又高兴起来了。她费了好大劲儿才穿过烧焦的树桩和悬着冰的橡树，走过留下无数兔、鼠和鸟爪印的大片雪地，跋涉到人迹罕至的森林深处。当肯尼科特一下跳到一小丛矮树上，对准一只从里面跑出来的兔子开枪时，她不禁惊声尖叫。他似乎就是属于这里，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穿着双排扣紧身水手外套，还有毛线衣和高筒皮靴，显得特别有男子气概。那天晚上，她吃了非常多的牛排和烤土豆；她用手指一摸他的耳朵就能摩擦出静电；她足足睡了十二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不停地在想，这里真是富饶美丽的好地方。

起床后，她看到雪地上的阳光十分耀眼。穿上

暖和舒适的皮大衣，一溜小跑就到镇上去了。结霜的屋顶上飘起袅袅炊烟，雪橇上的铃铛叮当作响，人们见面相互高声问候的声音在稀薄明朗的空气中回荡，四处还可以听到有节奏的锯木声。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邻居家的孩子们正在忙着准备过冬的柴火。后院成堆的木头后面，立着锯木架，锯下来的淡黄色木屑满地都是。锯木架的颜色是樱桃红的，锯条是蓝钢制成的，从刚刚锯下来的——白杨、枫木、硬木、桦木——的木头根部还能清晰地看到一圈圈年轮。男孩们都穿着防水靴，镶着大颗珍珠的蓝色法兰绒衬衫，外面披着深红的、淡黄的或浅灰的双排纽扣厚呢短衣。

卡罗尔冲着那些男孩大喊："今天天气真好！"接着她走进了豪兰•古尔德食品杂货店，领子上挂着哈气后凝结成的白色霜花；她买了一听西红柿罐头，这在她眼里就好比东方珍贵的水果；然

后她回到家里，打算晚餐时给肯尼科特端上一盘西红柿炒鸡蛋，这肯定能给他一个惊喜。

户外的积雪发出耀眼的光芒，以至于让她走进屋子的时候，只要看到表面是白色的东西，她都觉得蒙上了一层令人眼花缭乱的淡紫色光辉，比如，门把手和桌子上的报纸，她的脑子也陷入了一阵眩晕之中。过了一会儿，眼睛就恢复了，她立马觉得心情无限舒畅，活力四射，自己就是生活的主宰。世界是这么的美好，她一时兴起，趴在客厅摇摇晃晃的小桌子上开始写诗。（她就写了下面这几句：“天空明媚，阳光温暖，暴风雨再也不会来临。”）

那天下午，大约三点钟，肯尼科特被请到乡下出诊。今晚比阿也要休息——去参加路德会跳舞。从下午三点到午夜，卡罗尔要自己待在家里。她随

便翻了翻杂志上的纯爱情故事，但越看越疲惫，就坐在暖炉旁开始思考。

她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无所事事。

## 二

她心里思考着，镇上的新奇事物和乡亲们早就看遍了，溜冰、滑雪和打猎也早就不再吸引她了。比阿非常能干，家务活儿根本不用她操心，她只是偶尔缝缝补补，在比阿收拾房间的时候和她闲聊几句，有时也会帮帮忙。在烹饪方面，卡罗尔根本无法发挥她的才能。达尔•奥里森肉铺根本不接受订货——只能悲哀地去问问老板，今天除了牛肉、猪肉和火腿，还有些什么。那里的牛肉根本不是切下

来的，而是砍下来的。这里的羊排就和鱼翅一样稀奇珍贵。最好的肉都被肉铺老板运到了大城市卖高价了。

在所有商店，都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走遍全镇，她也找不到一颗玻璃帽头的图画钉；她想要的那种面纱根本就不用四处寻找——反正也找不到，有啥买啥就好了；只有在豪兰•古尔德食品店才能买到奢侈品般的芦笋罐头。对于这个家，只要她给予日常的关心就好了，什么都不用她做。只有当博加特寡妇来她家发牢骚的时候，她的时间才能被填满。

她是不能够出去找份工作的，因为她是本镇医生的夫人，这是不应该的。

她是一个满脑子都想着工作，但却无事可做的女人。

只有三件事她可以做：生儿育女；开始她的改革生涯；完全融入这个小镇，时间都用来参加教堂活动、读书会和桥牌会等。

至于孩子嘛，她是愿意生的，但是——可是她还没有做好准备。有时肯尼科特直白的话语会让她很难堪，但她还是非常同意这种看法的：人类文明已经陷入了极其愚蠢的状态，这使得培育年轻公民要花费更多的金钱，比制造任何罪恶都要更加冒险，还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就养孩子，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她感到很伤心——他对待爱情奥妙的时候太过于小心、呆板——她只用了一句“将来的某一天吧”来帮她尽早逃离这种懊恼。

至于她的“改革”，她想要美化这个“原生态”的大街的心愿，现在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但是她觉得自己一定要付诸实施。她非常有信心！她一

边用柔软的拳头敲打着暖炉，一边立誓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心愿。尽管已经赌咒发誓过了，但是要何时何地开展她的改革，她心里一点儿谱都没有。

成为这个小镇真实的一部分？她觉得她很难抱以乐观的态度。她根本就不了解大家是怎么看待她的。前一阵儿，她和镇上的妇女们一起吃了下午茶，她还找商店里的商人们聊天，但一直都是她自己在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没有插嘴的机会，泄露出什么对她的看法。男人们会对她微笑——但是他们真的喜欢她吗？她在妇女们中间很活跃——但是她真的属于这个圈子吗？她承认她有几次也和别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别人闲话，在格菲尔草原镇，这就是获取秘闻的途径。

受这些疑虑的困扰，上了床也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她上街买东西，仔细观察别人对她的

态度。戴夫•戴尔和萨姆•克拉克正如她预料的一样，对她十分热情；但是切斯特•达沙韦用奇怪的声音对她说“你好”的时候，这算不算是一种冒犯呢？食品店老板豪兰只草草和她说了几句话。他平时就是这样子吗？

“时刻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这真让人生气。在圣保罗的时候，我才不会在意这些呢。但是到了这里，天天都有人侦查我。他们老是盯着我看。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她哄着自己说——但是一想到这些，她又不免激动起来，觉得采取守势的同时还要对他们有所回击。

# 三

人行道上的积雪已经融化；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湖面上的坚冰相碰发出的隆隆声，像金属碰撞一样；到了早晨，天空就分外晴朗，一阵阵喧闹声不时传来。卡罗尔头戴一顶圆形便帽，身穿一件花呢衬衫，她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一个刚入学的大学女生要去打曲棍球。她真想大喊几声，顺便跑上几圈，活动活动筋骨。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她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像小孩子没有忍耐力一样。她快步跑向一排房子，跳过路边的一大摊烂泥，像小学生一样大喊："耶！太好啦！"

她发现窗户边的三个老妇人着实是被她吓到了，她们三个一直盯着她不放。街对面的另一扇窗户里，有人正悄悄掀开窗帘。她立马就停住了，镇静地继续往前走，从少女卡罗尔变回了肯尼科特太太。

她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那么年轻，那么大胆，那么自由了，再也不能在大街上奔跑呼喊了；下周参加芳华俱乐部主办的每周一次的桥牌会的时候，她又要打扮成一位漂亮的已婚女士。

## 四

芳华俱乐部好比是格菲尔草原镇这栋大厦的社交飞檐（成员人数在十四到二十六人之间）。这个乡下俱乐部，跟外交使团联谊会、圣西西里亚会、里茨交谊会、二十人俱乐部是一样的。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也就相当于“挤进了”格菲尔草原镇的上流社会。虽然芳华俱乐部的部分成员也加入了妇女读书会，但她们仍然对妇女读书会加以嘲笑，认为

这个组织只属于中等阶级，里面的人还喜欢卖弄学问。

大多数芳华俱乐部成员都是年轻的已婚妇女，因此连带着她们的丈夫也是俱乐部的会员了。每周她们都要举行一次妇女桥牌午会；每月举行一次晚餐会和桥牌晚会，届时她们的丈夫也要参加；每年还会在共济会大厅举行两次舞会。到时全镇都会轰动的。也只有救火会和东方明星社的每年一次的舞会可以与它媲美。舞会上，女士们披着雪纺纱巾，大跳探戈舞，内心汹涌澎湃，这可是其他竞争社团没法儿比的——参加救火会舞会的人都是花钱请来的姑娘和铁路工人。有一次。埃拉•斯托博迪坐着迄今为止只有参加葬礼时坐的大马车去参加芳华俱乐部的舞会；哈里•海多克和特里•古尔德医生，总是穿着晚礼服到场，要知道那晚礼服在镇上可是寥寥无几的。

卡罗尔怀疑芳华俱乐部最近的一次桥牌午会将在久恩尼塔•海多克的新混凝土房子里举行。那栋房子的大门是擦得闪亮的橡木门，斜面上都嵌着玻璃，前厅里刚抹上厚厚的灰泥，还摆着好几盆蕨类植物。小客厅里摆放着一只莫里斯氨熏橡木安乐椅，挂着十六幅彩色图片，一张漆过的小方桌，桌上放着一块用雪茄盒饰带编成的垫子，垫子上面是一本带插图的赠品期刊，还有一副套着褐色皮盒的纸牌。

卡罗尔一进屋就迎面袭来一阵来自烤炉的热风。她们已经在玩桥牌了。虽然她下过决心一定要学会打桥牌，但总是三心二意，现在还是不会打。她笑着向久恩尼塔表示歉意，但是一想到以后还要向她道歉，她就觉得很羞愧。

戴夫•戴尔太太脸色蜡黄，但也不算难看，她

整天就知道搞什么宗教崇拜，一直是病歪歪的，还喜欢传播流言蜚语，现在她竟然指着卡罗尔的鼻子，尖声说道：“你这个讨厌的家伙！我们让你那么容易就加入了芳华俱乐部，但是你一点也不珍惜这份荣耀！”

切斯特•达沙韦太太坐在第二桌，她用胳膊肘推了推她的邻座。但卡罗尔还是尽量表现出新娘的那种风度，她用客气的语气说道：“你真是太对了。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懒。今天晚上我就让威尔教我玩桥牌。”她恳求时声音非常甜美动听，就像是小鸟在窝里嘤嘤啼叫，像复活节教堂里的钟声，像盖着霜的圣诞贺卡。但是她的内心却在咆哮：“我说的话还不够甜吗？”她坐在一只最小的体现谦逊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摇椅上。但是她看到的或她想象到的，是那些女人正在漫不经心地对她点头，要知道当初她第一次来格菲尔草原镇时，

她们对她是多么热情。

纸牌刚打完一局的间歇，她以请求的口吻对杰克•埃尔德太太说：“你觉得我们再组织一次长橇滑雪活动怎么样？”

“掉在雪地里的感觉，真是太冷了。”埃尔德太太冷冷地回答道。

“我最讨厌雪掉进我的脖子里了，”戴夫•戴尔太太插嘴说道，用不悦的眼神看了卡罗尔一眼，转过身，对丽塔•西蒙斯说，“亲爱的，今天晚上来我家吧？我给你看一些最新颖的时装式样。”

卡罗尔悄悄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她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桥牌游戏，完全忽视了她的存在。她可不习惯就这么干坐着。她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敏感神经，既然她在这儿不受欢迎，那就千万不要自讨没

趣。但是她的忍耐有限，第二局结束后，埃拉•斯托博迪讥讽地问她：“听说你要向明尼阿波利斯订购新衣服，为下次聚会做准备，是吗？”卡罗尔用一种无所谓的尖锐口吻回答道：“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年轻的丽塔•西蒙斯小姐一直盯着她脚上那双无带便鞋上的钢扣子，露出羡慕的神情，这好歹让卡罗尔心里舒服了一些；但是豪兰太太尖酸的询问，让她很不高兴：“你有没有觉得你买的那张长沙发太宽了，一点也不实用？”她先是点头，后来又摇摇头，随便豪兰太太怎么猜吧。她立刻又想和豪兰太太和平相处。于是就凑过去，傻笑着用甜美的声音说：“我觉得你先生店里卖的牛肉汤非常好喝呢。”

“哦，那是当然，格菲尔草原镇总不至于那么

跟不上时代发展吧。” 豪兰太太嘲笑道。这时听到有人在咯咯地笑。

她们的相互挖苦，让她变得越来越自大；而她的自大又激怒了别人，别人的挖苦话便更加直接；双方僵持不下，眼看就准备来一场舌战，这时，主人端来了点心，给她们解围。

尽管久恩尼塔对餐后洗手指的小盆子、垫杯盘的小饰巾和浴室的擦脚垫十分的讲究，但她的“点心”却跟镇上家家户户的下午茶没什么区别。久恩尼塔最好的朋友，戴尔太太和达沙韦太太把大大的餐盘分发给大家，每个盘子里都有一把汤匙，一把叉子，还有一个不带小碟的咖啡杯。她们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的时候，一面喊着劳驾让一下，一面讨论着今天下午的桥牌游戏。然后，她们给大家分发了热烘烘的黄油面包卷、夹心橄榄、土豆沙拉和蛋

糕，并且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搪瓷壶里的咖啡。这些点心，即使是在格菲尔草原镇最守规矩的人家，也是可以做些稍微变动的。橄榄果里面根本用不着夹馅儿。有些人家认为甜甜圈面包可以代替热烘烘的黄油面包。但是，在格菲尔草原镇，除了卡罗尔，没人敢把蛋糕也给省了。

她们吃了很多东西。卡罗尔怀疑这些斤斤计较的家庭主妇们，说不定在吃别人招待的下午茶时，就把肚子填得饱饱的，回家晚饭也省了。

她想尽办法和大家凑近乎。她挤过人群走到了麦加农太太的身旁。年轻的麦加农太太，又矮又胖，但看上去很和气。她长着挤奶女工的胸脯和胳膊，她的表情总是很严肃，大声笑起来也总是比别人慢半拍，常常吓人一跳，她是韦斯特莱克医生的女儿，也就是韦斯特莱克的伙伴麦加农医生的太

太。肯尼科特经常说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这两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诡计多端，但卡罗尔却觉得他们很亲切。为了和他们交好，卡罗尔大声问麦加农太太：“你的小孩的喉咙怎么样了？”麦加农太太坐在摇椅上，边织毛衣，边慢慢地描述起孩子的症状，卡罗尔认真地听着。

维达•舍温在学校放学后，才和镇上的图书管理员一起来。舍温小姐一向是个乐观派，她的出现，让卡罗尔壮了壮胆，就着说下去。她对着人群说道：“几天前，我和威尔一起开车出门，几乎都要到了瓦赫基恩杨了。那个地方真是太美了！真佩服那些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他们的红色谷仓非常大，还有一些筒仓和挤奶的机器，还有好多好多东西。真了不起！你们知道山上那座孤零零的路德教堂吗？教堂的尖顶用马口铁包着。它很荒凉，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它有气势。我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是

世界上最勤劳、最好的人——”

“哦，你真的这么想吗？”杰克逊•埃尔德太太立马反驳道，“我丈夫说在锯木厂干活儿的那几个瑞典佬是相当可怕的——他们向来沉默寡言，脾气暴躁，自私自利，就知道一个劲儿地要求涨工资。要是如他们所愿，锯木厂一定会被毁了的。”

“是啊，那些女佣就不是好人！”戴夫•戴尔太太唉声叹气地说。“我发誓，要是让那些女佣高兴起来，我一定会累得皮包骨头！我什么都要替她们做。有时候她们竟然把自己的男朋友叫到我的厨房里，吃的就和我们完全一样，要是有什么东西留在厨房了，我也没对她们发过火。”

久恩尼塔•海多克也气愤地说道：“这群人，全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觉得雇用仆人这件事真是越来越可怕了。真不知道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乡巴

佬是从哪里来的，就想带走你攒下来的每一分钱，既无知又粗鲁。她们竟然还提出要和我共用浴缸之类的东西——要不是够有钱够幸运，她们在自己家也就能用小木盆洗洗澡。”

她们越说越带劲儿。卡罗尔想到了比阿，就插嘴说道：“如果说这些仆人都忘恩负义的话，难道她们的女主人就一点错也没有吗？我们祖祖辈辈都让她们吃我们吃剩的东西，住像窑洞一样的房间。我并不是想要炫耀什么，但是我必须说明一下，我和比阿相处得还是很融洽的。她对人很友善。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体都很强壮，人也真诚——”

戴夫•戴尔太太突然打断她的话，说：“真诚？她们巴不得榨干我们身上的每一分钱，你觉得这叫真诚？我不能说她们偷过我的东西（她们吃得很多，不到三天就把一块大牛排吃光了，这和偷也

没什么区别），但是同样的我也不会让她们在我这里捞到一点好处！我会让她们当着我的面去楼下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看，这样才能让她们谨记，不要因为我的一时疏忽，就觉得自己有机会做什么不忠诚的事情。”

“你给那些女佣多少工钱？”卡罗尔大胆问道。

B.J.高杰林太太，一位银行家的妻子，用很震惊的口吻回答道：“每星期三块五到五块五不等！我确实知道克拉克太太曾经发誓，面对她们的无理要求，自己决不能退步，不能助长她们的气焰，但过了几天，她竟然付给她们一星期五块五——你们想想这算什么！一个没啥技术的工人，工作一天才挣一块钱，我们给她们包吃包住，洗衣服的时候还能把自己的衣服也捎带洗了。你给你的佣人开多少工

资呢，肯尼科特太太？”

“对呀！你给多少钱？”五六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我嘛，我付给她每星期六块钱。”她用微弱的口气承认道。

她们都非常惊讶。久恩尼塔反驳道：“你不觉得你给她这么多工钱，就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吗？”大家都齐刷刷地看着卡罗尔，这无疑助长了久恩尼塔的气焰。

卡罗尔非常生气。“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女佣人干的可是这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她们每天要工作十到十八个小时。她们要刷油腻的盘子，要洗脏了的衣服。还要照顾孩子，要是门铃响了，她还要立马跑过去，用湿漉漉的、已经开裂的手给客人开

门，而且——”

戴夫•戴尔太太非常气愤地打断了卡罗尔的长篇大论：“你说的这些都不错，但是要知道，我在没有雇用女仆之前，都是我自己做这些事情——对于那些不肯让步，不肯付这么高工钱的人，就应该自己做这些事！”

卡罗尔反驳道：“但是女仆是在为别人做事，她们得到的仅仅是工钱——”

她们的眼睛里满是敌意。四个人抢着发言，但最终被维达•舍温专横的大嗓门给压下去了，控制住了这场争吵：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你们干吗发这么大的脾气——还是在讨论这么愚蠢的问题！大家不用这么认真。快停下吧！卡罗尔•肯尼科特，或许

你是正确的，但是你也太走在时代的前列了。久恩尼塔，你也别总是摆出这副凶巴巴的样子。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桥牌会，还是母鸡打架？卡罗尔，你也别这么自以为是，把自己还真当作女仆的‘圣女贞德’了，再这样，我可要打你屁股了。你过来，和埃塞尔•维利茨谈谈图书馆吧。哦！你们这些母鸡要是再在这里互啄，我就要自己管理一下这个鸡窝了！”

她们笑得都非常不自然。卡罗尔也很顺从地谈起了“图书馆”。

在镇上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位乡镇医生的太太，一位乡镇杂货铺老板的太太和一位乡镇学校的女教师，一场关于每周多付仆人一块钱的口头争论。虽然这只是一件区区小事，但从中却可以听到在波斯、普鲁士、罗马和波士顿等地的地下室密

谋、内阁会议和劳工会议的回响，而那些演说家自认为是国际领袖，其实她们不过是提高嗓门的十亿个久恩尼塔在谴责一百万个卡罗尔，同时还有十万个维达•舍温想要用“嘘嘘”赶母鸡的方式，平息这场风波。

卡罗尔感到有些内疚。所以对这位老小姐维利茨极力奉承——可谁知她立马就犯了不懂礼仪的错误。

“你还没有来过我们的图书馆呢。”维利茨小姐用责备的语气说道。

“我一直非常想去，但家里还没有安顿好——相信以后我一定会经常去的，到时候你别嫌我烦就好了！我听说你们的图书馆特别好。”

“很多人都喜欢我们的图书馆。馆里的藏书比

瓦卡明图书馆还要多两千册呢。”

“那真是太好了。这和你的辛勤工作离不开啊。在圣保罗的时候我也有过和你相同的经历。”

“我也听别人说过。但是我不是非常赞同那些大城市的图书馆管理方式。工作起来粗心大意，竟然让流浪汉和全身脏兮兮的人睡在阅览室里。”

“我知道这些，但是这些可怜的人——我相信对于下面我要说的这件事，咱俩肯定会达成一致的：对于一个尽职尽责的图书管理员，她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多读书。”

“你是这么想的吗？至于我的想法，肯尼科特太太，我只想援引某个规模很大的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话：一个尽职尽责的图书管理员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好这些图书。”

“哦！”卡罗尔一说出“哦”就后悔了。维利茨小姐变得更加强硬，回击她道：

“当然在大城市的图书馆里可能很好，有无限制的经费，可以让淘气的孩子们损坏图书，任意撕毁图书，让不懂规矩的年轻人把多于规定数目的图书带出图书馆，但是我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图书馆发生！”

“就算孩子们损坏一点图书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刚刚开始学习读书。比起掌握知识，这些书本可便宜多了。”

“有些孩子到图书馆来，仅仅是为了来找麻烦，因为他们的母亲没有把他们看好，家才是他们应该待的地方，掌握知识才是最便宜的。有些图书管理员选择一再忍让，结果把图书馆变成了托儿所和幼儿园，但只要是我在这儿负责管理图书馆，格

菲尔草原镇图书馆一定是个安静得体的地方，书籍也会保存得很完好。”

卡罗尔注意到别人都在听着她俩的对话，等待她作出什么反驳。她可不想再惹她们不高兴了。她赶紧笑着表示同意维利茨小姐的意见。她当着大家的面看看手表，用小鸟啼叫般婉转的声音说道：“这么晚了——我得赶快回家去——我的丈夫在家等着我呢——今天的聚会真是太好了——关于女佣的问题，或许你们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家的比阿实在是太好了，我才会有这种偏见——这里的蛋糕真是太好吃了，海多克太太一定要把诀窍告诉我——再见了，今晚非常愉快——”

她走着回家。心里还在想：“都怪我不好。我太容易生气了。我竟然那样顶撞她们。只是——要我和她们一样，大骂那些在肮脏的厨房里辛勤干活

的女佣，和衣衫褴褛、饿着肚子的孩子，我才不干呢。那些女人就是想控制我的思想，制约我的下半辈子！”

比阿在厨房里喊她，她一点儿也没听见；她跑上楼梯，进入那个空荡荡的客房；万分恐惧中，她埋头大哭，她跪在一张笨重的黑胡桃木旁边，蓬松的床垫上铺着一床红被子，百叶窗也紧紧地关着，整个房间密不透风，此时她的躯体，就像是一道暗淡的弧光。

# 第八章

## 一

“我一直什么也没做过，我对威尔是不是不够关心体贴呢？对他的工作我是不是没有足够留意呢？我一定会注意这些的。哦，我一定会的。要是我完全融入不进这个村子，要是我被威尔赶出家门——”

肯尼科特回家后，卡罗尔急切地问他：“亲爱的，你一定要多告诉我一些你出诊的事。我非常想知道，我非常想了解你的工作情况。”

“真的呀。那太好了。”说完他就下楼生火炉了。

晚饭的时候，她又问道：“比如说，你今天出诊怎么样啊？”

“出诊怎么样？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出诊的情况啊。我非常想了解——”

“今天吗？哦，今天也没什么特殊情况发生：有两个笨蛋肚子疼，一个人把手腕给扭伤了，还有一个愚蠢的女人，因为她的丈夫不喜欢她，就想自杀，别的嘛——就是些常见病了。”

“但是那个不幸女人的事，一点儿也不常见啊！”

“那个女人？说不定就是神经过敏而已。两口

子的事，别人很难插手。”

“但是亲爱的，要是下次出诊碰到什么有意思的事，请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那是当然。我肯定会的。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告诉你——还有，今天的鲑鱼很好吃呀。是在豪兰的店里买的吗？”

## 二

经历芳华俱乐部的挫败后，过了四天，维达•舍温来看望卡罗尔，不经意间把她的内心世界碾成了碎片。

“我能进来，和你聊一会儿吗？”维达•舍温说话向来直率，而且天真无邪，这让卡罗尔有些不安。维达跳了一下，就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了下来。像体操运动员似的坐下，接着就噼里啪啦地说了起来：

“这样的天气真是太好了！雷米埃•伍瑟斯庞说，要是他像我这样精力充沛，早就成为大剧院的歌手了。我常常在想，我们这儿的气候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气候，我的朋友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还有我的工作也是世界上最要紧的工作。或许我只是在愚弄自己。但是有一件事我是非常确定的：你就是这世界上最大胆的小傻瓜。”

“所以今天你要活生生地剥我的皮喽。”卡罗尔笑着回答道。

“你说我吗？或许是吧。我一直在纳闷——通

常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那个介入的第三方是最容易被别人指责的：那个人在A和B之间跑来跑去，告诉他们对方说的话。但是我希望你成为那个更有力的一方，你要尽你所能，赋予格菲尔草原镇以生命和活力，而且——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你觉得我这样说话，太傻了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那天我在芳华俱乐部表现得太鲁莽了。”

“也不完全是这样。事实上，我非常高兴你能把关于仆人的道理告诉她们。（虽然你说话技巧还是有待磨炼。）这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在我们这样一个隐蔽的团体里，新人时时刻刻都在接受考验。大家表面对她很热情，其实都在观察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从韦斯利来的教拉丁文的女教师，大家都不喜欢她，说她说话的时候

故意带着很重的口音。当然，她们也议论过你——”

“她们常常议论我吗？”

“亲爱的，那又怎么样！”

“我总是感觉自己在云端行走，我看得到别人，但别人看不见我。我觉得自己这么不显眼、这么普通——我以为自己这么普通别人就不会议论我了。我真没有发现，原来海多克夫妇这么喜欢说我闲话。”卡罗尔心里生出一种厌恶感。“我不喜欢这样。我一想到他们竟敢对我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就感觉毛骨悚然，好像有东西在抓我的心一样！真愤恨！我讨厌这样——”

“等一下，孩子！或许他们只是看不惯你身上的某种东西。我想让你尝试一下，不要这么意气用

事。只要有新人来，他们都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你对新来的同学，不也是这样的吗？”

“是的。”

“那就太好了！以后不要意气用事了，好吗？希望我的恭维能对你有用处。我也希望你能心胸宽广一些，帮助我一起建设这个城镇。”

“我会像煮熟的冷土豆一样冷静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要帮你建设这个乡镇。）他们是怎么说我的呢？说真的，我非常想知道。”

“当然，那些没文化的人肯定不喜欢你提到明尼阿波利斯以外的任何事情。他们疑心很重——是的，那就是疑心。还有些人觉得你穿得太好看了。”

“哦，他们是这么说的吗，那就随他们去吧！

难道我要穿着麻布片去取悦他们吗？”

“别这样！你要变成个小孩吗？”

“那我就不发脾气了。” 卡罗尔闷闷不乐地说。

“那就好，否则什么事情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必须要明白：我并不是要你改变自己。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的想法。如果你要对他们有所回击，不管他们的偏见有多么荒唐可笑，你都要了解。你不是立志要让这个乡镇发展得更好吗？”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要这么说，你的志向就是这样的！我可全要仰仗你呢。你就是一个天生的改革家。”

“我不是——我现在更不敢这么想了！”

“你当然是。”

“哦，要是我真能做些什么——他们会认为我是装的吗？”

“乖孩子，他们会的！先不用说他们容易神经紧张。归根结底，用格菲尔草原镇的标准来看格菲尔草原镇，哪里都是合理的，正如芝加哥人看湖滨林荫大道一样。而且像格菲尔草原镇这样的地方，要比像芝加哥或纽约那样的地方多得多。而且——就让我全都告诉你吧：当你说‘American’，而不是本地口音的‘Ammurrican’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你在炫耀。他们就会认为你太轻佻了。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严肃的，他们无法想象除了久恩尼塔的哼笑声，还能存在其他形式的欢笑。埃塞尔•维利茨认定你就是对她屈尊俯就，当你——”

“哦，我没有！”

“——当你谈到要鼓励人们多读书的时候；当你说埃尔德太太有‘那么漂亮的一辆小汽车’的时候，她就认为你在看不起她。她觉得她家的那辆汽车可是很大的！还有几个商人说，你在商店里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太轻佻，还有——”

“太冤枉了，那时我只是想和他们搞好关系！”

“——镇上的每一个主妇都怀疑你是否真的和你的比阿如此亲密。亲近一点固然没错，可是她们觉得你好像把她当成你的亲表妹了。（好好听着吧！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呢。）她们觉得你在布置房间上太古怪了——她们觉得这只宽沙发和那些日本新玩意儿都太荒谬可笑了。（别着急！我知道她们是非常傻的。）我想我大概听十几个人批评过你到

礼拜堂的次数不够多，还有——”

“我受不了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当我高高兴兴去拜访她们，想要和她们亲近的时候，她们要这样议论我呢。真不知道该不该让你把这些事情告诉我？这让我觉得好难受。”

“我也在想同样的事情。我能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那句古老的谚语‘知识就是力量’。有一天你就会明白这句话蕴含了多少的力量，用到这里一点也不为过；快点把小镇控制起来吧——我喜欢胡思乱想，但是我希望看到事情都在往前发展。”

“但她们简直把我伤透了。当我那么诚恳自然地和她们相处的时候，她们竟然这样对我，她们太残忍、太阴险狡诈了。你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对于那天我搞的中国风情招待会，她们又是怎么说的？”

“哦，这个嘛——”

“说吧，没事儿。你不告诉我，我就会天天琢磨，说不定我自己想的比她们说的更严重呢。”

“她们很享受那个招待会。但是我猜有些人肯定会觉得你在炫耀——假装你的丈夫比看上去更有钱。”

“我没有——她们这种卑鄙的思想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她们真的以为我在——现在炸药这么便宜，你干吗还想去‘改造’那样的人？是谁敢说这样的话？富人还是穷人？”

“都有。”

“难道她们就这点儿理解能力吗？就算有的时候我会在大家面前装得很斯文，那我也不会做出这么粗俗的事情来。要是她们真想知道，你可以告诉

她们，并且带上我的问候，威尔每年大约赚四千块左右，那次聚会所花的钱还不及她们想象的一半。中国的东西并不贵，我的衣服也是我亲手做的_____”

“好了！别和我说这些吧！我都知道。她们的意思是：你大费周章办的这个聚会，是镇上很多人家都做不到的，你这无疑是要挑起一轮危险的竞争。在这个镇上，四千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我从没想过要和别人攀比什么。你相信吗？我尽我所能办这个聚会，只是想让她们高兴，完全是出于我对朋友的爱和友好之情。我真是太傻了；我太幼稚了，当时搞得太喧闹了。但是我的出发点完全是好的。”

“我当然知道了。她们取笑你请大家吃中国食

物——炒面，是这样说吧？她们还嘲笑你的裤子太好看——这对你当然是很不公平的。”

卡罗尔突然站起来，呜咽着说：“哦，她们怎么能这个样子！她们不该嘲笑我给她们准备的点心啊，我是费了好大心思的！还有我那一套高高兴兴缝起来的中式服装——我是偷偷做的，只为给她们一个惊喜。她们这会儿竟然这么嘲笑我！”

卡罗尔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维达摸着她的头发，自我埋怨道：“我真不该——”

完全陷在深深的耻辱之中，卡罗尔根本不知道维达是什么时候走的。直到下午五点半的钟声响起，她才给惊醒了。“威尔回来之前，我一定要好好调整一下。但愿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有个这么愚

蠢的妻子……那些女人的心肠真是冷酷，爱讥笑别人，太可怕了。”

像一个孤独的小姑娘，卡罗尔慢慢踱上楼梯，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脚步非常沉重。她真想立马投入到她的庇护人怀中，这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总是面带微笑，善解人意，可惜十二年前已经去世了。

## 三

肯尼科特蜷缩在暖炉和煤油炉之间最大的椅子上，一直在打哈欠。

卡罗尔小心翼翼地问他：“亲爱的威尔，不知

道这镇上会不会有人说我坏话？一定有。我的意思是：你要是听到这样的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说你坏话？天哪，我想应该没有吧。他们经常告诉我，你是他们这辈子见过的最甜美的姑娘呢。”

“哦，我只是觉得——那几个商店的老板或许会觉得我买东西太过挑剔了。恐怕我现在已经得罪了达沙韦、豪兰和卢德尔梅耶那几位先生了。”

“那我就全都告诉你吧。原本我不想和你说这些的，但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就都告诉你吧：切斯特•达沙韦生气，或许是因为你到城里去选购新家具，而没到他那里。当时我也不想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但是——毕竟，我在这儿挣钱，他们自然希望我把钱花在这里。”

“要是达沙韦先生能好心地告诉我，一个有文化的人如何不用那些他称之为殡仪馆的东西来布置房间——”她记起了达沙韦先生以前说过的话。她温和地说道：“但是我能理解。”

“至于豪兰和卢德尔梅耶——哦，你以前可能就他们店里劣质的存货，而挖苦过他们，在你看来，当时只不过是在开玩笑，他们却记在心里了。这些事情，我们根本就不必在意。格菲尔草原镇是一个独立的市镇，不像在美国东部的某些小地方，随时要小心行事，被那些愚蠢的评论和社会习俗所约束，还会有一群老太婆总喜欢嚼舌根。在我们这里，谁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多自由啊。”他说得兴高采烈，卡罗尔知道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她被这些烦躁的事情弄得累极了。

“卡丽，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顺便提一下：

当然我一直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不希望你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总是碍于情面，去固定的几家商店买，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想去那家，同时要我来说：你最好也多去詹森和卢德尔梅耶的店里，少去豪兰•古尔德那里。因为豪兰•古尔德一生病总是去找古尔德医生，他们那伙儿人也从来都不去找我看病。我不想看到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通过买东西，就转到了特里•古尔德手里。”

“我去豪兰•古尔德那里买东西，是因为那里东西质量比较好，店铺也干净一些。”

“我知道。我也不是说完全就不去那里买东西了。当然，詹森这个人非常的狡猾——卖东西经常缺斤少两——而且卢德尔梅耶这个人又懒又馋，就像一只荷兰老肥猪。说到最后呢，我的意思就是，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就尽量去照顾自己人的生意，

你明白了吗？”

“我懂了。”

“哦，休息的时间到了。”

他打着哈欠，出去看了看温度计，把门关上，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脑袋，把自己的马甲解开，又打了一个哈欠，给钟表上了弦，下楼去看看火炉，接着又是一个哈欠，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睡觉去了，上楼的时候还不时摸摸自己那件厚厚的羊毛内衣。

过了一会儿，他大声喊道：“你怎么还不过来睡觉？”卡罗尔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 第九章

## 一

卡罗尔轻盈地跑到草地上，想教那些小羊羔跳一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舞蹈，但是她突然发现，那些不是羊羔，而是一群狼。它们肩并肩袭来，让她无路可逃，四周全是狼锋利的牙齿和讥讽的眼神。

她再也不能忍受别人暗地里的嘲笑了。她想逃离这儿。她想躲到人与人互不关心的大城市里去。她经常练习对肯尼科特说：“不妨让我到圣保罗住几天吧。”但是她一直不敢说出来；她怕忍受不住

肯尼科特的寻根究底。

改革乡镇？现在她只想获得别人的宽容！

她不敢直视别人。现在她一看到镇上的居民就脸红着躲开了，一个星期前她还觉得他们很有趣，值得研究呢。现在从他们早上的问候语里，她仿佛听到了残酷的窃笑。

在奥利•詹森的杂货店里，她遇到了久恩尼塔•海多克。她用讨好的口气说："哦，你好啊！天哪，你这些芹菜真新鲜！"

"是啊，看上去挺新鲜的。哈里要求星期天一定要吃芹菜，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卡罗尔赶忙从店里走了出来，心里非常高兴，"她没有取笑我……是啊，她没有，不是吗？"

不到一个星期，她就从心神不宁中恢复过来了，不再感觉羞愧，不去在乎那些流言蜚语，但是她见人就躲的习惯还是改不过来。在大街上，她总是低着头走路。当她瞥见麦加农太太或者戴尔太太在她前面走的时候，她总是穿过马路，假装自己正在仔仔细细地看招牌。她就像是在演戏，为了她看到的每一个人——也为了那些她看不到的恶意的瞥视。

她发现维达•舍温说的全是事实。不管她走进一家商店也好，或者打扫后门廊也好，还是站在客厅的凸窗前面也好，总有人在偷窥她。以前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摇大摆，得意扬扬的。现在回家前，总是认真看着每一栋房子，而且每当她安全到家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在敌人不断冷嘲热讽的攻击下，成功突围。她知道自己的这种神经过敏真是荒唐可笑，但是她还是每天都让自己陷入这种恐

慌之中。她看到，有人偷看她之后，又悄悄把窗帘拉回原处。有些老女人双脚明明已经跨进了自家大门，又溜了出来，只为多瞧她几眼——在寂静的冬天里，她能够听到她们踮起脚在门廊里穿梭。当她忘却了人们探照灯般的目光，寻得片刻安静的时候，当她在寒冷的暮霭中蹦蹦跳跳，高兴地伫立在朦胧夜色掩映下的黄色窗旁的时候，猛然从白雪覆盖的灌木丛里露出一个围着围巾的脑袋，一直盯着她看，这让她惊恐不已。

她承认自己有时太过认真，那些乡下人不管看谁都是瞪大眼睛。她变得平静下来，并且对自己的哲学理念感觉良好。但是第二天她走进卢德尔梅耶的杂货铺的时候，又遭受了一顿羞辱。店老板，店伙计，神经过敏的戴夫•戴尔太太正在咯咯笑着说什么事情。但她一进门，他们立马就停止了，看上去非常尴尬，开始胡乱说起洋葱之类的东西。卡罗

尔感到十分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到来才让他们无法继续原来的话题。那天晚上，肯尼科特带她去拜访古怪的莱曼•卡斯夫妇，他们一看到他俩就惊慌失措。肯尼科特开玩笑似的斥责他们：“是什么让你们变得和吊死的狗似的，莱姆？”卡斯两口子只是傻傻地笑着。

除了戴夫•戴尔、萨姆•克拉克和雷米埃•伍瑟斯庞，其他商人对她的看法，她是一点儿也摸不透的。她知道有时候自己总是把别人的问候解读为对自己的嘲笑，但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猜忌，无法从这种心理崩溃中走出来。对于那些商人的优越感，她时而气愤，时而畏惧。那些商人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粗鲁无礼的，他们就是要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他们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而且，“一点儿也不害怕所谓的医生太太。”他们经常说：“谁也不比谁差——说不定自己还强一点儿呢。”这可是

他们的格言，但是一碰上那些收成不好的农民，他们立马就把这句话给藏了起来。那些开店的美国佬脾气总是非常暴躁；奥利•詹森、卢德尔梅耶和格斯•达尔，他们分明是来自“欧洲”，可都愿意被别人看作美国佬。出生在新罕布什尔的詹姆斯•麦迪逊•豪兰，和出生在瑞典的奥利•詹森经常咕咕哝哝地对顾客说，“我也不知道你要的东西还有没有呢”。或者“哦，你不用指望能在中午之前收到这些东西”。以此证明，他们是自由的美国公民。

为了保住面子，顾客们都会回敬他们几句话。久恩尼塔•海多克就会叽叽喳喳地说：“你最好在十二点之前送到，否则我就把那个新来的送货员抓成秃子。”但是卡罗尔从来就不会开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现在她更确定，她绝对不会变成那样的。形成这种胆怯的心理后，她更习惯到阿克塞尔•埃格的店里买东西了。

阿克塞尔在镇上算不上受人尊敬，也没人说他粗暴无礼。他至今还只能算是个外来人，而且他也很乐意一直保持下去。他这个人行为沉稳，不会大惊小怪。他店里的陈设比十字路口任何一家商店都要乱七八糟。除了他本人，没人能找到别的商品。就拿童袜这类商品来说，有一部分在售货架的毯子下面盖着，一部分在装姜饼的马口铁盒子里，其余的都堆在一个面粉桶上，就像是一窝黑头蛇，而面粉桶的周围，则摆着一些扫帚、挪威文版《圣经》、鲈鱼干、几箱杏子，还有一双半伐木工人穿的橡胶底靴子。店里挤满了斯堪的纳维亚农妇，她们头上包着围巾，穿着古老的浅黄色的羊腿皮短外套，一直站在那里等她们的丈夫回来。她们讲的是挪威语或者是瑞典语，满脸疑惑地看着卡罗尔。看到她们，对卡罗尔来说是一种安慰——因为她们没有凑在一起低声细语地说，她就是个爱装腔作势的臭娘们儿。

可是，她却告诉自己，阿克塞尔•埃格的商店“这么风景如画，这么富有浪漫情调”。

她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穿着。

有一次，她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竟然穿了一件崭新的格子套装，上面有黄黑两色绣花领子，她这不就是请格菲尔草原镇的人一起对她评头论足嘛（他们对别的都不感兴趣，只知道打听那件新衣服和衣服的价钱）。这件衣服很是时髦，裁剪的线条也很美，这和镇上女人穿的拖拖拉拉的黄色和粉红色的裙子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博加特寡妇从门廊里盯着她看，好像在说：“我这辈子还没见过那么漂亮的裙子！”在小饰品商店里，麦加农太太突然拦住卡罗尔，对她说：“我的天哪，你这件衣服真漂亮——一定很贵吧？”一群药店门前的男孩子看到她，竟然说：“喂，小娘们儿，让我

们在你的裙子上下盘棋吧。”卡罗尔对此简直忍无可忍。在男孩儿们的窃笑声中，她用皮大衣盖住新裙子，赶忙把扣子系好。

## 二

最让她烦心的是那群一直盯着她的花花公子。

她一直试图说服自己，乡下空气新鲜，还有湖泊供人垂钓和游泳，住在这里可比住在人工建成的城市里健康多了。但是每当她瞥见一群年龄在十四到二十的男孩子整天在药店门前闲荡的时候，她就觉得很恶心，那些男孩子还抽着烟，相互展示“新奇”的鞋子、紫色的领带和镶着钻石形状的纽扣的外套，嘴里一直在吹口哨，吹的是黑人黄色小调。

每当看到少女经过，就会尖叫着说：“哦，真是个迷人的小姑娘。”

她见过他们在德尔•斯纳弗林理发馆后面一间臭气烘烘的房子里玩撞球，在“烟房”里掷骰子，不然就围在明尼玛喜大旅馆的酒吧侍者伯特•泰比身边，听他讲“生动的故事”。每当玫瑰宫电影院银幕上出现一个爱情镜头的时候，她就会听到他们湿漉漉的嘴唇发出那些恶心的声音。在希腊糖果店的柜台前，他们会一边吃一大堆烂香蕉、酸樱桃、生奶油和胶状冰激凌，一边对别人大喊，“嘿，不要管我”，“快点滚吧，别把我的杯子打翻了”。“老子拼命去了”。“你要是再敢拿烟卷沾我的冰激凌，我非把你的皮给剥了”，“喂，巴蒂，昨晚和蒂丽•麦圭尔跳舞感觉怎么样？紧紧搂着她没有，伙计？”

经过对美国小说的认真研究，卡罗尔发现男孩的所作所为只是想要表现自己的男子气概和幽默风趣；这些孩子生活在没有贫民窟和矿工露营区的地方，他们大多娇生惯养，一点也不快乐。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她竟然怀着同情之心而又不夹杂个人情感地研究那些男孩。她还没想到，他们可是会惹她生气的。

现在她才意识到，原来他们对她的情况已经十分了解了；他们现在是在等着看她出洋相，到时好嘲笑一番。没有一个女学生经过他们的观察站的时候，能像肯尼科特医生夫人那样满脸通红。她感到羞愧，是因为她知道他们一定是在以赞美的眼神瞅着她那双刚刚踩过雪的套鞋，在幻想她腿的模样。整个镇上的孩子们的眼睛里没有一丝青春的光彩，她为此感到伤心。他们生来就老练世故，内心冷酷无情，死气沉沉，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还总是吹

毛求疵。

有一天，她不经意听到赛伊•博加特和厄尔•海多克的谈话，她不禁为那些年轻人哭泣，他们不仅未老先衰，而且如此冷酷无情。

塞勒斯•N.博加特，是住在街对面的那个自以为是的寡妇的儿子，那孩子今年大约十四五岁。卡罗尔早就见识过赛伊•博加特的本领了。那是在她刚来到格菲尔草原镇的第一个晚上，赛伊就带着朋友来给她“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番，他大声敲着一块早就废弃不用的汽车挡泥板，他的伙伴们则模仿土狼嗷嗷地叫。肯尼科特觉得很荣幸，就跑出去给了他们一块钱。但是赛伊见钱眼开。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批人马，又返回来了。这次他们敲起三块汽车挡泥板，就和在过狂欢节似的。但是肯尼科特正在刮胡子，不得不出来把他们打发走，赛伊

竟然威胁道：“这次你得给我们两块钱。”这次他又得逞了。一个星期后，赛伊竟然把打更用的梆子安在卡罗尔家客厅的窗户上，到了晚上就敲得咚咚直响，吓得卡罗尔惊声尖叫。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卡罗尔亲眼见过赛伊勒死一只猫，偷瓜果，向肯尼科特的院子里扔西红柿，在草坪上搞破坏，创造滑雪跑道，还听到过他向别人讲述传宗接代的奥秘，讲起来惟妙惟肖，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这些知识。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小镇的博物馆活标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小乡镇是什么样子的，一所纪律严明的公立学校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具有内在幽默感的国民传统是什么样子的，一位虔诚的母亲是怎样塑造一个既有勇气又心灵手巧的孩子的。

卡罗尔非常害怕他。有一次她看到赛伊让他的那只杂种狗去咬她家的小猫，她便装作没看到，更不用说去阻止他了。

肯尼科特的车库是一个小棚屋，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很多油漆桶、修理工具、一架剪草机和几捆很久之前的干草。车库上面是一个阁楼，但已经被赛伊•博加特和哈里的弟弟厄尔•海多克占用，成了他们的老窝，在里面吸烟，为了逃离父母的鞭打，也会到那里，有时他们还会筹划一些秘密活动。他们靠小棚屋街对面的一面梯子，很轻松就能爬上阁楼。

一月下旬的某一天清晨，就是维达告诉卡罗尔实情后的两三个星期，她到那个牢固的车库里找一把锤子。积雪让她走起来更加轻盈，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时，她听到阁楼上有人在说话：

“喂，咱们几个——咱们到湖边别人设下的圈套里偷几只麝香鼠来吧。”赛伊打着哈欠说道。

“那一定会被别人揪掉耳朵的！”厄尔•海多

克嘟囔着说。

“天哪，这些香烟抽起来简直太来劲儿了。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抽玉米丝和干草种子吗？”

“是啊，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有人吐了口痰。然后一阵沉默。

“喂，厄尔，我妈说要是抽烟的话，会得肺痨。”

“全是胡说八道，你家那个老太婆就爱胡思乱想。”

“嗯，你说得也是。”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但是她说她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吸烟得了肺痨。”

“哎，你们知道吗，那个肯尼科特医生没和这位城里小姐结婚以前，不是一直在嚼烟叶吗？他也经常随地吐痰——嘿！有时候还吐得很准呢！能从十英尺远的地方，正好吐到一棵树上。”

对这位城里来的小姐来说，刚刚听到的绝对是一条震撼新闻。

“喂，那个女的怎么样？”厄尔继续问道。

“啊？你说谁啊？”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别装傻。”

只听到上面一阵扭打，不牢固的地板砰砰直响，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传来了赛伊懒洋洋的声音：

“你说肯尼科特太太吗？哦，我觉得她挺好

的。”这对正站在楼下的卡罗尔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有一次，她还给了我一大块蛋糕。但是我妈却说她太高傲自大。我妈一天到晚地说她。我妈说，要是她能像关心自己衣服那样关心她的丈夫，肯尼科特的脸色就不会那么难看了。”

又有人在吐痰。然后是一阵沉默。

“呃，久恩尼塔也老是议论她。”厄尔说，“她说肯尼科特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什么都懂。久恩尼塔说每次看到肯尼科特太太走在路上，摆出一副‘快来看——我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的神态的时候，她总是要把肚皮笑破。不过，我才不管久恩尼塔那一套呢，她就爱鸡蛋里挑骨头。”

“我妈经常和别人说，她听肯尼科特太太亲口说过以前她在圣保罗工作的时候每周能挣四十块

钱，但我妈说她知道她每周也就能挣十八块钱——我妈还说，等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就不会像个傻瓜一样到处乱跑，出洋相了，那个自大的家伙总觉得自己见多识广，其实大家知道的都比她多。大家都在背地里笑话她呢。”

“喂，你们见过肯尼科特太太在家里忙得团团转的样子吗？有天晚上我经过她家，她忘记把窗帘拉下来，我就足足观察了她十分钟。哈哈，我说出来你们会笑死的。那天她自己在家，摆正墙上的一幅照片，她足足用了五分钟。看到她用那双小手摆相框的样子真是笑死人了——手指那么纤细，看看我这双小手，是不是也很可爱啊，多像我家小猫漂亮的长尾巴啊！”

“但话又说回来，厄尔，她长得的确很好看，还有那些漂亮的衣服，那肯定是在她结婚的时候买

的。你们肯定没认真观察过她那些领口开得很低的裙子和贴身衬衫吧？她洗了挂在晾衣绳上的时候，我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她的脚踝也长得很好看啊，是吧？”

听到这些，卡罗尔赶忙逃走了。

她一直都不知道，原来镇上的人全部都在议论她，甚至连她的着装和身体都要议论。她觉得自己就像被脱光了在大街上游行一样。

现在天已经黑了下来，她把窗帘拉好，拉得严严实实的，和窗台紧密贴合在了一起，但是她仍然能感觉到人们透过窗帘投来的无数讥讽嘲笑的目光。

## 三

一想到她的丈夫以前竟然被人看到嚼烟叶，就觉得这样真是粗俗至极，虽然这是当地古老的习俗，但她还是无法容忍，可是越想忘记，就记得越清楚。她宁愿她的丈夫染上行为更文雅一点的恶习——沉迷于赌博或者有情人相伴。对于这些，她或许更容易宽恕他。她不记得哪部小说里会写嚼烟草的英雄能让别人着迷。她断言，这一切只能说明他仅仅是一个大胆的、崇尚自由的西部人而已。她尽量把肯尼科特和那些电影里出现的胸脯长毛的英雄好汉放在一起。暮色中，她蜷缩在沙发上，显得格外苍白、柔软，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输掉了这场战争。他吐痰的技术根本无法和在山间穿梭的骑兵相提并论；这只能说明他是真真正正的格菲尔草原镇人——和裁缝师傅纳特•希克斯与酒吧侍者伯特•泰比没什么两样。

“但是，为了我，他早就把那些恶习戒掉了。哦，这有什么关系！从某些方面来说，大家都是肮脏的。我把自己想得太高尚了，我还不是要吃喝拉撒，我还不是要洗我脏乎乎的手脚。我不是那种要被别人供奉的冷静、苗条的女神。永远都不会有那样的女神！他已经为我改掉了所有的恶习。他一直站在我这边，相信镇上的每个人都喜欢我。他就像万古磐石，毫不动摇——这场卑鄙的风暴简直要把我逼疯了……要把我逼疯了。”

她给肯尼科特唱了一晚上的苏格兰民歌，当她发现他正在咀嚼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的时候，她不禁想起了他的秘密，于是用母亲般的微笑加以回应。

她一直都在默默问自己，“嫁给他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吗？”因为没有答案，所以只能先搁到一边，不去想。（其实成千上万个女人都有过和她一

样的疑问与语调，不管是挤奶工，还是爱搬弄是非的皇后，而且，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女人使用这句话。）

## 四

肯尼科特带她来到了北面的拉克-基-迈特。这儿处于林海之中，是齐佩瓦族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入口处，这个村庄满是沙地，位于白雪皑皑的巨大湖畔，被一片挪威松树环绕着。除了在婚礼上匆匆瞥到了一眼，这是卡罗尔第一次见肯尼科特的母亲。肯尼科特老太太生性安静，受过良好的教养。这让她干净的小木屋更显高贵，虽然笨重的摇椅上放着几个又破又硬的靠垫，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主人的非

凡气质。她丝毫没有丢掉小孩子般奇思妙想的能力。关于书籍和城市，她问了卡罗尔许多问题。她还自言自语道：

“威尔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孩子，但有时候太过严肃了，你要教他如何放松一下。昨天晚上我听到你们两个有说有笑地谈论那个提着篮子卖东西的印第安老头儿，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听你们的笑声，真是种享受。”

在这个和谐友好的家庭氛围中，卡罗尔完全忘记了在格菲尔草原镇遇到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她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依靠他们娘俩儿，自己不再是孤单作战了。看到肯尼科特老太太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她觉得现在自己更了解肯尼科特了。他实事求是，心地善良，成熟稳重。他不是很会和别人开玩笑；但是他却尽可能地让卡罗尔和他开玩笑。他遗

传了他母亲的许多优良品质，比如说，信任他人、不窥探他人、诚实正直。

在拉克-基-迈特住的这一两天，卡罗尔重拾了不少自信。回到格菲尔草原镇，卡罗尔内心平静，但还是有点害怕，就像是一个重病号服了一剂灵药，疼痛马上消失，正在高高兴兴地庆祝重获新生。

一个晴朗寒冷的冬日清晨，北风凛冽，乌云和银白色的云朵快速掠过天空，在这短暂的光影中，天地万物都在惊慌失措地活动着。肯尼科特夫妇冒着刺骨的寒风，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往前走。肯尼科特非常高兴。他向洛伦•惠勒打招呼说：“我不在的这几天，你过得怎么样啊？”那位编辑大吼：“谢天谢地，你离开的这几天，你的病人全都好了！”然后针对这次远行认真地进行采

访，并且做了笔记，打算登在《无畏周报》上。杰克逊•埃尔德大声喊道：“喂，伙计！你的北部之行怎么样啊？”麦加农太太站在自家的门廊里，也向他俩挥手致意。

“他们都很欢迎我们啊。我们在那儿还是有点儿地位的。那些人对生活状态还是挺满意的。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呢？要是我一生无所事事，别人对我说一声，‘嘿，伙计’，我就能满足了吗？他们的愿望是整天在大街上高声谈笑，而我的愿望是在装有嵌镶板的房间里听小提琴的悠扬曲调。为什么？——”

## 五

维达•舍温经常在放学后去找卡罗尔，至今已经十几次了。她非常聪明，还经常给卡罗尔讲些奇闻逸事。她走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四处搜罗对卡罗尔的恭维话：韦斯特莱克医生太太说卡罗尔是个“甜美、聪明、有文化的年轻女人”，还有克拉克五金店的洋铁匠布雷德•比莱斯，他一直宣称卡罗尔是一个“好相处的漂亮女人”。

但是卡罗尔并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相反，一想到外人对她受委屈的事竟然这么了解，这让她非常厌恶。维达终于忍不住了，她暗示道：“你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孩子。打起精神。全镇的乡亲们几乎已经不再议论你了。跟我一块儿去“妇女读书会”吧。她们有最新的报纸，还有十分有趣的时事讨论。”

虽然维达极力邀请，但她还是不想去，因此用

自己的无精打采回绝了她。

只有比阿•索伦森才是她的知心朋友。

虽然卡罗尔觉得自己对下层社会的人已经非常仁慈了，但是她的出生背景决定了她还是觉得仆人们和其他人是有区别的，是低人一等的。可她发现比阿和那些在大学里与她关系良好的女孩子非常相似，作为朋友来说，她比那些芳华俱乐部的年轻主妇要好得多。每天，她们在家务活中找乐子，越来越亲密无间。比阿天真烂漫，她觉得卡罗尔是这个镇上最漂亮最有学问的女士；她经常高声大喊，“我的天哪，你的帽子真漂亮！”或者，“那些太太要是看到你的头发梳得这么优雅，她们一定会眼红得要死！”这些话语里完全没有仆人的自卑心理或者奴隶的伪善奉承；而是大学新生对高年级学生的由衷赞美。

每日菜单是由她俩共同拟定的。尽管一开始两人都保持着应有的礼数，卡罗尔坐在厨房桌子旁边，比阿站在洗涤槽边或者在擦拭炉子，但后来两人肯定会坐在桌子跟前，说说笑笑。比阿会咯咯大笑着告诉卡罗尔那个送冰的家伙竟然想吻她，或者卡罗尔也会承认，“大家都知道，我丈夫的医术要比麦加农大夫高明得多”。当卡罗尔买完东西回到家，比阿就会赶忙跑到大厅帮她把外套脱下来，一个劲儿握着她冰冷的双手，并且还问她，“今天逛街的人多不多？”

这是对卡罗尔独有的欢迎方式。

# 六

几个星期以来，卡罗尔一直过着这种畏手畏脚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变化。除了维达没人知道她的苦恼。在她最痛苦绝望的日子里，她还是依旧和大街上或者商店里的女人聊天。但要是没有肯尼科特的陪伴，她是绝对不会去芳华俱乐部的；只有出去买东西或者不得不参加下午的惯例拜访，她才会出门，任由镇上的人对她评价一番。那时，莱曼•卡斯太太或者乔治•埃德温•莫特太太，手上戴着干净的手套，拿着一块小小的手绢和海豹皮卡包，脸上虽然是赞赏的表情，但却冷若冰霜，坐在椅子边儿上，询问卡罗尔：“你觉得格菲尔草原镇有意思吗？”每次晚上她陪肯尼科特去海多克家或者戴尔家的时候，她都躲在肯尼科特的身后，像个刚进门的小媳妇。

现在，她一点依靠也没了。肯尼科特陪一个病人到罗彻斯特做手术去了。要走两三天。本来她觉

得也没什么；还想自己终于可以放松一下婚后紧张的神经，暂时做回那个爱奇思妙想的少女。但是现在肯尼科特一走，家里变得无比空荡。比阿今天中午也出去了——大概是找她的表姐喝咖啡，讨论“男朋友”的事去了。今天又是芳华俱乐部每月一次的晚餐和桥牌晚会，但是没了肯尼科特的陪伴，卡罗尔根本不敢去。

她孤孤单单地坐在家里。

# 第十章

## 一

卡罗尔觉得在天黑之前老长时间，屋里的鬼影儿就跑出来了。墙上的黑影跑来跑去，每把椅子后面好像也有鬼。

门是不是在动啊？

不。她是不会去芳华俱乐部参加聚会的。她没有精神在她们面前蹦蹦跳跳，刚刚经历了久恩尼塔的野蛮无理，她是不会再对她献殷勤，陪笑脸的。

今天一定不能去。但是现在真想举办一个聚会，就是现在！要是今天下午有什么人来拜访她就好了，那些喜欢她的人——维达，或者萨姆•克拉克太太，或者年迈的钱普•佩里太太，或者文雅的韦斯特莱克太太，或者盖伊•波洛克本人！她真想打电话——

不。不能那样。他们应当自愿拜访才合适。

或许他们会来的。

不管怎样，卡罗尔还是把茶准备好了。要是他们能来——真是太棒了。要是不来——那也没什么啊。面对别人的议论，她不会再一味忍让了，不能这样就把自己的身段放下；她还要继续保持喝下午茶的习惯，因为她一直把这个当作悠闲舒适生活的象征。尽管她是一个人喝茶，还假装是在招待风趣的满堂宾客，这样看上去有点幼稚，但卡罗尔乐在

其中。这真是太有趣啦！

她马上把这个一闪而过的想法付诸实践。她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先把炉子点好，一边烧开水，一边哼唱舒曼的歌曲，然后把葡萄干小点心铺在报纸上，放进烤箱的架子上加热。她匆忙跑到楼上，把最轻薄的茶巾拿下来。她还在桌子上摆了一个银制的托盘。接着，她得意扬扬地把那个托盘放到了客厅里的一张长樱木桌上，把桌上的东西都挪到边上去，比如说一个刺绣架，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康拉德的著作，以及一摞《星期六晚报》、《文摘》，还有肯尼科特的《国家地理》杂志。

她一会儿把银托盘放这儿，一会儿把银托盘放那儿，想来想去，一直在摇头。她忙着把那张缝纫桌打开，放在凸窗前面，然后把茶巾平整地铺在上面，又动了动那个托盘。“有时间一定要买张桃花

心木茶几。”她高兴地说道。

她拿来两个茶杯，两个茶碟。为自己准备了一把直靠背椅，但她为客人准备了一把大大的安乐椅，这把她累得气喘吁吁。

她完成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准备工作。然后坐下，开始等待。她非常希望能听到门铃声和电话的响声。慢慢地，她的热情开始消退，手也耷拉下来。

维达•舍温应该能听到她的召唤吧。

她透过凸窗往外看。只能看到白雪从豪兰家的屋脊上缓缓筛落，就好像水管里喷出的水雾。街道对面的大院子里，雪花旋转飞舞，灰蒙蒙的一片。黑色的树木在寒风中不断颤抖。路面上满是车轮压出的冰槽。

看看给客人准备的杯碟，看看那把安乐椅，不禁感到屋子里更加空空荡荡。

她把疲惫的手指伸进茶壶试试温度，发现茶水已经凉了。是啊。非常凉。她再也等不下去了。

冰凉而洁净的杯子就放在她的面前，闪闪发光，却又空空如也。

再等下去真是荒唐至极。她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一杯茶。坐在那里，盯着那杯茶水。她现在想做些什么呢？哦，是的；多么愚蠢的想法；她往自己的杯子里加了一块方糖。

她一点也不想喝这杯可憎的茶水。

她站起身，趴在长沙发上开始抽泣。

# 二

她开始更加严肃地思考这几个星期以来自己遭遇的一切。

她曾经立志改变这个乡镇——唤醒它，激励它，“改造”它。要是他们不是羊，而是狼，该怎么办？要是自己对他们太温顺，他们会不会立马把自己吃了呢。要是不抗争，就会乖乖被吃掉。与驯服狼相比，完全改变这个乡镇似乎更容易！她不能屈从于他们的看法；那样就太消极了；他们是些有判断能力，但是道德败坏的人；那是偏见与恐惧思想的旋涡。她一定不能让他们把自己征服。她不是文森特•德•保罗，从没想过要控制别人或者把别人变成一个模子出来的东西。那又是什么呢？稍微改变一下他们对美的不信任，就能作为结束这一切的

开端；作为一颗将要萌芽的种子，日益壮大的根须将突破重重阻碍，助它成为参天大树。如果她不能如愿，那也是华丽地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会赢得别人的掌声，但如今她在格菲尔草原镇还什么也没有做成，根本就无须感觉心满意足。她定会在这堵空白的墙上播撒种子。

这样对吗？这里仅仅是一堵空白的墙吗？这个乡镇对三千多人来说可是宇宙的中心。从拉克–基–迈特回来之后，她难道没有从他们的问候中感受到真心实意吗？没有。一万个格菲尔草原镇中也不可能有一句单纯的问候和友好的握手。萨姆•克拉克一点儿也不比她在圣保罗认识女图书管理员和在芝加哥见过的人更加忠诚。而且这些人拥有更多这些沾沾自喜的格菲尔草原镇人所缺少的品质——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和勇气，感受音乐和诚实正直的能力，享受热带岛屿、巴黎夜景和巴格达城墙迷人风

景的能力，拥有健全的工业司法制度、不一味歌颂上帝的能力。

一粒种子。不管是哪种种子都不重要。所有的知识和自由都是其中一颗。但是在寻找种子的路途上，她已经耽搁了这么久。在妇女读书会她能有所作为吗？或者她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得无比精致能对小镇居民产生影响吗？她让肯尼科特爱上了诗歌。这仅仅是个开始！她确信自己正在俯身迎接崭新的一页，幽灵一般的火影（存在于不真实的火炉）也将悄然溜走。门也不再动了；窗帘上也不再有慢慢爬行的黑影了，而是在暮色照射下形成的可爱阴影；当比阿回到家时，卡罗尔正在弹那架好久都没碰过的钢琴，边弹边唱。

晚餐时刻，两位姑娘高高兴兴地大吃了一顿。卡罗尔穿着一件镶金边的黑色长缎袍，在餐厅里吃

饭，比阿穿了一件蓝色条纹棉布罩衫，还系着一件围裙，在厨房里吃饭；但是厨房与餐厅之间的门开着，卡罗尔问道：“你有没有看到达尔铺子橱窗里的鸭子？”比阿像唱赞美诗般回答道：“没有，太太。我们今天下午过得很愉快呢。蒂娜准备了咖啡和饼干，她的朋友也在那里，我们说说笑笑，她的朋友说自己是个总统，还要把我封为芬兰女王呢，我就把一根羽毛插到我的头发上，说我要去为祖国而战了——哦，你一定觉得我们很傻吧，但我们笑得可高兴了！”

当卡罗尔再次坐到钢琴旁边的时候，她没有想她的丈夫，而是想到了那位对书极为上瘾的隐士，盖伊•波洛克。她真希望波洛克能来拜访她。

“如果一个姑娘真的吻了他，他就会从窝里爬出来，变得更懂人性。要是威尔能像盖伊那样喜欢

读书就好了，或者盖伊要是能像威尔那样勤奋务实。我想我就能忍受格菲尔草原镇的枯燥生活了。”把威尔照料好，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对待盖伊，我能够给他母亲一样的关怀。我想照顾的到底是什么？一个男人，一个孩子，还是一个乡镇。以后我会有一个孩子的。就在将来的某一天。但是在他所有能接受知识的岁月，我一定要让他远离这里——

“上床睡觉去吧。”

“和比阿在一起生活，和她在厨房闲谈，就是我真正的水平吗？”

“哦，我真的想你了，威尔。但是睡觉的时候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翻身，不用担心吵醒你，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难道我就一定要处处表现得像一个‘已婚妇女’吗？今晚，我就觉得自己还没结婚。这么轻松自在。想到这里曾经有位肯尼科特太太，一直为一个名叫格菲尔草原镇的地方感到担忧，其实除了这里，外面还有广阔的世界！”

“当然，威尔将来一定会喜欢上诗歌的。”

## 三

二月里，无比阴沉的一天。大片大片的乌云几乎垂到了地面上，像是一段段刚刚砍伐的笨重木头；鹅毛大雪缓缓而至，覆盖在被人践踏过的荒野上。到处昏暗一片，但一点也模糊不了周围的景色。屋顶和人行道的线条依旧那么锐利，毫无改

变。

这是肯尼科特离家后的第二天。

卡罗尔从沉闷的屋子里逃了出来，想去散散步。现在有零下三十度；简直是太冷了，她根本就高兴不起来。寒风从两栋房子之间的空隙里吹出来，完完全全把她包围了。刺痛了她的皮肤，啃噬着她的鼻子、耳朵和脸颊，她赶忙跑起来寻找避风的地方。躲在谷仓的背风处，她终于能喘口气了，这要多亏了谷仓上面的广告牌，上面乱七八糟地贴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招贴广告，一层盖一层，涂着厚厚的糨糊。

街道的尽头是一片橡树林，她不禁想到了印第安人、打猎还有滑雪鞋。她艰难地穿过几座灰头土脸的小屋来到空旷的野外，来到了一座农庄和一座低矮的覆着厚厚积雪的小山。她身穿海狸鼠皮大

衣，头戴海豹皮帽子，拥有令乡下人嫉妒的光滑的少女般脸颊。她站在这荒凉的山坡上极不相称，就像一只猩红比蓝雀落到了一块浮冰上。她朝下凝望着格菲尔草原镇。大雪完全没有被街道隔断，反而把整个大草原吞噬了，整个镇上没有一处避风港。一栋栋房屋都化成了白色的大地的点点黑斑。她的身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而无边的落寞让她的心也在颤抖。

她急忙跑回喧闹的大街上，一直以来她向往的都是商店橱窗和餐厅里璀璨的黄色灯光；或者一片原始森林，里面有身穿带帽皮衣，手持来复枪的猎人：或者谷仓前的空场地，温暖而潮湿，还能听到老母鸡和牲口的喧闹声，当然不是那些满是灰尘的房子，不是堆满了冬天烤火留下的灰烬的院子，不是那些堆满了脏雪和结冰泥块的道路。冬天的美景已经消失。在最近的三个月，一直持续到五月，寒

冷还要继续，地下的积雪也会变得越来越脏，虚弱的身体也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抵抗力。她好奇，为什么那些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们非得在这寒冷的天气里，加上让人寒心的偏见，为什么不能像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那些聪明、健谈的人那样，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温暖和轻松。

她环绕着小镇的郊区散步，看到了“瑞典山谷”贫民区。在这里，只要是三户人家连在一起，其中至少一家是属于贫民区的。在格菲尔草原镇，萨姆•克拉克曾经夸口说：“在这个镇上，绝对不会出现大城市的那种贫困现象——这里总是有大量的工作机会——根本没有救济的必要——要是一个人没有获得成功，那肯定是因为他好吃懒做，会遭到别人的责备的。”但是现在夏天草木葱茏的面具已经被揭开，卡罗尔看到的是痛苦与绝望。在一间用薄木板搭建，屋顶铺着焦油纸的小棚屋里，她看

到洗衣女工，斯坦霍夫太太正在灰蒙蒙的蒸汽中干活儿。屋外，她六岁的儿子正在砍柴。那个孩子身上穿了一件破旧的夹克，蓝色的围巾看上去和脱脂奶一个颜色。他手上戴着一副红色手套，但是手套破了洞，皲裂而且破了皮的指关节露了出来。他不时停下暖暖手，然后哭了起来。

新搬来的一家瑞典人暂时安顿在一间废弃的马厩里。一个八旬老汉正沿着铁路捡煤块儿。

她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是她现在扮演慷慨的女施主，一定会招来那些自认为支持民主制度、独立自由的公民的怨恨。

镇上的工业活动消除了卡罗尔心中的落寞感——铁路调车场里，一辆货车正在掉头；小麦仓；贮油罐；一家屠宰场里，积雪上全是斑斑血迹；奶油厂里，有不少农民的运货雪橇和成堆的牛奶罐

头；一个没有过多说明的小石屋，外面标着“危险——此处存放炸药”。在一个气氛欢快的墓碑加工厂里，有一位注重实际利益的穿着红色牛皮外套的雕刻匠，他边吹口哨，边凿打闪闪发光的花岗岩墓石。杰克逊•埃尔德的小锯木厂，传出松木刨花的清新味儿和圆锯锯木头吱吱的声音。最重要的企业是由莱曼•卡斯担任总经理的格菲尔草原镇面粉公司。公司的窗户都被覆上了一层面粉，但这里是格菲尔草原镇最忙碌的地方。工人们正在把成桶的面粉旋转到货车车厢里；一个坐在连枷上的小麦麻袋的农民正在和一个小麦买家争吵；轰隆隆的响声从面粉厂里传出来，水流还没有结冰，推动水车，汩汩作响。

最近一段时间，卡罗尔总是窝在家里，现在看到外面嘈杂一片，对她来说是种解脱。她希望自己能有一份工作，她不属于那种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的女人。

她开始往家走，路上有一个小小的贫民窟。在一间铺着焦油纸没有门的棚屋前面，站着一个身穿毛糙狗皮外套，头戴黑色护耳长绒帽的男人，一直在盯着她。那个男人方方正正的脸上显示出一股自信，狐狸般的胡子让他看上去像个爱冒险的流浪汉。他直直地站着，双手插在侧口袋里，嘴里含着一只烟斗，烟雾徐徐升起。看上去大约有四十五六岁。

“你好，肯尼科特太太。”他慢慢吞吞地说。

她想起来了——镇上的杂务工，冬天刚到的时候，还给她家修过火炉。

“哦，你好。”她不安地回答道。

“我的名字是伯恩斯塔姆。大家都叫我‘红胡

子瑞典佬’。您还记得我吗？一直希望能再见到你，向你问好。”

“是——是的——我刚刚到四郊转了一下。”

“哦，这里真是乱七八槽。没有下水道，没有人清扫街道，还有路德会的牧师和神父宣扬什么艺术和科学。但是，我们这些住在瑞典洼地的人也不见得就比你们这些人过得差。感谢上帝，我们不用像一只在芳华俱乐部围着久恩尼塔•海多克呜呜直叫的小猫。”

卡罗尔认为自己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要和这位满身下水管道臭味的短工称兄道弟，还真让她感到不舒服。或许他曾经还是自己丈夫的病人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保持自己的尊严。

“是啊，其实芳华俱乐部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今天又这么冷了，不是吗。哦——”

伯恩斯塔姆一点儿都不懂告别的礼数。也没有把前额的头发往后捋一下。他的眉毛上下跳动，好像是在显示它们的生命活力。他笑着继续说道：

“或许说起海多克太太和她那个神圣的芳华俱乐部，我不应该这么尖酸刻薄。我想我要是被邀请去跟那群太太小姐坐在一起，我一定会笑死的。在镇上，大家都把我当作坏蛋。肯尼科特太太——镇上的无神论者，我想我一定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任何不喜欢银行家和老牌共和党的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卡罗尔本来想尽快离开这里，但是现在她倒想留下来听听他的高见。她把脸完全朝向他，把暖手筒放低。她试探性地说道：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她心里的怨气也如洪水般喷涌而出，“我觉得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批判那个芳华俱乐部。她们一点儿也不神圣。”

“哦，是啊，她们就是那个样子！美元的标记早就把人们从十字架上赶下来了。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没力气反击了。我做我想做的，她们做她们想做的。”

“那你自称贱民是什么意思？”

“我很穷，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有钱人，我是个老光棍。我挣的钱完全够自己用，我自己坐着，我自己跟自己握手，我喜欢抽烟，喜欢读史书，我才不会一个劲儿地帮埃尔德老兄和卡斯老爹发大财。”

“你——我猜你一定读过很多书吧。”

“是的。但我也只是走马观花，随便翻翻。和你说实话：我像狼一样，过着孤独的生活。我卖过马，锯过木头，在林场里干过活儿——做起清洁来，我可是一把好手。我一直希望上大学。但我学起东西来特别慢，说不定到时会被人家赶出校门。”

“你真是一个怪人，先生——”

“伯恩斯塔姆。迈尔斯•伯恩斯塔姆。一半美国血统，一半瑞典血统。他们都说我‘是个该死的懒蛋，是个大嘴巴，是个爱惹麻烦的人，对这里的一切都不满意’。不，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并不奇怪！我就是个书呆子。或许是因为看得太多了，反而不能消化。或许我就是个半瓶醋。但我就是要先成为一个‘半瓶醋’，然后再超过你，因为这对

一个穿工装裤的激进分子是非常有帮助的。”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她问道：

“你说芳华俱乐部里的都是些傻瓜。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哦，你要相信我们对于你们那个有闲阶级是非常了解的。事实上，肯尼科特太太，我了解到的比我说出来的更多。在这个男人为上的小镇，真正有头脑的人——我不是指会记账的头脑，或者会打鸭子的头脑，或者打孩子屁股的头脑，而是真正有想象力的头脑——就只有你、我、盖伊•波洛克，还有面粉厂的领班。他是一个领班，但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定不能告诉莱曼•卡斯！莱曼会以比处置盗马贼更快的速度开除一个共产主义者的！）”

“放心，我不会告诉他的。”

“这个领班老是和我争辩。他是个正宗的老资历党员。太教条主义了。他希望说说‘剩余价值’这样的词，就能改革一切，从森林砍伐到流鼻血。他喜欢读祈祷书。但又说回来，要是拿他和埃兹拉•斯托博迪、莫特教授，或者朱利叶斯•弗里克鲍相比，把他说成是柏拉图•J.亚里士多德一点儿也不为过。”

“听他的故事还真有趣呢。”

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把脚丫插进了雪堆里。“瞎说。你是说我话多，是不是。好吧，我承认，碰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就是有说不完的话。或许你早就想跑了，免得把鼻子给冻坏。”

“是的，我想我现在必须得走了。但是告诉

我：为什么你没有把在中学教书的舍温小姐也列入你的小镇知识分子名单呢？”

“我想她应该也属于其中一员。就我知道的而言，每一件与改革相关的事情，她都有参与——很多人都不知道。她让沃伦牧师太太担任妇女读书会的会长，让她组织一切工作，但其实舍温小姐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四处劝说那些容易相处的太太们做些事情。顺便告诉你——对于那些太小的改革活动，我是不会感兴趣的。格菲尔草原镇就好比一艘爬满藤壶的船，舍温小姐不停地往外舀水，希望修复船上的漏洞。还有波洛克，他也想修复漏洞，但他的办法是给全体船员读诗！至于我，我想把船拉到岸上来，把那群蹩脚的修补工全都开除，这艘船要从龙骨开始，重新修建。”

“是啊——那样——那样才会更好一些。但我

现在必须跑回家了。我可怜的鼻子真的要冻坏了。”

“要我说，你不如先到我的屋里坐坐，暖和一下，看看老光棍的棚屋是什么样的。”

她有些迟疑地看着他，看着那个低矮的棚屋，院子里乱堆着成捆的木柴、发霉的厚木板，还有一个没有铁箍的洗衣盆。她心里非常不安，但是伯恩斯塔姆没有给她仔细考虑的机会。他立马伸出手，做出一种欢迎的姿势，仿佛在说，她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她现在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已婚妇女，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好吧，就坐一会儿，暖和暖和我的鼻子。”她往大街上瞥了一眼，以确保没有人在监视她，然后就飞快地钻进了小屋。

她在那间小屋待了大约一个钟头。她没有见过

比这个“红胡子瑞典佬”待客更加周到的主人。

他家只有一个房间：光秃秃的松木地板，一个小小的工作长凳，贴着墙的床铺是惊人的干净，大肚子的火炉，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炮弹，火炉后面的架子上，放着一只煎锅和一把带灰点儿的咖啡壶。两把粗糙的椅子——一把是由半个木桶做成的，另一把是倾斜的厚木板做成的。还有一排种类繁多的书籍；有拜伦、丁尼生和史蒂文森的作品，一本燃气机手册，一部索尔斯坦•范布伦的作品，一本关于“家禽与牲畜的管理、饲养、疾病与良知繁殖”的论文专著，上面被他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备注。

房间里只有一幅画——这是一张杂志彩色插页，上面印着哈茨山上屋顶尖尖的乡间住宅，这让人想到了小精灵与金发女郎。

伯恩斯塔姆并没有过分关心她。他建议道：“你不妨解开大衣，把脚放在火炉前面的那只箱子上。”他把自己的狗皮大衣脱了下来，俯身坐到那把半个木桶做成的椅子上，嗡嗡地说：

“是啊，我是一个粗人，靠打零工养活自己，但比有些文明人更加独立，比如说，银行职员。对于那些笨蛋，我就是非常粗鲁，这或许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天晓得，我根本不清楚上等人的那套规矩，也不了解双排扣的男士礼服应该配什么样的裤子），但最重要的是我有自己的意图。我是整个约翰逊县唯一一个能记住《独立宣言》里的那句，说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人。”

“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碰到了埃兹拉•斯托博迪。他一直盯着我，好像是要让我记住，他是个值

二十万美元的了不起的大人物，他说，‘喂，伯恩奎斯特——’”

“‘我叫伯恩奎斯特•埃兹拉。’我说，其实他知道我的名字。”

“‘哦，不管你叫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有一把机器圆锯。你来我家，给我锯四大堆枫木。’”

“‘您这么看得起我啊？’我故意天真地回答。”

“‘那不重要，你必须星期六之前到我家锯木头。’他说，他这个人才是精明十足。一个普通工人竟然敢去招惹一个穿着廉价破皮衣、腰缠二十万、到处乱跑的阔佬。”

“‘这当然很重要，’我说，我就是要故意气

他，‘你怎么知道我就喜欢见到你呢？’他好像也没有发火！‘不行，’我说，‘我还要好好考虑考虑，我不喜欢你的贷款申请。你还是到别的银行去吧，我这儿概不贷款。’然后转身就走了。”

“当然，或许你会觉得我很无礼——甚至很傻。但是我觉得这个镇上必须有一个人敢不受约束地和这位银行家顶嘴！”

他猛然离开座位去冲咖啡，然后递给卡罗尔一杯，继续说。他的话时而有挑衅性，时而又富有歉意，时而渴望获得友谊，时而又被卡罗尔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哲学表现出来的惊讶逗乐了。

站在门口道别时，卡罗尔暗示：

“伯恩斯塔姆先生，如果你是我，你会在意别人在背后议论你装腔作势吗？”

“嗯？我才不管那些呢，就想当面踢他们一脚！这样告诉你吧，假如我是一只浑身银白色的海鸥，我干吗在意一群脏乎乎的海豹评论我的飞翔本领呢？”

不是背后的风，而是伯恩斯塔姆的嬉笑怒骂给予她力量，让她穿过整个市镇。她能够直面久恩尼塔•海多克，莫德•戴尔向她点头，她却昂首阔步地走了过去，回到家，面对比阿，她容光焕发。她打电话给维达•舍温，让她“今晚一定要来一趟”。她兴高采烈地弹起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刚劲有力的男人的回声，这回声来自铺着焦油纸的矮棚屋里那位有说有笑的红胡子哲学家。

（当她向维达暗示：“镇上是不是有个男人专门和镇上的大人物对着干——伯恩斯塔姆，是这个

名字吧？”这位改革领袖回答道：“伯恩斯塔姆？哦，是的。一个修理工。他是相当没有礼貌的一个人。”）

## 四

肯尼科特终于在午夜回到了家里。早餐的时候，他说他离开的这两天无时无刻不在想她，这句话他至少重复了四遍。

在去市场的路上，萨姆•克拉克向她打招呼：“早上好！来我们家坐坐和塞廖尔聊聊天吧？今天还挺暖和的，是吧？你那位大夫的温度计上显示多少度啊？我说，你们这俩家伙最好出来转转，这几天晚上来我们家吧。别总待在家里，和看不起

人似的。”

钱普•佩里是位拓荒者，是谷仓的小麦收购员，在邮局前面拦下卡罗尔，用他粗糙的手握住卡罗尔的手，盯着卡罗尔的双眼黯淡无光，咯咯笑着说：“你看上去这么年轻，多么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我的天哪。那天我妈还说，见你一面胜过一剂药方呢。”

在时装商店，她碰到了盖伊•波洛克，当时他正要买一条颜色稳重的灰色围巾。“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她说，“等哪天晚上有空，来我家打克里比奇纸牌吧，好吗？”波洛克半信半疑地问道：“我真的可以吗？”

她在买两码梅西林花边的时候，爱唱歌的雷米埃•伍瑟斯庞踮着脚尖偷偷走了过来，他那张黄黄的长脸来回快速摆动，他恳求道：“快点儿跟我到

柜台那边去，看看我专门给你留的一双漆皮拖鞋。”

他恭恭敬敬地脱下她的靴子，把裙子掀到脚踝处，慢慢把那双鞋子给她穿上。最后，卡罗尔把那双鞋子买了下来。

“你真是个优秀的推销员。”她说。

“我根本不会做买卖！我喜欢高雅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算不上是艺术。”他无奈地挥挥手指给卡罗尔看：一排排鞋盒架子，雕着镂空花瓣的木椅子，摆着鞋架子和黑色鞋油的橱窗，一张平版画，上面印着樱桃脸蛋儿的年轻姑娘，似笑非笑地念着诗歌招揽生意：“自从我穿上这双漂亮的克利欧佩特拉皮鞋，我的小脚变得多么迷人啊。”

“但有时，”雷米埃叹了一口气，“也能碰到

几双这样精致的小鞋子，我就会把它们放到一边，等识货的人前来购买。每次看到这样的鞋子的时候，我就会脱口而出，‘要是肯尼科特太太合脚的话，那该有多好’，我打算只要一有机会就通知你。在格雷太太公寓里的那次愉快谈话一直难以忘怀！”

那晚，盖伊•波洛克果真来拜访了，虽然一进门就被肯尼科特抓去打牌了，但卡罗尔仍然感到很高兴。

## 五

以前的天真活泼终于又回到了卡罗尔身上，但是她从未忘记改造格菲尔草原镇的决心，她打算先

做一点简单、令人愉悦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在灯下教肯尼科特欣赏诗歌。但是这件事一直拖延着。有两次他提议出去拜访邻居，有一次他到乡下出诊。第四个晚上的时候，他高兴地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问她：“今晚我们做什么？去看电影吧？”

“我早就想好晚上做什么了。现在什么也不要问！过来坐在桌子旁边。好，你这样可以吗？沉住气，放下大男人的架子，听我说。”

或许是受了爱命令别人的维达•舍温的影响；当然她说的话就像是在兜售文化一样。但是，等她坐到了长沙发上，就完全不一个模样了。双手托着下巴，把叶芝的诗集放到膝盖上，大声地朗诵起来。

立刻，她就从格菲尔草原镇舒适的家中走了出去。她进入了一个孤独的世界——黄昏时刻，红雀

扑扑地拍打着翅膀；沿岸的海鸥发出痛苦的鸣叫；网状的泡沫在黑色海面上漂浮；安加斯岛和远古诸神，他们光辉荣耀永不磨灭；高大的国王和缠着金腰带的贵妇；还有绵绵不绝、悲伤的歌声——

“咳咳咳！”肯尼科特连续的咳嗽声把她拉了回来。她突然想起了他嚼烟叶的事情。她瞪了他一眼，这时肯尼科特，不好意思地说：“真是首好诗！你在大学里学的吗？我也很喜欢诗——比如说詹姆斯•威特科姆•瑞利的作品和朗费罗的诗，我很喜欢他的《海华沙之歌》。我的天哪，我真希望能欣赏到你刚才读的那种高水平的艺术作品。但是我觉得我早就过了学新鲜玩意儿的年纪了。”

他困惑不解的样子让卡罗尔心疼不已，但又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安慰道：“好吧，就让我们试试丁尼生的作品吧。你读过他的诗吗？”

“丁尼生？当然读过了。在学校的时候学过。我给你读一首：

如果我要远航

不要留下离别的……

就让……

我已经记不得全部了，但是——哦，当然！还有一首诗的开头是‘我遇到一个乡下男孩，他……’我忘了下面是怎样的了，但是这首诗的结尾是，‘我们一共七个人’。”

“是的，这样吧——我们来读读《国王的田园

诗》，这首诗里，色彩艳丽。”

“好，读吧。”但是他赶忙点燃一支雪茄，好让自己躲在烟雾后面。

她没有跟随着诗歌来到卡米洛特。她边读诗边抬着眼睛盯着他，看到他那股难受劲儿，就跑过去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大声喊道：“你就是个大萝卜头，我不逼你了！”

“听我说，不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看到你这么难受。”

但现在她的兴致还停不下来。她就念了一首吉卜林的诗：

有一支队伍

正从大道上赶来。

伴着卡罗尔，他用脚打出节奏；他看上去稳重而坚定。但是，当他恭维她说“你念得太好了。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埃拉•斯托博迪”时，卡罗尔突然把书合上，建议到再不去看九点钟的电影就太晚了。

这可以说是她最后的努力了，如同想要抓住四月的风，让上天不高兴，或者到奥利•詹森的食品店，从罐头堆里买到阿瓦农的百合花和科开恩的夕阳美景一样。

但事实上，看电影的时候，碰到幽默的镜头，她还是和丈夫一起捧腹大笑起来，一个演员竟然把

意大利式细面条塞进了一位贵妇人的裙子里。过了一会儿，她又后悔自己不该笑；她怀念起了以前和好姐妹们一起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山城垛上散步的情景。可是，一看到那个著名的影坛小丑把几只癞蛤蟆一下扔到了汤盆里，她又忍不住哧哧地笑了起来。随着最后一抹晚霞逐渐消失，姑娘们的身影也随之而去。

## 六

现在卡罗尔经常到芳华俱乐部参加桥牌午会。她是从萨姆•克拉克家里学会打桥牌的。她打牌的时候很安静，但技术实在是很差。她从不参与任何争论，即使是比羊毛连裤衫还要琐碎的事情，她也

决不发表意见，但豪兰太太每次都能扯上五分钟。卡罗尔经常面带微笑，活像一只金丝雀，用自己的方式向东道主戴夫•戴尔太太表示感谢。

唯一让她感到焦虑的时刻，就是讨论自家丈夫的时候。

那些年轻少妇谈论起家庭琐事的时候，竟然那么直率而详尽，这着实把卡罗尔吓了一跳。久恩尼塔•海多克描述哈里刮胡子的每一个细节，说他对猎鹿非常感兴趣。高杰灵太太有些生气地告诉大家，她丈夫非常讨厌吃猪肝和咸肉。英德•戴尔说戴夫总是消化不良；还列举了前一阵在床上跟他争论过有关“基督教科学派”、短袜子和内衣上怎样缝扣子的事情；宣称“自己最受不了的事就是他总是对年轻姑娘感兴趣，而他呢，只要看到自己和别的男人跳舞就会发疯似的吃醋”；更甚者，她竟然

描述起戴夫亲嘴的不同方式。

一开始卡罗尔非常认真地听着她们的讨论，后来竟然也急切地想加入到她们之中，她们也怜爱地看着她，鼓动她说一些蜜月细节，那一定很有趣。她一点儿也不厌恶，但是觉得很尴尬。她故意假装没听懂她们的意思，只说了一些肯尼科特的套鞋和行医理想，大家听着听着就彻底烦了。她们都把她看成一个为人随和但很幼稚的人。

直到最后，她尽量满足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她对芳华俱乐部的会长久恩尼塔表示，她想请客招待大家。“只是，”她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提供比戴尔太太的沙拉和你做的蛋糕更好吃的点心，亲爱的。”

“那真是太好了！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女主人来主持三月十七日的那场桥牌会。要是你把它办成一

个圣帕特里克日桥牌会，那一定前无古人。我非常乐意帮你张罗一切。真高兴你现在学会打桥牌了。刚见你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不会喜欢格菲尔草原镇这种地方呢。现在你安顿下来了，和我们相处得也这么融洽，这真是太好了！或许我们没有城里人有学问，但是我们有非常快乐幸福的生活，而且——哦，我们夏天去游泳，去跳舞——还有好多好玩的事儿的。我想，要是别人过过我们这样的日子，他们一定会羡慕我们的！”

“真是太对了。谢谢你出主意，让我办个圣帕特里克日桥牌会。”

“哦，那没什么。我总觉得在芳华俱乐部人人都有好主意。你要是去过别的市镇，比如说，瓦卡明、乔雷莱蒙等，你就会发现格菲尔草原镇是明尼苏达州最充满生机与活力、风景最美的市镇。你知

道那个大名鼎鼎的汽车制造商，珀西•布雷斯纳汉也是这里人吗？还有——我觉得圣帕特里克日桥牌会一定是别开生面的，绝不是稀奇古怪或者是别的什么样子。”

# 第十一章

## 一

尽管被多次邀请参加妇女读书会的每周例会，但她总拖着不去。维达•舍温给她保证道：“妇女读书会是一个气氛非常和谐舒适的团体，在这里你会接触到最流行的学术思想。”

三月初的一天，老医生的太太，韦斯特莱克太太，突然来到了卡罗尔的客厅，她像是一只温驯的老猫咪，提议道：“亲爱的，今天下午一定要来读书会啊，这次轮到道森太太主持开会，她简直要被

吓死了。她让我来请你，她说你博览群书，热爱写作，一定能让这次会议增色不少。（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英国诗歌。）就这样吧！快点儿把你的外套穿上！”

“英国诗歌？真的吗？我非常愿意去。没想到你们也在读诗啊。”

“哦，我们还不是太落后！”

当她俩出现的时候，卢克•道森太太，镇上最富有的男人的太太，可怜兮兮地盯着她俩。她那件昂贵的海狸皮呢缎子长袍上挂着各种各样的棕色珠子镶成的垂饰，袍子非常大，容纳她两个也绰绰有余。她站在十九把折叠椅前面，来回搓手；前厅里挂着一张1890年拍摄的褪了色的明尼哈哈瀑布的照片，一张道森先生的“彩色放大”照片，一盏绘着山间牧牛泼墨图的球形台灯安在一个殡仪馆大理

石柱子上。

她大声叫道：“哦，肯尼科特太太，我真是没办法了。我被安排来主持这个讨论会，真心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你会帮我的是吗？”

“你们今天要讨论哪位诗人呢？”卡罗尔问道，用在图书馆问读者的腔调“你们想借什么书？”

“嗯，英国诗人。”

“不是每一个都要讨论吧？”

“呃，也有可能。今年我们一直在学习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我们读书会订了一本非常好的杂志，《文化暗示》，因此我们就一直在研究这个。去年我们的题目是：《圣经》里的男男女女，明年我们有可能会研究家具与瓷器。我的天哪，要研究

这些新的文化课题，真是让人忙死了，但是受益匪浅。那么你今天愿意帮我们办好这次讨论会了？”

就在这个过程中，卡罗尔决定把妇女读书会用作自己的工具，来解放格菲尔草原镇。她立即充满了巨大的热情，她默默念叨着：“这才是真正的人。这些家庭主妇们要忍受繁重的家务，但她们依然对诗歌感兴趣，真是了不起。我要和她们一起学习、研究——还要做很多事情！”

但一看到来参加讨论会的十三个妇女，她的热情立马就消退了不少。她们一进门就把套鞋脱了下来，然后各自就坐，有的嘴里嚼着薄荷糖，有的在擦手指，有的把手交叉着，仿佛在集中分散的注意力，然后邀请这位毫不夸张的诗歌专家发表她最独到的见解。她们和蔼可亲地向卡罗尔点头致意，卡罗尔则表现得像小辈一样谦虚，但是她还是没有足

够的信心。她的椅子放在最前面，完全暴露在大家的视线之中，那把椅子是教堂祈祷室的，椅面又硬又滑，还颤颤巍巍的，看着好像一坐上就会没有任何征兆地塌了一样。她背着手紧紧地靠在椅子上，认真地听着，否则根本坐不稳。

她真想一脚把椅子踢翻然后逃离这儿。那一定会引起巨大轰动的。

她看到维达•舍温一直在盯着她。她拧了一下自己的手腕，仿佛她是一个进了教堂还安静不下来的顽童，看到维达就变得老实了，再次被约束住了，她是很听她的话的。

道森太太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开始主持她的这个讨论会，“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在座的各位。我知道各位女士都已经准备了许许多多有趣的论文。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诗人，诗人能够

激励人们的高尚情操，实际上，本利克牧师也曾经说过，有许多诗人能够像牧师一样给予人们灵感。现在我们将会听到——”

这位可怜的太太笑得非常僵硬，吓得气喘吁吁，在那张小橡木桌子上来回摸索寻找她的眼镜，然后继续说道：“首先我们热烈欢迎詹森太太讲《莎士比亚与密尔顿》。”

奥利•詹森太太开始了自己的论文：“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他曾经住在英国伦敦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镇。斯特拉福镇非常美丽，那儿有许多有巨大研究价值的古董和古建筑，吸引了很多去旅行的美国游客。许多人都认为莎士比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剧作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对于他的身世，人们知之甚少，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大量作品受到人们

的喜爱。现在我就他的几部最有名的作品进行一下评述。

“或许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戏剧就要属《威尼斯商人》了。它讲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高度赞扬了女性的聪明头脑。不管是一个妇女团体也好，甚至是那些对妇女参政运动不敢趋同的人也好，都应该对其表达的思想极为欣赏。”（一阵大笑。）詹森太太希望自己能成为剧中的女主角鲍西亚。这部戏剧的情节是：一个叫夏洛克的犹太人，不愿意把女人嫁给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威尼斯绅士——

伦纳德•沃伦太太是一个身材单薄，脸色苍白，又有些神经质的妇女，她是妇女读书会的会长，也是基督教公理教会牧师的夫人，她先是报了一遍拜伦、司各特、穆尔、彭斯等诗人的生卒年月，然后兴奋地说道：

“彭斯小时候的生活非常艰苦，根本享受不到我们现在优越的生活条件，唯一让我们羡慕的就是，他可以经常跑到古老的苏格兰乡村教堂，听牧师无所畏惧地布道，现在在所谓的先进的大城市的庄严雄伟的红砖教堂里，根本听不到那么动人的布道了。彭斯也得不到我们现在所受的良好教育，没有学习拉丁文的以及接触其他思想宝藏的机会，现在不管贫穷还是富有，每一个年轻美国人都有良好的学习机会，但大多数人不懂珍惜，白白浪费。彭斯努力学习，但是有时也会跟着坏朋友染上不好的习惯。但是从道德观点来看，彭斯是个好学生，他有很强的自学能力，这与拜伦过的放荡不羁的所谓的贵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伦的情况我刚刚已经讲过，就不赘述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贵族们、伯爵们都觉得彭斯出身卑微，根本看不起他，但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诗作，特别是写到耗子和其他的乡村主题，他的诗蕴含着一种朴实无华之

美——十分抱歉，时间有限，我在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他的诗歌了。”

乔治•莫特太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介绍丁尼生和勃朗宁。

纳特•希克斯太太虽然脸长得歪歪扭扭，但声音无比甜美，对前几位的论文充满敬畏之情，卡罗尔真想过去亲她一下。希克斯太太总算以一篇《论其他英国诗人》结束了今天这份艰苦的任务。其他值得一读的诗人就是指：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雪莱、葛雷、海曼斯夫人和吉卜林。

埃拉•斯托博迪小姐应大家的要求，朗诵了一首《退场赞美诗》和《拉拉•鲁克》的一部分。最后，大家又再次要求她朗诵了《我昔日的情人》。

格菲尔草原镇结束了对诗人问题的讨论。下一

周要准备的主题是：英国小说和散文。

道森太太恳求道：“现在，对于我们刚刚宣读的论文，大家可以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希望听到我们未来的新成员肯尼科特太太的高见，肯尼科特太太文学造诣极高，一定能给予我们许多新的思想——许多有用的意见。”

卡罗尔一直在默默警告自己千万不要“高傲自大”。她一直坚信，对这些整日为家庭操劳的妇女来说，这份迟到的，研究文学的追求，足以让她感动落泪。“但是她们太自以为是了，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拥护彭斯。她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份迟到的追求’。她们觉得文化对自己来说，已经腌制过，可以挂起来了。”道森太太的召唤让她从充满疑问的恍惚中惊醒。她有些惊慌失措。她要怎么说才不会伤害她们的面子呢？

钱普•佩里太太俯身抚摸了一下她的手，小声对她说：“亲爱的，你看上去太累了。你要是不想说的话，就不用说。”

感动立刻像洪水般把她包围；她站起身，努力寻找合适的话语，礼貌地说：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知道大家已经有了清晰的研究计划，今天的讨论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与其明年继续讨论其他的话题，我们还不如回过头来，仔细研究一下我们提到过的诗人。特别是一些实际的引用——尽管他们的生平事迹非常有趣，并且如沃伦太太所说，即使从道德方面来讨论，也大有教育意义。我觉得我们今天还应该提到几位别的诗人，他们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比如，济慈、马休•安诺德、罗塞蒂和史文明。史文明的作品会为我们展示另外一种生活——那是一种

与我们在美丽的中西部所拥有的欢乐生活的鲜明对比——”

她看到纳伦德•沃伦太太好像并不同意她所说的。她假装不知道，继续说下去，希望能说服这位太太：

“或许史文明是比你、比我更加坦率的人，我们就无法真正喜欢上他。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沃伦太太？”

牧师太太回答道：“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肯尼科特太太，当然，我从没读过史文明的著作，但是几年之前，流行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记得沃伦先生提到过那位史文明（或是奥斯卡•王尔德？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尽管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装腔作势，假装自己在史文明的作品里发现了美，但假若心中没有真正的启迪，这就不是真正的

美。但同时我觉得你的主意非常棒，虽然我们已经讨论过《家具与瓷器》，但它有可能还是明年讨论的主题。我觉得要是制订计划委员会能安排一天时间，专门用来讨论英国诗歌就好了。但话又说回来，尊敬的主席太太，您能接受这个小小的变动吗？”

道森太太准备的咖啡和蛋糕帮助她们从对莎士比亚死亡的哀悼中恢复过来，她们对卡罗尔说，今天她能过来和她们一起讨论英国诗歌，都感到非常高兴。成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客厅里足足讨论了三分钟，最终决定吸收卡罗尔为正式会员。

卡罗尔终于不用再屈尊俯就了。

卡罗尔非常希望能成为她们其中一员。她们为人真诚，待人友好。说不定她们能帮助自己实现雄心壮志。她要消除乡间怠惰的运动，真的要开始

了！她要把哪一项改革作为自己行动的第一步呢？在会后的闲谈里，乔治•埃特温•莫特太太说，市政大厅过于破败，根本不能和繁华的格菲尔草原镇相称。纳特•希克斯则羞怯地说，希望能够允许年轻人在那里跳舞——专门的社团舞会都是排外的。重建市政大楼。就是这个了！卡罗尔匆忙回到家里。

她没有意识到，其实格菲尔草原镇也是一个城市。从肯尼科特那里，她了解到它是由市长、市议会和警卫处依法组织管理。如此看来，她也算是一个城市人了，为此她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不呢？

整个晚上，她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自豪的、热爱本土的城市人。

## 二

第二天一早，她就去考察了市政大厅。她觉得那里太荒凉，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那里就是一座猪肝色的木头房子，离大街大约有半个街区。前面有一堵没有修缮过的楔形板搭成的护墙，窗子也脏乎乎的。从那里可以毫无阻碍地看到一大片空地和纳特•希克斯的裁缝铺子。这座房子比隔壁的木匠铺还是要大得多，但是建得不够美观。

她走进市政大厅的走廊，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一边是市法院，看上去就像一间乡村学校；另一边是义务消防队的房间，里面停着“福特”消防车和游行检阅时佩戴的装饰性头盔。大厅最里面有一座肮脏的监狱，总有两间牢房，里面虽然没有关任何人，但却依旧发出阿摩尼亚和陈腐的汗臭味儿。整个二楼是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大房间，到处乱放着

许多折叠椅子，一个沾满石灰的灰浆搅拌箱，还有庆祝七月四日纪念日的彩车架子，上面放着不少分解开来的破纸板和褪了色的红白蓝三色旗。房间尽头是一个早就废弃不用的舞台。这个房间足够大，完全能够开纳特•希克斯太太提议的社区舞会。但是卡罗尔想到了比开舞会更重要的事情。

下午的时候，她匆忙来到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只有三个下午和四个晚上开放。它设在一所老旧的房子里，地方够大，但根本一点儿也不吸引人。卡罗尔觉得这里应该有一个更舒适的阅览室，一些儿童专用座椅，一间艺术品收藏室，一个年轻的勇于实践改革的图书管理员。

她斥责自己说：“赶快停下这股改革的狂热劲儿吧！我会对这座图书馆感到满意的！市政厅大楼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而且这座图书馆还是不错

的。它——它还不是太糟糕……难道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出他们的狡猾与愚蠢吗？学校、企业、政府，还有其他的地方，我都能准确地找出问题吗？我从来都没有满足，没有休息的时间吗？”

她摇摇头，好像是在摇掉头上的水珠，然后匆忙走进图书馆，一副年轻、阳光、和蔼可亲的模样，皮大衣的扣子也已经解开，她里面穿了一身蓝色的衣服，领子薄如蝉翼，色彩鲜艳，脚上是一双棕色的靴子，由于经常在雪地里行走，皮面有些毛糙。维利茨小姐两眼紧紧地盯着她，卡罗尔轻声细语道：“昨天没有在妇女读书会见到你，真是遗憾。维达本来告诉我你要来的。”

“哦，你去妇女读书会了。喜欢那里吗？”

“非常喜欢。有很多讨论诗人的优秀论文。”卡罗尔毅然决然地撒谎道，“不过我觉得她

们应该请你也发表一篇关于诗歌的论文！”

“哦——当然，我不能像她们一样，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参加读书会，她们既然更愿意请一点儿文学素养都没有的太太们去做报告——我为什么还要抱怨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而已！”

“你不仅仅是一个公务员！你是一个能做——能做——哦，能做很多事情的人。告诉我，在那里，呃——到底是谁在控制着读书会？”

这时有个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小男孩要借《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弗兰克》，维利茨小姐使劲儿在书的前面盖了一个日期戳，然后狠狠地盯着小男孩，好像要在他的脑子里也盖上一个警告戳，然后叹着气说道：

“我不喜欢出去抛头露面，也不喜欢对别人指

手画脚，维达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她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这个镇上她思想最激进，对所有的活动都感兴趣，但是我不得不说，不管是谁当会长或者委员会成员是谁，维达•舍温都会一直在背后出主意的。尽管她总是说我在做‘光荣的图书馆工作’，但我发现我很少被叫去做报告。虽然有一次卡斯太太主动告诉我，她认为我的那篇《英国各大教堂》是所有报告中最有趣的，那年我们的研究主题是：英法旅游与建筑。可是——当然了，莫特太太和沃伦太太是读书会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督学太太，一个是公理会牧师的太太，她们也确实有一定的文化教养，不过——你肯定只把我当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我知道我的话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的！”

“你太谦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告诉维达的。还有，呃，能不能浪费你一点时间，指给我看杂志

都放在哪里？”

卡罗尔终于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她被带到一间和老奶奶阁楼似的房间，在那里她找到了有关家居装饰和城镇建设的各种期刊，还有六年间所有的《国家地理》杂志。维利茨小姐把她自己留在这里看书。把杂志堆在旁边，卡罗尔盘腿而坐，用手指轻快地翻阅那些期刊，嘴里高兴地哼唱着歌曲！

她找到了几张关于新英格兰道路的图片：庄严的法尔茅斯，迷人的康科德、斯托克布里奇、法明顿和希尔豪斯林荫大道。长岛森林山的风景如仙境一般。还有德文郡的农舍小屋、埃克塞斯式庄园、约克郡的大街和满地阳光的港口。在吉达的一个阿拉伯村庄——就像一个五光十色的珠宝盒。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原来大街两旁是一排光秃秃的砖房和脏乱的棚屋，现在一眼望去，满是拱形游廊和

花园别墅。

假如她没有痴心妄想，那么一个美国小镇也可以变得美丽可爱，人们买小麦和卖犁头都会变得更加便利。她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之中，纤细的手指轻轻敲打着自己的脸颊，就像在画一幅美丽的风景图。她仿佛看到了乔治风格的市政大会堂：红砖墙，白色的百叶窗，一个扇形窗，宽阔的大厅和弯曲的楼梯。她把它看作一处普通住宅，但不仅整个格菲尔草原镇，而且所有的乡下都为之羡慕不已。这里面还应该包括法庭（但不是很想在里面设置一座监狱）、收藏各类书刊的公共图书馆、专供农妇们使用的休息室和标准厨房、剧场、演讲室、免费的社区舞厅、农业局和体育馆。就像是在中世纪许多村庄环绕着国王城堡，她仿佛看到了以市政大厅为中心，一个崭新的乔治风格市镇正在形成，那儿风景优美，可能像安纳波利斯或者华盛顿曾经骑马

游览过的绿树成荫的亚历山大一样惹人喜爱。

要完成这些，或许对于妇女读书会的成员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她们好几个人的丈夫就控制着这个小镇的经济和政治。能想到这个主意，她真为自己感到自豪。

她仅仅用了半个钟头，就把围着铁丝栅栏的土豆菜园变成了筑有围墙的玫瑰花园。她急忙去找妇女读书会的会长沃伦太太，想把刚才发生的奇迹告诉她。

## 三

两点四十五的时候卡罗尔离家：四点半的时

候，她创造了一个乔治风格的乡镇；四点四十五的时候，她来到了清贫的公理会牧师的家里，她热情地向伦纳德•沃伦太太描述自己的想法，如同夏日里浇在历史久远的灰屋顶上的一场大雨；五点差两分的时候，家家都有小院子和屋顶窗的新市镇已经被她构建出来；然而五点零二分的时候，整个市镇如同巴比伦一样变为平地。

沃伦太太直挺挺地坐在一把黑色的威廉—玛丽式椅子上，椅子紧靠着一长排松木书架，上面放着许多卷布道集、《圣经》注释本和巴勒斯坦地理概述，灰色的封面上布满了棕色斑点。她穿着一双干净的黑色皮鞋，踩在一块小碎布地毯上，神态就如身后的背景一样端庄、低沉，一直等卡罗尔滔滔不绝地说完，沃伦太太才开始发表评论，回答得非常巧妙：

“是的，我想你描绘了一幅非常美的画面，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会变成现实。毫无疑问，我坚信这样的村庄将来一定能在大草原上出现。要是能允许我提出一点儿意见的话，我想说：你的某些想法或许不是很正确，市政大厅不是一个很合适的起点，妇女读书会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因为教会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心脏，不是吗？或许你也知道，我的丈夫是公理会中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一直在主张州际范围内的教会联合。他希望所有的福音派教会团体都能加入其中，一起反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科学派，而且对所有有助于道德建设和禁酒的活动都加以适当的引导。到那个时候，联合起来的教会组织能够提供大量的供各种社团活动的房子，或许还能够提供一栋灰泥和半砖木结构的房子，里面摆满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我觉得，比起你说的那种古代殖民地式的房子，普通人还是更加喜欢这样的房子。那才是真正合适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娱乐活动

中心，而不是让政客的双手把大家控制住。”

“我觉得要实现教会联合的话，至少也要花上三四十年的时间吧？”卡罗尔天真地说。

“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事态都在飞速的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另做打算才是大错特错。”

两天后卡罗尔遇到了乔治•埃德温•莫特督学的太太，她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了。

莫特太太说：“我最近在忙着做衣服，家里还请了好几个做针线活的妇女，假如妇女读书会的其他成员也能像你一样关心一下我提出的问题，那就好了。我要说的只有一件事情：最要紧的，是建一所新的校舍。莫特先生经常说，现在孩子们在学校里太拥挤了。”

卡罗尔来到了这栋古老的学校。一栋黄砖房

里，小学和中学合二为一，窗户非常狭窄，就和古时候的监狱一样——整个一条充满憎恨与强迫训练的废船。她承认莫特太太的要求非常正确，于是暂时搁置下自己的活动，用两天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她觉得学校和市政大厅应该一起建设，让它们成为崭新的格菲尔草原镇中心。

她硬着头皮来到了戴尔太太那座铅灰色的住宅。屋外爬满了葡萄藤，冬天藤上的叶子早就掉光了，还有一道离地一英尺的宽宽的门廊，卡罗尔对这所房子非常陌生，也从没幻想过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对里面的陈设就更不清楚了，但是戴尔的行为举止依旧是老样子。和卡罗尔、豪兰太太、麦加农太太、维达•舍温一样，戴尔太太在芳华俱乐部和严肃的妇女读书会之间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她与久恩尼塔•海多克完全不同，久恩尼塔经常自嘲“毫无文化修养”，还公开宣扬“宁可进牢房，

也不给那个该死的读书会写什么报告，其实这根本没有必要。）戴尔太太穿着一身日本和服出来迎接卡罗尔。她的皮肤非常好，白嫩细致，容易让人想入非非。那天喝下午茶的时候，她对卡罗尔还那么粗鲁，现在竟然称呼她为“亲爱的”，而且还坚持让卡罗尔叫她的昵称“莫德”。卡罗尔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在这种满是滑石粉的气氛下，她会觉得这么不舒服，不过她还是快速把话题转移到了自己的新计划上。

莫德•戴尔太太也觉得市政大厅不够“非常的漂亮”，但是正如戴夫所说，州政府拨款以前，做什么也白搭，国民警卫队军工厂的建设也应和市政大厅的重建结合起来。戴夫断定：“那些爱说大话，整天就知道到在弹子房鬼混的年轻小伙子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全面的军事训练，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戴尔太太一点儿也不同意新校舍与市政大厅同时兴建：

“哦，莫特太太是想让你为她的痴心妄想到处奔波！她一直就梦想能建所新学校。为了这点儿事，她整天和我们念叨，我们早就听烦了。她真正想要的就是有一间大办公室，好让她那个亲爱的秃头丈夫乔治先生坐在里面，显得自己更尊贵。当然，我还是很钦佩莫特太太的，也很喜欢她，她很有头脑，虽然她一直想插手管理妇女读书会，但是我不得不说，对于她的唠叨，大家都烦透了。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都觉得那栋老校舍很好啊！我讨厌那些想要成为女政客的人，你呢？”

# 四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终于有了春天的征兆，卡罗尔的内心也激动不已，她渴望到湖畔、田野和乡间小路上徘徊徜徉。积雪大都消融，只有树下还有一块块补丁似的脏乎乎的絮状残雪。一天之中，温度计上下跳动，时而寒风刺骨，时而温暖宜人。卡罗尔刚要相信在这被冰雪封住的北方，春天也会如期而至，大雪就会在这时纷纷落下，比在剧院里用碎纸模拟暴风雪还要突然；这场风雪并不算大，但西北风呼啸而过；建设美丽乡镇的梦想也随风变成了期待夏天绿草地的梦想。

一个星期之后，虽然积雪还没完全融化，但春天的征兆却一点儿也没被认错。根据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经验，从空气、天色和大地的无形暗示中，她意识到春天要来了。现在的天气根本不像一周之

前的样子，灼热、猛烈、尘土飞扬，就像一个狡诈的入侵者，现在的天气直让人犯困，乳白色的阳光也格外柔和。小溪在每条巷子里汩汩流淌；一只知更鸟魔法般出现在豪兰家院子里的酸苹果树上。每个人都笑着说，“看上去冬天就要结束了”，“地上再也不会结霜了——马上就能开车出去兜风了——真不知道这个夏天能钓到什么样的鲈鱼——今年的庄稼长得不错吧”。

每到晚上，肯尼科特就开始一遍一遍地说：“我们最好不要太早就把厚棉衣给脱了，或者早早地把防风窗户给拆了——或许天气还会变冷——小心不要着凉——煤还够用吗？”

卡罗尔对改革的渴望还是被她旺盛的生命力浇灭了。她和比阿在房间走来走去，为春季大扫除设置计划。当她第二次参加妇女读书会的活动时，她

一点儿也没提改革乡镇的事儿。她认真听着关于狄更斯、萨克雷、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司各特、哈代、兰姆、德•昆西和汉弗莱华德夫人等人的统计资料，这些人似乎组成了整个英国小说家与散文家的主要阵容。

但当她看到农妇休息室的时候，她又变回了那个改革狂热分子。平时她也经常看到这间由仓库改造成的休息室，一些农妇经常在这里等待她们外出谈生意的丈夫。她曾经听维达•舍温和沃伦太太得意地说过，这间休息室在修建的时候，要不是得益于妇女读书会的巨大作用，根本得不到市议会的拨款。但直到三月里的这一天，她从来没有进去过。

这天，卡罗尔突然有股冲动想到里面看看；她先向这里的女管理员点头问好，那个女人是个又圆又胖、受人尊敬的寡妇，名叫诺德尔奎斯特太太，

当时正好有两个农妇坐在摇椅上，慢慢晃动，卡罗尔也向她们点头致意。那间休息室就像是一个二手商店。里面摆放着别人废弃不用的摇椅，几把歪歪斜斜的芦苇扎成的椅子，一张满是抓痕的松木桌，一块沾满沙子的草席，破旧的印刷钢凸板上可以隐约看到在柳树下谈情说爱的挤奶女工；几张彩色石印画片，上面的玫瑰和鱼儿几乎褪尽了颜色；还有一只专供农妇们热午饭的煤油炉。前窗被一张破烂的网眼布窗帘挡着，屋里黑乎乎的，窗外有一丛天竺葵和橡胶树。

她从诺德尔奎斯特太太那里了解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农妇到这里休息，她们都“感激万分，多谢镇上的好心太太们为她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地方，而且这里完全是免费的”，她默默想到，“什么好心肠！那些好心太太的丈夫可是要和这些农民进行交易的。这仅仅是一种商业策略。而且这里混乱不

堪！这里本来应该是用作安慰那些整天做家务的农妇们的小镇上最有吸引力的房间。首先，这里应该有干干净净的窗户，好让她们看看城市生活。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建一个更好的休息室——像俱乐部一样的房间。是的！我已经把它列为建设乔治风格市政厅大楼计划的一部分了！”

因此，卡罗尔计划在第三次参加妇女读书会的活动时，打破一向平静的气氛（那天主要讨论了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波兰的文学，沃伦太太还就俄国一种邪恶的所谓教会的组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上咖啡和热面包卷之前，卡罗尔就抓住钱普•佩里太太倾吐自己的计划。钱普•佩里太太心肠好，是拓荒时代的那一辈人，给妇女读书会里那群时髦妇女增添了一点儿历史感。佩里太太一直在点头，握着卡罗尔的手表示赞同，但最后，她还是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很赞同你的计划，亲爱的。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像基督一样的救世主（虽然你不像我们一样经常参加浸礼会）！但我觉得你的心肠太好了。当初钱普和我从索克森特来到格菲尔草原镇的时候，我们赶着牛车，跟着长长的队伍来到这里，那时除了一道栅栏、几个士兵和几间圆木屋，这里什么也没有。要是想要点儿咸肉和火药，就得派人出去买，说不定那人都回不来，有可能在回家的路上就被土著印第安人一枪打死了。我们这些女人们——当然，最初我们都是农民——那个年代，我们才不敢奢望会有什么农妇休息室呢。我的天哪，要是当时给我们一间这样的休息室，我们会觉得进了天堂！我们的房子屋顶都是干草铺成的，下雨的时候就会漏得很厉害——只有架子下面是干的。”

“后来小镇慢慢发展起来，当时还觉得新建的市政大厅很漂亮呢。还有我觉得没有必要建舞厅。

现在跳舞早就变味儿了。以前我们跳的都是很端庄文雅的，照样能玩得很高兴。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竟然还跳什么可怕的‘土耳其托特舞’，男男女女都紧紧搂在一块儿，不成体统。基督说过，年轻姑娘应该有端庄的形象，但如果他们根本不把这些训令当回事儿，还不如去‘派西亚斯骑士团’和‘共济会’玩儿得痛快，虽然那里并不总是欢迎外来人，但有时也会雇人参加他们的舞会。还有你刚才说的农业局和家政示范活动，我更是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我小的时候，男孩儿都是下地干活，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才学会了种庄稼，女孩儿都会做饭，否则就会被妈妈责罚！再说，在瓦卡明不是有一位农业指导员吗？他好像每隔两个星期就来一趟。根本不用再瞎弄什么科学化种田了——我的老伴儿钱普说，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够用了。”

“至于演讲厅——我们不是有很多教堂吗？听

一次好的老式布道，要比听一次大家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的天文地理知识和书籍演讲强得多——妇女读书会整天讨论一些异教徒的学说。还有关于你说过的你想把整个市镇打造成殖民地时期的建筑风格——我觉得那一定会很漂亮的；那天我把丝带缝到裙子下摆，我老伴儿钱普•佩里竟然还嘲笑我，说我是个老顽固！但是我又想，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恐怕根本就不愿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市镇被全部拆掉，再去建一个我们一点儿也不喜欢的德国佬故事书里描述的地方。难道你不觉得格菲尔草原镇很美吗？这里有这么多的树木和草地？这么多舒适的房子、热水炉、电灯、电话、人行道，以及一切东西，你觉得还不够吗？哦，我觉得那些从双子城来的人也会说我们这里很美的！”

卡罗尔简直放弃继续说下去了；只说道，格菲尔草原镇有阿尔及尔的缤纷色彩和四旬斋前狂欢节

的热闹氛围。

可是到了第二天下午，卡罗尔又跟长着鹰钩鼻的面粉厂老板娘莱曼•卡斯太太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的计划。

卡斯太太客厅的布置风格是到处塞得满满的维多利亚风格，而卢克•道森太太家则属于崇尚简约的维多利亚风格。卡斯太太家具摆设有两大原则：第一，每件物品都要有与它相似的东西。摇椅的靠背要像古希腊的七弦竖琴，要有和绒布差不多的仿皮革座椅，而且扶手上都要刻着苏格兰长老会的狮子标志；在椅子不是很被留意到的地方，还要有把手、卷轴、盾牌和长矛形状的装饰。第二，室内每一个地方都要被无用的东西填满。

卡斯太太家墙壁上涂着“手绘”图画，那是典型的“俄亥俄州人”画的图画，上面画着白桦树、

卖报纸的小男孩儿、小狗，以及圣诞节前夕的教堂尖塔；一个绘着明尼阿波利斯展览会的建筑的小碟子；几个用烧焦的木头雕成的不知是哪一个部落的印第安酋长头像的木雕；一条用三色堇装饰的诗词格言；一个玫瑰庭园；还有两面校旗，分别代表卡斯的两个儿子就读的学校——奇科皮—福尔斯商学院和麦吉利卡迪大学。一张小方桌，上面放着镀了金边的彩色瓷器卡盒；一本家用《圣经》；一本吉恩•斯特拉顿•波特夫人最新的小说《格兰特回忆录》；一个瑞士农舍形状的木头模型，里面放着十分硬币；一个擦亮了的鲍鱼壳，里面放着一枚黑色大头针和一个空线轴；一只镀金的拖鞋，脚趾处盖着“纽约州特洛伊城纪念”的字样，上面还有一个天鹅绒插针垫；还有一个有瑕疵的红色玻璃盘，不知道那是干吗用的。

卡斯太太一见到卡罗尔就说：“我一定要给你

展示一下我家的漂亮物件儿和名贵艺术品。”

卡罗尔说明来意后，卡斯太太就尖声说道：

“我明白了。你是觉得新英格兰的村庄和殖民地时期的房子都比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城镇漂亮。非常高兴你能这么想。我就是出生在佛蒙特州，你一定很感兴趣吧。”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把格菲尔草原镇建成_____”

“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我们根本就支付不起那笔费用。税收本来就很高了。我们应该紧缩开支，不要让市议会多花一分钱。呃——你不觉得韦斯特莱克太太宣读的她写的托尔斯特的论文非常棒吗？我为此非常高兴，因为她指出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彻底失败了，那种思想多么愚蠢可笑啊。”

那天晚上，肯尼科特说的话和卡斯太太说的话如出一辙。

在今后的二十年中，不管是市议会还是格菲尔草原镇，都不会同意拨款修建新的市政大厅的。

## 五

卡罗尔尽量不让维达•舍温知道自己的计划。维达那种大姐的口吻总让她感到害怕；维达说不定会嘲笑她，或者把自己的想法偷去，改成她自己的。但现在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于是在维达来找她喝茶的时候，卡罗尔向她描绘了自己心中的乌托邦。

维达非常擅长安慰人，但是果断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亲爱的，你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我想让你明白：一个真正的花园市镇是抵挡不住狂风暴雨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些俱乐部的阔太太能做些什么？”

“她们的丈夫都是这个镇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操纵着格菲尔草原镇！”

“但是格菲尔草原镇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并不完全掌控在那些男人手中。你知道我们在请求议会拨款修建覆有葡萄藤的抽水站的时候遇到了多少困难！不管你怎么看待格菲尔草原镇的妇女，她们的思想要比那些男人进步一倍呢。”

“但是那些男人们看不到这里的丑陋一面

吗？”

“他们不认为这里丑陋啊。而且你怎么向他们证明呢？每个人的审美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要喜欢一个波士顿设计师喜欢的东西呢？”

“他们就是喜欢卖干梅子！”

“哦，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不管怎么说，你要先从内部着手，知道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而不是从外部着手，引入一些外来的思想。内心不应该被强迫套上一层壳。决不能这样！美丽的外壳应该是从内心长出来的，而且表达着内心的美丽。那就意味着我们要等。如果我们花十年时间缠住议会不放，说不定他们就会同意拨款修建新校舍。”

“真不敢相信镇上的大人物们竟然这么吝啬，拿出几块钱来修房子都不肯——想一想！——不管

是跳舞、演讲，还是演戏，所有都是集体合作完成的！”

“你要是在本镇商人面前提‘集体合作’这个词，他们肯定会动私刑杀了你的！比起邮购商店，他们更害怕农民发起的集体化运动。”

“他们的钱包竟然会被这个吓到！天底下到处都一样！我可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有那么多的花招：搞什么窃听器或者拿着火把游行演讲。我只不过被我的愚蠢蒙蔽了双眼。哦，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傻瓜。我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却幻想自己在威尼斯，还指责北方的海水颜色不够纯净。但至少没人能阻止我向往威尼斯，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逃离这里的——是的。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她双手一摊，摆出一种放弃的手势。

# 六

五月初，像小草发芽一般，小麦也长出了新苗，玉米和土豆已经种在了地里，田野里嗡嗡作响。最近两天一直在下雨。即使是在镇上，大街小巷泥泞不堪，既难看又难走。大街上俨然成了一片连一片的黑乎乎的沼泽地，家家户户门前人行道旁的停车坪上，都渗出了灰色的臭水。现在天气非常闷热，暗淡的天空下，格菲尔草原镇显得沉闷无趣。既没有皑皑白雪，也没有摇曳的树枝作为陪衬，四处的房子都像是在愁眉苦脸地趴着，展现出它们的肮脏和丑陋。

卡罗尔拖着双脚往家走，水鞋上沾满了污泥，

裙边也满是脏点，一看到这些，她就觉得无比恶心。她经过莱曼•卡斯的家，那座尖顶的深红色的大房子看上去非常粗陋。她蹚过一个高低不平的黄色水塘。真难想象，眼前的这片沼泽地竟然是她的家。她的家，她美丽的市镇，现在只存在于她的脑海中。它们已经在她的脑中成形，所有的都想好了。最大的问题是和谁分享呢。维达不可能，肯尼科特就更不可能了。

谁来分享她的庇护所呢。

她突然想起了盖伊•波洛克。

她立马否定了这个人选。他太谨小慎微了。她需要的是一颗和她一样年轻，和她一样不切实际的心灵。她永远也找不到。青春年华再也不会歌唱着回到她的身边了。她被彻底打败了。

就在那天晚上，她想到了一个能解决格菲尔草原镇重建问题的办法。

不到十分钟，她就来到了卢克•道森的家门口，拉动那个老式的门铃。道森太太打开门，从门缝里往外瞧。卡罗尔亲了一下她的脸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那个阴森的客厅。

“哦，哦，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道森先生边轻声笑着说话，边把手里的报纸放下，还把眼镜往额头上推了推。

“你看起来很激动呢！”道森太太感叹道。

“是啊！道森先生，你不是个百万富翁吗？”

道森先生仰起头，像只骄傲的大公鸡，咕咕地说：“是啊，我想要是我好好利用我的所有有价证券、农场股份，以及我在梅萨贝的铁矿、北部的木

材和林地开垦的投资，加在一起能有将近二百万呢，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从不乱花一分钱——”

“我想把你的大半财产都拿走！”

道森夫妇互相看了一眼，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玩笑；然后，道森先生叽叽喳喳地说：“你比本利克牧师还要差劲儿！他每次敲竹杠也都不会超过十块钱！”

“我不是在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们的孩子都已成人，而且在城市里过得很好。你不想死了之后，还是默默无闻吧。为什么不做一件别人都没做过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呢？为什么不重建整个乡镇呢？请一位有名的建筑师，来为格菲尔草原镇量身打造适合大草原的新形象。或许他还能创造一种全新的建筑形式。把这些摇摇晃晃的房子全部拆除

——”

道森先生刚刚意识到原来她是认真的。他就哭丧着脸说：“哦，那至少要花三四百万呢！”

“但这只是你自己的力量啊，你不是有两百万吗？”

“我？花掉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给这些穷光蛋盖房子吗？他们又懒又无能，从来都不知道节约。这并不是我小气。只要能找得到佣人，我的老伴儿总是雇上一个女孩儿来帮我们。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俩自己动手——要把我的钱花在这些无赖身上吗？——”

“哦，请您别生气！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哦，不是要花光你们所有的钱，当然，如果你带头做这件事情的话，别人也会响应的，而且，

如果他们能够听到你说出的建设美丽城镇的构想_____”

“好了，孩子，你的想法真多。但是格菲尔草原镇有什么问题吗？我看着不错啊。那些走南闯北的人经常告诉我，格菲尔草原镇是美国中西部最美的地方。任何人都觉得它很好。当然，我们老两口也很满意。除此之外，我们俩还打算离开这里到帕萨迪纳，买一栋平房，在那里常住呢。”

## 七

卡罗尔在大街上遇到了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再次相遇，两人非常高兴。伯恩斯塔姆留着一撮海盗胡子，工装裤上满是污泥，但在卡罗尔眼里，他

比那些年轻人更加可信，可以与自己并肩作战。她把刚刚的经历告诉了他，就像是在说一件逸闻趣事。

他咕哝道：“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和道森那个老家伙有什么共同话题，他就是一个老吝啬鬼，侵占土地——还是一个行贿者！但你的观点还不是非常成熟。你和他们根本就不属于一类人。你想为这个乡镇做些什么。但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认为格菲尔草原镇要为自己做些什么。我们不想要老道森的钱——即使是捐赠，也肯定会有一系列的附加条件。我们要把钱从他手里夺过来，因为那本来就属于我们。你应该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坚定才对。加入到我们这些乐观的无业游民的阵营里来吧。终有一天——我们会教育自己，不再做无业游民——我们会得到一切，所有的事情就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

他的话，让他整个儿从卡罗尔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工人。她不会喜欢“乐观的无业游民”的独裁统治。

她慢慢走到市郊的时候，就把伯恩斯塔姆忘得一干二净了。

一个全新的念头突然涌现，她就先把市政大厅的问题搁在脑后了，那就是她应该多做做穷人的工作，一想到这儿，她就非常兴奋。

## 八

大草原上的春天是很短暂的，它不像一个害羞的少女慢慢悠悠，而是厚颜无耻地飞快离去。几天

前泥泞的土路现在已经尘土飞扬，路边的水坑早就变成了黑黝黝的菱形土地，像一块块开裂的漆皮。

卡罗尔气喘吁吁地赶到妇女读书会，因为那里的研究计划委员会正在召开会议，决定秋冬两季的讨论主题。

会长太太（埃拉•斯托博迪小姐穿着一件牡蛎色的宽松衬衫）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新问题要提出来讨论。

这时卡罗尔站起身，建议妇女读书会应该把镇上的穷人作为帮助对象。她总是那么正确，提出一些新颖的主张。她说，她并不是指要对穷人进行慈善救济，而是为他们提供机会，自我帮助；成立一个就业指导处，指导妇女如何给婴儿洗澡，如何制作可口的菜肴，如果可能的话，申请资金，建设一个收容所。“你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沃伦太

太。”卡罗尔最后总结道。

身为牧师的妻子，沃伦太太说话明智而审慎，她回答道：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从心底赞同肯尼科特太太的想法。不管在哪里遇到贫困的人，帮助他们不仅是一种高尚的义务，还能享受自我满足的快乐。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种布施行为，不然还有什么意思呢。乐善好施本来就是基督徒和教会的最主要的外在特征！还写进了《圣经》，让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信心、希望、布施’上面这样说，还说‘要永远帮助穷人’，上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管是所谓的什么样的科学计划，我们都不能废除布施，绝对不能！难道这不是更好吗？如果我们被剥夺了帮助别人的权利，那活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除此之外，要这些懒汉

知道自己正在接受施舍，而不是在接受应得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感激不已的。”

“除此之外，”埃拉•斯托博迪小姐哼着鼻子说，“她们都在愚弄你，肯尼科特太太。我们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就拿你刚刚提到的斯坦霍夫太太来说：我们家的女佣洗不完的衣服都会送到她那里——仅去年一年，她就从我这里赚走了十块钱！我相信我爸爸是绝对不会同意拨款修建收容所的。爸爸说这些人都是骗子。特别是那些佃农，他们总是假装有困难买不起种子和机器。爸爸还说他们只是不想还债。他说他非常讨厌取消房屋抵押赎回权，但那是让他们遵守法律的唯一办法。”

“而且你也要看到我们给了他们很多衣服了！”杰克逊•埃尔德太太说道。

卡罗尔连忙插嘴说道：“哦，是啊。那些衣

服。我正想说这个问题呢。你们不觉得当我们把衣服送给穷人的时候，应该先把旧衣服补好，让他们像我们一样体面？下一个圣诞节，妇女读书会举行募捐的时候，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缝补衣服，修整帽子，岂不是也很有意思，我们会让他们变得——”

“上天知道，她们的时间可比我们充裕啊！只要拿到东西，不管是好是坏，她们都会很高兴，感激涕零呢。我才没时间坐下来补衣服呢，特别是为那个懒惰的沃普尼太太，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埃拉•斯托博迪小姐咬牙切齿地说。

大家都狠狠盯着卡罗尔。但她心里想的却是沃普尼太太，前一阵她的丈夫被火车轧死了，她还有十个孩子呢。

但这时玛丽•埃伦•威尔克斯太太却在微笑。威尔克斯太太有一家古玩店、一家卖杂志和书籍的书

店，她还是小小的“基督教科学派”的读经师。她把话说得很清楚：

“要是这群人能够领悟基督教科学派的教义，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们，他们就不会犯错，不会陷入贫穷了。”

杰克逊•埃尔德太太以坚定的口气说道：“还有，我觉得我们这个读书会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比如说，种树啊，灭蝇活动啊，还有帮忙创建农妇休息室啊——我们还谈到在火车站旁修建一个停车场，这也算是其中一件吧！”

“我也这么认为！”读书会会长说道。她心神不安地望了舍温小姐一眼。“维达，你是怎么想的？”

维达先乖巧地向每位会员点头致意，然后说

道：“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不要弄什么新东西。但是，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听到亲爱的卡罗尔提出的宝贵意见！哦！但有一件事我们现在必须作出定论。明尼阿波利斯各俱乐部想从双子城再选出一位州联合会会长，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一直反对。而且他们推举的那位埃德加•波特伯里太太——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个聪敏有趣的演说家，但我觉得她很肤浅。我要是写信给莱克•奥吉巴瓦沙俱乐部，表示要是她们那一个地区支持沃伦太太做第二副会长，我们就支持她们的哈格尔顿太太做会长（其实她也是一位可爱、有教养的女人），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的！我们就是要教训一下明尼阿波利斯那群人！” 埃拉•斯托博迪小姐尖刻地说道，“哦，还有，我们也要反对由波特伯里太太发起的，全州俱乐部都要明确支持妇女参政的运动。妇女在政治

上本来就没什么地位。假如妇女们卷入政界的可怕阴谋、相互吹捧、政客制造的流言蜚语、人身攻击或者别的什么事情中，她们肯定会丢掉自己的优雅与魅力。”

除了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在点头。她们中断原本的会议议程，转而议论埃德加•波特伯里太太的丈夫，波特伯里太太的收入、轿车和住宅，演讲风格，波特伯里太太的晚礼服——中国旗袍，波特伯里太太的发型，她们甚至谈起了波特伯里太太在州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恶劣影响。

散会前，她们花了三分钟来决定明年要讨论的主题，《文化暗示》上推荐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家具和瓷器》，一个是《〈圣经〉的文学性》，要从中选择其一。但中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肯尼科特太太又开始插话、炫耀，她

说：“你不觉得我们在教堂和主日学校念的《圣经》已经够多了吗？”

伦纳德•沃伦太太非常生气大喊道：“我还真是没想到！竟然有人会以为念《圣经》也会念得够多呢！两千多年以来，这本古书经受住了无数异教徒的攻击，那它就一定是有意义、值得大家深思的一本书。”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卡罗尔哀求道。但她又确实有这个意思，就很难把话说得太明白。“我是希望，大家不应该被局限在只会研究《圣经》或者亚当兄弟的奇闻逸事，《文化暗示》似乎还把它看成家居摆设的重要特征，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些正在蓬勃发展的、激动人心的思想观念——不管是关于化学的、人类学的，还是关于劳工问题的——谈论这些我们才能有更多收获。”

在座的每个人都礼貌地清了清嗓子。

最后会长太太询问道：“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维达•舍温建议将《家具与瓷器》作为明年的讨论主题，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吧？”

这个提议全体一致通过。

“又失败了！”卡罗尔举手表示同意的时候喃喃自语道。

卡罗尔曾经希望在这堵空墙上播下自由主义的种子，但这堵墙如此平庸，现在她还有信心吗？想在这么光滑、太阳普照的墙上播种东西，去满足墙内那些美滋滋睡大觉的人，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 第十二章

## 一

五月初春时节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星期，这个星期夹在寒冬与酷暑之间，非常温暖宜人。每天卡罗尔都兴奋地从城镇走入繁花似锦的乡村，迎接崭新的生活。

那个时刻就像被施了魔法，她又回到了童年，坚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美。

她一直往北走来到了千鸟湖的上游湖岸，沿着

铁轨行走，这里线路笔直，路面干燥，早就成了大草原上一条天然大道。她大步踏着枕木往前走。每到一个十字路口，她都得爬过拦牲口的尖木桩。脚踩铁轨，手臂伸开，以此来保持平衡，小心翼翼地让脚跟先站稳。每当失去平衡，身体就会往前倾，两臂在空中乱舞；每当摔下去，她都会哈哈大笑。

铁路两旁杂草遍布，还有些烧荒后留下的粗糙、扎人的残茬。草丛里还藏着一些淡黄色的金凤花，还有长着紫红的花瓣、毛茸茸的灰绿叶子的铁线海棠。熊果树的红色分支光滑发亮，就像日本酒杯上涂的釉彩。

她在碎石堤上一面奔跑，一面向提着小篮子的采花孩子微笑，还不忘在自己洁白的衬衫上插一束鲜艳的白头翁花。满是麦苗的绿油油的田野，诱使她离开笔直的铁路线，爬过满是铁锈的铁丝网，上

面还有不少倒钩。走过低洼的小麦田和裸麦田之间的小沟，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片被微风吹拂的银光闪闪的裸麦。她在湖畔发现了一块草地。草地上布满五颜六色的野花，而印第安人种的烟草上，则开着雪白的绒花，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块举世稀有的古代波斯地毯，奶油色、玫瑰色、草绿色相映成趣，煞是好看。双脚踩在野草上，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让人听了就心情舒畅。洒满阳光的千鸟湖上，微风吹过；绿草如茵的湖边，溅起朵朵浪花。她纵身一跃，跳过一道落满柳絮的小溪。慢慢走近长满白桦树、白杨树和野李子树的小树林。

白杨树叶子上长着克罗特乔木般的绒毛；绿色和银白色的树干像桦树一样笔直，像小丑的胳膊一样细长、有光泽。云彩般的白花开满了野李子树，就像给树林蒙上了一层春天朦胧的轻雾，一直绵延至远方。

她飞快跑进小树林，解除了整个冬天的禁锢，大声喊出重获自由的兴奋。野樱桃树上开满了小花，引诱她从暖洋洋的空地走进寂静的树林深处，阳光穿过新生的树叶落在地面上。她沿着人迹罕至的小路边思考边往前走。她在长满青苔的圆木旁边发现了一朵杓兰花。在小路的尽头，是一片开阔的空间，阳光下麦浪翻滚。

“我相信，森林之神依然存在！那边的大地如此美丽。与巍峨的群山一样壮丽。看到这些，我才不去在意妇女读书会了呢。”

她走出树林来到草原，天空的云朵就像被切过一样，在天空形成一个拱形，大草原显得无比广袤。一个个小池塘闪闪发光。沼泽上空，一群红翅黑鹂追赶一只乌鸦，好像是在空中演绎一部转瞬即逝的闹剧。小山岗上，一个男人的轮廓正在缓慢地

移动，他的马也弯着脖子吃力地往前走。

沿着小径，她来到了科林斯大道，这里能直直通向格菲尔草原镇。路旁的野草丛中，一簇簇蒲公英竞相开放。一股细流在大道下面混凝土筑成的涵洞里汩汩流淌。她的脚步虽然沉重疲惫，但心里非常快乐。

一辆在路上颠簸行驶的“福特”车突然来到她的身边，车上的男人向她打招呼：“要搭车吗？肯尼科特太太。”

“谢谢。你真是太好了，但我现在只想慢慢散散步。”

“今天天气真好。你看地里那些小麦至少也有五英尺高。哦，再见了。”

她想不起那个人到底是谁，但他的一句问候却

让她倍感温暖。这位老乡说的几句充满友情的话，是在格菲尔草原镇的太太、小姐和大老板那里从没听到过的（不知道这是自己的错，还是他们的错，还是谁也没有错）。

离小镇半英里的地方，她发现了一个榛子林和小溪之间的洼地，上面是吉普赛人的露营地：一辆带篷的马车，一顶帐篷，还有一群拴在木桩上的马。一个宽肩膀的男人正蹲在篝火旁，手拿平底锅在煎什么东西。他抬头看到了卡罗尔。那个男人竟然是迈尔斯•伯恩斯塔姆。

“喂，喂，你在这儿做什么？”他大声喊道。“过来吃块咸肉吧。彼得！嘿，彼得！”

一个头发凌乱的人从带篷马车里走了出来。

“彼得，这位太太可是我们那个该死的镇上，

数一数二的好人。快爬过来，坐几分钟吧，肯尼科特太太。整个夏天，我都不会再出现在镇上了。”

红胡子瑞典佬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不时捋捋蹲麻了的膝盖，慢慢走向铁丝网，然后开了一道缝让她钻进来。她通过铁丝网的时候，无意识地朝他笑了一笑，但自己的裙子不小心挂在上面了，他慢慢地给她解开。

旁边的这个男人，身穿蓝色法兰绒衬衣，宽松的卡其裤，两条高低不同的吊裤带，头上是一顶脏乎乎的毡帽，这让站在旁边的卡罗尔显得小巧玲珑。

彼得一直板着脸，把水桶倒过来让她坐下。她坐在上面，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你要去哪儿？”卡罗尔问道。

“我只去一个夏天，马匹生意。”伯恩斯塔姆咯咯笑着说。他的红胡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都是些无业游民，靠大家的救济过日子。偶尔像这样出门，赚取马匹买卖差价。从农民那里收过来，然后再卖给别人。我们都很诚实——向来如此。很好玩的。沿着马路搭帐篷露宿。我本来希望能在走之前向你道别，但是——哦，你要是和我们一起就好了。”

“我也想去。”

“或许为了啥事，你和莱曼•卡斯太太再吵架的时候，彼得和我就已经越过达科他，穿过无数荒原，进了哪个深山野岭了。到时秋天就快来了，我们说不定正在穿越比格•霍恩山，或许还要遇到暴风雪，会在比湖面高出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扎营。到了第二天早晨，躺在温暖的毯子里，透过松树

林，就能看到在天空盘旋的老鹰。这样能打动你吗？嘿？老鹰成天在天空翱翔——无比辽阔的天空——”

“别再说了！再说我就要跟你走了，恐怕会有人说咱俩的闲话的。或许哪一天我也会出远门的。再见了。”

她把手从他戴着黑色的皮手套的大手里抽走。她在路口的拐弯处向他挥手。她越走越冷静，越来越感到内心的孤独。

夕阳下，小麦和青草看上去就像光滑的天鹅绒；大草原上的云朵也变成了金黄色；她快乐地走向大街。

## 二

六月初，她总是陪肯尼科特一起出诊。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就像大地一样，有男子气概；每当看到农民恭恭敬敬地听他说话，她就更加敬佩他。一个冷飕飕的清晨，她匆忙喝了一杯咖啡，就来到了广阔的田野里，太阳刚刚升起照亮大地。百灵鸟从草原上飞来，落在薄薄的已经开裂的篱笆桩上。野玫瑰丛不时飘来一阵清香。

他们傍晚才回来，那时太阳西沉，放射出庄严肃穆的光芒，像是天上用金箔制成的扇子；无边无际的庄稼地有如一片雾气缭绕的绿色海洋，防风柳树就像是长着茂盛棕榈的岛屿。

不到七月，天气就变得非常闷热。土地经过暴晒都已经开裂。农民气喘吁吁地在玉米地里干活，紧紧跟在播种机和浑身流汗的马匹后面。她坐在汽

车里等肯尼科特，汽车正好停在一户农舍前面，车子里的皮坐垫被晒得发烫，手指根本就不敢碰，挡泥板和引擎盖上的反光，让她头晕目眩。

这时突然下起一阵黑沉沉的雷雨，紧接着又刮起了尘暴，天空突然变成了黄色，暗示龙卷风马上就要来临。车窗紧紧关着，但窗缝里还是落满了从一层摸不着的、从遥远的达科他刮来的黑色尘埃。

七月的闷热简直让人窒息。白天上街，各个都像是在匍匐前进；到了晚上，也都热得睡不着觉。他们干脆把床垫拖到了客厅里，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但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个晚上，他们就说了十次要出去打开水管冲个澡，或者到露水里来回走走，但是他们都困得不想动弹。一碰到比较凉爽的夜晚，他们就想出去散步，但是却会飞来成群的蚊子，像胡椒面撒在脸上

一样，有的蚊子还想钻进他们的喉咙。

她想到北部的松林和东部的海滨去看看，可肯尼科特说：“现在真的很难脱开身。”妇女读书会的保健促进委员会要她参加灭蝇运动，她就整天奔走在大街小巷，劝说小镇居民使用读书会提供的灭蝇器，或者给积极灭蝇的孩子们发钱，以示奖励。她虽然尽职尽责，但是一点儿热情都没有，根本就不想做这样的工作，后来她就慢慢松懈了，累得筋疲力尽。

肯尼科特和她驾车到了北部，和他的母亲住了一个星期——实际上，是卡罗尔和婆婆住了一个星期，肯尼科特一直在钓鲈鱼。

他们做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在明尼玛喜湖畔买下了一栋避暑别墅。

或许在那栋别墅消夏避暑才是格菲尔草原镇生活里最惬意的事。其实那是一栋只有两间房的小屋子，里面有几把破破烂烂的椅子，几张表皮都脱落了的桌子，四周的木头墙壁上贴着彩色石印画片，还有一只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的煤油炉子。只用很薄的木头隔板把这些紧挨在一起的小房子隔开，你能够——确实能——听到相隔五间的房子里打小孩屁股的声音。不过，这些小房子都坐落在悬崖上的榆树和菩提树之间，可以看到明尼玛喜湖那边熟透了的麦田，傍着山坡，一直延伸到翠绿的树林边缘。

这会儿，格菲尔草原镇的妇女们早就忘了社交应酬，都穿着条纹棉布，坐在一起拉家常；或者穿上旧泳衣，被兴奋不已的孩子拥簇到湖边，玩好几个小时的水。卡罗尔也加入到其中；她会把尖叫的小男孩按到水里，会帮着小孩们给那些可怜的小鱼建造沙盆。当每天晚上有人开车从镇上来到这儿，

她就会帮助久恩尼塔•海多克和莫德•德尔为客人准备晚餐，在这个时候她还是挺喜欢她俩的。跟她们在一起，她会比较自在，也更加自然。即使做饭的时候，为做牛肉丸子还是做肉丝炒蛋发生争执，卡罗尔也不会再发表一些奇奇怪怪、神经过敏的言论了。

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会跳舞，有时候会举办黑人音乐会，肯尼科特总会有非常精彩的压轴表演。他们经常被孩子们包围起来，这些孩子对土拨鼠、打地鼠、木筏和柳木哨子非常有研究。

要是他们可以一直过这种标准的原始人的生活，卡罗尔一定是最富热情的格菲尔草原镇居民。她完全放松，开始相信她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发表那种书呆子的无用言论；再也不希望小镇变得像波希米亚般放荡不羁。她现在非常满足。不想批判任何

东西。

但是到了九月，到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按照本地习俗，他们都要回到镇上；不让孩子们在外面浪费光阴，学习与大地有关的东西，把他们送回课堂学习算术，比如说威廉卖给约翰多少斤土豆（在那个快乐的世界里，没有房屋佣金或者运货车上缺斤短两的麻烦）。整个夏天酷爱游泳的妇女们，一听到卡罗尔说，“今年冬天我们去户外活动吧，一起滑雪、溜冰”，脸上都露出了怀疑的神色。直到明年春天，她们的心会一直关起来，长达九个月的生活又要开始，拉帮结派，围着暖炉吃精美的点心。

## 三

卡罗尔开办了一个沙龙。

既然她最喜欢肯尼科特、维达•舍温和盖伊•波洛克，既然肯尼科特只喜欢萨姆•克拉克，而不喜欢全世界任何一位诗人或者激进分子，那么在庆祝她结婚一周年的晚宴上，她进行自卫的私人小圈子就只剩下维达和盖伊两个人了；席间大家的讨论范围也没有超过雷米埃•伍瑟斯庞的梦想。

她发现盖伊•波洛克原来是最绅士的一个人。他谈起她新买的翡翠和奶油色连衣裙的时候非常自然，毫无戏谑之意；大家坐下吃晚餐的时候，他为她搬椅子；他不会像肯尼科特那样，大喊“哦，说到这个，我今天听到了一个很棒的故事”来打断她的讲话。盖伊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隐士。他一直坐到很晚才离开，说话尖锐，此后再也没来过。

后来，她在邮局遇到了钱普•佩里，她才坚信在拓荒者的历史中能找到拯救格菲尔草原镇甚至是拯救整个美国的灵丹妙药。是因为我们都失去了坚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心想。我们必须重新振作起一些还健在的前辈们的力量，跟随他们回到林肯那个年代去学习人们的诚实正直；学习锯木厂里移民们唱歌跳舞的乐观精神。

从《明尼苏达的拓荒者》这本书的记载中她了解到六十年前的格菲尔草原镇，那也不过是在她父亲刚出世的时候，格菲尔草原镇总共就只有四间小木屋。钱普•佩里太太长途跋涉迁到这里时看到的木栅栏还是后来士兵们为了防御印第安土著而构筑的。一些从缅因州来的北方佬就住在这四间小木屋里，他们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先到圣保罗，再北上越过原始大草原，向原始森林进军。他们自己种粮食；男人们外出打野鸭、鸽子和松鸡；在那

新开垦的土地上长出的甘蓝就像萝卜一样，他们把它拿来生吃、煮着吃、烤着吃，然后又生吃。他们用来招待客人的也不过是一些野李子、酸苹果和细小的野草莓。

黑压压的蝗虫飞来遮蔽了天空。仅仅一个小时，它们就能吃光农妇的菜园和农夫的外套。好不容易从伊利诺伊州带来的珍贵马匹，不是陷进沼泽里淹死就是因为害怕暴风雪而四处惊逃。雪花透过缝隙飘进新盖的小屋里。美国东部的孩子们，身上都是只穿着印花的单薄衣衫，冬天冻得瑟瑟发抖，夏天又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这里随处可见印第安人；他们总是露宿在人家的院门前，偷偷溜进厨房里索要炸面包圈，有时他们背着来复枪闯进学校教室，要求看一看地理书上的插图。孩子们被成群结队的大灰狼紧追，逼不得已爬上树顶；移民们发现了响尾蛇的窝，平均每天就会杀死五十到一百条

蛇。

即便如此，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快乐。卡罗尔在一本名为“昔日边陲逸闻”的著名的明尼苏达州编年史里，羡慕地读到了1948年迁往斯蒂尔沃特的马伦•布莱克太太的一段回忆录：

“过去的那些岁月里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我们到哪儿都随遇而安，日子也过得挺愉快……我们都会参加聚会，玩纸牌或者是跳舞，即使只有两分钟，也玩得很愉快……我们一般跳华尔兹和乡间舞。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像现在说的这种新型快步舞，也没有什么漂亮衣服可穿。我们只能把整个身子都罩起来，而不是像现在有紧身的裙子。我们可以不踩到裙子边地在裙子里跳舞。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拉了一小会儿小提琴，然后另一个人会接替他一会儿，好让他可以去跳会儿舞。有时候他们

还可以边跳舞边拉小提琴呢。”

她心里默默想着，即使她去不了灰色和玫瑰色装饰的水晶大舞厅，她也希望可以和一位跳舞的时候又拉着琴的小伙子在用圆木筒板铺砌的地板上轻歌曼舞。这个自鸣得意的小镇，早已经把古色古香的歌曲换成了播放拉格泰姆音乐的唱片，它既不像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旧时代，也不属于发达先进的新世纪。她能不能想一些办法，甚至是一些至今还想象不到的办法，来恢复从前的单纯朴实呢？

她认识其中两位拓荒者，那就是佩里夫妇。钱普•佩里是收购谷物的商人。他在一个粗糙的台秤上面给一车一车的小麦过秤，有时候一些麦粒掉在了台秤的缝隙里，到了春天还会发芽呢。空闲的时候，他就在那间布满灰尘但还十分宁静的办公室里打盹儿。

她登门拜访了佩里夫妇，也就是在豪兰•古尔德杂货店楼上的他们的家里。

他们上了年纪以后，投资做生意就一直亏本。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自己那幢心爱的黄砖房子，搬到杂货店的楼上来住。这一层楼跟格菲尔草原镇上的公寓差不多，有一条从大街直到楼上走廊的宽阔楼梯，沿着走廊一侧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一个牙科诊所，一个摄影师的摄影棚，斯巴达协会分会会所，而佩里夫妇的寓所是最后一间。

卡罗尔的拜访，让老两口特别高兴，对她殷切招待。因为她是他们这个月里的第一位访客。佩里太太对她咬耳朵地说：“天哪，在这么一个挤挤巴巴的小地方招待你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并且除了走廊里那个油腻腻的铁皮水槽这里别的地方也没有水。但是，正如我对钱普所说，要饭的叫花子有什

么可挑剔的呢。再者说，从前那座砖房也太大了，我一个人打扫不过来，而且地段也偏僻。现在住在这儿，周围人多又热闹，还是不错的。确实，我们还是挺乐意住在这儿的。当然，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又会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正一点点地攒着钱呢——哦，我的老天哪，要是我们能有自己的房子该有多好啊！话又说回来，现在这几间房子也真的不错，你觉得呢？”

所有的老人都恋旧，他们也一样。他们把原来家里熟悉的家具都搬到了这个拥挤的小地方来。卡罗尔曾经对莱曼•卡斯太太家那个豪华的大客厅产生一种优越感，可是到这里这种感觉却荡然无存了。这里让她感觉舒适自在。她充满感情地看着所有临时凑合的代用品：缝补过的椅子扶手，铺着薄棉布的摇椅，还有写着“爸爸”“妈妈”字样的用纸糊补的桦树皮餐巾环。

她告诉了老两口自己的新追求。发觉这位“年轻人”这么看重自己，佩里老两口心里热乎乎的；而从跟他们的谈话里，她也很容易找到一些让格菲尔草原镇重生的办法——或许能让格菲尔草原镇重新变得充满活力，适宜居住。

尽管这是在一个飞机和工团主义的时代，佩里夫妇他们仍有自己的一整套哲学见解。

浸礼教会（其次也算上卫理公会，公理教会和长老教会）在不论是音乐，演讲艺术，慈善事业还是伦理道德方面都给我们指出了极其完美的、反映上帝意旨的标准。“我们不需要这些新的所谓的科学，也不需要糟糕的敢质疑《圣经》的考证学，它们是在败坏我们的莘莘学子。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听从上帝的至理名言，笃信地狱的存在，就像笃信从前牧师的讲道一样。”

共和党，这个布莱恩和麦金利山的伟大的老党派，是上帝和浸礼教会的任命处理现世事物的代理人。

哈罗德•贝尔•赖特是个很棒的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宣扬了那么高尚的道德观念，并且据说他写的这些小说可是为他带来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收入。

年收入超过一万的，或是低于八百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欧洲人更是坏透了。

在大热天喝杯啤酒倒是没什么关系，但是谁要是酗酒那就直接可以下地狱了。

现在也找不到以前那么贞洁的女孩子了。

没有人再需要杂货店里卖的冰激凌了，因为光吃馅饼大家就很满足了。

庄稼人卖的小麦要价太高了。

那些升降机公司的老板总是希望不涨薪水也能让雇员干更多的活儿。

如果人人都像钱普大爷当年开垦第一块农田那样拼命干活儿，这世界上的一切烦恼和不满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 四

卡罗尔的英雄崇拜主义早已烟消云散，她只能

彬彬有礼地点着头。最后连点头也懒得点了，恨不得马上逃跑。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头已经痛得不行了。

第二天，她在街上见到了迈尔斯•波尔斯塔姆。

“我刚从蒙大拿回来，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很舒服的夏天。现在我的五脏六腑装满了落基山的空气，现在又得顶撞格菲尔草原镇的大老板们了。”她微笑着同他打招呼，而佩里夫妇和拓荒者的形象早已在她脑海里消失了，他们最终不过像是藏在黑胡桃木橱柜里的古老银版照片。

# 第十三章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肯尼科特外出了，卡罗尔虽然不情愿但也出于礼节地去拜访了佩里夫妇。但老两口都不在家。

她像一个找不到玩伴的孩子一样在走廊里闲晃。这时，她看到一间办公室的门底下透出了一线灯光，就走过去敲门。她对着开门的人低声问道：“你可知道佩里夫妇去哪儿了吗？”然后，她才发现开门的人是盖伊•波洛克。

“非常抱歉，肯尼科特太太，我也不知道。要不你请进屋来等他们？”

“为——哦——”她一边答应一边心想，在格菲尔草原镇这个地方，一个女人单独拜访一个男人可是有伤风化的。但是她尽管已经决定了拒绝，但还是走进去了。

“真没想到你的办公室也在这楼上呢。”

“是的，我的办公室、公馆，还有我坐落在皮卡迪的别墅，就是这儿。但是您肯定看不到我说的那个临近萨瑟兰公爵城堡的公馆和别墅。因为它们在那道门后面。那里总共就有一个小床，一只洗脸盆，我出门穿的一身套装和一条你说过你很喜欢的蓝纱皱领带。”

“你记得我那样说过？”

“你的话当然都记得。请在这张椅子上坐吧。”

她把这间简陋的办公室打量了一番——一个细长的火炉，摆了好几排书架的棕褐色皮面的法律书籍，一个上面堆满了报纸的高背椅，由于坐得时间太长，那些报纸上已经满是小洞，而且脏兮兮地落满了灰尘。只有两样东西还能看出来像是盖伊•波洛克的感觉。一个是摆放在铺着绿绒毯的书桌上，在一堆表格和已经结块了的墨水瓶中间的景泰蓝细瓷花瓶。另一个是一排摆放在旋转书架上的在格菲尔草原镇难得一见的书：莫希尔版的诗集，黑色和红色封皮的德国小说，还有一本用山羊皮装订的查尔斯•兰姆文集，但是书页已经皱巴巴的了。

盖伊并没有坐下，而是像一个东闻闻西嗅嗅的猎犬一样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个细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嘴边留着一撮细细软软的小胡子的猎犬。他身上穿着一件高尔夫球衫，胳膊肘的地方已经磨破了。她注意到他跟肯尼科特有一点很不一

样，肯尼科特会因为自己不修边幅而抱歉，但他不会。

他开腔道：“我还不知道你是佩里夫妇的好朋友呢。钱普的确是个中坚分子。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能跟他聊到一块去，谈论什么象征派舞蹈或是柴油机引擎的革新问题。”

“他才不谈论那些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愿上帝保佑他。可他是属于国家博物馆的，恐怕应该与格兰特将军那把剑陈列在一起，而我自己——哦，我想我是在探寻一种福音以便向格菲尔草原镇传道。”

“真的吗？打算在格菲尔草原镇传什么道？”

“只要目标明确，任何内容都可以。严肃正经的也行，轻松诙谐的也好，或是两者兼有也无所

谓。管它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狂欢节上，我在乎的只是是否稳妥。波洛克先生，能说说你觉得格菲尔草原镇有什么毛病吗？”

“格菲尔草原镇有什么毛病吗？是不是有可能是你我自身出了什么问题？（要是我能像你一样偶有贵恙还真是感觉很荣幸呢。）”

“是的，不必客气啦。不过，我还是觉得格菲尔草原镇哪里有点问题。”

“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更喜欢去溜冰而不愿意去钻研生物学吗？”

“得了吧，我不但比‘芳华俱乐部’里的人更喜欢生物学，而且也同样喜欢溜冰！无论你是跟他们一起溜冰、滑雪、扔雪球，还是在这儿跟你聊天，我都一样开心。”

“哦，不见得吧！”

“是的！可是他们更喜欢待在家里绣花。”

“或许吧。我并不是为这个镇上的人说话。我这个人没有主心骨，历来疑神疑鬼。或许我就是因为自己自视不高这一点反而有点自命不凡！无论如何，格菲尔草原镇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小乡镇一样。在大多数地方，你再也闻不到泥土的清香，但它们也还没有散发广藿香的味儿——或是工厂里的烟味儿——这些都是令人疑虑但又理所当然的。我就纳闷了，这个小镇除了有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还有什么不对劲的？有朝一日，这些沉闷的小集镇可能会像修道院一样没落。我可以想象得到，庄稼人和商店经理傍晚时一起坐着单轨列车进城去的情景，那是一个比威廉•莫里斯笔下的乌托邦还迷人的城市——那里有音

乐，大学，还有像我这样的流浪汉也能参加的俱乐部。天哪，我是多么希望能加入个像样的俱乐部啊！”

她激动地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地方？”

“我是得了‘乡村病毒’。”

“听起来挺危险的。”

“是很危险。或许我不戒烟，到了五十岁所得的癌症都没这个严重。这种乡村病毒几乎就跟钩虫一模一样——再有抱负的人只要在这里住得时间长了，一样会感染。这种病毒正在律师、医生、牧师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商人中间流行扩散。他们都是见过世面，心胸开阔的人，但最终还是陷进了自己的泥洼地。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也不

会让你因为我的伤心事儿费神的。”

“不会的。你还是坐下来吧，让我好好看看你。”

他在嘎吱嘎吱响的高背椅上坐下，眼睛始终坚定地望着她；她仔细端详着他的眼珠，从他的眼神里，她也终于看明白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且过着孤单的生活。这样四目相对让他俩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于是他们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去。直到他继续说话时，他们俩才终于放松下来。

“其实要诊断我的乡村病毒是很简单的。我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那里跟格菲尔草原镇面积差不多大，但是人要比这里的冷漠。那里有世世代代形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在这里，一个异乡人只要规矩老实，喜欢打猎，开汽车，拥护上帝和参议员，就可以被大家接纳。然而在我的家乡，人们都

是那么傲慢，甚至是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都常常瞧不起。那是一个到处都是红砖房的俄亥俄小镇，因为树木众多，所以气候潮湿，到处散发着烂苹果的气味。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不像格菲尔草原镇有湖泊和草原。那里只有密密麻麻的玉米地，砖窑和脏腻的油井。”

“后来我进了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我得知，只要口授《圣经》并雇用一大批虔诚圣洁的牧师来讲解，上帝就不用再多操心了。他只要悄无声息地随便逛逛，抓住一些不听话的人就完事了。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去了纽约，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那里足足生活了四年。我决不是故意夸张，纽约那地方实在是又脏又闹，挤得你透不过气，东西贵得吓人。但是比起我曾经在教会学校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生活，那儿就算是不错的了！我每个星期去听两次交响乐音乐会。我在戏院的顶层座位看过欧

文、泰瑞、杜茜和伯恩哈特的演出，在格拉默西公园散过步，并且看自己喜欢的任何书籍。”

“我的一位表兄弟告诉我，生病的朱利叶斯需要一个同伴。于是我就来这儿了。后来朱利叶斯病好了。他看不惯我的作风，嫌我得闲晃五个小时才工作一个小时，尽管我的工作做得也不算太差。最后我们分道扬镳了。”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曾发誓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兴趣爱好。那是多么崇高的做法啊！我读过勃朗宁的诗，也到明尼阿波利斯去看过戏剧。我以为那就是保持自己的兴趣。可我怀疑我已经被乡村病毒感染了。我每看四本廉价小说杂志才会去读一首诗。我也不再想去明尼阿波利斯，除非有一大堆法律事务逼得我不得不去。”

“几年前我曾与一位来自芝加哥的产权律师聊

过天。那次谈话让我意识到，我过去总是觉得自己比像朱利叶斯•弗利克鲍这类人高出一等，但是其实我跟朱利叶斯一样俗气狭隘，落后于时代。甚至比他还差劲！朱利叶斯的参考资料都是用心地从《文摘》和《展望》里找的，而我只会从自己可以倒背如流的查理•弗兰德劳的书里随便翻找。”

“那时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下了坚定的决心。我要去跟上时代。然而我发现乡村病毒完完全全地感染了我：我不愿见到新的街道和年轻人——我害怕激烈的竞争。对于我来说，最容易的事情也就是开具转让证书，处理开沟的诉讼争议而已。因此——那不过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传记，几乎无任何内容可言，也就除了最后一章，也许转而会说我是‘一个法律界的中坚力量，精英分子’，到我死去的那一天，一位牧师会围着我的干枯的尸体，这样赞扬我。而这也不过是一个弥天大谎。”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办公桌，用手指头摸了一下那个闪闪发光的景泰蓝细瓷花瓶。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时她心里已经想象着自己跑过去，亲亲抚摩他的头发。她看见他双唇紧闭，唇上长着又淡又软的胡子。她默默地坐在那里，咕哝着说："我知道。乡村病毒嘛。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感染上的。反正也逃不掉了，无所谓。至少，我让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平日里，无论我再怎么絮絮叨叨，你都是我忠实的听众，现在我可坐在你脚边听你说说话了。"

"你真正坐在我脚跟前，靠近炉火，或许更美妙呢。"

"那你愿意为我生炉火吗？"

"当然啦！你先别打击我，让我这个老头把话

扯完。你有多大了，卡罗尔？”

“二十六，盖伊。”

“二十六！二十六岁时我才刚离开纽约。那时我还听过帕蒂的独唱音乐会。现在我已经四十七了。我还以为自己跟个小孩似的，但其实都老得可以做你的父亲了。所以出自做父亲的愿望，我也希望你依偎在我脚跟前……当然喽这决不可能是真的，要是我们正式对外宣布出去，那就有违格菲尔草原镇的道德标准！那些可是不论是你还是我，人人都得遵守的道德标准！说道格菲尔草原镇的毛病，倒是出在统治阶级。这里确实有这么一个统治阶级，虽然我们号称是民主政治。我们的统治者所付出的罚金就是我们无时无刻不被监视。我们连随便地喝一点小酒，或是稍微放松一下都不行。我们必须遵守性道德，穿着朴素保守，甚至做生意想坑

蒙拐骗也得按老一套来。然而又没有人真正遵守这些，所以我们都变得虚伪得可怕。这是不可避免的。教堂执事要骗取寡妇的钱时，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伪君子的面目。而寡妇们自己也愿意嘛！她们对他的油腔滑调很是着迷。再来看看我吧，假如说我真放胆去——跟一个风情万种的太太谈情说爱，我承认这样的事，我是根本不会去染指的。从前我在芝加哥的时候。看过一本名叫‘巴黎生活’的杂志，每当看到里面的那种令人作呕的黄色的东西都不由得咯咯傻笑。我此刻连你的手也不敢抓呢。我也不再有这个心思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的方式让生活变得很痛苦……哦，上帝啊！这些年来，我还从没有向任何人袒露过自己或其他人的事呢。”

“盖伊！难道我们真的不能为这个小镇做点什么吗？”

“是的，我们做不到！”他像一个法官驳回一个不恰当的反对意见一样否决了她的提问，然后重新回到了一些让人不那么紧张的问题上，说道：“有些事情就是让人捉摸不透，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人类已经征服了大自然；我们可以让土地长出小麦；即便下起了暴风雪，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到温暖如春。所以我们还想找点乐子，召唤出了战争、政治、种族仇恨、劳资纠纷等恶魔。在格菲尔草原镇，明明我们已经把荒地开垦成了一片沃土，这却使得我们自己非常不愉快：圣公教会教友和美以美会教友之间互相憎恶，拥有‘哈德森’牌汽车的人嘲笑开老式‘福特’牌小汽车的人。最糟糕的还是商业上的憎恶情绪——杂货店老板总是认为谁不去照顾他的生意，那就是在抢他的钱。最让我痛心的是，律师和医生以及他们的太太，竟然也跟杂货店老板一样！医生之间的情况你应该比较了解——即使是你的丈夫、韦斯特莱克和古尔德之

间，也是互相嫉妒。”

“不！我可不承认啊！”

他咧着嘴笑了起来。

“哦，或许有这么一两次，威尔得知其他的某个医生出诊时净摆样子做无用功时会哈哈大笑，但是——”

这时他仍然咧着嘴笑着。

“不！他才不是那样的！你还说医生的太太们也跟着相互嫉妒——麦加农太太和我之间没有什么交情，她这个人城府太深了。至于她的母亲韦斯特莱克太太——可是个天底下少有的好人。”

“是的，她这个人脾气确实非常好。可是，亲爱的，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把自个儿心底的秘密

说给她听。我始终认为在这个镇上只有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太太是不会居心叵测的，那就是你，你是一个令人愉快又忠诚可靠的外来人。”

“别再恭维我啦！我相信医疗是神圣的，是为人解除病痛的工作，可不是什么捞钱的行业。”

“想想看：肯尼科特有没有暗示过你最好对一些老太太特别热情点，因为她们或许会介绍自己的朋友去你们那儿看病？可是我不应该——”

她记起了肯尼科特曾经说要多加照顾博加特寡妇的话来。她一时语塞，殷切地看着盖伊。

他站起身，紧张地大步走向她，轻轻地抚摩起她的手。她暗自心想，自己应该对他的这种抚摩感到生气吧。可是她又想，他是不是喜欢自己头上那顶崭新的玫瑰红银丝缎子的东方小圆帽吧。

他放下了她的手，胳膊肘还擦过她的肩膀。他冲到自己的高背椅跟前，弯着瘦削的背坐下。他拿起了那只景泰蓝瓷花瓶，透过花瓶，他看她的眼神是如此的寂寞，使她惊慌起来。当谈到格菲尔草原镇人嫉妒成性的时候，他的眼神又恢复了冷静。他突然开口说："天哪，卡罗尔，你并不是法庭上的陪审员。你有自己的权利拒绝听这些论述。我真是一个讨人厌的老糊涂，净爱分析些明摆着的事。而你又是个富有反叛精神的人。还是说说你的想法吧。你觉得格菲尔草原镇对你来说怎么样？"

"真叫人厌烦透顶！"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你怎么帮？"

"我也不知道。或许可以通过倾听。今天晚上

我还没有听听你的想法呢。不过，通常——你要是能把我当作法国剧本里头手拿一面小镜子、善于倾听的知心丫寰那样，对我倾吐衷曲就好了。”

“唉，吐露什么呀？这里的人都极其乏味，但反而以此自鸣得意。即使我跟你非常合得来，我也不能来找你聊天，得有二十个老巫婆在监听，并且窃窃私语地议论着我们。”

“但是你可以来我这儿聊一会儿天啊？”

“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来。我正在努力培养自己忍受沉闷、自我满足的能力。我以前做过的所有积极的尝试都失败了。我还是最好安于现状，过心满意足的日子。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别再自我嘲弄了。听见你说这样的话，就像是有一只蜂鸟的翅膀在流血，真叫我心痛啊。”

“我才不是蜂鸟。我是一只鹰；一只被皮条拴起来的小鹰，正被这些胖乎乎、懒洋洋的白色大母鸡啄得几乎快要死了。但是我得感激你，因为你帮我找到了信心。我得回家了！”

“请再坐一会儿，一起喝杯咖啡吧。”

“我是愿意多坐一会儿，可是人言可畏啊。我只怕他们背地里说什么闲话。”

“我才不在乎那些，我只在乎你怎么说！”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旁，抓住了她那只反应迟钝的手。“卡罗尔！你今晚在这里觉得愉快吗？（是的，我在乞求得到你肯定的答复呢！）”

她突然紧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赶紧抽开了。她并不感到这种调情很新奇，也一点儿不会觉得那种淫妇偷汉子有什么乐趣。她仿佛是一个天真烂漫

的小女孩，而盖伊•波洛克是个傻头傻脑的小伙子。他把拳头塞在口袋里，一个劲地在办公室里跑来跑去。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真该死！我怎么那么不清醒啊？好好的事情被我搞得一团糟。这会儿我要跑到走廊那头，去请狄龙夫妇，我们好一起喝咖啡什么的呢。”

“狄龙夫妇？”

“是的。狄龙和他的太太是一对非常体面正派的年轻夫妇。他是一个牙医，刚来镇上不久。他们就住在诊所后面的房间里，就跟我住这儿似的。他们在这个镇上熟人不多——”

“我听说过他们。但我还没想过去拜访他们。确实很惭愧。快请他们过来吧——”

她突然不说了，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但

是，从他的表情和她的犹疑不决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希望刚才根本没有提过狄龙夫妇。他假装热情地说：“太好了！我这就去。”他在房门口瞥了她一眼，见她正蜷缩在那张破皮椅子里。他出去没多久，就把狄龙医生和狄龙太太请来了。

他们四个喝着波洛克在煤油炉上煮的口味相当不怎么样的咖啡。他们哈哈大笑着，谈论明尼阿波利斯，个个都圆滑得体；而后，卡罗尔顶着十一月的寒风回了家。

# 第十四章

她正在回家的路上。

“不会的，我不可能爱上他。我是喜欢他，很喜欢。但是他这个人也太爱隐居了。我会不会问他呢？不！不！如果盖伊•波洛克只有二十六岁，或许我会吻他的，虽然我已经是别人的太太，我也会劝服自己说‘这其实没什么大碍’。”

“让我惊讶的是，我竟然并不太惊讶于自己的这个想法。我，一个贞洁的年轻太太，如果真的面对一位魅力非凡的王子，我还能这么有信心吗？”

“我一个在格菲尔草原镇上结了婚一年的家庭

主妇，怎么还跟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似的幻想着什么魅力王子之类的事！人家都说结婚会让人有神奇的变化。可是我怎么没变呢。不过——”

“不！即使白马王子真的来了，我也不会爱上他。我不会伤害威尔的。我喜欢威尔！打心眼里喜欢他！尽管我不再会为了他激动，我要依靠的人是他。他是我的家，还有我的孩子。”

“这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孩子？我真的很想要孩子。”

“我有没有告诉比阿明天早上应该吃玉米粥而不是麦片粥？她现在可能已经睡了。也许，我明早应该早点起来——”

“我爱威尔。我宁愿拒绝那种疯狂的爱情，也决不会伤害他。要是王子真的出现，我最多也就是

看他一眼就会跑开。一溜烟儿地跑开！哦。卡罗尔！你只是现实中一个世俗的年轻女人。”

“我可不是那种乐意私下里告诉别人自己是‘被误会’的不忠的妻子。哦，我不是，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

“能说我是吗？”

“至少我没有悄悄对波洛克说威尔的不好，并没有说威尔忽视我的盛情的心灵。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事实上，威尔可能对我是完全了解的！如果他能在我立志要唤醒全镇人这件事上支持我的话，那就更好了。”

“或许真的有极其多的太太们为波洛克的笑颜神魂颠倒。不！我可不愿意像那些娇羞、贞洁的新娘子一样，做一只渴求脉脉温情的小绵羊！除非那

是一位既年轻又敢于面对现实的王子……”

“我真的远不如狄龙太太那样死心塌地。她是多么钟情于她那位牙医丈夫！在她的眼里，波洛克不过是一个古怪的老顽固。”

“狄龙太太穿的长筒袜不是丝的，而是莱尔线织的。她的双腿又细又长，非常漂亮。可是也没我的腿好看。我讨厌丝袜上的棉线束口……是我的脚踝变粗了吗？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是的，我喜欢威尔，还有他的工作——他治好了一个患有白喉的庄稼人，这比我嚷嚷着要求建一座西班牙城堡——一个有浴室的城堡更有意义。”

“这个帽子太紧了。我得把它弄大一点。盖伊还喜欢它呢。”

“到家了。真快冻死了。是时候穿上我的皮大衣啦。我是不是有一件海狸皮大衣？河鼠皮可不能跟它相提并论！海狸皮摸上去手感很滑。盖伊的胡子好像跟海狸皮挺像的。哎哟，真荒唐！”

“我真的——真的喜欢威尔，难道——除了‘喜欢’我就找不到别的词了吗？”

“他这时候得在家呢。他肯定会说我回家晚了。”

“为什么他老是忘了把百叶窗放下来？塞伊•博加特和她那群野孩子可是喜欢扒着窗台偷看呢。但是可怜的威尔，哪怕一分钟——随便怎么说，他都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够他操心的了，而我却只知道与比阿闲聊。”

“我可不能把玉米粥的事忘了——”

她飞也似的进了前厅。肯尼科特放下《美国医学会杂志》抬起眼来看着她。

“哈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大声嚷道。

“九点钟左右。你上哪儿闲逛去了。现在都十一点多了！”他和气的口吻里带着些许不满。

“难道有什么地方怠慢了吗？”

“你总是忘了关炉子底下的通风管道。”

“哦，很抱歉。可是也不是经常忘记的，是不是？”

她坐到了他的膝盖上。他怕碰到自己的眼镜，于是把头往后一仰，然后摘去眼镜，为了让她坐得更舒服一些，他让她动了动。然后他随便清了一下喉咙。他非常亲热地吻了她，说：

“不是的。其实这些事情你都做得非常好。我只是怕暖气都跑掉了。如果那个通风管道打开着，炉火就会越烧越旺，暖气就都浪费掉了。这样，到了夜晚，就又要开始冷起来了。今天我开车回来就冻得够呛。我把车窗帘子拉下来，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幸亏家里的暖气炉子还管用。”

“是啊，确实很冷。可是我散完步倒觉得很舒服。”

“你出去散步了？”

“我去佩里夫妇家串门了。”然后她忠于自己的内心，毅然决然地说了实话，“但是他两口子没在家。我又碰到了盖伊•波洛克。就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会儿。”

“什么，只是坐在办公室跟他聊天你就拖到十

一点才回家？”

“当然还有别的人在呢。对了——威尔！你觉得韦斯特莱克大夫怎么样？”

“韦斯特莱克？问他干吗啊？”

“我今天在街上见到他了。”

“他走路是不是一瘸一拐的？我敢打赌，如果用X光照一下，一定会发现那个家伙的牙齿都脓肿了。他管那叫‘风湿’。风湿，什么鬼东西！他那还能称得上医术，真怀疑他是不是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哦哦哦——”他意味深长地打了一个哈欠。“并没有破坏同行声誉的意思。但是即使是再晚，一个医生也有可能随时被叫起来开工。”（她记得，像上面这样的话，他在这一年里，已经说了不下三十次了。）“咱俩最好还是上床睡觉去吧。

闹钟的弦我已经上好了，也检查过炉子了。你进来的时候把大门锁好了吗？”

他们在两次检查大门确定锁好以后，才关了灯，上楼去了。他们一边说着话，一边收拾着准备睡觉。卡罗尔脱衣服的时候还是躲在门后面。而肯尼科特一点也不在意。跟平时一样，今天晚上，她还是必须生气地把那张旧丝绒椅子挪到一边，才能打开壁橱门。她每次开橱门的时候都要挪那把椅子。差不多一小时得十次。但是肯尼科特就喜欢把那把椅子放在房间里，并且除了壁橱前的空地也没有别的地方可放。

推开椅子时，她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肯尼科特一个劲地自顾自地在那儿打哈欠。房间里的空气让人闷得发慌。她耸了耸肩，开始唠叨起来：

“你提到过韦斯特莱克大夫。你说说——你还

从来没评价过他呢，他是个好医生吗？”

“哦，是的。他是个老滑头。”

（“噢！你看医务界的几乎没什么竞争。起码我们家里这位没有！她刚才就这样得意扬扬地对盖伊•波洛克说过。）

她把丝绸衬裙挂在了壁橱的钩子上后，继续说：“韦斯特莱克大夫是那么彬彬有礼又博学多才_____”

“哎，我可不知道他是不是像你说的学识渊博。我一直怀疑他只是善于自吹自擂地唬人呢。他见人就炫耀自己会法语、希腊语或是其他什么鬼东西；他还总是把一本老掉牙的意大利语的书摆放在客厅里，但我总觉得，他其实跟我们大家一样，看的是侦探小说。还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那些他

妈的外语呢！他好像想要人们都以为他进过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牛津大学或是什么大学，但是我从医师黄页上查到，他其实在1861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一个不知名的大学！”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个实在的医生？”

“你觉得什么叫‘实在’？你说的实在是指什么？”

“如果你得了病，你会愿意找他来看吗？你会让我去请他来吗？”

“我宁死也不会找他的！绝对不会！没门，先生！我不会让那个老骗子踏进家门一步！他净会说那些拍马屁的奉承话，真让我恶心。他治治一般的肚子痛或是抓着一些傻女人的手号号脉还说得过

去，但是重病我是绝对不会找他看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先生！你知道我并不是在背后说人家坏话，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你。卡丽，我一直不能原谅韦斯特莱克给琼德奎斯特太太看病时的那个德行。其实她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缺少休息，但是韦斯特莱克却一直上门去给她诊治，一连好几个星期几乎天天去。当然喽，他也给她送去了厚厚的一大叠账单，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像琼德奎斯特家人那样的人是多么善良正派又刻苦耐劳啊！”

她站在衣柜前，身上穿着那件细薄的亚麻睡衣，一个想法依旧在她心头萦绕：她多希望能有一个镶着三面镜子的名副其实的梳妆台，她只要俯身对着斜面的镜子，一抬起下巴，就能看到脖子前面的小黑痣。终于她开始梳理自己的头发。按着梳头的节奏，她继续说道：

“可是，威尔，你跟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之间不是有什么所谓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吧——是吗？”

他全力倒翻了一个筋斗跳进床里，接着脚后跟滑稽地蹴了一下，两腿就顺势伸进了被窝。他哼着鼻子说：“上帝呀，千万不要！我从来不在乎任何人用正派的手段抢我生意的。”

“那么韦斯特莱克正派吗？他很狡猾吗？”

“狡猾这个词很恰当。那家伙简直就是一个老狐狸！”

她仿佛在镜子里看到了盖伊•波洛克冲着自己咧嘴笑。她顿时脸红了。

肯尼科特两手托着脑袋，一个劲地打着哈欠：

“他太滑了，滑得跟泥鳅一样。可是，我敢打

赌，我现在赚的钱几乎跟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两人的加起来一样多，而我也从没多拿过一分不义之财。如果有人想到他们那里去看病而不到我这里来，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尽管我得承认他们的一些行为还是让我很生气。韦斯特莱克总是拉拢道森一家人。以前，卢克•道森不论什么脚趾痛还是头痛等小毛病都是找我来看的，确实叫我费了不少时间。直到去年夏天他的孙子来到这个镇上，或许是犯了腹泻或夏季肠胃病之类的——你知道，那时我和你正好开车到拉克-基-麦特去了——于是，韦斯特莱克抓住这个机会，跟道森太太说是什么阑尾炎，把人家吓得半死。我的天哪，还叫嚷着如果他和麦加农不给孩子做手术，还会有可怕的粘连。他们摆出的那副臭架子，好像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似的。他们还放出风声说，如果手术再晚两个小时，孩子的病得恶化成腹膜炎，天知道到底会怎么样。随后，他们轻松地捞了一百五十块钱的

医疗费。要不是因为这个镇上还有我，他们可能得收人家三百块呢！我这个人并不贪心，但是我给老卢克看病的时候，该收十块钱的医疗费我也决不愿只收一块五，可现在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一百五十块钱进了别人的腰包。我敢打赌，在做阑尾炎切除手术上，我可以比韦斯特莱克或是麦加农强得多。”

她爬上床的时候，满脑子里都是盖伊灿烂的脸上咧着嘴笑的样子。她试探性地问他：

“但是，韦斯特莱克比他的女婿要聪明，不是吗？”

“是啊，韦斯特莱克虽然落伍，但看病时终究是很有直觉的。然而麦加农做什么事都很固执，像一个该死的笨蛋，只会拼命让病人相信他的诊断毫无差错！他最拿手的大概就是接生。他这两下子也

就是跟正骨科女医生马蒂•古奇一个水平的。”

“韦斯特莱克太太和麦加农太太——她们俩倒还不错。她们对我非常的热情友好呢。”

“她们对你热情难道没有理由吗？哦，她们确实挺不错的——不过，你可以押上所有的钱打赌，她们俩一天到晚就忙着替自己的丈夫做广告拉生意。我也不晓得麦加农太太那该死的热情是不是真的，我每次在大街上大声跟她打招呼的时候，她那点头的样子就像睡落枕了脖子动不了似的。当然，她还算好。最主要的是韦斯特莱克太太，整天跑来跑去，给人家捣蛋。反正韦斯特莱克一家子没有一个实在人。尽管麦加农太太看似老实正派，你也不要忘了她终究还是韦斯特莱克家的女儿呀！这一点准没有错的！”

“那么你对古尔德大夫有什么看法？你不会认

为他与韦斯特莱克或者麦加农比起来更差劲吧？他这个人挺俗气的——喝酒，打普尔球，抽起雪茄来还净摆臭架子——”

“你说的那些都没错！他这个人爱吹牛，但是他还是挺精通医学的，这一点你可一定别忘了！”

她又想起了盖伊的咧着嘴笑的样子，更加兴奋地问道：“他这个人坦诚吗？”

“哦哦哦哦哦，天哪，困死了，我得睡觉了！”他说着钻进被窝，舒服地伸展开身子。接着，他又像一名潜水员似的钻了出来，摇着头，牢骚地说：“你说谁？泰瑞•古尔德实诚吗？别开玩笑了——我舒服得快要睡着了！我并没有说他这个人实诚，我只是说他有点小聪明，会查看《格雷解剖学》这本书后面的索引，这点比麦加农强多了！我可没说过他实诚，他才不是呢。他可不厚道着

呢，一肚子坏水，常常在我背后搞小动作。他居然告诉住在离格菲尔草原镇十七英里远的格洛巴赫太太，说我的助产技术太落后了。他也没落下什么好啊！格洛巴赫太太马上赶来告诉我了！泰瑞这个人还特别懒，他宁愿让一个得了肺炎的病人憋死，也不愿放下手里的扑克牌。”

“哦，不是吧。我简直不能相信——”

“那你现在可知道了吧！”

“他真的常常打扑克牌吗？狄龙大夫跟我说过，古尔德大夫叫他去一起打牌——”

“狄龙都跟你说了什么事？你在哪儿碰到的他呢？他不是刚来这个镇上不久嘛。”

“他和他的太太今天晚上也在波洛克先生那里。”

“既然如此，呃，你觉得他们人怎么样？你不认为狄龙好像有点肤浅？”

“怎么会呢。他看起来挺睿智的。我觉得他可比我们那位牙医头脑清楚多了。”

“但是你要知道，给我们治牙的那个人可是个很不错的牙医，他挺精通业务的。至于狄龙——如果我是你的话，就决不会跟狄龙一家子走得太近。波洛克跟他们整晚聊得热络，那都跟我们没点关系。而我们——我们与他们握握手就行了，不用深交。”

“那又为什么呢？你们又不是竞争对手？”

“那——还用说吗！”此时，肯尼科特好像清醒了许多。“他肯定会跟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串通一气。实际上，我怀疑狄龙之所以来这里行医多半

是他俩搞的鬼。他们会给狄龙介绍病人，然后狄龙再把已经熟络的病人通通都介绍给他们。我从来不相信那些跟韦斯特莱克穿一条裤子的人。如果说有个家伙刚在这儿买了一个农场，又刚好到格菲尔草原镇来看牙齿，要是让狄龙逮到这个机会，以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病人还会出入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那里，从来也不会例外！”

卡罗尔把挂在床边椅子上的短衫拿过来，把它披在自己的肩头，然后坐在床上，双手托着下巴，仔细打量着肯尼科特。从走廊的小电灯照进来的灰暗的灯光里，她看出他正在皱眉呢。

“威尔，那个——我还是直说吧。前几天，有个人告诉我在这样的一个小镇上，医生们会因为金钱而彼此厌恶和嫉恨——”

“这是谁说的？”

“谁说的并不重要。”

“我敢保证，一定是维达•舍温告诉你的。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是如果她能管住自己的嘴，少说三道四，她才能真的能算上是他妈的聪明。”

“威尔！哦，威尔！你说的这话也太过分了！先不说这话有多俗气——不管怎样，维达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她说的又如何呢，况且事实是她根本没有说过这些。”他耸起来的双肩在令人发笑的红里带绿的法兰绒睡衣里显得更加厚实。他挺直了腰背坐在床上，生气地把手指掰得啪啪响，咆哮着说：

“够了，她没说就没说吧，管她呢。反正谁说的都没有关系。问题是你竟然信以为真了。天哪！我以为你了解我，没想到你竟然也以为我只为了钱！”

（“我们以前从没有吵过嘴，这还是第一次呢。”她心里非常苦闷。）

他伸手把自己那件搭在椅子上的皱巴巴的背心一把抓了过来。他抽出了一支雪茄和一根火柴。他又把背心扔到了地板上。他点燃了雪茄，大口大口地猛抽。他掰断火柴棍，往床前的脚踏板上啪地一扔。

她忽然看着床前那块脚踏板像是埋葬爱情的墓石。

他们的卧室颜色单调沉闷，并且通风也不好——肯尼科特就是“坚持不开那该死的窗户，以免屋里的热气都跑了”。空气宿浊难闻。过道里射进来昏暗的灯光，他们俩各自在被窝里舒展开身体，并肩而卧。

她哀求着说：“亲爱的，我又不是故意不让你睡觉。你就别再抽烟了。你抽了够多的烟了。赶紧好好睡觉。原谅我吧。”

“道了歉就行了，我不会计较的。但是有些话我得跟你说。你听信别人说镇上的医生之间钩心斗角，相互竞争，那正是说明了你主观的肤浅片面，总是看不起我们格菲尔草原镇的居民。像你这样的女人有个毛病，就是喜欢跟人抬杠。看问题不客观，只知道争辩。我不打算就这个问题，不管是状况、态度、形式还是任何方面，再跟你争论下去了。你最大的毛病就在于，你根本没想要好好了解我们。你呀老是自命清高，就觉得见鬼的大城市什么都好，你总想让别人都按你说的来——”

“你错了！你也没有努力地认识我！而他们——包括你在内——却在一边冷眼旁观大肆批评。

看来我不得不迁就镇上居民们的意见，不得不尝试着去迎合他们的利益。而他们根本没考虑过我的利益，尝试接受一些我的提议。一看到他们那个古老的明尼玛喜湖和那些乡间别墅，我是那么地高兴，但是我一说还想去看看塔欧米娜，他们就会捧腹大笑——当然，是用那种你大肆宣扬的友好的方式。”

“好吧，塔欧米娜，管它什么的——我猜，肯定是什么百万富翁才住得起的豪宅。是呀，就是这么一回事，只有啤酒的进项，却有品尝香槟的胃口；你得明白我们的收入可不够这样的挥霍！”

“你是在借机说我败家喽？”

“好吧，这个我本没打算说，但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不妨就说说，日用品清单上可至少有一半不该买的东西。”

“是的，大概是超支了。是我不会过日子。我也永远学不会。还真是多亏有你！”

“你从什么地方学来，‘还真多亏了你’这句话？”

“拜托你以后别再说这样的大白话了——要不还要我说粗话？”

“我就他妈的习惯说大白话。你到底从哪里学来那句‘还真多亏了你’？大约一年前，你还找碴，说我忘了给你钱。幸好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才没有责怪你，而是承认是我的不对。但是从那以后我几乎从没忘了给你钱吧？”

“没错，你没忘过——几乎！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应该有点零花钱。我也得有！我每个月都必须有一定的数目。”

“好主意！做医生的当然每个月都有一定的进项！没问题！幸运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一千块，有时候下一个月只有一百块呢。”

“既然这样，你按百分比给我也行。或是其他的什么办法。无论你赚多少，你可以定个大概的平均数——”

“可是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想要钱干什么？是想说我不讲道理？或者你认为我这个人太不可靠又吝啬得要命，所以你想制订一个规矩来制约我吗？我的天哪，太伤我的心了！我一直以为我够大方也很得体——我一想到自己这样也特别高兴。我以为我给你那二十块——或五十块，或管它多少的，会让你高兴；现在你却像是在要离婚赡养费似的。我这个可怜的傻瓜，竟然一直认为自己很大方，而你——”

“别在那自艾自怜了！说得这会儿好像你很受伤似的。你说的话，我完全同意。你给我钱的时候总是很大方很亲切，就跟我是你的情妇似的！”

“卡丽！”

“我说错了吗？你觉得你那是慷慨大方的壮举，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侮辱。你给我钱——像给情妇似的，为了让她对你百依百顺，然后你——”

“卡丽！”

“不要打岔！然后你觉得那样就什么都不欠我的了。好吧，从今以后我不接受你的赏钱。我跟你合伙负责家庭事务，为此我必须有一笔固定的开支，要不然我在这个家里还能算什么呢。如果让我做一个情妇，我可要好好选一下我的情人呢。哦。

我恨——我恨——这种像一个情妇一样卖笑得来的钱——我还拿这些钱来给你买各种生活用品，都没有为自己添过一件珠宝首饰，连个情妇都不如！是的，确实是这样！你给了我一块钱，是很痛快——唯一的条件就是我必须为你买一条领带才行！并且你什么时候高兴想给我钱的时候才会给我。我到底怎么才能不铺张浪费呢？”

“好吧，当然，如果要那样说的话——”

“我不能买太多东西，也不能到处乱逛，只能去一些肯赊账的店铺买东西。我的许多时间也因此被浪费掉，而且我在事前又不能好好合计合计，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可以支配。你刚才满怀感情地说你很大方，这些就是我为你的大方付出的代价。你让我——”

“行了！行了！越说越夸张了。你一分钟前才

说起什么情妇的事情来！事实上，你决不会干出‘卖笑赚钱’的事来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你或许是对的。你可以把操持家务当作打理生意。我明天会制订出一个详尽的计划，以后你可以开立个自己的账户，每个月得到固定的数额的或是按百分比提成的钱。”

“哦，你太好了！”她转脸想与他亲热。但他重新点燃了刚刚那支熄灭的、带有臭味的雪茄。透过火柴的光亮，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熬红了，显得非常难看。他低垂着头，下巴上鼓出的一圈肉上长着几根灰色的胡子。

她坐在那儿一声不吭，直到他终于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不是。这也并不是说我有多好。我只是比较公道。天知道我有多主张公道。但是我希望别人也

应该如此。你对人家总是太傲气，太自以为是。就拿萨姆•克拉克来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坦诚，对朋友忠实——”

“是呀，别忘了他还是个打野鸭子的好手！”

“他是个打猎的好手是没错！他常常在傍晚的时候上我们家来串门，我的天哪，就因为他喜欢把烟放在嘴里干嚼，或者偶尔可能随地吐痰，你看他的样子却像在看一头大蠢猪一样。哦，你不知道我已经把你的心思看透了，但愿萨姆并没有注意到你的神色，但是我可都看在眼里了。”

“我是那样感觉有点厌恶。吐痰——啊！很抱歉，我的心思太明显了。我尽量对他客气，尽量不会让他看出来我的想法。”

“或许你根本想不到我能看出这么多。”

“是的，或许真都被你看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萨姆在咱们这儿从没点雪茄吗？”

“为什么？”

“他怕在这儿吸烟会惹你生气。他是真怕了你了。每次人家一谈论到天气什么的，你就挤兑人家，大谈你自己的什么诗歌或是歌蒂——歌德？——或者什么其他自以为了不起的玩意儿。你把人家搞得在咱这儿不得不小心翼翼的，甚至他都不敢来了。”

“真是抱歉。不过，我觉得你说得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好吧，可我没觉得自己说过头了！你得明白一件事：如果你还继续老是那个样子，终有一天你

得搞得我失去所有的朋友。”

“你把我说得真是太糟糕了。你知道我并不是故意的，威尔，你说我吓跑了萨姆——我到底怎么吓跑他了。”

“哦，你确实把他吓坏了，一点没错！他不像平日里那样把两条腿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敞开坎肩，告诉我一段搞笑的逸闻，或者跟我开开玩笑，而是坐在椅子边儿上，拼命地大谈政治，都忘了咒骂几句了，要知道，萨姆平日里要是不咒骂几句一天都得别扭！”

“换句话说，他要是不像泥棚子里的乡巴佬那样乱说乱动，他得浑身难受！”

“够了！够了！别扯那些了！你不是想知道你怎么吓着人家了吗？一开头，你净问他一些他根本

不知道的问题——傻子都知道你那是在试探他——然后你就大谈特谈什么情妇之类的话题，就跟刚刚一样——”

“当然喽，心地纯洁的萨姆从不在私下里谈论这些误入歧途的女人！”

“起码他不会在太太小姐面前谈这种话题！我敢用我的脑袋跟你打赌！”

“那么，装腔作势也算心地纯洁吗——”

“我们不要再谈那些玩意儿了——无论你爱叫它优生学还是什么鬼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一开始你把他吓住了，然后大谈一堆谁都跟不上的鬼话。你一会儿心血来潮地想跳舞，一会儿又砰砰地弹钢琴，要么就突然满面愁容，跟见了鬼似的，一言不发。如果你非发脾气不可，你就不能自己一

边待着去发吗？”

“亲爱的啊，你以为我就不想偶尔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吗？有一个我自己的空间！你以为我乐意坐在这儿想些什么乱糟糟的东西，任由自己胡乱耍小性子，而你突然从浴室闯了进来，满脸肥皂泡沫，大声嚷嚷：‘你看到我的棕色短裤了吗？’”

“哼！”他只轻轻地哼了一声，并没有答话。他从床上爬下来，双脚砰的一声踩在地板上。他大踏步走出了卧室。身上穿着鼓鼓囊囊的混纺睡衣，背影很是滑稽。她听见了他在浴室的水龙头上喝水的声音。她看他这么傲慢地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不由得十分生气。她躺在床上，舒展开身子。等他回来的时候，她故意扭头不看他。他也不理她，一边爬上床一边打哈欠，漫不经心地说：

“好了，等我们盖了新房子，就有你的清净空

间啦。”

“什么时候盖好啊！”

“哦，我早晚会盖的，你不用着急！难道要我借人家的钱盖嘛。”

这回换成是她“哼”了一声，没有搭理他，她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个一家之主的样子，她径自下了床，身子背对着他，从五斗柜右上角的抽屉里的一个放手套的盒子里取出了唯一的一块硬邦邦的巧克力糖，狠狠地咬了一口，却发现是椰子馅儿，随口说一声：“该死！”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因为这样她就在满口粗话的他们面前显不出自己的优越感了。她使劲儿把那块巧克力糖扔进了废纸篓，它好像在一堆破衣领和牙膏盒等废弃物之间正在不怀好意地嬉笑。随后，她又摆出一副很庄重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床上。

这一会儿，他还在自言自语，反复地说自己铁定不会“借别人的钱来盖房子”。她心里却思忖着，他真是一个土老帽，她真憎恶他，自己真是疯了才嫁给他，当时还不是因为厌倦了自己的工作。现在该把自己的长手套洗洗干净了，赶明儿再也不给他做什么事了。可她又忘不掉他在早餐时要喝玉米粥。这时，他突然气呼呼地说的话让她回过神来：

“我真是个大傻瓜，还想着盖新房子。等我把房子盖好的时候，你就如意了，可以成功地让我疏远我的所有朋友甚至是我的病人。”

她气得猛地坐起来。冷冷地说：“我真感谢你坦白说出了你心中对我的印象和看法。如果你真是那样感觉的，如果我真是你的绊脚石，那我走，一刻也不在这个房子里待了。我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

己。我立马就走，你要乐意离婚就离婚吧！你需要的是一个像母牛一样温顺听话的女人，她会喜欢你那些贵友来串门谈天气，还随地吐痰！”

“啧啧！别犯傻了！”

“我是不是犯傻你不久就会发现的！我说到做到！你以为我明白了你因为我受罪以后会继续在这儿待着吗，哪怕多待上一秒钟？至少我还有一点正义感，我不会允许自己那样的。”

“请不要扯远了，卡丽。这——”

“扯远了？扯远了！我告诉你——”

“——这不是演电影，我们用不着这么冲动。我们一起努力，冷静地从自身找找根本原因。咱俩都太急躁了。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气话。我也希望咱俩都喜欢诗歌，像一对地道的诗人一样，张口闭

口都谈论玫瑰花和月光，但是我们终究是普通人啊。好了，我们互相攻击只会两败俱伤。咱都承认自己犯傻了吧。想想看：你也知道你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当然，你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糟糕，但是也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还差得远呢！你的优越感到底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你就不能迁就其他人呢？”

她还没来得及从这个傀儡一样的家出走，就陷入了沉思：

“或许这是从我的童年开始的。”她说到这里顿住了。她继续说的时候声音显得很不自然，带着一种书里常有的充满幻想色彩的语调。“我父亲是世界上最温和善良的人，但是他总觉自己在其他人面前很有优越感。当然，他也确实很优越！再说说明尼苏达河谷——我过去常常坐着悬崖上，俯瞰曼

卡托，每次都待好几个小时。我双手托着下巴，俯览河谷四周的景色，幻想自己是个诗人。山下是许多闪闪发亮的陡斜的屋顶，还有一条河，河边是一片片平坦的原野，中间穿行着篱笆栅栏，远望去似乎在云雾之中——这些使我陷入无限遐想。我那时感觉自己好像住在河谷里。但是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大草原上——它让我的思绪可以海阔天空地自由遨游。你觉得我的优越感是不是可能就因为这个？”

“嗯，是啊，也许是呢。但是——卡丽，你整天说你要好好享受生活，不要让光阴虚度，你现在却老是往外跑，不愿与别人一起娱乐，也错失了享受家庭乐趣的机会，就因为这里的人不喜欢穿着大礼服去散步——”

“还有晨服吧，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插

嘴的。”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茶话会。比方说杰克•埃尔德，他在你眼里除了采伐和销售木头以外，好像什么都不懂。可是你知不知道杰克还是个音乐迷？他会把一张唱片放在唱片机上，坐下来闭着眼睛听得出神——还有莱姆•卡斯。你有没有察觉到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呢？”

“可是他算得上是吗？凡是去过州议会大厦听过格莱斯顿演讲的人，在格菲尔草原镇都能被认为是‘见多识广’。”

“好，我不如再跟你说说吧！莱姆读过很多书——都是真正有内涵的——历史书。还有那个汽车行里的马特•马奥尼，他的办公室挂着许许多多名画的复制品呢。还有一个一年前去世的宾汉姆普莱费尔老大爷，住在离镇上七英里远的地方。他曾经

在南北战争中做过上尉，认识谢尔曼将军，人们说他还和马克•吐温一起在内华达开过矿。你在这个小镇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只要你稍作探寻，就能从每一个人物那里都了解到许多精彩的故事。”

“我知道。我也很喜欢他们。尤其是像钱普•佩里那样的人。但是我可对杰克•埃尔德那种自鸣得意的小市民没什么好感。”

“那么我也是个你说的那种小市民吧。管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可不是，你是一个搞科学的人物。哦，我得试试让埃尔德先生谈谈音乐。他为什么老是那么害羞，不肯谈音乐，话题总是离不开猎狗呢？我得去试试。现在这样你不会不满意吧？”

“当然不会啦。但是还有一点事，你也应该关

心关心我啊！”

“你这话有失公正哦！你拥有我的一切！”

“不，还没有。你总以为自己很尊重我——你总是到哪儿都夸我‘精明能干’。但是你从没想过我也是有抱负的，我和你一样是有雄心壮志的——”

“也许你的抱负没我大吧。我一直以为你很安于现状的。”

“得了吧，谁说我满足于现状了！我可不想像韦斯特莱克那样，一辈子当个蹩脚的开业医生，一辈子围着枯燥无味的工作忙到死。我可不想让别人到时候说，‘这个家伙是个好人，可就是身无分文’。当然，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说，反正那时候我已经翘辫子了，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了。但是我想

多攒一点钱，那样我们有朝一日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工作不爱干就不干，我还想有一座咱自己的好房子——我的天哪，我想要一座全镇最好的房子！——要是我们想去旅行或是看你的那个塔欧米娜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去，但唯一的条件是我们的口袋里必须有钱。有了钱，我们不用向别人伸手乞讨，更不用为了老了以后发愁。你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平时没有多少存款万一以后生病了怎么办，不是吗！”

“我想我还不至于这样吧。”

“好吧，看看我以后的表现吧。如果你以为我安于在这个小乡镇待一辈子，不想出门看看世界上的名山大川，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也跟你一样，想去到处看看。只是，我比你讲究现实。首先，我得努力赚钱——我要攒钱去购置土质好、有价值的

地皮。现在你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那你能不能不再把我看成只知道拼命挣钱的粗俗小人了？”

“哦，我的天哪，我真的没有那么想过。我总是那么固执，让你受委屈了。我再也不去狄龙家串门去了！假如狄龙大夫帮助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拉生意，我决不原谅他！”

# 第十五章

## 一

那一年的十二月里，她对自己的丈夫充满了无限爱意。

她一改往日的浪漫情调，不再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改革家，而是做一个成熟稳重的乡镇医生的妻子。她为自己是一位乡镇医生的妻子而骄傲，而这也使得他们家庭生活变得欢乐多彩。

在一个深夜，卡罗尔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

到前廊木地板上有脚步声；有人已经打开了防风门，正往门里找什么东西；然后电铃就响了起来。肯尼科特一面抱怨说“该死”，一面又耐心地从床上爬下来，给她又盖了盖被子，免得她着凉。他穿好拖鞋和睡衣，步伐沉重地走到楼下。

她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地听见了一些庄稼人说的洋泾浜德语的大白话，那是一种人们忘了自己的本国语又没有学会当地语言所创的混杂语：

“哈喽，巴尼，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医生。我老婆病了，整整一个晚上肚子疼得厉害。”

“她这样多久了？嗯？”

“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有两天了。”

“那你为什么昨天不来找我，非得等到半夜搅我清梦呢？现在可是夜里两点了！干吗来这么晚呢？——嗯？”

“唔，我知道。可是她从昨晚起痛得更厉害了，我以为过了一会儿就会好的，我也压根没想到会更厉害。”

“发烧吗？”

“呃，她好像发过烧。”

“她是哪一边痛？”

“什么？”

“我问你她哪一边痛——疼痛是在哪一边啊？这里？”

“对，是在这儿。”

“那个部位有没有硬块？”

“什么？”

“我是说——有没有硬块，用手指摸起来感觉硬硬的地方？”

“我也不清楚，她没说过。”

“她吃过什么东西？”

“嗯，我们通常都吃这些东西，像咸牛肉、卷心菜、香肠等。大夫，她一直鬼哭鬼叫，劳驾您去看看吧。”

“好吧，我去。但是下次找我的话，可得早来。那个，巴尼，你最好还是装部电话——分期付

款的电话。不然，恐怕有时候医生还没请来，你们这些德国佬就死了。”

只听到关门的声音。巴尼的大篷车开走了——静静地行驶在雪地上，只能听到车身咯吱作响。肯尼科特开始拨电话，叫醒了夜班接线员，说出了对方的号码，开始等电话，轻声咒骂了一句，然后继续等。最后他吼道：“哈喽，格斯，我是医生啊。给我派辆马车来吧。外面积雪太厚了，汽车开不了啊。我他妈要出诊去，要去南边八英里远的地方。行吗？啊？你不会睡着了吧，啊？好吧，这样可以吧。不会让你等太久的，不要打瞌睡哦。”

她听到了他上楼的声音，他悄无声息地来到冰冷的房间里把衣服穿好，还伴着若无其事的咳声。她假装睡着了；其实她只是太困了，不想说话罢了。他在五斗橱上的一张纸条上，写下了他的出诊

地点——她都能听到铅笔在大理石板上摩擦的声音。他又冷又饿地默默出诊去了；而她，睡眼惺忪，看到他深更半夜里仍坚持乘马车去路途遥远的农场，到那个惊恐万状的病人家出诊的情景，心里更是对他充满爱意。她都可以想到，孩子们正站在窗口，等待着他的到来。她突然觉得他像一个在一艘触礁了的大船上抱着无线电继续发报的英雄报务员；也像位生了病的探险家，被抬担架的人遗弃，但依旧独自在茫茫的丛林中——继续——摸索前进。

不知不觉到了六点，晨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屋里，灰色的椅子依稀可见。她听到了走廊上他的脚步声；听到他在火炉前，啪啦啪啦敲弄着炉箅，费劲地清除着灰渣，用铲子铲起煤箱里的煤块填进炉膛，煤块燃烧得滋滋作响，还有呜呜的响声从通风管道里发出——这是格菲尔草原镇上家家户户司空

见惯的生活的声音，却第一次这么吸引她，在她看来它们就像是勇敢、坚韧、多彩和自由的象征。炉膛里的情景在她的心中出现：撒上煤末，火焰变成一片柠檬黄和金灿灿的颜色。一些星星点点的紫色火苗，像鬼火似的一闪一闪的，在黑色的煤堆之间欢快地上蹿下跳。

躺在被窝里可真幸福，她心里想着，自己一起床，屋子里就是温暖的。自己真是个好没用的女人啊！与他的精明能干相比，自己那点雄心抱负又能算得了什么？

他上床的时候，她又醒了。

“你好像是几分钟前才出的门似的！”

“我出去了四个小时。我在一个德国佬的厨房里给一个女人了做了阑尾炎手术。她差点死了，但

我又把她拉回来了。真是好险啊。对了，巴尼说上周日他打了十只野兔。”

他很快就睡着了——他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还得起来去给那些早早赶来的庄稼人看病。她吃惊地想到，在这么一会儿对她来说只是迷迷糊糊睡了个觉的时间，他居然去了这么远的地方，在人家的厨房里给一个女人做了一场手术，挽救了一条生命。

也难怪他会憎恶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了，他们太懒了！那个整日无所事事的盖伊•波洛克又怎么会了解肯尼科特如此精湛的医术和刻苦耐劳的品质呢？

这时，肯尼科特咕哝道：“七点一刻了！你不该起床吃早饭了吗？”此时他不再是一个英雄的科学家，而成了一个普普通通并且需要好好刮刮胡子

的男人。他们早餐一起喝咖啡，吃烙饼和香肠，谈论着麦加农太太那条吓人的鳄鱼皮腰带。白天，一切现实生活照旧，夜里的沉思和早上的醒悟早就被她抛到脑后了。

## 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个来自乡下的腿部受伤的男人被送到了医生的家里，卡罗尔好像对他很熟悉。他坐在运木材的马车后部的摇椅里，一路上的颠簸让他叫苦不迭，脸色也很苍白。他的那条腿直挺挺地伸着，搁在一个装淀粉的箱子上，腿上盖着一条皮边的走马披。他那位邋里邋遢但十分有魄力的妻子在赶着马车。她帮肯尼科特把她那跛脚的丈

夫扶进屋里。

“这个人用斧子的时候把自己的腿弄伤了——伤口很严重——他的名字叫霍尔沃•纳尔逊，住在离镇上九英里远的地方。”肯尼科特说。

按照丈夫的吩咐，卡罗尔来到房间后面，取来几条毛巾和一盆水，她兴奋得跟小孩似的。肯尼科特把那个庄稼人架到椅子上，笑着说：“放心吧，霍尔沃！不出一个月你就可以出门去修篱笆，喝烧酒啦。”那个农妇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身穿一件男式狗皮外套，里面还露着很不合体的短袄，显得极其臃肿。她那块本来戴在头上的花花绿绿的丝巾，现在已经围到了她那布满皱纹的脖子上。她的膝盖上放着她的那副白色羊毛手套。

肯尼科特从他那条受伤的腿上脱下了他那厚厚的红色“德国短袜”，还有几层裹伤口的灰白色羊

毛袜，然后又解开了绷带。那条腿有着病态的苍白，简直像死人的一样，腿上的浓黑的汗毛又软又细，已被压平，还留下一道深红色的伤痕。卡罗尔自然是吓得直哆嗦。别说歌颂爱情的诗人笔下那莹润透白的皮肤了，他这哪是人的皮肤啊。

肯尼科特检查了一下伤疤，笑着对霍尔沃和他的妻子说："还好，谢天谢地！伤得还不是特别严重！"

纳尔逊夫妇的脸色反而看起来不大对劲。那个庄稼人朝他的妻子使了个眼色，于是她哭丧着脸说：

"大夫，我们该付你多少诊金啊？"

"我想是——让我算算看：一次出诊，两次门诊。加起来差不多应该是十一块钱，莉娜。"

“大夫，恐怕我们短时间内没法付清。”

肯尼科特缓缓走向她，拍着她的肩膀，大声说：“你只管放心好了，老嫂子，不给也不要紧啊！到了秋收以后，再还给我也不迟——卡丽！劳驾你或比阿倒两杯咖啡，拿一些冻羊羹来给纳尔逊夫妇，好吗？这么冷的天，他们一会儿还得赶很远的路呢！”

## 三

肯尼科特一大早就出去了。卡罗尔在家看书看得眼睛疼，而维达•舍温没有来喝茶。她徘徊着，屋里空荡荡的，跟窗外那条光秃秃的街道没什么差别。她在家庭生活中整天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就

是：“等威尔回来吃晚饭呢，还是不等他我自己先吃呢？”平日里他们都在六点准时吃晚饭，可是今天过了六点半，他还没回来。她跟比阿一起瞎猜：是不是接产的手术出了什么意料外的情况，时间耽搁了？他会不会又上别处出诊去了呢？是不是乡下的雪太大了，他没法开车，只能改乘轻便的马车甚至是雪橇？镇上的很多积雪都化了，可还是——

猛地一阵汽车喇叭声和叫喊声，这声音还在耳边嗡嗡着，汽车早已停到了大门口。

她急忙跑到窗前望去，汽车好像一个历尽千难万险、疲惫不堪的大怪物一样。

前灯把路面上的冰凌照得雪亮，甚至照得连最微小的冰凌都拖着巨大的阴影，汽车尾灯在车后的雪地上照映出一片红宝石般的光彩。肯尼科特打开车门，大声喊道：“我回来了，宝贝！车子两次陷

进雪里，还好我们搞定了，谢天谢地！总算搞定了，我们可到家了！饿死了！快端饭菜来！赶紧吃饭！”

她急忙跑过去，为他拍去皮外套上的雪花，长长的皮毛很柔，但也冰得她手麻。她欣喜地对着比阿欢呼道：“太好了！他回来了！我们都可以放心了！”

## 四

其实，卡罗尔对自己丈夫获得的成就知道得并不多，因为她既没有看到众人为他鼓掌喝彩，没有看到书报上对他评论赞赏，也没有看到有任何荣誉的学位降落在他头上。但是有一个最近从明尼苏达

迁往萨斯卡切旺的德国庄稼人，那个人写来的一封信让她得知了自己的丈夫的伟大。信上说：

亲爱的先生，今天夏天您一连几个星期忙着为我治病，而且还诊断出了我到底得的什么病，所以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这儿的医生给我诊断了也开了一些药，但是还是不如您开的药有用。现在我想问问您我还需要再吃些什么药吗？

我已经停药大约一个半月了，但是我的病情始终没什么好转，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每次吃完东西，我就觉得胃里难受，心绞痛，胳膊也痛。饭后大约三个小时到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就觉得全身没力气，头晕目眩。我真心期盼您的回信，能谈谈您的看法，指点指点我该怎么办。

# 五

卡罗尔在药房门口偶然遇到了盖伊•波洛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他语气柔和地说：“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

“是啊。我这一段时间去了乡下好几次，跟着威尔出诊。他真的太——要知道，你和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法理解像他那样的人。咱俩是一天到晚瞎逛、吹毛求疵的闲人，而威尔却是一直默默地埋头实干。”

她朝他点头微笑了一下，就忙着去买硼酸去了。他注视了她的背影一会儿，就悄悄走开了。

当发现他消失不见了的时候，她还是感觉有点茫然若失。

# 六

她也会——有时——赞同肯尼科特的观点：夫妇俩结了婚以后，丈夫当着妻子的面刮胡子，或者妻子穿着紧身胸衣在丈夫跟前走来走去，都不是什么粗俗下流的事，而是真情的坦诚流露；一味矫揉造作故作羞涩反而会让人觉得恶心。如今他穿着普通的短袜在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她也习以为常了。但她可不乐意听他那些理论，说什么“那些所谓浪漫情调的玩意儿，全都是虚无缥缈的胡扯——求爱或者求婚的时候当然是要优雅浪漫一点，

可是一辈子都那样，是没有必要的”。

她总是努力想出一些小游戏、小惊喜，来营造丰富的生活。她织了一条让人吃惊的紫色围巾，把它藏在晚餐时用的盘子下面。当他发现围巾时，感到有点窘迫，气喘喘说：“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还是什么别的日子？天哪，我忘了！”

有一次，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她带着一暖壶的咖啡，并用装薯片的盒子装满了比阿刚烤好的点心，匆忙赶到了她丈夫的诊所。进去之前，她先把带的东西放在走廊里，偷偷瞄了瞄屋里的情况。

那是一个简陋的诊所，是肯尼科特从一个老医生那里接手过来的。他只是稍微改装了一下，只增加了一个白色搪瓷的手术台，一台消毒器，一套光透视器械，一台小型的便携式打字机。那是一个有两间房的套间：候诊室里摆着长长的连椅，一张摇

摇晃晃的松木桌子，还有一些掉了封面的不知刊名的杂志，而这些杂志也只有在诊所里才能见到。肯尼科特的办公室，诊疗室兼手术室就是对过临着大街的那个房间，它里面那个凹进去的斗室就是所谓的细菌化验室。两个房间的木地板都光秃秃的；家具都很暗淡，有些地方还像鱼鳞一样脱落了。

候诊室里有两个女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瘫痪了一样，还有一个穿着铁路司闸员制服的男人，正用他那只晒得黢黑的左手托着缠着绷带的右手。他们都盯着卡罗尔。卡罗尔羞怯怯地坐在一张硬邦邦的椅子上，感觉自己来这里实在太轻率了，浑身都不自在。

肯尼科特出现在了里面那个门口，他正在送一个脸色苍白、嘴边长着几根苍白的胡子的男人出来，并且还安慰他说：“没事的，大爷。尽量少吃

糖，注意我给你规定的饮食。你凭药方把药配好，下个星期再来复诊。对了，今后最好不要喝那么多啤酒了。那就这么样吧，再见，大爷。”

他那热情的声音是故意装出来的。他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卡罗尔。现在他在这儿是一个医生，而不是她的丈夫。“有什么事，卡丽？”他用单调低沉的声音问道。

“没什么要紧事。就是想过来看看你而已。”

“哦——”

她开始可怜自己了，因为他没有料到这是她想给他的一个惊喜。她觉得既伤心又有趣，她像一个殉道者一样感到心满意足，英勇地对他说：“没什么特别的事。你忙你的吧，我这就赶紧回家。”

在等肯尼科特的时候，她不再怜悯自己，而是

开始自我嘲笑。她这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这候诊室的场景。哦，是的，医生家理应是有日本和服宽腰带形状的镶板、宽大的沙发，以及电气通风器，但是对病魔缠身又筋疲力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任何一个什么小房间他们就知足了。而他们正是医生的生活的来源和存在的意义！不，她不能责备肯尼科特。他一直习惯这些破椅子，就像不嫌弃那些病人一样不嫌弃它们。正是她自己对这个地方视而不见——亏她还一直说着要改造整个格菲尔草原镇呢！

等到病人都走了以后，她才把东西拿进来。

“那些是什么啊？”肯尼科特纳闷地问。

“转过身去！看着窗外！”

他照做了——并没有感到厌烦。她喊道：“好了！”这时里间那张折叠桌上摆满了点心、硬糖和

热咖啡，正等待他的享用呢。

他高兴得容光焕发。“又是一个惊喜啊！我这辈子还没这么惊喜过呢！哦，说实话，我想我还真是很饿了。看哪，真是太好了。”

当刚刚的兴奋和惊喜慢慢散去以后，她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威尔！我打算重新帮你装修一下候诊室！”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现在挺好的啊。”

“根本不好！简陋破败。我们可以给你的病人提供更好的就医环境。那样对你的生意也就会更好。”她感觉自己的这个想法很明智。

“胡扯！我才不担心自己的生意呢。你看：我告诉过你——我不过是想攒几个钱而已，如果我是一个在你眼里唯利是图的家伙，我就遭天打雷劈

——”

“够了！快住嘴！我可没有伤你心的意思！我也并不是在吹毛求疵！可我也不可能像金屋藏娇的情妇一样对你百依百顺。我的意思是说——”

两天以后，她把候诊室装饰得更加舒适宜人，墙上挂了几幅画，屋里摆上了几张藤椅，还铺上了一块地毯。肯尼科特也承认：“确实是好看多了。从来没想过可以这么好呢。看来我真需要有人指点。”

她深信自己确实做了一位医生的好妻子，她也感到很骄傲很满足。

## 七

她努力解除胡思乱想对自己的折磨，抛却叛逆时期自己的那些偏颇的想法和幻想。不管对那个牛犊脸上长着毛胡子的莱曼•卡斯，还是对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和盖伊•波洛克，她都要一视同仁地友好相待。她设宴招待过“妇女读书会的”成员。但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去拜访过博加特太太，因为博加特太太有一次发表过一些对于医生的有价值的言论。

尽管博加特太太就住在旁边，她也只是去过她家三次。现在她头上戴着崭新的鼹鼠毛皮帽子，脸蛋显得很小，还透着几分稚气。她把嘴边的口红印抹去——为了不让自己这个了不起的主意烟消云散，她飞快地穿过小巷向博加特太太家奔去。

房子的年龄就跟人的年龄一样，其实跟实际的

年岁关系不大。博加特寡妇那幢暗绿色的小房子才建了二十年，可看起来跟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古老，而且还散发着木乃伊的气味。但是它的整洁可是这条街上屈指可数的。甬道旁的两块大石头漆着黄色，两个披屋上盖满了并不怎么茂密的藤萝和搭架。屋前的草坪上，一座格菲尔草原镇唯一保存下来的铁狗雕像矗立在白色海螺贝壳的底座上。过道里惊人的干净；厨房里的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椅子的摆放距离就像算好的几何题一样完全相等。

有一间客厅是专门用来招待客人的。卡罗尔建议说："我们还是去厨房吧，别再费事地生客厅的火炉了。"

"一点都不麻烦！你可真是稀客啊。厨房里可是乱七八糟的，我一直努力清扫，可是赛伊一进来，还是踩得到处都是泥巴，我已经说了他几百次

了，可是他一次也没有长记性。没关系，亲爱的，请坐那儿。我马上就生火，一点都不麻烦，真的没什么。”

博加特太太生火的时候一会儿哼哼着，一会儿又摸摸自己的关节，或者搓搓自己的手。卡罗尔想要帮忙，但她却叹着气说：“哦，没关系的，我反正做别的事已经不中用了，只好一天到晚瞎忙活。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呢。”

一张非常惹人注目的碎布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到客厅里。她们刚一进门的时候，博加特太太动作非常迅速地，就从地毯上捡起了一只可怜的死苍蝇。那块地毯的中间画着一头红色的纽芬兰猎狗，斜躺在黄绿相间的开满菊花的田野里。上面写着“我们的朋友”。细长的风琴上镶嵌着一面不圆不方，又有些像菱形的镜子。架子上还摆放着一盆天竺葵，

一支口琴和一本《古代赞美诗集》。在客厅中间的桌子上还摆着一本西尔斯-罗巴克邮购商品目录，一只银边相框，里面放着很多浸礼教会教堂金额一位年老牧师的照片，还有一个铝制托盘，里面装着一个能发出响尾蛇的声音的玩具和一副破碎的眼镜。

博加特太太天南海北地扯了很多，像是齐特雷尔牧师的好口才，冬天的寒潮，白杨木的价钱，戴夫•戴尔的新发型，还说到她的儿子赛伊•博加特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就像我跟他在主日学校的老师说过的那样，赛伊也许是有点儿野。但那也正说明他比其他很多男孩子要聪明得多呢。曾经有一个乡下佬扬言说逮到了赛伊偷他的瓜，简直是在撒谎，我应该跟他上法庭打官司的。”

博加特太太又津津有味地聊起了关于比利午餐

馆的那个女服务员的谣言，她一会儿说人家不可能干那样的事——要么，又说差不多能肯定她就是那样的人。

“人人都知道她老妈是什么样的货色，所以，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如果说那些旅行推销员都不去招惹她，她或许还能老老实实的。当然，我坚信她的花言巧语糊弄不了大家。真是越早把她送到索克斯镇的失足少女感化院越好——喝杯咖啡吧，亲爱的卡罗尔？我想，你不会介意博加特阿姨直呼你的名字卡罗尔吧。你只要想想我认识威尔有多久了，他的那位可爱的老妈还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可是跟她十分要好的姐妹呢——你那顶毛皮的帽子很贵吧？可是——镇上的会在背后乱说的，你不觉得那很可怕吗？”

博加特太太把她的椅子拉得离卡罗尔更近了

些。她那张圆盘大脸上，长着好多颗黑痣和又长又黑的汗毛，让人看着很难受，尤其是当她奸诈地皱起眉头的时候。她不以为然地一笑，露出了满嘴的蛀牙。她像到处在嗅房间里腐臭的味道一样，探着头，用很秘密的语气对卡罗尔说：

“我就不明白人们说话做事怎么可以那个样子呢。你根本不知道在表象的掩盖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个镇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整天让赛伊接受宗教教育，以免他被乌七八糟的东西玷污的原因。就在头两天——我本来倒是从不关注流言蜚语的——可是我听得一清二楚，说哈里•海多克跟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商店里的女店员勾勾搭搭的，而可怜的胡安妮塔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也或许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吧，因为她嫁给哈里之前，跟不知几个男人不清不楚的。其实，我早就不喜欢再谈论这样的事儿了，或许就像赛伊说的，我已经跟不上时

代了。但是我总觉得一个女人不应该跟任何那些下流的勾当沾边。但是我还知道，胡安妮塔至少跟一个小伙子有一腿——唉，他们都干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还有——还有——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奥利•詹森，总是自以为有多聪明，可我还是知道他和一个庄稼汉的老婆眉来眼去的——还有那个杂役伯恩斯塔姆和纳特•希克斯也一样不是什么好货色——"

这样看起来，这个镇上的人没有一个不过着可耻的生活，除了博加特太太以外。而她很显然是非常不能忍受这些的。

她知道的这些事就像她亲自看到的一样。她低声说，有一次，她有一次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看见有一扇百叶窗拉上去了，离窗台还得有二三英寸呢。还有一次，那可是在美以美教会的联欢会上，

她看见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竟然手牵着手！

“还有一件事——天知道我本来不想惹麻烦的，但是我实在忍不住想告诉你我在我家屋后台阶上看到的事。我看到你的女佣比阿跟杂货店里的那些小伙子们厮混在一起——”

“博加特太太！我对比阿是非常信任的，就像我信得过自己一样！”

“哦，亲爱的，你别误会！我也相信比阿是个好姑娘。我的意思是说她太年轻单纯了，但愿镇上的这些浪荡子弟不要把她带坏了！孩子变得放荡，还净爱听那些龌龊事儿，这些可都是父母的过错。要是依我看，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那么多不该知道的事——到了结婚之后还差不多。有些人说话又直白又粗俗，简直太可怕了。这正好说明了他们头脑里的思想多肮脏，简直

无药可救了。他们只能到面前，就像我每周三晚上在祷告会上那样，跪下来说：‘哦，上帝啊，您是多么的仁慈！要不我还是一个痛苦的罪人！’”

“我会把这些孩子送到主日学校去，让他们学习一心向善，不要老想着抽烟那之类的乌七八糟的事——他们聚在一起开的什么舞会简直就搞乱了这个镇上的风气，前所未有的。一大群年轻的小伙子紧紧搂着女孩子，想要——哦，太可怕了。我告诉过镇长，理应制止这些人——镇上有这么一个男孩子，当然我并不是疑神疑鬼，也不是想造谣中伤——”

卡罗尔就这样忍受了半个钟头，最后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她在自家门廊里停住脚，愤恨地想：

“如果说那个老女人属于天使那一边，那我就别无选择了；我只能与魔鬼为伍了。可是——她还不是跟我一样吗？她也想‘改造这个小镇’！她也是对镇上的每一个人指指点点！她也认为男人都俗不可耐，鼠目寸光！我跟她一样吧？这太可怕了！”

那天晚上，她不仅乐意跟肯尼科特一起打牌；她还鼓动他玩，并且她对地产生意和萨姆•克拉克也越来越感兴趣了。

## 八

结婚前，肯尼科特曾经给她看过一张照片，上面是纳尔斯•厄尔兹特鲁姆的小孩和一间小木屋，

但她从没见过厄尔兹特鲁姆一家人。他们也不过是“肯尼科特其中一家病人及家属”。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肯尼科特打电话说：“想不想把外套穿上，跟我一起开车去趟厄尔兹特鲁姆家？外面天气挺好的。他们家的纳尔斯得了黄疸。”

“哦，太好了！”她赶紧穿上了毛线长筒袜、长筒靴、毛衣、戴上围巾、帽子和手套。

路面上积雪太厚，冰面又硬又滑，汽车根本没法开。他们只好坐着粗陋的高大马车去。他们身上盖着一条蓝色的毛毯，毛毯的毛又粗又硬，把她的手腕都扎痛了，毛毯外面又盖了一层野牛皮毯，早在野牛群在几英里以西的大草原上生殖繁衍的时候起，大家就一直使用这块牛皮毯，直到现在已经被虫蛀得又破又烂了。

当他们穿过市区的时候，看到路边那些稀稀拉

拉的房屋，在白雪皑皑的庭院和宽阔的街道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矮小和荒凉。他们穿过铁道岔口，很快就到了乡下。高大的花斑马喘着一团团云雾似的水汽，拉着马车开始奔跑起来。马车很有节奏地吱吱作响。肯尼科特一边驾着车，唤着："伙计，不要慌！"一边又像在思考什么问题。没有跟卡罗尔说一句话。后来还是他先开口："好漂亮啊！快看那边！"这时候他们到达一片橡树林，冬日里的阳光闪烁不定，在两个雪堆之间的洼地上闪闪发光。

他们穿过原始草原，来到一片被开垦的整整齐齐的地方，那里二十年前还是一片森林。这个村的景色还是没有变化，一直延伸到北陲：一座低矮的小山岗，山脚下遍地是灌木丛，一条芦苇丛生的小溪，麝鼠的土堆，还有散落着褐色土块的土地，它们被冻得硬邦邦的，从积雪里冒了出来。

她的耳朵和鼻子都冻得要缩起来似的，她呼出来的气到领口纠结成了冰花，她的手指也冻得生疼。

“天越来越冷了。”她说。

“是呀。”

这是他们赶了三英里的路以来的第一次对话。可她还是很开心。

他们四点钟才到了纳尔斯•厄尔兹特鲁姆的家。这一路她心中无比激动，因为她感受到了当初诱使自己来到格菲尔草原镇的那种英勇的拓荒之旅：被开垦的整齐的耕地，树墩子之间的车辙，一间间墙缝上抹着泥巴、顶上铺着干草的小木屋。但是纳尔斯家的日子现在已经过红火了，曾经的小木屋被用来当谷仓了；他们又盖起了新房子，那是一

幢自命不凡、沉闷单调的格菲尔草原镇派头的房子，外面油上了光滑的白漆，还加上了很多粉色的花边装饰，反而显得更裸露更俗气。周围的树木全都被砍掉了。那幢房子光秃秃地坐落在新开垦的荒地里，任由寒风侵袭却也毫无遮蔽，卡罗尔不禁打了个寒战。但是他们俩在厨房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间厨房刚粉刷过，看起来很清爽，黑色的炉灶周边都镀着镍，墙角里还放了一个奶油分离器。

厄尔兹特鲁姆太太请卡罗尔到客厅里坐，那里有一台留声机，还有一套皮面橡木长沙发。这两样东西足以证明大草原上的庄稼人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卡罗尔还是在厨房里的火炉跟前坐了下来，并且坚持说：“请不要跟我客气了。”厄尔兹特鲁姆太太跟肯尼科特出去以后，卡罗尔带着一种友好的神情环视了一番厨房里的松木碗橱，镶在镜框里的路德会所颁发的坚信礼证书，靠在墙边的

餐桌上的没吃完的煎蛋和香肠，还有日历牌上摆放的一些宝贝，不仅有一张长着樱桃小口的妙龄女郎的石印画，一份阿克塞尔•艾格杂货铺的瑞典文广告，还有一支温度计和一个放火柴的托座。

她看到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正在过道那边盯着自己，他身上穿着方格平纹衬衫和褪了色的灯芯绒裤子，宽宽的额角，大大的眼睛，闭得紧紧的嘴唇。他跑开不见了。然后，又在外面偷偷往里看，咬着手指头，侧着身子，害羞地看着她。

她是否还记得——怎么回事来着？——当年在斯内城堡时，肯尼科特曾坐在她身边，鼓动她说：“瞧那个孩子多砢碜，也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照料他。”

此刻，她仿佛被注入了一股魔力——一种感觉好似日落余晖的惬意，沁人心脾的凉气和爱由心生

的好奇心的魔力。想到这儿，她神圣地把自己的手伸向了那个孩子，想和他亲近一些。

他贴着墙边挪进了屋里，迟疑地吮吸着自己的大拇指。

“哈喽，”她说，“你叫什么名字？”

“嘿，嘿，嘿！”

“你是对的，我很赞同。我就跟傻瓜似的总是光会问小孩的名字。”

“嘿，嘿，嘿！”

“过来我给你讲个故事——哦，我还真不知道该讲个什么故事呢，可那肯定得是个苗条的女英雄和一位魅力王子的故事。”

那个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她自己胡诌瞎编的故事。他再也不嘿嘿地傻笑了。卡罗尔终于说动了他。这时，电话铃响了——两声长，一声短。

厄尔兹特鲁姆太太飞奔进来，冲着话筒尖声嚷道："喂？是，是，这是厄尔兹特鲁姆家！嗯？哦，你想找肯尼科特大夫？"

肯尼科特走了过来，对着电话低吼道：

"喂，有什么事？哦，你好，戴夫；有什么事啊？哪一个摩根罗斯？是阿道夫吗？好的。要截肢吗？好，我明白了。听着，戴夫，让格斯赶快备好马车，把我的外科器械都送过去——让他带些麻醉药过去。我待会儿从这里直接过去，今晚可能就不回家了。咱们可以在阿道夫家见面。啊？不了，我想卡丽会上麻醉药。再见吧。啊？不，你明天再告诉我吧——有好多该死的家伙可能都在偷听这条线

呢。”

他转身对卡罗尔说：“一个住在镇上西南约十英里地方的，名叫阿道夫•摩根罗斯的庄稼汉，在修理牛棚的时候，被倒塌的柱子压伤了胳膊——伤势很严重——或许得需要截肢，戴夫•戴尔说的。恐怕咱们得从这儿直接赶过去。真抱歉，还得连累你跟我跑那么远的路——”

“请别说了。不用替我担心。”

“我想你是不是能帮忙上麻醉药？通常这个都是交给我的司机做。”

“你告诉我怎么弄应该没问题。”

“那就好。对了，你刚刚听到我骂那些老是偷听别人电话的人了吗？我就希望他们能听见！那才好呢……好了，贝西，不要为纳尔斯担心了。他没

什么大碍。明天你自己或者托一个顺路的邻居，开车到镇上去，拿着这张药方到戴尔那里去配药。每隔四个小时给他喝一汤匙。再见了。喂！瞧这个小家伙！天哪，贝西，谁能想到这就是以前整天病恹恹的那个小孩呢？看看，他现在长得多强壮啊——将来得比他爸爸还高大呢！”

肯尼科特的几句夸奖，就让那个孩子高兴地坐在那里扭来扭去，这一点是卡罗尔做不到的。她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温和谦恭的妻子，跟在繁忙的丈夫身后，走向马车。她现在心里寻思的不是怎么弹好赫曼尼诺夫的曲子，也不是兴建什么市政府大楼，而是对着孩子咯咯笑。

落日在银色的天穹留下一抹绯红，与橡树的枝丫和细瘦白杨树的枝条交相辉映。而远处地平线上的一座谷仓，由红色变成了紫色，最后又被笼罩在

灰色的暮霭里。紫色的路面消失了，也没有一点灯光，他们坐着摇摇晃晃的马车，像是行驶在一片黑暗混沌的世界——驶向虚无。

去往摩根罗斯农场的一路上，天寒地冻，道路崎岖不平，马车颠簸不堪，当他们赶到时，卡罗尔都睡着了。

这里没有光彩夺目的新房子，也没有值得炫耀的留声机，而只是一个刚刚粉刷成白色的低矮的厨房，散发着奶油和卷心菜的味儿。阿道夫•摩根罗斯正躺在平时很少用的餐厅里的长沙发上。他那块头很大的妻子，看起来疲惫不堪，正焦急地摆弄着自己的双手。

卡罗尔以为肯尼科特又会上演什么惊人的壮举。可他这次很随意。他跟那个病人打招呼说：“喂，喂，阿道夫，你也需要修理了吧，

嗯？”又悄悄地对他的妻子说：“药房把我的那只黑手提包送来了吗？好了——现在几点了？七点钟吗？要不先给我们弄点儿晚饭吃吧。还有什么好啤酒吗——还有啤酒吗？”

他只用了四分钟就吃完了晚饭。然后，他脱掉了外套，卷起袖子，用一块厨房用的黄色肥皂，在洗涤槽里的锡盆中把双手冲洗干净。

卡罗尔不敢往房间里看，只是坐在厨房的桌边，勉强地喝着啤酒，吃着黑麦面包、咸牛肉和卷心菜。那个病人躺在那儿正在呻吟。她瞥了一眼，只见他的蓝色法兰绒衬衫敞开着，露出了烟棕色的脖子，脖子窝里稀疏地长着黑里透灰的汗毛。他身上盖着一条被单，看起来跟一具尸体似的，他的右胳膊露在被单外面，用一条血迹斑斑的毛巾包裹着。

但是，肯尼科特却高兴地大步走进那个房间，她也就跟了进去。肯尼科特的手指粗大，解开毛巾的动作却异常灵巧利落。解开以后，整条胳膊都露出来了，可以看到胳膊肘以下，已经是血肉模糊。那个人疼得直喊。卡罗尔觉得房间里变得非常闷；好像天旋地转一样；她逃也似的跑回了厨房里，倒在了一张椅子上。她感到非常恶心。她听到肯尼科特嘟囔着说："恐怕我们得截掉它，阿道夫。你到底怎么弄的？是不是摔倒在收割机刀口上了？现在我们要开始修理它了哦。卡丽！卡罗尔！"

她不能——她根本站不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勉强站了起来，两腿发软，一个劲儿地反胃，眼前发昏，耳朵里嗡嗡直响。她甚至都走不到餐厅，看样子随时有可能昏倒。最后总算是走到了餐厅，她倚靠在墙上，勉强挤出笑容，感觉胸部和腰部忽冷忽热，这时候肯尼科特咕哝着说："喂，快来帮我

跟摩根罗斯太太一起把他架到厨房的桌子上去。不，还是先去把那两张桌子并在一起，把上面铺好毯子和一条干净的被单。”

去搬那两张沉甸甸的桌子对卡罗尔来说，还像是得救了一样。她麻利地把桌子擦干净，再把被单整整齐齐地铺好。这时她的头脑清醒多了，可以冷静地看着她的丈夫和那个农妇给那个哀号的男人脱去衣服，换上干净的睡衣，并给他清洗胳膊。肯尼科特开始一一摆好手术器械。她意识到虽然这里没有医院里的那种齐全高级的设备，但也无须担心，她的丈夫——她的丈夫——马上就要做一个外科手术。这种奇迹般的壮举好像是在那种描写著名外科专家的故事里，才能看得到。

她帮他们一起把阿道夫抬到了厨房。他害怕得要命，始终不肯挪动自己的双腿。他的身子很重，

还散发着汗味和马厩味。但是她还是把胳膊搭在他的腰上，她那光洁的额头贴着他的胸口；她使劲地拖住他；她还模仿肯尼科特的兴奋的叫嚷声，啧啧地弹着舌头。

阿道夫被抬到桌子上以后，肯尼科特往他的脸部罩上了一个钢圈和棉衬构造的半球形支架；然后又对卡罗尔说："现在你坐在他头部这边，看着这个乙醚一直滴——就这么快，看到没有？观察他的呼吸。瞧瞧这是谁啊？一个真正的麻醉师！奥克斯纳医生那里也没有再优秀的了！实在是出色，嗯？……现在，现在，阿道夫，放轻松。一点儿都不会痛的。快快睡吧。你的病不久就会好了！"

她看着乙醚缓缓滴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肯尼科特说的速度。同时，她像崇拜英雄人物那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丈夫。

他摇着头说：“光线太差——光线太差了。那么，摩根罗斯太太拿着这盏灯站在这儿。上这儿来，拿着这盏灯，就这样拿着——这样！”

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他眼疾手快地处理着手术。屋里一片寂静。卡罗尔尽力地盯着肯尼科特看，那样她就不用看到不断冒出来的鲜血，深红色的伤口，还有那可怕的手术刀。乙醚释放出的香气，让人透不过气来。她开始感觉头晕目眩，四肢虚弱无力。

她最终还是撑不住了，不是因为看到那些鲜血，而是外科手术的锯子在活人骨头上发出来的刺耳的吱吱声。她一直强忍着恶心反胃，但最终还是被击败了。她又感觉头晕眼花了。她听到肯尼科特的声音：

“难受吗？去外面走几分钟吧。阿道夫这会儿

已经睡过去了。”

她摸索着门把手，可是那个把手却好像一直在转圈子，好像在嘲弄她似的；她走到门廊里，使劲儿喘着气，用力把新鲜空气吸进胸脯里去，她的头脑清醒了些。她回去的时候，一眼目睹了整个场景：一个像窑洞一样的小厨房，有两只盛牛奶的铁罐，墙边有一块铅灰色的污渍，横梁上挂着火腿，炉门里闪现一道火光，在厨房的中央，有一个吓得面无血色的胖墩墩的女人，手里提着一盏小巧的玻璃灯，肯尼科特大夫弯着腰，正在给一个罩着被单的病人做手术——这位外科医生的胳臂上沾满了血，他的双手戴着淡黄色的橡胶手套，正在解开止血带，他面无表情，对着那个农妇咕噜着说：“把灯再拿稳一点儿——再坚持一会儿。”

“他只会用一些粗浅通俗，不太恰当的德语来

交谈关于生和死，接生和土地等问题。我读过法语和德语，但那都是矫情的情话或是圣诞诗文里的那种文绉绉的话。我还以为自己多有文化了呢！”她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感觉对他更崇拜了。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够了。不要再滴乙醚了。”他正在集中精力地修复一条动脉血管。他刚刚的粗鲁对她来说都是一种英雄主义的作风。

当他最后缝合完伤口以后，她喃喃地说：“哦，你真了不起！”

他听了很吃惊。“这有什么，这可是小菜一碟。要是像上个星期那样——再给我点儿水。我说上个星期，我做的一个手术，说是病人腹膜腔里出水。我的上帝啊，不是胃溃疡，我从没想到——哦，我实在太困了。我们在这儿住一夜吧。开车回家太晚了。而且我感觉马上又要下暴风雪了。”

# 九

他们睡在一张羽绒床垫上，身上盖着自己的皮毛大衣；第二天早上，他们得把水罐里的冰砸碎——那是一个镀金并装饰有花纹的大水罐。

肯尼科特说的暴风雪并没有来袭。他们动身的时候，天空薄雾弥漫，天气也开始暖和了起来。大约赶了一英里的路以后，卡罗尔看到肯尼科特正怔怔地望着北边天际的一片乌云。他更加奋力地赶着马。她没有注意到自己丈夫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匆匆神情，而是对周围悲凉的风景感到惊异。灰白的积雪，刺棱棱的麦茬，还有乱蓬蓬的灌木丛，都渐渐消失在一片朦胧之中。山脚下是一片一片寒气逼人

的阴影。农户家的房子周围的柳树被越来越猛烈的风刮得东倒西歪，树皮已经掉落的斑斑驳驳，露出的一块块苍白的树干就像麻风病人的皮肤的秃斑。大雪已经积了又厚又硬的一层。整个大地一片肃杀之气，天边一片乌云飘来，渐渐地遮蔽了天空。

“我们大概要遇上暴风雪了。”肯尼科特推断说，“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能赶到本•麦戈内盖尔那里。”

“暴风雪？真的吗？为什么——但是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下暴风雪是一件好事。爸爸可以待在家里，不用去法院上班，我们就能一起站在窗口欣赏雪景。”

“大草原上下暴风雪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人们很容易迷路。冻得要死。不要幻想了。”他冲着马儿大声吆喝起来。它们便开始往前飞速奔跑，车

身就在坚硬的车辙里剧烈摇晃起来。

整片天空突然飘起了大片大片的湿乎乎的雪花。马儿的身上和野牛皮毯子上也落了一层。她的脸也被淋得湿漉漉的；马鞭子的细长的把手，也积满了白茫茫的雪。天气更冷了。雪下得更急更大；几乎横着朝她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前方的能见度也就只有一百英尺了。

肯尼科特表情严峻。他向前弓着身子，两只手戴着浣熊皮长手套，紧紧地抓住缰绳。她深信他能渡过这一切难关。他总是能克服一切困难。

卡罗尔的眼前只有肯尼科特，整个世界和一切日常的生活都消失不见了。他们早已迷失在狂风暴雪中。肯尼科特侧过身来对她喊道：“我已经把缰绳松开了。马儿们会把我们拉回家的。”

随着一下可怕的颠簸，马车蹿出了大路，两个轮子陷进了深沟里。但马儿们随后一挣又把他们猛地拉了出来。卡罗尔倒吸了一口气。她努力不去感到惊慌，但是做不到，不得不用毛织披肩捂住了自己的下巴。

他们好像经过了一个右侧有一道黑墙的地方。“我知道那个谷仓！”他大喊道。他拽了拽缰绳。卡罗尔从披肩下面窥见他使劲儿咬着自己的下嘴唇，眉头紧锁，手脚飞快地来回猛拉着飞奔的马儿。

他们终于停了下来。

“那里有座农场。把披肩围上，走吧。”他大声说。

从马车里出来，就像是扎进冰水里一样，但是

双脚一着地，她还是冲着他微笑，她把脸从披在肩上的那件野牛皮毯上面露出来，显得格外小巧红润，还带着几分稚气。一阵旋转着的雪花，直冲他们的眼睛猛扑过来，眼前马上一片昏暗。他卸下了马具。他转过身来，拖着沉重的步子，就这样一个浑身都是毛皮的笨重的巨大身影，手里拿着套马的缰绳，另一只手拉着卡罗尔向前走去。

他们来到了一个被乌云遮蔽的大谷仓前，它的外墙紧靠着马路。他沿着墙绕了一圈，找到了一个门。他们便进入了院子，进入了那个谷仓。谷仓里面很暖和。这里慵懒的寂静气息让他们很意外。

他小心翼翼地把马儿牵到马厩里。

她的脚趾冻得生疼。“我们赶紧进屋去吧。”她说。

“还不行。可能还找不到呢，也许我们在离它有十英尺的地方就迷路了呢。还是在马厩挨着马儿坐着吧。等暴风雪停了以后，我们再去找房子。”

“我快冻僵了！走不动了！”

他把她抱进了马厩里，帮她脱掉了套鞋和长筒靴，一会儿对着她那冻得发紫的手指头呵着热气，一会儿又摸索着替她解鞋带。他抱着她的双脚揉搓，把那个野牛皮毯和搁在饲料箱上的马被都盖在了她身上。她被暴风雪折磨得筋疲力尽，昏昏欲睡，叹息着说：

“你真太坚强了，还很精明，不管是血还是暴风雪还是什么的，你都不畏惧——”

“我都习惯了。昨天晚上，倒是有一件让我很担心的事，那就是害怕乙醚会爆炸。”

“我不懂。”

“唉，都是戴夫那个该死的笨蛋，给我送来的乙醚，却没按我的吩咐把氯仿送来。你知道，乙醚很容易着火，尤其是昨天桌子跟前正好有一盏灯。可我当然还得继续做手术——谷仓里的许多脏东西侵入了病人的伤口。”

“你一直都知道——你和我随时都有可能被炸死吗？在做手术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是的。你不知道吗？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 第十六章

## 一

看到妻子送的圣诞礼物，肯尼科特非常高兴，于是就回赠了一枚别致的钻石胸针。但即使是这样，她也依然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肯尼科特对于那天早晨的节日仪式拥有足够的兴趣。圣诞树由她亲自装饰好，长筒袜由她亲自挂起来，彩带，镀金的图章和那特意被藏起的信刊！但是，换回的只有这样一句：

“你干得很棒，亲爱的——对了，下午一起去

杰克•埃尔德家去玩一会儿五百分牌吧！”

一瞬间，她脑海里回闪出小时候与父亲过圣诞节时的美妙幻景：那个庄严的老布娃娃矗立在树的顶端，周围铺满了便利店的礼物，喝着宾治酒，唱着圣诞歌，栗子在火边烤得正香。那里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那时“法官”会得意地揭开孩子们在小字条上写下的歪歪扭扭的秘密，然后他就可以决定由谁说出对待圣诞老人的看法了。她忘不掉父亲文艺青年般的宣读着那封针对自己长长的起诉书，他控告自己的感情用事，使得明尼苏达的尊严与安宁变得不利。等等等等，哦！当然，还有父亲在雪橇前面闪来闪去的那两条细腿……

她已经情不自己了，声音略微发颤：“拖鞋太冷了，我得上楼换双鞋了。”反锁上门，她禁不住哭了，坐在那个光溜溜的浴缸边沿，那个没有任何

浪漫情调的浴室。

# 二

肯尼科特这辈子就五个爱好：医学、地产投资、卡罗尔、开汽车以及狩猎。而他们的主次之分可能他自己也无法判断。他确实酷爱医学，并倾注感情——他敬佩圣保罗城里某些外科医生，也指责过那里另外一些，那些总是出坏主意，撺掇乡下开业医生把需要做手术的病人通通推给他——可即使这样，他也并不认为有任何一件事所带来的乐趣能超过开车。

他把那部买了两年的“别克”保养得非常好，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是如此。平时那辆车就在屋背

后的马厩里停放着——也算是他的汽车房吧。他会装满油，在挡泥板上涂一遍漆，最后把汽车后座底下的一大堆像破手套、铜垫圈、皱皱巴巴的地图、尘土亦或是肮脏的破布条等废物清除。冬天的午后，他注视着这辆车，越想越兴奋，因为他认为明年夏天会有一个传说般的旅行。他手舞足蹈地奔到火车站，要了一些铁路行车地图，一回到家里就在一切可以通行的汽车路段标注了下来。从格菲尔草原镇到温尼佩格，或是得梅因，或是格兰德•马雷，一面自己在自言自语，一面又期盼从妻子那里听到对类似“我们要是从拉•克罗斯出发去芝加哥，或许可以在巴拉布停一下”这样极其迂腐的问题发表什么高见。

汽车就是一种信仰，毫无质疑；也是被看成一种神圣的祭礼。在他脑海里昔日摇曳的烛光已被通电后迸射出来的火花替代，活塞环神圣如祭祀酒器

般。就连他的祈祷文也全部是拖长调子，好有节奏感的这么一句话：据说由都庐斯到国际瀑布很远，你就只好安步当车了！

打猎也是使他醉心的活动，满脑子都是卡罗尔很难理解的抽象概念。整个冬天他都醉心于狩猎的基本手册里难以自拔。沉醉着过去一年那惊人的打猎记录："记得那一天太阳偏西时，我站得远远的，一枪就让两只野鸭子一命呜呼吗？"至少一个月他都要把那支枪从粘满油渍的厚绒枪套里拿出来检查一次，给板机上上油，还要悄悄地举起枪来瞄准天花板，比试一番过过瘾呢。卡罗尔会听到他在阁楼迟缓的脚步声，那是在每个周日。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她看到他翻出了长筒靴、鸭囮子、午餐盒，要不就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一些旧子弹，偶尔用袖子把它们的黄铜雷管擦亮，偶尔又摇摇头，似乎在叹惜子弹失效了。

至今他还始终珍藏着一些工具，一个子弹压盖器，一个制造铅弹头的模子，那是小时候装填弹药的。有一次，卡罗尔正准备清理家中垃圾时生气了：“你为什么还舍不得扔掉这些破玩意儿？”没想到他竟然理直气壮：“对你真无语，你要知道，也许迟早有一天你会用得着的呢。”

卡罗尔心里憋屈得脸上发红，她不理解他是盼望有一个孩子吗。她记得他说过，孩子嘛，该来时自然会来的。

想到这里，她伤心地悄悄离开。可她还是心存不解，她的这种退让与牺牲——把慈母情结深埋心中，为了自己的固执己见，为了他兢兢业业发财致富的愿望，确实是到了令人如此绝望与窒息的地步。

“他要是喜欢孩子，像萨姆•克拉克那样。而

且是越多越好，那就真完了。”她在心里暗自思忖，可是，接着她似乎又瞬间改变了主意，“假如说威尔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个‘他’，那个风流才子，我当然要问他要不要孩子。”

肯尼科特做地产生意既是为了赚钱，又是为了一种消遣娱乐。他开车去农村，总会注意到那些收成比较好的农场；并且会收集消息，说某个人想搬迁到艾伯塔，那种闲不住的村民正要把土地卖掉。有时他向某位兽医请教有关各种牲畜之间的良莠之别；他还向莱曼•卡斯打听过艾纳•吉塞尔德逊的地里小麦产量是不是真的有四十蒲式耳每英亩。他经常和那位律师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在一起讨论事情，对，那个不务正业，热衷于地产生意的律师。肯尼科特仔细研究区乡地域示意图，并认真阅读拍卖行的告示。

就这样他买进一块地产，总面积约有一百六十英亩，价格是每英亩一百五十元。他先在谷仓里砌上水泥路，又在屋子里安好自来水，过了一年半载这块地产就能增值脱手，价格在每英亩一百八十甚至二百元左右！

他总喜欢把这些事讲给萨姆•克拉克听，一点细节都不放过。总是这样，有事没事的时候。

开始，他以为卡罗尔也会对他所喜爱的汽车、猎枪和地产非常感兴趣。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举出那些可能唤起她真正兴趣的具体事例。他所谈到的不外乎是一些显而易见的、枯燥无味的东西；既没有金融的独特见解，也没有开车的机械原则。

卡罗尔跟丈夫在蜜月的这段时间，急切地想了解已成为她的癖好的种种业余消遣活动。半个多小时了，她站在汽车房里已经冻得浑身颤抖，看着

他，但就是始终没法学会，到底是给汽车水箱加酒精还是加不易凝冻剂，或干脆抽干里面的所有的水。“哦，上帝，天再暖和点儿就完蛋了，水可不能抽干。是的，我还要把水加满——嗯，也用不了多少时间，稍微加点水就可以了——可是天又忽然变冷了怎么办呢？嗯，我会把煤油加进去的，可又有人认为煤油会腐蚀软管……好吧我的扳钳撂在什么地方来着？”

这一刻，她由心底不想开车了，独自回屋去了。

在这段相亲相爱的日子里他跟她闲谈，常讲他行医的事。不久前他告诉她，并且一再嘱咐她一定不要告诉别人，说森德奎斯太太又要生孩子了，并诉说豪兰家女佣人未婚先怀孕的事。但只要一涉及专业知识词汇的时候他就开始打马虎眼了。“扁桃

体到底用什么方式摘除的呢？”他打个哈欠，“扁桃腺切除术是最简单的，只要看到有脓就用手术刀切掉它。哦，你把报纸放哪里了？对，比阿把报纸_____”

她也不愿意继续追问了。

## 三

一天他们去看电影了。电影对于肯尼科特这样的富裕户真是与地产、猎枪和汽车一样必不可少。

第一个片子描述的是一个英勇的美国佬征服了一个南美洲共和国的故事，美国佬早就使当地的那些土著放弃了那些又唱又跳的傻不啦叽的习惯了。

叫他们认真学习北边的强大健全的美国文明。他教他们进工厂做工，逢人就大声嚷嚷：“喂，你这个鬼佬，快看我怎么把钱装进口袋！”他甚至改变了大自然的面貌。从前有一座大山，山顶上只有野百合、雪松和缭绕不去的浮云，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崛起了一排排长长的木头房，一堆堆铁矿石变成大轮船，大轮船运走了铁矿石，铁矿石又变成大轮船——

由于这部电影人们变得亢奋紧张，但马上这种紧张状态被一部更加生动，更加富于抒情而较小哲理性的影片所冲淡了。这部影片名叫“椰子树下”，是一出由麦克•施纳肯主演的喜剧，还有很多比基尼美女协助演出。施纳肯先生一人分饰多角，身兼厨师、保镖、滑稽演员和雕塑家等多个角色，总出现在最高潮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经典镜头是一群警察正准备冲入一家旅馆的楼上时，突然就

被楼上扔下的许多半身浮雕砸晕在地上。尽管有些地方剧情发展缺乏流畅性，但是在突出女人大腿和奶油蛋糕主题思想上，毫不含糊。毫无疑问，在海滨浴场游泳，在画室中模特儿的镜头，同样都是展露女人大腿的好机会。婚礼那场戏是全片最高潮的一个前奏了：掌声雷鸣时，施纳肯先生竟然将一块蛋糕放入了牧师的口袋里。

玫瑰宫影院里爆发出一片尖叫声并揩干脸上的笑泪。而散场的时候，他们又急切地转到地上寻找着套鞋、大手套和围巾。这时，银幕上预告说，施纳肯先生可能在一部由清洁喜剧公司摄制的新颖欢闹以及别开生面的超级喜剧片《在莫莉的床底下》中下星期和广大观众见面。

“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国家到底很讲究道德。我们认为就是不能存在野蛮空洞的小说。”猛

烈的西北风中，他俩低着头在空旷的街道上走过，卡罗尔对肯尼科特说。

“那当然！这些东西在广电总局和邮政局那里也不能获得批准呀。美国人不喜欢猥琐的东西。”

“是啊！所以看了像《椰子树下》这样精彩的艳情片，真让人激动。”

“那么你说这种话到底想表明什么呢？取笑我吗？”

接着他就平静了，她在等待他发脾气，她等待着他的那些粗俗的方言。那是只属于格菲尔草原镇特有的愚蠢语言。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他莫名其妙的微微一笑。而当他们走进一家灯火通明的房子时，他又笑了，而且竟然谦逊地说：

“我应该赞扬你，你始终保持着自我。我本以

为当你和这些善良淳朴的村民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不会再理会那些所谓的高贵东西，但你一直没有放弃它们。”

“天哪，这样啊——”她自言自语，“我想保持自己的优秀，却又成为了被它反咬的软肋了。”

“说句实话吧，卡罗尔，时代变到今天，地球上就只剩下三种人了：一种是脑子一团糨糊的人，没有任何思想。第二种是对任何事都指指点点挑出些毛病的变态。最后一种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从不浮夸和吹牛，只是宣扬和获得世界真正的道理的中坚。”

“我应该就是第二种人了吧。”她有意无意地嘀咕着。

“不，我不这么认为。虽然你平时总是喋喋不

休，但到作决定的时候，你宁可找萨姆•克拉克，而不会找那些该死的长头发艺术家。”

“哦，这倒是，这倒是——”

“呵呵。”他带着嘲笑地说，“我们试图去改变一切，不是吗？想去指点那些拍了十多年电影的导演怎么怎么拍片；想去指导建筑师们怎么怎么建设市镇；还想要告诫那杂志编辑部别的文章一律不发，只准大量刊登精心编造的有关老小姐和那些连自己都不知道需要什么的少奶奶的琐事。哦，我们这样做该有多扯淡啊！——真不能这样，不要有任何犹豫了，卡丽，天亮了！你是个聪明人，即便是那部电影里露了一两回女人大腿，依我看，你也犯不着就暴跳如雷呢！你平时不也很喜欢那些希腊舞星吗？对，应该这么叫吧。不也基本是一丝不挂吗？”

“而且，亲爱的，话又说回来，这电影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有这么多的大腿。而是它傻笑承诺有更多的美腿，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根本就没有，完全是利用人们意淫着想多看两眼的心理罢了。”

“我可不明白你的意思，快看这儿——”

卡罗尔失眠了，肯尼科特睡得很香，还说着梦话。一夜安静无事。

“我拒绝让步！我是个‘总在挑毛病的变态’？随他去吧！好吧，我承认我钦慕他，我也看过他替病人开了刀，也就够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只不过是因为头一次，以后就不会了。”

“我不愿去伤害他，但我不能变！”

“这完全不够！我不愿就这样站着保持着对他

的钦佩，看他给汽车水箱加水，听他讲那些小知识。”

“如果就是让我久久地站在一旁，非常佩服地看着他。就让我满足了。这么一来，我也就成了一个‘迷人的小媳妇’啦。乡村病毒。我不会再看任何一本书，我有一星期没有摸过钢琴。我让时间流逝在每天对他一笔笔优秀交易的膜拜，每亩又赚了十块钱。不可以！我不能就屈服下去了！”

“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我可以说输掉了一切了。参加死亡观沙龙晚会，访问当年开边拓荒的老人，筹建市政厅大会堂，以及搞好与盖伊和维达的关系等。是的，没有关系。我已经压根不打算去改造这个格菲尔草原镇了。我也不想去组织所谓的勃朗宁俱乐部，幻想着白人的孩子坐在那里听戴着丝边眼镜的学者向他们传授知识。我要挽救我自

己！”

肯尼科特躺在那儿，睡着了。确信的一点是我属于他。但我要离开他，在他打算耻笑我之前，我要完全地离开他。那种对他的崇拜不能使我得到挽救。如果那样我就要改变我自己并像他一样的生活，他始终会发挥着他的生活方式的特长。哦，已经够了！我真的受够了！现在已经结束，我要坚持我自己了！

## 四

她的小提琴还躺在竖式钢琴的上面，她拿起它，自从上次她拉过以后，琴弦已经断裂了。琴面上还放着一条烫金深红色的雪茄烟饰带。

# 五

她非常渴望去见盖伊•波洛克，以便能始终坚持住现在的信仰。但肯尼科特的压迫感却始终束缚着她。她不敢去，到底是惧畏她丈夫还是惧畏她自己本身——也许是由于不喜欢夫妻之间来个“大吵一场”，最后闹得各过各自的日子——连她自己都说不上来。她就像个已知天命的革命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却被腐败的牛排的难闻气味弄得不舒服以至于彻夜守在没味儿的挡风隔板之后了。

看过电影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她突然有了一个邀请维达•舍温和盖伊•波洛克都来到家里吃爆米花

和喝苹果汁的奇妙主意。在小客厅里维达和肯尼科特在一起讨论“在八年级以下的学生中间进行手工劳动教育的好处”，而卡罗尔和盖伊在餐厅正忙着给爆米花涂上黄油，这时，卡罗尔发现盖伊两眼直瞅着她，看出了她的心思。所以她就低声耳语对盖伊说：

“盖伊，你愿意帮帮我吗？”

“亲爱的！我能够帮你什么忙？”

“连我自己也都不知道！”

他在等待。

“我总认为现在的妇女的日子暗无天日，可能你可以帮我想想这是为什么。灰暗就如遮天蔽日的树荫。是对于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当了事业有成的男人的妻子，还是白领的女职员，或者是到老来喝

茶为乐的老妇人，还是欠发工资的矿工的女人，还是一辈子只是炼制黄油和上教堂做做礼拜的农妇，全都在内。那个威尔•肯尼科特会告诉你我们需要许多孩子以及不怕辛劳的工作，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某个妇女有了八个孩子并还要，可是依然，保持着那种不满意的状态。所以这种状态何时才能是个头啊。你在速记员和女清洁工中间也会感到这种不满的现象，就是在大学刚毕业的少女中间，你同样会发现，她们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从她们慈祥的父母监督之下挣脱出来。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卡罗尔，我和你感同身受！我亦是渴望回到一个淡泊宁静又闲逸优雅的时代。所以对于你可能会做梦都期望再尝一尝那种滋味。”

“仅仅是尝尝那滋味！对于我这种人！哦，不，上帝！我相信这是所有人都期待的相同东西

——无一人例外，不管是工人、妇女、农民、黑人，还有亚洲的各殖民地的人，甚至有数几个上流社会知名人士、各阶层的人都需要起来反抗，也许一直以来他们都接受这样的建议，并且他们也一直是这样期待。事实上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理智的生活。我们受够了单调乏味的工作、睡觉和死亡，我们也受够了只有少数人才展现出自己的个性。我们受够了把理想全放在下一代身上，我们还受够了政客、牧师和谨小慎微的政治家（以及自己的丈夫）努力诱骗我们，‘静一静！要有耐心！等等看！是的，现在我们就要制订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乌托邦计划；再给我们一点儿时间，我们就可以实现它。请相信我们丰富的经验，我们更理智。’——这一套话，或许一万年以来一直在说着。但是现在我们要的就是我们的乌托邦，我们就是要让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变成现实。我们妇女和所有人其实都是一致的，无一例外的，对每一个家

庭妇女、每一个码头搬运工人，甚至参与印度民族起义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教师来说，我们不会满足，因为我们永远得不到我们要的结果。”

她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所畏惧，他插话了：

“亲爱的，往这儿看吧！我只能说我真心的不希望你再次提到那些令人难受的民工。甚至让他们和你平起平坐。是的，在理论上，民主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而且我承认，这种工业化带来的不公平，但我宁可让它继续存在，也不愿眼看着这个世界一天天走向衰败，变得那么死气沉沉，平庸鄙俗。也无法把你和那些民工放在同条水平线上，他们吵着闹着要增加工资，唯一目的只是买得起便宜的旧汽车和可怕的自动钢琴！”

同一时刻，布宜诺斯艾利斯某报编辑放下他平日里杂乱又无聊的工作并宣称：“即使有些不公正

的事情也要比这个世界被那些科学弄得机械而迟钝要好得多。”同一时刻，一名纽约某家酒吧间的职员，虽然被经理给穿小鞋，却毅然决然地站在柜台旁边，向一个汽车司机大声吼道：“靠，社会主义者真让人难受！作为个人主义者，我既不让哪个政府机构不断来找我的碴，也不乐意服从公会的命令，你又能把我如何呢？”

卡罗尔终于彻底明白了盖伊这个家伙的内心，他爱附庸风雅，但他那胆小如鼠的性格，和萨姆•克拉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作风同样让她看不到希望。同时还让她知道他并不神秘，并不是那种富有浪漫情怀的使者，从外太空来，挽救她逃脱。他百分之百属于格菲尔草原镇！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格菲尔草原镇。显然似乎是自己刚从遥远的国度被拉回到了格菲尔草原镇的大街！

他干脆将他的不满说得直白了：“你不会把你这些胡思乱想和不满意真的掺和进去吧？”

她抚慰着他：“不，我不会这么做的，我可不觉得逞英雄很牛，世间的争斗真的好可怕。尽管我希望高贵的生活和冒险的体验，可是，或许我更愿意与爱人坐在炉边呢。”

“那么你会……”

他没再说下去，他随意地抓了一把爆米花，停住了，却任由爆米花从指缝中流下，他望着她，似乎有些忧伤。

卡罗尔如同拒绝了爱情的人一样，无限惆怅地认为自己跟他好像很陌生。她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挂上一些漂亮衣服的框架。如果有时允许他会怯生生地向她暗送秋波的话，也并非真的对她很有情

义，而是恰恰相反，那东西对她一文不值。

尽管无可奈何，但还是有分寸地对他笑了笑，就像一个拒绝了男人调情的少妇，那感觉就像在他胳膊上轻拍了一下，她叹口气：“你是如此有亲和力，以至于我愿意和你分享我的思维上的烦恼。”她跳了起来，颤巍着说：“我们把爆米花给他们送到客厅里去，好不好？”

盖伊望着她的背影不知所措。

整个晚上，她在取笑维达和肯尼科特的时候，心里不断暗暗嘀咕：“我一定要坚持住。”

## 六

根据肯尼科特的要求，“红胡子瑞典佬”——贱民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到他家里来给厨房锯白杨木，他们带着自己的圆锯与手提汽油发动机。之前卡罗尔还什么都不知道。等她听到锯子的声音，才看到穿着黑色皮夹克，手上戴着又破又大的紫手套的伯恩斯塔姆紧紧按住一块板材，使劲儿推向一闪一闪旋转着的圆盘形利刃上，锯好了就随手扔在一边。那台令人憎恨的红色马达，一直不停地发出令人讨厌的“贴贴贴”的噪声。锯子叫声越来越大，那声音就像火警鸣笛的尖叫，但结束却总是清脆的。周围一片寂静时，她听得见锯好了的木板砰的一声砸在一大堆木头上。

卡罗尔披着一条汽车上用的毯子，从屋里跑出。伯恩斯塔姆欢迎她：“哈哈，这不是老迈尔斯吗？一样的新鲜，一样的健谈，好吧，我也不像原来那样什么都说了。到了明年贩马的时候我带你去

爱荷华州吧。”

“真棒，我也许真会去的！”

“近来你怎么样？还那么热心于镇上的事情吗？”

“这不好说吧，但是，也许有一天我想会很热心起来的。”

“别害怕。你要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

他边干边吼叫着，锯好了的劈柴，越堆越高了。苍白的白杨树皮上，长满了土灰色的苔藓；刚锯断的末梢色彩却十分鲜艳，表面上毛茸茸叫人感到舒服，就好似羊毛围巾一样。

肯尼科特电话里说要到乡下会诊去。但伯恩斯塔姆到晌午还没有干完活儿，卡罗尔就请他到厨房

去跟比阿一起吃饭。她确实认为这种友谊是弥足珍贵的，并且对社会的阶层区分表现得极其厌恶。她对那种戒律表现得极其愤慨：在她的眼里，他们依旧是仆人，而自己依旧是高贵的夫人。她要自己坐在餐厅，然后听到伯恩斯塔姆通过那道门传出的沧桑的声音和比阿的傻笑，她真的觉得自己在这种环境太过荒唐了。因为要是她想与他们一起聊天，那么她必须按照规矩单独进餐，然后才能去厨房。

他们竟然谈得如此投机。就像是原籍瑞典的奥赛罗和苔丝德梦娜，哦，而且比莎翁剧本里的那两个原型还要亲切动人。伯恩斯塔姆仔仔细细地告诉比阿他的种种遭遇：他有一次在蒙大拿州某矿区贩卖马匹，一匹马把一道木栅栏挤塌了。但他依然毫不退让，对那个百万富翁比阿依然是傻笑：“哦，上帝！”但依然给他不断加咖啡。

他花了好久才锯完木头，因为他必须独自去厨房取暖。卡罗尔听到了他这样对比阿说的私房话：“你真是一个惹人喜爱的瑞典姑娘。我的天，你把厨房拾掇得真干净，一对比，真叫我这个老光棍儿显得更邋遢啦。看你这漂亮的头发。哦，要是你成了我的妻子，那么我的脾气会非常客气的。哦，我太直接了吗？呵呵，姑娘，不要觉得我冒失，因为若真这样，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我一个指头就举得起你，让你从头到尾读完罗伯特•英格索尔的书啊。你知道英格索尔吗？哦，他是个笃信宗教的作家。你肯定会喜欢上他的。”

他赶车离开时依然对比阿非常舍不得，频频挥手告别。卡罗尔伫立在楼上窗跟前，孤零零地看着他们，实实在在地羡慕他们俩这种牧歌般的浪漫情调。

“可是我，我一定要坚持住！”

# 第十七章

## 一

在一月的一个夜晚，月光非常美丽，他们二十人坐着雪橇，滑过湖面，一直向别墅开去。他们高声唱着《小人国》和《送内莉回家》。有时他们从雪橇上下来，沿着雪地里的车辙奔跑，跑累了再爬到雪橇上休息一会儿。马蹄溅起的雪花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偶尔洒在这些快乐的人们身上，掉进他们的脖子里面。但是他们依然大声欢笑、呼喊，偶尔用戴着皮手套的双手拍打自己的胸脯。马具铮铮作响，雪橇上的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杰克•埃

尔德的那头赛特种猎狗在马的旁边，不停地吠叫着。

卡罗尔在他们后面跟着奔跑了一阵子。刺骨的寒风反而给了她一种奇异的力量。她觉得自己可以整夜不停地奔跑，一步能跨二十英尺远。但是由于用力过度，她有点筋疲力尽，于是兴奋地爬进雪橇，钻进满是干草覆盖的棉被中。

在嘈杂的环境里，她感受到了一片迷人的寂静。

橡树枝的影子沿路倒映在雪地里面，像极了五线谱里的音符。不久，雪橇便驶到了明尼玛喜湖面上。农民为了抄近道，便在厚厚的冰面上开出一条道路。月光像瀑布一般，洒满耀眼而又辽阔的湖面上，倾泻在一堆堆嶙峋百态的冰层上，铺满整条泛着绿光的冰丘和像沙滩上海浪般的雪堆。雪地被月

光映照着，湖畔上一排排树木看起来像是火红的水晶体。整个夜晚是那么的热情洋溢，令人着迷。在那个令人沉醉而又奇幻的夜色里，严寒和酷暑已经没有了界限。卡罗尔进入了奇幻的梦境之中，四周的喧闹嘈杂都不能打扰到她，甚至她身旁的盖伊•波洛克那含蓄的话语，她都充耳不闻了。她的嘴中重复念叨着下面的诗句：

修道院的屋顶上洒满了雪花

月光照耀得闪闪发亮

优美的诗句和明媚的月光使她感受到了无比的欣喜和幸福，她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好事情就要到来了。她对四周的喧闹全都视而不见，全身心地

投入到人们无法理解的对上帝的膜拜。夜色更加浓郁了，她感觉到宇宙万物的一切奥秘都在向她展示开来。

雪橇跌跌撞撞地驶上了一块屋舍林立的高地，卡罗尔终于从幻梦中醒来。

他们都在杰克•埃尔德的小木屋前下了雪橇。这间屋子的墙壁是光秃秃的木板，没有粉刷油漆，在八月份看来还算不错，但在这寒冷的冬季却显得寒气逼人。他们穿着皮制大衣，帽子外面还裹着围巾，看上去就像一群会说话的狗熊和海象。杰克•埃尔德把预先放在铸铁炉内的刨花点燃，那个炉子就像一口放大的煮黄豆的锅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外套等衣物堆放在一个摇椅上，由于堆得太高，使得摇椅猛地摔倒在地上。

埃尔德太太和萨姆•克拉克太太开始在一个巨

大的黑色锡罐锅里煮咖啡，维达•舍温和麦加农太太取出了包里的炸圈饼和姜饼，戴夫•戴尔太太正在热“热狗”——那是一种用面包卷的牛肉香肠的食品。特里•古尔德大声喊道：“女士们，先生们，注意啦，到我右侧来站好。”说着手里拿出了一瓶烈性威士忌酒。

人们开始翩翩起舞，冰冷的双脚踩在松木地板上，不时地发出“哎哟喂”的叫声。卡罗尔大梦初醒。哈里•海多克抱住了她的腰，摇摆了起来。她高兴地放声大笑。站在一旁聊天的人们的严肃表情，使得卡罗尔按捺不住心中的热情，认为必须狂欢一番。

肯尼科特、萨姆•克拉克、杰克•埃尔德、年轻的麦加农医生，以及詹姆斯•麦迪逊•豪兰跺着脚在火炉边谈话，像一群稳重典雅的商人。他们虽然在

外貌上看来相互迥异，但他们讨论的话题和说话的音调简直一模一样，要想知道是谁在说话，必须仔细观察才行。

“哦，一路上玩得真高兴啊！”有人说道。

“是啊，在湖面上走真有意思。”

“雪橇就是太慢了，可能是开车习惯了。”

“那当然，肯定比不了汽车。对了，你的‘斯芬克斯’牌轮胎怎么样？”

“还不错。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罗迪特’牌轮胎一点。”

“那是，什么牌子都比不上‘罗迪特’。它的凸纹做得非常好。”

“是的，你说得没错，‘罗迪特’的确是非常好的轮胎。”

“对了，彼得•加希姆的款付得怎么样了？”

“哦，非常好。那块地非常漂亮，他买得非常值。”

“没错，那是块一流的农场。”

“是的，彼得拥有一块很棒的地。”

住在大街上的人们是有这样的智慧的，看似很正经话题背后尽是些挖苦和讽刺。

萨姆•克拉克对此非常在行。“你要尽力卖掉那些夏天戴的帽子？”他朝哈里•海多克大声嚷道。“难道你是偷来的，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们要过高的价钱？……哦，说到帽子，我没有给你讲我

曾经给威尔买了一顶不错的帽子那件事吗？肯尼科特大夫自以为自己的开车技术很好，事实上，他还认为自己很聪明呢。可是有一次，他开车在雨中抛了锚，还没给轮胎绑上铁链，简直太倒霉了。他想……”

卡罗尔听了几百遍这段子了。于是她又转身寻找舞伴去了。当她看到戴夫•戴尔偷偷将一块冰柱放到麦加农太太的脖子里时，她疯狂地鼓掌欢呼起来。

他们坐在地板上，尽情地享受着美食。男人们友好地传递着手中的威士忌酒瓶，他们大声笑着：“太棒了，太棒了！”卡罗尔也想试一下，因为她觉得喝醉了最多是狂欢一夜，没想到她一下就被酒给呛到了。她看到肯尼科特正皱着眉头看她，于是露出一副后悔的表情，把酒瓶传递了下去。她

有一点儿后悔，在家里对威尔言听计从，现在根本不必如此，但后悔也太晚了。

“我们来玩猜字游戏吧！” 雷米埃•伍瑟斯庞说道。

“太好啦，来吧！” 埃拉•斯托博迪说。

“那就高兴一下吧。” 哈里•海多克表示认同。

他们把“Making”解释成“May”和“King”。一条红色法兰绒的围巾被当作王冠，戴在了萨姆•克拉克透着粉色光泽的光头上。他们已经忘了自己身份和地位。他们也许是装的，谁知道呢。卡罗尔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大声喊道：“我们来组建一个戏剧社吧，好吗，今晚玩得真是太痛快了！”

大家看起来都很同意。

“当然可以！”萨姆•克拉克表示衷心地支持。

“哦，让我们一起演一出《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定非常好玩。”埃拉•斯托博迪惊呼。

“那一定非常有趣！”特里•古尔德大夫也附和着。

“不过，要是真的做的话，”卡罗尔提醒大家说，“就不能像业余演出那样傻。我们要自己绘制布景和一切事情，真正做出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肯定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大家要准时到场排练。大家同意吗？”

“当然啦！”

“肯定可以！”

“没问题”

“排练就应该准时到嘛！”

全票通过！

“那好，我们就下次开会成立格菲尔草原镇戏剧社！” 卡罗尔高兴地说。

回家的路上卡罗尔不禁又一次喜欢上了这些朋友，他们在月光下的雪地里奔跑，天南海北地高谈阔论，不久还会表演戏剧。一切问题看似都解决了。卡罗尔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格菲尔草原镇戏剧社演员了，也就不会有“乡村病毒”带来的昏症……她还会躲避肯尼科特的邀请，这样便不会伤害他，因为他还不知道。

卡罗尔变得得意扬扬起来。

月亮升得很高，很小，月光孤零零地洒在大地上。

## 二

尽管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参加到会议中，并且能够参与排练，但是这个戏剧社仅仅只包括肯尼科特、卡罗尔、盖伊•波洛克、维达•舍温、埃拉•斯托博迪、哈里•海多克夫妇、戴夫•戴尔夫妇、雷米埃•伍瑟斯庞、特里•古尔德大夫，以及四位新成员：喜爱卖弄风情的丽塔•西蒙斯；哈维•狄龙医生夫妇；还有默特尔•卡斯，一个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为人非常热情的十九岁女孩。在这十五名社员

中，只有七名是第一次参加会议。其他缺席的成员都通过电话表示了自己的歉意，有的说是因为有其他约会，有的说是生病了，但他们都声称以后每次会议都会到场，决不缺席。

会议上，卡罗尔被选为社长兼导演。

她还邀请了狄龙夫妇加入了戏剧社。尽管肯尼科特有过很多担心，这位牙医和他夫人没有和韦斯特莱克串通一气，采取行动。他们和斯托博迪银行的那位出纳员、簿记员兼管理员威利斯•伍德福特一样，显然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卡罗尔曾经看到狄龙夫人从芳华俱乐部门前走过，里面的会员正在打牌，她脸上露出羡慕不已的表情，感觉成为会员肯定很光彩。卡罗尔是一时冲动才邀请狄龙夫妇加入戏剧社的，肯尼科特对他们很不友好，但卡罗尔却对他们很热情，做事情善良正直。

虽然第一次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卡罗尔依然感觉到满意，因为戏剧社是她自己一手创办的，她很佩服自己。即使雷米埃•伍瑟斯庞一再强调说“我们的喜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及“我认为有些剧目应该提高它的教育意义”，卡罗尔依然不感觉到没有面子。

埃拉•斯托博迪觉得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学过演说术，对于卡罗尔热衷于现代剧，她持有不同意见。斯托博迪小姐表达了美国剧的基本原则：只有表演莎士比亚的喜剧才是通向艺术之巅的唯一途径。因为没有人在听她的讲话，所以她只好坐在角落里，像麦克白夫人一样。

## 三

美国的“小剧场”运动正处于初期，三四年之后才给美国的戏剧带来全新的局面。可是卡罗尔却对这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早有预感。她从一些旧杂志的文章当中了解到，在都柏林有一些被称作“爱尔兰剧艺社”的改革家。她模糊地记得有位叫戈登•克雷格的人曾经画过布景，甚至可能还写过剧本。她感觉自己在波涛汹涌的戏剧创作中发现的史实，比那些报道政客谈话的新闻纪实重要多了，因为政客们的谈话徒有华丽的辞藻，内容空洞幼稚。她对那些历史倍感亲切。恍惚之间，她感觉自己正坐在一家布鲁塞尔的咖啡馆里，向教堂一角的小剧场走去。

突然明尼阿波利斯报上的一则广告映入她的眼帘：

宇宙音乐、演讲、戏剧艺术学校即将上演施尼茨勒、叶芝、萧伯纳和邓赛尼爵士的四个独幕剧。

她一定要去看！她请求肯尼科特陪她一块去看。

“哦，我不明白。看戏固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是你为什么非得去看那些业余演员表演的外国戏？真是垃圾。为什么你不能等着看正统的本国戏剧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戏剧就要上演了，比如《双枪牧场上的洛蒂》和《警察与盗贼》，都是百老汇的戏，演员都是纽约一流的角儿。你想去看的都是些什么垃圾戏啊？哦，《他怎样向她的丈夫说谎》这部戏还不错，剧名听起来很活泼嘛。我还不

如去看车展呢，瞅瞅一些新款的敞篷器也不错啊。”卡罗尔不明白，是哪一种诱惑使他作出这样的决定。

她心情愉快地过了四天的时间，尽管她的一条漂亮的丝绸衬裙破了一个洞，她的雪纺和棕色天鹅绒长袍上掉了一串珠子，她的一件最鲜艳乔其纱绉绸短衫上又染上了西红柿酱渍。她伤心地说：“我连一件能见人的衣服都没有了。”实际上她内心依然是非常高兴的。

肯尼科特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意无意地给别人说，我就要和卡罗尔去看戏剧去了。

列车在灰蒙蒙的大草原上缓慢前行，没有一丝风，火车头里冒出的滚滚浓烟笼罩着大片的棉花地，就像一道缓慢移动的矮墙，把仍有积雪的田地分隔开来。她闭上眼睛，不知不觉地哼唱了起来。

她感觉自己像一位诗人，对虚伪的名声和糜烂的巴黎生活深恶痛绝。

到达明尼阿波利斯火车站时，一群群伐木工人、农民以及无数拖家带口的瑞典人和纸包裹，无休止的拥挤和喧闹，让她晕头转向。一年半之后再回到曾经熟悉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乡巴佬。但她能肯定，肯尼科特搭错了电车。夜幕降临，下亨尼平大道两旁的放酒的仓库，犹太人开设服装店，和许多公寓、房子，都变得烟雾蒙蒙，显得十分阴森可怕。她被下班高峰期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汽笛声吵得心情烦躁不安。有个穿着窄腰大衣的雇员，死死地盯着她看，她拉紧了肯尼科特的手臂，靠得更近了。那个雇员十分轻浮，又很世俗。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这种世道早已司空见惯。难道他在笑话她吗？

突然间，她对神秘而又寂静的格菲尔草原镇充满了热爱。

在宾馆的大厅，她感觉到浑身不自在。她不习惯住宾馆，她一想到久恩尼塔•海多克经常谈论芝加哥各大著名宾馆，心里就感觉不舒服。她看不起那些旅行推销员，他们坐在巨大的皮制椅子里面。她想让人们都看出来她和她的丈夫早已习惯于这种奢华而又优雅的生活。当他在旅客登记表上填写“威尔•肯尼科特医生及太太”之后，又冲着服务员大声喊叫：“给我们俩安排一个漂亮的房间，要有浴室，伙计！”她就对他的粗俗感到生气，于是她用傲慢的眼神环顾四周，当发现没有人看他们的时候，才觉得根本没必要生这闲气。

她说：“这前厅太花里胡哨了。”同时又对它赞赏有加：镀金的缟玛瑙圆柱，餐厅门上挂着绣有

王冠的丝绒门帘，丝绸隔开的雅间里有几个漂亮的女人在等待神秘的男子，书报摊上摆满了两磅重的糖果盒和各种杂志期刊。管弦乐队的现场演奏十分优美。她看到一个像是欧洲外交官的男子，穿着一件宽松的大衣，头戴一顶汉堡礼帽。一个身穿羔羊皮子大衣，戴着宽大的花边面纱、珍珠耳环和黑色小圆帽的女子走进了餐厅。“天哪，这是我这一年来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卡罗尔不禁喊叫了起来。她感觉到自己真的正处于一个大都市。

但是当她跟着肯尼科特来到电梯口时，她发现衣帽间里有一个傲慢，脸上涂满了白粉，像是涂了一层厚厚的石膏，穿着又短又薄的红色衬衫的女人，正在上下打量自己，她感到不知所措。她下意识地让服务生先进入电梯，当服务生说“进来吧”的时候，她感觉到非常羞愧。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乡巴佬，内心惶恐不安。

当她走进他们的房间，服务生走远后，卡罗尔把肯尼科特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几个月来，这是她第一次真正地将他看清。

他身上的衣服显得又笨重又土气。那件灰色的外套还是格菲尔草原镇的纳特•希克斯给他做的呢，现在看起来就像生了锈的铁皮一样难看。剪裁很不合理，更没法和那位外交官的柏帛丽雨衣相提并论。他的皮鞋看上去很呆板，一点也不时尚，而且擦得不够亮。黄了吧唧的围巾看上去非常难看，再加上满脸的胡子拉碴，整个人显得愚蠢极了。

当她看到房间内优雅精致的装饰时，她心中的疑虑早已烟消云散了。她在房间里兴奋地跑来跑去，一会儿打开浴缸上的水龙头，看着水哗哗喷出，不像自己家的水龙头那样，总是滴滴答答地出水；一会儿从油纸外套里将浴巾抽出；一会儿打开

两张床中间的玫瑰红灯罩，看它是不是坏了；一会儿打开腰子形的胡桃木写字台的抽屉，看着宾馆的特制信纸，打算给她每个认识的人写信；一会儿对深紫红色的天鹅绒扶手摇椅和蓝色地毯啧啧称赞；一会儿打开冰水龙头，当看到冰水流出的时候，她惊讶不已。她搂住肯尼科特，亲吻着他。

“喜欢吗，亲爱的？”

“真是太棒了，太有趣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我太爱你了，宝贝！”

他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眼神看起来有点犯困，打了个哈欠，俯身对她说：“看到了吗宝贝，那个散热器上的小巧的装置，你想要什么温度只要用它调控就可以了。要是用火炉的话，还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起到效果呢。哦，天哪！今天晚上比阿千万别忘了关火炉门。”

在梳妆台的玻璃下面，有一张菜单，上面陈列了美味的菜肴，有嫩鸡脯、蛋白酥皮卷、俄式炸土豆和布鲁塞尔小蛋糕等。

“我们……我想泡个热水澡。戴上我那叮顶配有羊毛花的帽子，我们下楼去吃饭吧，去喝鸡尾酒！”她高兴地说。

肯尼科特点菜的时候很不自然，等得服务生有点不耐烦了，卡罗尔对此很不满意，恶狠狠地盯着他。不过刚才那杯鸡尾酒喝得她有点飘飘欲仙，好像走上了一座通往群星璀璨的天桥。这时，牡蛎上来了——不是在格菲尔草原镇日常吃的那种罐头装的牡蛎，而是半壳的新鲜牡蛎。她心想：“真是太棒了！在家里自己做饭光事前就忙得够呛，除了买菜买肉，想着做什么、怎么做，还得看着比阿掌灶烹调。啊！现在感觉真轻松啊，我坐在这里享受着

美味佳肴，用着和家里不同的盘子和餐巾，不用担心布丁会不会被弄脏。真是太棒了！”

## 四

他们就像刚进城的乡下人一样。卡罗尔吃过早饭后高兴地去了一家理发店，又买了新的手套和衬衫，然后和肯尼科特在一家眼镜店门口碰头，显得非常正式。这一切都是他们事先计划好了的，然后经过修改，最后确定的日程安排。他们称赞和议论着橱窗里光彩夺目的钻石、寒光冷艳的银质器皿、桃花心木的安乐椅和抛光的摩洛哥针线小盒。在各大百货大楼中间穿梭，他们不知所措。在一位售货员的鼓吹下，她给肯尼科特买了好几件男式衬衫。

当他们看到“最新从美国纽约新到的香水”的价格时，就被吓得目瞪口呆。卡罗尔买了三本有关戏剧的书，然后在一件印度绸短衫面前，她踌躇了将近一个小时，因为那昂贵的价格使她心生畏惧，但最后为了在恩尼塔面前炫耀一番，还是一咬牙买了下来。肯尼科特一家店一家店地跑，焦急地寻找着，就是想为自己的车子的风挡玻璃配置一把雨刷器。

晚上，他们在酒店大吃了一顿，第二天早上为了省钱，又偷偷地跑到一家小饭馆吃了早餐。下午三点的时候，他们太累了，就在电影院里睡着了；可到了晚上十一点，他们又来了精神，跑到一家中国餐馆——那可是职员们领工资的那一天，带着他们的情人光顾的地方。他们坐在一张柚木大理石桌边，吃着芙蓉蛋，听着自动钢琴演奏的曲子，感觉自己很有国际范儿。

在街上，他们遇到了同样从格菲尔草原镇来的麦加农夫妇。他们一起开怀大笑着，不断地握手，并说：“真是太巧了！”他们问麦加农夫妇什么时候来的城里，在他们离开格菲尔草原镇的这几天有没有什么新闻。尽管麦加农夫妇在格菲尔草原镇并不起眼，可在这行色匆匆的陌生人当中，肯尼科特像是离不开似的，紧紧地抓着他们。麦加农夫妇跟他们告别时，好像不是要去坐第七次北上的火车，而是要去遥远的西藏似的。

他们继续感受着明尼阿波利斯的风土人情。当他们参观世界上最大的面粉厂里巨大的灰色建筑和新型谷物仓库时，肯尼科特对麸质、选粮机、一号磨粉机等技术问题显得很有话说。他们俯瞰洛林公园和帕拉德广场，遥望圣•马克塔和大教堂，以及依肯伍德山而建造的红色屋顶的房子。他们开车浏览花园环绕的湖滨美景，欣赏房地产商、木材商和

面粉厂商的别墅，它们的发展使得这个城市迅速扩张。他们又细心地发现了棚架下面稀奇古怪的小平房，小卵石灰浆和饰面砖搭起的、可以晒日光浴的长廊，以及一个大得难以置信的城堡，伫立在湖边，与小岛遥遥相望。他们俩走过一片崭新的公寓区，这些楼房并不是东部城市那些高大的建筑物，而是结构非常精美的低矮黄砖楼宇，每家都有玻璃封上的长廊，里面放着摆动的沙发、猩红色的靠垫和俄罗斯黄铜碗。在一道道蜿蜒的车轨和开垦过的土地之间，他们看到了贫困——那里满是低低斜斜的小棚屋。

他们在方圆几英里的明尼阿波利斯城市里游荡，过去在大学时代，他们只知道读书，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他们感觉自己就像出色的探险家，不禁感叹地说道：“我敢肯定哈里•海多克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城市！为什么？他连面粉厂的机器都

根本没见过，更别说去其他地方逛逛了。整个格菲尔草原镇肯定没有哪个人比我们见识更多！”

他们和卡罗尔的姐姐一起吃过两顿饭，但并不高兴。因此他们变得越来越亲密，但凡结婚的人，只要双方都讨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亲戚，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亲密。

卡罗尔晚上还想去艺术学校看戏剧，但是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肯尼科特建议不要去了。“走了这么多的路，累死人了！我们不如赶紧上床休息吧！”出于一种责任感，卡罗尔把肯尼科特拉出了温暖舒适的宾馆，转进一辆气味难闻的小车，向艺术学校奔去。

## 五

他们走进了大厅，里面的墙壁粉刷得洁白无瑕，前面挂了一条脏兮兮的幕布。可折叠的椅子上坐满了观众，他们身着干净整洁的服装，有带着孩子的家长、女学生以及一些富有责任感的老师。

“我觉得肯定好看不了，如果第一场戏不好看的话，我们赶紧走人！”肯尼科特胸有成竹地说。

“行！”卡罗尔打着哈欠说，困倦的双眼看着隐藏在钢琴乐器销售、餐馆和糖果铺之间的演员名单。

他对施尼茨勒的剧本没有兴趣，演员的动作和语言都很生硬。当剧情发展到讽刺卡罗尔那种乡土气息的轻浮时，就突然落幕了。

“这个剧真是太差劲了，没意思，要不咱们溜

吧？”肯尼科特请求卡罗尔。

“要不我们再看看下一部吧，《他怎样在她的丈夫面前说谎》。”

这部戏是萧伯纳虚构出来的，但卡罗尔看得津津有味，肯尼科特对此不解。

“这也太新奇了吧！我早就料到这是部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我不明白天下怎么还有这么蠢的家伙，居然想让别的男人和自己的老婆调情，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我们走吧！”

“我想看看叶芝的《我的理想地方》这部戏。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部戏了。”卡罗尔不再犯困，她有点迫不及待了。“我知道即使我大声地给你念叶芝的作品，你也不会感兴趣的。但是即使你不喜欢，你就不能安静地坐在边上看吗？”

台上的演员行动非常笨拙，就像橡木椅子一样来回移动，而整个舞台布景就是几张笨重的桌子和几条蜡染的印布。但是扮演梅蕾•布鲁因的那个女孩和卡罗尔一样，有着苗条纤细的身材，和像早晨闹铃一般清脆嘹亮的歌喉。卡罗尔在那个女孩的歌声中，仿佛从身边这个来自小镇的昏昏欲睡的丈夫身边，从这些穿戴整洁、文明优雅的父母身边，来到了一个寂静的茅草屋的阁楼，这里充满了绿色的阴郁，在枝影晃动的窗户旁边，她正俯下身子品读古代暮年妇女与诸位天神的历史。

“哦，我的天哪！扮演那个孩子的姑娘长得真漂亮！”肯尼科特说，“还要看完最后一场戏吗，嗯？”

卡罗尔有点生气，没有理他。

舞台的幕布又拉开了。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

除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帷帐和一把皮质椅子。两个年轻人身披褐色长袍，像盖家具的布。他们正做着虚幻的手势，嘴里念念叨叨重复说着什么。

这是卡罗尔第一次听说邓赛尼。她看到旁边坐立不安的肯尼科特从布袋里拿出一支雪茄，而后又无奈地把它放回去，顿时对他心生怜悯。

不明白剧情发生的时间，也不知道是怎样发生的，甚至不知道舞台上发生了什么，演员们就像木偶一样，嘴里念念有词。卡罗尔想了好大一会儿才明白，自己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了。

在一群虚荣而又奉承的宫女的前呼后拥下，一位披着长袍的女王低声走在大理石地板铺成的长廊，这座宫殿摇摇晃晃。庭院里的大象在吼叫着，胡子染成红色的黝黑的战士正在手拿利剑，保护着来自艾尔•沙尔纳克的驮着泰尔出产的黄玉石和朱

砂的骆驼商队。城堡的墙外，草丛中传出鸟兽的尖叫声，湿漉漉的兰花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一个年轻人穿过一道道有十余人高的大门，大门上刻满了精美的浮雕。他身披铠甲，多情的卷发从帽子的下沿垂下来。他的手向她伸过来，还没有碰到，他就能感受到她的温暖。

“上帝呀！这都是些什么！卡罗尔？”

可她不是叙利亚女王，她只是肯尼科特的妻子罢了。她猛地一惊，又回到了那个四面满是白色墙壁的大厅，她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台上两个被吓坏的女孩子，和一个穿着皱皱巴巴的紧身裤的年轻人。

当他们走出剧场时，肯尼科特说：

“最后一句台词那是什么意思啊？真让人摸不

着头脑。如果那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剧，干脆给我一部西部牛仔的电影看得了。哦，谢天谢地，终于完了，我们可以回去睡觉了。我可不知道走过去是不是能来得及赶到尼科莱特去搭车。不过我必须得说，那地方还真暖和。那肯定得有一个很大的烧暖气的炉子吧，这一个冬天得烧多少煤炭啊！”

在车上，肯尼科特亲昵地拍打着卡罗尔的膝盖，仿佛自己变成了舞台上身穿铠甲的年轻男子。转眼间，他又变回了那个格菲尔草原镇上的肯尼科特，而她又回到了往常的大街生活。从此在她的一生中，她都不可能再看到丛林和国王的陵墓了。这是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千奇百怪的事情，它们都真真实实地存在着，而她，却再也看不到了。

她要在舞台上将它们重现。

她要让戏剧社的人们体会到自己的抱负和渴

望，他们一定能体会到，一定……

她看着哈欠连天的检票员，昏昏欲睡的乘客和满车厢的肥皂和内衣广告——这就是她看到的现实，她不敢相信。

# 第十八章

## 一

卡罗尔匆匆忙忙去参加剧目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她对丛林相会的浪漫已失去了兴趣，但她却怀揣着对宗教的热情，想要全心全意地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对于这个镇上的喜剧迷来说排演邓赛尼的剧本有些困难，卡罗尔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想法，让他们排演《安德罗克里斯与狮子》，这是萧伯纳不久前刚出版的剧本。

剧目审查委员会由卡罗尔、维达•舍温、盖伊•波洛克、雷米埃•伍瑟斯庞和久恩尼塔•海多克组成，他们想到自己既能处理事务，又有艺术细胞，实在很高兴。

这一次的会议由维达主持，她借用伊莱莎•格雷太太公寓的客厅作为场所，这个客厅兼供膳食，里面挂着一幅格兰特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场的钢版画，还有一只能够看到立体图像的百宝箱，粗糙的地毯上沾满了神秘的污渍。

维达是个博采众长讲究实效的倡导者，她暗示她们应该有“一定的事务程序”和“一定的阅读时间”，但是因为无时间读书，也无人准确地知道事务的程序和文学的意义，所以她们不得不放弃了讲究实效。

卡罗尔作为委员会的主席，彬彬有礼地

说：“对于我们第一次演什么戏大家有什么想法？”她想等到大家都没有高见后才提议《安德罗克里斯》这部戏。

盖伊•波洛克则急匆匆地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艺术，而不是简单愚蠢的东西，我相信我们应该出演经典的剧目，《造谣学校》怎么样？”

“为什么？——你不感觉这部戏出演的频率太高了吗？”

“是呀，出演得太多了”，正当卡罗尔欲说“那么萧伯纳怎么样”时，盖伊又继续了他的想法：“那么我们干脆演一部希腊悲剧，比如《暴君俄狄浦斯》。”

“为什么？我不认为……”

维达•舍温插话说，“我确信那部戏对我们而言太难了。现在我这里倒有会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剧本。”

她把剧本递过去，卡罗尔迟疑不决地接过那个薄薄的灰色小册子，书名为《麦金纳蒂的岳母》，是个闹剧，于是学校娱乐通讯栏中登出了这样一则广告：

爆笑闹剧，五名男演员和三名女演员出演，历时两小时，室内布景，在教堂和高级场所流行。

卡罗尔瞥了一眼剧本后看了看维达感觉她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这……这……哎，这只是……为什么，维达我本以为你是欣赏……哦……欣赏艺术的。”

维达皱着眉头说：“哦，艺术。是的。我的确

喜欢艺术。艺术非常好。但是，归根结底只要我们有这个协会存在，我们出演什么剧目有关系吗？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你们当中无人提到的话题，那就是如果我们赚到了钱，我们用这些钱来做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给本镇的中学赠送一套斯托达德的《旅行演说全集》是个不错的主意。”

卡罗尔哭笑不得地说道：“但是亲爱的维达，我们不要演这种滑稽剧目吧——现在我想让大家演出的是经典的戏，比如萧伯纳的《安德罗克里斯》，你们有谁读过这本书吗？”

“我读过，是部好戏。”盖伊•波洛克说。

接着雷米埃•伍瑟斯庞惊人地讲了一番话。

“我读过了公共图书馆的所有剧目，我是有备而来的。另外——但是我不认为您理解了《安德罗

克里斯》的主题思想，肯尼科特抬头。我觉得女性思维太单纯而理解不了这些伤风败俗的作家的思想。我确定我不是在讽刺萧伯纳；我理解他在明尼阿波斯的精英阶层中是十分流行的；但同样——就我个人认为，他是个很逊色的作家！他所说的话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乡绅去听的话简直不堪入耳。他的剧本就我看来像是食而无味，他的剧本无论以何种语言呈现，都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艺术。现在，我手中有一部清新的戏剧，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情节。当我读这个剧本时都会开怀大笑。剧本名字是《他母亲的心》，描述的是一个大学生，和自由思想者，酒鬼赌徒一类人同流合污，但最后受到母亲的感化……”

久恩尼塔•海多克以讽嘲的口吻插话道：“胡说，雷米埃！是母亲的感化吗！我说我们出演一流的剧目吧。我打赌我们能得到《来自坎卡基的姑

娘》的出演权，这部戏才是真正的戏剧。这部戏在纽约连续上演了十一个月之久！”

“若不会破费太多的话倒会很有趣！”维达回应道。卡罗尔是唯一一个对《来自坎卡基的姑娘》投反对票的人。

## 二

卡罗尔比自己想象得更不喜欢《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部剧目。这部戏讲述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俊俏姑娘为了替哥哥洗清伪造文件的罪名，成为纽约一名百万富翁的秘书，也兼任了其妻子的心腹。她曾经就有钱的弊端做过一次优秀的演讲，然而不久后自己便嫁给了百万富翁的儿子。

剧目中还有一个幽默的办事员。

卡罗尔意识到久恩尼塔•海多克和埃拉•斯托博迪都想演主角。但是她指定了久恩尼塔来演主角。久恩尼塔亲吻了卡罗尔，俨然一副协会新星的样子，她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这部戏中我们所需要的是幽默和泼辣。这是美国戏剧所具有的，而欧洲戏剧望尘莫及。”

由卡罗尔选定，协会确认后，这部戏的角色分配为：

约翰•格里姆，百万富翁.....盖伊•波洛克

约翰•格里姆的妻子.....维达•舍温小姐

约翰•格里姆的儿子.....哈维•狄龙医生

约翰•格里姆的同业劲敌.....雷米埃•伍瑟斯庞

格里姆太太的朋友.....埃拉•斯托博迪小姐

米自坎卡基的姑娘.....哈罗德•海多克太太

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哥哥.....特里•古尔德医生

米自坎卡基的姑娘的母亲.....戴夫•戴尔太太

办事员.....丽塔•西蒙斯小姐

茶房.....默特尔•卡斯小姐

格里姆府上的女佣人.....肯尼科特太太

导演：肯尼科特太太

莫德•戴尔太太抱怨道：“我想我看起来十分老，以至于即使久恩尼塔比我大八个月我都可以做她的母亲，但我不知道我所注意的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卡罗尔辩解说：“啊，亲爱的！你们两个人看起来的确是一样大。我选择你饰演母亲是因为你有迷人的神秘气息，你也知道，任何人化装戴上白色假发后都会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一倍，同时我希望剧目中的母亲是甜美的。”

埃拉•斯托博迪认为自己很专业，她推测自己总饰演小角色是因为别人的阴谋和嫉妒，她一会儿嬉笑怒骂，一会儿又表现出基督徒的宽容。

卡罗尔暗示大家剧目若删减的话会更精彩，但

是除了维达、盖伊和她自己外，其他演员对删掉一个句子都会大发牢骚，她不得不屈服。她安慰自己说无论如何，很多地方还是需要导演和布景来完成的。

萨姆•克拉克在给他小学同学：波士顿萨尔维特汽车公司总经理珀西•布雷斯纳汉的信中大肆吹捧了戏剧协会。布雷斯纳汉寄来了一张百元大钞，萨姆本人添加了二十五元，一并给了卡罗尔，他大喊道：“给！这可以让你有模有样地开始组织演戏了！”

卡罗尔租用了市政大厅二楼两个月。春天里，协会的会员兴冲冲地涌进这个阴森的屋内发挥自己的才智。他们清理了屋内杂乱的旗杆旗布，选举票箱、传单和缺腿的椅子。他们搭建了戏台。戏台非常简单，仅仅是高于地板而已。戏台上的确是有可

移动的幕布，幕布上还有十年前死去的一名药商的广告，但没有这些东西，戏台也就不是戏台了。房间两侧各有一个化妆间，一个为男性使用，另一个女性使用。化妆间的门同时也是戏台的入口，向演出厅敞开着。许多格菲尔草原镇公民由此第一次可以看到女主角赤裸的双臂。

布景有三种：一种在森林中，一种在穷人家中，还有一种是富豪官邸，最后这一种布景也可以用来客串火车站，办公室和芝加哥来的瑞典四重小乐队演出场景。灯光有强光，半光和全暗光三种变换。

在格菲尔草原镇这是唯一的剧院，被称作“歌剧院”。专业巡演的剧团曾在这里演出过《两个孤儿》、《美丽的模特儿奈莉》和《奥赛罗》，但现在电影已替代了走南闯北的巡演话剧。

卡罗尔布置了办公室、格里姆的客厅和坎卡基附近简陋的屋子，她想体现出现代的气息。卡罗尔大胆革新，利用相连的墙壁搭建布景，这在格菲尔草原镇是开天辟地的。演出室也由幕布的边翼隔开了，这大大方便了演出，因为观众须从墙边入场或出场，这样演员就不会遇到心怀叵测的人了。

剧本中简陋棚屋中的居民应该是和蔼明智的。卡罗尔为他们设计了简单的暖色布景。她可以想象得到戏剧的开始：黑暗中只有高脚椅子和椅子中间的桌子被来自舞台外的灯光照亮。最耀眼的是插着樱花草的亮堂堂的铜花瓶。模糊中，她感觉格里姆的客厅中仅仅有一些高高的白色圆拱而已。

但是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

她发现虽然年轻的剧作家热血沸腾，但是戏剧本身却不像汽车和电话那样来得实际。她发现简单

的艺术需要排练来呈现。她发现呈现唯美的舞台效果简直像建造乔治风格的花园一样困难。

她阅读了她所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舞台效果的书籍，她买了油漆和胶合板；她克服困难借来了家具和窗帘；她让肯尼科特做一些木工活。但是她遇到了灯光的难题。尽管肯尼科特和维达反对，她还是以协会作抵押从尼阿波利斯那里购置了一台小型聚光灯、一排长条状灯、一个减光装置以及蓝色和琥珀色照明灯；就像天生的画家沉迷于色彩一样，卡罗尔整夜地忙于画布景，调试舞台灯光效果。

只有肯尼科特、盖伊和维达协助她。他们计量着如何把平面布景连成一堵墙，他们在窗边拉起黄色的窗帘，他们把铁炉子漆成黑色，他们还穿上围裙打扫卫生。协会的其他人会每天晚上去剧组，他们似乎很懂文艺，高人一等。他们借去了卡罗尔的

舞台演出介绍，装模作样，似乎对剧目演出异常了解。

久恩尼塔•海多克、丽塔•西蒙斯和雷米埃•伍瑟斯庞坐在锯木架上，看到卡罗尔奋力地为第一幕的一个场景营造出合适的画面。

“我并非自命不凡，但是我相信我会在第一幕中有不凡的演出。”久恩尼塔自信地说。“我希望卡罗尔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她根本不懂着装。我想穿花裙子——通身红色——我跟她说：‘如果我穿这身红色衣服演出，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观众不会大吃一惊吗？’但是她却不同意。”

年轻的丽塔也说：“她太注重老套的细节，木工活和其他事情以至于她不能把握整体。现在我感觉如果我们能够有《小东西——哦，老天啊！》里面的布景将会非常棒。因为我在都卢斯市见识过超

好的效果。但是她却根本不听。”

久尼恩塔叹了口气说：“我希望像埃塞尔•巴里莫尔那样做一场演说，就像她也在戏里一样。（有一次我和哈利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听过她的演说——我们坐在前排——我现在可以模仿她。）卡罗尔对我的建议置若罔闻。我不想批判，但是埃塞尔会比卡罗尔更懂得表演！”

“喂，大家觉得在第二幕中卡罗尔在壁炉后面安排长条状灯光合适吗？我告诉过她我们应该打上一束光，”雷米埃接着说，“并且我告诉过她在第一幕中窗口外用圆形幻画效果将会非常好，你们猜猜她说了什么？‘是呀，如果艾利阿诺拉•杜茜演主角才好呢’。她说‘另外第一幕的场景是晚上，你真是个天才技术师呀’。我说她很擅长讽刺。我一直在阅读书籍，并且我想如果不是她包办一切的

话我可以营造圆形幻画场景。”

“是呀，还有另外一点。第一幕中演员应该从左边第一个门中走出来而不是从第三个门中走出。”久尼恩塔说。

“为什么只用白色幕布呢？什么事用白色幕布？”丽塔•西蒙斯插话道。他们这些随从们盯着她真是无知至极。

## 三

卡罗尔并没有对他们的批判义愤填膺，她也没有对她们的突然迸发出来的知识感到气愤，因为她感觉他们能让她去设计布景已经够好了。但是喜剧

排练的时候他们的矛盾爆发了。他们没人把排练喜剧看得像打桥牌那样正式，也没有像在圣公会那样毫不含糊。他们即使迟到半小时也毫不在乎，他们进入不了状态，或是早到十分钟。他们更让人伤心的做法是当卡罗尔提出反对意见时她们便耳语讲自己欲退出演出。他们打来电话说，“我不想出门了，因为这种天气会引起我的牙痛”，或者说，“今晚我不参加演出了，因为戴夫让我陪他打扑克牌”。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大多数演员会来到排练现场了；他们也熟悉了自己的角色，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能出演得符合人物的性格了。而此时卡罗尔突然发现自己和盖伊•波洛克才是不称职的演员。而雷米埃•伍瑟斯庞却演得非常好。这个演出中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并且她对自己作为女佣的几个句子重复了十五次感到非常乏味。盖伊捋着自己软绵

绵的胡子，看上去很不自在，她把格雷姆打扮成了木头人。但是雷米埃出演坏人却没有丝毫的不自在。他的脑海中全是自己的角色，他的演出让人叫好。

有一晚盖伊演出时不再羞怯了，这让卡罗尔感觉到戏剧的成功是有希望的。但是就是从那晚开始戏剧的状况日渐不尽人意。他们开始厌烦。“我们对自己的角色了如指掌，那让我们排练到厌烦的地步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抱怨道。他们开始心不在焉；他们玩弄贵重的灯饰；他们咯咯发笑，当卡罗尔教多愁善感的默特尔•卡斯演幽默的办事员时；他们演除了《来自坎卡基的姑娘》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特里•古尔德大夫随意演了自己的角色后竟演了《哈姆雷特》里的一段独白，赢得了掌声。甚至雷米埃也失去了耐心，开始尝试曳步舞。

卡罗尔对全体人员说。“我希望这些毫无意义的动作都停下。我们需要回到正题上了。”久尼恩塔带头起哄说：“卡罗尔不要太强势好不好。毕竟我们大家是因为这部戏有意思才来排练的，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娱乐，那么为什么——”

“对呀！”一些声音附和着。

“你曾经说过生活在格菲尔草原镇的市民生活很无趣。现在我们找到了有趣的事情做，为什么你阻止我们呢？”

卡罗尔说：“我不知道我能否解释清楚我的本意。看连环画和欣赏莫奈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也想要其中的乐趣。只是——我并不认为如果我们尽力去演一部好戏会减少乐趣。”说到这里她兴奋起来；连声音都变了；她没有盯着眼前的剧组的人员而是盯着哪位在幕布两侧的涂鸦。“我不

知道你们能否了解创作美好事物的‘乐趣’，那种骄傲，那种满足和那种神圣！”

剧组中的人都迟疑地看着彼此，在格菲尔草原镇，提及神圣是有失体统的，除非是在教堂，在星期天的十点半到十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做，我们就应该做好；我们必须自律。”

人们又一次感到可笑，觉得尴尬。她们不想再面对这个疯女人了。她们准备参加排戏。卡罗尔并没有听到坐在前排的久尼恩塔对莫德•戴尔气愤地说：“如果她感觉在她这部逊色的旧戏上浪费精力是有趣和神圣的话，我才不这么认为！”

# 四

那年春天卡罗尔看了一场来格菲尔草原镇演出的专业戏剧。那是“在帆布帐篷里演出的生动活泼的新剧种”。演员们非常努力，他们吹铜号还要卖门票；每演完一戏唱《六月里来月儿明》的歌曲时，演员们还要开始推销温特格林医生专治心脏病、肺病、肾病和肠胃病的特效药。那天他们演了《戴着阔边太阳帽的内尔，奥扎克斯山区——喜剧》，剧中演员威瑟比•布斯贝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啊，城里的先生呀，你对不起我们的小姑娘，我们山背后的神枪手不会饶恕你！”观众都很佩服布斯贝先生的演出。他们被他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忍不住跺起脚来。有个家伙把圈儿并挂在叉子上，模仿起城里贵妇人用长柄眼镜式望远镜看歌剧的样子，把观众逗得很开心。不过他们也很同情布斯贝的小女儿内尔。落幕后，观众们静静地听布斯

贝先生推销可以治疗绦虫的特效药。为了证实说法，他还拿出药水瓶，人们看到很多白色绦虫浮在发黄了的酒精上，十分吓人。

卡罗尔摇了摇头。“久尼恩塔是对的。我是愚蠢的。什么戏剧的神圣！萧伯纳！《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部戏的问题在于对于格菲尔草原镇居民来说太神秘莫测了！”

她以书中的一些话来聊以自慰：“普通人的高贵本性”、“欣赏美好事物需要机会”，以及“民主的有力支撑，”但是这些积极的句子在观众中滑稽小伙儿的一句话“不错，我就是个小不点儿”面前显得很是苍白无力。她想放弃这部戏，放弃协会，放弃这个城镇。当她随肯尼科特走出帐篷走在城镇布满灰尘的小路上时，她瞥了一眼这个木屋小镇，她想她不要在这儿待到甚至是明天了。是伯恩

斯塔姆和《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部戏的门票全部售出这一事实给了她力量。

伯恩斯塔姆经常来比阿这里。每晚她总是坐在后面的台阶上。有一次他看到了卡罗尔，便喃喃地对她说："希望你能演出一部好戏。如果你不能的话，就没人能了。"

## 五

一个伟大的夜晚；演出之夜来临了。两个化妆间内都是演员，他们忙得团团转，甚至面色惨白。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林，像艾拉一样专业，他曾经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剧组中跑过龙套，现在他正在给演员化妆，但是他还是忘不了炫耀一下他的专

业。“站好别动！天哪，如果你老是动来动去我怎么给你涂黑眼睑呢？”演员说：“我说戴尔，给我的鼻子涂点胭脂——你给丽塔小姐涂了——哎，你简直没有给我化妆呢。”他们显得很专业。他们看了戴尔的化妆盒，闻了闻化妆油的味道，每一分钟他们都会跑出去从窗帘的缝隙中向外看，他们又跑回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假发和服装，他们看到白色粉刷过的墙上的铅笔字：“弗洛拉•弗兰德斯喜剧团和“这儿是叫化子卖唱的场子”，他们感觉自己和那些败落的演员是同路之人。

卡罗尔穿着女佣的衣服，聪明地劝说着临时在台上的人把第一幕的布景设置好了，她又向肯尼科特挥手，告诉这个临时电工说，“别忘记在第二幕接近尾声时将灯调成琥珀色，”接着她又溜出去问售票员能否弄到更多的椅子，她还提醒已经吓坏了的默特尔•卡斯当约翰•格里姆说“雷迪，过来”时

记得把废纸篓打翻。

德尔•斯纳弗林乐队开始对钢琴、小提琴和短号试音，而每个要出演的幕后人都已经吓瘫了。卡罗尔颤抖着走到窗边的缝隙处，看到无数的人无数双眼睛直直地盯着……

她看到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坐在第二排，比阿没来，他独自一人。他的确想来看这部戏！这是一件好事。谁能预言呢？也许今晚格菲尔草原镇会被变得美轮美奂。她匆匆地走回女化妆间，把昏过去的莫德•戴尔唤醒，把她推到舞台边，下令拉起幕布。

幕布缓缓地拉上去了，尽管是摇摇晃晃的、颤抖的，但是这次没有被卡住。之后她发现肯尼科特忘记了关掉剧场的灯。一些坐在前排的人在咯咯发笑。她绕道舞台左边，自己拉下了开关，气愤地瞪

了肯尼科特一眼。而肯尼科特竟全身一惊，溜走了。

戴尔太太爬行似的出现在了半明半暗的舞台上。戏剧开始了。就在那一瞬间，卡罗尔意识到这部戏很糟糕，不适合出演。

为了鼓励演员，卡罗尔勉强地微笑着，她眼看着自己的努力慢慢瓦解。布景有些俗气，灯光不怎么亮。她看到盖伊•波洛克步履蹒跚肌肉抽搐，他应该表现得像金融巨头那样强势才对；维达•舍温扮演格雷姆的太太，本应该是胆小如鼠，这会儿却喋喋不休地对着观众讲话，似乎他们是她高中英语课上的学生；久尼恩塔饰演主角，却对格雷姆先生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她讲话时似乎是在重复她早晨在杂货店买东西的清单；埃拉•斯托博迪说“我想要来杯茶”的语调像是她在背诵《今夜不会有晚祷

钟声》这首诗；而古尔德大夫在跟丽塔•西蒙斯调情时尖叫着，“我的——我的女孩——你——是——个——完美的女孩。” 默特尔•卡斯扮演办事员，她的亲友为他鼓掌令她感到很激动，又听到坐在后排的赛伊•博加特对她演出所穿的裤子的评论，更是大喜过望，她甚至没能下得了舞台。只有雷米埃没有表现出位，聚精会神地演戏。

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在第一幕结束后便离开了，没再回来。卡罗尔意识到自己原来对这部戏的看法是正确的。

## 六

在第二幕和第三幕期间，卡罗尔把大家召集起

来，说：“在我们解散前我想确定一件事情。不管今晚我们演的怎么样，这只是个开始。但是我们仅仅把这作为一个开端吗？你们谁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筹划另一部戏，九月份出演，筹划工作立刻开始，比如明天。”

大家盯着卡罗尔；她们继而点头同意久尼恩塔的说辞：“我认为这短时间而言一部戏就够了。今晚演得不错，但是另一部戏的话——就我而言秋天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卡罗尔，我希望你不是在暗示我们今晚做的不好吧？我确信今晚观众的掌声说明她们是喜欢这部戏的！”

卡罗尔此时才知道自己败得那么惨。

观众离席的时候卡罗尔听到银行家高杰林对杂货店老板豪兰说:“我觉得她们演得不错，可以说很专业。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类戏。我喜欢的是好电

影要有车祸，有抢劫事件，和其他一些刺激的事情，而不是这种仅仅絮叨的谈话。”

卡罗尔再次确信了自己的挫败感。

她很累，不想责怪他们，不想责怪演员，不想责怪观众。她责怪自己妄想去雕琢粗糙的松木板。

“这是败得最惨的一次。我被击败了。被大街击败了。我必须继续。但我不能了！”

格菲尔草原镇《无畏周报》上的内容显然不是鼓励她的：

……在这部著名的纽约剧中，每个人的表演都很出色，很难判断出谁是最出色的。盖伊•波洛克把一个年老体衰、性格古怪的百万富翁体现得淋漓尽致。哈里•海多克太太扮演的美国西部的女孩，机智聪明地教训了纽约的那些吹牛大王，她舞台形

象好，台风也不赖。中学教师维达•舍温我们人人爱戴，她简直生来就适合演格里姆太太。古尔德大夫饰演了一位年轻的情郎，非常适合他，——少女一定要小心，他还是单身。本镇上流社会还报道说，他是个交际舞行家。丽塔•西蒙斯扮演了速记员，形象姣好，简直可以入画。埃拉•斯托博迪女士在美国东部名校读书时曾经深入研究过戏剧等综合艺术本次演出，我们可以领略到埃拉女士的艺术的确非同一般。

……没有人的荣耀可以与肯尼科特太太相比，是她导演了这部戏。

“不错，”卡罗尔自语道，“这么尖锐，还有些亲昵——这样的不真实。是我的失败，还是他们的失败呢？”

她极力让自己冷静地思考。她煞费苦心地告诉

自己说仅仅因为格菲尔草原镇没有人狂热地喜欢这部戏就否定它未免太极端了。格菲尔草原镇为农民提供了集市。它勇敢而慷慨地尽着自己的职责，为世界各地提供食物，养育了农民，并为农民治病！

之后，在丈夫诊所的拐角处，她听到一个农民说道：

“是的。我的确是被打败了。虽然城市的居民都争相购买我们的土豆，而这里的运货商和杂货店老板却不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价格。所以我说，好吧，我们会找辆货车把货物直接运到明尼阿波利斯。但是经销商却和掮客勾结在一起。他们说他们不会多付给我们一分钱，即使他们这么接近了市场也不会。我们又发现我们可以在芝加哥卖个好价钱，但是当我们想找火车运货时，铁路上却不给我们提供车辆，即使有空车闲着也不提供给我们。此

时你会明白，市场是个好市场，但是格菲尔草原镇却把我们隔离开了市场。我的同伴呀，这就是这些城镇的运作方式。他们以他们的定价来收取我们的小麦，而我们却要以他们的价格来购买他们的衣服。斯托博迪和道森竭力取消他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又把土地承租给别的农民。

《无畏周报》上报道的《全国不参战者联盟》纯属谎言，律师们剥削我们，机械经销商不想让我们知晓坏消息。他们的女儿却穿得花枝招展，把我们当作无业游民来看待。天哪，我真想烧了这座城镇。”

肯尼科特发现了他，“这个韦斯•布兰尼根是个怪胎，他又在抱怨了。上帝啊，他这么喜欢自言自语！他们应该被驱逐出这个城镇了！”

# 七

格菲尔草原镇的高中生毕业典礼期间，卡罗尔感觉到自己衰老无助。毕业典礼的活动项目有布道，游行检阅，联欢晚会，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牧师在典礼上致辞，说他深信德行的价值高于一切；此外还有纪念先烈的活动，好几位南北战争时期的退伍军人跟在钱普•佩里身后踏着那条泥泞的道路前往烈士墓园。钱普•佩里头上还戴着退了色的军便帽。卡罗尔遇到了盖伊，却觉得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她的心里莫名其妙地难过起来。肯尼科特兴奋地说：“今年夏天我们提前到湖边的别墅去，穿上旧衣服，悠然地玩个痛快！”卡罗尔尽管笑了笑，却笑得很勉强。

这个季节天气燥热，她步履蹒跚地走在无任何

变化的路上，她感觉自己和那些冷漠的人无话可说，但是她不禁思忖着：可能永远也躲不开他们了。

她意识到自己竟然用了“躲开”这个字，不禁感到吃惊。接下来的三年——像是生命中的一个短短的章节，一晃而过，在此期间，除了伯恩斯塔姆夫妇和她自己的孩子以外，她没有对任何事情感兴趣。

# 第十九章

## 一

卡罗尔移居到格菲尔草原镇三年内，她的所作所为都被《无畏周报》报道，有时还会被“芳华俱乐部”所探讨。但是有一件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她一直期待着有位知音出现。

## 二

六月份，《来自坎卡基的姑娘》演出以后一个月，比阿和迈尔斯•伯恩斯塔斯结婚了。迈尔斯不再对世俗不满；他也不再执拗倔强，或者是裹着红方格毯子去森林里；他已经在杰克•埃尔德锯木厂里做了一名机械工；多年来他总是去挖苦别人，而如今，他却尽可能地去和别人套近乎。

卡罗尔为他们两人的婚礼帮忙。而久尼恩塔却讽刺她：“你真傻，放走比阿这样好的女佣。你怎么会觉得把她嫁给‘红胡子瑞典佬’那种人是好姻缘呢？哎，聪明点吧，尽早打发走那个流浪汉，留住你的瑞典女佣，否则将来你肯定会后悔的。怎么？要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吗？呸，那是不可能的，别指望了！”其他人也附和着久恩尼塔的话。卡罗尔非常吃惊他们说出这样伤人的话来，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迈尔斯忽然兴奋地对她大声喊道：“杰克•埃尔德说他可能也会来参加婚礼！

哈，大老板也来向我的新娘子比阿恭贺新禧，真是想不到啊。依我看，哪天我发财了我的太太比阿会像你们一样尊贵呢！”

婚礼当天，在破旧的路德教会礼堂内仅仅到了九位客人：肯尼科特、盖伊•波洛克、钱普•佩里夫妇都是卡罗尔带来的。比阿那边来了她慌里慌张、土气的亲生父母、表姐蒂娜和彼得；迈尔斯方面，来了一个脾气粗暴的马贩子，穿着特地买的黑礼服，专程从一千二百英里外的斯波凯恩赶来。

迈尔斯期待杰克•埃尔德能出现在礼堂门口，可是却没有见到他的影子。第一批来宾犹豫地进入礼堂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客人到来了。

卡罗尔帮助迈尔斯把他的矮棚屋改造成了一个有白色窗帘，一只金丝雀和一张罩着闪光印花布椅套的椅子的漂亮小屋。

卡罗尔极力劝说那些阔太太们去捧场。她们一直推脱，后来勉强答应了。

奥斯卡里娜接替了比阿成为卡罗尔的佣人，她是个上了年纪的、胖胖的、少言寡语的人，在第一个月中，她对自己的活泼女主人有些顾虑。久尼恩塔此时正好钻了空子，她幸灾乐祸地说：“哎呀，卡罗尔，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家的佣人都会有各种麻烦的。”但是不久后，奥斯卡里娜就视卡罗尔如同自己的女儿，像往日一样对她衷心，任劳任怨。卡罗尔的生活依然像往常一样。

## 三

卡罗尔没有想到她不久后得到了新镇长奥利•

詹森关于公共图书馆委员会委员的任命。其他的委员还有韦斯特莱克大夫、莱曼•卡斯、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律师、盖伊•波洛克，以及从前的马行老板、如今的汽车行主人马丁•马奥尼。这件事情让她非常高兴。她第一次去参加会议时有种屈尊的感觉，因为她觉得那些人终归只有她自己还算是知书达理，懂得如何管理图书。她打算对图书馆做一番改革。

图书馆由一座普通的楼房改造而成。卡罗尔注意到，在二楼的一间简陋小屋子内，各位委员并没有讨论天气或是下棋打发时间，而是在认真地讨论图书的问题。此时，她的骄傲无影无踪，变得谦虚起来。她发现委员们都广闻博识：和蔼的韦斯特莱克老医生酷爱诗歌和“轻松小说”；那个长脸、胡子拉碴的面粉厂老板莱曼•卡斯，精心研读过吉朋、休谟、格鲁特、普雷斯科特，以及其他历史学

家的浩翰典籍，据说他还会整页整页地摘录——而且实际上他真的摘录过。

韦斯特莱克大夫低声告诉卡罗尔“莱曼这个人学识渊博，而且谦虚谨慎”，她感到自己太浅薄和妄自尊大了。她责怪自己原来为什么没有发现格菲尔草原镇是藏龙卧虎之地呢。韦斯特莱克大夫话语间不时从《天国》《堂•吉诃德》《维廉•麦斯特》和《古兰经》中引经据典，卡罗尔不禁想在自己认识的人中，就算是自己的父亲也不见得这四本书都阅读过。

她第二次参加会议的时候变得非常谦虚谨慎，她不再打算进行什么改革，只是一心希望学识渊博的长辈们能够耐心听取她的意见，改变一下书架上少年读物的陈列方式。

但是在四次会议之后，卡罗尔对他们的看法又

回到了从前。她意识到尽管韦斯特莱克、卡斯，甚至盖伊都感觉自己是读书人非常自豪，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把图书馆变成格菲尔草原镇的财富。他们只是借图书馆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但是却从来没有执行过。大量出借的，只有亨特的儿童历史故事，玛莎•芬莉的艾尔西丛书，以及由忙于劝道的女小说家和精力充沛的传教士所写的最新出版的乐天知命的作品。他们只是喜欢借古书籍来炫耀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向格菲尔草原镇的青少年介绍这些伟大的作品。

如果说卡罗尔的妄自尊大是因为学识浅薄，那么委员会的其他人则是自视甚高。他们一直谈论着为图书馆的扩大需增加税收，但是他们谁都不愿意冒着引起公众不满的风险去积极争取。现在图书馆的经费少得可怜，除去房租、劈柴、电费和维利茨小姐的薪水以后，每年就只有一百块钱用来买书。

后来又发生了短缺一角七分钱的事情，这些都使得卡罗尔越来越灰心。

她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捐款购书计划。她列出了一张书单，其中包括近年来欧洲出版的三十部小说，和另外二十本有关心理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重要书籍的书单子——这些书都应该是图书馆不能缺少的书目。肯尼科特已经答应捐款十五元，如果其他的人也同意捐出这些钱的话，买书就不是问题。

莱曼•卡斯听后感到很震惊，他死命地骚挠自己的后脑勺，愤愤地说："我觉得要委员们捐钱这个很不好——不过——我倒不是在乎这点钱，只是，这样做似乎不公平——我们最好不要开这个先例。我们是在为大伙服务，没有收一分钱的辛苦费，现在又让我们来掏钱，不是很合适吧！"

大部分委员默不作声，只有盖伊脸上露出了赞同的表情。

一阵沉默后，不知为什么问题突然又变成了短缺一角七分钱的事情，并且，维利茨小姐很快被叫了出来。她花了很久，愤愤地为自己辩解。那一角七分钱被一遍又一遍地来回核对，瞎折腾。卡罗尔看着那张一小时前对自己而言还是字迹清秀的书单子，默不作声。她为维利茨小姐感到难过，更为自己，为委员们感到难过。

卡罗尔在两年的任职期间总是定期参加会议，后来维达•舍温被任命为委员，接替了她的工作。此后她就再也没有想过有关图书馆改革的事情了。她的生活又像以前一样单调乏味了。

# 四

肯尼科特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他却没有告诉卡罗尔他是如何赚到这些钱的，这件事情本身也没有让卡罗尔大喜过望。令她激动的是肯尼科特的一番话，有些绵绵耳语的感觉，又像是脱口而出，半是温柔半是医生般地冷漠，说：“现在我们应该有个孩子了，我们可以养得起了。”很久前他们达成协议“暂时不要孩子”，没有孩子似乎成了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现在，她既害怕又期待，她也确定自己的感觉；她迟疑地点了点头，希望自己以后不会后悔。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新的进展，她忽略了这一切，生活本身就是平平淡淡的。

# 五

每日下午如果肯尼科特到镇上去，卡罗尔就会一个人在湖边的避暑别墅内走廊里闲坐。湖面上波光粼粼，周围的空气很适宜。她脑海中不禁想到风雪交加的第五大街上穿梭不绝的小轿车，各种颜色的商店橱柜和一座大教堂的尖塔；而贫民窟的茅草屋搭建在附近河边的淤泥地上，一些形状怪异的木椿支撑着它；巴黎的高贵宽敞的雅间门窗上挂的都有垂饰，还有一座阳台；令人陶醉的山岭；在马里兰州，一座古式的石磨坊建在山间溪水和悬崖峭壁之间，峰回路转的地方，光秃秃的高地上，一群群的羊悠闲地啃着草，偶尔也有云朵的阴影飘过；一座码头上，起重机轰隆轰隆地正在给来自布宜诺斯

艾里斯和青岛的大轮船卸货；慕尼黑的一家音乐厅里，一位著名的大提琴家正在演奏——为她演奏。

她突然想到另外一幕更加迷人的情境：

她在平台上站立着，望着下边海边的一条林荫大道。她敢肯定地说，那是盲图内。一列列四轮大马车从她眼底匆匆走过，留下有节奏的嗒啦啦、嗒啦啦的声音。还有一些大轿车，顶盖铮亮，引擎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个老头在叹气。车内，窈窕淑女正襟危坐，尽管经过浓妆艳抹，可是脸上毫无表情。她们小手握着太阳伞，好像在凝神远望，似乎根本不认识身边的那些身材高大、头发灰白、仪表堂堂的男士。大道的另一边，是唯美的大海和沙滩，沙滩上搭着许许多多蓝的黄的尖顶帐篷。这一切的景物仿佛都是凝固的，只有车辆来回穿梭，远眺过去，行人如蚁，这整个儿景色恰如一幅金碧辉

煌的油画。耳边没有海浪的声音，也没有喃喃低语和花瓣落地的声音。只有眼前的这一片黄色、蓝色的、耀眼的亮光，伴着永不变调的嗒啦啦、嗒啦啦的声音。

她突然一惊，不禁难过起来，原来她伴着时钟的嘀嗒声进入了梦乡，而自己却以为是马蹄声。眼前压根就没有美丽的海滨景色和高傲矜持的人们，只有一座圆形镀镍闹钟摆在架子上，闹钟后面是毛茸茸的、凹凸不平的松木板，闹钟上方，则是一条硬邦邦的灰色浴巾挂在钉子上，闹钟下面则放着一只煤油炉。这些各色的梦幻般的场景，都是她之前阅读过的小说和欣赏过的油画里的内容，它们陪伴她度过了夏日午后催人欲睡的时刻。当她还未完全清醒时，肯尼科特回来了，卡其裤腿上还粘着发干了的鱼鳞皮。他象征性地问了句“过得还快乐吧？”就进屋去了——他并没有想听到她的答案。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而且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 六

火车！

卡罗尔在湖边别墅时，常常想到奔驰着的一列列火车。她感觉那来回穿梭的火车一直提醒她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着。

在格菲尔草原镇，人们不仅把火车看作一种交通工具，更把它看作一种神，它以钢铁为四肢，橡木为肋骨，砾石为躯体，无时无刻不在吞吐着无数货物。它是这里的人们为了追求个人财富而创造出

来的神，就像在别的地方，人们出于同样的目的，把矿山、纱厂、汽车厂、大学和军队也都尊奉为神一样。

在美国东部地区，人们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见过铁路，对它也就没有什么敬畏之情了。但在这里，似乎很久之前就有了铁路。在荒芜的大草原上，一些市镇往往在立桩标记后才有未来火车站的站点。而在1860至1870年间，只要稍微了解到哪里要建火车站或者是市镇的人们，后来都发财致富，成了富翁。

那时，若是铁路局对哪个市镇不满意，则只要置之不理，切断其商业命脉就可以了。在格菲尔草原镇，铁路永远是真理，铁路局董事会则可以被尊称为万能的上帝。

铁路上的新闻老少皆知。无论是年纪轻轻的小

孩，还是平时不爱出门的老奶奶，都可以告诉你：上星期二的第三十二次列车油箱有没有热得起了火，第七次列车是不是还要多挂一节普通客座车厢。而且格菲尔草原镇居民对铁路局董事会会长的名字则是耳熟能详。

虽然现在已经是汽车时代，格菲尔草原镇居民仍会跑到车站去看火车。铁路代表着他们的未来和幸福。在他们心目中，除了教堂里的弥撒外，铁路就是可以主宰他们的唯一的神秘力量。火车载着来自遥远的地方的富翁和穿着滚边紧身马甲的旅行推销员，还有从密尔沃基来做客的远房亲戚。

之前的格菲尔草原镇是个中转站，有圆形机车库和机车修理厂。现在机车库和机车修理厂都已经搬走了，但是两个列车长还住在镇上，他们是镇上家喻户晓的人，经常去各地旅游，也常和外地人接

触。他们身穿铜扣子的铁路制服，能一眼看穿乘务员所玩弄的一切伎俩。他们可以说已经自成一个阶级，和海多克家的地位不相上下，不同的是——他们还是艺术家和冒险家。

火车站上有一位夜班报班员，是镇上很传奇的人物：他每日凌晨都在忙碌着，精神抖擞，待在机房里，咔嗒咔嗒地按着发报机上的键盘跟远在二十英里、五十英里，甚至一百英里外的人联系着。他随时都有可能被非法分子劫持，而事实上他没有被劫持过。也许随时会有几个面带口罩的坏人经过，拿着手枪，用绳索将他绑在椅子上，而他则会在晕倒前爬向发报机键盘做最后一搏。

在大风雪的日子里，火车站周围就大不一样了。格菲尔草原镇会一连好多天与世隔绝，没有信件，没有快递，没有鲜肉，没有报纸。后来终于来

了一辆铲雪车把积雪铲到轨道两旁，于是通往外界的道路又重新畅通无阻了。戴着厚围巾和皮帽子的司闸员，在结满冰碴儿的车厢顶上跑来跑去；火车司机擦掉驾驶室窗上厚厚的冰花向外眺望着。他们沉默寡言，表情严肃，好像是漫无边际的海洋上领航的舵手——卡罗尔觉得他们身上有探险家的气质，他们刚从遥远的，到处都是商店和牧师布道的地方赶来，不知道又要奔向另外一个怎么的世界。

在一些小男孩看来，火车站则是他们最好的游玩场所。他们会爬上火车两侧的铁梯子，在一堆破枕木后生起火来，见到他们喜爱的乘务员他们还会不停地挥手致意。卡罗尔觉得这些都很奇妙。

卡罗尔会经常和肯尼科特一起坐着汽车在黑夜里行进。车灯照亮了路边的泥水坑和杂草。突然会有火车飞来。只听到一阵“咔嗒——咔嗒”的声

音，火车飞驰而过，——应该是那列金光闪闪的火箭般的“太平号”快车。机车锅炉内的火光四处迸射，照亮了它后面的长尾巴似的黑烟。眨眼间这一切又不见了，卡罗尔又什么看不见了。对于刚才的那火光闪亮的幻境，肯尼科特坚定地说：“那是十九次列车。大概晚点了十分钟左右。”

她在格菲尔草原镇的时候，经常在床上躺着时就听到北方一英里以外特别快车通过隧道时发出的鸣笛声。呜呜呜！——声音很是特别，令人心神不定，就像一个落魄的骑士深夜里吹响号角，奔向充满欢声笑语、飘扬的旗帜和钟声的大城市——呜呜呜！呜呜呜！——正向那个世界奔去——呜呜呜！——汽笛声渐行渐远，好像呜咽起来，最终则完全听不到了。

湖边别墅这里没有火车经过，非常安静。大草

原多么粗犷啊，灰暗、深沉，把湖整个包围起来了，只有火车才能横穿过。卡罗尔想，总有一天我会坐上火车的——那将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 七

就像不久前她对戏剧社和图书馆委员会产生兴趣一样，如今卡罗尔对文化讲习团产生了兴趣。

除了在纽约的常驻总部外，文化讲习团在全国其他州都没有盈利性的分支。许多小分队从这些分部派到每一个小镇上去，在帆布帐篷下进行文化周活动，既有演讲又有说唱。可是她在明尼阿波利斯时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流动性的文化讲习团。文化讲习团来到各镇给卡罗尔带来了希望，她似乎觉

得自己的梦想正在被变成现实。她认为，文化讲习团也许能够给人们一种简单的大学教育。那日上午，她和肯尼科特从湖边回来，看到几乎每家商铺橱窗内都贴着广告，而大街上也横空悬着一长串的细长三角旗帜，标语的内容是“热烈欢迎博兰文化讲习团来我镇演出！”以及“这一周我们在快乐中学习！”

但是卡罗尔却对节目单非常失望。这不像是一套精致的大学课程，没有一点大学的感觉，这只不过是有歌舞表演、基督教青年会讲座，和朗诵班结业典礼凑在一起的熔炉罢了。

卡罗尔对肯尼科特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肯尼科特却不以为然地说：“也许他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博闻强识，但是总比没有他们好一些的。”维达•舍温也接话说：“他们的演说家有很多非常出

色，单是从他们那里就能学到很多实用的知识，或者是新思想啊，挺好的呀。”

卡罗尔参加了六次文化讲习团在格菲尔草原镇的活动。那里的观众令她印象深刻：穿衬衫和衬衣的男士总是大笑不止，浮躁的孩子总是想寻找机会溜走。她倒是很喜欢那里简单的长凳，那里挂着红色幕布的舞台，和撑起整个会场的大帐篷——夜晚，一列列的白炽灯照得它扑朔迷离；白天，它专注于为观众服务，洒下了琥珀色的光芒。看到被踩踏过的尘土飞扬的草地，闻着烈日炙烤树木的味道，卡罗尔不禁想到了叙利亚的骆驼商队。她经常被帐篷外的声音所吸引而忘掉台上的人：两个农民正在帐篷外交谈，一辆大车从大街上开过，一只公鸡正在打鸣。这些使她感觉非常爽心，虽然不是什么所谓的快乐。她从这个文化讲习团内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当然除掉那些毫无价值的废话和粗野的

笑声——那是村民听到老套的笑话时所发出的沉闷和原始的笑声，听上去像是牛叫。

不过这几日内确实也有几位先生讲到过简单的大学课程，其中四位曾是牧师，而有一位当过国会议员，他们发表了“启迪心智的演讲”。但是，卡罗尔依然从他的演讲中听到了几句无用的废话：林肯是个家喻户晓的美国总统，他有苦难的童年；詹姆斯•希尔是美国西部铁路界的大人物，但是小时候也很穷；诚实有礼貌比粗鲁要好得多，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格菲尔草原镇人以诚实有礼貌而著称；伦敦是个大城市；曾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教过主日学；像这样的句子举不胜举。

另有几位说唱艺人讲了几个世界各地的老套故事，这些故事的十之八九卡罗尔都有耳闻。

有位朗诵小姐朗诵了吉普林的作品，并且还装

腔作势地用童声朗诵。

文化讲习团还放映了介绍安第斯山脉的探险活动的影片，画面非常美，但是介绍却差强人意。

还有各种音乐表演：一支三人铜管乐队，一个六人歌剧队，一个夏威夷六重奏演出队，还有四个年轻的小伙子吹奏萨克斯管和弹奏像洗衣板一样的吉他。这些演出中，最受欢迎的只有像《露西亚》这样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

一周内，博兰地区的讲习团主任留在了格菲尔草原镇，其他演讲家都去了别地演讲。有位书生气的主任似乎有点营养不良，他想尽了办法让听众营造出热烈的气氛。为了让他们为节目喝彩，他把观众分成几个小组，做一番比赛，并且满口赞扬，所以观众席上的喧闹声非常大。而他本人大部分时间则是在上午做演讲。他就诗歌、圣地做了枯燥的演

讲，还说到分红方式对雇主的不公平。

最后出场的一位男士，更是无趣。他身材短小，长相平常，两手总是插在口袋里。其他的演讲家都会千篇一律地说：“不得不承认，在我们所有的演讲旅途中，从来没有见过像格菲尔草原镇这么迷人的地方，也没有遇到过格菲尔草原镇居民这样热心、好客的人。”而那个矮个子却暗示格菲尔草原镇的房屋建筑杂乱无章，美丽的海滨被满是煤渣的铁路护堤所独占，非常愚蠢。之后，人们谈论说：“那人说的是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老是说不好的地方呢？总是谈论别人的毛病也不见得自己就很完美。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卡罗尔对文化讲习团的所有印象。搞笑的是经过了这次讲习，镇上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像是受过了高等教育。

# 八

两周后，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

战争开始的头一个月，格菲尔草原镇人们惊慌失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的惶恐的日子后，人们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每当卡罗尔谈及巴尔干半岛局势和德国可能爆发革命的时候，肯尼科特便不屑一顾地说：“噢，那不关我们的事，那是外国人的事。”

迈尔斯•伯恩斯塔姆说：“我搞不懂为什么会有战争。尽管我反对战争，但是我真想狠狠教训一下德国佬，因为那些王侯将相就是多管闲事。”

这年初秋，卡罗尔去拜访迈尔斯和比阿。他们见到她非常高兴，连忙为她擦干净椅子，并开始冲咖啡。迈尔斯笑容可掬。之前他对格菲尔草原镇大人物不屑一顾，而如今他却恭恭敬敬，满是感激。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应该来看过你们了，对吗？”卡罗尔想了一下说。

“啊，比阿的表姐蒂娜经常来，还有锯木厂的领班，还有——哦，我们生活得挺好的。你看一下那边的比阿，以前听她说话的声音，看她那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多像一只金丝雀！可是你知道现在的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吗？哎，她简直变成了一只老母鸡！她老是婆婆妈妈的，竟然让我打领带！我真是不想让她听到令她不高兴，不过，她确实是很好——很好——就连那些下作的势利鬼也不到我们家串门，可恶！我们不在乎！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

们就心满意足了！”

卡罗尔非常担心他们的生活，但是后来她身体不舒服，再加上战争的原因，这事就逐渐置于脑后了。那年秋天，她知道自己怀孕了。生活中这个巨大的变化，让她的生活有了一丝色彩。

# 第二十章

## 一

产期临近。每日清晨，卡罗尔都会觉得恶心，全身发冷，四肢酸软，她有气无力地想自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妩媚动人了。每到黄昏，她心里总是有些恐惧。怀有身孕并没有令她高兴，她披头散发、衣冠不整，脾气也变得暴躁。这阵子胎气过去之后，长久的昏昏沉沉令她感到烦躁。她开始觉得行动困难。原来她身材苗条、步履轻盈，现在却不得不借助拐棍走路，这些都成为了别人的议题，每想到这一点，她就非常恼火。现在她被周围谄媚的

目光围绕着，并且每位家庭主妇都不停地说：“卡罗尔，你快要做妈妈了，好好静下心来养胎儿吧。”她觉得自己已经毫无征兆地开始卷入家庭主妇这个生活圈子中去了；孩子像是劫持了她，使她无法从这个圈子中逃脱；很快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洗尿布等这类东西会填满她的生活。

“对付她们我太在行了，但是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觉得是理所当然，我实在是有些忍受不了——但是，我又不得不忍受。”

她有时责怪自己不去领会那些太太们的心意，有时候又恨她们装腔作势地给自己那么多的劝告：她们故作怜悯状告诉了她分娩时会有多痛苦；她们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经验，永不厌烦地告诉她婴儿卫生必知的事宜；甚至还有迷信！她们还劝慰她为了婴儿的灵魂必须要吃什么，学习什么，看什么，

而且还要经常傻笑着，咿咿呀呀地说儿语。钱普•佩里太太好不热情地赶来借给她一本《本•赫尔》，说是可以预防婴儿道德败坏！寡妇博加特也赶来，拉长嗓门喊道：“我可爱的——未来的——准妈咪——今天——怎么样呀？俗话说，女儿有身孕，越变越漂亮，就像仙女下凡了！告诉我——”她带着几分淫邪的口吻说：“你有没有——感到——胎动，你有没有觉得——这可爱的小家伙——爱的结晶——在动呀？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怀赛伊的时候，他在我肚子里动的感觉，当然呀，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博加特太太，我现在这个样子太丑陋了。我觉得我脸色发黄，头发开始脱落，就像是个口袋儿一样。而且我感觉我的两腿酸软，我未来的孩子恐怕不会多好吧，应该和我们差不多。我不相信什么母爱，所有这些——不过是可恶的，令人厌烦的生

理过程罢了。”卡罗尔回答说。

后来孩子出生了，并且没有费周折就生下来了：是个男孩，背挺得笔直，两条小腿儿也非常壮实。第一天，她十分不喜欢那个小家伙，因为她对临盆时的痛苦和恐惧仍记忆犹新，他那丑丑的样子也让她很窝火。可是后来她却本能地去关心他——从前她曾经嘲笑过这种母亲的本能呢。肯尼科特和她自己都非常喜欢他那双细小、精致的小手。婴儿依偎着她，让她有些不知所措。尽管她现在必须去做那些烦心的琐事，但是她却越来越喜欢他了。

这个孩子以他外祖父的名字命名为休。

休慢慢地长成一个高瘦却健康的孩子，大脑袋，一头浅褐色细卷发。他非常聪明，又不拘小节——像肯尼科特。

两年时间内，她全身心地相夫教子。但是她并没有像那些流言蜚语所说的那样：“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她就不会瞎操心了。”她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而不顾别人的孩子，她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但她宁愿去牺牲自己，她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奉献精神。当休到了受洗的时候，卡罗尔说：“我决不会让我的孩子和我自己受折腾，让一个毫不相干的牧师给他洗礼，然后归我领养！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去接受什么可恶的受洗仪式！如果说我在孩子分娩时忍受九个小时的痛苦仍不能替他洗涤罪恶的话，那么洗礼也不会有多大的用处！”

“哦，浸礼会不会给小孩子施洗礼，我想还是找沃伦牧师去吧。”肯尼科特说。

休已经成为卡罗尔生活的一切，未来的希望，母爱的对象——同时也是她消解苦闷的玩偶。“我

以为我刚做孩子的妈妈很无知呢，原来带孩子我不比博加特太太差呢。”她自夸地说道。

这两年内，格菲尔草原镇的居民已经接受了她，把她看作像麦加农一样的年轻妈妈。而卡罗尔也不像以前一样爱幻想了。她只想安安静静地看着休长大。她每每看到他那漂亮的耳垂就忍不住要说：“跟他比，我简直是个老太婆，他长得真是完美。将来我什么都不会让他发愁。我想，他不应该一辈子待在格菲尔草原镇这个地方！我应该送他去读最好的大学——哈佛、耶鲁，还是牛津？”

## 二

卡罗尔的世界由于肯尼科特的舅舅惠蒂尔和舅

母贝西太太的光临而愈加惹人注目。

人们常常把亲戚看作即使他没有请你去，你依旧可以去，而且乐意住多久就住多久这样一类人。莱曼•卡斯在美国东部旅行期间一直住在奥伊斯特镇，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个小镇情有独钟而不喜欢其他的城镇，而是因为他在那个小镇上有亲戚。尽管他们很久没有互通音信了，他们也没有说过要请他去；但是，“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同一个州，再去破费住旅馆不是太不划算了吗？”

斯梅尔夫妇卖掉了他们在北达科他州的乳酪厂，随后到拉克—基—迈特去探望妹妹，也就是肯尼科特的母亲，随后来到格菲尔草原镇，到外甥家做客。当时卡罗尔还没有生孩子。他们认为自己会受到热情款待，可是不久，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住的那个房间的窗子是朝北开的。

惠蒂尔舅舅和贝西舅妈认为，既然是亲戚，他们就可以嘲笑卡罗尔。同时他们是基督徒，就有责任把她的疯狂的想法改掉。他们不满意的事情很多，一日三餐，奥斯卡里娜不友好，刮风下雨，甚至是卡罗尔不合适的孕妇装。他们好像永远都不累，连声提问一连串的问题，问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问题，比如她父亲的收入，她的宗教信仰，她上街为什么不穿胶鞋等。他们一直大惊小怪闲聊，影响得肯尼科特也开始胡乱挑剔问题。

卡罗尔若是不经意间低吟了一声有些痛，斯梅尔夫妇和肯尼科特便会过来嘘寒问暖。不管她在做什么，站着也好，坐着也好，还是在和女佣奥斯卡里娜交谈也好，他们每隔五分钟便会用瓮声瓮气的鼻音说:“头痛好一点儿吗？是在哪儿呀？家里有没有预备一点儿氨水呀？今天是不是走得太远呀？有没有闻过氨水呀？家里为什么不准备一点儿，随时

可以派用场呢？这会儿你觉得好一点儿吗？你的眼睛也痛吗？经常是几点睡觉呀？就像这样晚吗？噢，现在感觉怎么样？”

惠蒂尔舅舅当着卡罗尔的面，哼着鼻子对肯尼科特说:“卡罗尔经常头痛吗？哎！如果她能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不出去赶桥牌会，就不会头痛了吧？”

他们来来回回不断地指责，让卡罗尔实在忍不住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再讨论了！现在我已经不头痛了！”

卡罗尔听到斯梅尔夫妇和肯尼科特一直在讨论贝西舅妈要寄给她远在艾伯塔的妹妹的那份《无畏周报》应该贴两分邮票还是四分邮票。本来卡罗尔乐意去拿那份报纸到药房去称一下的，不过她转念一想，他们经常以讲究实效自居，而自己在他们眼

中是胡思乱想的人，何必自找麻烦呢？最终，他们大概估计了一下该贴哪分邮票——他们就是这样凭内在直觉判断，然后来几句十分坦率的自言自语来解决问题的一类人。

斯梅尔夫妇认为，人们不需要保守个人秘密和缄默。一次卡罗尔把姐姐的来信放在桌子上，后来她非常吃惊地听到斯梅尔夫妇在谈论信里的内容。他说：“我看到你姐夫生活不错。你应该经常去看看她。我问过威尔，他说你很少去看她。哎呀！你应该常去看她才行呀！”

很多次卡罗尔给同学写信或者是计划一周的菜谱，贝西舅妈就会闯进来，笑着说：“这时候我不想打扰你，就是想看看你在哪里。你不用放下你要做的事情，我待上一会儿就走。我觉得你会以为我今天中午没有吃洋葱头是因为不好吃，其实原因不

在这里，我并没有觉得它烧得不好吃。其实你家的东西都挺好，并且讲究，可是我总觉得奥斯卡里娜太粗心，满不在乎，你给她那么多的工钱，她压根不放在眼里。她脾气又坏，哪个瑞典人脾气都很坏。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要顾这个瑞典人，但是——原因不在这里，我没有吃洋葱头，并不是觉得烧得不好吃，而是洋葱头不合我的胃口。说来真是怪，自从上次得了胆病后，炒洋葱头，生拌洋葱头，我都受不了，谁知道惠蒂尔偏偏爱吃糖醋生拌洋葱头——"

啰啰唆唆，没完没了。

卡罗尔发现有一件东西比人意识到的憎恨更难实现——那就是强求别人的喜欢。

卡罗尔想要改善同惠蒂尔舅舅和贝西舅妈的关系，她按照自己想象的那样，在斯梅尔夫妇面前努

力克制自己，举止言谈也尽量跟镇上的人一样单调乏味，但是他们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她内心的奇思怪想。他们索性坐下来，以嘲笑的姿态，绞尽脑汁要把她的思想套出来。他们就像周日下午动物园的猢狲，指手画脚，挤眉弄眼扮鬼脸，傻笑不止，无视别人的怒目而视。

惠蒂尔舅舅脸上总有着一种乡绅的高傲的微笑：“卡里，你是不是认为格菲尔草原镇应该全部拆掉，重新建设，是吗？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最近，达科他州很多农民也在耍花招。他们自认为自己很聪明比商人更会做生意，要办合作社！哈！”

“只要我和惠蒂尔还能劳作，我们坚决不接受合作社！”贝西舅妈得意扬扬地说。“卡罗尔呀，快告诉舅妈你有没有周天去教堂做礼拜？之前去过

吧？不过你应该每个礼拜天都去！将来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不管人类有多聪明，上帝总是比人类更智慧。那时你就会相信，去听牧师讲道，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呢！”

他们二人还大惊小怪地嚷：“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人，好像是看到一头长着两个头的小牛犊！”他们接受不了眼前这个女人，原来住在明尼苏达州，现在成为了他们外甥的太太的女人，竟然相信：离婚决不能一概都说成是不道德；私生子不应该特别受到人们诅咒；除了希伯来《圣经》以外，还有别的道德权威；酗酒的人却没有死在贫民窟；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和浸礼会的婚礼仪式，在伊甸园里都是没有的；蘑菇如同咸牛肉杂拌一样，也是可以吃的；“花花公子”这个名词，现在已经不常用了；有一些牧师已接受了进化论观点；有些人确实是聪明而又能干，却偏偏不肯投共和党一

票；冬天穿贴身法兰绒衣服的这种习惯，在各地还不太普遍；从本质上来说，小提琴并不见得伤风败俗，所以就不比礼拜堂的大风琴差劲；凡是诗人并不是个个都蓄长头发；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当小商贩或者旧货商。

“她从哪里来的这么多奇怪思想呢？”惠蒂尔•斯梅尔舅舅始终大惑不解；贝西舅妈插话说，“别人的想法也会像她这样吗？我的上帝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十分惊讶地说，“真不敢想象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卡罗尔捺着性子等他们离开。可是三周后的一天，惠蒂尔舅舅说：“我们非常喜欢格菲尔草原镇，想要留在这里不走了。卖掉奶酪厂和农场后，始终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不久前奥利•詹森和我谈了一下，我想买下他的店铺暂且做生意。”

后来这事变成了事实。

卡罗尔得知后感觉非常不舒服。肯尼科特劝她说：“啊，他们会有自己的房子，我们不会经常和他见面的。”

卡罗尔决定用冷漠让他们自动离开。可她却不擅长装作傲慢。他们有了自己的一栋房子，可是依然摆脱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经常不请自来。嘴边还挂着微笑说：“今晚我们特地来看你，以免你自己觉得冷清。哎呀，你们的这些窗帘为什么还没有洗过呢？”每当卡罗尔想到实际生活中他们二人会感到冷清便会有一丝同情，但是当他们到自己家里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批判和劝告后，她的怜悯之情便烟消云散了。

不久后他们就跟志同道合的卢克•道森夫妇，皮尔逊牧师夫妇和博加特太太搞得十分热火，而且

糟糕的是晚上他们还会带着他们来她家串门。贝西舅妈经常找到理由让那些老太太来卡罗尔这里，向她传授所谓的忠告和愚昧的经验。贝西舅妈还对善良的博加特寡妇说：“你要经常来看我的外甥媳妇，顺便教给她做家务，现在很多年轻的太太不知道如何做呢！”

博加特太太非常高兴，心想如果真能和他们攀上亲戚关系，那是求之不得了。

卡罗尔思忖着如何不让自己受气，而这时肯尼科特的母亲突然来了，并且要在蕙蒂尔那里待两个月。卡罗尔非常喜欢自己的婆婆，所以原来的打算便置于脑后了。

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身陷囹圄，成为了格菲尔草原镇的俘虏。她是贝西舅妈的外甥媳妇，很快也会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别人希望她能坐下来扯家

常，忘掉以前的奇思怪想。讲永远讲不完的孩子、烹饪、刺绣、土豆价格以及谁家的男人爱吃菠菜，谁家的不爱吃——令她悲哀的是她自己也感觉这是理所当然。

为了逃避她经常跑到“芳华俱乐部”去。突然又想到会有人跟来一起取笑博加特太太的。现在她意识到，久恩尼塔、海多克的语言并不俗气，还在幽默中透露着睿智。

她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甚至在休出生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期待着“芳华俱乐部”的下一次会议，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她就可以和自己的好友莫德•戴尔和久恩尼塔以及麦加农太太说上几句悄悄话了。

她早已被格菲尔草原镇的生活同化了。格菲尔草原镇的思想和观念已经把她主宰了。

# 三

现在无论那些庸俗的家庭主妇们怎么叽叽喳喳地说话，还有类似“小孩子的饮食无关紧要，你给他穿上花衣服，用力吻吻他就可以了”之类的话语——卡罗尔听后都不生气了。可她从内心深处坚定地认为，照顾孩子和搞政治一样，智慧要比浮华的东西重要。每当她和肯尼科特、舍温和伯恩斯塔姆谈到休，她就马上喜形于色。一次，她看到肯尼科特对着地板上的孩子做鬼脸，她不禁陶醉于这种天伦之乐。迈尔斯对着休说话，像是对着大人一样“如果我是你，我才不会穿的这么女孩气。来参加工会呀，一会儿罢工，就是要裤子穿”——即使是这种善意的玩笑，卡罗尔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

在初为人父的感情促使下，肯尼科特第一次举办了儿童福利周。他给婴儿测量体重，为他们做检测，还给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不会说英语的孩子的妈妈们开婴儿食谱，卡罗尔也高兴地出手相助。

格菲尔草原镇的上流人们，哪怕是平生嫉妒的医生的太太们，也都一起参加了。连续多日，格菲尔草原镇都为团结的气氛和快乐的景象充满。但是，当最佳婴儿奖授予了比阿和伯恩斯塔姆夫妇时，这种气氛随之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讽刺和流言蜚语。那些头脑简单的太太们先是盯着奥拉夫•伯恩斯塔姆的蓝眼睛、黄头发和笔直的后背看了看，接着说：“啊，肯尼科特太太，尽管这个瑞典小家伙也确实很健壮，可是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他将来能做什么，要知道他母亲为别人做过女佣，他父亲是个可怕的、不信神的社会主义者！”

这些嚼舌的话让卡罗尔非常恼怒，但是她们说话时气势逼人，而贝西舅妈也不断地跑来插嘴，所有人背后说她闲话，所以卡罗尔带着休和奥拉夫一起玩的时候，不免感觉有些尴尬。她一面责怪自己产生这种情绪，一面又希望没人看到她走近伯恩斯塔姆的小屋。她每每看到比阿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就不由自主地恨自己和格菲尔草原镇人的冷酷无情。

伯恩斯塔姆留了些积蓄，离开了锯木厂，在自己小屋附近的空地上开设了一个奶酪厂。现在他对自己的三头母牛和六十只小鸡十分关心，有时候会半夜里起来给它们喂食。

“我早就说过会有今天。告诉你，将来奥拉夫还要和海多克的孩子们一起读东部的大学。啊！——现在有很多人都来找比阿闲聊。哦！一次博加

特太太也来了！她呀——待人接物还挺好的呢，我倒是非常喜欢她。还有锯木厂的领班，也经常来这里。哈，我们的朋友现在多着呢，不用说你也懂得！”

## 四

在卡罗尔看来，格菲尔草原镇就像其周围的田地一样，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除了有时候人员的变动外。可能是因为喜欢移居，也可能是因为缺少冒险精神，草原上的居民经常西迁。换新的环境，去寻求新的出路。格菲尔草原镇市容虽然少变，但是格菲尔草原镇居民却常有变化，就像大学内听课的学生一样。而镇上的珠宝商会毫无理由地把店铺

卖掉，迁到艾伯塔或者是华盛顿州一个和从前一样的小镇上去，在那里重新开张。除了有专门职业和殷实富户外，其他一般居民的寓所和职业都比较固定。

一个人今天是庄稼人，可明天可能会变成杂货商、市镇警察、汽车行修理工、餐馆老板、邮政局长、保险公司代理人，可能后天又会去当庄稼人。但他每一次改行，由于缺少经验，肯定会损失一些东西。

杂货铺老板奥利•詹森和肉铺子老板达尔都搬到南达科他和爱华荷亩州去了。

卢克•道森夫妇也带着一本小小的支票簿——那曾是一万英亩的草原地产——到帕萨迪纳去，购置了一栋别具东方风味的平房，享受着和煦的阳光，吃饭则只是在自助餐厅。切特•达沙韦也把自

己的家具和殡葬业务出让了，迁去了洛杉矶。《无畏周报》曾报道：“我们的好友切斯特现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要职，其夫人在洛杉矶社交界享有盛名。”

丽塔•西蒙斯已经同特里•古尔德结婚，她和久恩尼塔是年轻少奶奶中最爱嚼舌的了。但是丽塔在财产上则逊色于久恩尼塔。哈利的父亲——也就是久恩尼塔的公公——去世后，哈利成为了时装公司的大股东，久恩尼塔自然地比以前更加刻薄和饶舌了。她买了一件晚礼服，穿上后锁骨都露在外面，刻意到“芳华俱乐部”出风头，还不停地说要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去。

久恩尼塔为了和新婚不久的特里•古尔德太太一较高低，想尽办法拉拢卡罗尔加入自己这边的阵营。所以她会大笑着对卡罗尔说：“有的人说丽塔

十分天真和幼稚，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不过嘛，若是论医术，特里要差你丈夫很多呢。”

坦白地说，卡罗尔非常希望像奥利•詹森一样搬到南达科去，哪怕是搬到另外一条大街上去也可以；从一个熟悉的沉闷的环境搬到另外一个沉闷但是陌生的环境，较短时间内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说不定前景非常美好呢。她有时候会对肯尼科特说，若是他到蒙大拿和俄勒冈去行医，也许更好。她非常清楚肯尼科特对格菲尔草原镇非常满意，他们是走不了的。但是当搬走的念头非常强烈时她就会到火车站去要一些折叠的铁路行车示意图，在上面勾勾画画，仿佛这样，她的想法就会有朝一日能够实现。

但是，若是不细心观察，无人能够发现她心里的这种不满情绪，也不会觉察到她会有离开格菲尔

草原镇的想法。

老实本分的人认为，但凡有叛逆倾向的人会经常发牢骚。他一听说卡罗尔•肯尼科特这个名字便会倒抽一口气说：“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和她住在一起肯定活受罪！谢天谢地我的家人都安于现状！”可事实上，卡罗尔每天独自痴想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但也许在她周围就有叛逆但深藏不露的人。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卡罗尔已经将格菲尔草原镇和那栋褐色房子当作了永久的居所。肯尼科特看到她和自满又倚老卖老的克拉克太太和埃尔的太太已经可以和睦相处，感到非常高兴。当人们讨论埃尔德家那辆崭新的“凯迪拉克”轿车和卡拉克家的大儿子到面粉厂公事房工作时，她也可以插话讨论一下。这些话题已经成为她们每日必谈的内容了。

近一两年内，她对休倾注了全部的爱，无暇去评判周围的商铺、街道、熟人……她急匆匆地跑到惠蒂尔舅舅店里买了一包玉米片，心不在焉地听惠蒂尔舅舅责骂马丁•马奥尼非说上周二的风是南风，而不是西南风。她走在街上时，并不在意身边的人和事。一路上，她只是想着休在长乳牙的事情，根本不知道就是这家小店铺，这些一排排的灰不溜丢的房子，却永远地把她限制在了这里。她完成了照顾休的工作。在打五百分纸牌时，卡罗尔还为赢得了克拉克夫妇而扬扬得意呢。

## 五

维达•舍温辞去了中学教师的职位出嫁了，这

是休出生后两年内最大的一件事情了。卡罗尔做了伴娘，婚礼在圣公会教堂举行，女宾全都穿着闪亮的新皮鞋，带着雪白小羚羊皮质的长手套看上去很是精美雅致，柔软光滑。

多年来维达一直视卡罗尔同姐妹，但是即使如此，她们两人的关系也有些说不明白：维达对卡罗尔到底是什么感情，谁也说不准。

# 第二十一章

## 一

时光飞逝，让维达无暇顾及自己已经灰暗的外表；榆树大道上的积雪仿佛也是灰色的；她的生活永远是灰色的，太阳似乎躲开了这片灰色的地带——这种灰色的基调是维达三十九岁的生活掠影。

维达个子不高，有点机灵活泼的气质；她的肌肤呈淡黄色，金黄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而且显得干燥燥的；她身上穿着镶着素淡的花边领子的蓝色绸衫，蹬着一双黑色高筒皮靴，头上戴着水手帽——

她的穿着非常单调，和教室里的课桌一样，一点也不显眼，幸运的是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令她显得很有灵气，眼神中还透露着她坚定的性格。世界上每一件东西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她的那双蓝眼睛一直转动着，折射出快乐、怜悯和热情向上的目光。但是她睡着的时候，眼角边的皱纹便会舒展开，垂下的眼睑就会遮住她神采飞扬的眼睛。这时，她那光彩照人的仪态便杳无踪影了。

她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个贫穷的牧师；曾在一座有名无实的大学里半工半读，毕业后在荒芜、处处是蓬头垢面的鞑靼人和门的内格罗人的铁矿区小镇那里教过书，后来来到了格菲尔草原镇；看到葱郁的树林子和大草原上一望无边的闪闪发光的麦田，她觉得自己置身于天国乐园了。

她有时候会和共事的教师们说校舍不干燥，但是教室挺好的——“麦金菜总统的半身雕像坐落在楼梯口，那是非常好看的艺术品。人们一想到勇敢、诚实、以身殉职的总统，思想便会有所触动！”在学校，她教的是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历史——其实，关于拉丁语，她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地用语法中的间接引语和绝对夺格糊弄下学生罢了。她感觉到学生的学习进度一年比一年快。一次她花了四个全天的时间举办了一场辩论赛，在某个周五的下午举行了一场激烈辩论。令人欣慰的是选手都唇枪舌战，水平相当。

她平时过得忙忙碌碌，在别人看来，她是个安静单纯的女人，但是没有人了解她内心所充满的恐惧、渴望和内疚。她知道那件事情的原委，但是就是不想说出。她甚至讨厌别人提到“性”这个字眼儿。她梦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欢快的家庭主妇，后来

在惊恐中醒来，觉得自己黑暗的房屋中充满了危险和恐怖。随后，她连忙向上帝祷告——给他献上自己的仰慕，称他为永远的救世主。那种热情和兴奋最后总算把自己的恐惧终止了。

虽然她白天忙于各种活动，但是夜晚来临后自己心中便有难以排遣的炽烈的热情，让她很难平静。她装作傻乎乎的，随处都说："我想我生来就是个老处女"，"没有人会娶我这个普通俗气的女教师呀，你们这些乱糟糟的男人，令人讨厌，女人真是不会喜欢你们到这里来闲逛，把干干净净的房屋弄得脏兮兮的。若不是你们需要安慰和开导，我们早就把你们赶出去了！"

但是，当在一次舞会上一名男伴紧紧抱住她时，甚至当乔治•埃德温•莫特"教授"一边谈论着赛伊•博加特有多么淘气，一边抚摸着她的小手

时，她也会禁不住颤抖。有时候她会以自己至今还保持着童贞而感到自豪。

一九一一年秋，肯尼科特结婚的前一年，有一次打桥牌五百分维达•舍温是他的搭档。那年她三十四岁，而肯尼科特三十六岁。在维达眼中，肯尼科特是个十分了不起，有些稚气，喜欢玩乐，而且身材魁梧的英雄式人物。他们两人帮助女主人端凉菜、咖啡和姜饼，他们在厨房里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而其他人则在另外一个房间内闷头吃晚饭。

肯尼科特是个对如何接近女性很有一套办法的男士，他抚摸着维达的手，装作不在意地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

“快松开我的手！”维达严肃地说。

“你真可爱。”他轻声试探地说道，一边还拍

了她的肩膀。

尽管维达拼命闪躲，但是她的内心却希望肯尼科特能够和她更靠近一些。他俯下身子，两眼故意盯着她，而她则盯着他放在膝盖上的左手。她突然站起来，开始洗盘子和碟子。肯尼科特也帮着她一起洗。那时，肯尼科特有些懈怠所以没有继续试探——由于职业关系，女人对他而言好不神秘。维达十分感激他，因为之后他们谈了别的话题，压制住了她内心的那种蠢蠢欲动的渴求。

一个月后，一次外出滑雪橇活动中，他们正好坐在一起，肯尼科特低声对她说："尽管你自以为自己是个成年的老教师，但是其实你还是个孩子呢。"说着便把胳膊伸出去，想要搂着她，但是她却偏偏没有答应。

"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个可怜的、孤独的单身男

人吗？”他傻乎乎地嘀咕说。

“不，我不喜欢你！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不过是在骗我而已。”

“你不觉得害羞吗！其实，我非常喜欢你。”

“但是我不喜欢你啊，我根本就没有允许我自己喜欢你。”

肯尼科特一直想要维达靠在自己身边，但是维达却一直保持着两个人的距离，随后她掀开车毯，从雪橇上跳了下来，和哈里•海多克一起跟在雪橇后面奔跑。下了雪橇后，大家开始跳舞。此时，肯尼科特一心想要和那个水灵灵的莫德•戴尔在一起，而维达却大声喊着要跳弗吉尼亚舞。她没有去仔细观察肯尼科特，但是她清楚他没有再看她一眼。

维达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肯尼科特再也没有向她表示过他“非常喜欢”她，而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盛情期待着他。她常常为这种期待所沉醉，但是内心深处却有着芥蒂。她对自己说，肯尼科特只是表达了他的一部分感情，她根本不需要；若是他不是全身心地爱她，那她是不会让肯尼科特再碰她一个指头的。她意识到她的这些想法是在掩耳盗铃时不由得又非常气馁。她便用祈祷来替代那种恐惧的心理。她披着粉红色法兰绒睡衣跪在地上，稀疏的头发披在后背上，她的前额上，带着让人惊异的死尸一般的神色，她发现她同时爱着上帝的儿子耶和华和一个凡夫俗子，自己思忖着有没有人像自己一样亵渎神明。她甚至想过去做修女，永远潜心敬慕上帝。为此她买过一串念珠，但是她最终也没有勇气去做。

不管是学校里的同事还是同宿舍的好友，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曾经心动”的爱恋。他们还说她“很乐观”呢。

维达的期待不久变成了绝望，因为肯尼科特快要跟一位来自圣保罗的年轻漂亮的城市女孩结婚了。她祝贺了肯尼科特还装作满不在乎地打听了结婚的时间。在那个时刻，维达便自己坐在房间里，默默地想象他们举行婚礼的场景。而让她惊奇的是，她满是喜悦，好像她的灵魂跟着肯尼科特和替代了她的那个姑娘，一起上了火车，度过了洞房花烛的美好夜晚。

她还很坦然地想，她和卡罗尔之间的关系本来就神秘，自己这样做并不可耻，她通过卡罗尔仍然可以和肯尼科特在一起，并且她有这样做的权力。

卡罗尔到格菲尔草原镇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维

达便见到她了。维达目不转睛地盯着从她面前开过的小汽车。盯着肯尼科特和她身边的女孩。尽管她内心有种隐隐约约的非常奇怪的感觉，但是却没有生出那种人们常有的嫉妒心理。她认为，她通过卡罗尔接受了肯尼科特的爱，那么卡罗尔就好像是她的灵魂了，是她的一部分，一个比自己更高大、更可爱的形象。卡罗尔的魅力，乌黑闪亮的卷发，漂亮的脸庞和粉嫩的肩膀都令她感到喜欢。但是她突然发现卡罗尔仅仅看了她四分之一秒，而对路边的老谷仓却看了很久；这让她非常愤怒。自己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那么至少应该得到感激和重视，她这样想着更是义愤填膺了；但是她想到自己为人师表，所以极力抑制了这份感情。

很快，她去拜访了卡罗尔，表面上是结交一位喜欢读书的朋友，而内心深处却有一个难对他人言的想法，她想知道卡罗尔是否了解肯尼科特对她曾

经发生过兴趣。不久她便发现卡罗尔对此一无所知。她发现卡罗尔是个风趣、天真、有学问的女士。维达一边讲述着“妇女读书会”的种种光荣事件，赞扬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图书馆馆员，一边却想象着这位年轻姑娘是她和肯尼科特的结晶；这种想法甚至安慰了她好几个月。

和肯尼科特夫妇及盖伊•波洛克共进晚餐后，一回到自己的家中，她心中又重新燃起了期待和爱恋，她冲进自己的房子，把帽子扔在床上说：“我才不在乎！我并不比她差——只不过比她大几岁而已。我也身材颀长，我也能说会道，我觉得——男人都是傻瓜。我若是谈情说爱，肯定比做梦的孩子聪明十倍，何况我本身就很好看！”

但是悲哀很快代替嫉妒占了上风。她一坐到床上，看到自己瘦骨嶙峋的大腿，便悲从心来。

“不是的，我哪里都比不上她。我本以为自己有灵性，本以为自己的两腿也很完美，但是我在自欺欺人。我的腿简直太瘦了，只有老处女才会这样。啊！卡罗尔！自私的女人！狠心地占据了我的爱人……不过，她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依我看，她不应该跟盖伊•波洛克走得太近。”

维达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内十分喜欢卡罗尔。虽然她内心非常想去打听她和肯尼科特之间相处的情形，但就是没有勇气。卡罗尔非常喜欢玩，这一点让她非常高兴。可是一听说卡罗尔要做些这样那样的改革，她就忘记了他们之间这种秘密关系，十分恼怒。一年后，她的这种无名之火像是要经常暴露出来似的。她甚至气愤地想：“这些人什么都不做，就想把这里的所有来个改革——我讨厌这种人！我在这里四年了才搞过一两次精彩的辩论会！而她来了之后却希望大家都把手上的其他事情放

下，只去种植郁金香，喝茶，想要这样一年以内把整个市镇变成一个甜蜜的天堂，痴人说梦呀！话又说回来，这儿终究是个可爱舒适的古老市镇呢！”

每当卡罗尔搞一次运动——比如，为改进“妇女读书会”研究计划，演出萧伯纳的几个剧本或者是呼吁兴建校舍——维达便会感到愤愤不平但是她却从没有暴露出过她的懊恼。

维达一直是一个改革家，一个自由主义者。她认为存在于世界上的事物是合理的，良好的，根本不用改变，细节方面不妨可以更改。卡罗尔则是个革命家、一个激进分子——事实上，革命连她自己还都不理解呢——具有只有破坏者才有的“建设性的思想”，因为改革者认为所有必要的建设工作早已完成了。多年来的亲密交往中，就是这种藏在深处的源于性格差异的反对态度——而不是她失去了

自己想象中对肯尼科特的爱情——使维达常常感到十分气愤。

但是休的出生，令维达的心情混乱了。每当她看出来为肯尼科特生了孩子的卡罗尔仍有别的想法她就不高兴。她承认：卡罗尔非常喜欢孩子，并且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她感觉卡罗尔还在想别的事情，这让她替肯尼科特受不了。

她想到了之前从外地来到格菲尔草原镇的女人。记得某教区牧师的太太，对来客非常冷淡，于是镇上便流言四起，说她曾经说过：“这儿的乡下人在应答祈祷文时是那么的虔诚和热情，真是受不了。”人们还说那位太太的紧身围腰内有很多手绢呢！——这使得镇上的人见到她就嘲讽她。牧师和太太在镇上住了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了。

之后又来了一个浓妆艳抹的神秘女人，穿着英

国式紧身短上衣，身上散发着麝香的味道，非常难闻。她一直在男人面前搔首弄姿；她打官司，男人们却心甘情愿地为她掏钱。维达在学校联合晚会上朗诵的节目受到了她的嘲讽。而离开时，她却连住旅馆的费用都付不起，还向别人借了三百元。

维达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十分喜欢卡罗尔的，但是她那种奇怪的心态却令她不由自主地拿她和镇上那些喜欢嘲讽的人比较。

## 二

很久之前，维达就十分喜欢雷米埃•伍瑟斯庞在圣公会唱诗班的歌唱；她还和他聊过几句，是在美以美会联合会上的时装店内聊的。但是对他的真

正了解，是在她搬到格雷太太的兼供膳食的公寓大楼之后。这是她和肯尼科特的爱情失败后的第五年，她三十九岁了，雷米埃说不定比她小一岁。

她发自内心地说：“啊呀！你真是聪明，那么成熟老练，此外还有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前途无量啊！在《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部戏里你演的真是出色呀，我看的像个傻瓜一样呢。你若是真去演戏，我觉得你会跟明尼阿波利斯那些名演员一样受欢迎呢。我说你现在的生意做得也不错。这也是一桩富有意义的工作。”

“你是真的这样想的吗？”雷米埃拿着苹果酱碟子叹着气说。

他们两人谁都觉得自己生平第一次遇到了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瞧不起银行职员威利斯•伍德福德和他的那位一天到晚只会收拾孩子的太

太；他们也瞧不起沉默寡言的莱曼•卡斯夫妇，满嘴都是俚语的旅行推销员，以及格雷太太那里其他胸无点墨的房客。他们两人就这样侃侃而谈。他们看到两个人是如此的意趣相投，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了：

“萨姆•克拉克和哈里•海多克这类人对于音乐、图画、和教堂内讲道和艺术性较高深的电影关注不够。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卡罗尔这种人对于艺术的要求太过分了，他们欣赏美的东西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抛开实际不谈——他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来看事物才好。”

维达和雷米埃笑容满面，转着盛着泡菜的印花玻璃碟子，兴致高昂地谈论着。说着便谈到了卡罗尔的玫瑰红小圆帽，她有多么惹人喜爱，她新买的浅口皮鞋，她认为学校纪律不宜太严格很是愚蠢，

她在时装店是多么的高雅大度，另外还有她的令人费解的奇思怪想。

他们又谈到了雷米埃：他在时装店橱窗内把各式各样的男衬衫陈列得很好看，他上周日在礼堂为奉献仪式的伴唱很精彩，没有一曲新的独唱能够比《金色耶路撒冷》更悦耳动听了；他又是如何摆脱久恩尼塔的纠缠和指责，只要她一到店里来指手画脚，他就干脆对她说，口是心非地做这些毫无用处，反正现在这个店是雷米埃经营的，若是久恩尼塔和哈利感觉不满意，可以另请高明呀。

他们又谈到了维达。只要她一穿上衔着皱褶花边的新上衣，看起来就年轻漂亮，据她自己估计，只有三十二岁，而雷米埃则认为只有二十二岁。她打算在辩论会上演出一个小剧目，但是运动场上那个赛伊•博加特老捣乱，所以让其他人听话就很困

难了。

他们两人又谈到：道森太太从帕萨迪纳寄给卡斯太太的那张景色明信片，上面印着二月里在户外盛开的玫瑰花；又谈到：第四次列车现在改点了；古尔德大夫开汽车七扭八拐，开汽车的人似乎都不要命了；有人认为，这些社会主义者万一有机会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就能长期执政，可实际即使有机会也不会超过半年；而且卡罗尔好像是个疯子，常常前言不搭后语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扯一通。

之前维达总是认为，雷米埃身材消瘦、神情沮丧，硬头发也褪了色，而现在她发现他的下巴是正方的；他的手又白又长，而且动作灵活，姿势优美；他的一双眼睛显示出他对他人的信任，说明他很纯真。维达开始叫他“雷”，每当久恩尼塔或者是丽塔在“芳华俱乐部”嘲笑他时，维达便会挺身

为他申辩，说他这个人不自私，还体贴人。

秋末的一个周天下午，他们两个人一起散步到了明尼玛喜湖。雷说想去看一下壮丽的海洋，那是湖所不能比的。此时，维达故作平静地说她之前看过，是一个夏天游览科德角时见的。

“你真的去过科德角吗？到过马萨诸塞州吗？我知道你出去旅行过，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雷米埃的兴趣让维达觉得自己似乎更年轻，更有魅力了。她开始兴致勃勃地说：“啊，是的，我出过远门。那次旅行非常好。马萨诸塞州有很多名胜古迹。莱克辛顿的古战场、朗费罗故居，还有科德角——那里的渔夫、捕鲸船和沙丘等都非常好玩。”

突然她想要手里能握有一根小棍子，雷米埃马上给她折了一根枝条。

“哦，你的力气真大！”她说。

“不，算不上。如果这里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我会去常常锻炼身体。我经常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做一个出色的杂技演员。”

“我相信你可以的，尽管你身材高大，但是你的动作很灵敏呢。”

“哦，还差得远呢。可是我真的希望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这样可以到那里去听演讲，一定很有意义。还可以去上课，培养自己的记忆力，——我认为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人都应该热爱学习，对吗，维达？——我叫你维达，你介意吗？”

“我一直管你叫‘雷’呀，好几个星期了

呢！”

不知为什么，她的语气中含有生气的味道，让他纳闷。

雷米埃缠着维达走到湖边，又放开了她的手，他们一起坐在一段砍倒的柳木上。雷米埃不小心碰到了维达，他便轻轻挪动了一下身体，低声说：“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维达定睛看着浑浊的湖水，似乎是冰冷的。上面漂浮着灰暗的苇草。

“你好像看上去有心事。”雷米埃说。

维达两手摊开，“是啊，我有心事。啊，请你告诉我，这——啊，我觉得没用的。还是别管我了。我经常这样。给我讲讲你在时装店入股的计划，我认为你的主意很好：哈利•海多克和西蒙斯

本就不应该独自占有的。”

雷米埃便谈到了自己开始时的几次失败的交易，那时他尽管据理力争，出谋划策，可是老板却不肯听。“我其实一直跟他们提，弄一些男士夏装到店里来卖，当然，后来他们去了，却上了里弗金这个骗子的当，这个买卖便一下子给抢走了；后来哈利就说——哈利这人你是了解的，他不是故意发脾气的，但是，说实话，他的脾气真是差劲。”

雷米埃伸手过去想要把维达扶起来，“别见怪，我觉得如果一个男士同一位小姐散步，得不到她的信任，却一直调情——就糟透了。”

“我相信你是个可靠的人！”维达大声说着，不用他搀扶，她一下子就站了起来，随后笑了一下，说：“哦——你觉得卡罗尔——你知道威尔大夫会怎么做吗？”

# 三

雷经常问维达对他的橱窗装饰，新鞋陈列，在“东方明星社”演出的最佳音乐，以及他自己的衣着打扮有什么高见，虽然他是格菲尔草原镇公认的男装权威。维达觉得他的小蝴蝶结令他看起来像是教主日学的教师，要他不要打。

有一次，维达冲着他大喊：

“雷，我有时候很想很好地教训你一顿！你知道吗，你这个人真是没用，总是赔礼道歉，高看别人一眼。那次，卡罗尔说我们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否则我们干脆吃无花果或者硬壳果子过日子等废话，你还附和她。有时候，哈利•海多克摆臭架

子，夸谈自己的营业额、贷款等一些你比他更内行的事情，你也沉默，听他唠叨。你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正视他！要双眼直视他！用浑厚的声音说话！你应该明白，格菲尔草原镇就属你最聪明了，你不比他们差。”

后来他对别人确实正视，用浑厚的声音说话了，可是有一次他委婉地告诉维达，有一次他向哈利怒目而视的时候，哈利却一直问他：“你怎么了，伙计，你觉得哪里痛呀？”而过了一会儿后，哈利就问起“坎特比顿牌”短袜来了。此时雷觉得老板的态度真是有些不一样了，这令他无法想象。不过他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的了。

他们二人正坐在兼供膳食的公寓小客厅内的黄缎面落地长靠椅上。雷一直在说如果哈利不让他入股的话，他就一天也待不下去了。说着，他打了个

手势，没想到却碰到了维达的肩膀。

“哦，对不起！”他连忙道歉说。

“没关系的。哦，我应该回去了。有些头疼。”她突然说出这样几句话。

## 四

三月的一个夜晚，雷和维达一起看完电影回来，顺便到戴尔的店内去喝热咖啡。维达说也许明年就不会在这里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二人在一张圆桌前坐下，维达用细长的手

指头划着桌面上的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桌兜内摆放着黑色、金色和橘黄色的各色香水，一些大红色热水袋、淡黄色海绵、蓝边大浴巾和樱桃红刷背的发刷摆放在售货架上。她摇了摇头，神色黯然，愁眉苦脸地对着他说：

“我没有必要一定待在这里呀。现在我必须作决定了。很快我就要重新确定明年的聘约了。我想之后到别的地方去教书。这里没人喜欢我。我最好还是早点走。趁人家还没有挑明了说讨厌我，我自个儿走比较好。今晚就要做出决定。但是我也很有可能——啊，还是不说了。我们快点离开吧，时间不早了。”

维达忽然站起来大步走出去，根本没有理会雷的呼喊：“维达！等一下！别走！我的上帝呀！吓坏我了啊！哎！维达！”雷付完账时，维达已经走

了很远了。他在后面狠命地追，才在高杰林家门口的紫丁香棚架下追上了她，他拉着她的胳膊，不再让她走了。

“你在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维达呜咽地哭起来，柔细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里没有人能明白我，我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流浪，让人民忘掉我吧。啊，雷，不要拉我，放开我。我已经决定不再续约了——我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雷用手紧紧地搂住了维达的肩膀。维达低下头，用他的手背在脸上蹭着。

六月里，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 五

他们租下了奥利•詹森之前住的那栋房子。“房子虽然小，”维达说，“但是有个很好的菜园，我们可以更接近大自然，真是好极了。”

虽然按照惯例她应该叫维达•伍瑟斯庞，而她本人也没有意愿继续保留自己的本姓，但人们依然叫她维达•舍温。

她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但仍然兼任一班的英文课；每次“妇女读书会”开会她都会忙得不亦乐乎；她经常闯入休息室，让诺德尔奎斯特太太清洁地板；她接替卡罗尔，担任了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在圣公会主日学，她给高级班教课，并设法恢复女子团契活动。她如今精力充沛，忙忙碌碌，充满着自信和幸福，再也不是以前万念俱灰的她了。她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变得饱满。虽然她依然喜欢

嚼舌，却不再像以前一样艳羡享福的家庭，甚至对孩子宠爱有加了。而如今，她正致力于让整个格菲尔草原镇都同意她的改革计划——购置土地兴建公园，并强制规定每家的后院都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

去时装店的时候，她会缠着办公的哈利，甚至打断他的谈笑。她真实却不卑不亢地说，皮鞋部和男子服装部都是雷米埃一手经办的，所以雷米埃应该成为一名股东。没等哈利回答，她便要挟说，若是不可以的话，他们会另开一家商铺。“我自己会站柜台，并且有人愿意资助我们。”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资助。

后来，雷米埃真的成为了一名股东，占全店股金的六分之一。

现在雷米埃神气十足，不可同日而语。他对男顾客不再像以前一样了，见了漂亮的女顾客也不再唯唯诺诺地阿谀奉承了。有时他会出现在殿堂殷勤地劝慰顾客去买自己的货物，而大多数的时候，雷米埃都是漫不经心地站在店堂后面。然而，每次想到维达那种急切的追逐，他就会扬扬得意，觉得自己不愧为真正的男子汉。

每次看到肯尼科特和雷在一起，维达便会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一种难言的嫉妒便会充满全身。维达自己思索着：人们可能认为肯尼科特是雷的老板呢。她似乎看到卡罗尔得意地笑着说：“看肯尼科特多像是时装店的老板呀！”而她则禁不住愤恨地回应：“你可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那种毫无生气可言的老男人，我才不稀罕！哈，肯尼科特和我们的雷相比，逊色多了呢！”

# 第二十二章

## 一

人类最大的奥秘不在于他对两性和赞誉做出的反应，而在于他是如何度过他的一天的。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码头工人不理解职员，伦敦人不理解布希曼人，同时这也正是卡罗尔不理解结了婚的维达的原因。卡罗尔自己也有了孩子，也有一个大家庭需要照顾，肯尼科特外出巡诊时的所有电话她都帮他接听。她阅读所有的东西，而对于维达来说报纸的标题已然足够。

但是结束了多年寄宿制生活的维达却十分喜欢做家务，尽管是那些索然无味的事情。她没有佣人，而且也不需要。她做饭、烘焙、打扫、洗衣，就如同化学家在新的实验室做实验的那般开心。对于她来说，炉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圣祭坛。她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抱着一些灌汤，然后她还会买拖把或是熏肉。好似她正准备一场盛大的宴会。她跪在一株发芽的豆苗旁低声自语道：这是我用自己的双手种出来的，是我把这个新生命带到了世界上。

“我很高兴看到她是如此的幸福。”卡罗尔沉思着。我也应该像她一样，我爱我的孩子，但是家务我就不太在行了。但是我是幸运的，我比那些在新开垦的农田上劳动的妇女和那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要好得多。

可是并没有记录显示那些自认为比别人生活优越的人会感到十分的满足或是永远的满足。

卡罗尔的一天里，她起床，给孩子穿衣，吃早餐，告诉奥斯卡里娜当天要买的东西，领着孩子在走廊上玩儿，去肉店挑选牛排和猪肉，给孩子洗澡，钉牢架子，吃午饭，午饭过后哄孩子午睡，付钱给送冰人，读一个小时的书，带孩子散散步，拜访维达，吃晚饭，哄孩子睡觉，缝补长筒袜，听着肯尼科特一边打哈欠一边指责麦加姆博士有多么的傻，他居然试图用他那套蹩脚的X光设备仪器来治疗上皮癌。补好裙装后，昏昏欲睡的卡罗尔听见肯尼科特给火炉添火，但她还是逼着自己看了一页凡勃伦的书。卡罗尔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只有在休特别淘气，嘀咕不停，或大笑或用令人吃惊的大人的语气说着“我爱我的小椅子”的时

候，卡罗尔才会感到十分的高兴，而在其他时候她总是由于孤单而感到无力。她不再为那种孤独感而觉得优越，她倒宁愿和满足于在格菲尔草原镇拖地的维达交换。

## 二

卡罗尔的阅读量大的惊人，那些书她要么是在公共图书馆借的要么是从各书店买来的。起初，肯尼科特对于她的买书习惯感到不安，也不能理解。因为书毕竟是书嘛，这儿的图书馆有成千上万册的书可以免费借阅，干吗非得自己掏钱去买呢？在困惑两三年后，他终于得出了结论，卡罗尔买书的习惯是她当图书管理员时形成的，可能她这一生就是

这样了。

卡罗尔所读的作家中大多数都是维达深恶痛绝的。他们有年轻的美国社会学家、英国现实主义者、俄罗斯的恐怖主义者、阿纳托尔•法朗士、罗曼•罗兰、尼克索、维尔斯、萧伯纳、凯斯、埃德加•李•马斯特斯、西奥多•德莱赛、舍伍德•安德森、亨利•门肯，以及其他一些从事颠覆活动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不管是在纽约挂着蜡纺印花的窗帘的画室里，在堪萨斯州的农场里，在圣弗朗西斯科的画室，还是在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学校里，许多的妇女都在向他们求教。从他们那里卡罗尔得到了一种和成千上万的女人们一样感觉的令人迷惑的愿望，还有一种同样的论断就是她们都有阶级意识，但是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她丰富的知识面帮助她观察主干道、格

菲尔草原镇以及一些她曾经和肯尼科特一起驾车到过的格菲尔草原镇附近的地方。在她流动的思想中，某些确定的信念出现了，但都是一些参差不齐的印象碎片，这些碎片出现在她上床睡觉前，或是在她修剪指甲的时候，或是在她等肯尼科特回家的时候。

她曾把这个信念告诉过维达•歇尔温和维达•威瑟斯普。她们两人当时正坐在散热器旁挑选着从惠特叔叔的杂货店里买来的并不是很好的胡桃和山核桃。那天晚上肯尼科特、雷米埃和古斯巴达以及其附属协会的一些负责人一起出城去参加在威科敏成立分会仪式。维达来到卡罗尔家过夜，她帮助卡罗尔哄休睡觉后，唾沫四溅的赞扬他娇柔的皮肤，接着她们一直畅聊到深夜。

那天晚上卡罗尔所说的和她激情澎湃所想的正

是格菲尔草原镇里成千上万妇女的心声。她提出的方案对解决实际问题并无帮助而且很难付诸实践。她也并没有向她们简明扼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使她们相信她所说的，而是粗略地说“好了，你们明白了”、“如果你明白我所说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清楚了”。其实吧，她的话确实已经足够了，已经使维达有一些气愤了。

## 三

通过读一些大众化的小说和看话剧，卡罗尔说她已经发现美国的小镇不外乎两种传统。一是在每月出版的几十种杂志中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一些小镇仍保留着淳朴友善的风气，在这里住着一群纯洁

甜美的适婚女孩儿。因此，那些在巴黎的画家或是在纽约成功的金融家最终会厌倦那些大城市的聪明女人，说大城市是充满罪恶的。而后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同他们的青梅竹马结婚，快乐地生活一辈子。

另一种传统就是美国的小镇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有铁狗塑像的草坪，有金砖，有西洋棋，有镀金的水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精明而又滑稽的老头，他们往往被称为“乡巴佬”，有时他们会大喊一声“我是德瓦尔我的天鹅”。这些极好的传统仍是杂耍剧，诙谐的图片以及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的幽默就地取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传统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消失殆尽。比如卡罗尔居住的小镇，那里的人们早已不在乎骡马的交易，而在乎那些便宜的汽车、电话、成衣、筒仓、苜蓿、小型照相机、留声机、装

有皮革软垫的莫里斯椅、金桥奖、石油股票、电影、土地交易，没有读过的马克•吐温著作以及简洁明了的政治书籍。

在这样的小镇生活，对于肯尼科特和钱普•佩里来说是满意的，但是仍有成百上千的人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女人和年轻人。一些聪明灵活的年轻人以及一些幸运的寡妇都涌入城里，他们不顾小说中写的那样的传统，决心在那里定居，即使是在节假日也不回小镇。就算是那些热爱小镇的人到了晚年只要他们有办法都会离开小镇搬到加利福尼亚或是其他的一些城市去。

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卡罗尔一直认为并不是乡下人的愚昧无知，而是小镇生活的索然无味。

小镇的生活环境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整齐划一，慵懒的言行举止，严格的精神压抑只是为了得到别

人的尊重。这是一种满足，一种垂死之人却有着生者可笑的自强不息精神的满足。这种满足却被当作是唯一的积极的美德。在这里人们不能享受，只能甘心的被奴役，就像忠诚于上帝一样忠诚地满足于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

这些缺少情趣的人们大口地吃着无味的食物，饭后则连外衣也不穿，脑子里什么都不想的坐在扎人的石椅上。他们听着乏味的歌曲，谈论着福特汽车绝佳的机械性能，还把自己当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 四

卡罗尔曾询问过外来移民者这种普遍的单调沉

闷的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她还记得这种微弱的异域情调在第一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上还存在。她想起有一次比阿带着她去路德教堂前开设的挪威集市，在那里的挪威农场厨房的复制品——正宗的挪威餐馆里，一些肤色白皙的挪威妇女身着由金丝线和彩色玻璃粉装饰的深红色夹克、蓝黑线条相间的T恤，腰间系着绿色条纹的围裙，高高耸起的小礼帽配上她们清秀的面颊显得十分的漂亮。她们正端上香甜的蛋糕和美味的肉桂酸奶布丁。那是第一次卡罗尔在地鼠大草原上发现了新奇的事物，她很乐意看到这些许的异域特质。

但是她看到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女人逐渐把美味的布丁和红色的夹克换成炸排骨和较硬的白色上衣，挪威峡湾古老的圣诞颂歌也被换成了《她是我爵士乐园的甜心》，逐渐的跟美国的生活方式整齐划一，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她们那些原本活泼

曾给这个小镇带来乐趣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殆尽，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他们的子孙彻底地完成了这一转变。他们穿成衣，说当下美国高中的流行语，竭力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这样，他们原本的生活习惯就被美国完善的社会风俗完全同化了。

她觉得自己也同这些外来移民一样已经被小镇单调乏味的氛围磨平了，她也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平庸之人。这种想法令她害怕，她想起来反抗。

卡罗尔说要想在小镇上获得尊重就必须不能有渊博的学识。除了少数几个有学识的人，每个小镇的人都以很容易就办到的愚昧无知为荣。而那为数不多的有学识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则被认为是自命不凡，炫耀学识或是道德有问题。

在政治、合作分配领域以及需要知识、勇气、想象力的企业中进行着的大型实验确实已经在西部

和中西部着手，但是它们是在农村进行而不是在城市进行。如果这些异端邪说得到农村人的支持也仅仅只是得到当地的教师、医生、律师、工会以及像迈尔斯•伯恩斯塔姆那样的工人的支持，同时这些支持者也被嘲笑是“狂妄之徒”或是“半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各报社的编辑和各教区的牧师不停地劝诫他们，那些顽固的愚昧就像乌云似的笼罩着他们，使他们感到郁郁寡欢和索然无味。

## 五

维达说：“对了，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雷米埃会是一个极好的牧师，因为他有一个我所说的对宗教必不可少的虔诚的灵魂。噢，天哪，他布道一

定十分的精彩。但是现在叫他去做牧师是不是太晚了呢？实际上，卖鞋子一样是在为大家服务。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举办一次家庭祷告会。”

## 六

卡罗尔承认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小镇都会经历一段沉闷无趣，而且愚昧无知的时期，不过还好新奇依然存在着。在法国或是在西藏正如在怀俄明州和印第安纳州一样，这些胆怯的性质都被传承下来。

可是当一个国家竭尽全力要变得整齐划一，并想成为继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之后的另一个市侩的世界大国的时候，这个小镇正失去着她的乡土气

息，镇上的人们也不再安于平静的田园生活了。有一股力量正推动着他们征服大地，竭尽高山和大海，要为格菲尔草原镇赢得但丁的赞誉，为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披上大学的学士服。这股新的力量欺凌着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国家，这个头戴褐色圆顶礼帽的旅行推销员竟然想征服中国的哲人们，把香烟广告贴在千百年来篆刻着孔子名言的拱门之上。

像这样的一个社会机制原本可以制造大量的廉价汽车、便宜手表盒、安全的刮胡刀。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满足，直到整个世界都承认生活的乐趣在于开着廉价的汽车，为便宜手表打广告，以及在黄昏人们的聊天内容不是爱与勇气而是安全刮胡刀的便利。

而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国家正是由无数像格菲尔草原镇这样的小镇所组成的，最大的汽车制造

商是忙碌的萨姆•克拉克，那些圆胖的参议员和总统也不过是乡下那些一步登天的律师和银行家。

虽然格菲尔草原镇把它自己当成世界的并拿自己跟罗马和维也纳相提并论，但是它却缺少使她变强大的科学精神和“大国”心态。它只关心怎样轻而易举地赚取钱财和地位，它理想的社区并没有崇高的言行，宏伟的抱负以及高傲的姿态，关心的只是廉价的厨子和猛涨的低价。他们穿着满是油污的衣服坐在下等的酒馆里玩牌，殊不知预言家们正在阳台上讨论着一些重大问题。

如果小镇上的人都像钱普•佩里和萨姆•克拉克那样好心，那么毫无疑问人们都会去寻求伟大的传统。可是就是哈里•海多克、维•戴尔、杰克逊•埃尔德那样的人——那样的忙碌的小商人在追求财富的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变得强大，他们说是世界的一部

分自以为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却终日和金钱、喜剧纠缠不清。就是他们这样的人让小镇变成了一个枯燥乏味的寡头政体。

## 七

卡罗尔努力地要弄清楚是什么让格菲尔草原镇变得丑陋。她认为是由小镇所有一切都如出一辙造成的。粗糙的建筑就像边疆的营地一样；对当地的优势认识不足，因此山上布满了低矮的灌木，湖泊被铁路截断，小溪两侧堆满了垃圾；色彩过于单调；房屋建设千篇一律；无限的加宽坑坑洼洼的街道，直板单调，缺乏弯曲迂回之美；要是如此宽敞的街道两旁矗立着宏伟的建筑那是多么的引人入胜

啊，可是相反地，街道两旁都是一些低矮的潮湿的店铺。

美国的小镇都是大同小异的如同沉闷的哲学一样，十之八九的小镇如出一辙，以至于让人逛得十分无趣。在匹兹堡的西边有很多，而在东边则有同样的贮木厂，同样的火车站，同样的福特汽车店，同样的奶油厂，同样的像盒子一样的房子和两层的店铺。虽然有一些别出心裁的房子，但是它们实际上仍是大同小异的：同样的小屋，同样的墙饰和同样的砖瓦。商店里销售着统一规格的、广告遍及全国的商品；三千英里以内的多家报刊刊登着同样的内容；甚至在阿肯色州的男孩子身上穿着和特拉华州的男孩子一样鲜艳的衣服，他们说着从同样的体育期刊上看来的同样的俚语，要是事先告诉你他们其中一个念大学，一个是理发师，我估计没人能猜出来谁是大学生谁是理发师。

要是肯尼科特被带离格菲尔草原镇而到一个离大草原不远的小镇去，他将毫无意识。他将走在同样的大街上，在同样的店铺里看到同样的年轻人为那些胳膊下夹着同样的杂志和唱片的同样的年轻女人提供同样的冰激凌苏打。直到他走近办公室然后发现门上有着另一个标牌，办公室里有另一个肯尼科特医生时，他才会意识到有些奇怪的事情很可能发生了。

最后，卡罗尔把自己的结论归纳起来得出这样的结果：依靠农民而存在的小镇并没有为农民服务，而是为城里人服务；小镇的存在束缚了农民，而为城里人提供了大量的汽车和社会满足感。然而，城里人并没有提供一个区域供小镇回收利益和一个永恒的中心地区，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暂时的营地。这就是“寄生的希腊文明”，或许“文明”二字应该去掉。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地，”卡罗尔说，“那么，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或许应该从批评开始吧。如果攻击那些市侩的大人物或许会有那么一点帮助，但是也可能什么帮助也没有。或许有一天，农民们会建造他们自己的小镇（或许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也说不定）。但我恐怕没有改革的措施了，真的一点儿也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本没有一个工会或政党会愿意建设一个个漂亮的花园而不是塞满垃圾的……好了，以上就是我的看法。”

“换句话说，你所说的一切都很完美。”

“是啊，为什么不要呢？”

“你怎么能讨厌这个地方呢，要是你有同情心的话，你怎么能期望有所作为却不投入感情呢？”

“但是，我做了呀，我对它投入感情了呀。否

则，我才不会管他有多坏多乱呢。格菲尔草原镇并没有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小，其实她和纽约一样大。在纽约我认识不过四五十个人，而在这里我却认识这么多的人。继续吧，说说你的想法。”

“好吧，亲爱的，如果我把你的所有看法都当真那该是多么的令人伤心啊。试想一下，人们好不容易通过多年的辛苦劳作建造了这个美丽的小镇，你居然轻轻松松地就否定了它，你叫他们该怎么想呢？你这样的想法难道公平吗？”

“怎么会不公平呢？要是让小镇的人看看威尼斯，再作一个比较才真正让人伤心呢！”

“决不会的。虽然乘坐威尼斯的那种狭长的小船很舒服，但是我们有更好的浴室。不过，亲爱的，你并不是镇上唯一一个有如此想法的人。（请原谅我的无礼，我怕你会这样想。）我承认我们缺

少一些东西，或许我们的戏剧比不上巴黎的戏剧，可是我实在不愿看到我们辛苦营造的生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管是道路布局，餐桌礼仪还是疯狂的社会主义理想。”

维达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实际的东西才能使小镇变得美丽，而且那是我们必须做的，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她谈到了死亡观俱乐部、休息室、灭蚊运动、绿化以及疏浚下水道。这些问题不是空想的、缥缈的、遥远的、而是直接的、明了的。

而卡罗尔的观点却十分的不切实际，虚无缥缈。

“是的，是的，我知道，以上的事情都很好。但是我想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还是需要一些刺激新奇的事物的。这里的生活已经够安逸够舒服了。

它需要的是少一些安逸，多一些刺激。要想提高市政建设我认为需要死亡观俱乐部的推动。我们需要斯特林堡的话剧、古典的舞蹈——薄纱下精致的美腿（我能清楚地看到她）——还有一些粗壮的留着胡子的玩世不恭的法国人坐下来喝酒唱歌并讲述一些低俗的故事，谈论我们烦琐的礼节，并引用了拉伯雷的一些话，甚至是大方地亲吻我的手。”

“啊哈，别的事情我可能不清楚，但是让一个陌生人亲吻你的手应该是你和其他一些不安分的年轻女人的想法吧。”卡罗尔气得说不出话来，那个老松鼠似的维达赶忙说：“噢，亲爱的，别把我的话当真，我只是说——”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继续呀，让我也受受教育。还真是好笑：在这里我努力的想把小镇变好，小镇也竟然想让我习惯它的一切。说吧，我还有什

么罪恶？”

“哦，那可就多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你所说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法国人——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抽烟喝酒，损坏了他们的脑子和消化系统。但是，感谢上帝，那时候我们正在忙着修剪草坪和铺路。你看，这些事情真的实现了。死亡观俱乐部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而你，”她换了一种语气，强调说，“——太让我失望了，你总是说得多，做得少，甚至比那些你嘲笑的人还要少。校董萨姆•克拉克正努力地改善着学校的通风设备，埃拉•斯托博迪（你总是嘲笑他的演讲）已经说服铁道部分摊在车站前的空地上建花园的费用。

“你总是嘲笑别人，但是对不起，你实在是太不可一世了，尤其是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

“你应该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改革家，

你是一个是失败者，你总是轻言放弃。你放弃新的市政大厅、灭蚊运动、俱乐部报告、图书馆委员会、戏剧社，仅仅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达到易卜生的戏剧水平。你希望所有的事情能一下子达到尽善尽美。你知道除了把休生下来你还做过其他了不起的事吗？那就是你在儿童福利院帮助肯尼科特医生，你在衡量那些孩子之前并没有像对我们那样苛刻的要求那些孩子成为哲学家或是艺术家。

“还有一件事我说了你可能会伤心，我们不是打算在今年内建一所新校舍吗，这件事情你始终没有给予一点帮助，你也丝毫提不起兴趣。

“莫特教授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为这事儿费了很大的心。我们没有找你帮忙，因为我们知道你不可能会支持这种年复一年的费力的工作，到最后，我们成功了。我们得到了一些人的承诺，只要战略

条件允许，他们就会为新校舍的建设发行公债。我们将有一幢美丽的校舍，它有漂亮的褐色的砖和大大的窗户，我们将开设农业学院和工艺学院。新校舍一建成将是我们给你最好的答案。”

“我为你们的成就而开心，同时我也很惭愧没参加这项活动。但是，如果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请不要认为我没有关心过这件事情。是否在那个干净的校舍里老师仍会说‘波斯在地图上是一个黄色的小点’“凯撒”是一本语法很难的书的名字呢？”

## 八

维达听了这话很是生气，卡罗尔赶忙道歉。接

着她们又谈论了一个钟头——关于不朽的玛丽和玛莎，不道德的玛丽和改革家玛莎，结果还是维达处于上风。

没被邀请参加新校舍的筹建工作使得卡罗尔很不开心。她暂时把她美好的梦想搁置一旁。对于维达提出的让卡罗尔管理一组营火少女的要求她也立马答应了，而且对于她们的印度舞蹈、宗教仪式及服饰打扮也表示赞赏。此外，她去死亡观俱乐部的次数也多了。和维达一起作为中尉和非正式指挥官，她们自己筹款就是为了招募一位健康、温和、聪明的乡村护士为贫困人家看病。

然而卡罗尔仍然没有忘记那些桀骜不驯的法国人以及穿着透明舞衣的舞蹈家们，就像孩子们不会忘记她们的玩伴一样。卡罗尔喜欢营火会少女并不是因为像维达所说的那样“通过斯科特的训练方式

使她们成为贤妻良母”，而是希望那些印度舞蹈能给她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

她帮助埃拉•斯特博迪在火车站前的小花园栽种植物。她蹲在地上，拿着一把小铲子，戴着种花专用的长手套；她和埃拉一起探讨变形的倒挂金钟属植物和美人蕉属植物；她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上帝遗忘在庙里的人正卖力的干着擦洗的活儿，即使有人祭拜或是聊天也觉得空荡荡的。她竟然被那些乘客当成是年老色衰，但举止端庄的农村妇女。那些挑夫说：“噢，这正好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而她好像看见自己正戴着花环奔跑在造巴比伦大街上。

这次帮助埃拉打理花园使她对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从来就只认识卷丹和野玫瑰，但是她和休又有了新的发现。“毛茛在说什么呀，妈

妈？”休问道。他满手抓着乱七八糟的草，他的小脸儿沾上了金色的花粉。她跪下来抱住他。她承认是他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了，一直以来她心里都感到安慰。

一到深夜死亡的恐惧就缠绕着她，于是她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径直走向浴室，对着药品柜上的镜子看着自己那张苍白的脸。

在维达变得日益丰满日益年轻的时候，自己是不是正在变老呢？是不是她的鼻子越来越尖，而自己的脖子上已悄然爬上了皱纹呢？她盯着自己审视着自己，她才刚三十岁啊。可是都已经结婚五年了，她好像吃了迷药似的，迷迷糊糊的五年就过去了。时间真是不饶人啊。她用拳头砸在光滑的浴缸边沿，无声地控诉着上天的不公。

“我不在乎，我已经不能忍受了。他们都在骗

我——维达、威尔、贝西舅妈——他们告诉我应该满足于现在这样的生活，有休，有幸福的家庭，有种着七株旱金莲的车站花园。我始终是我，我死之后，我设想的世界即将毁灭；我始终是我，我不愿把大海和象牙塔都留给别人，因为我自己就需要他们。该死的维达，该死的人们，难道他们想让我相信那些他们所描绘的不切实际的事情吗？”

# 第二十三章

## 一

当美国卷入了欧洲大战争，雷米埃就被维达送到了军官训练营——那时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雷米埃在那里非常勤奋和坚强，结业后就被授予步兵中尉，成为最早被派往海外的那一批。

卡罗尔现在更加害怕维达了，因为维达对战争如此狂热而且又变得脾气暴躁，这使她难以容忍。当卡罗尔被雷米埃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并试图婉转地表达出来时，维达却把她当个孩子一样看

待。

莱曼•卡斯、纳特•希克斯、萨姆•克拉克的儿子也应征入伍了。但大多数士兵都是卡罗尔所不认识的德国和瑞典农民的儿子。特里•古尔德医生和麦加农医生成为医疗队队长，驻扎在爱荷华州和佐治亚州的营房里。在格菲尔草原镇的入伍人员中，他们是除了雷米埃以外为数不多的军官。肯尼科特本来想和他们一起去的，但镇上的几位医生都撇开行业竞争，并在理事会议上决定，在他没有应招入伍之前，让他留下来给镇上的人看病。肯尼科特那时都四十二岁了，不过在方圆十八英里还算是最年轻的医生。老医生韦斯特莱克喜欢安逸舒适的生活，最不喜欢晚上去乡下出诊，这次为了准备出征，翻出以前的勋章。

卡罗尔对于肯尼科特的去留左右为难。当然

了，她不是崇尚武力的斯巴达妇女。她知道他很想去，也知道这是他一直不变的渴望，这从他来回踱步和谈到天气时的神情就能看出来。她被他深深地打动了——不过遗憾的是，那仅仅只是感动，她并不想他入伍。

赛伊•博加特是镇上有名的小痞子。不过现在，他再也不是那个躲在阁楼里揣测卡罗尔的自命清高和生孩子奥秘的野小子了。他现在十九岁了，长得又高又壮，整日瞎折腾，是有名的“镇上的浪子”，喝啤酒、掷骰子、污言秽语无恶不作。他还故意站在戴尔的药店前捉弄过路的女孩子，让她们窘迫不已。通常他都脸色通红并满脸痘痘。

赛伊还到处宣称，要是寡妇博加特不准许他入伍，他就离家出走，独自参军。他大声叫嚷着，他“憎恨每一个无耻的德国人，要是他能一刀捅死

一个德国佬，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威风，就死而无憾了”。赛伊还出过一阵风头，当时他拿鞭子狠抽了一顿一个叫阿道夫•波希鲍埃尔的农家孩子，说他是个“该死的复姓德国人”……后来，这个年轻人波希鲍埃尔为了带回自己上尉的尸体在阿尔贡尼不幸捐躯。而这时赛伊•博加特还在格菲尔草原镇继续着入伍的计划。

## 二

不论走到哪里，卡罗尔总能听到人们的探讨，战争已经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根本变化，一切的事物，从婚姻关系到国家政治，都会得到净化和提升。这使她非常高兴，尽管她没有察觉到。她看到

妇女们扔下桥牌，给红十字会做绷带，还会拿没有白糖的日子开玩笑。但是她们总是谈到迈尔斯•伯恩斯的厚颜无耻，特里•古尔德和一个农家女四年前的私情，还有烹饪卷心菜，修改衣服之类的事情。她们提起战争总是涉及暴行。卡罗尔自己总是很准时又高效地做绷带，但是她无法像莱曼•卡斯夫人和博加特夫人那样，把对敌人的仇恨转移到做绷带上来。

她向维达抱怨："年轻人都在工作，而那些老太太们总是坐在一起瞎扯，打扰她们，言语间充满了仇恨，好像她们除了仇恨什么都不会做了。"维达却转过身来对她说：

"就算你不觉得那些老太太们可敬，至少不要这么冒失和自以为是。现在许多人在前线赴汤蹈火，我们放弃了这么多，但是我们乐意这么做。至

少，我们希望你们这些人只说不做的人不要打趣我们的牺牲。”

卡罗尔哭了起来。

她确实希望看到普鲁士专制被推翻；她也说服自己说再没有任何独裁政府能拯救普鲁士了；她一看到军队从纽约出发的照片就十分激动。当她在大街上遇见迈尔斯•伯恩斯塔姆时，他的一番话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怎么样啊？我过的不错呢，买了两头奶牛。怎么，这会儿你又成一个爱国主义者了？这也难怪，他们说会带来这该死的民主。的确，从伊甸园开始，每次一有战争，工人们就会奔赴前线相互厮杀，这不就是他们老板给出了完美的理由。不过，现在的我已经变聪明了，任何战争都和我没一点关系。”

迈尔斯的话让她想到的不仅再是这场战争了，而是意识到她和维达以及所有想为“老百姓做点事”的好心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那些“老百姓”只要了解到事实，就极有可能会起来反抗的。想到像迈尔斯那样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取得控制权，她就感到害怕。当她想到，那时连她所善待的伯恩斯塔姆、比阿和奥斯卡丽娜也都会认为她不是个好太太了，就赶紧打住了。

## 三

转眼间到了六月份，美国卷入欧洲战争有两个月了，镇上出了件大事——伟大的珀西•布雷斯纳汉，波士顿维尔维特汽车公司的总裁将要到访。这

个土生土长的百万富翁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传言沸沸扬扬闹了两个星期。萨姆•克拉克对肯尼科特嚷嚷：“嘿，我听说珀西•布雷斯纳汉就要回来了！天哪，见到这个老家伙真开心，对吧？”最后，《无畏周报》把布雷斯纳汉写给杰克逊•埃尔德的信刊登到了首版头条：

亲爱的杰克：

哦，你好，杰克。我想我快要回去了。我将要去华盛顿政府的航空电机部门做年薪一美元的工作，并告诉他们汽化器的问题。不过在我成英雄之前，我想去捉只大黑鲈鱼，然后跟你和萨姆•克拉克、哈里•海多克、威尔•肯尼科特这些老伙计们叙叙旧。我将从明尼阿波利斯坐六月七号的第七次列

车到达格菲尔草原镇。那我们就见面再说吧。记得替我向伯特•泰比问声好。

你最真挚的朋友，珀西

7号那天，所有社会、金融、文学和体育界的人士都来迎接布雷斯纳汉。莱曼•卡斯夫人站在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林的身旁，久恩尼塔•海多克对图书馆里的维利茨小姐也很亲切。卡罗尔看到身材魁梧、着装整洁、下巴突出、炯炯有神的布雷斯纳汉微笑着从火车前走过。他用专业的声音亲切地喊道：“你们好，乡亲们！”当卡罗尔被介绍给他（而不是他被介绍给卡罗尔）的时候，布雷斯纳汉看着她的眼睛，温和又自若地和她握手。

他拒绝了迎接的汽车，步行着走了。他把手臂

搭在爱运动的裁缝纳特•希克斯的肩膀上，哈里•海多克替他拖着他的大灰皮包，德尔•斯纳弗林拿着另一个。杰克•埃尔德拿着他的外套，朱利叶斯•弗利克鲍拿着他的渔具。卡罗尔注意到，虽然布雷斯纳汉穿着鞋罩拄着拐杖，但是没有一个孩子敢嘲笑他。于是她下决心："我必须也让威尔有一件跟他一样的高边蝴蝶领结双襟的蓝色外套。"

那天傍晚，肯尼科特在花园甬道旁修剪草坪，布雷斯纳汉独自一人过来了。他穿着灯芯绒长裤，敞口的卡其衬衫、一顶白色的划船帽子、一双帆布皮鞋。"还在忙活呢，老伙计！哦，天哪，这才是生活啊。他们都说他们想要城市的生活，但我的想法是还不如赶快回来，看看老伙计们，捉条野生的鲈鱼呢！"

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卡罗尔，大声说道："小家

伙呢？我听说你生了个胖小子，抱出来给我瞧瞧吧！”

“他睡着呢。”卡罗尔简单地回答着。

“哦，这我知道。规矩就是规矩。他的哭声可能就像是车间里的马达一样。不过我要打破这些规矩。就现在，让他的珀西叔叔看一眼他。求你了嘛，好不好？”

他用手臂揽住她的腰，那是一条粗大、强壮又紧实的手臂，但是却让人感到很舒服。他别有深意地看着她，狡黠地笑着，肯尼科特也莫名地笑了起来。卡罗尔的脸红了起来，警觉到这个生活在大城市的男人就这么轻易地闯进了她的生活。她笑着退后，快步走在前面，把这两个男人带到了楼上的起居室。一路上肯尼科特都在念叨着：“真好，真好，哦，老伙计，真高兴看到你回来！”

休趴在床上睡得正香呢。他把眼睛钻到了蓝色小枕头里，为了躲开灯光，然后他突然坐了起来。幼小的身体套在毛绒睡衣里，一头乱糟糟的棕色鬈发，把枕头紧紧抱在胸口。他哇哇哭了起来。他瞪着眼瞅着这个陌生人就像想把他赶走似的。他接着向卡罗尔解释说："爸爸不会让我那么早起的，我还是想睡会儿。"

布雷斯纳汉亲昵地揽着卡罗尔的肩膀，说道："天哪，你真幸福，生了那么一个可爱的宝贝。我说威尔可真行啊，能说服你嫁给他这个老光棍！他们说你是圣保罗来的。这几天我们要带你去波士顿看看。"他又俯下身子对床上的休说："嗨，小家伙，你是我从波士顿回来以后见过的最漂亮的宝贝。如果你愿意，我就送你一个小礼物当问候好吗？"

他掏出来一个红色橡胶做的小丑。休说：“给我吧。”然后接着他把小丑藏在了被窝里，瞪着眼睛盯着布雷斯纳汉看，好像从没见过他一样。

这时卡罗尔认为应该提醒他：“哦，休，宝贝，要是有人送你礼物，你应该说些什么呢？”这个大人物很明显是在等着他的道谢。小家伙并没有如他们所愿。后来，布雷斯纳汉带着他们从房间里出来，嘟囔道：“威尔，有空去钓鱼怎么样？”

他又待了半个小时。他总是说卡罗尔是多么多么的迷人，而且用探究的眼神盯着她看。

“不错，他是很容易得到女人的爱，但是只能维持个把星期罢了。我厌倦了他的虚情假意。他是个地道的恶霸。他的行为让我忍不住粗鲁发飙。哦，是的，他喜欢到这儿来。他也很喜欢我们。他是个很好的演员，深信自己能……我讨厌他在波士

顿。他显然有很多大城市的生活。豪华轿车，晚礼服，在豪华的餐厅里订餐，用最好的家具装饰——不过里面的画很不适合他。我宁愿跟盖伊•波洛克在他尘土飞扬的办公室里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手臂轻抚着我的肩膀，还有他的眼睛让我不敢看着他。我害怕他。更讨厌他！……唉，这就是女人们不可思议又自以为是的想象力！我怎么能随便地这样形容一个亲切，和蔼，友善又精明的男人呢。他对我有好感，只是因为我是威尔的妻子吧！”

## 四

肯尼科特一家，埃尔德一家，克拉克一家，和

布雷斯纳汉去雷德•斯科沃湖边钓鱼去了。他们开着埃尔德新买的卡迪拉克行了四十英里到了湖边。刚开始，他们都欢声笑语、高谈阔论，忙着搬午餐篮子和钓鱼竿。布雷斯纳汉一再询问卡罗尔是否介意他坐在她身边一起卷披肩。当他们准备好出发的时候，克拉克太太感叹道：“哦，萨姆，我忘记带杂志了。”布雷斯纳汉打趣道：“赶紧走吧，要是你们这些太太们想去图书馆的话，就别和我们一路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在路上，当其他太太们都睡午觉的时候，克拉克太太解释道，虽然她还没看完但是她很想看——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故事——故事讲了一个土耳其舞女的故事（事实上她是一个美国女人和俄国贵族的私生女），很多男人都围着她转，但是她仍然保持自己的节操，其中一个场面是……

到了湖边，男人们坐船去湖里钓黑鲈鱼去了，

女人们就打着哈欠准备午餐。卡罗尔对于男人们没有询问他们是否乐意去钓鱼而独自决定感到有点不满。“我不想和他们一块去的，但是他们也得有让我拒绝的机会啊。”

午餐是漫长和愉悦的。他们谈到了这位回到故乡的大人物，大城市的见闻，国内外的大事，还有很多名人。他们诙谐而又轻快地探讨着珀西的一生，称他“和那些波士顿富商一样，只是他们出身富贵世家，多读过书而已。相信我，现在是我们新一代商人的天下，而不是那些挑剔的老家伙们的”。

卡罗尔意识到，他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群从格菲尔草原镇出去在美国东部“起家”的子弟们之一，她还发现，虽然他不停地奉承夸赞，但是背后对待伙伴们却还是那么真挚。他对战争的看法引起

了他们的兴趣和关注。他压低声音，他们凑在他身边（确定周围两英里没有人偷听），他披露，事实上他在波士顿和华盛顿，打探到不少战争的消息——都是直接来自美国总部——他和其中一些人有直接接触——但是不能透露给他们姓名，而他们都在国防部和国务院做高官——他还说——天知道，他们不能透露给任何人；这只能严格在内部传输，而华盛顿以外的人根本不会知道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们把这当作福音——西班牙最终决定加入协约国。是的，先生，西班牙在一个月内就会派遣两百万设备齐全的士兵在法国和我们一起战斗。这些德国人死定了，绝对的！

“在德国革命的前景如何呢？”肯尼科特毕恭毕敬地问道。

这个权威人士哼了一声：“这不好说。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德国人发生什么事，是输还是赢，他们都会坚持德皇统治。我是从华盛顿内部人员那里得到的消息。不，伙计，我并不怎么了解国际事务，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四十年，德国还会是一个帝国。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德皇和贵族们会绝对制止那些红色恐怖分子的，因为他们比德皇统治还要糟糕。”

“我倒是对俄国推翻沙皇的起义很感兴趣。”卡罗尔插话道。她最终还是被男人们的话题所吸引。

肯尼科特帮她解释，“卡丽对俄国革命兴趣挺浓的。你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吗，珀西？”

“还没有呢！”布雷斯纳汉断然说。“我可以肯定地说，卡罗尔，亲爱的，我惊奇地发现，你说话的样子，像极了纽约的那些俄国犹太人，或者是

留着长头发的赤化分子。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再让其他人知道，这可是机密，我是从一个政府高层那里听到的，但是事实上，俄国沙皇在年底内将重新掌权。你肯定看到许多关于他退位或者被杀的新闻，但是据我所知，他的背后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会告诉他们，他会向那些鼓动家和懒惰的乞丐证明，他们跑不了的。”

卡罗尔听到沙皇还会回来感到很遗憾，但她没有说什么。其他人都事不关己地听着她提起俄国那么远的国家。现在，他们都急切地向布雷斯纳汉打听他对帕卡德汽车、得克萨斯石油投资、明尼苏达和马萨诸塞年轻人的看法，禁酒和未来汽车轮胎成本问题，是不是真的，美国飞行员是不是比法国的技术更好？

他们高兴地发现布雷斯纳汉和他们关于所有问

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当她听到布雷斯纳汉宣称：“我们非常乐意和任何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商谈，但是，那些外面来的煽动者想要来掺和一脚，我们决不会客气！”卡罗尔记起，杰克逊•埃尔德（现在能乖乖接受新思想了）曾经就同一件事说过同样的话。

萨姆•克拉克搜肠挖肚才想起一个又长又啰嗦还很详细的故事，他曾经跟一个叫乔治的普尔曼搬运工说过。布雷斯纳汉双手抱着膝盖，轻晃着身体，盯着卡罗尔看。她想，他是不是注意到她的强颜欢笑了，因为她听到刚才肯尼科特正在打趣她，“他很在意卡丽”，实际上，像这样的家庭琐事，一般男人不会拿出来谈论的，可他却说了数十遍，说她忘记照顾休了，因为她“整天拼命地敲打大箱子”——可以理解成“一心只顾弹钢琴了”。

她想布雷斯纳汉一定都看到了，她假装没有听到肯尼科特叫她去打牌。她担心一会儿他又会开玩笑，这种担心让她感到有点生气。

后来，她又一次被惹恼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车子穿过格菲尔草原镇的大街，她也为人们纷纷向布雷斯纳汉招手致敬感到些许自豪，连久恩尼塔•海多克也俯身从窗户张望。她自己念叨着说：“就好像我真的想被看见和这个说话声音像留声机一样的大阔佬在一起呢！”同时，她又寻思道：“所有人都知道威尔和我经常和布雷斯纳汉先生一起玩了。”

镇上充满了他的故事，说他友好，说他不会记错名字，说他的着装，说他的鱼饵，还说他的慷慨。他给了克卢博克神父一百块钱，并给了牧师齐特雷先生一百块钱，作为对他美国化工作的支持。

在时装店里，卡罗尔听到纳特•希克斯裁缝欢呼雀跃：

“老珀西肯定给了伯恩斯塔姆一个教训，这都是他咎由自取。本来他结婚以后应该安分下来的，但是天哪，他却还是那么自以为是，没有改变。看，这个红胡子的瑞典人自讨没趣了吧，活该！他居然敢跑到戴夫•戴尔那里对珀西说，‘我一直想看看那个搜刮人民的钱财吃喝玩乐的人，原来就是你啊。’珀西给了他一个白眼，回道，‘怎么了，啊？’他又说，‘好吧，’他说，‘我在找一个每天扫扫地我就给他四块钱的人。你愿意干这个吗，伙计？’哈哈哈，你知道的，伯恩斯塔姆有多滑头，但是这一次，他说不出话来。他想挽回面子，就说这是个什么烂镇，然后珀西立马驳斥他，‘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最好赶紧滚回德国去，那才是你该待的地方！’听听，伯恩斯塔姆什么时候遭

到过这样的耻笑！哦，珀西真是好样的，棒极了！”

## 五

布雷斯纳汉从杰克逊•埃尔德那借到汽车，然后驱车来到卡罗尔的家门前，对着正在门廊里摇篮旁摇哄着休的卡罗尔高声叫道：“要不要一起去兜风。”

她刻意冷落他，于是说道：“非常感谢，但是我还得照看孩子呢。”

“那就把他也带上！带上他一起去！”说着，布雷斯纳汉便从车里出来，迅速跨过人行道走了过

来，这样自然使她的抗议都显得非常无力。

但是，卡罗尔并没有把休也一起带上。

布雷斯纳汉开车行了一英里，路上一直保持沉默，一句话也没说，但是他凝视着卡罗尔，仿佛在告诉她他了解一切她所想的。

卡罗尔忽然发现他的胸膛还挺宽厚的。

“看那儿多美的田地啊！”布雷斯纳汉说道。

“你真的喜欢那儿？它们是不会有什么利润的。”

他轻笑道：“大姐，这事情也有你的份，我已经把你也算进来了。你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或许是的。但是你不是也一样吗？亲爱的，你是如此美丽，以至于要不是怕你抽我我早就向你示爱了。”

“布雷斯纳汉先生，你和你妻子的朋友都是用这种口气说话吗？你都叫她们做‘大姐’吗？”

“事实上是这样的，并且我会使她们喜欢这样。这叫一石二鸟。”他轻笑道，然后非常专心致志地开车。

过了一会儿，他又谨慎地说：“威尔•肯尼卡特真是个厉害的人。他们这些乡村医生们做得很好！前几天，我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授，一个科学狂人聊天。他说没有人能够完全领会全科医师的巨大作用以及他们对人们的帮助和怜悯。这些最好的专家，年轻的科学家们太自信并且太醉心于他们的实验室了，以至于他们忽视了人为的因素。除非有什么怪病出现，人们是用不到这些专家的。而是用以前的医疗技术来维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威尔是我遇到的最稳健、头脑最清晰的乡村医

生了，对吧？”

“我确信他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那我们再说回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所有的东西，无论那是什么……你不怎么喜欢格菲尔草原镇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一点也不。”

“你在其他的地方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在这里你可以找回来。相信我，我知道，照这样发展，这里会是一个好城镇。你能够待在这里是非常幸运的，我也希望我能待在这。”

“很好啊，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哈？为什么？因为上帝不让我离开这。”

“你不必留在这，而我必须留下。所以我想改变它。你知道吗？像你这样的优秀男士们坚持你们自己的城镇和州是完美的，这极大地促使了人们不愿意改变。你们鼓励距离不改变。他们相信你们，认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天堂。”卡罗尔握紧拳头说，“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

“假设你是对的。即使如此，你不觉得你在一个贫穷的小城镇上浪费时间是一种吝啬吗？”

“我告诉你，是愚昧，愚昧！”

“但是人们不觉得是愚昧。这些一对对的像默多克一样的人们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跳舞，玩牌——”布雷斯纳汉说。

“他们不幸福。他们很无聊的。几乎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空虚的、无礼貌的、爱小肚鸡肠的打听消

息的——这是我所讨厌的。”

“这都是——因为他们在这里。他们在波士顿和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的这个镇上的缺点仅仅是人的本性而已，永远不会被改变。”

“或许吧，但是在波士顿所有好的赞歌（我承认我没有错）都可以找到另一个人一起唱。但是在这里——我是孤独的，没有知己——除非你这个伟大的布雷斯纳汉给掺一脚！”

“我的上帝，如果一个人听到你这些话后，将会认为所有的居民，由于你对他们不礼貌的称呼而非常不高兴，从而导致他们有可能自杀。但是最起码他们看起来也在苦苦挣扎！”

“他们不知道自己丢失了什么。任何人都可以

承受所有的事情。看看那些在矿井或监狱里的人们。”

布雷斯纳汉在明尼玛喜湖湖边停下了车。他瞥了眼倒映在水面上的芦苇，像褶皱的锡纸似的水波，远处被森林点缀的海滨，银色的燕麦和深黄色的小麦。他轻拍着她的手说：“大姐——卡罗尔。你是个令人心爱的女孩，但是太执拗，你知道我的想法吗？”

“知道。”

“呃，或许你知道。但是——我不谦逊（不是太谦逊）地说你喜欢与众不同，你喜欢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女人，特别是在纽约，和你的想法和做法一样，你就会失去所有认为你自己是个孤独的天才的乐趣，而宁愿坐在四轮马车上宣传大草原和过一个正统的家

庭生活。经常会有约百万的年轻妇女离开大学而仅仅是想要教她们的祖母如何吃鸡蛋。”

“你对你的乡村家庭的暗喻真自豪啊！你在宴会，董事会上运用，并且鼓吹你在你卑微的家园中的爬行。”

“你应该听清楚了，我没这么说啊。但是你看看，你对大草原有太大的偏见，你对在一些方面倾向于同意你的观点的人也怀有敌意——但是，这个城镇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啊。”

“是的，它不是一无是处，但是也总会有错。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想象一下一个住在洞穴的妇女向她的丈夫抱怨。她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她讨厌潮湿的洞穴，耗子在她裸露的腿上乱跑，穿着硬皮衣服，吃着半熟的肉，她丈夫胡子拉碴，战争不断并且还有所谓宗教信仰，如果不给神父最好的兽爪

项链，厄运就会来临。她的丈夫却不以为然，‘你所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坏事吧！’他认为他的话会减少妻子心中荒谬的想法。现在，你也会想，维尔维特汽车公司的大老板珀西•布雷斯纳汉的出生在这里，这里一定是好地方吧。是吧？我们是否仅仅是一半脱离野蛮化？我建议拿博加特太太作为例子。只要像你这样的人继续辩护，我们就将在野蛮化中继续生活，因为本来就如此。”

“你是个公平的宣传员。但是，天啊，我想看到你设计个新版本或者开个工厂然后让你的同族人（捷克，斯洛伐克，马扎尔等）在工厂工作。你会很快地扔掉你的理论！我不是事情本应如此的辩护者。当然，他们成熟了，我仅仅是比较能敏感地发现而已。”

接着，他就开始传播宣扬他的信条，那一套据

称能使人本分的福音学说：喜爱户外活动，做事光明正大，对朋友要忠诚。这时，卡罗尔就像一个新教徒一样突然发现，那些超过一般传教士的保守分子在遭到反对崇拜者的攻击时，既不会浑身发抖也不会一句话不说，而是马上会敏捷地利用一些混乱的统计数字来进行反驳了。

他就是这么一个男人，实业家，好朋友。以至于她虽然和他拌嘴，心里却是喜欢他的。他是一个如此成功的总裁，因此她不想他看轻她。他嘲讽道那些被他叫作“空谈的社会主义者”（尽管这个词不是绝对的新）的习惯，好像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她简直要愿意和那一帮子经理先生握手言和。当他问道：“你就愿意和那些长着火鸡样的脖子，带着牛角边框的眼镜肥胖又邋遢的家伙打交道吗？他们只会谈条件，其他的什么也不用干。”卡罗尔说：“不要啊，但是现在还不是一样——”布雷斯

纳汉又说道：“要是你的洞穴女走对了路，肯定会遇到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为她选一个干燥的好洞穴，而不是她说三道四的激进分子。”她静静地摇了摇头。

他的大手，厚嘴唇，平和的声音使他更有自信。他使她感到年轻舒服——就像肯尼科特曾经给她的感觉一样。当他弯下强壮的头并且试验性地说：“亲爱的，非常抱歉，我将离开这个城镇了。你确实很漂亮！等你有空去波士顿，我一定请你吃午餐。哦，老天，我们回去了。”

卡罗尔对他宣传的煎牛排式福音作出的唯一回应，就是当她回家以后，失落地说：“还不都是一样——”

在他动身去华盛顿之前，卡罗尔都没再见到他。她的嘴唇、头发和肩膀让她感觉到，她不单单

是一个妻子和母亲，而且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世界上还是有些男人，跟大学时代的一样。

那种欣赏使她想细细探究肯尼科特，她要掀开他亲密的外衣，发现肯尼科特最熟悉的陌生感。

# 第二十四章

## 一

夏天的时候，卡罗尔似乎变了，他对肯尼科特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她回忆起了关于肯尼科特的许多不寻常的事情：他嚼过烟叶，这让卡罗尔又气又恼；有一天晚上肯尼科特还一直读诗给卡罗尔听；另外还有很多事情，差不多都忘记了原委，只有些隐隐约约的印象。肯尼科特一直说自己虽然有意向去参军入伍，但是还是需要耐心地等待时机成熟。很多琐碎的小事，却给了卡罗尔一些安慰。卡罗尔喜欢他，是因为他善于打理家务，擅长修修

补补；百叶窗的铰链坏了，他会不费吹灰之力把它修好；若是他发现鸟枪的枪管里生锈了，他就会感到不高兴，像个孩子似的到卡罗尔那里寻求安慰。反正，卡罗尔觉得肯尼科特跟休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虽然休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测，但是休肯定比自己的父亲优秀。

六月底的一天，暑气逼人，天空中还不时出现热闪电。

格菲尔草原镇的其他医生都去应征入伍了，肯尼科特一人承担全镇的医务工作。因此他们夫妇未能去湖边别墅避暑，留在了格菲尔草原镇，难免感到无趣又恼火。下午时分，卡罗尔到奥利森•圭尔——之前叫作达尔•奥利森的商铺去买东西，遇到了从乡下来的年轻小伙计，他竟然很是大胆放肆，卡罗尔不禁大发雷霆。事实上，那个小伙计并没有

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他不过像镇上其他的店铺掌柜一样招待客人，但是因为天气太热的原因，她便火冒三丈。

她说要买鳕鱼做晚饭去，那个小伙计有些惊讶说：“为什么买那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啊？”

“因为我喜欢鳕鱼！”

“真的吗？大夫先生家不会这样穷吧。买点我店刚上柜的特种牛肉熏香肠。怎么样？特别好。海多克家人经常来买的。”

卡罗尔不禁恼怒了，说：“哎呀，小伙计，我家的事情用不着你指手画脚；至于海多克家爱买什么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那个小伙计被臭骂了一顿，赶快把劣质的鳕鱼片包好，呆呆地望着卡罗尔慢悠悠地走出店门。卡

罗尔则似乎很懊悔地自言自语道：“我刚才实在不应该这么没有礼貌。事实上，小伙计并无恶意。他还年轻，还不懂礼貌呢。”

卡罗尔又到惠蒂尔舅舅的杂货铺去买细盐和一包安全火柴，此时她的内心没有了丝毫的懊悔，却又被莫名其妙的怒火占据了内心。惠蒂尔舅舅满头大汗，身上穿的无领衬衫也全湿透了，他正冲着店里的一名伙计大喊，“快过来，把这一磅小甜饼送到卡斯太太家去！镇上人真是，哎真让我没办法，难道店铺的老板就需要每天接电话然后送货上门吗？……嗨，卡丽，你穿的这件上衣的领口似乎太低了一点。你也许觉得这件衣服非常中规中矩——不过，我感觉我也许太古板——我总感觉女士不应该袒胸露乳的给全镇人看到。哈，哈，哈！……希克斯太太，你好，你要买——鼠尾草吗？抱歉，刚卖完。要点别的香料吗，效果一样好的？”惠蒂尔

舅舅像是不高兴似的，哼着鼻子说，“简单，我们这儿还有货样齐全的香料，质量和鼠尾草一样好！那么，来点甜胡椒，如何呢？”

希克斯太太走出店门后，惠蒂尔舅舅则气冲冲地说：“那种连自己买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人简直就是在耍我！”

“我丈夫的舅舅——可真是个势利眼，又是欺软怕硬的伪君子！”——卡罗尔暗暗地想。

她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戴夫•戴尔的商铺。戴夫举起两只手说：“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她满脸笑容，不禁想到戴夫这五年以来一直开着这个玩笑，仿佛她在威胁他的生命似的。

卡罗尔懒散地在大街上走着，边走边想，格菲尔草原镇居民中除了戴夫，谁都不会开玩笑的。

这五年来，每到冬天，莱曼•卡斯每日清晨所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幸亏天气不是太冷——在天气好转以前还是会变冷的。”埃兹拉•斯托博迪则对格菲尔草原镇居民重复说过五十次卡罗尔曾经问她是否要在支票背后签名。萨姆•克拉克也问过卡罗尔五十次：“你从哪里弄的那顶帽子？”而肯尼科特讲述故事时，则提到了巴尼•卡胡恩无数次，说他是个草原上不起眼的小草，是所谓的小角色，竟然有一天指着牧师的鼻尖说：“快去库房，把你那箱子无价值的宗教书籍搬出来——它们正热得出汗呢！”

卡罗尔每次回家总是像往常一样原路返回。每栋房子门头，每个十字路口，每一块广告牌，甚至是每一棵树、每一条狗，都一成不变。她甚至熟悉路边排水沟里的每一块黑香蕉皮和每一只空香烟盒。就连每个人见面时寒暄的方式，她都了如指

掌。每当吉姆•豪兰突然站着不动，满脸吃惊地盯着她的时候，她知道他并不是要和她聊天，而是要重复他那始终如一的问候：“呀，今天你匆匆忙忙的，去哪里呀？”

难道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一辈子吗？——面包房橱窗里依旧摆放着盛面包的红色篮子，斯托博迪家门口有根拴马的花岗石柱，附近有一排房子，不远处的人行道上依旧有着顶针形状的裂缝——

她默不作声，只是把买回来的东西交给了依然一声不吭的奥斯卡里娜，之后她开始坐在前廊的摇椅里不停地摇扇子。但是休又在她身边哭哭啼啼的，他的哭声令卡罗尔火冒三丈。

而肯尼科特一回到家便抱怨说：“该死的，这个孩子在哭喊什么？”

“他折腾了一整天我都能忍受，而你听了十几分钟就受不了了吗？”

吃晚饭的时候，肯尼科特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背心一半敞开着，早已褪了色的吊裤带都露了出来。

“为什么不换掉你那件不成样子的背心，穿上那套漂亮的夏装呢？”——卡罗尔不禁埋怨道。

“真麻烦。天太热，懒得上楼了。”

她转念一想，一年来，她都没有仔细地观察过她丈夫了。她先注意了一下他的吃相。他不停地翻拣盘子中的食物，挑出鱼片狼吞虎咽地吃，之后还咂咂嘴舔舔舌头吮去刀子上的残羹。她觉得有些恶心。但是又一想，“太可笑了！吃相不雅又没什么关系。我怎么这么傻呢！”但是她无法欺骗自己的

内心，那就是他这样的吃饭方式让她非常恶心。

她还发现，他们两人之间竟然没有话题可以谈。就像从前卡罗尔可怜过的那些在餐馆里相对无言的情侣，让人无法相信。

若是布雷斯纳汉在这里——他肯定会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没了……

随后卡罗尔又发现，肯尼科特穿的衣服，已经起皱了，一站起来，他的裤子膝盖处就会向外鼓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熨烫了。他穿的那双变了形的旧皮鞋，很久没有刷过鞋油了。他不肯戴柔软的礼帽，总是戴着硬邦邦的自以为很威风的圆顶礼帽，有时回到家中还舍不得摘下来。他的袖口，原来像是浆过的衬衫，现在却早已经磨破了。她把衬衫袖口翻过来，重新做过，而且每周都拿去清洗。但是在上周日她想要把那件衬衫丢掉时，肯尼科特却心

不在焉地说：“啊，我觉得还可以凑合着穿半年呢。”

他每周只刮三次脸——有时候自己刮，有时候会让德尔•斯纳弗林帮忙。不巧的是，卡罗尔观察他的那天，他正好没有刮胡子。

即使如此，他见人时却没有丝毫的尴尬，还经常夸赞自己新颖的大翻领和时髦的领带，有时候还会议论麦加农大夫如何地“衣冠不整”，甚至嘲笑那些老头儿喜欢戴套袖，或者是早已不流行的“格莱斯顿式”衣领。

那天晚上，卡罗尔不喜欢奶油鳕鱼那道菜。

她看到肯尼科特的指甲长短不一，因为他向来鄙视城里太太小姐们所使用的指甲刀，喜欢用小刀子修剪指甲。作为外科医生，他的十指特别干净，

却反而显得他原来不修边幅的仪表更加不好。虽然他聪明善良，但是他却偏偏不会谈情说爱。

她突然回忆起了当年他向她求爱时的场景。那时，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讨她欢心，羞涩地在自己的草帽上扎上了一条彩带，就这样深深地打动了她。难道那些甜蜜的时刻再也不会回来了吗？他曾经含情脉脉地读情诗给她听，并且傻傻地要求她指出他的每一个错误（卡罗尔讽刺般地回忆着），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有一次，肯尼科特坚持他们两个人坐在斯内林堡墙根下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她尽量使自己不再回忆以往的事情。那是很圣洁的事情。但是，让人难为情的是——

她有些神经质地把面前的蛋糕和甜杏仁羹推到了一边。

因为前廊有很多蚊子，晚饭后他们就进屋去了。肯尼科特又开始念叨说：“前廊的纱窗应该换新的了——所有的虫子都从那个破纱窗里钻进来了。”——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五年来他已经唠唠叨叨地说过两百次了。之后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卡罗尔突然又发现他犯了那个很伤风俗的毛病——他歪歪扭扭地窝在一张椅子里，两腿放在另一张椅子上，正在用小指头掏他的左耳朵——她可以听到他的轻微的咂嘴的声音——现在他正使劲儿地在耳洞里掏呀掏的——她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突然说：“啊，有件事情忘记告诉你了。今晚，几个伙计要来这里打纸牌。给我们准备一些饼干、奶酪和啤酒，好吗？”

她点了点头，心想：

“这事儿他早就可以告诉我了啊。哎，没办

法，这是他的家啊。”

他的牌友陆续来到了家中：萨姆•克拉克、杰克、埃尔德、戴夫•戴尔、吉姆•豪兰。他们见到卡罗尔随便地问候了一句“晚上好”，而见到肯尼科特后，他们便摆出一副废话少说的样子说：“我们就开始打牌吧，怎么样啊？我有种预感，今天晚上肯定让他输得很惨。”他们没有邀请卡罗尔一起打牌。她便自己思索着也许是自己不够热情，但转念又一想，他们也没有邀请过萨姆•克拉克一起打牌。

但是若是布雷斯纳汉在的话，说不定她就会被邀请去打牌。

她坐在客厅里，隔着过道，远远地看着他们全神贯注地围在餐桌边打牌。

他们身上只穿着单衬衫，有的抽卷烟，有的嚼烟叶，有的还随地吐痰。他们时而压低声音，嘀嘀咕咕，时而又声音嘶哑地傻笑起来。他们吆喝着，打着纸牌，抽着烟。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雪茄烟味。他们嘴里紧紧地衔着雪茄烟，面孔阴沉而又死板，简直毫无表情。他们就像恬不知耻地在分摊肥缺的一群政客。

他们又怎么能够理解她的内心的世界呢？

但是她内心的那个世界真的存在吗？是她太天真了吗？现在，她在怀疑自己内心的那个世界，她甚至还怀疑自己。屋内充满烟味儿令人窒息的空气几乎让她呕吐。

她开始慢慢地回忆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景。

平日里肯尼科特就像是一个孤独的老夫。最

初，他会温情地向卡罗尔展示自己亲手做给她的饭菜——这是她记忆中能够触及到的唯一一点——她都很喜欢。不过现在他生活中所需要的只有平时他喜欢吃的那几道菜：牛排、烤牛肉、炖猪脚爪、燕麦粥、烤苹果。有的时候好歹变通一下，把吃柑橘改为吃葡萄柚，他便以一个优越的阔佬自居了。

结婚后的第一个秋天，卡罗尔看到他把他的猎装当作宝贝似的仔细保养，感到非常高兴，但是现在，猎装皮面上的线缝已经裂开，露出了浅黄色的线头，衣摆被扯破了，露出了底下破烂不堪的粗布衬里，衣服上沾满了野地里的污泥和擦枪时的污渍——她看到后就开始暗暗叹息。

她感觉自己就像是那套皮面猎装。

她又回忆起了婆婆在一八九五年买的那一套细瓷餐具，上面的每一个豁口和褐色斑点，她都清清

楚楚地记得——那一套细瓷餐具上“勿忘草”图案早已褪色，金边也变模糊了。整套餐具包括一个盛卤汁的碟子，一些色彩庄严、印着福音书上箴言、带盖的菜盆和两个大盘子，但是如今这套餐具却放在一个很不相称的托盘里。

此外还有一个中号的盘子，被比阿打碎了，卡罗尔曾经多次听到肯尼科特为了此事而长吁短叹。

厨房里呢——黑铁洗涤槽里终年潮湿；滴水板也湿漉漉的，早已白里发黄，板子也因为潮湿和长期擦拭变得发软了；那个小圆桌的桌面已经翘了；另外还有一只小闹钟。灶台——好像已经被奥斯卡里娜勇敢地涂上了一层黑乎乎的生漆似的东西，但是尽管如此仍是差强人意——几扇炉门已经松了，通风管道坏了，烘箱里的热度从来没有稳定过。

卡罗尔为了这个厨房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她把

厨房的四壁刷得雪白，又给窗子挂上了帘子，还把那个挂了六年的月历牌拿走，换上了一幅彩色图片。她希望能够在厨房里砌上瓷砖，买一个夏天烧饭用的煤油炉，但是肯尼科特一直舍不得花这笔钱。

卡罗尔对厨房里的炊事工具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她对维达•舍温或是盖伊•波洛克的了解。比如，开罐头用的灰色软金属起子，虽然前不久有人用它撬窗户弄弯了，但是卡罗尔觉得它比欧洲各大教堂用处更大。另外，周日吃晚饭的时候，应该把冷冻童子鸡切开。至于用装上鹿角柄的专门切肉的餐刀来得好，还是用厨房里那把柄上没有涂过漆的尖头小菜刀好——这事虽然每个星期都要碰到，但至今仍未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比亚洲的前途问题更为重要。

# 二

这些男人们只顾着自己打牌取乐，无人理会卡罗尔。到半夜的时候，肯尼科特才大声喊她：“卡丽，给我们送点吃的，好吗？”当卡罗尔走过餐厅的时候，那些男士冲着她微笑，但是等她把那些饼干、奶酪、沙丁鱼和啤酒陆续端上桌的时候，他们则转而冲着那些食物笑了。他们在那个时候正好议论着戴夫•戴尔不断地补新牌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离开后，卡罗尔对肯尼科特说：“你的那些朋友简直把这里当成了酒吧，而我就是这里的女服务员。事实上，我连服务员都不如，因为他们根本用不着付给我小费。真是讨厌！哎，算了，睡觉

吧。”

之前卡罗尔是很少这样没事找碴儿的，所以，肯尼科特并没有在意她说的话，只是有些惊讶。“哎，我说，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话呀。什么酒吧不酒吧的，实在是让我费解啊——难道你的意思是我的这些朋友都是酒鬼吗？你应该知道今晚来的这些人可都是珀西夸赞过的天底下心底最好的老实人。”

他们夫妇就这样在前厅对峙讲话，互不相让，肯尼科特非常生气甚至忘记了给座钟上弦。

“布雷斯纳汉——他算个什么东西！单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卡罗尔愤愤地不分轻重地说。

“卡丽，你这是怎么了，他这个人是——我们

国内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整个波士顿的人都依靠着他解决温饱问题呢！”

“根本就没人知道他实际上有多大的本领，说不定他在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中间，被看成是一个俗里俗气的乡巴佬呢！他一见到女人就大姐大姐不停地叫，真是让人感到俗不可耐——”

“得了，别说了！我当然知道你哪里来的怒火——你是因为天气热，又觉得累，拿我当出气筒吧。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对珀西老兄妄加评论。你啊，就像是你对这次大战的态度一样——唯恐天下不乱！”

“那么，你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爱国志士了吧！”

“对呀，我本来就是啊！”

“是吗？但是就在今晚，我可是听到两个爱国者在嘀嘀咕咕地讨论——逃避所得税呢！”

肯尼科特听到这里很是吃惊，他赶紧去锁上了大门，步履沉重地上楼了，一边走一边生气地对卡罗尔怒吼。“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吗？我一直老老实实地缴纳税款的，从不短缺——实际上，我也赞成缴纳所得税——就是觉得那不太公平罢了。但不管怎样，我都是实实在在地缴纳了税款的。只不过没有多缴纳而已，我才不会这样傻呢。刚才我和萨姆•克拉克讨论的话题是：汽车费是不是应该从总额中扣除。卡丽，不管你说我什么，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如果你说我不爱国，我可是受不了。你一直都明白我是很想要随军行医的。你也知道，这场战争一开始，我就想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我就马上弃医从军。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吗？你简直不了解一个男人的工作。你像是不太正常呢。我觉得你这是

从那些不正经的小说和什么别的书，还有什么你自以为是的高深学问中招致而来的问题吧——不知为什么你老喜欢和别人吵嘴！”

十五分钟后，肯尼科特说她是“神经病”，转过身子假装睡觉去了——他们这场夫妇争吵，算是结束了。

这是他们夫妇第一次吵架。

“世界上有两种人——确实是存在着这两种人，他管我这种人叫神经病，而我管他那种人叫大笨蛋——我们却偏偏生活在一起。我们之间永远不会相互谅解，永远不会的。要知道这样下去真是不可思议，而两个冤家对头却偏偏在这地方同床共枕。”

# 三

卡罗尔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别人都进入不了的小天地，她感觉那样会比较好。

“天气真热，我想我还是去那个空的客房去睡吧。”第二天，卡罗尔对肯尼科特这样说。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肯尼科特冷漠地说。

那个客房内，原本就有一张笨重的双人床和一个质地低劣的松木五斗柜。卡罗尔把双人床搬到了阁楼上，换上了一张帆布床，又在床上罩上了一个斜纹布床单，白天时就可以用作长沙发。接着，她又搬来一个梳妆台和一张套着提花布椅套的摇椅。随后，她还让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帮忙做了一些书

架。

肯尼科特这才醒悟，她搬到另外一个房间是为了回避他。他便不停地问她，“整个房间都要重新布置吗？”、“要把书都搬进去吗？”卡罗尔明白他十分沮丧。但是只要她一关上门，她就看不到肯尼科特那满脸的无奈了。每次想到自己能够这么容易把他忘记，自己心里也不免感到难过。

贝西•斯梅尔舅妈简直拥有狗一样的嗅觉，最终发现了在她看来不成体统的事情，她便对卡罗尔大发牢骚地说，“卡丽，难道你想要一个人住吗？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夫妻之间是应该要同床的，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可千万别犯傻。乱搞什么！你想，若是我突然向你惠蒂尔老舅提出我想要自己一个人一间房子，这还像话吗！”

卡罗尔回答的时候，故意回避了话题，把谈话

扯到了玉米布丁的做法上去了。

但是韦斯特莱克大夫太太却给了卡罗尔勇气。一天下午，她去拜访韦斯特莱克大夫太太，第一次被请到楼上去。韦斯特莱克大夫太太和蔼可亲，这会儿正在四壁全是白墙的房间里缝衣服，房间里放着一套桃花心木家具和一张小睡床。

“呀，你和韦斯特莱克大夫分床了吗？”卡罗尔吃惊地问她。

“是的。韦斯特莱克说我吃饭时老发脾气，他不能忍受。你们呢？——你们是不是也——？”韦斯特莱克大夫太太盯着卡罗尔问道。

“这点嘛——我现在正在考虑呢。”卡罗尔感觉有点尴尬地笑起来说。“若是我忽然想自己住，你不会认为我不正常吧？”

“不会，孩子。每一个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小世界，这样就可以自己思索问题。比如，想想孩子，想想上帝，想想自己不再俊俏的脸庞，想想丈夫对自己不体谅的地方，想想家里的事情有多忙。并且要承受一个男人的爱，有时候是需要拿出很大的耐心来呢！”

“对呀，说得很正确！”卡罗尔禁不住不安起来，来回不停地搓手。此时，她很想坦白地说自己不但痛恨贝西舅妈，而且对自己最喜爱的人也有怨言：她对肯尼科特日渐疏远，对盖伊•波洛克很失望，她一看到维达时心里便很不安。但是她依旧抑制住了这些，只是简单地说了两句话：“是的，那些男人们，他们有那种行为是多么的可怜！我们就应该躲开他们，好好笑话笑话他们。”

“是呀，只好如此呀。肯尼科特还是挺好的；

不过我们家那口子，那可真是个稀有动物！他应该去做正经事情的时候，却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读小说！这时，我就会对他说‘马克斯•韦斯特莱克你真是个有点浪漫情怀的老糊涂。’你猜他听后生气了吗？哎，一点没有生气，他竟然会哈哈大笑，说，‘是呀，老太婆，你和我也差不多哦’。哎，对这个老头子，我真是拿他没法子！”说完，韦斯特莱克太太竟然哈哈笑起来。

和韦斯特莱克大夫太太交谈后，卡罗尔敷衍着说，无论如何，肯尼科特也不是那种浪漫有情调的人。临走的时候，她还和韦斯特莱克大夫太太乱聊了一阵子。说她很讨厌贝西舅妈，现在肯尼科特一年可以赚五万多块钱，以及她对维达嫁给雷米埃的看法：卡罗尔言不由衷地赞美雷米埃，说他心地善良；另外，她还提到了她对图书馆馆务委员会的看法，还说到肯尼科特提到卡撒尔太太得了糖尿病，

以及他对圣保罗城里某些外科医生的看法。

卡罗尔在回家的路上感觉自己的心情舒畅了许多，同时也为自己结交到了一位新朋友而感到非常高兴。

## 四

这里还上演了一出有关“治理家务”的闹剧。

奥斯卡里娜回家种地去了。卡罗尔陆陆续续地雇了好几个佣人，自然有时会中断。此时格菲尔草原镇正面临着佣人难雇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乡下女孩子不愿意留在格菲尔草原镇了，因为她们觉得这个小镇空气沉闷，并且自己总是被人看不起。她们

宁愿跑到大城市去，给人生火做饭，有的去商店站柜台，也有的进工厂做工。这种生活方式让她们自由自在，也深刻理解了人的价值。

“芳华俱乐部”里的人，听说了奥斯卡里娜离开了卡罗尔，几乎每个人都幸灾乐祸。几天前卡罗尔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家决不会有用人的难题，你看，奥斯卡里娜不是正在我家忙着呢吗？”现在俱乐部里的人故意将这句话提起，羞辱了卡罗尔一番。

卡罗尔雇用的佣人里面，大多是来自北方偏僻地方的花篮小丫头，来自大草原的德国人，偶尔也有瑞典人、挪威人和冰岛人，每当新旧佣人没来得及交接的时候，卡罗尔就不得不自己动手做家务，而且她还要随时准备应付讨厌的贝西舅妈。贝西舅妈经常像一只水鸭子似的扑棱棱地跑进来，乱七八

糟地教导她一番。卡罗尔非常贤惠，经常赢得肯尼科特的赏识。但是，很快她感觉到自己的肩胛骨开始有针扎似的疼痛，于是她心里便暗自呐喊，真是不知道天下有多少像她这样——啊，何止千千万万呢——欺骗自己说，她们一辈子——直到临死前——似乎都在傻乎乎地做这种没完没了的家务呢。

如今，她开始鄙视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方式，进而对其神圣性开始怀疑，而之前卡罗尔还视其为人民生活幸福的基石。

她又转念一想，真是不该怀疑一切。她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芳华俱乐部"里有多少太太奶奶们，虽然她们经常骂自己的丈夫，但是反过来，她们也常常挨自己丈夫的骂。

卡罗尔尽量不向肯尼科特抱怨。但是她经常觉得眼睛发疼；沉重的家务也使她不再像她少女时刻

那样可以在卡罗拉多群山之中，穿着马裤和法兰绒衬衫伴着一堆篝火。如今她的愿望就是九点能够上床睡觉；她非常讨厌自己六点就要起床照顾休。她爬起来的时候，脖根还在痛呢。她之前嘲笑过这种平庸忙碌的生活的“乐趣”。如今，她却恍然大悟为什么即使有些雇主对他们的佣人很好，而佣人及其家人却很难心存感激。

上午十点左右，她脖子和肩膀背部的疼痛感消失了。她又觉得工作还是有那么一些乐趣的。她便努力地干活。但是，她却没有心思去阅读报上讴歌劳动伟大的评论了。那些评论每天见诸报端，由一些眉毛发白、能言善辩的老手撰写，面面俱到，证据确凿。但是，卡罗尔觉得自己的看法很独特，并且有一些阴暗的色彩，不过她没有显露出自己的观点。

卡罗尔大扫除的时候想到了佣人的那个小房间。屋里面顶板倾斜，窗口狭小，就像是个牢房；下面是厨房间，夏天屋内闷热不透气，冬天则冻得手脚冰凉。此时，她才明白，尽管自己一直以为自己心地善良，可却让自己的朋友住在这样一个破地方。禁不住替她们伤心起来。肯尼科特问及此事时，卡罗尔便指给他看：屋顶面倾斜得厉害，屋顶板从来没有抹过灰浆，并且因为漏雨屋顶板已经留下了一圈圈的褐色污斑；屋内的地板也凹凸不平；帆布床和床上的被子乱糟糟的，摇椅破烂不堪，镜子也凹凸不平。

“当然是这样，这里可不是雷迪森大旅馆的前厅，但是这里对于那些女佣来说比她们自己的家里好多了。所以她们应该非常满意的。就算是我们破费了，她们也不一定领情呢，别犯傻了。”

但是，肯尼科特还是想让她开心，便慢悠悠地编了个谎言说：“卡丽，你知道吗？我们可以盖一栋新房子了，你觉得如何呢？”

“怎么啦——”

“我是说我们条件富足了——我们的钱够多了——我们可以盖一栋让格菲尔草原镇居民震惊的房子！让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让萨姆和哈里望尘莫及！让人们大饱眼福！”

“好呀！”卡罗尔说。

但是肯尼科特并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从这以后，每天肯尼科特都会提到新房子的事情，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提到过新房子到底什么时候建，会建成什么样子的。起初，卡罗尔信以为真，一直讲着自己心目中的新居是一栋石砌的矮平房，

有许多格子窗和种郁金香的花坛；或者是殖民时期风格的砖头砌的红房子；或者是盖一栋白色的木头房子，装上许多绿色百叶窗和屋顶窗。看到卡罗尔当真了，肯尼科特便会急匆匆地说：“是的，你说的很好呀，确实值得考虑。但是你是否知道我的烟头放在哪里了呀？”卡罗尔继续追问不止的时候，肯尼科特只好烦躁不安地说：“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啊；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些样式太俗气了，不能采用啊！”

实际上肯尼科特想盖的房子，跟萨姆•克拉克家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那种美国各个小镇上非常普遍的，每三户人家就有的那种四方方的、呆头愣脑的黄房子，四周是鱼鳞状的护板，看起来非常干净。屋前有一道宽敞的门廊，还有很多草坪和混凝土甬道。这种房子很是单调，像是头脑中只有金钱的商人。他们只会给某一个政党的候选人投票，每

个月去教堂做一次礼拜并且还拥有一辆拉风的小汽车。

肯尼科特自己也承认：“是的，我想盖的房子不会有丰富的艺术美，不过，坦白地说——也不会和萨姆家的一模一样。他家房子屋顶上的塔楼非常俗气，黄色更是俗不可耐！我想我会把那塔楼摘掉，给房子刷上一种柔和的奶油色，这样看起来更顺眼。另外一种房子的样式也很好，显得很结实，屋顶上铺的是漂亮的褐色木板，而且不用鱼鳞状护墙板——这种房子在明尼阿波利斯普遍存在。所以，我可不是仅仅喜欢萨姆家的那种房子。”

一天晚上，卡罗尔快要睡着的时候依然坚持说，新房内要有个玫瑰园——正在这时，惠蒂尔舅舅和贝西舅妈突然闯了进来。

“舅妈，你来给我们评评理，”肯尼科特像是

见到了救兵似的，“你觉得新房子是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四方的装上大火炉的那种比较好呢？至于房子的风格，安装什么花里胡哨的雕饰等是不是不必要呢？”

贝西舅妈张开像橡皮圈一样的嘴唇说：“是呀，卡丽，他说的没错。你们这种年轻人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你就是喜欢什么塔楼啊、凸窗啊、钢琴啊，以及其他什么玩意儿，其实呀，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几个壁橱和一个好的火炉，并且晾衣服的地方要方便，至于其他的方面，不是很要紧。”

此时，惠蒂尔舅舅也饶有兴趣地把脸凑到卡罗尔面前，张牙舞爪地说：“是呀。其他不重要！还有就是外人对房子的外表是什么看法你用不着理会！你是住在房子里面嘛，外面什么样子无关紧

要。这事本来我不该管，但是我还是想说：时下你们这些年轻人只喜欢浮躁的东西，不好啊！”

她气愤不已，就赶紧跑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但她仍然听得见他们老两口近在楼底下说话的声音：贝西舅妈嘀嘀咕咕的声音，有如一把窸窸窣窣在扫地的扫帚，惠蒂尔舅舅嘟嘟囔囔的声音，却像一块咯噔咯噔地在拖地的拖把。她既怕他们会跑到楼上，突然闯进来；可她又唯恐自己会向格菲尔草原镇的礼俗标准屈服，乖乖地下楼去向舅妈请安。

她觉得格菲尔草原镇的所有居民都好像坐在自己的客厅里，用一种颐指气使的神态看着她，要求她言行必须符合格菲尔草原镇的标准，像是海浪似的纷至沓来。她终于忍受不了了，便大吼一声：“好吧，我下楼去还不行吗！”她在鼻子上擦了一点粉，又整了一下衣服，便漠然地下楼来了。

但是那三位依旧扯着嗓子说闲话，根本没有人理会她。此时贝西舅妈说话的声音，像是在啃面包，哼哧哼哧的。

“我觉得，斯托博迪先生早该把我们店里的水管修好了。我是在星期二上午十点钟以前去找他的——不，不对，应该说是十点过两分钟——不管怎么说，反正那时候还相当早呢，因为我刚从银行里出来，就直接上小菜场买牛排去了——哎哟哟，我的上帝呀！奥利森铺子里的肉，价钱真是贵得吓人呢，其实质量不见得很好，就是最好的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天了！可是，到头来我还得把肉买下来。末了，我还顺便拐个弯，去看一下博加特太太，问问她的风湿病见不见好……”

卡罗尔此时注意到了惠蒂尔舅舅的神情，他并没有听贝西舅妈的唠叨，而是自己想着什么事情。

不出所料，他打断了舅妈的谈话。

“威尔，你说，我到什么地方去——才能给这套上装和背心另外再配一条裤子呀？不过，不要太贵的地方。”

“哦，那么去纳特•希克斯店里就行了，不过，我觉得去艾克•里弗金的铺子也许更好——他的定价比时装店便宜多了。”

“嗯。可是，你诊所里的新式火炉安装上了吗？”

“没有呢，不过我已经去萨姆•克拉克的店里看过了，但是——”

“哦，还是尽快吧。夏天就要过去了。别拖到秋凉以后了吧！”

卡罗尔没有心情再听他们闲聊了，便陪着笑脸说，“希望你们不要见怪，我今天打扫卫生有些累，我先去休息了。”

说着，她便上楼去了。她知道，他们虽然表面上不介意，但是背后却一直议论着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听到远处床铺发出的声音，知道肯尼科特已经上床了，自己才睡着。

第二天早晨早饭的时候，肯尼科特突然冒出来一句话：“惠蒂尔舅舅是大智若愚型的人啊，精明着呢。不用你说，他的店铺肯定经营的有模有样的啊！”

卡罗尔沮丧地说：“惠蒂尔舅舅是很有道理的，盖房子重要的是内部，外表什么样是不要紧的。”肯尼科特一听卡罗尔这样说，不禁眉开眼笑了。

他们家的房子就这样决定要按照萨姆•克拉克家的那种样式建造了。

计划之时，肯尼科特一个劲儿说，盖新房子完全是为了她们娘儿俩的缘故。他说要给她做几个存放衣服的壁橱和一间“很舒适的缝纫室”。可是，当他不在乎以前的节省从旧记账簿上撕下一片纸来拟定修建汽车房的计划时，他研究来研究去的只是一块混凝土地坪，一只工作凳，和一条汽油槽，而不是未来新房子里的缝纫室。

卡罗尔动了一下身子，感到非常沮丧。

他们现在住的这座破房子，有许多毛病——吃饭间居然要比前厅高出一个台阶；一小丛紫丁香，枝叶上粘满烂泥。可是，在未来的新房子里，一切的一切都将是光洁平整，古板至极，而且又是固定不变。如今，肯尼科特已经年过四十，可以说是功

成名就，人们可以想到，这座房子倾注了他的一切。在这所破破烂烂的房子里，卡罗尔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改变一下的。

但是，搬到那里后，她就要在那里待上一辈子——而且也不再自由了。所以，她恨不得盖房子的事情一拖再拖，永远建不起来。肯尼科特告诉她，要给车库安装自动启闭的门时，她似乎看到了洞开的监狱门。

此后卡罗尔再也没有提到过房子的事情。肯尼科特心里不好受，也不再提房子的事情了。所以过了很久，盖房子的事情不了了之了。

## 五

自从卡罗尔结婚后，她就非常想去美国东部旅游。肯尼科特总是说要参加什么全美医学会大会，“会后就去东部各地玩个痛快。我在纽约待过，所以我对那里很熟悉——而且我想去看看新英格兰，好好吃喝玩乐。”这话从二月说到五月，可是到了五月他又用那几个理由搪塞：几个孕妇要分娩了，好几笔地产生意要成交了，看来“今年没时间出远门了——不过，若是出远门，就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像模像样地出去，要不然就没有那种乐趣了”。

卡罗尔烦透了洗不完的碗碟，所以越来越想离开格菲尔草原镇，出门旅行去。她常常想象自己仿佛到了东部，时而正在瞻仰爱默生故居，时而又在洗海水浴，浪花拍岸好像牙雕一般，一会儿她却穿着珍贵的衣服，正在跟一个具有贵族风度的外国人侃侃而谈。还是在春天的时候，肯尼科特就抱怨起

来说：“我想，今年夏天你大概想做一次长途旅行，可是，古尔德和麦加农一走，那么多的病人要我一个人来对付，现在看来我又脱不开身了。我的天哪，如果你这次再不去，我觉得自己好像因为吝惜那点钱才不去旅行一样。”卡罗尔自从听过布雷斯纳汉讲到处旅游、其乐无穷的那种令人心头缭乱的情趣以后，整整一个七月里都烦躁不安。她心里尽管很想出门旅行去，不过嘴里并没有说出来罢了。他们曾谈到过要去明尼阿波利斯玩玩，但后来还是没有去成。有一次，她竟然开天大的玩笑似地提议说：“我想，如果我现在离去，带着休自己去科德角，你看——怎么样？”她的丈夫无言以对，说道：“天啊，要是明年我们还走不了的话，恐怕你也许就得单独出门了。”

七月底的时候，肯尼科特得到了一点消息提议说：“听说那些‘比弗斯’正在乔雷莱蒙开大会，

还在街头举办集市，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赶明儿我们就上那儿看看。顺便我还有事儿要想找卡丽布里大夫谈谈。在那里待上整整一天。我们没时间作长途旅行，就用这次来凑合着弥补一下吧。依我看，卡丽布里大夫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

其实，乔雷莱蒙是大草原上的一个小镇，大小和格菲尔草原镇相差无几。他们的汽车不幸出了点问题，大清早又没有旅客列车，所以只好搭乘火车去。事前他们几乎磨破了嘴皮子，贝西舅妈才愿意看护休一天。卡罗尔一听到这次极不寻常的短途旅行，简直可以说是大喜过望了。自从休断奶以后，她除了瞥见过布雷斯纳汉以外，也就没再碰到什么新鲜事了。他们登上了守车——那就是挂在列车最后面的那一个颠来簸去的红色圆顶小车厢。它——好比是一间震动的矮棚屋，或者是四轮大马车上带篷顶的一个客厢，靠边的地方有一些黑漆布座位，

还有一块钉在铰链上的松木板，能够放在这儿当桌子使。肯尼科特正在跟车上那个乘务员和两个司闸员一起打纸牌。司闸员脖子上围的那种天蓝色绸巾让卡罗尔大感兴趣，他们的热情好客和不拘小节也让她很兴奋。既然这里不会有满头大汗的旅客朝她身旁挤过来，她就可以尽情享受坐慢车的乐趣了。外面水波荡漾、麦浪滚滚，仿佛一幅漂亮的风景画。她很喜欢闻车上涂的润滑油和阳光晒热后的泥土散发出来的芳香；她觉得，火车轮子不紧不慢地发出来的嘎嗒——嘎嗒声，就像在尽情欢唱一样。

她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前往落基山的旅途中。他们快要到达乔雷莱蒙的时候，卡罗尔喜形于色，就像是在欢度节日一般。

然而，她一看到乔雷莱蒙火车站的那座红色木头房子，顿时心中一凉，那个房子跟他们刚离开的

格菲尔草原镇火车站完全一模一样。肯尼科特打着哈欠说：“火车准点到达。上卡丽布里家吃午饭，还来得及呢。我在格菲尔草原镇事先给他打过电话，告知他我们要上这儿来。我对他说：‘我们坐的是火车，十二点以前到。’他说要来接站接我们去他家里吃饭。卡丽布里人品很好，你还会发现，他的那位太太也很聪明，真可以说是个贤惠的人儿呢。哎呀，你看，他来了。”

卡丽布里大夫大约有四十来岁，胡子刮得精光，矮墩墩的，看上去非常像他的那辆栗壳色小汽车多了一副防风眼镜。肯尼科特说：“喂，卡丽布里大夫，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拙荆卡丽，快过来跟卡丽布里大夫见见面。”卡丽布里微微一鞠，伸手相握。可他还没有把她的手放下来，就马上全神贯注地对肯尼科特说：“肯尼科特大夫，很高兴见到你。对啦，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就是，你对

瓦赫基恩扬那个波希米亚女人得的突眼性甲状腺肿，到底会怎么样治疗？”

两位男大夫并肩坐在车子的前座，大谈特谈甲状腺肿几乎把她忘在一旁了。可她自己却没意识到。她正凝眸远望着那些陌生的房子……单调乏味的小棚屋，人造石砌的矮平房，笨头笨脑的四四方方的房子，被油漆涂得乱七八糟，但鱼鳞状护墙板看上去却是齐齐整整，而且都有宽敞的门廊，此外还有不少一干二净的草坪——她想这次出门真不易，应该尽量要将沿途景色看个够。

卡丽布里回到家里，就把卡罗尔介绍给他的妻子。卡丽布里太太体形臃肿，一开口就叫卡罗尔“亲爱的”，接着就显然是在没话找话地问她是不是觉得热，到头来总算想到一句，“哦，让我想想看，你和肯尼科特大夫好像是有个小宝贝，是不

是？”接着，卡丽布里太太端上一盆卷心菜炖咸牛肉，这时候，她汗流满面，简直就像那些热气腾腾的卷心菜叶子一样直冒热气。这两个男人把他们的太太抛在一边，稍客气了一下，就谈起天气，庄稼汽车之类的东西，随即又扯到他们的工作上去了。肯尼科特捋着下巴颏儿，摆出一副学问渊博的面孔，慢条斯理地问：“卡丽布里大夫，你利用甲状腺素来治疗产妇临盆前两腿疼痛，效果究竟如何？”

他们像别人一样把她看成什么也不懂的女人——对于他们这种见识，卡罗尔并不觉得气恼，反正习已为常了。可是眼前直冒热气的卷心菜，还有卡丽布里太太老是絮絮叨叨的闲扯，却说得她两眼昏黑，几乎要打瞌睡了。为了驱走睡魔，她强打精神，向卡丽布里求教，“卡丽布里大夫，明尼苏达州医学界有人为了制定要帮助妈妈的这种法令而出

过力吗？”

卡丽布里慢慢地转过身来对她说，“啊——我从没——呃——从来还没有调查研究过这个问题。这可是政治问题呢。”说完，他马上一扭头，背着卡罗尔，对肯尼科特丢个眼神，把刚才打断了的话儿又接上了，“肯尼科特大夫，你总碰到过单侧肾盂肾炎的病例吧？巴的摩尔的巴克伯恩医生主张采用剥脱肾脂和肾切除的方法，可是我觉得——”

午后两点，他们才吃完，站起身来。卡罗尔在他们三人的前呼后拥下，信步来到了给“比弗斯兄弟会”年会增添了世俗的欢乐气氛的市集上，“比弗斯兄弟会”会众到处都可见到：兄弟会的领导人物们，身上穿着灰不溜丢的便服，头上戴着圆顶礼帽；爱赶时髦的会员，则穿着夏天流行的毛巾布短上衣，头上戴着草帽；还有一些土里土气的会员，

身上只穿一件单衬衫，吊裤带也都磨坏了；但是，不管他属于哪一类，每一个比弗斯会员胸前都佩戴一大条像炒虾仁似的透红彩带，上面印着“比弗斯兄弟会会员”这样几个银色的字。每一位会员的太太，也都佩戴一个“比弗斯会员夫人”的徽章，都庐斯市代表团，还带来了那个著名的“比弗斯业余管乐队”，全体队员一律是义勇兵式华服穿戴打扮：绿丝绒茄克衫，天蓝色裤子，红色圆筒形无边毡帽。说来也真怪，那些自鸣得意的义勇兵；依然是一个个美国商人的典型脸孔；满面红光、油腔滑调，而且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他们在大街和第二条街的拐角上，站成一个圈，演奏开始了。他们卖力地演奏，夸张地瞪起两只眼睛，显得很严肃，似乎是正襟危坐在挂着“工作勿扰”的牌子的写字桌后面办公一样。

本来卡罗尔以为那些比弗斯就是一些普通市

民，劝人参加便宜的人寿保险，每月第二个星期三到会所去打一次扑克牌，可是她却看到这样一幅大字招贴：

比弗斯兄弟会

兄弟会中的领头羊

高朋满座

谦恭明谨，

欢迎加入。

肯尼科特看后忍不住说，“比弗斯真是个强大的社团，虽然我现在没有加入，将来说不定我是其

中一员。”

卡丽布里却自己捉摸着：“他们这个社团是挺好，而且势力也不小。你看，那边打小鼓的那个家伙吗？听说他在都庐斯以精明泼辣著称。依我看，还行。喂，请问你常常要给人检查体格吗？”

他们径直向前走，看看设在街道两旁的集市。

大街四处都可见到很多“诱人的东西”——有两个小摊在叫卖热狗，一个小摊卖柠檬汁和爆玉米花，一台震耳欲聋的旋转木马，还有好几处游乐场地，有人要是高兴的话，都可以用小球去投掷布娃娃。那些高贵的代表们觉得有失自己身份，当然不屑一顾；但是那些乡下小伙子则顾不了那么多，他们红褐色的脖子上系着浅蓝色领带，脚上穿着黄得发亮的皮鞋，搭上脏兮兮的动荡颠簸的“福特”汽车，带着自己的情人一起到镇上来，他们正在狼吞

虎咽地吃三明治，仰着脖子整瓶整瓶地大喝草莓汁汽水，而且还跨上深红色和金色旋转木马把它当真马骑呢。他们高兴得又喊又叫，时而又开怀大笑；从烤花生的摊头上，不断地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那台旋转木马也在隆隆地发出单调乏味的噪音，还有一些人正在声嘶力竭地嚷叫着，拼命招徕顾客："好机会——好机会——喂，小伙子，快来——快来——让那位姑娘痛痛快快地玩一玩——让她开开心，乐一乐——花上五分钱——换句话说，半角钱、一块钱的二十分之一——说不定你就可以赚到一块真正足赤的金表！——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大草原上的骄阳，正在毫不留情地向街道上倾射，晒在人身上像一支支有毒的箭矢，商铺砖房上，白铁皮檐口正晒得闪闪发光；连风都热得要命，扬起的尘土全落在那些东奔西跑瞎忙乎的比弗斯弟兄们身上。

卡丽布里夫妇绷着脸，卡罗尔在后面紧紧跟着，沿着一长溜货摊走去，觉得有点儿厌烦，就低声对肯尼科特说：“咱们去玩一会儿吧！玩一会儿旋转木马，抓一个金戒指回来！”

肯尼科特犹豫了一下，咕哝着对卡丽布里说：“旋转木马——你们二位乐不乐意也去玩一会儿？”

卡丽布里想了一下，转头去问妻子：“你——愿意去玩一会儿旋转木马吗？”

卡丽布里太太轻轻笑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说：“哦，不必了，对这玩意儿我可不大感兴趣，你们二位自己去玩吧。”

卡丽布里也干脆地对肯尼科特明说了：“不，我们对这个东西实在也没有多大兴趣，你们二位去

玩玩就得了。”

肯尼科特想了想也不想去玩了，对卡罗尔说：“卡丽，依我看，还是以后再玩吧。”

她只好把这件事置于脑后了。她开始仔细观察眼前这个小镇。她发现乔雷莱蒙的大街，跟格菲尔草原镇简直是一模一样，这里杂货铺也是开设在上下两层的砖房里，帆布篷上面也挂着各种社团的牌子：女帽店也都是木板平房；汽车行也都是红砖房；街尾，也照例跟草原连成一片；这里的人们，也常常倍感无聊，不知会不会一样的在大街上吃热狗三明治。

晚上九点钟，他们终于回到了格菲尔草原镇。

“你似乎不太高兴。”肯尼科特说。

“是的。”

“乔雷莱蒙是一个挺热闹的市镇，你觉得是这样吗？”她恼火了。“不是！我觉得乔雷莱蒙是一个垃圾堆。”

“卡丽，你怎么能这么说！”

一连几个星期，他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每次吃饭使劲用餐刀拨弄盘子里的火腿时，他总是偷偷瞥她几眼。

# 第二十五章

## 一

“卡丽是个乖女孩，就是很娇惯，但是迟早会改变的。我希望尽早改过来才好啊。她不明白的是，在这么一个小镇上的医生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艺术这些东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花在音乐会上，或者把皮鞋擦得油光发亮。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他在学问艺术上的造诣也不比别人差的。”一个夏天的傍晚，威尔•肯尼科特大夫无所事事，待在办公室沉思。他耷拉着脑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解开了衬衫上的一粒扣子，他瞥

了一眼《全美医学会杂志》的封底新闻，就放下了，依靠在椅子上。他用右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心腋下的开口处，左手大拇指搔自己的后脑勺。

“天哪，她太骄傲了。希望她会慢慢明白过来，我并不是社交圈里的浪荡子。她说我们想要改变她，实际是她想要改变我，从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变成一个会发牢骚的赤色分子，一位自命不凡的诗人。要是她知道，只要我愿意会有成群结队的女人排队等着我挑，她非得气晕过去不可。至今，仍有不少女人认为这老男人风流不减当年。当然，自从结婚后，我从不拈花惹草。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碰上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姑娘，或者是一个虽然不会一天到晚把朗费罗挂在嘴边，可是她会拉着我的手说‘亲爱的，你很累吧，歇一会儿，先别说话了’的少奶奶，谁都不敢肯定我会不会坐怀不乱。

“卡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能够猜透别人的心思。她才来镇上没几天，居然就教训起我们来了。要是她发现原来这镇上男盗女娼，肮脏一片，估计要被气疯的。但我不是那种人。其实，不论卡丽犯了多少错误，她的美丽动人和正直坦率在格菲尔草原镇也好，在明尼阿波利斯也罢，哪个女人都不如。本来，她可以成为艺术家、作家或者演员这一类的人物，但是，现在她既然已经成家，就应该相夫教子。论漂亮，她的确漂亮。但是，她太冷淡了，甚至不知道夫妻之间的感情，她压根儿不理解，要一个担负着整个家庭的男人满足，怎么可能呢，我竭尽全力去哄她，可我自己却痛苦不堪。现在，她变得越发单薄了，甚至是亲吻时她都可以无动于衷。哎，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应该还能忍受这个，想当初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完成了学业，再到后来投入到工作中，这

么艰辛的岁月都经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难道我一直要在自己家里当一个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吗？”

肯尼科特一看到戴夫•戴尔太太走进来，立马坐直了身子。她颓然躺在椅子中，热得只喘气。他笑嘻嘻地说：“啊，啊，莫德，你好。你的捐款簿在哪里？贵客到访，是不是又要在我身上敲竹杠啊？”

“威尔，行了，我是专程来看病的。”

“怎么了，你不是基督教信徒吗？不信了，又有什么新的玩意儿，是‘新思想派’还是‘唯灵论派’？”

“不，我没有啊！”

“你来找我看病，这对你的姐妹道难道不是一

个打击吗？”

“不，怎么可能呢，只是我的信念还不够坚定而已。谁都知道威尔很会安慰人的，我的意思是，你不仅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男人嘛，既强壮又柔和。”

他坐在办公桌的边上，没穿外套，敞着背心，露出一条金灿灿的滚粗的金表表链。他的手臂微微弯着，双手插在裤袋里，饶有兴趣地听她喁喁细语。不过莫德•戴尔太太有点神经质的，笃信宗教，面容十分憔悴。她感情脆弱，经常抹眼泪。她虽然身材不匀称，但是大腿还有胳膊都很好看，可惜她的脚踝有点儿粗大，还有就是她的身体，不该凸出的地方凸出来了。不过，她肌肤细腻，眼睛水灵，还有那闪闪发光的栗壳色卷发，从耳朵到脖子根的线条，美极了！

过了许久，他才例行公事，“哦，你是哪里不舒服呢？”话语中充满了不同以往的关怀。

“我背部疼痛剧烈，上次你给我治好了，这次恐怕是旧病复发。”

“有哪些症状呢？”

“没有，但我觉得你最好给我检查一下。”

“不，不用，莫德，没有必要的。都老朋友了，实话告诉你，你的病十有八九是你胡思乱想出来的，我劝你别做检查了。

她涨红了脸，把头转向窗外，他也察觉到自己的嗓门有点不受控制。

她迅速转过身说：“威尔，你总是说我的病是想象出来的，那你怎么不给我治治呢？我最近正在

读一篇文章，是由精神病专家写的，他们认为许多胡思乱想出来的病，和很多真正的病痛都是所谓的精神病。所以，他们觉得治疗这些病，只有改善生活环境让病人心情舒畅。”

“别说了，别说了，那是心理学，和你的基督教义完全两回事。说不定你还会把社会主义也生拉硬扯进来呢。哦，天哪，你怎么跟卡丽一样都神经兮兮的。莫德，要是来这看病的都是阔佬，要是我生活在大城市也像那些‘专家’悬壶济世，我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谈论什么神经病、精神病、抑制物、压抑疗法和变态心理等。要是一位精神病专家胡说一通，收你一百块大洋，接着要你去纽约接受静养，你肯定二话不说地接受，可那一百大洋不就白白浪费了吗？我们都是老街坊了，你最了解我这个医生了，你经常看到我在修剪草坪，在你看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开业医生。如果我

说，‘去纽约静养吧。’戴夫和你肯定会笑得前俯后仰的，说，‘看，威尔在发神经啊，架子真大啊！’

“事实上，你说对了。你的这个病充分说明了性的本能受到了抑制，然后影响到你的身体。你现在需要离开戴夫，出去散散心，和别人多谈谈心，你要是去做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做的很好的。可我不能给你出这个主意，戴夫肯定会杀了我的。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反正不能出这样的点子。天这么热，门诊这个工作实在是累人啊。哦，莫德，知道不，天气再这样热下去恐怕要下雨了。”

“可是，你知道吗，哪怕我说破嘴皮子，戴夫也不会给我钱的，更别提让我一个人出去了。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人前一掷千金，出手阔绰，但背后却十足一个铁公鸡。每次即使跟他要一块钱，

他也要唠唠叨叨的。”

“是的，亲爱的太太，这个我是清楚的，但你要坚持不懈地说服他、纠缠他。他肯定要恨死我了。”

肯尼科特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纱窗上沾满了尘埃和从三叶树上飞落下来的绒毛，遮住了光线；大街上阒寂无声，只有一辆停在那里的汽车。她抓住了他坚实的手，把手指关节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哦，戴夫是如此的吝啬小气，唠唠叨叨。哪像你豁达通理，和你比起来，他就是个跳梁小丑。”

他可不能附和着骂戴夫，只好说：“戴夫还是不错的。”

她恋恋不舍地松开了他的手，“威尔，今晚来我家吧，说说话聊聊天，家里实在太冷清了。”

“要是我去了，戴夫也在那儿，那我们肯定得打牌了。今晚，他应该不去店里吧。”

“不，店里的伙计回科林斯了，因为他母亲病了。戴夫在店里要待到半夜了。来吧，我特意准备了冰镇啤酒，我们坐着，边吃边聊，多惬意啊。这不是很好吗，是吧？”

“是的，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不妥，可还是不大方便。”他仿佛看到卡罗尔纤细苗条的黑幢幢的身影，正冷眼看他们鬼混。

“好吧，但是我一个人真的好孤单呢！”

她穿着肥大的机绣花边细布褂子，脖子周围的肌肤显得特别娇嫩。

“这样吧，莫德，我会装作碰巧路过你那里，进去坐一会儿。”

“那到时候再看吧，”她一脸正经地说，“哦，威尔，我不过是想找个人聊聊天，你怎么这么早就结婚了呢，还有了孩子。我真想在黄昏时依偎着你，不言不语，把戴夫彻底忘了！到时你会过来吗？”

“当然！”

“那我等你哦，要是你不来，我可是会很孤独的。再见！”

他责备着自己：“我真是个十足的笨蛋，干吗要答应呢？可我非遵守诺言不可，不然她会受伤的。她善良，优雅又友爱，而戴夫却吝啬小气，一定是这样。她活力四射，比卡罗尔差不了多少。总

之，都是我的错。我怎么就不能像卡丽布里、麦加农和其他医生那样对待病人有防范之心呢？我平时是很小心谨慎的，可莫德死缠烂打，连哄带骗地让我去她那儿。按原则来说，我是不该让她这样的。我不能去。我不妨打个电话，告诉她去不了。卡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我怎么能够抛下她和莫德•戴尔那种不正常的女人厮混在一起呢，不，绝对不行。但我也犯不着让她伤心。我不妨去拜访她一下，顺便告诉她我不会在那里久留。总而言之，都是我不好，当初就不该对她穷追不舍。都怪我不好，我没有资格去责怪莫德。我还是去拜访一下吧，推说下午要下乡出诊，立马就走。真讨厌，还得让我捏造事实。上帝啊，为什么女人可以这么难缠？莫非就仅仅因为你上辈子做过一两件错事，就要被纠缠不放吗？这是莫德自己的过错呀，我非要远离她不可。不如带着卡丽去看电影好了，这样可以忘掉莫德。可今晚电影院里恐怕会很热。”

他思索再三。然后猛地戴上帽子，把衣服挽在手上，啪地关上了门，上完锁，然后拖着脚步往楼下走去。“我不去了！”他坚定地说。可是，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其实还是摇摆不定。

如同往常一样，一看到那些熟悉的窗户和脸孔，他就放下了所有烦恼，轻松不已。萨姆•克拉克兴冲冲地朝他喊叫：“大夫，今晚去湖边游泳，好吗？难道今年你们别墅就不开了吗？我的老天，大家都很想念你呢！”他一下就高兴起来了。看着车库的修建进程，他甚感自豪，从每一块砖砌垒他看到了格菲尔草原镇的日益繁荣。奥利•森德奎斯特感激不已地和他说：“晚上好，大夫，多亏你给我太太开的灵丹妙药，她现在已经好多了。”这又让他扬扬得意起来。回到家后，干完了往常的家务活，他才平静下来：他先把野樱桃树上的虫网烧了，然后用胶把汽车右前轮破裂的内胎补好了，最

后在屋前路上洒上了水。他感觉干洒水这活也很舒服，喷出来的水柱就像箭矢，轻盈地落在地上，灰蒙蒙的尘土马上变成了黑乎乎的水渍。

戴夫•戴尔正从街上走来。

“戴夫，去哪儿呢？”

“去店里。我已经吃过晚饭了。”

“但是你不都是每周四晚上歇息的吗？”

“是的，平常是这样的，可彼得回家了，他母亲生病了。哎，不知道这些伙计都怎么了，给他们很多钱也不肯干！”

“天哪，戴夫，你都是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忙啊！”

“是啊，要是你来市区，顺便过来坐下，抽支雪茄吧。”

“哦，说不定我真会来的。我要去看钱普•佩里太太，她病了。戴夫，回头见。”

肯尼科特到现在，还徘徊在门外。他知道卡罗尔就在附近，他应当考虑到她的意见，要是她不高兴，那就自讨没趣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还是很享受一个人在外面这样待着的。洒完了水，他才进屋，朝着婴儿房走去，大声对着休说：“爸爸给你讲故事哦！”

卡罗尔背窗坐在一只矮凳上，夕阳透过窗户给她身上抹上一层淡金。孩子坐在她膝盖上，头枕在她手臂上，专心致志地听她哼着吉恩•菲尔德的儿歌：

早上唱的是小宝宝——

勒迪达德，

晚上唱的也是小宝宝——

勒迪达德；

整日唱的是

这支可爱动听的歌儿

唱得那个小淘气笑呵呵，

长大了就懂事了。

肯尼科特听得入迷了。

“莫德•戴尔？怎能和卡罗尔相比呢？”

这时，女佣人上楼来了，大声喊着：“开饭了。”肯尼科特这会儿正仰卧在地上，两只手像海豹一样前后摆动着，而休则拼命踢着他，没想到这孩子劲儿居然这么大，让他大为吃惊。他搂着卡罗尔的肩膀，一起下楼吃饭去。他早已不再为那个想法犹豫了，所以感到分外高兴。卡罗尔把孩子安排到床上睡觉。他则坐在门外的台阶上。浪荡子裁缝纳特•希克斯偷偷溜了过来。他一边挥手打蚊子，一边小声问：“大夫，今天晚上要不要像在光棍那会儿一样跟我们出去乐乐呢？”

“你说什么呀？”

“你难道不知道镇上来了新的女裁缝斯威夫特韦特太太吗？就是那非常时髦的金发女人。和她一

起玩，相当有趣的。今晚，我和哈里•海多克就要带着她，再带上时装店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一起去兜风，可能我们还会去哈里新买的那个农场呢。我们要带些啤酒，还有你从未尝过的、香味纯正的黑麦威士忌。我敢打赌，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到时候准会野餐的。”

“去你的，纳特，我才不上当呢。你别以为我会乐意在一旁闲看着。”

“不，告诉你，斯威夫特韦特太太那有一位从威诺纳来的女友，不仅人好看，更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了，所以，哈里和我想你应该会愿意和我们出去乐一乐的。”

“不，不。”

“大夫，别装了，别一直想着面子啊，身价

啊，想想以前单身的时候还不是没命的疯玩啊。”

也许是因为肯尼科特听说过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的这位女友孟浪轻浮，也许是因为黄昏时分卡罗尔给休唱歌时的声音使他久久无法忘怀，也许还是由于他值得称道的淳厚还没消失殆尽，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拒绝了。

“少胡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但我也并没想假装圣人，我也喜欢出去玩，喝喝酒。不过，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责任。说实话，你在外面鬼混后，再回到你太太身边，就不会感到作贼心虚吗？”

“我啊，我得出的经验是，‘丑事不露，丈夫不愁。’俗话说的好，对付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下手快，管得紧，嘴巴严，少开言！”

“哦，那是你的经验。可我办不到。而且，我总觉得和女人私下鬼混就好像是赌博，注定输的一定是你自己。如果你输了，就认为很晦气；如果你赢了，可一想到自己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还不如输了呢。尽管说，干这种事是天性所致，可要是镇上的太太们发现自己的丈夫背着自己干这种勾当，她们肯定要吓一大跳的，你说呢，纳特？”

“那肯定的呀。哎，老兄啊，如果那些好心肠的太太们发现他们的丈夫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所作所为，她们不晕过去才怪呢！大夫，你确定不去了吗？凉爽的兜风远行，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的纤纤玉手、冰凉的威士忌，你真不要吗？”

“不，不。不好意思啊，我真不能去。”肯尼科特喃喃自语道。

他看得出来，纳特就要走了。他感到高兴，可

是却有点失落感。他听到卡罗尔下楼的脚步声，他高兴地大叫：“快来坐，那该有多美啊！”

尽管他热情地招呼她，可她并没理会他，自己坐在门廊里，默默地摇着摇椅。过了一会儿，她叹气道：“外面那么多蚊子，你怎么还没把纱窗装好呢？”

他好像是在试探她似的，轻声说：“又头痛了吗？”

“没，还好啊，但这个女佣人太笨了，什么事我都要亲力亲为。所有银器都差不多要我洗呢。休整个下午都很闹腾。可怜的孩子，天太热了，他受不了了，可把我累坏了。”

“你很喜欢出去走走的，不是吗？让女佣看家，我们去湖边走走，散散步吧。要不我们去看电

影？走，一起去看电影。要么坐车去萨姆家游泳？”

“亲爱的，你不要介意，我累得筋疲力尽的，实在走不动了。”

“今晚，你怎么还睡在沙发上，不下楼来呢？楼下凉快得多。我这就去把我的凉席拿下来。来吧，和我做伴吧，不然我会被小偷吓坏的。你忍心让我独自一个人吗？”

“谢谢你了，但我还是喜欢自己的房间。亲爱的，你尽管下楼去睡好了。干吗不在沙发上，非得铺个凉席，睡地板呢？哦，我想进屋，看一会儿最近一期时尚杂志，可能待会儿回来和你说晚安。亲爱的，你大概不用我待在这吧？当然，要么你有什么要事需要我。”

“没有，没有，真的，我真要去看看钱普•佩里太太。她病了。你快去歇着吧，我可能还会去药房。如果你困了，就睡吧，别等我了。”

他吻了她一下，就慢慢悠悠地走了。一路上，他遇到了吉姆•豪兰，又和特里•古尔德寒暄了几句。但是，他心里发慌，肚子紧缩。他走得越来越慢，终于到了戴尔•戴夫太太家的院子。他向里瞥了一眼，看到门廊里爬满了野葡萄藤蔓，一个身着白色衣服的女人坐在里面。突然他听到嘎吱的声音，是她站了起来，探头看了一眼，然后又背靠椅子，假装休息。

“进去喝杯冰镇啤酒很不错，可只能待一会儿。”他一边推着戴尔家的门，一边暗自思忖。

# 二

博加特太太和贝西•斯梅尔舅妈一起来拜访卡罗尔。

“你有没有听说那个可怕的女人，头发金黄色的裁缝师斯威夫特韦特太太。”博加特太太叹着气说。“据说她家里一下子天翻地覆。原来是有一拨年轻的小伙子，也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浑蛋，只要天一黑，他们就溜进她家里，各种寻欢作乐，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们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呀。实话告诉你，尽管我是看着威尔•肯尼科特长大的，但我也不敢确保说他是清白的。谁知道那些骚货会怎样勾引他呢。特别是做医生的，时不时就会有女人跑到诊所去看他，纠缠不休。不是我在搬弄是非，难道你就不觉得……”

卡罗尔愤然大怒：“我并不想袒护威尔，讲他十全十美，从不犯错。但有一点我敢肯定，他完全不是你们所说的会‘寻欢作乐’的人。如果他真是两眼盯着女人的老色狼的话，我倒希望他去主动勾引那些女人，而不是可怜巴巴地被女人所勾引！”

“卡罗尔，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长辈讲话呢？”贝西舅妈说。

“不，我是认真的。当然，我不是骂博加特太太。不过，他脑子在想什么念头我最清楚了，哪怕是他在心里想还没做的事情。今天早上，昨天夜里他很晚出去，说是佩里太太病了，随后又给一个男人把脱了臼的手臂接好。今天早上，他在吃早饭时一言不发，若有所思的样子。”她故意凑上前去，装成神秘的样子咬着耳根说：“你们猜猜，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什么？”博加特太太心里忐忑地问道。

“他心里或许在想是否需要修剪一下草坪。这会儿你们懂了吧，我刚才讲的并不是胡闹的，请多多包涵。现在请你们尝尝新鲜出炉的葡萄干小甜饼。”

# 第二十六章

## 一

卡罗尔很喜欢带着宝宝一起去散步。休看到什么就问，总是很想知道黄杨树在说什么，福特汽车行在说什么，那儿的一大片云彩在说什么，她都一一解答，而且尽量做到有理有据，并不是在胡乱搪塞。他们特别喜欢面粉厂前面的拴马桩，那是一根滚粗的木桩，尽管早已变成褐色，但看起来还是挺好的；它的下半截特别光滑，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可它的上半截被马缰绳勒出一道道凹痕，手摸起来痒痒的。以前卡罗尔从没注意过大自然，只看见它

的颜色和形体在不断改变而已。她只在乎人和思想。但休的提问让她开始注意到：麻雀、知更鸟、蓝色木坚鸟和金翼啄木鸟中间好像发生了一幕幕闹剧。她虽然看到雏燕试飞感到心情愉悦，可又不免为它们的泥巢和家庭之间的争吵而觉得烦恼。

此刻，她早已抛开了那些烦恼。她跟休说：“我们两个好像是落魄的吟游诗人，四处漂泊。”这时，休也会附和着，“四处流浪，四处流浪！”

他们最喜欢的冒险活动，最喜欢的秘密基地就是迈尔斯、比阿和奥拉夫•伯恩斯塔姆的家。

肯尼科特十分不想卡罗尔和休去伯恩斯塔姆家去。他说：“你干吗非得去那种鬼地方呢？”他的意思是说，从前是“瑞典女佣人”的儿子没资格做威尔•肯尼科特医生儿子的玩伴。当时，卡罗尔并

没有说什么。因为她自己也不理解是否真的不应该和伯恩斯塔姆一家来往，也不知道怎么和伯恩斯塔姆家成了朋友，却因此受到了俱乐部的冷嘲热讽。卡罗尔曾经为了躲避贝西舅妈的喋喋不休，就找到久恩尼塔•海多克和“芳华俱乐部”里的人闲聊，可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看到那些年轻的少奶奶，她就心里不安。她们说话高声大气，震得整个屋子仿佛要坍塌下来了。她们讲的笑话也是翻来覆去，毫无意义。不知不觉地，她就远离了“芳华俱乐部”、盖伊•波洛克、维达等人，除了韦斯特莱克医生太太，以及那时还不清楚是不是朋友的伯恩斯塔姆一家人。

对休来说，那个“红胡子瑞典佬”是世界上最神通广大的英雄。每当迈尔斯在喂牛，赶他那唯一的猪——一种懒惰成性，到处乱窜的动物——或是在杀鸡时，休总是怀着无限崇敬之情亦步亦趋地紧

跟着他。在休看来，奥拉夫就和王子一样，虽然没有他父亲迈尔斯那样高大强壮，但他对耍棍弄棒、打扑克和滚破铁环这些事情样样精通。

卡罗尔下意识地承认，奥拉夫比起自己的孩子不仅外形帅气，而且举止端庄，落落大方。奥拉夫就像是古代北欧部落的酋长：外形魁梧，满头金发，四肢发达，待人和善。而休碌碌无为，就像是一个忙得昏天地暗的商人。休蹦蹦跳跳地说：“带我去玩吧，好吗？”奥拉夫总是睁着闪亮的蓝眼睛，温柔地答应道：“好的。”要是休打了他——休的确打不过他——可奥拉夫从不计较，只是有点惊奇。于是，他就昂首阔步地走向屋内，而休却因为无端不能和他一起玩而哭了。

这两个朋友正在玩一辆豪华四轮马车，那是迈尔斯用一只盛淀粉的盒子，再加上四根红线搭起来

的，他们又把树枝往鼠洞里捅，尽管他们一无所获，但却玩得很痛快。

比阿脸庞丰满，哼着小调，公平地把小饼干分给两个孩子，有时连责骂起来也毫不偏心。如果卡罗尔连一杯咖啡和几杯瑞典奶油饼干都推推让让的，她就感到很扫兴。

迈尔斯的制酪场发展得很好，现在有六头牛、二百只鸡、一台脱脂器和一辆“福特”卡车。春天，他在小棚屋旁又新建了两间房子。建房的时候，休觉得就像过狂欢节一样开心。迈尔斯大叔动作敏捷，爬上梯子，就站在房梁上，手里挥舞着榔头，嘴里还哼唱着《公民们，快拿起武器来》这类儿歌；他钉起屋顶板来简直比贝西舅妈熨手绢还快。然后，他还让休和奥拉夫分别坐在木板的两端，接着高高举起他们；迈尔斯叔叔最拿手的莫过

于用粗软的炭笔在松木板上画人物画，真是好看极了！

迈尔斯大叔那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呢！休知道在他父亲的诊所也有许多晶光发亮、形状奇异的工具，但都很锋利，据说还消过毒，不让小孩子们随意触摸。休在父亲的诊所里，看到那些放在玻璃架子上的工具，都要反复提醒自己绝对不能乱动乱摸。可迈尔斯大叔就不一样了，他这里的工具都可以触摸，除了锯子。这里有一把头上镶银的榔头；一个大“L”型的直角尺；一个具有魔力的水平仪，相当珍贵，是用价值连城的红木和金子做成的，里面有一根细管，细管里还有一滴水——不是一滴水，什么东西也说不上来——不管你有多小心，只要你一倾斜这水平仪，这小水滴就惊恐万分地在细管里上下乱跑。他那儿还有很多钉子，尽管不一样，但样式齐全——大号尖钉看上去威风凛

凛，中号钉子并不那么讨人喜欢，那些钉屋顶板的钉子却形式各样，简直比图画上的仙女还好玩呢。

## 二

迈尔斯一边搭建屋棚，一边和卡罗尔坦诚地交谈。他说只要他待在格菲尔草原镇，就会永远被视为浪荡子。比阿的路德会教友由于他不信神，而一看到他就生气；而那些商人因为他过于激进，见了他就恼火。“我不可能总是紧闭嘴巴不说话。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咩咩叫的小绵羊，胆小极了，我只是有什么说什么，可他们仍旧不肯放过我。哦，虽然面粉厂的领班，还有丹麦鞋匠、埃尔德工厂的工人师傅，还有一两个瑞典佬照常来我家拜访，但

你知道，那是因为比阿心眼好，喜欢招待人，忙里忙外，给客人煮咖啡，乐此不疲。

“一次，她非得拉着我去美以美会教堂做礼拜。我就虔诚地进了教堂，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牧师讲道。那天牧师大讲特讲进化论，尽管他讲得漏洞百出，我也忍住没笑。然后，做完了礼拜，那些老教友都聚在教堂门口，兄弟长姐妹短地与每个会众挥手道别，可我出来时他们什么表示都没有，他们分明是看不起我。他们认为我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想，到了奥拉夫那个时候，可不准那样啦。有些时候，我真想离家出走，仍回到小锯木厂干活。但是，比阿好像有魔力似的，我终究离不开她。老天哪，你可知道肯尼科特太太是一个多快乐、坦率、忠诚女人吗？还有奥拉夫，我很爱他的，哦，算了，我不想在你面前多夸自己的家人。

“当然，不瞒你说，我也曾想过干脆收起摊子，搬到西部去。那儿的人要是事先不了解，应该不会拒绝我。不过，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奶酪场，实在不想另起炉灶，拖着比阿和小孩子搬到别处的小棚屋去。他们以此为由要我们留下。他们并且劝说我们要勤俭节约，攒钱买自己的房子，哦，天哪，他们说服我们了。他们心里清楚我们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什么赤化之类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暗中搞什么计谋，宣传一些反动言论。好吧，只要能坐下来和比阿打打牌，给奥拉夫吹嘘一下我在树林中的冒险故事，以及怎样诱捕一头又大又白的猫头鹰，再给他讲讲保罗•班扬的故事，即使他们认为我是无业游民，游手好闲，我也不在乎。说实话，我在乎的只有他们娘俩而已。我告诉你哦，可你不要透露给比阿，等那两间屋棚搭好后，我还要给她买一架留声机呢！”

后来，他果然给比阿买了留声机。

比阿一边忙着家务——洗衣服、熨衣服、补衣服、烤面包、扫地、做果酱、拔鸡毛、沏水槽等，干这些尽管她累得腰酸背痛的，但夫妻恩爱苦也甜，所以干起来特别带劲儿，并具有创造力，一边听着留声机播放的歌曲，瞧她那股欣喜劲儿活像慈祥的老母牛。新盖好的屋棚，下面是厨房，上面是卧室。那原来是单间的小棚屋，现在变成了客厅，里面摆着一架留声机，一张真皮座面金黄色橡木摇椅，还挂着约翰•约翰逊州长的照片。

七月下旬，卡罗尔去了伯恩斯塔姆家，希望闲聊格菲尔草原镇的人和事。她发现奥拉夫躺在床上，发着烧，脸色难看，比阿脸红通通的，好似头痛脑胀，但仍在忙活着。卡罗尔就叫过来迈尔斯，担心地问道：

“他们看起来身体不舒服啊，到底怎么了？”

“他们在闹肚子。本来我想叫肯尼科特医生来看一看，可比阿说他好像不太喜欢我们——她认为因为你老是来这儿串门，所以他不高兴，可我担心死了。”

“我马上去叫肯尼科特医生！”

她俯身去看奥拉夫。他原本闪亮的眼睛，现在目光呆滞，他一边痛苦呻吟，一边用手摸着前额。

“他们恐怕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吧？”她问迈尔斯。

“估计是水的问题吧。我们过去总是穿过街到奥斯卡•埃克龙家的那口井去打水。但奥斯卡见了我总是叨叨，说什么我吝啬，都不肯花钱自己打一口井。一次，他就对我说，‘你们社会主义者很了

不起啊，都喜欢掏别人家的钱——别人家的水！’我明白如果我回敬他一句准会吵闹起来，一吵开，恐怕会出乱子，到时我可能会按捺不住准会揍他。我倒乐意给钱，可他就是不收，他宁愿借此来嘲弄我。于是，我就去洼地费杰罗斯太太家的那口井取水，可能那的水不干净吧。今年秋天本来就打算要自己挖一口井的。”

卡罗尔听他讲的时候想到了猩红热这么个字眼。于是，她赶紧一路小跑，到肯尼科特医生的门诊。他郑重其事地听她讲完，就点头道：“我们马上走吧。”

他检查完比阿和奥拉夫后，摇着头说：“是，好像是伤寒。”

“天哪，我在锯木厂看到过别人得伤寒，”迈尔斯绝望了，“那他们是不是很严重啊？”

“我会尽力的。”肯尼科特说。他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冲着迈尔斯微笑，拍拍他的肩膀。

“应该找个护士来照看吧？”卡罗尔问道。

“哦，”肯尼科特转过身子，对迈尔斯说，“能找到比阿的表姐蒂娜吗？”

“她已经回乡下老家了。”

“要不我来照顾他们好了！”卡罗尔坚持着。“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做饭，而且伤寒期间他们需要用海绵擦洗，我来照顾最合适不过了。”

“是的，她说得没错。”肯尼科特不禁说道，他毕竟是个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在我看来，目前在镇上请个护士不容易啊。斯蒂维尔太太正忙于接生，而你的护士又度假去了。那就白天你来照顾，晚上有伯恩斯塔姆。”

整整一个星期，卡罗尔每天早上从8点忙到大半夜，给他们喂饭、洗澡、熨床单、量体温。迈尔斯死活不让她煮饭，劝她休息休息。迈尔斯恐惧极了，他脸色苍白，脚上只穿着长袜子，悄无声息地打扫屋子，忙着烧饭；他又红又大的手灵巧地收拾着一切。肯尼科特一天到访三次，态度一如既往的温和亲切，就连对待伯恩斯塔姆也彬彬有礼，叫人看到了一丝希望。

卡罗尔明白，自己是何等的喜爱比阿。这给了她无限的动力，即使给他们擦澡时臂膀也特别有力，仿佛一点都不累。可是比阿和奥拉夫的病情使她完全绝望了，因为他们太虚弱了，每次进食后，都会脸色发红，非常难受。他们只好希望晚上好好静养了。

第二周，奥拉夫原本强壮有力的双腿开始变得

软弱无力了。他的胸前和后背出现了可怕的点点红斑，腮帮子也凹陷了下去。他十分恐惧死亡。他的舌头变成了褐色，而且时常作呕。他原本充满自信的嗓音逐渐低沉，变成一种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低语，仿佛在承受着莫大的痛苦。

比阿得病时自己还硬撑着，而且拖得太久了，所以等到肯尼科特大夫让她卧床休息时，她已经病入膏肓了。一天，正是黄昏时分，她突然因肚子剧痛而大声尖叫起来，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不到半个小时，她就开始胡言乱语。直到凌晨，卡罗尔一直陪伴着她。尽管那天夜里，比阿始终处于半醒半昏迷状态，但迈尔斯从狭窄的楼梯口时不时探头向里张望的那种默默无语的痛苦，让卡罗尔感到尤为心酸。第二天，卡罗尔没来得及合眼就又跑去探视。比阿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奥拉夫，我们玩得好愉快呀！”

十点钟时，卡罗尔正在厨房准备冰袋，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迈尔斯去开门，看到门口站着维达•舍温、莫德•戴尔和齐特雷尔太太——浸礼会里那位牧师的太太。她们手里拿着葡萄、妇女杂志和花花绿绿的小说。

“我们刚听说你妻子病了，所以专程过来看看有没有我们能帮得上的事情。”维达太太叽叽喳喳开了。

迈尔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们。“可惜你们来晚了，没什么事情可以帮忙了。比阿往常老是延颈鹤望，真心盼望着各位能来。她真心实意想要和你们交朋友，她以前常常坐在这等待你们的到来。可是现在——哼，你们他妈都给我——滚蛋。”他狠狠地撞上了大门。

一整天，卡罗尔眼睁睁看着奥拉夫一步一步走

向死亡。其实，他早已虚弱透顶了。肋骨清晰可见，皮肤冰凉，脉搏细弱，可跳动剧烈，而且越跳越快，似乎是在一步步接近死亡。到了傍晚时分，他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

此时，比阿仍然处于昏迷状态，还不知道儿子已经走了。第二天清晨，她也一命呜呼了。当然，她也永远不会知道奥拉夫不会在门前阶沿上挥舞木头剑了，他再也不会去管理牛场了，迈尔斯的儿子永远不能去东部上大学了。

迈尔斯、卡罗尔、肯尼科特都默默无语。他们眼里噙满了泪水。

“你们赶快回家，好好睡觉吧，你们实在太累了。你们的大恩大德，我实在无以为报！”迈尔斯低声对卡罗尔说。

“好，我这就走。但我明天还要来，我要来和你一起送葬。”她竭力控制住内心的剧烈悲痛。

出殡的那天，卡罗尔却病倒了，几乎无法动弹。她猜想街坊邻居应该会去的。可她却并不知道：当时迈尔斯叫维达等人吃了闭门羹，已经传遍了整个格菲尔草原镇，他引起了全镇的反感，成为了众矢之的。

完全是出于偶然，她用胳膊肘支在床上的时候，从窗户里看到了比阿和奥拉夫出殡的情景：没有哀乐，没有车队，只有迈尔斯孤孤单单一人，穿着他结婚时的黑色大礼服，低着头跟着装着他妻子和儿子遗体的破烂不堪的柩车。

一个小时后，休哭着走进了妈妈的房间。她强颜欢笑着问：“宝贝，怎么了？”他哭着说：“妈妈，我要找奥拉夫玩。”

那天下午，久恩尼塔•海多克来串门，同卡罗尔闲聊，她说：“你以前的女佣人实在是太不幸了。可我对她的丈夫却丝毫不同情，大家都说他嗜酒成性，对家里人刻薄，所以才会落得家破人亡。”

# 第二十七章

## 一

雷米埃•伍瑟斯庞从法国来信，说他被派上前线，受了轻伤，现在已经提升为上尉。维达的自豪感感染了卡罗尔，使她没那么郁郁沉沉了。

这时，迈尔斯卖了他的奶酪场，卖了好几千。他和卡罗尔紧紧握手告别，俯身说：“我要去北艾伯塔买一个牧场，尽可能远离这边的人。”他猛然转过身，但步伐却没有从前稳健了，肩膀给人以一种衰老感。

据说他在临走前把格菲尔草原镇臭骂了一顿。有人说要把他抓回来，游街示众，然后驱逐出境；也有谣言说，老钱普•佩里在火车站把他痛骂了一顿：“你以后永远别回来了，我们对你的亡妻和儿子是尊敬的，但对你这种亵渎上帝、一个无功于国有愧于民的卖国贼，不存在丝毫尊重。”

一些当时在火车站的目击者说，迈尔斯当场就予以反驳了，内容极端反动，说什么喜欢德国的工人，远胜过美国的银行家；也有另一种说法，迈尔斯当时被佩里骂得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肯定感到愧疚了，因为当火车离开格菲尔草原镇时，有人看到他在车厢里往外看着渐行渐远的格菲尔草原镇。

他搭乘的那列火车此时正从轨道上驶过，擦过他的那座房子以及那四个月前他搭建的屋棚。

卡罗尔最后一次来到迈尔斯的小棚屋，奥拉夫那辆用红色线轴做成的四轮马车映入了她眼帘，它就停放在马厩附近的向阳的角落里。她不晓得一个眼光锐利的人能否从火车上也看得见呢。

往后的一个星期内，卡罗尔虽然在红十字会里，可实在没心思去做事。她无语地缝补和捆绑衣服，维达在讲她的战况公报。后来，肯尼科特也加入进来责骂伯恩斯塔姆：“要真像佩里说的，伯恩斯塔姆真不是什么好人。撇开比阿不谈，我真怀疑爱国委员会怎样迫使他表现出爱国心呢——如果他不愿买战时公债，加入基督教青年会，我想他们会把他送进监狱。对付那些自私的德国佬，他们还是有一套的。”她对此也一声不吭。

## 二

韦斯特莱克太太并没有给她任何鼓励，只是觉得她这个人和蔼亲切，值得信赖；尤其是这位太太对她的想法如此宽容，令她十分感动。于是，她就抽泣着讲述比阿的不幸遭遇，直到她一吐为快，方才停止。

她经常在街上碰到盖伊•波洛克，可他总是大谈特谈查尔斯•兰姆和落日，无比乏味。

卡罗尔在跟弗利克鲍太太的来往中彼此熟络起来，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了。弗利克鲍又高又瘦，而且容易激动。卡罗尔在药房前碰到了她。

“出来散步啊？”弗利克鲍脱口问道。

“是的，出来走走。”

“嗯，我想你是个值得一谈的女人。走，上我家去喝杯茶吧！”

卡罗尔正好闲来无事，就答应了。可弗利克鲍太太的奇异着装引来了不少行人的注视，这使得卡罗尔浑身不自在。这时，虽然已是八月初了，可天气还是很热，弗利克鲍太太头戴一顶男士小帽，身上披件狸猫皮袄，看着像只垂死的猫。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条仿珍珠项链，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缎面褂子，腰里还围着一条前摆翘起的厚粗呢裙子。

“进来坐呀，把小孩放摇椅上。屋里乱糟糟的，都无处站立，别介意哦。你讨厌这个镇，我也不喜欢。”弗利克鲍太太说道。

“为什么呀？”

“你不喜欢呀。”

“嗯，我的确不喜欢。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喜欢的。可能我就是一个六角形的钉子，解决方法就是让格菲尔草原镇变成六角形的洞眼。”卡罗尔说得兴致勃勃。

“那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实现呢？”

“我们就以韦斯特莱克太太为例。她天生就是一个高贵的女人——她应该在费拉德尔菲亚或波士顿有一幢古朴的房子——可她却沉浸在书堆中来逃避这一切。”

“除了读书，而不干任何其他事，你就可以悠然自得，不为现实发愁吗？”

“肯定不会啊，可是，老天哪，一个人总不能老是讨厌自己居住的城镇吧？”

“为什么不能啊，我就是。我憎恨格菲尔草原

镇已经三十年了。这将是我的葬身之地，我会憎恨它直到我咽气的那一刻。我本应该去经商做买卖的，要知道我对数字啊，计算啊很有天分，可现在一切都晚了。很多人觉得我疯了，是的，我是很不正常。因为，我老是坐在那发牢骚。我去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诗时，别人都以为我是虔信上帝的，真是笑话。其实，我只是想解闷，忘掉洗衣服，熨床单，缝补袜子这些事情而已。我是多么想自己开间铺子，卖卖东西，可朱利叶斯就是不肯听我的话。就算现在答应也晚了。”

卡罗尔坐在硬邦邦的长沙发上，心中不由得一寒。难道这样单调乏味的生活要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吗？有朝一日她会不会也像韦斯特莱克太太那样高傲自大，自己变成一个瘦骨嶙峋、举止古怪的老妪，身着一件光秃秃的猫皮短袄，趔趔趄趄地行走在大街上？她蹑手蹑脚地往家里走的时候，觉得自

己好像落进了那个桎梏中。当她抱着昏昏欲睡的孩子，步履蹒跚地回到家中，她仿佛变成了一个弱不禁风、微不足道的妇人，虽然风韵犹存，但眼眸间却没有了希望。

那天傍晚，她闲坐在门廊里。看来肯尼科特还要出诊去给戴夫•戴尔太太看病。

暮霭渐浓，枝影俱寂，街上一片寂静。只是偶尔传来汽车开过的沙沙声，豪兰家门廊里摇椅发出的吱嘎声，手掌拍打蚊子的啪啪声，时断时续的谈话声，蟋蟀的啾啾声，飞蛾撞在沙窗上的啪嗒声，这一切的一切使得黑沉沉的夜越发静寂了。这好像是世界尽头的一条街，一条不可救药的街。即使在这里耗尽一生也不会有有趣的新鲜事物出现。这是一条单调乏味，不值一提的街。

正在这时，默特尔•卡斯和赛伊•博加特欢声笑

语地走了过来。赛伊按照乡下的风俗向姑娘献殷勤，弄的默特尔耳朵痒痒的，默特尔忍不住咯咯傻笑双脚乱跳。他们走路闲散，就像跳舞的情侣，一会儿脚丫子往两边踢，一会儿拖着脚跟跳曳步舞，发出时断时续的四二节拍的回音。他们的讲话声引得暮春里一片骚动。蓦然间，那个坐在医生家门廊摇椅里的女人，仿佛觉得夜一下子充满了活力，在这茫茫黑夜里，到处都是热烈的喘息声，那正是她缺少和殷切期待的。明天该是崭新的一天。

# 第二十八章

## 一

八月，卡罗尔在“芳华俱乐部”的一次晚宴上，从戴夫•戴尔太太口中听到“伊丽莎白”这个名字。

卡罗尔很喜欢莫德•戴尔，一是因为近来她对卡罗尔尤为热情，二是因为她不再像从前那样神经过敏惹人厌了。她们俩一碰面，莫德就会握着她的手口若悬河地聊起休来。

肯尼科特说，他觉得“莫德挺可怜的，她几乎是太孤独忧郁了，戴夫又不是个懂得怜香惜玉的人。”他们一起去湖滨别墅游泳时，他总是对可怜的莫德客客气气。卡罗尔对他的这种同情心深感自豪，所以她也开始和他们的这位新朋友套近乎了。

戴尔太太滔滔不绝地讲道：“哦，你们有没有听说镇上新来的‘伊丽莎白’？他就在纳特•希克斯的裁缝店工作。我敢打赌，他一个星期赚不到十八块，可是，我的天哪，乍一看，他简直就是个女人！他讲起话来斯斯文文的，臭架子倒不小，身上穿着束腰带的夹克衫，凸纹布衣领上别着一枚金别针，甚至脚上的袜子也和领带同一颜色。实话告诉你们，恐怕你们不相信，可我是确实有听人说的，说这个人就住在格雷太太那幢破烂不堪的提供食宿的公寓大楼里。据说他还问格雷太太，晚餐时要不要穿晚礼服呢！真难想象竟然有这种事。说穿了，

他不过是个瑞典小裁缝，叫埃里克•瓦尔博格。但就因为他曾经是明尼阿波利斯一家裁缝店里的老手，所以大家都夸赞他的针线活儿真不错，而他自己也拼命装作是个尊贵的人了。据说他还想让别人都以为他是个诗人呢，走到哪儿都捧着书，装模作样。默特尔•卡斯说，一次她在舞会上碰到他，他正在茫然若失地瞎转悠，开口闭口都是鲜花、诗句、音乐之类的。要知道，默特尔那丫头本来就是个机灵鬼，哈哈，哈哈！她就故意没话找话，挑逗他，套他的话。你们猜他都讲了些什么？他说，他在这镇上还没找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相信吗，真是可笑。他只不过是个瑞典小裁缝罢了。我的天哪！大家都说他像极了女人，简直是个小姑娘。那些小男孩都叫他‘伊丽莎白’，他们在大街上拦住他，故意问他读的是什么书。然后他就跟他们讲了。他们装出信以为真的样子，又很坏地挖苦嘲笑他，可他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嘲弄他。哈哈，

这真是太好笑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卡罗尔也跟着他们一起笑了。杰克•埃尔德太太又接着说，这个埃里克•瓦尔博格私下里还告诉格雷太太，说他“巴不得为太太小姐们效劳设计衣服”。荒唐至极！哈维•狄龙太太也瞥过他一眼，说实话，他确实挺英俊的。但是，她的这一看法立马遭到了B.J.高杰林太太——他丈夫是银行家高杰林——的反对。据高杰林太太说，她曾经仔仔细细地观察过瓦尔博格这个家伙。她和丈夫高杰林开着车经过麦格鲁德大桥时，正好看到了‘伊丽莎白’。当时他身上穿的衣服可丑了，腰身又细又窄，跟个女人似的。那时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无所事事，但当听到高杰林的汽车喇叭声时，就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书，当车子经过时马上装腔作势地看书，这不是明摆着做给人家看吗？实际上，他的长相平平，一点儿男人味都没有。

那些男人们一听，也跟着太太们一起来揭瓦尔博格的短。“我的名字叫伊莎贝拉，我是个顶呱呱的裁缝师、诗人、音乐家、文学家。成千上万的女人都拜倒在我的脚下。麻烦给我点面包夹牛肉，好吗？”戴夫•戴尔猛臭了瓦尔博格一顿。然后，他还讲了镇上的毛头小伙子们是怎样拿瓦尔博格开玩笑，寻开心的。他们拿了一条腐烂的鲈鱼放在他的口袋里，还在他的背上贴上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是个大傻瓜，请踢我几脚吧。”

卡罗尔觉得有机会笑一笑，自然也开心，就跟着大家一起闹闹。突然，她语出惊人地说：“戴夫，你理过头发之后，简直是魅力四射啊！”大家都为卡罗尔的这句俏皮话拍手，感到十分有趣。肯尼科特也“妻贤夫荣”，得意扬扬。

她暗自忖度，希望有一天路过希克斯的裁缝

铺，能亲眼目睹这个怪家伙。

# 二

星期天早上，卡罗尔和他丈夫、休、惠蒂尔舅舅、贝西舅妈一起在教堂做礼拜。

虽然贝西舅妈整天唠叨着让他们去做礼拜，但肯尼科特夫妇没去过几次。肯尼科特大夫说过：“当然，宗教具有强大的魔力——要想笼络下层阶级社会，就必须依靠它——事实上，也只有宗教能够蒙蔽住那些家伙，使他们相信私有。我说神学这东西，也就一般，全是那些聪明的老古董琢磨出来的，他们可比我们内行多了。”他信仰基督教，但却从未认真研究过它；他虽然不怀疑教会，

但也很少去做礼拜；他对卡罗尔没有宗教信仰感到吃惊，却也从没追究过其中的原因。

卡罗尔自己也不明白，但她有时很不自在，所以就尽量回避这些问题。

卡罗尔冒冒失失地去学主日学，听那些老师瓮声瓮气地对孩子们讲，像沙姆谢赖那样的宗谱是理论学上非常可贵的问题，值得他们深思。她在星期三晚祈祷会上，亲耳听到那些开铺子的年迈的掌柜照例每周都得一成不变地祈祷，他们所引用的总是一些古老的性爱象征，还有那些迦勒底人用过的比如“用羔羊的鲜血洗涤自己的罪孽”和“复仇之神”等血腥味很重的话语；博加特太太也夸口说，赛伊小时候，每晚她都要让他根据《圣经》上十诫忏悔一番。那时，卡罗尔吃惊地发现，二十世纪美国的基督教居然也像拜火教那么荒唐至极，可它并

没有像拜火教那样大放异彩。可话又说回来，有时当她去教会参加晚餐时，教堂里洋溢着友爱的氛围，姐妹们高高兴兴地端上冷火腿和烤土豆；当钱普•佩里太太在一天中午在电话里大声地向她说：“亲爱的，你知道蒙受上帝的永恒恩典是有多幸福呀！”卡罗尔这才知道，充满血腥，她毫无兴趣的神学也有其人性的一面。她一直认为，那些教派——美以美会，浸礼会，公理会，以及天主教等——似乎对她童年的那个法官家庭几乎没有丝毫用处，后来到了圣保罗，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使她和教会更为疏远了。可是，到了格菲尔草原镇，她觉得是教派教会人们尊重礼让最强大的力量。

八月的一个周末，卡罗尔因为听说埃德蒙•齐特雷尔牧师将要演讲《美国，要正视自己的问题》而感到尤为高兴。那时正处于战争，每个国家的工人都极其渴望控制工业、控制政权，俄国的左派正

准备推翻克伦斯基，妇女参政大势所趋，这些问题好像都值得齐特雷尔牧师大讲特讲一番。

于是，卡罗尔全家跟随惠蒂尔舅舅向礼拜堂奔去。

由于天气酷热，会众也就不拘礼仪，随便了些。男人们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他们使劲刮胡子，脸皮都刮成铁青色了；他们脱下外套，又把他们漂亮的笔挺的马甲解开了两个扣子。那些胸脯丰满，穿着白罩衫的老太太脖子里直冒热汗，鼻子上还架着眼镜，正不断地摇着棕榈叶扇子。她们这些“古代以色列的老妈妈”，都是老教友了，跟钱普•佩里太太一样老资格。那些小伙子由于害羞而坐在后排，相互开着玩笑，而那些小姑娘跟着母亲坐在前排，因为害臊而不敢四处乱跑。

这个教堂一半像谷仓，一半像格菲尔草原镇人

家里的客厅。墙上的褐色条纹纸，挂着“跟我来吧”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横幅，以及一份赞美诗目录和一张浅灰底色的红红绿绿的画，画的是一个年轻人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从“欢乐之宫”和“荣耀之家”一下子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那些被刷得油漆漆、亮晃晃的橡木座椅，红色的新地毯，以及讲台后的那三只安乐椅，会给人以舒服之感。

卡罗尔今天尤为和蔼可亲，见了谁都喜笑颜开，微鞠一躬。她跟着大家一起唱赞美诗：

日曜之辰何光明！

会众齐集共欢欣，

屏绝人欲诸思想，

不使罪愆污我身。

上过浆的裙子和邦邦硬的衬衣前胸发出了一阵沙沙声，会众都已经落座了，齐特雷尔牧师开始讲道了。牧师是个身材消瘦，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热情洋溢，说话大声，身着一套黑色便服，系着一条淡紫色领带。他用力敲着讲台上的那本大部头《圣经》，大声说：“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倾听上帝的声音吧！”然后，他就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祷告，先报告过去一周内的新闻消息，再言归正传，开始布道。

原来，所谓美国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就是摩门教和禁酒令罢了。

“一些高傲自大的家伙，四处扰乱，你们千万别上他们的当，去相信那些胡言乱语：什么自作聪明的运动很有意义，那些自行决定工资和物价的办

法，会扼杀所有的进取心和事业。所有缺少精神基础的运动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让我在这提醒你们一下：人们一谈到他们所谓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科学’，以及涉及许多关于伪装的无神论等问题时就会变得纠缠不清，糊里糊涂，这时，撒旦就会把自己乔装成约瑟夫•史密斯、布里格姆•扬，或是今日那些赤化分子，忙不迭地在尤太洲散步奇怪言论。现在，他们还嘲笑古老的《圣经》。大家都知道，就是这部《圣经》，引领我们美国人白手起家，历经磨难，才有了今天的辉煌，然后预言都实现了，美国人就被公认为是世界各国的领袖。上帝在《圣经•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四节里讲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脚凳’，现在我就告诉你们，早上你们应该尽量早起，甚至比你们早起钓鱼的时候还要早，假如你们想要聪明能干的话，就要按照上帝的圣训会做，一旦偏离它，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中去。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摩门教这个严重而又可怕的问题吧。正如我所说的，令人害怕的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摩门教的邪恶，还没有察觉到摩门教的邪恶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圈子中了，甚至还在靠近我们。但是，更可耻和令人失望的是，美国教会竟然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财政金融问题上。我个人认为，这些财政问题应该留给财政部去解决。可是，美国国会却不愿用自己的权力，通过一项法令给那些可恶的摩门教徒一个教训，把那些自命为魔门教徒的人流放出去，或者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在我们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度里，决不能让一夫多妻制和嚣张跋扈的撒旦之流有立足之地。

“美国国会这个问题嘛，我们今天暂先不做讨论。我尤其想讲一讲，越来越多的我们眼前的这一代女孩子，已经抛弃了我们的优良传统而一味贪慕

虚荣，真难想象如果顺其自然会发生什么呢。她们脑袋里装的是穿长筒丝袜，几乎不听母亲的话，更别提去学习烤面包的手艺儿，甚至还有许多女孩子会去听那些神出鬼没的摩门教士传教呢。你们可得注意了，像这样的女孩子，在我们州里已经到处都有了。几年前，我就亲耳听到一个摩门教士在都庐斯市的大街拐角里传道，而那些执法的警官却置若罔闻。尽管这些是小问题，但却尤为棘手。不过，我想专门谈谈眼下愈演愈烈的安息日运动。我并不是说他们这些人不道德，但既然耶稣本人已经明确无误地宣示了周六是安息日，而现在却仍有一个团体非不要把星期六定为安息日，我觉得，立法机构应当出来干涉下才对。”

直到此刻，卡罗尔才明白什么是所谓的要紧的问题。

随后的几分钟内，卡罗尔不再听讲，一直盯着对面那排座椅上小女孩的脸：那是一张多愁善感而又闷闷不乐的脸庞，流露着崇拜羡慕又惊恐的神情。卡罗尔不清楚这个小姑娘是谁，但总是在教堂共进晚餐时看见她。卡罗尔想，在整个镇上的三千多人中，自己总认识几个：有许多人已经把“妇女读书会”和“芳华俱乐部”看成是冷若冰霜的、高不可攀的社交团体；会不会有人比她更加心灰意冷，或是勇气倍加地在努力挣扎中。

她玩弄了一下指甲，读了两首赞美诗，捏捏发痒的手指关节，感觉到舒服点了。她让孩子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休也像她妈妈一样磨蹭了一会儿后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她翻看了赞美诗的序言，书名页和版权页。她很想弄明白，肯尼科特为什么从来不带围巾，以便把敞开的领口遮住。

她坐在那座椅上，无所事事，就回过头来看看别人在干什么，她转念一想，应该要热情地向钱普•佩里太太问个好，于是她慢慢转过头，却像触了电似的停住了。

一个陌生的年轻小伙子坐在中间过道那边的两排座椅后面，他在那群吸烟的市民中显得尤其容光焕发，卓尔不群，就像是上帝派来的客人似的——一头琥珀色卷发、低额角、细鼻子、下巴很光洁，肯定经常刮胡子，尤其是他的嘴唇，叫卡罗尔大吃一惊。格菲尔草原镇的男人的嘴唇都是扁平的，呆板的，不怀好意的。而他的嘴唇却是弯曲的，上唇微短。他穿着一件浅褐色细线衫，里面是白绸衬衫，下身穿白色法兰绒，脖子上系着个天蓝色蝴蝶领结。他活泼清新的装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海滩、网球场以及除了被骄阳晒得起了浮泡的大街以外的一切令人向往的地方。

他是从明尼阿波利斯来洽谈业务的商人吗？不，他压根儿不像商人啊。他倒像一位诗人，脸上闪烁着济慈、雪莱和阿瑟•顾普森的神采。直觉告诉她，他是个精神充沛、温文尔雅的人，决不像做买卖的。

他露出十分有分寸的嘲笑神情，仔细打量着正在说个没完的齐特雷尔牧师。让这个神秘人物听一听这个牧师瞎唠叨吧。卡罗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她觉得自己应该站在格菲尔草原镇人一面对这神秘人物的嘲笑进行反攻。这个陌生人呆呆地观察着他们的礼拜含仪式的神情，也让她觉得生气。她不由得满脸通红，赶忙把头转过去。但她仍旧觉得他好像就站在她后面。

她怎样才能见到他呢？她真想见他，和他聊上一个小时。她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就是他。她绝

对不能就这样让他走了，一定要和他聊一聊。她心里想索性走过去跟他搭讪：“我已经无药可救了，你能给我讲讲外面的世界吗？”她简直不敢想象，要是她真这样跟他说了，肯尼科特会怎样说呢：“宝贝儿，你怎么没邀请那位身穿褐色的细线衫的陌生人到家里来坐坐，吃晚饭呢？”

她独自沉默着，不敢扭头往后看。她警告自己：可能是自己过于夸张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怎么可能集中那么多高贵的品质呢？莫非是他一表人才，又西装笔挺，所以异常吸引人？很像一个电影演员。说不定他是个会场男高音，身穿仿纽波特衫，自认为很时髦，嘴里胡言乱语什么“惊人的赚大钱的生意经”的推销员呢。她又慌慌张张扭头瞥了一眼，不，这小伙子长着古希腊雕像那样富于曲线美的嘴唇和深邃的眼睛，不像是一个走南闯北的推销员。

礼拜结束后，她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挽着肯尼科特的胳膊，对他微笑着，默默表示着自己的心迹：冬雷震震夏雨雪，山无陵，江水为竭，天地崩乃感与君绝！他随着那个身穿浅褐色衣服的“神秘客人”走出了教堂。

纳特的儿子——小胖子希克斯说起话来像猪吼叫一样。他拍了拍这位漂亮客人的肩膀，讥笑着说：“嘿，小妞儿，今儿个打扮得真漂亮啊，做新娘子？”卡罗尔听了后感到一阵反胃。原来这位来自外地的贵客，就是埃里克•瓦尔博格，就是那个“伊丽莎白”，裁缝铺里的学徒工。手里提着热熨斗，还有汽油瓶！给人缝缝补补脏茄克衫！点头哈腰地拉着软尺，给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量体裁衣！

但她暗自思忖，这个小伙子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啊！

# 三

星期天晚上，他们在斯梅尔舅舅家里吃饭。餐厅里放着水果和鲜花，还有一帧放大的惠蒂尔舅舅的铅笔肖像画。贝西舅妈东拉西扯，一会儿嘀咕说施明克太太的那串珠子项链不好看，一会儿又埋怨惠蒂尔今天请客不该穿那条肥大条子裤，可卡罗尔好像完全没放在心上，甚至连烤猪肉片是什么味道都没尝，就无头无脑地冒出一句：

“嘿，威尔，今天上午我在教堂看到一个身穿白色法兰绒裤的年轻小伙子，是不是那位大家经常谈到的瓦尔博格？”

“是的，就是他啊。他穿那套衣服还挺帅的。”肯尼科特一边说，一边刮去在自己硬邦邦的灰色袖口上的白色污斑。

“他的确衣着很讲究。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好像是在大城市待过。他是不是从东部来的呢？”

“什么东部啊？他啊，他就是本地老乡，家就在镇北一个靠近杰弗逊的农场，他父亲——阿道夫•瓦尔博格——我还认识，是一个地道的瑞典佬，种了一辈子地，脾气古怪得很。”

“哦，真的吗？”她平静地问。

“是呀，他可能在明尼阿波利斯待过一段时间，在那儿学的裁缝。实话说，他相当聪明，还有两把刷子，而且还博览群书。据波洛克说，他经常

上图书馆借书，镇上的人就他借书借得最多。哈哈，你们在这方面很像！”

这个妙不可言的玩笑，叫斯梅尔夫妇和肯尼科特都笑得前俯后仰。惠蒂尔舅舅也插进来说：“你们说的是希克斯铺子里的那个小伙计吗？哎哟，他简直就是个小姑娘，哪里像个须眉汉子啊。年轻人就应该上战场打仗，或者干脆下地种田，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可是他呢，明明是个男子汉，可偏要做什么针织女红，身穿不男不女的衣服，还上街乱转悠，简直叫人恶心！哎，想当年我在他那个年纪……”

卡罗尔真恨不得把桌上那把切肉的刀变成一把锋利的匕首，送惠蒂尔舅舅到另一个世界去。不用说，这实在令人们大吃一惊！

这时，肯尼科特却替瓦尔博格说了几句公道

话：“哦，我倒要出来为他讲几句话。我记得他确实有参加过入役前体检，查出有静脉曲张，尽管不是特别严重，但当兵不行的。说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即使上了战场也不会和德国佬对阵。”

“威尔呀，你说话就不能留点情面吗？”

“嘿，料他就没那胆量。看他那摇摇摆摆的样儿，就不像个男人。据说他星期六去理发的时候，还对德尔•斯纳弗林说，他想去学钢琴呢。”

“真有趣，我们这小镇上，怎么人们都喜欢乱传别人的隐私呢。”卡罗尔天真地说。

肯尼科特一听这话，感觉其中有些蹊跷，可被贝西舅妈打断了，她一边端上奶油布丁蛋糕，一边附和着卡罗尔说：“是啊，真有趣哦，大城市——

真难想象。人们在那里干尽坏事也不会有人知道，但在我们这小地方，就不行了。今天上午，我在教堂就注意到那个成衣店里的小裁缝。那时，里格斯太太想跟他一起看那本赞美诗集，可他不愿意。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在唱赞美诗，他却像个木头人，紧闭着嘴巴，人们都说他自以为知书达礼，比我们大家斯文，可我倒想知道他所说的斯文到底在哪里？”

卡罗尔又想桌上那把切肉刀了，鲜血洒在洁白的桌面上，那该有多美啊！

一下，她又想道：

“傻瓜，神经病，别干这种事情，自己都三十岁了，还天真得像个小孩似的。上帝啊，难道说我真的已经三十岁了吗？那个小伙子恐怕连二十五岁都不到呢。”

# 四

这时候，卡罗尔正要去串门儿。

就在博加特寡妇提供膳食的公寓里，来了一位名叫弗恩•马林斯的姑娘，二十二岁，从下学期开始将在中学任教，担任英文、法文、体育等科目的老师。弗恩•马林斯提前来到格菲尔草原镇，参加为期六周的乡村教师讲习班。卡罗尔在街上看见过她，并听到人们对她议论纷纷，不比大家议论埃里克•瓦尔博格少。弗恩•马林斯细高个儿，眉清目秀，但举止轻浮，不管她身上穿的是低胸水手式宽大外套，还是，不很干净的、上学校时穿的黑色高领罩袍，都显得尤其轻佻刺眼。“她看起来就像个

窑姐儿。”萨姆•克拉克太太那样的人都那样说，而且还摇头表示不可思议，但像久恩尼塔•海多克太太那样的人，却暗自艳羡不已。

周日的黄昏，肯尼科特夫妇正在屋子旁草坪上的帆布折叠椅里闲坐，忽然听到弗恩和赛伊•博加特的大笑声。赛伊虽说还是个初中生，但发育很快，是个大块头，只不过比弗恩小两三岁罢了。这时，赛伊因为有事——大概是有关房子的事情——匆匆离去，撇下弗恩一人，她只好两手托住下巴，百无聊赖地坐在博加特家的门廊里。

“看起来她好像很孤独、寂寞的样子。”肯尼科特说。

“她的确很孤独，怪可怜的。我挺想过去和她聊聊的。我们尽管曾经在戴夫的店里见过一次，可后来一直没有去登门拜访。”卡罗尔就悄悄地走过

草坪。在半明半暗的薄暮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个白色背影从沾满露水的草地里掠过去了。这时，她不由得想起了埃里克，也想起了自己还站在露珠儿里。她和弗恩打了个招呼：“晚上好，你很寂寞吧。”

“可不是呀！”

卡罗尔全神贯注地盯着弗恩。“亲爱的马林斯小姐，你看上去很无聊呀，这个可隐瞒不了我呢。从前我在图书馆里当官员时也会经常感到无聊的。你是哪个大学的，我是布洛杰特学院毕业的。”

弗恩听了兴致勃勃的，回答说：“我是明大的。”明大是指明尼苏达大学。

“那你在那儿一定很快乐吧，我们布洛杰特学院挺闷的。”

“你是在哪儿的图书馆工作的？”弗恩反而问起卡罗尔来。

“圣保罗的那个图书馆。”

“是吗？我要是能再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去，那该有多好啊！我到这儿还没开始教书，就感觉不太好。现在想起来，在大学的日子多么有趣啊：我喜欢演戏、打篮球，整天疯疯癫癫的，我还是跳舞迷呢！可一到这儿就不行了：除了上体育课时参加篮球赛，我连一步都不敢走一声也不敢吭声。在我看来，他们对你教得怎样倒无所谓，他们只要求你循规蹈矩，意思就是，下课以后你心里想的那些出格的事情，万万做不得。这儿的教师进修讲习班办得糟透了，学校正式开课后，我觉得一定比现在还要糟糕呢！要是现在还来得及反悔，另寻饭碗，我准把这里的工作辞了。要知道今年一个冬天，我连一

次舞也没敢去跳呢。我要是稍微发泄一下去跳个舞，他们就认为我是个母夜叉，你说我冤枉不冤枉啊！哦，我说得太多了，我一打开话匣子就没完没了了。”

“亲爱的弗恩，你不要怕，我这么说，听起来可能有点像卖弄老资格。说实话，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口吻，也就是当年韦斯特莱克太太对我说话的口吻。我想也许是我在这熬了这么长时间的缘故吧。可是至今我还觉得自己很年轻，我也还想像一个母夜叉那样痛痛快快地跳舞呢。所以，我很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

弗恩点点头以示感激。卡罗尔又接着问：“在大学里演过哪些戏呀？我以前推广过一种类似‘小剧场’的剧目，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赶明儿，我详细讲给你听听。”

过了一会儿，肯尼科特也过来和弗恩打招呼，打着哈欠说：“喂，卡丽，我说你最好还是回去睡吧，明天还要工作呢，又多又累啊。”这时，她俩正谈得欢。

卡罗尔落落大方地提起裙子，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现在所有的都有所变化了，我又有了两个朋友了：弗恩和——可另一个是谁呢？莫名其妙我怎会想到他呢——哦，真是太荒唐了！”

## 五

卡罗尔经常在大街上碰到埃里克•瓦尔博格，见惯了他穿那件褐色细绒衫，也就不觉得太惹眼了。傍晚，她和肯尼科特一起坐车外出，看到他在

湖边看一本薄薄的书，可能是诗集呢。卡罗尔也注意到，镇上几乎所有人都以车代步只有他安步当车。

她心想，自己身为法官的女儿，医生的妻子，小裁缝怎么配得上当她的朋友。她对一味献殷勤的男人都是反应平淡，甚至对珀西•布雷斯纳汉也好不到哪儿去。她暗自思忖，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看上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真叫人笑话啊。但在星期五那天，她又不知怎的按捺不住，觉得非到纳特•希克斯铺子里去一趟不可。于是，她就拎着那个毫无罗曼蒂克情调的包袱，里面放着她丈夫的一条裤子，直奔裁缝铺去了。这时，希克斯正在后面一个房间里。她迎面撞见了那位“古希腊之神”，不过一点儿没有神的味道，正低头在一台老式裁缝机上做活儿，周围灰泥墙上，沾满了烟炱污斑。

她注意到他的那双手由于要经常和针线、热熨斗、犁耙柄打交道，已经粗粗厚厚的了，跟那张富有古希腊风情的脸很不协调。可是，哪怕是在铺子里干活，他也衣冠整齐：抽纱衬衫、玉色透明围巾、质地轻柔的黄皮鞋。

她打量好了，问：“劳驾给这条裤子熨一熨，好吗？”

他并没有站起来，只是伸出一只手，低声问：“你什么时候要？”

“哦，星期一吧。”

她的“历险经过”就此结束，然后就走了出去。

“请问你贵姓啊？”他对着她的背影大声喊叫。

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动作轻盈，可手上却拿着威尔•肯尼科特大夫的那条皱巴巴的裤子，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可笑的。

“肯尼科特。”

“肯尼科特。哦，那么说，您就是肯尼科特大夫太太了，是吗？”

“是呀！”她在门口站住了。本来她只是一时冲动，十分冒昧地前来看看，现在既然已经达到了初衷，那就不应该感到紧张啊，她会尽量做到普通交涉，不让对方察觉她最初的奇怪想法。

“久仰大名了。默特尔•卡斯说您曾组织过一个戏剧社团，上演过精彩的戏。我真的很想参加一个什么小剧场的组织，演一些欧洲剧本，或是巴黎的情节离奇的剧本，或是干脆上演露天古装历史

剧。”

瓦尔博格把露天古装历史剧的英文名词“pageant”错念为“pagent”，还把“pag”错念为“rag”。

卡罗尔现在是太太的角色，不停地点头，表示对瓦尔博格手艺的赞赏，可她心里却暗自嘲笑着：“可怜的埃里克，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约翰•济慈。”

他以急切的口吻问道：“您看，今年秋天能否再组织一个新的戏剧社呢？”

“哦，演场精彩的戏，”她放下那些荒唐的想法，和他诚恳地谈了起来，“我们这来了一位新老师，名叫马林斯，很有一点天才。如果我们三个人齐心，另外再找三五个人，也就可以组成一个小小

的演员班子，上演一出好戏。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演过戏呢？”

“我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作的时候，和几个朋友搞过一个剧社，当然不怎么样，但是，社团里还是有一个真正懂得艺术的，他是个室内装潢设计师。尽管他本人不太有男子气概，但确实是个艺术家。我们当时还上演过一场叫座的戏剧，尽管我感情上有一点脆弱，可我想，自己一向工作努力，积极自学，只要认真地投入排练，一定会把戏演好的。并且，我总认为，导演越是严格，越是好。你们如果觉得我演的不好，当不了演员，我照样很愿意为你们设计服装。总之我热爱各种各样的纺织物，不管是质地、色彩还是花纹图案，简直是神魂颠倒！”

她心里明白，他是在死皮赖脸地留住她，一心

想要表明自己不仅仅只是个专门伺候人，熨熨衣服裤子的小裁缝。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我真希望有朝一日能攒下点钱，尽早离开这个破旧的裁缝店。我想到东部去，那儿有一些有名的时装公司，在那儿当一个高级时装师，专门从事绘图艺术。也许，你会觉得我有点好高骛远吧。我原本是个庄稼人，后来不知怎的就和服装打上交道了。我是真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呢？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据默特尔•卡斯说您念过好多的书的呢！”

“是的，我确实念过挺多书的。你不妨告诉我，你的那些朋友有没有对你的雄心壮志开过玩笑啊？”

她觉得自己好似在倚老卖老，刻板古腐，简直比维达•舍温还会教训人。

“哦，他们当然开过我玩笑啊，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明尼阿波利斯，他们常常拿我开玩笑说，‘裁缝，自古以来就是娘儿们的活儿’。要知道我本想报名入伍的，我也确实去过征兵站，可是体检不合格，他们不要我。可我真的非常想去的呢。后来，我就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还给一家服装店当过旅行推销员呢，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裁缝这行当，而且，连推销员，我也不感兴趣。我整天想象着自己拥有一间四壁糊着灰黄色墙纸的画室，墙上挂着许许多多窄边镶金画框——也许还嵌上许许多多亮晃晃的白色镶板，那就更棒了。而且窗外就是第五大街，我就在房间里设计一套华丽的——这有什么不可能呢，他把“华丽”说成了“华力”。“绿得像菩提树的透明薄纱绣金长袍！您知不知道椴树花，该有多雅致啊……你觉得可能吗？”

“这又有什么不行的呢？至于城里那些流氓阿飞，还是乡下的粗俗村夫，他们想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你不能依靠别人的话来作决定。”

“哦，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陌路人！要知道默特尔•卡斯，哦，不，是卡斯小姐，她常向我提起你呢，我早有结识之心，可就是没胆量。有一天，正是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你家大门口，你和你丈夫正在门廊上聊天，看起来甜蜜无比，我实在不敢来打扰你们。”

卡罗尔就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说道：“我认为你最好再学学发音，这正是你需要的，也许我可以帮帮你的。我天生就是个头脑清醒，又十分平凡的女教师。不过，我这个人也是老于世故。”

“哦，您怎么了，说得可真好啊！”

这时，卡罗尔虽然令人可笑地自命为老于世故的女人，但对他的这一片热情恭维，还是难以接受。过了一会儿，她还是理智地说：“谢谢你，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成立一个戏剧社。今晚八点钟，你来我家吧。到时，我把马斯林小姐也请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件事。”

## 六

“他这个人几乎没有丝毫幽默感，比起威尔差得远了。可是，他是不是也有什么独特呢，但我所说的‘幽默感’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那些低级的粗俗的玩笑呢？这个可怜的小羔羊，一个劲儿地缠着我，还要我陪着他聊天解闷呢。哎，可怜而又孤

独的小羔羊！他要是有发展的机会，并且没有人笑话他，会不会很有前途呢？”

“我心里真好奇，惠特曼小时候有没有像凡夫俗子那样开粗俗的玩笑呢？”

“不，他不是惠特曼。他是济慈——他尤其喜爱优雅的东西。‘无数瑰丽斑烂的纹溜，宛如灯蛾的彩色翅膀’——这不就是济慈的诗句吗！他突然来到一个新环境，不免有点恍然若失，不知所措。大家却冲着他哈哈大笑，笑得连他都对自己开始产生怀疑了，笑到他只好放弃上台演戏的机会，而到一家‘男子服装店’去干活。格菲尔草原镇的那条著名的长达十一英里的混凝土人行道真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个约翰•济慈呢。”

# 七

肯尼科特对弗恩•马林斯小姐大献殷勤，常常和她开玩笑，还说他“乐意跟漂亮的女教师一块儿逃到天涯海角去”，而且还向她拍胸脯保证说：“要是她跳舞遭到校董事会的反对，他就要敲敲他们的脑壳，不客气地跟他们说，他们能拥有这么一位精力充沛的教师，是他们的运气。”

但是对埃里克•瓦尔博格，他就跟他不冷不热地握个手，淡淡地说了一声：“你好。”

纳特•希克斯在社交场合还能应付一二，毕竟他已经定居在格菲尔草原镇多年了，而且还开了一个铺子，可瓦尔博格这个家伙不过是个小伙计，虽然格菲尔草原镇向来都以民主平等自诩，可是民主

平等这个原则，总有个适合的范围。

目前这个筹备戏剧社的碰头会，按理说也应该算肯尼科特一份，但他却远远地坐在一旁，用手掩面打着哈欠，偶尔偷瞅一眼弗恩，有时却慈祥地笑着，像在看孩子们表演。

弗恩一直在不停地发着牢骚，而卡罗尔则在为《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生气，最后还是埃里克提出了不少建议。尽管他看的书那么惊人的广博，但却没有审美的眼光。他虽然不大会说专业的词，但他常常喜欢滥用“gl•ri•us”这个词儿，所以说凡是转引书上的词儿，十分之一他是读错的，这点当然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尽管他引经据典，但也会有些不好意思的。

当瓦尔博格主张上演由库克和格拉斯佩尔小姐合编的《隐藏在心里的欲望》的时候，卡罗尔马上

对他刮目相看。他并不是一味空谈一味搬弄书本的人，他是个艺术家，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要是给这个戏设计布景，非常简单。后面只要开一扇大窗子，旁边加上一道亮闪闪的蓝色弧形背景画幕，窗口探出一条树丫枝，表示下面是一个花园。早餐桌要摆得高些，颜色要优雅别致，充满茶室氛围——橘红色椅子，橘红色中带一点儿蓝色的桌子，天蓝色的日本早餐餐具，另外我就随便一笔，抹上一大块黑斑——那就大功告成了！哦，我真巴不得我们还能演坦尼森•杰西的《黑面具》。尽管这个戏中间没仔细研究过，但结局精彩极了，女主人公看见她的男人整个脸都被炸烂了，就发出了一声骇人的惨叫。”

“我的老天哪，这就是你所谓的精彩结局？”肯尼科特大吃一惊地说道。

“这好残酷啊。虽然我喜欢艺术，可这些恐怖的玩意儿我可不喜欢。” 弗恩•马林斯摇摇头说。

埃里克失望地看着卡罗尔，但她却向他点点头，以示赞同。

他们的商量，没有任何结果。

# 第二十九章

## 一

星期一下午，卡罗尔带着休在铁路道轨旁散步。

突然，她看到埃里克•瓦尔博格向这边走过来。他穿着一套短小的老式便服，脸色阴沉，趔趔趄趄，一边用拐棍敲打着道轨。刹那她没来由地想回避他，却还是照样往前走去。她泰然自若地和休谈论着，横空而过的嗡嗡发响的电线是上帝说话的声音。埃里克盯着他们，马上挺直了身子打招呼。

“休，快说‘瓦尔博格先生，你好。’”

“哦，亲爱的，他的褂子上有一个扣子松开了。”埃里克说完，马上蹲下去给休扣好。卡罗尔皱了皱眉头，看着他一手把休在空中高高举起，知道他用了不小的力气。

“我们一起走会儿，好吗？”

“我有点累了。让我们到那边枕木上歇一会儿。我就得往回走啦。”

他们坐在一堆废弃的枕木上。那些橡树枕木上，有无数密密麻麻的肉桂色腐烂斑点，在道床上，还可以看到褐色铁锈的痕迹。休得知那堆枕木后边很可能有印第安人聚居，所以他就找他们去了，只留下卡罗尔和瓦尔博格就坐在那儿谈一些大人们几乎无聊透顶的事情。

电线在他们头上不停呜呜作响；闪闪发亮的铁轨，笔直地伸向远方；秋麒麟草似乎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尘土的气息。铁路那边有一大片草场，苜蓿刚刚发芽，中间有被母牛踩出的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道；草地那边是一望无际的麦茬地残留着一些枯秸，而星罗棋布的麦堆，远远望去却很像一只只巨大的菠萝。

埃里克像一个刚入教的信徒一样热情地谈论着书。他历数他所知的书名和作者，偶尔停下来问卡罗尔：“您看过他最近的作品吗？您觉得他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她听得头都晕了，但他还一直问，“您曾经是图书馆馆员，您认为我看过的小说多吗？”于是，她就自恃甚高地给他出了许多主意，特别指出他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这些书，老是从一种情感跳跃到另一种情感。尤其是——她迟疑了好久，才一针见血地说——凡是他念不出来的

字，可不能乱猜一气，要多查查字典，不能偷懒啊。

她忽而轻叹了一口气，说。“瞧我一说起话来，像一个古板迂腐的老学究。”

“不！您不是这样的！我不会再浅尝辄止地读书了！我要把那部头痛的字典从头到尾看一遍。”他两腿交叉摸着自己的脚踝。“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好像一个头遭儿闯进画廊的小娃娃，那是一个有数不尽美的世界，看什么都漂亮，左手拿一个，右手又拿起另一个。我在十九岁那年才离开农场。我爸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什么都不懂。您知道他要送我去学裁缝的原因吗？我本想学绘画的。我的一个表叔，在达科他州做裁缝，赚了大钱，我爸爸说：学裁缝和学画画差不多，所以就把我送到一个名叫柯卢的小地方的一家裁缝铺里干活

儿。直到那时，我每年只能上三个月的学——从家里到学校要走两英里大雪齐膝盖的路。而且，除了学校里读的课本以外，我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一本课外书。

“后来，我从柯卢图书馆里借到了一本《哈登府邸的多萝西•弗农》，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小说。那时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书！接着，我看了《围栅已被烧毁》和蒲伯所翻译的荷马作品。这些作品都还不错吧！大概两年前，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自认为柯卢图书馆里的书我已经都看过了，已经了解了很多，谁知对于罗塞蒂、约翰•萨金特、巴尔扎克、布拉姆斯我都一无所知。不过——以后我一定还要好好研究的。我可不要一辈子都要同刀剪打交道！”

“我倒觉得你用不着花那么多精力去看书

呢。”

“可是，假如我既不会画画，又不会设计图样，怎么办呢？在纽约或是芝加哥瞎忙活了一阵子，到头来还是回到一家男人服装商店去干活儿，那真是丢死人了！”

“请你管它叫‘男子服饰用品商店’。”

“男子服饰用品商店吗？我记住啦。”他耸了耸肩，搓了搓手。卡罗尔见他谦虚，不由得也心软了。至于她自己是不是太倚老卖老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可以先放在一边，以后有空再好好想吧。所以，她就劝他说：“回老地方，那又怎么样？——大多数人都会这样！不是人人都能当艺术家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都得自己动手补袜子。我对于现在只想着的柴米油盐日子一点儿也不满意。总也不能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老是艺术呀什么的。我

要是你的话，就要竭力去争取我能得到的一切东西不管是设计长袍呢，还是修建宙宇，还是烫烫裤子。你就算成不了艺术家，那又如何？——至少你也见过世面啦。面对生活，不能太胆怯！要敢想敢干！你还年轻，又没有结婚。你要敢作敢为嘛！千万别听纳特•希克斯和萨姆•克拉克的那一套话，做一个‘靠得住的青年’——就是帮着他们赚大钱。你仍是一个纯洁的被上帝保佑的年轻人。趁那些‘好心人’还没有束缚你的时候，自由地实现你的梦想！”

“可是我根本不想去玩。我想要创造出一些美的东西来。上帝啊！偏偏我又缺乏知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能了解我吗？至今还没有一个人了解我！那么你能了解我吗？”

“是，我能了解你。”

“这样的话——而我的困惑的是：我喜爱纺织物以及诸如此类的精致的东西，小巧玲珑的画作和优美高雅的词藻。可是那里的田野也是多么令人向往呀，辽阔广大，清新可爱。离开这里，到东部和欧洲去，做和别人一样的工作——我觉得是一种遗憾。当这里出产好几百万蒲式耳的小麦时，可我却在斟词酌句，一心研究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本来我得帮着爹爹去开垦荒地，可我却读比德的书，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开垦荒地固然不错，但并不适合你。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句美国谚语：广阔的平原使人胸襟广大，巍峨的高山使人怀有崇高的理想。我初到这个大草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理想。‘辽阔广大，清新可爱’，我并不想否定大草原，说它没有前途。它的前途一定是光辉灿烂的。但是，我同样也不愿因为它的未来，为了大街去跟人吵架，硬要人们相

信它的灿烂前途，使大家都得五体投地来膜拜一堆堆麦垛，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上帝的故乡’——当然，我也不会说促使未来早日而来竭尽全力，无所不为。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没有你的立锥之地。只有萨姆•克拉克和纳特•希克斯这一号人，才是这里需要的人。离开吧！不然，总有一天你就要跟我们当中某些人一样——觉得为时已晚了。年轻人，快到东部去，跟革命一起成长吧！也许有一天，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还乐意听你的话，而不是先给你打击讽刺嘲笑压制——就请你指点我们该怎么建设家园！”

他满怀敬意地望着她。她好像听到他的心声：“结识一个能这样和我交谈的女人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而实际上是她听错了。埃里克并没有说这样的

话，他问：“你觉得跟您丈夫在一起幸福吗？”

“我——你——”

“这么说——他不在意您所说的那种‘天真的理想’，是不是？”

“埃里克，你可千万不能——？

“您先是劝我离开这个地方，说外面有多么无拘无束呀，而现在却又说我‘可千万不能’！”

“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但那不可能——你就不能太幻想，尽量不要把我也拉扯进去！”他像一只小猫头鹰那样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模糊地听到他在咕哝着：“我要是有那样念头，一定会得到报应的。”她一想到劝他可能造成的那个结果，不由吃了一惊，她小心地说：“我们现在回去，好吗？”

他在沉思默想着：“论年纪，您比我还年轻。您生来就是给晨雾中的江河和暮霭里的湖泊放声歌唱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愿意离开……是的，该回去了。”

他跟她并排走着，两眼盯着她。休迟疑不决地拉住他的大拇指。他神情严肃地瞅了孩子一眼，突然大声说道：“好吧，我会照你说的做。我先在这儿待上一年，不再胡乱花钱买衣服了，攒下一点儿钱。然后去东部，上艺校。那时我再到裁缝铺或女子时装公司去干活，赚一点儿钱。我会明白干哪一行最合适：是服装设计，还是画舞台布景，画书籍插图，还是兜卖衣领。得了，就这样决定啦。”他凝视着她，没有一丝笑容。

“可是，你能在格菲尔草原镇这里待上一年吗？”

“只要能常常看到您，两年我都无所谓！”

“别这么说！我要说的是：一年下来全镇的人都会说你是个怪物呢？其实，他们认为我也是个怪物！”

“这我才不在意，管他们怎么说呢。哦，他们确实常常要嘲笑我逃避兵役——尤其是那些老退伍军人，还有那些不用去打仗的老头儿。此外，还有博加特和希克斯先生的缺德儿子——太可恨了。不过，他也许自以为是小老板，对他老子手下的伙计也就信口开河！”

“他简直太可恶啦！”

他们回到了镇上。路过贝西舅妈家大门口时，贝西舅妈和博加特太太伫立在窗口，吃惊地瞅着他们，卡罗尔向她们挥手致意，而她们的回礼却像机

器人一样。走过下一排房子时，韦斯特莱克大夫的太太又站在门廊上盯着他们。

卡罗尔感到有些窘了，就用有一点发抖的声音说：“我想顺路去，看看韦斯特莱克太太，再会。”她低着头，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尽管韦斯特莱克太太殷勤款待她，卡罗尔还是感觉到，这位老太太正在等着她主动解释刚才的事。她觉得哪怕是要她的命，她也不愿给自己进行任何辩解。但她还是解释了几句：“刚才我们在铁路道轨附近散步，休缠住那个瓦尔博格不放，他们两个交上了好朋友啦，我就跟他聊了会儿天。别人都说他脾气很古怪，我却觉他反应机智灵敏呢。虽然有点儿粗鲁，但他喜欢看书——就像韦斯特莱克大夫那样入迷。”

“喜欢看书呀。不过，他怎么老是待在格菲尔

草原镇这儿呢？我听说好像他跟默特尔•卡斯关系甚密，是不是？”

“这我可不知道，他是这样吗？不，我觉得他不会！他还说过自己很孤独呢！再说，默特尔•卡斯还是个小孩儿呢！”

“不管怎么说，她已经二十一岁啦！”

“额，韦斯特莱克大夫今年秋天还打算去打猎吗？”

## 二

想到埃里克的事情，她情不自禁又陷入了沉

思。虽然他好读书而且为人热情，但他只不过是小镇上的一个小裁缝？出身在愚昧落后的农村，有着粗糙的双手。要知道，只有像她父亲那么纤细文雅的手，才称得上高雅。她父亲虽然两手纤细，但意志却非常坚定。可是埃里克这个小伙子则相反——他的两手尽管粗壮有力，却没有一点自信，意志脆弱。

“要使格菲尔草原镇有所变化，需要坚毅勇敢的力量，而他那样柔和而软弱的性格，实在没什么益处。但是，我为何也这样说呢？怎么跟维达一个声音，眼前这个世界始终是让那些声音洪亮，充满自信的‘有坚强有力的’政治家和军人来控制着，可那些徒有其表的傻瓜们又有些什么作为？什么才是‘力量’？

“人以群分，我想，裁缝师傅跟小偷或国王总

是大不一样的。

“埃里克突然把话儿转到我身上，真叫我吓了一跳。当然啰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我千万不能让他随意乱说。

“冒失鬼一个！

“可他是无意的。

“他的双手坚实有力，说不准能成为雕塑家呢。

“当然啰，要是我真的能对这个小伙子有所帮助——

“那些多嘴多舌的人真烦死了。我想他一定有很强的自尊心。”

# 三

一星期后，埃里克没有问她的意思就自作主张决定筹办网球比赛，使她觉得特别生气。埃里克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就学会了打网球的，而且他的发球技术非常好，全镇仅次于久恩尼塔•海多克。格菲尔草原镇人都热衷于谈论网球，但很少有打过网球。整个格菲尔草原镇只有三个网球场：一个是哈里•海多克私人的，另一个在湖滨别墅，还有一个在市郊，原属于那个业已解散了的网球协会，现在被废弃不用了。

埃里克穿着法兰绒裤，头戴仿制的巴拿马草帽，正在那个早已弃置不用的网球场上和斯托博迪

银行的职员威利斯•伍德福德打球。后来，他又倡议恢复网球协会，还特地从戴尔店里买了一本一角五分钱的笔记本，请愿意入会者签名。埃里克作为协会的发起人去看卡罗尔的时候，非常高兴，因此谈的基本都是网球的事，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自己。他恳求说：“您能介绍几位熟人入会吗？”卡罗尔点点头，欣然同意了。

他提议先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表演赛，为网球协会造造声势；而后，他又建议举行男女混合双打，由卡罗尔和他为一组，另外由海多克夫妇、伍德福德夫妇和狄龙夫妇分别组成三组；凡是热心网球的人都可以加入。他邀请哈里•海多克担任临时会长。哈里一口答应，说：“好。但是，大方向的问题我表个态，细节问题由你来安排。”埃里克打算星期六下午在市郊那个旧的公立网球场举行表演赛，头一次负责这样大的计划，他非常兴奋。

那个星期，镇上许多社会名流都表态将前去捧场，而肯尼科特却大声咆哮着说，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是不愿意卡罗尔跟埃里克在一起打球吗？不，当然不会！她很需要打打球，运动运动。

球赛那天，卡罗尔很早就到了。那个网球场位于新安东尼亚路旁的一块草地上，只有埃里克独自在那里。他拿着耙子，来回地平整场地，拼命地想把它弄得更好一些，那场地实在太不像样了。他说，一想到观众马上蜂拥而至，就心急火燎。一转眼，威利斯•伍德福德和他的太太也到了，威利斯穿着自己裁制的灯笼短裤，脚上是一双露出脚指头来的黑色胶底鞋；随后，哈维•狄龙大夫和他的太太也来了，他们跟伍德福德夫妇一样，态度温和，说话友善。

卡罗尔不知怎的反而有一点儿窘迫，言谈之间

非常谦虚谨慎，像一位主教夫人在浸礼会上为慈善事业而举办的义卖会上一样，言行谨慎，小心翼翼。大家都翘首以待。比赛原定三点钟开始的。但是，到了三点钟，赶来看球的观众，只有一个杂货铺里的年轻的小伙计，他开着那辆送货的“福特”，坐在车里凭窗眺望；此外还有一个神情严肃的小男孩，和他的挂着鼻涕的小妹妹。

“海多克夫妇在哪儿了？他们应该到了啊，至少应该露个面。”埃里克说。

卡罗尔对他苦笑了一下，偷看了一眼通往市区的那条路，空荡荡的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天气酷热难当，路上尘土飞扬，满是杂草。

到了三点半，还是没有人来。那个杂货铺的小伙计等得不耐烦了，从车上跳下来。用曲柄发动了他的那辆“福特”，无可奈何地瞪了他们一眼，开

车扬尘而去。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小妹妹，无聊地嚼着嫩草叶，叹着气，失望极了。网球选手们强装笑颜，每过一辆汽车他们都期盼着会走来几个观众，但是都是扬长而去——直到四点差一刻，只有肯尼科特才把车开过来。

卡罗尔心里感到无比欣慰。“瞧他多好！多给人面子，善解人意！即使别人都不来，他也是风雨无阻的，即使他并不喜欢打网球。真不愧为我的好丈夫！”

肯尼科特并没有下车，只是大声嚷道：“卡丽！哈里•海多克刚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把这一场所谓的邀请赛移到湖滨别墅举行了。他们那一拨人，都去了那边；海多克夫妇、戴尔夫妇、克拉克夫妇，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哈里要我接你过去，我现在把你送去，晚饭时就回家。”卡罗尔还没听清

发生了什么事情，埃里克就说话了：“真怪，海多克可没有跟我说要改场地！当然啰，他是网球协会的会长，有这个权力，可是也应该告诉我一声呀！”肯尼科特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气呼呼地说道：“这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卡丽，走吧！”

“不，我不走！球赛既然定在这里举行，那就应该在这里举行嘛！请你转告哈里•海多克，说他太蛮不讲理了！”要知道他们几个不仅都不知道这事儿就是平时也不入哈里眼的。卡罗尔把他们五个人集合在一起，说：“来吧！让我们来抽签，看哪四个人参加第一届福雷斯特•希尔斯、德尔•蒙特和格菲尔草原镇的网球联赛！”

“好吧。随你的便，”肯尼科特说，“晚上回去吃饭！”说完，他就开车走了。她见了他那副冷冰冰的样子非常气愤。她的好胜心一下子全没了，

她转过身去，看到她的伙伴时，就觉得自己远远不如苏珊•安东尼！

狄龙太太和威利斯•伍德福德没有抽到签。其余的人，毫无兴致地打起网球来了，不是摔倒在坑坑洼洼的场地上，就是连最容易接住的球也都接不住，幸好在场的观众只有那个小男孩和他的那个拖着鼻涕在装哭的小妹妹。网球场的另一边，是辽阔无边的麦茬地。这四个可怜的选手在球场上来回奔跑着。在炎热笼罩下的茫茫大地上，他们简直越发显得渺小了。即使得了分，他们也懒得叫一声好，相反好像有点歉意一样。比赛结束时，他们环视球场，似乎在等着别人的嘘声。

在步行回家的路上，卡罗尔挽着埃里克的胳膊，透过自己薄薄的衣袖，感觉到了他的那件褐色细线夹克衫的温暖。那是用紫色、金色和褐色细线

编织在一起的，她记起了第一次见到它的情境。

一路上，他们把海多克臭骂了一顿。狄龙夫妇和伍德福德夫妇走在他们前面，聊着天气和高杰林那幢新盖的平房。没有人谈论今天的球赛。卡罗尔在自己家门口跟埃里克紧紧地握别，还朝他微微一笑。

次日，也就是星期日早上，卡罗尔刚好在门廊那里，海多克夫妇坐着车子来了。

“亲爱的卡罗尔，我们并不是故意使你难堪的！”久恩尼塔恳求着说，“希望你不要见怪，我们想请威尔和你一起到我们别墅去吃晚饭。”

“不，我知道你们不是有意的。”卡罗尔显得格外亲切，“但我觉得你们应该向埃里克•瓦尔博格道个歉，这件事太伤害他的自尊心了。”

“哦，你是说瓦尔博格？不用理他！”哈里不屑一顾地说。

“他这个家伙自以为了不起呗，谁让他那么大张旗鼓的。”

“可是这些事不是您让他去安排吗？”

“我知道，但只是说说而已，我不喜欢他。上帝啊，他会感到没面子吗？他的衣着跟娘儿们似的，他只是个种庄稼的瑞典佬的儿子；反正这些外国人的脸皮厚得跟犀牛皮差不多。”

“但是，他的自尊心确实受到了伤害呀！”

“哦，可我不会去道歉，哄他，讨他的欢喜。我可以递一支雪茄给他，他就不会——”

久恩尼塔一直抿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卡罗

尔。她突然打断了她丈夫的话，说：“是的，我也认为哈里应该向他赔个不是。卡罗尔，你很喜欢他，是不是？”

卡罗尔一阵惊慌失措，低声地说：“喜欢他？怎么会呢。我不过觉得他是挺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吧。为了组织球赛的事，他确实辛苦地忙了一阵，可结果却是这样的，这实在让人失望啊。”

“你说得也有道理。”哈里咕哝着说。过了半天，肯尼科特手里拖着一根红色水龙带子从墙角那边走来，哈里顿时松了口气大声说：“医生，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肯尼科特摸着自己的下巴，正经八百地解释了一番，说：“我突然发现草叶上有许多黄斑，所以我想需要给它们浇浇水。”哈里听了马上附和说这是个好主意，久恩尼塔也插话说好，但是，她脸上

笑着，眼睛却一直盯着卡罗尔的表情。

## 四

卡罗尔很想去看看埃里克。她很想和他一起聊聊天！可是目前找不到借口了，她发现肯尼科特的三条裤子都很干净平整，不免失望。她碰巧看见纳特•希克期在弹子房里玩耍，也就是说埃里克一个人在店里！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往裁缝铺走去。她终于闯进了那个邋里邋遢而又闷热难熬的房间，在那儿还有一只可恶的蜂鸟正在乱啄一株枯萎了的卷丹。她进入房间后，方才想到了一个借口。

埃里克正待在后面的房间里，交叉着两腿，坐在一张长桌子上缝制一件背心。但他不像在干活，

而像是拿它解闷。

“你好！你能替我做一套运动服吗？”她气喘吁吁地问。

他瞪了她一眼，气愤地说道：“不，我不行！我的天哪，找我做衣服！”

“埃里克，怎么啦！”她温和而惊疑地说。

她转念一想，她根本用不着什么运动服，但是怕将来在肯尼科特面前恐怕就很难解释了。

他从长桌子前转过身来说：“我要给你看一个东西。”他就在抽屉里翻找起来——账单、纽扣、日历、带扣、被线团磨出凹槽的蜡块、气枪子弹壳、缎面背心的样品、钓鱼竿上的线轴、春画明信片，以及硬布衬里片等。埃里克从里面抽出来一张早已污损了的布里斯托造硬纸板递来，给她看。那

是他给设计的一件长袍图样，画得比较粗糙；太讲究奇巧精致；后面衬托的几个柱子又矮又粗，看起来非常好笑。不过，长袍的样式倒是非常新颖别致：背后领圈开得低低的，从腰背到脖子中间露出一块三角形的空白。

“漂亮极了！克拉克太太看到了，一定惊呆的！”

“是的，您说得没错儿！”

“你画的时候还要更大胆细心点才好呢。”

“我肯定会竭尽所能的，可我开始学画毕竟太晚了。不过，您知道我这两星期以来干些什么？我看完了整整一本拉丁文文法，还有二十页恺撒大帝。”

“好极了！你真棒！没有老师教，但你画得很

自然。”

“不，您——就是我的老师嘛！”

他说话的声音里带有一种讽刺意味。她为此而生气了。猛地转过身去，透过后窗细看着这个典型的大街街区所组成的典型中心区——这是行人很难发现的。本镇各大建筑物的后面，都有一块没人管理，乱七八糟，而且又脏又臭的地方。豪兰•古尔德食品杂货铺的门脸儿还算整洁，可是铺子后面却搭上了一间破屋，四周用破松板钉上，而屋顶上则浇铺了一层掺进沙子的焦油沥青——在这间东摇西倒的破屋子后面，就有一大堆煤灰脏土，破破烂烂的装货箱，一堆堆的细刨木花，压皱了的马粪纸，破瓶子底里还有一些橄榄以及腐烂了的水果和完全变了质的蔬菜：已经发黑了的橘红色的胡萝卜，烂得一塌糊涂的土豆。再看看时装商店后面，是一排

很丑的黑漆铁皮百叶窗，窗底下几个红色衬衫纸盒，因最近下的一场大雨，被淋成了一摊烂纸浆。

从大街上望过去，奥利森•麦圭尔的肉铺子还算干净，店容还算整洁：柜台上铺砌了新瓷砖，地板也撒上了新锯下来的木屑，钩子上挂着一块块小牛肉。可是肉铺子后面的那个房间里面摆着一台沾满油垢的黄色的旧冰箱。一个腰里束着那斑斑驳驳的干硬血迹的围裙的小伙计，正从冰箱里拿出一大块硬邦邦的冻肉来。

在比利午餐馆的后面，厨师身上束着条发黑的围裙，一面抽着烟斗，一面往一堆被糖汁粘住、垂死挣扎的苍蝇吐痰。街区的中心地带有一个运货马车夫的厩房，厩房旁边有一堆厩肥。

埃兹拉•斯托博迪银行大楼后面墙壁刷得一片雪白，沿墙根就是一条混凝土人行道，旁边还有一

块三英尺见方的草地，窗子外都装上了铁栏杆。威利斯•伍德福德正在窗前费劲地辨认一本本又大又厚账簿上写得又小又挤的数目字。他把头抬起来，把眼睛揉了一下，又低头去看那些账目。

至于其他商铺的后院，看上去像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在邋里邋遢、灰不溜丢的一片昏暗的黄褐色的衬托之下，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垃圾堆。

“我怎么会想在这样肮脏的后院——跟一个这么普通的小裁缝来这么一段荒谬的风流艳史呢！”

想到这里，她禁不住对自己感到又可怜又可鄙，但是，一想到埃里克整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她就又忽略了这些。于是，她转过身去，愤愤不平地对他说：“整天看着这些，你也不觉得恶心吗？”

他想了一下说：“窗外那些东西？我不去想那些。我只管看屋子里面的东西。当然，要做到那样，可真费了我一番力气！”

“恩……我得走啦。”

在回家的路上，她一面不紧不慢地走着，一面回想到了她十岁时父亲曾经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小女孩，你要明白：只有傻瓜蛋才不喜欢精装书；但是，只读精装书的人，更是比傻瓜还傻。”

这时她忽然大吃一惊使她回想到自己的父亲是艾里克，她突然坚信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那位白发苍苍、一言不发的老法官的影子——他在她的心目中是圣洁的爱和宽容的化身。

她的心里在激烈地斗争着，强烈地予以否认，

又重新加以认同，最后不免感到自己太荒唐可笑了。然而令她难过的是，肯尼科特身上决没有一点她父亲的影子。

## 五

卡罗尔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自己老是喜欢唱歌，为什么她总能发现那么多让人心情愉悦的东西——在凉爽的夜晚，透过树林依稀可见的灯光，照射在棕色木头上的阳光，早上叽叽喳喳的麻雀，月光照射下，黑黝黝的房顶仿佛变成了银盘。让人快乐的事情，和睦的小事，还有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长满秋麒麟草的田野，小溪流淌过的草地——人也突然变得容易相处了。维达在外科护士训练班上对

卡罗尔格外照顾；戴夫•戴尔太太竟然阿谀奉承般地询问起她的身体状况、她的孩子、她的厨师以及对战争的观点。

对待埃里克，戴尔太太并没有抱以偏见。“他是个帅小伙儿，以后去野餐一定要带上他。”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戴夫•戴尔也很喜欢他。这个爱闹笑话的小吝啬鬼，对于他认为的优雅别致或是聪明伶俐的东西，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敬意。对于哈里的讥笑，他反驳道：“就算是那样，又能怎么着！伊丽莎白就爱打扮自己，但他是一个聪明人，你可别忘了这一点！有一次我问遍了周围的人，知不知道乌克兰在哪里，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最后还是他告诉了我。他说话太客气，那又怎么了？你们就在这里胡说八道吧，哈里，有礼貌是没什么坏处的。有些颇有男子气概的人说起话来不是和娘们儿一样文绉绉的。”

卡罗尔觉得自己很开心，“小镇上的人真友好！”但她又突然有些害怕，“难道说，我爱上那个小子了？那真是太荒唐可笑了！我只不过是觉得他很有意思。我想帮助他取得成功。”

但是当她在客厅里清理灰尘，缝补衣领带子，给休洗澡的时候，她总幻想着自己和一位俊朗的年轻艺术家在一起，他像阿波罗一样难以形容又不停躲闪——在伯克夏群山或是弗吉尼亚建了一栋房子；用他赚到的第一张支票高高兴兴地买了一把椅子；一起读诗，经常认真讨论劳工待遇问题；星期天早上，匆忙从被窝爬出来，两人一起去散步，说说笑笑（这时候肯尼科特肯定会一直打哈欠），在湖边一起吃黄油面包。她也想到了休，他肯定也会崇拜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因为这位艺术家曾经用椅子和地毯给他搭建了一座城堡。除了在一起玩耍，她心想“我还能为埃里克做些什么呢”——而且她

承认埃里克几乎就满足她心里所有的完美艺术家的形象。

她突然惊醒过来，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多去关心一下肯尼科特，但这时肯尼科特却偏偏只想一个人看报纸。

## 六

卡罗尔需要几件新衣服了。肯尼科特曾经许诺过：“秋天我们要到明尼阿波利斯好好玩几天，到时候做几件考究的衣服吧。”可是翻了一遍柜子，她一下把那件老式的黑天鹅绒长袍扔到了地板上，大怒道：“穿它们出去都太丢人了。我这都是些什么破衣服。”

镇上新来了一个女裁缝，还卖女帽，她就是斯威夫特韦特太太。据说她看男人的方式就像是在勾引他们，即使是有妇之夫也不放过；假如确实存在斯威夫特韦特先生的话，“非常奇怪，没人听过这个人！”但是她给丽塔•古尔德做了一件薄如蝉翼的长袍子，还给她配上了一顶帽子，这让大家都觉得“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于是镇上的妇女们就纷纷去拜访斯威夫特韦特太太，去她家的时候，个个都很谨慎，一进门就四处打量，行为举止也有点过分礼貌，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租的门面位于弗洛拉尔大街上的卢克•道森旧宅。

在格菲尔草原镇，大家买新衣服的时候，总是心里没主意，但卡罗尔却不同，她一迈进斯威夫特韦特的店里，就直接询问道：“我想要一顶帽子，可能的话，再给我配上一件衬衫。”

在昏暗的客厅里，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特地摆上了一面穿衣镜，墙上贴着时尚杂志的彩页，还挂着颜色暗淡的法国版画，尽可能布置得漂亮一些。斯威夫特韦特太太脚步轻盈地在衣服模特儿和帽子架之间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她拿起一顶红黑相间的无檐小圆帽，油嘴滑舌地对卡罗尔说道："我敢保证，太太您一定会喜欢这顶帽子的。"

"这顶帽子已经起了非常多的褶皱，而且那么小家子气，"卡罗尔想，但她也圆滑地说道，"我不觉得我很适合戴这样的帽子。"

"这可是我店里的精品，我相信你戴上一定好看。它非常时髦，您就试一下吧。"斯威夫特韦特太太更加花言巧语地劝说她。

卡罗尔仔细研究着眼前这个女人。明明是一块玻璃，还硬要冒充钻石。她越想表现得像个城里

人，就越表现得土里土气。她穿着一件素净的高领口衬衫，前面还有一排黑色的小扣子，这对胸部平平、身材修长的斯威夫特韦特太太来说还算合适，看上去非常整洁，但是她穿的那条方格裙子太鲜艳了，脸颊上的脂粉太多了，嘴唇也抹得吓人。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离婚女人的样本，明明已经四十多岁，还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三十几岁，让别人觉得自己又机灵又可人。

卡罗尔试戴起了刚刚那顶看不上眼的帽子。她摘下来，摇摇头，露出一副对待下人的笑容，说："恐怕这顶帽子不太合适，不过在这个小镇上已经算不错了。"

"不过这真的是地道的纽约时髦款式呢。"

"哦——"

“要知道，我对纽约风格可是很清楚呢。我在纽约住了好多年，还在艾克龙住了差不多一年！”

“真的吗？”卡罗尔稍微敷衍了一句就离开这家店了，郁闷地往家走。她心想自己刚刚的神态是不是也和斯威夫特韦特太太一样可笑。她戴上肯尼科特最近给她买的用来看书的眼镜，看了一下杂货铺送来的账单，就匆忙走到自己的房间照镜子。她以一种自我贬低的态度照镜子，看出来的影像也是如此：

一副素净的无框眼镜。乌黑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盘在最适合老姑娘戴的淡紫色草帽底下。脸颊苍白，毫无血色，鼻子削瘦，嘴唇和下巴都相当柔软。一件朴素的、领口绣着花边的薄纱衬衫。脸上是少女般的温柔与羞涩——但没有一点欢乐的表情，更没有城市女孩高雅开朗的痕迹。

“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乡下妇女了。可以说是完全的、典型的、谦虚的、清心寡欲的、保守的。被生活完全困住了。我是有教养的人！明明是乡下病毒，却偏偏要说成是乡村美德。我的头发——全都乱作一团了。要是埃里克看到镜子中的已婚老姑娘会怎么想？他确实是喜欢我的！那么多女人里面，只有我对他相当好！还有多久他就能看到我的真面目呢？……我必须面对现实……我真的有那么老吗……真的那么老吗？”

“不，我没有老。只是没有好好打扮，看上去才这么邋里邋遢而已。”

“我要把所有的衣服都扔掉。乌黑的头发和苍白的脸颊——就应该配上一套西班牙舞女的服装——耳朵上插一朵玫瑰花，一个肩膀上搭一条猩红色披巾，另一个肩膀完全裸露出来。”

她抓起擦胭脂的海绵，使劲儿往脸颊上涂，用朱红色的唇笔拼命在嘴唇上画直到把嘴唇都刺疼了，衣领也被扯破了。她猛得伸出双手摆出西班牙舞蹈动作的姿势。可又立马放下了。摇着头说：“我的心再也跳不起来了。”整理衬衫的时候，不由得脸红了。

“至少，我比弗恩•马林斯要优雅得多。”

“我的天哪！当初我从明尼阿波利斯来的时候，姑娘们想模仿我。现在我倒要去模仿城里的姑娘。”

# 第三十章

## 一

在九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六早上，弗恩•马林斯急急忙忙冲进屋子来，对着卡罗尔唠唠叨叨地说：“下星期二就要开学啦！在我还没有转进牢笼之前，好好地玩一次、疯狂一次。今天下午我们到湖上去野餐。肯尼科特太太、肯尼科特大夫你们都会来的吧！赛伊•博加特也想要去呢——他还小，不过很活泼的。”

“我想肯尼科特医生去不了了，”卡罗尔安静

地说，“他说过今天下午要去乡下做一个诊治回访。但是，我很乐意去呢！”

“那太好了！我们还需要邀请谁去呢？”

“戴尔太太吧，她或许可以跟你做伴儿。她人很好的。说不定戴夫也乐意去呢，只要他店里走得开的话。”

“那你觉得埃里克•瓦尔博格怎么样？我觉得他比其他那两个人更有型一点。你肯定也很喜欢他吧？”

因此，这么一来，卡罗尔、弗恩、埃里克、赛伊•博加特，戴尔夫妇发起的野餐，不仅是意义重大的，而且是必须要举行的。

他们驾车来到了明尼玛喜湖南边的白桦树果园。戴夫•戴尔真是个开心果，他总能给人们带来

快乐。一会儿他“汪汪汪”地学狗叫，时而手一扬，踮起脚步跳舞，时而戴上了卡罗尔的可爱的小帽子，时而又放一只蚂蚁到弗恩的脖子后面去捉弄他。等到快要游泳的时候，女士们把车窗的帘子放下来，遮掩着在后面换衣服；而男人们就到灌木丛后面去换衣服，嘴里一直不闲着唠叨着：“希望千万不要碰上有毒的野藤上的刺儿啊。”下水了，戴夫一个劲儿地泼水，而且还潜水下去，钻到深水里去抓他妻子的脚踝。他的高兴带动了大家。埃里克根据看过的轻歌舞剧团里的古希腊舞蹈，他也来了一出个人秀。上岸了，大家都已坐下来，坐在铺在草地上的毯子享受野餐的时候，淘气的赛伊爬到了树上，还往他们头上扔橡树子。

但是卡罗尔并没跟他们一起闹着玩。她仔细地打扮一番之后，梳了一个中分头，穿一套水手服，系一个天蓝色蝴蝶结，着亚麻短裙子，配着白色帆

布鞋，看起来非常年轻。照着镜子，仿佛看到自己又回到了大学的时代，她的脖子依然是那么洁白晶莹，锁骨也不大看得出来。但是她还是努力保持着平静和祥和。刚才游泳的时候，她对清新的湖水感到特别喜欢，但她对赛伊的恶作剧和戴夫的大喊大叫兴高采烈却很反感。对于埃里克的舞蹈，她倒是挺赞赏的，况且他也没有像赛伊或戴夫那样吵人，令人生厌。此刻，她期待着他，能走到自己身边来，虽然他并没有真的走过来。他年轻漂亮，很明显戴尔夫妇喜欢他。莫德一直看着他，吃过晚饭后喊道：“过来，坐我旁边来，你这个坏小子！”没料到埃里克居然真的做一个“坏小子”，跑过去坐到了莫德身边，还很高兴地和莫德•戴夫和赛伊抢盘子里的冷切牛舌片吃。卡罗尔看到这，悄悄地往旁边挪了挪空间。莫德游泳以后好像有点儿轻飘飘了，居然大声地张扬：“肯尼科特大夫特地为我制定的食谱。”又过了一会儿，她低声地对埃里克咬

耳朵，说她自己特别多愁善感，一丁点儿都受不了委屈，又说她特想认识一些能让人开心的朋友，各种啰嗦的话。

确实，埃里克是受到人们的欢迎的。

卡罗尔安慰着说：“不管我有多少缺点，但可以肯定没有嫉妒心。当然我的确很喜欢莫德，她总是那么惹人喜欢。但我也有点疑虑，她好像喜欢“钓”男人，博得一些男人的怜惜。她这个有夫之妇还跟埃里克嬉闹，那样含情脉脉地盯住埃里克，还那样魂不守舍，却又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外表。恶心！”

赛伊躺在白桦树的树根之间，抽烟嘲笑弗恩，装着严肃地逗她说：再过一个星期，他又要回到中学去当学生了，而她当然就是他的老师，不过他在学校里还是要和她玩笑的。莫德•戴尔叫嚷着埃里

克“陪着她一起到湖边去，看看那些可爱的小鱼儿”。剩下的卡罗尔只好跟戴夫待在一起。戴夫就绞尽脑汁地讲了埃拉•斯托博迪喜欢吃巧克力薄荷糖的笑话，来逗她开心。这时在湖边，卡罗尔却看见莫德•戴尔把手放到了埃里克的肩膀上，可能是为了站稳吧。

“可恶！”她来气了。

赛伊•博加特摁住了弗恩那紧张不安的手，她一下子跳起来，好像有点儿生气，尖叫起来：“放开我，我警告你！”他却一边色眯眯地对她笑，一边摆弄自己的烟斗——真是一个小小年纪的瘦骨嶙峋、相貌平平的小色鬼。

“讨厌！”

莫德和埃里克回来，就又各自去玩了。埃里克

悄悄对卡罗尔说：“岸边有条小船，我们去划船去吧？”

“别人会怎么看啊？”卡罗尔不免有些担心地问。

她忽然看见莫德盯着埃里克有点泪光盈盈，她就说：“那好吧，我们就走吧！”她得意扬扬地对其他的人大声嚷道：“再见啦，各位！我们到了中国，就会跟你们联系的。”

随着落日余晖倾泻在灰蒙蒙的湖面上，响起了咿呀咿呀的桨声，他们好像置身于仙境般的静谧之中！而刚才她心中对赛伊和莫德的气愤，早就忘光了。埃里克非常高兴，对她频递笑意。卡罗尔也仔细地打量着他：他身上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色衬衫，也没有穿外套，从他身上透出一股男性的气息，还有划桨时那种轻松自如的神情。两人一起谈论一些

图书馆和电影。埃里克抿着嘴在哼着《马车，从天上下来》，她也一起与他唱。微风轻轻地吹动着这一湖的清水，一眼望去，层层涟漪宛如精工细雕的铠甲。卡罗尔连忙把水手式服装的领子竖起来围住自己的脖子。

“天气转凉啦。我们得回去了。”她说。

“回去还早呢。他们肯定还在玩，不要去理他们。我们再一起划一会儿吧。”“可是你自己也喜欢跟他们玩呢！你刚才不是跟他们玩得很开心吗？”

“怎么了！我只不过跟她在岸边走走，聊聊钓鱼的事儿！”

这时，卡罗尔的醋意才退去，对莫德了有点歉意：“我只是在开玩笑罢了！”

“我们上岸去坐坐吧，那儿有簇榛树，正好给我们挡风呢，看看湖面落日，看看那些金光映射，就好像是熔化了的铅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我们不要回去听他们在那里胡扯淡！”

“这……”卡罗尔沉默无语了，埃里克就使劲儿把船向岸边划去。砰的一声小船靠岸了。他站在船头，伸手去拉卡罗尔上岸。这儿只有他们两个，四下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水波在轻轻拂岸。她慢慢地站了起来，绕过舱底的积水，抓住了莫德的手。他们一声不吭地找了一根早已发白了的圆木头坐。金色的黄昏，提醒人们已到深秋。菩提树上的枝叶，在他们周围发出簌簌的冷漠嗫嚅的声音。

“我真希望——你冷吗？”他低声耳语。“有点。”她浑身一直颤抖着，但这不是因为冷。

“我真希望我们能钻进一堆枯叶里，等待这就

要来临的黑暗。”

“我也这样想。” 尽管她开玩笑地回答却让人浮想翩翩。

“诗人们常说——肌肤黝黑的湖上女神、农牧之神。”

“算了，我才称不上是什么湖上女神了。我太老啦——埃里克，我是不是真老了？已经是半老徐娘吧？” “不是呀，你看上去比谁都年轻呢，还有你的的眼睛，就跟小姑娘一样的。我觉得，她们像你一样相信一切，虽然你是我的老师，我也只不过比你小一两岁，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比你显老呢。”

“你比我还小四五岁吧！”

“好吧，那无论如何，你的眼神还是那么天真，脸颊还是那么娇嫩。该死，不知怎的，我一见

到你，总觉得你是那么柔弱，那么需要保护，我心里很想来保护你，可好像又根本用不着我来保护你！”

“难道说我年轻吗？是真的吗？不骗我吗？说真话哦。”她平日里说起话来带着严肃相，但现在她已被这个男人当作一个小姑娘，说话时也就一下子撒起娇来。她那说话时的声调和神态，真像个小孩子，噘着嘴巴，又羞答答地笑着。

“是的呀，你当然还很年轻！”

“难以置信，你会这么想，哦，埃里克！”“您愿意陪我在一起玩吗？”

“也许可以吧。”

“您真的想跟我一起躺在枯叶子里，抬头的流星划过头顶吗？”

“我想还是像现在这样坐着的好！”他玩弄着手指。

“埃里克，太晚了，我们该往回走啦。”

“为什么？”

“再不回去就好像违背了正常交往的底线啦！”“哦，是的。我们得回去了。但是，像我们刚才这样‘私奔’，你不觉得很高兴吗？”

“是的。”她是静幽幽地说了这么一句话，站了起来。

他直率地伸出胳膊臂去搂住她的腰，她也没有拒绝。她也不在乎。他既不是农家出身的裁缝，又不是未来的艺术家，也不会造成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更不是危险。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至于说到他本人以及他的个性，卡罗尔总觉得很满意。现在埃

里克与她靠在一起，她仔细地打量着他，落日的余晖，照射出了他那脖子的线条，扁平的红腮和鼻子的侧面，还有微微凹下去的太阳穴，在夕阳下格外鲜明。他们往小船走去的时候，一点不像是一对羞羞答答的情侣，倒像是两个好伙伴。埃里克把她抱到了船头上。

在莫德划船的时候，卡罗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埃里克，你得好好工作！你应该成为一个人物。你要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参加一些绘画的函授课程，这些课程本身也许不会有多大价值，但毕竟可以教会你画画和……”

当他们回到野餐的那个地方，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他们两人是离开得太长了。

“不知道别人会说些什么？”她暗想。

大家带着些许烦恼，跟他们两人开玩笑，“喂，你们到底鬼混到哪儿去了？”“你们真是有缘的一对哪！”弄得埃里克和卡罗尔自觉有些尴尬，又不知道怎么去辩解。一路上，卡罗尔始终不大自在。就连赛伊居然也大胆放肆，一个劲儿色眯眯地盯着她。就是这个从前在汽车间阁楼上偷看过她的小子，也认为她是那样喜欢鬼混的人。她又生气又害怕，高兴却不知是什么样的心情但她心里知道，肯尼科特只要一看她的脸色，肯定能读出她的这次“冒险”。

她进屋时，好像很尴尬，却又很不服气。

她的丈夫正半睡半醒地在灯下打瞌睡，听到她回来了，抬头说：“怎么样，玩得痛快吗？”

她也回答不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睡眼朦胧地看了她一眼，给手表上好弦，就打着呵欠，说

了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那……该进去上床困觉去了。”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她没有感到丝毫的高兴，她似乎有点失望。

## 二

第二天博加特太太就上门来拜访了。她脸上带着勉强的笑意，像是一只正在啄寻面包屑的老母鸡似的。她的笑容太不自然了。进门就说：

“赛伊说，昨天你们去野餐了，玩得很high。是吧？”

“是啊。我在游泳的时候还跟赛伊比过呢，他比我游得快多了。他的身体真棒！”

“可怜的孩子，他想去打仗，几乎快想疯了呢。听说，那个埃里克•瓦尔博格也去野餐的，是吗？”

“是呀。”

“我觉得他长得真是帅，他们还说他很聪明呢。你也很喜欢他吧？”

“他看起来挺彬彬有礼的。”

“赛伊还说你和埃里克还一起划船去了，想必一定很愉快吧！”

“可也是呀，只可惜他居然一言不发，本来我想向他打听一下，希克斯先生给我丈夫做的那套西

服现在做得怎么样了呢。不过，他老是不断地唱歌、划船，湖面的景色当然很美丽，我们玩得还挺愉快的！可惜镇上的人老是聊一些无聊的东西，而不去搞一些这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真是可惜啊！”

“是的……是的。”

博加特太太声音有些茫然，她斜斜地戴着一顶帽子，身上的衣服显得很邋遢的样子。卡罗尔轻蔑地地打量着她，警惕地防范着她耍什么阴招。果然在预料之中，这个死老太婆又开始来探她的口风了。“有没有打算以后多搞几次野餐会呢？”卡罗尔马上回敬说，“我可一点也没这种打算呢！哦，似乎有人在哭了，我上去看看他先。”

一上楼，她又想起那天她跟埃里克一起从铁道上走回镇上，也是这个老太婆撞见的，想到这，不禁打了个冷战。

两天以后，她到“芳华俱乐部”那里，正在和跟莫德•戴尔和久恩尼塔•海多克愉快地交谈时，突然觉得好像大家都在看她；可她现在仿佛充满了无限的勇气，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些了。现在她完全可以起来对抗镇上的人叽叽喳喳的闲言碎语，因为她已经得到了某种重要力量来抵制，虽然还不是很明确。

要是她要离家出走，有点必须先确定：一是从何处出逃，二是逃往何方。卡罗尔虽然早就打算高兴地远远离开格菲尔草原镇、大街以及跟它有关的一切东西，但是还没有方向，不知道该走到什么地方去。现在她有了。这个动力不是埃里克•瓦尔博格，也不是对埃里克的爱。她一直确信，她并没有爱上埃里克，她只不过是“对他有点喜欢，对他的成功有点兴趣”罢了。但是，埃里克唤醒了她的青春激情，她也知道青春也在热情召唤自己。她并不

是一定要逃避埃里克，而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在教室里、在画室里、在办公室。但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激情，却跟埃里克何等相似呀。

整个星期，她觉得有无数的话想要向他说。她开始承认：一旦他没有陪着自己，她就觉得很孤单，然后开始害怕。

在那次聚餐后的一个星期，卡罗尔跟肯尼科特和贝西舅妈参加了一次教堂的晚餐会，在聚会上她又看到了埃里克。晚餐安排在教堂的地下室里，餐桌是用叉形支架支起来。而埃里克帮着默特尔•卡斯倒咖啡。

聚会时，教友们不像听祷告时那样虔诚，孩子们在桌子下面嬉戏玩闹，教堂长老皮尔逊牧师则冲着女客们大呼小叫：“琼斯教友在哪儿？他今晚怎么还没有来呀？哦，快叫佩里大姐给你一个盘，让

他们给你多盛点牡蛎饼派！”

埃里克则被快乐和高兴包围着。他和默特尔一起哈哈大笑，在她倒咖啡的时候碰一下她的胳膊肘，在那些女招待走过来端咖啡的时候，他开玩笑似的跟她们扬起眉毛。默特尔也为他的幽默所感染，哈哈大笑。卡罗尔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静静地坐在房间的另一头仔细打量着默特尔，越看越来气，不过转念一想，觉得自己又犯不着为这小事生气。“哼，一个乡下姑娘，僵硬的面孔上没有一点儿风采！”但她继续坐着，有点开始讨厌埃里克，幸灾乐祸地看他如何大献各种殷勤，看他“丑态百出”。埃里克一时激动，去奉承皮尔逊牧师，反倒引来他的讥笑。卡罗尔看了既感痛快也替他难过。后来埃里克在同时跟三个姑娘一块儿聊天时，一不小心把杯子掉到地上，他叫了一声：“哦，天哪！”卡罗尔不知怎的又开始同情他。

起初她真有点恨他，后来看见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感到他很可怜。在野餐会上，她的醋意的确太大了，她以为莫德跟埃里克搞得简直太热火，暗暗骂道：“唉，这女人真不要脸，有夫之妇却不知羞耻的，勾引小伙子。”可是，就在这次晚餐会上，莫德当了女招待，忙着端蛋糕，对待一些老妇人十分和蔼，但是见了埃里克，却理都没理他。连她自己吃饭的时候，还跑过来跟肯尼科特夫妇坐在一起。平日里人们总认为莫德这个女人勾勾搭搭不规矩，但此时此刻卡罗尔却亲眼看到她并没有跟镇上的花花公子说上一句话，而是找那个老实的肯尼科特聊天，真的是错怪了莫德吗？

当卡罗尔回过头来想再瞥埃里克一眼时，她突然发现博加特太太也在瞟着她，博加特太太的偷窥令她感到了一阵害怕。

“我在干什么呀？难道说我爱上了埃里克？对自己丈夫不忠诚？我喜欢青春而并不是他，可是，青春已逝，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不能因为这事毁了家庭。我要赶紧离开这让我难堪的是非之地！”她在回家路上对肯尼科特说：“我想要离开一阵子，到芝加哥去，你陪我去好吗？”

“那儿的天气现在还很热呢，大城市只有冬天才好玩，你要去那儿干吗啊？”

“我想去看看那里的人，找一点儿刺激。”

“找刺激吗？”他感到好笑。“谁告诉你这种方法的啊？大概是那些无聊愚蠢的故事里学来了‘刺激’这个词的吧？严肃一点，认真一点，别开玩笑，我实在是工作脱不开身。”

“那么我就独自去吧？”

“为什么啊，你知道的，问题不是在于钱，而是叫休该怎么办？” “把他交给贝西舅妈啊，反正几天我就回来了。”

“把孩子扔下不管我可不赞成了。交给舅妈她们不合适。”

“这么说来，你就是不赞成。”

“我实话跟你说：我觉得最好再等几年，等到战争结束了，到时候我们就好好地计划一次长途旅行。所以说，现在我不赞成你出门旅行。”肯尼科特就这么把她一下子推向了埃里克。

## 三

清晨三点钟，卡罗尔突然从梦中醒了，她自言自语道：

“这是多么可悲而又庸俗的恋爱！

没有闪光，也没有浪漫。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妇人，跟一个沾沾自喜的小男人躲在墙角里窃窃私语。

不，他可不是那种人。他十分好，很有志气，他什么都没有错。他看我时，两只眼睛闪闪发亮透出热情和青春，多可爱！多可爱！”

她一想到自己竟会可怜巴巴地爱上这样的人，就不由得怜悯起自己来了。她叹了一口气，埃里克似乎又变成了一个特别庸俗的人。

后来，她心里真是恨不得把肚子里所有的仇恨全发泄掉，“我的爱情越是微不足道，大街的罪孽

也就越发深重。这说明我多么渴望着往外出逃，可是哪里都一样的。只要能逃掉，天大的后果我都不管了。这都是大街的罪过。当初我来这里时，是一颗炽热的心，怀抱着崇高的理想，准备好好工作，可如今——反正我上哪儿都行”。

“我刚听到的那阵什么都听他们的训导，可他们却把我往沉闷的麻醉状态改造。他们不知道，更不会了解到，他们自鸣得意的这种沉闷乏味的生活是多么折磨人，就像千万只蚂蚁噬咬着伤口，或是八月里的骄阳暴晒着身体。”

“多么庸俗！多么可怜！卡罗尔呀，你本来是个心灵纯洁、步履轻盈的姑娘！如今却偷偷地躲进阴暗的角落，甚至在教堂的晚餐会上醋意大发！”

第二日吃早餐的时候，一夜恶梦惊扰她心中的苦恼，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剩下来只有紧张不安的

犹豫情绪。

## 四

除了威利斯•伍德福德夫妇、狄龙夫妇、钱普•佩里夫妇、肉铺子掌柜奥利森、白铁匠布雷德•比米斯和皮尔逊牧师这些市民，“芳华俱乐部”那些阔太太，平时很少到浸礼会和美以美会参加晚餐会——他们倒是经常在那里碰头，聊聊天，解解闷。那些所谓的上层人物全都到圣公会去参加草坪宴会，他们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对会外的教友虽然还算客气，却不免有点儿冷淡。

本季度的最后一次草坪宴会，轮到哈里•海多克夫妇主办；宴会十分丰富又有光彩夺目的日本灯

笼，有牌桌，有鸡肉馅儿饼，还有那不勒斯冰激凌。这时埃里克已被人们接受。他正在和属于那个“圈子里”的人——戴尔夫妇、默特尔•卡斯、盖伊•波洛克和杰克逊•埃尔德夫妇——一起吃冰激凌。海多克夫妇俩依然不理睬他，但别人却已经接受了他。卡罗尔觉得，埃里克怎么也不可能跻身于本镇的上流社会，因为他直到现在对打猎、驾车、玩扑克牌仍然觉得索然无味。可是，他的活泼而又快乐的天性已经为人喜爱——虽然这些天性在他身上不是最主要的东西。

这时，卡罗尔已被他们招呼过去了，所以就只好只言片语谈谈天气，敷衍一番。

默特尔对埃里克大声叫道：“走吧！我们干吗要跟这些老家伙干耗呢。我要给你介绍位美丽的姑娘，给大家介绍一下；她是刚从瓦卡明来的，正在

玛丽•豪兰那里做客。”

卡罗尔见他应允了，又看到他跟默特尔喁喁私语，一起去散步。她一时按捺不住，就转过身对韦斯莱克太太说：“瓦尔博格和默特尔这一对儿——也太亲密了。”

韦斯特莱克太太好奇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才低声说：“是呀，那又怎么了。”

“我干吗要说这种话，难道是我真的疯了？”她回头一想，不免又觉得太鲁莽了。

她一想到在这里还得要实际应酬一番，就转过身跟久恩尼塔•海多克说：“您在草坪上悬挂的日本灯笼，实在太难看了。”话音刚落，却看到埃里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了。尽管他只不过是两手插在口袋里独自散步，甚至根本也没有看她一眼。但她

却心照不宣：这会儿是他在叫她。二话没说，她就从久恩尼塔身边溜走了。他也紧走两步，迎面赶了上来。她漠然地向他点头。想到自己能做出这种冷冷的表情感到得意极了。

“卡罗尔。我刚才得到了绝好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根本不是到东部去学艺术所能相比的。莫特尔•卡斯说——昨儿个晚上，我顺便去串门的时候，跟默特尔的父亲谈了很久，他老说正在想物色一个年轻小伙子到面粉厂去工作，学会全厂业务，将来好接班。我在家种过庄稼，不用说对小麦多少也懂得一些，后来在柯卢当裁缝觉得腻味了，以前在面粉厂也干了两个月。您觉得面粉厂这个工作怎么样？您刚刚说过，不论什么工作，只要艺术家亲自动过手的，就都具有艺术美的。而面粉厂这个东西——也是民生大计……你觉得这个工作怎么样？”

“别着急！”

唉，这个单纯的小伙子，大概被莱曼•卡斯和他的灰脸儿的女儿两人的花言巧语都骗得迷糊了；但换句话说，她怎么能凭这个理由就去反对他们的计划呢？“我一定要说老实话。我可不能只顾自己的面子，毁了他的锦绣前程。”不过这会儿她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只好转过身去对他这样说：“怎么能叫我替你做主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嘛。那我问你，你将来愿意成为一个像莱曼•卡斯那样的人，还是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比方说，像我吧！你先等一等，先别回答！这时候不要再顾及我的想法了。实说吧，这是你一生的关键。

“懂了，我要像你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要起来造反。”

“说得对，我们俩实在都很相像呢。”她神情

严肃地说。

“但是我对我的计划没有多大信心。老实说，我还不大会画画。我虽然觉得自己对纺织物相当感兴趣，但自从跟你结识以后，我已不想再搞什么服装设计了。不过，要是我有个面粉厂，我手里有的是钱——就可以买书、买钢琴，不愁出门旅行去啦。”

“实话告诉你吧，你要知道，默特尔之所以对你这么热乎，说穿了，就是因为她父亲厂子里正要物色一位聪明又年轻的小伙子来接班！你知道不，你落入他们的圈套后，你等着瞧吧，她准要你上教堂做礼拜，叫你也变成一个徒有其表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他瞪了她一眼说：“我不知道，不必如此吧。”

“你这个人实在太没有主心骨啦！”

“那叫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就好似一条坐以待毙的鱼。先别插话！您试想一下，我这个‘没有主心骨’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是从农场到裁缝铺，又从裁缝铺到了书本上的，我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说我就一心想多看点儿书！说不定我还是什么也不懂呢。哦，我知道也许我这个人不大可靠吧。但是面粉厂的这个职位——还有默特尔的问题上，我可是清清楚楚的。我知道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原来我心里想要的——就是你！”“得了，得了，哦，说别的吧！”

“我要的就是你！我早已长大成人，再也不是小学生了。我要的就是你。如果说我跟默特尔相好，那也只不过是为了要把你忘掉。”

“得了，别再说了！”

“实际上没什么主意的，是你自己！尽管你会说，善于开导别人，可是你好像心里有鬼，总是吓得要死。要是咱们都身无分文、衣食无着，我呢不得不去人家挖阴沟——这对我来说是满不在乎，可你准受不了。我心里在想你一定喜欢我的，可你就是不敢承认。要是刚才您不讥笑默特尔和面粉厂的话，我也许就不会对你说这种话——你连爱我都不敢承认却让我不去接受像那样好的差使，心甘情愿照你的话去做一个没有名气的裁缝吗？像你现在这样的态度，难道说就很公平吗？”

“不。我想当然不公平。”

“那你不否认喜欢我，是吗？”

“是的——不！别说了！我再也不能多说了。”

“这儿不便说话，是吗？海多克太太正看着我们呢！”

“不，到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埃里克啊，我很喜欢你，但我不敢。”

“你怕什么呢？”

“害怕他们呀！害怕主宰我的一切的——格菲尔草原镇……埃里克，我们都在犯傻，我可是个有夫之妇，孩子也那么大了，而你呢——哦，才不过是一个黄口小儿。”

“可你的确喜欢我！我知道你喜欢我！”

她装作满不在乎地只瞥了他一眼，就走开了。尽管她尽量要装得从容不迫，但实际上却是狼狈出逃。

在回家的路上，肯尼科特有点不高兴地说：“你跟瓦尔博格那个家伙似乎非常密切！”

“哦，我们是相当亲密呗。他对默特尔•卡斯很感兴趣，我就特地给他讲讲默特尔的习惯爱好什么的。”

卡罗尔一走进自己房间，禁不住吓了一跳，“我怎么撒谎了呢。要知道从前我是心灵纯洁而又充满自信，可现在呢？我却要编造谎话，脑子里都是稀里糊涂的想法和欲望。”

一股莫名的力量使她连忙走进肯尼科特的房间，坐在他的床沿上。他睡眼惺忪地从暖和的被窝和四周镶着齿轮缘饰的枕头里伸出一只手来抚摸着她。

“威尔，说真的，我应该出去走走，换换心

情。”

“我说，头几天我们不是早谈过这件事了嘛！你等着吧，将来总要出远门的，进行一次这样的旅行。”他摇摇头，好像睡意顿时消失殆尽似的。“临睡前，快亲我一下吧。”

她好像是在履行义务似的身子低下去。他紧紧地贴着她的嘴唇不放。“你再也不喜欢这个老头子了，是不是？”

他像孩子似的问。随后，他坐了起来，撒娇地用手搂住她那纤细的腰肢。

“当然，我很喜欢你啰。”这话连她自己听起来，也觉得好像是敷衍任务似的。她真巴不得说话时能像灵巧的女人那样细声细气。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

他叹了一口气说：“看你这么累，我好伤心啊。看起来好像是——哦，当然，你的身体本来就挺柔弱的。”

“是的……那么，你不觉得我——你还认为我不该出去散散心吗？”

“我早已和你说清了！不是早定下来了吗？”

只见一个小巧玲珑、身穿白衣，但又战战兢兢的人影儿在移动——她蹑手蹑脚地又走进自己房间。

“我可实在说服不了威尔——让我一个人出门旅行去。他是那么固执，但我又不能离开他，独自谋生去。到外面去，恐怕过不下去。可他一个劲儿在逼着我——真不知道他要逼到什么时候，实在太可怕了。

“听，那边封闭的房间里鼾声如雷的那个男人就是我的丈夫吗？难道说婚礼仪式一结束，我就永远被系在他身边了吗？

“不。我不想令他痛苦，我要努力地去爱他。可是一想到埃里克。不知怎的我就爱不起他来了。难道说我是太诚实——一种荒唐可笑的颠倒过来的诚实——一个不忠实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忠实吗？可惜我不能像那些男人，同时爱几个人。我对于埃里克！我的孩子埃里克他是那么需要我，而我呢对他实在是太专一了。

“婚外恋，就像赌输了还债一样——比合法夫妻更要一丝不苟地守信用，因为它是自愿的。

“这些全都是胡说八道！我根本一点儿都不喜欢埃里克！我可不愿被哪个男人捆住手脚！我要独自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天地里——在那里，没有大

街，没有政客，没有商人，而且没有那种眼睛里会突然闪耀着饥不择食的光芒的色迷迷的男人，已婚的女人们最了解那种神情了——

“要是埃里克在这里，要是他能在这里静静地坐着，跟我谈谈心，那我恐怕就会安然入睡了。

“我简直累极了。要是能安然入梦该有多好_____”

# 第三十一章

## 一

他们的幽会又不期而至。

肯尼科特下乡去看病了。这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但卡罗尔还是身子缩成一团，在摇椅里或者坐在门廊上，一边摇晃着，一边在沉思默想。屋子里太冷清孤寂，有点叫人生厌。她老是不停地想：“该进屋去看看书啦，有那么多的东西可看，真是应该进屋去看书了。”但她自己还是在那里没有动身。忽然，埃里克出现了，走进院子，推开纱

门，就触及了她的手。

“埃里克！”

“我刚看到你丈夫开着车子下乡去了，我情不自禁地想你。”

“不过，你最好不要在这里超过五分钟。”

“好久不见，心里真心忍不住，每天晚上，我都觉得应该来见你。你的身影清清楚楚地站在我眼前似的，我情不自禁地让自己来这儿。”

“今后忍住。”

“为什么？”

“进屋去吧。街对面的豪兰那家人，就喜欢从窗缝里偷看人家隐私，还有那个博加特太太……”

她虽然没有仔细看他，但还是照样清楚地感觉到，他跟着她走进屋时，浑身紧张得在发抖。埃里克来之前，她那空虚寂寞的感觉开始变得愈来愈热烈，却又说不清楚是怎样的感觉。但是，好在女人们很能保持清新的头脑。所以卡罗尔就低声问道："饿了吗？我刚烤好几个小甜饼，挺好吃的，尝尝看，吃完就赶快回去吧。"

"带我去看看休吧。"

"我想不必了——"

"就看一眼？"

"那……好吧——"

她犹豫地把他带领到楼上婴儿室去。他们两人的头凑在一块儿，埃里克的头发碰到了她的脸颊，卡罗尔觉得特别舒服，隔窗望着婴儿室里的孩子。

休正在睡觉，脸上红红的，使劲儿往被子里钻进去。枕头边有一个犀牛玩具；他手里抓着一张早已撕坏了的科尔国王的画像。

“嘘——”卡罗尔轻轻地嘘了一声，踮起脚尖地走进屋去摸了摸休的头。当她一转身又回到埃里克身边时，见他还伫立在那里，不觉喜从中来。两人友好地相视一笑，孩子的父亲肯尼科特早被抛到脑后了。卡罗尔心里想，真应该有这么一个不仅跟埃里克十分相像，而且比埃里克还要年富力壮、忠实可靠的人来做休的父亲，那才算是好的。那时候，他们三个人就可以在一起做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游戏了。

“卡罗尔！你跟我谈起过自己的卧室，我们去瞧一瞧吧。”

“但不准你在里面停留，一秒钟都不行。现在

我们该下楼啦。”

“好吧。”

“说话算话！”

“你还不信吗！”埃里克不高兴了，睁大眼睛，严肃地望着她。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你看着办！”她一使劲儿把房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平日里肯尼科特一走进这个房间来，总是感到不能融入到这个环境，但埃里克一进去，就摸摸书，看看画，好像是这屋子的主人。他伸出手，走向她。一阵柔情向她袭来，她全身发软，头往后面仰，两眼紧闭着仿佛等待着什么。她感觉到他正带有尊敬地又亲昵地吻，吻着她的眼睛。

她心里突然意识到，这是不可发生的事情。

她浑身颤抖了一下，从他怀里猛地挣脱出来，尖声叫道：“对不起，不要这样！”而他依然执拗地直瞅着她。

“我是喜欢你，”她说，“你不要毁掉现在的这一切，我们只是朋友。”

“千千万万的女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你也是。这并没有毁掉什么，相反，这使一切更美好。”

“亲爱的，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点儿迷人的魅力。要是这在从前的话，我也许早该爱上你啦，可如今，已经不可能了。反正无论如何，以后我还是会默默地喜欢你的。但是，请你不要再逼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爱上你了，只是说说而已。我知道现在你很需要我，是不是？只有你和我的儿子才需要我，这我已经感到很高兴了！曾经，我一直

渴望着人家来爱我，可如今，我也能让别人感到需要我，我满足了！是的，十分满足了！

“女人本来就是爱男人的，我们一直在为男人付出。但是，我们一直想改变男人，这是我们身上的本性，真是根深蒂固！你，埃里克，恐怕就是我这一辈子的唯一信念。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来吧！即使是去卖棉。去转卖中国产的棉花……”

“好了，停！卡罗尔！你确实是爱我的！”

“不！我只不过是——你能懂得我吗？在我身边有许多麻烦，还有好多无聊的专爱看热闹的家伙，现在我在找寻逃避——你不用管我——你快走吧。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快走吧！”

埃里克最终还是走了。屋子里悄然无声，她没有放松下来，反而开始难过，心里空洞洞的，屋子

里也是空落落的，她确实需要埃里克！她恨不得扑在他怀里，告诉他烦恼，以得到心灵的宁静。她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客厅，透过窗往外张望一下。这时候埃里克再也看不到了，却看到了韦斯特莱克，看着卡罗尔家的门廊和窗子。卡罗尔连忙把窗帘放下来，站了一会儿，甚至连她的思想活动好像也都完全停顿了。半天过去了，她才慢慢地缓过来，自言自语道："我一定要跟他再见一面，让他理解我们只是朋友。"可是——这个屋子里实在太空荡了，只有回声，而他早走了。

## 二

两个晚上之后的晚饭时间，肯尼科特有点烦躁

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突然间，他咆哮起来：“你到底对韦斯特莱克太太那老东西说过些什么？”

卡罗尔一把合上书，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韦斯特莱克大夫和他的老婆老是嫉妒我们，可是你却偏偏要心思单纯地去跟他们交朋友、套近乎，而且还跟我说，韦斯特莱克太太那老太婆到处胡说八道，说你亲口对她说过你恨透了贝西舅妈；又说因为我睡觉时会打鼾你就干脆跟我分居；又说比阿根本不配伯恩斯塔姆；最近还说过这个格菲尔草原镇简直一无是处，原来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跪着叩头去请这个瓦尔博格家伙跟我们一起吃晚饭。韦斯特莱克太太还说，至于你还说过别的什么，那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这简直一派胡言！是的，我是喜欢韦斯特莱

克太太，还登门拜访过她。但是她显然是添油加醋地污蔑我所说过的话——”

“显而易见她会乱说。难道我没有跟你说过吗？她是个心狠手辣的臭婆娘，简直就跟她的那个一声不吭、只管捞东西的丈夫一个德行。天哪，我要是得了病，宁死也不去找韦斯特莱克那个老家伙。至于他那个老婆，跟他一路货色，就像是从同一块臭咸肉上切下来的。可是我始终搞不懂——”

她紧张不安地等着下半截话。

“像你这样聪明的女人，怎么也会让她给坑了呢，我不管她跟你说了什么——有时候我们偶尔闹别扭，甚至大发脾气，这都很自然——但是，如果说你没处诉说，那你干吗不直接拿到《无畏周报》上去公开发表，或者干脆拿一只喇叭筒，站在屋顶上，大喊大叫，这也比理那个臭女人要好！”

“我知道。你的确告诫过我。可是她看起来是那么和善。而现在我周围又没有别的知心女伴——维达一心只在婚姻生活中。”

“好啦，下回别再傻了。”

他摸了一下她的头，颓然坐下来看报纸，不再说话。

那些四处嚼舌的臭八哥们这时从前厅偷偷地摸进来，眼睛贴着窗子窥看她。除了埃里克以外，她几乎没有别的知心人了。肯尼科特是个大好人，就像个大哥哥。唯有埃里克——跟她一样，也是被格菲尔草原镇摈于门外的弃儿——她乐意同他倾诉心事。在这场风暴里，她从表面上看起来很安静，手指总在不断翻着一本浅蓝色封面的《家用缝纫大全》。但韦斯特莱克太太的行为让她深感恐惧。那个死老太婆对于她和埃里克之间的事儿又会怎么说

呢？她到底知道些什么？她看到过什么？还有谁会加入狗吠搜索呢？谁还会看到她跟埃里克一起？她还得害怕戴尔夫妇、赛伊•博加特、久恩尼塔、贝西舅妈——他们又都会说些什么呢？

第二天，她心里急得简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坐立不安，只好到街上溜达去，可是一到了街上，无论遇到谁，她都忐忑不安，她等着别人跟她说话，就像预感到大祸临头似的。她一再对自己说：“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跟埃里克见面了。”但是这句话她始终是说说而已。她仍然对埃里克有一种深深的思念，有埃里克沉闷乏味的生活就立刻有了光亮。

晚上五点钟左右，她的身子蜷作一团，窝在客厅的安乐椅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忽然门铃响了。听到有人在推开大门，她不安地等待着。维达

•舍温一下子冲进了房间。“我信得过的那个人来了！”卡罗尔高兴地自言自语道。

维达脸上的表情，严肃又亲切。她张嘴急切地对卡罗尔说：“哦，亲爱的，你正好在家，我真高兴能碰到你。快坐下来，我想要跟你谈谈。”

卡罗尔乖巧地坐下来。

维达一把拖过一把大安乐椅坐了下来，像放连珠炮似的说道：

“我听到外面的流言蜚语，说你对这个埃里克•瓦尔博格很有好感。可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我确信。看看你，还是一个纯洁天真的小女孩呢！”

“要是有一位相当体面的太太，她觉得心有内疚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

从卡罗尔说话的声调里，似乎有些生气似的。

“哦——我说——要是看不出来，那才怪呢！这一点先撇开不谈！我知道，在我们镇上，真正喜欢威尔•肯尼科特的只有一个人。”

“那你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

“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只不过是听博加特太太说她时常看到你和瓦尔博格在一起散步。”

说到这里，维达说话声慢下来。

她低下头来，看了下自己的手指甲，然后说道：

“不过——我觉得你很喜欢这个瓦尔博格。哦，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有什么不应该，但是你

还年轻，你是不会知道的：你现在的喜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你常常自以为自己成熟了，实际上还是个小娃娃。我是说你太天真了，难道你就压根儿都没想过他安的什么心？”

“难道你以为瓦尔博格真的敢跟我谈情说爱吗？”

听到卡罗尔居然这么说，维达简直连鼻子都给气歪了，大声嚷了起来：

“你知道别人肚子里在打什么算盘吗？你自认为能扭转乾坤，可你知道什么是痛苦吗？”

说到当面受辱，通常有两种情况无论是谁都受不了的：一是被人斩钉截铁地说身上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一是更加蛮横无礼，硬被说成从来都不知道痛苦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不用说，卡罗尔也来了气，气呼呼地回答说：

“你以为我就没有吃过苦吗？你以为我一直是在过惬意的——”

“不，你的确没有受过苦。这会儿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一件谁都不知道的事，甚至包括雷米埃在内。”

维达多年来一直压抑着这件事，可如今她无法控制了。

“我从前——也是非常喜欢威尔的。有一次，在宴会上——当然是在他遇到你以前——我们坐在一起，手拉着手，真是幸福极了。但我觉得自己实在配不上他，就跟他疏远了，请你不要以为直到如今我还苦苦恋着他！现在我明白，我命里注定了要

与雷米埃相伴一生。可是，正因为我喜爱过威尔，所以知道他这个人是多么真诚、纯洁、高贵，这个人是多么正派呀，还有——既然我把他让给你，那你至少要爱惜他！过去我追过他，与他同欢乐，到头来我还是把他放弃了，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事儿！而现在我并不是在多管闲事！听了我这样讲，你就知我们是多么的一致了。现在像我这样赤裸裸地把自己的隐私都给亮出来，是很难为情的，但是我之所以敢于和盘托出，就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他和你！”

卡罗尔知道，维达仿佛觉得自己厚着脸皮，满怀凄凉地讲一个爱情悲剧。卡罗尔心里也明白，维达在震惊之余，竭力掩盖自己的羞涩之情，拼命想要把话讲完：

“从前我喜欢他，那是最光明正大不过了——

可现在要是我仍然为他着想，那就有点不是了——不过，我既然把他让给你，就要你不能背叛他，你不能伤害他！”

说到这里，她一下子满脸通红，哭得眼泪汪汪。

卡罗尔忍不住跑过去，吻着维达的额头，好言好语安慰她，当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话，尽是什么：“哦，你真的让我感激不尽。”“你实在是个厚道人。”“我敢向你担保，我所听到的都是无稽之谈。”“哦，我当然知道威尔是很真诚的，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是非常——非常真诚。”

维达多年的结一下子解开了，她好歹摆脱了她刚才那种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她挺起身来，整整衣服，又接下去说：“我根本不想多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但现在你自己也会看得出来，你平时太高

傲了，因此人们才唾骂。此外还有一点：像你我这样有志于改革的人，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庄重。你不妨想想看，如果自己都做不到怎么去要求别人呢？那时候，谁都不会说你自己还没长胡子呢就说别人乳臭未干。”

蓦然间，卡罗尔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哲理，并明白了为什么几次优柔寡断的改革都失败了。

“是的，那一套大道理我听说过，的确妙不可言。它几乎就是让人们自缚手脚，循规蹈矩。换句话说，‘你要是相信社会公认的道德，那就得好好遵守；不过，你要是不相信，也还得照样遵守！’”

“可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维达失望极了。这时她开始露出不大高兴的样子来，而卡罗尔也就只好洗耳恭听了。

# 三

维达好歹给卡罗尔帮了一个大忙，让她认清了她感情纠葛的根源，因此毫无痛苦。那就是说，埃里克的个人志向引起了她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使她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不过，她跟埃里克这种关系，将来总会说清楚的。可是一到夜晚，躺在床上闭目深思的时候，她就又否认了它：

“我毕竟还算不上是一个受诬告的无辜之人！假如说不是埃里克，而是换上另一个什么人，比方说，意志更加坚决的斗士，一个留着胡子、嘴唇显得很傲慢的艺术家呢——可惜生活中根本没有这种人。本来我恐怕跟悲剧是无缘的，我是不会得到

的，但我偏偏却陷入了这个旋涡之中——难道说这真的就是我的个人悲剧吗？

“世界上不会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伟大还是卑贱，我会为他与大伙儿割裂。维达一厢情愿眷恋着威尔，结果是那么惨！爱情与情欲——如同在煤油炉里受到控制的火苗儿！生活里到处是污泥脏秽，大街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卑鄙无耻，却偏要装成高雅体面！就在大街两侧，人们躲在饰有花边的窗帘后面，偷看别人在谈情说爱！”

第二天，贝西舅妈悄悄地走进屋来，一个劲儿想听点什么出来，居然还暗示说肯尼科特说不定也会有见不得人的私情，直逼她吐露真情。

卡罗尔一气之下，顶了她一句：

“不管我干了什么事，肯尼科特他不在乎，犯

不着你来管！”

但说完后，她又后悔自己说话不该如此傲慢无礼。万一贝西舅妈就拿她“不管我干了什么事”那句话大做文章，那又该怎么办呢？

肯尼科特一到家里就忙个不停，摸摸这个，弄弄那个，嘴里还在哼哼唱唱的，直到最后才咕哝着说：

“今天下午看到舅妈，说你对她简直太不客气啦。”

卡罗尔禁不住大笑出声。肯尼科特摇摇头，然后扭过头去，捧起自己的报纸来看了。

## 四

卡罗尔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无法入睡，一会儿在想该怎样才能离开肯尼科特，一会儿又想起了平日里他多么知冷知热呵护有加，一会儿对他又觉得无限怜悯。由于他身为医生，但一碰到严重的胃溃疡，病情棘手，汤药不进，又不能开刀切除时，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也许他并不像专心读书、自得其乐的埃里克更需要她吧？要是他一气之下撒手而去，怎么办呢？她就再也看不到他在吃早餐的时候，一语不发和颜悦色地倾听她的絮絮叨叨，那怎么办呢？要是他再也不能给她扮演大象呢？要是——下乡出诊路上泥泞不堪，汽车轮子一打滑，车子窜出路了，翻了车，一下子把威尔压在底下，叫他疼痛难抑，送回家时早已成残废了，只好可怜兮兮地瞪着两眼瞅着她——否则他望眼欲穿，呼唤她的名字，而这时候她却身在芝加哥，什么都不懂！

要是碰上一个找碴儿的刁妇，指控他有庸医误人的事情呢。这时他想要找人做证；韦斯特莱克却在造谣中伤他；连他的朋友们也都避而不见，他这个人本来富于自信心，办事果断有力，现在却变得心情沮丧、优柔寡断，一下子像换了个人儿似的；后来他被宣判有罪，戴上手铐，押上了火车……

她再也想不下去了，跳起来朝肯尼科特的房间奔去。她使劲儿一推，砰的一声，房门撞倒了一张椅子。

他一下子被惊醒了，吓了一大跳，泰然自若地说："亲爱的，你怎么啦？怎么回事呀？"

她一个箭步冲他扑了过去，抚摸着她所熟悉的满脸胡子拉碴的两腮，上面的每一道皱纹，坚硬的颧骨，以及凸起的肥肉。

肯尼科特温柔地说：

“看到了你，可真难得呀。”

接着伸出手来抚摸她衣衫单薄的肩膀。

她也强颜欢笑地说：

“我刚才仿佛听到你在哼哧哼哧似的。真叫我吓了一跳。祝你晚安，我的心肝儿。”

## 五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卡罗尔只是在教堂里、裁缝铺和埃里克打过一次照面儿。那天她去裁缝铺，准备给肯尼科特裁制一套新便服。当时纳特•

希克斯正在铺子里，可是已不像从前那样谦恭有礼了。他满脸堆笑地说：“特级法兰绒刚到货，要不要看看样品，嗯？”他还故意碰了一下她的胳膊，示意她去看看那些作样品的款式新颖的时装图片。他的那一双眼睛瞟来瞟去，时而看看卡罗尔，时而又看看埃里克，和一个傻瓜没有什么区别。

她一回到家里，就暗自思忖：那个可怜的小掌柜说不定自以为是埃里克的情敌呢；对他的这种卑鄙透顶的邪念，她嗤之以鼻。

她从窗子里望见久恩尼塔•海多克慢腾腾走过她家门口——就像上次韦斯特莱克太太走过时没有什么两样。她在惠蒂尔舅舅铺子里遇到了韦斯特莱克太太，本来不想理会她的，可她的眼神让她心里发毛，不由得客气起来。她相信街上所有的男人——甚至连盖伊•波洛克和萨姆•克拉克包括在内

——都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一个风骚的女人。她简直觉得自己走投无路，就像一个被人跟踪追捕的罪犯。她心里巴不得跟埃里克见见面，但又想宁愿相逢不相识！她心里想：整个格菲尔草原镇恐怕只有肯尼科特一个人不知道她和埃里克之间的事儿了。

她身子蜷缩一团，倒在安乐椅里，不断地寻思，可能在理发馆或充满烟味的弹子房里，男人们也许正在用嘶哑的声调和猥亵的字眼在议论她如何风流成性，同埃里克勾勾搭搭呢。

入秋以来，弗恩•马林斯时常来看望她，只是这个时候，她才感到好受点。这位生性活泼的女教师竟然把卡罗尔也看成跟自己一样年轻的姑娘呢。尽管学校里已正式上课了，她还是照常每天跑来，说什么要举行舞会呀，还有什么野餐会。有一个星

期六晚上，弗恩邀请卡罗尔陪着她一起到乡下去参加舞会，但卡罗尔拒绝了。最后第二天就因为这件事整个格菲尔草原镇都躁动起来。

# 第三十二章

## 一

周天下午，卡罗尔在后面的走廊里正紧着童车上的螺丝，透过博加特家敞开的窗户传来一阵尖叫，她听到博加特太太女巫一样的声音：

“……也是，抵赖不是你做的没什么用，你给我径直滚出这房子……我一辈子也没听过这么……从来没人这样跟我说话……走在罪恶与污秽的道路上……把你衣服扔这儿，鬼才知道你配穿它们……再顶嘴我就叫警察。”

卡罗尔没听见被骂者的声音。尽管博加特太太一直叫嚷宝贝儿子是她当前亲密的助手，但是卡罗尔也没听见他的声音。

“又在骂赛伊了。”卡罗尔忖度着。

她把童车推下后面台阶并试着围院子转了个圈，对自己的修理很满意。她听到了人行道上的脚步声，看到的不是赛伊而是马林斯。她正拿着个行李箱埋头疾走在路上。那个寡妇站在走廊里，双手谄媚插腰，抱怨着那个远去的女孩：

“你休想再来这个街区！让人把你的破烂儿搬走。我家已经被折腾够了。上帝凭什么这样折磨我——”

费恩已经走了。自以为是的老寡妇“砰”地甩门进了屋，然后戴着她的帽子大步出门了。这时候

卡罗尔正盯得目不转睛，她的举止同镇上其他那些偷窥寡妇的人一样。她看见博加特太太进了豪兰家，然后又进了卡斯家。吃饭前她又去了肯尼科特家。肯尼科特大夫听到她的按门铃声，过去问候她："哦，呵呵，好邻居你好呀？"

这个好邻居冲进起居室，挥舞着油光发亮的羊皮黑手套，高兴地满嘴飞沫：

"亏你还能问我一声好！我真想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了今天这场可怕的场面——那个贱妇的话真是傲慢无礼，我要把它忘记——"

"咳！咳！打住！"肯尼科特吼了一声。"博加特妹妹，谁是贱妇？坐下来冷静一下慢慢告诉我。"

"我不坐了，我必须赶回家。但是提醒你以

后，我终于能专注于对自我自私的关心了。提醒全镇提防她，鬼才知道我不指望任何感谢。世上总有那么多人们看不见的邪恶，当你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会感激你——她迫使自己来这里跟你和卡丽交往，这个我见了不知多少次了。感谢上天，在她造成更多的伤害之前被发现了。这只是伤了我的心，迫使我思考她可能已经做出的事，即使我们中的部分人明白了解一些事情。”

“够了！你在说谁呢？”

“她在说弗恩•马林斯。”卡罗尔满不高兴地插上一句。

“什么？”

肯尼科特大吃一惊。

“一点都不错！”博加特太太有点活跃，“卡

罗尔，你真应该感谢我，在她把你卷进去之前我及时发现了她。你是我的邻居，威尔的太太，一个有教养的人，但是恕我直言，你有时候不够礼貌——你不是个虔诚的人——你不按《圣经》中上帝给我们铺的老路走。当然了，你笑我也无妨，我知道你这个人内心是好的。你不敬畏上帝，也不憎恨原本应该憎恨的那些戒律违背者。你应该感到幸运，我发现了喂养在我怀里的这条毒蛇——哦，是的，的确如此。我的小姐每天早餐吃两个鸡蛋（一打鸡蛋六十美分），像多数人一样，她不会满足于一个的——

“她关心过它们花了多少钱吗？换句话说，我不能让她在这里白吃白住。事实上我只是出于好心才收留了她。从她拖进我家里那个行李箱中的袜子和衣服我就应该看出她是个什么人——”

还没明白故事的详情，博加特太太就津津乐道了五分多钟的污言秽语。在这个戴黑色羊皮手套的复仇女神的渲染下，一场低俗的喜剧变成了一场大悲剧。故事本身很简单，没什么意思也不是很重要。博加特太太没提是什么事情，大家都纳闷儿她在生什么气。

在前一天晚上，弗恩•马林斯和赛伊一起开车去乡下参加了谷仓舞会（卡罗尔承认当时费恩想找人陪伴）。舞会上赛伊吻了费恩——费恩也承认这点。赛伊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瓶威士忌：博加特太太就意指是费恩给他的；费恩坚持说那是赛伊从一个农民大衣口袋里偷来的——这个让博加特太太很生气，她认为这分明就是谎话。赛伊喝得酩酊大醉，费恩开车把他送回了家，然后把左右摇晃而又呕吐的赛伊撂在了博加特太太的门廊里。

博加特太太尖声道他的儿子以前从未醉过。肯尼科特哼了一声，博加特太太随即坦白：“当然了，我好像是闻到过他身上的酒气一两次。”她同时摆出一副很认真的架子，承认他有几次凌晨才回家。但是他不可能醉过，因为他总是能找到最好的理由：别的小伙子诱惑他打着手电筒下水插鱼去了，要不就是因为他“乘的车子汽油用完”回不去了。总之，她的儿子从来没有落入任何“狡猾女人”的掌心。

“你看马斯林小姐想从赛伊那里得到些什么呢？”卡罗尔强调。

博加特太太被问住了，转移了一下话题。今天早晨她碰见他俩时，赛伊已经勇敢地承认都是费恩的错。因为是他的老师——他自己的老师——激她喝的。费恩还想抵赖。

“然后，”博加特太太含糊地说，“然后那个女人竟然厚颜无耻地对我说，‘我凭什么希望这个脏小子喝醉酒呢？’这就是她对他的称呼——小子。‘我不准这样的脏话出现在自己家里，’我说道，‘你用障眼法使人们相信自己受过教育，适合当老师，一心成为年轻人的楷模’——‘你连个站街女都不如！’我说。我让她好自为之。我不想逃避我的天职，让她觉得体面的人们不得不忍受她的脏话。‘你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我说，‘嗯？我来告诉你有什么目的吧！难道我没见过你花时间去接触男人吗？难道我没注意你的傲慢无礼吗？你穿着短裙露着大腿在街上乱跑，假装少女，装模作样，难道我没见过吗？’”

卡罗尔一听到充满青春活力的费恩这副形象就感到很恶心，但是更让她恶心的是，博加特太太示意没人知道费恩和赛伊开车回家前发生了什么。没

有确切地描述场景，单靠色情想象力，博加特太太表示在黑夜的乡村，除了灯笼、粗野的小提琴和谷仓的嘣嘣舞步，然后就是疯狂着迷和刺目征服。卡罗尔恶心得插不上话。肯尼科特喊话了：“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别说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说费恩绝对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你都没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

“我没拿出来吗？好吧，那这个你怎么说？我直接走出去跟她说：‘你到底喝没喝赛伊拿的那瓶威士忌？’她回答：‘我想我确实是抿了一小口——赛伊让我喝的。’她都承认了那么多，你们可以想象——”

“那就能说明她是个妓女吗？”卡罗尔问道。

“卡丽！以后不准你说这样的词！”气愤的清教徒痛哭了起来。

“好吧，那她尝了一下威士忌就能证明她是个坏女人吗？我也喝过！”

“那不一样。我不赞成你这样做。经文里怎么说的？‘烈酒嘲弄人！’但是这完全不同于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喝酒。”

“是的，听起来不太好。毫无疑问，费恩很傻。但是事实上她只是比赛伊大一两岁，或许在胡闹上还不如赛伊成熟。”

“那——不是——真的吧！在教坏赛伊方面她可是足够老成呀！”

“你们这个圣洁的小镇才是教坏赛伊的真凶，这个在五年前就开始了！”

博加特太太没有生气。突然间她变得很绝望。轻拍了一下她的黑色羊皮手套，握着她那褪色的棕

色裙上的线头儿，博加特太太叹息了，“他是个好孩子，你如果好好对他他会满怀深情。有些人认为他很狂野，但那是因为他年轻。他诚实勇敢——为什么他能成为镇上第一批报名参军的人呢？我不得不狠狠地骂了他一顿防止他出走。我不想让他去军营染上坏毛病——然后”，博加特太太身上的可怜兮兮没有了，恢复了她的语速，“然后我出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这么个女人到家里，结果她比赛伊遇到的所有女人都坏。你们说这个叫马林斯的女人太年轻、没经验，不会教坏赛伊，那么她也是太年轻、没经验，教不了赛伊吧。不是前者就是后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管他们以什么理由把她解聘了都一样，这也同我跟学校董事会反应的差不多。”

“你已经把这件事告诉学校董事会的人了？”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了！还有他们的太太，‘你们应不应该处置你们的老师不关我的事’，我说，‘我不是在无理口述。我只想知道’我说，‘你们是否打算做个记录留在我们学校里。在众多天真无邪的孩子中有个喝酒、吸烟、咒骂、说脏话的女人。我不愿意细说这些可怕的事情，你们应该懂的，’我说，‘如果是这样子，我只是有必要让镇上的人知道。’这些话我也告诉了莫特教授。作为主管——他也是个正直的人，不像董事会的其他人一样在安息日开车出去玩。而且，教授本身也多少对马林斯有点怀疑。”

## 二

肯尼科特不像卡罗尔那样坦惊受怕，博加特太太走后，他还生动地模仿她呢。

卡罗尔莫名其妙地想起做青豆鲜猪肉的问题，然后接到莫德•戴尔的电话，他说：“你听说了马林斯小姐和赛伊•博加特的丑闻了吗？”

“我肯定那是谎言。”

“嗯，也许是。”莫德的语气表明这件事成了大家的笑柄，没人关心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卡罗尔蹑手蹑脚地回到了房间坐下了，两只手紧紧地卷曲在一起，就好像在听着瘟疫的声音一样。她能听见小镇上所有人的叫喊声，个个都渴望通过添油加醋来彰显自己的重要性。捏造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他们也很害怕去做，但是他们个个伪装得多好呀！那些不真正害怕的人（但是小心谨

慎、鬼鬼祟祟），整天在理发店鬼混的浪子和女帽店里经常光顾的上流女子，他们笑得多欢呀（此刻，她能听见这些他们的嘲笑声）；一面沾沾自喜，另一面高谈自己的文雅：“你不能说她不是个爽快人；我是明智的！”

镇上没有哪个人传承了优秀的开拓传统，进行蔑视的痛斥，也没人出来验证他们“粗犷的骑士精神”和“朴实的品质”比专找丑闻的老土地有雅量的神话，没有引人注目的勇士不可思议地大发雷霆，“你什么意思？有什么好笑的？你们有什么证据？你们如此谴责的那些罪恶是什么——有那么好吗？”

没人会这样说。肯尼科特不会，盖伊•波洛克和钱普•佩里也都不会。埃里克呢？也许会。他会平息这场令人不安的反抗。她突然意识到，她同埃

里克的事与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联系。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惹不起她，就拿弗恩当替罪羊呢？

## 三

打了一通电话，晚饭前卡罗尔发现费恩已经逃到了民聂耳曼什房里了。她匆匆去了那里，努力不去想街上那些看她的人。有个职员满不在乎地说了句，他猜马林斯小姐在37号房间里，然后离开卡罗尔找她去了。卡罗尔徘徊在陈腐熏天的走廊上，那里贴满了樱桃色雏菊墙纸和深绿色的玫瑰花结，被溢出的水珠淌得白斑一块块的，她们那磨损的红黄席子还有那一排排的松木门都已经被漆上了一层浅

蓝色。她已经看不清数字了。在走廊尽头的黑暗中她只能用手感觉那铝制门牌上的数字。她还被一个男人的声音吓了一大跳：“咦？干吗？”然后逃跑了。她走到右边的门口时，驻足聆听起来。她长长地呜咽起来。直到她第三次敲门才有人回应，然后听到有人惊恐地问：“谁呀？走开！”

卡罗尔推开门时对这个小镇变得深恶痛绝。

昨天她还看见费恩•马林斯穿着漂亮的靴子、花呢裙子、鲜黄的毛衣，显得敏捷而镇定。现在她斜躺在床上，穿着邹巴巴的薰衣草棉衣和破旧的裤子，显得很柔弱，完全被吓坏了。她以一种很傻的恐慌抬起头来。细绳把她的头发绑得乱蓬蓬的。她面如土色，满脸皱褶，眼睛也早已经被泪水模糊得睁不开了。

“我没有！我没有！”她一开始只会说这些。

她一直重复着这句话，直到卡罗尔亲吻了一下她的脸颊，轻抚她的头发，然后帮她擦了一下额头她才好起来。卡罗尔环顾了一下房间——外来人员的下榻之处，友好大街上的避难所，肯尼科特的朋友杰克•埃尔德的赚钱宝地，闻到了老亚麻线味儿，发霉的地毯味儿还有过时的烟草味儿。床左右摇晃，上面铺着一张薄薄的破床垫；沙土一样颜色的墙壁上满是刮痕，被凿得处处是窟窿；每个角落的东西下面都积累了厚厚的灰尘和烟灰；倾斜的梳洗台上放着一个刻痕累累的矮水壶，唯一的一张椅子没了靠背，油漆也早已经剥落；但是这里却放着一个玫瑰痰盂，它被镀得金碧辉煌。

虽然早就明白了费恩的故事，但是卡罗尔还是坚持讲给她听。

费恩去参加舞会的时候，没打算带上赛伊，但

是为了能跳舞，为了躲避博加特太太的道德评级，也为了能再缓解一下教学初期的紧张，她同意了。赛伊出门前说“保证做得很好”。

舞会上有几个格菲尔草原镇上的工人，还有很多年轻的农民。期间来了五六个醉醺醺的人蹲在地上，他们来自老殖民地上隐蔽的山谷，以种植土豆为生，也是人们怀疑的小偷。他们跳着古老的敲打着谷仓地板的舞蹈，摇晃着自己的舞伴，边跳边笑。

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拉着小提琴指挥着大家，奏出重叠的旋律。赛伊从别人的口袋里偷喝了两口酒。费恩看见他在谷仓边别人挂在饲料箱上的衣服那里摸索了；不久她就听见有个农民说有人偷了他的酒了。她责备赛伊不该喝别人的酒；赛伊咯咯地笑道：“嗯，只是开个玩笑，我这就拿回去。”他

非要她喝一口，她不喝他就不送回去。

“我只是沾了下嘴皮，然后就给他了。”费恩悲叹了一声。她站起身来，瞪着卡罗尔：“难道你没喝过酒吗？”

“喝过。不多。我真想现在就来点儿。这种假正经真是太气人了！”

费恩终于笑了。“我也是很想喝酒！我想我这辈子喝的酒还不到五次，但是如果我再多见博加特太太和她儿子一次——那么，我真不想再碰酒瓶子——可怕的威士忌——尽管我想来点儿美味的红酒。我感觉那样愉悦。那个谷仓简直就是个大舞台——高大的椽木，黑漆漆的马厩，锡制灯笼随风摇曳，远处的切草机就像某种神秘的机器。跟那些年轻英俊的农民一起跳舞真开心，他们健硕，人好，而且充满智慧。但是再看一下赛伊，我就感觉不舒

服。因此我怀疑我是从那个野蛮孩子那里沾了两滴酒。你说神会因为我想喝酒而惩罚我吗？

“亲爱的，也许博加特太太的神会吧——大街的神。但是智慧勇敢的人们都会反抗他——尽管这个恶神会杀了我们。”

费恩再次跟那个年轻的农民跳起了舞，当她跟一个刚刚参加大学农业课的女孩聊天时完全把赛伊忘记了。赛伊绝对没把酒瓶送回去，他摇摇晃晃地朝她走来——见了女孩就调戏，还跳起了吉格舞。费恩坚持要回家。赛伊跟着她，一边傻笑，一边跳舞。在门口时他吻了她……“想想我以前常想舞会上有男人亲吻你很有意思！”……她没理会这个吻，想着他打架之前必须先把他弄回家。一个农民帮她把车套好了，这时赛伊已经在座位上打呼噜了。出发前赛伊又醒了；整个回家的路上他醒了又

睡好几次，还想着对费恩动手脚。

“我跟他差不多强壮。我一边驾车一边设法让他跟我保持距离——在摇晃的破马车上。我那时一点也不像个女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女清洁工——不，我想我是太害怕了结果都没了感觉。夜色黑得可怕。无论如何，我回家了。但是很艰难，我不得不在那样泥泞的路上下车看路标——我划着从赛伊大衣口袋里拿的火柴，他也一直跟着我——他从破马车上掉到了泥浆里，站起身来想要侵犯我——我吓坏了。但是我打了他，而且很用力。我一下子跳上了车，他就在破马车后面跟着跑，哭得跟个孩子似的。于是，我再次让他上了车，他又想故技重演。

但是没关系。我把他带回了家，扔在走廊上。博加特太太正在那里等着……”

“说起来真可笑。博加特太太一直这样——跟我滔滔不绝——而赛伊正在那里病得很严重——我只是一直在想，‘我依旧不得不把破马车赶回马房，也不知马房的人睡了没？’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送回去了。我把马车赶回了马房，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锁上了门，但是博加特太太一直在门口叨叨。话中明显是在说我，说得那么不愉快，然后是咔嗒咔嗒的敲门声。此时，我听到赛伊在后院里——病着。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嫁给任何人。然后直到今天——

“她直接把我赶出来了。一整个早晨她都不愿意听我解释。只是听赛伊的一面之词。我想，他的头此刻应该不疼了。即使在吃早餐时他还把这件事看作一个大笑话。我想此刻他一定是在小镇上到处炫耀自己的‘伟绩’。你明白的——嗯，你明白吗？我离他远远的。但是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学校。

人们说乡村小镇能使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是——我不敢相信这是我，躺在这里说着这些。我不敢相信昨晚发生了什么。

“嗯。说来也怪：昨晚上我一脱下衣服——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打心眼里喜欢，但是泥巴把它弄脏了。我对着它哭了——这个没事儿。但是我的白色丝绸长袜上全是血，奇怪的是我不清楚下车看路标时我的腿是否碰到了荆棘上或者是我防卫赛伊时被他抓伤了。”

## 四

萨姆•克拉克是学校董事会的领导。当卡罗尔把费恩的故事告诉他时，他显得同情而又亲切。克

拉克太太坐下来柔声地说：“唉，太不幸了。”卡罗尔一直说个不停，克拉克太太请求说句话：“亲爱的，不要把‘虔诚的’人说得那么刻薄。这里有许多真诚的基督徒，他们宽容大度，比如说钱普•佩里夫妇。”

“是的。我知道。不幸的是，教堂里有些人好想把他们赶走。”

卡罗尔说完以后，克拉克太太深呼了一口气：“可怜的孩子，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她的故事。”萨姆也喃喃了一句：“嗯，绝对的。马林斯小姐年少鲁莽，小镇上除了博加特大家都知道赛伊的为人。马林斯小姐也够傻的，跟他待在一起。”

“可是那不至于让她蒙羞而去吧？”

“不——不会，但是——”萨姆没作裁决，抓

住了故事中的细节不放。“博加特太太骂了她一上午吗？揪她脖子了吗？她就是个泼妇。”

“是的，你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人，恶毒。”

“不，她的恶毒还不是她的最长项。她会带着基督徒的虔诚走进我们的店，满脸笑意，然后让我们的职员忙上一个小时，然后就买六个四便士的钉子。我就记得有这么一次……”

“萨姆！”卡罗尔有些心神不安。“你会帮助费恩，是吗？博加特太太来找你时说要惩罚费恩了吗？”

“嗯，是的，差不多吧。”

“但是学校董事会总不会听了她们的话就有反应吧？”

“我想我们多少会有点反应。”

“但是你们应该免罚费恩呀？”

“我个人将尽力帮助这个女孩，但是你是知道董事会的。那儿有齐特•雷尔；博加特太太可是帮她照顾了大半个教堂呢。因此他会毫无疑问地帮她说话；还有埃兹拉•斯托博迪，作为银行家他只关心道德和贞洁。卡丽，我们最好还是承认这些；我就害怕董事会的多数人反对费恩。要不是因为赛伊面对一堆《圣经》发誓，我们中是绝对没人相信他的话。现在经过这些流言蜚语，马林斯小姐可能没法护送我们的篮球队去跟别的小镇打比赛了，是吧！”

“也许不会了，但是其他人不行吗？”

“那就是她受聘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萨姆

倔强地说道。

“可你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呀！聘了又解雇；那是让一个好姑娘蒙受污点，然后把她撵走，让世上其他一些博加特太太对她妄为呀？如果你们解雇了她，这些就会发生。”

萨姆感觉不自在，移动了一下，然后看着他太太，抓了抓头，叹了口气，沉默了。

“你不在董事会上支持她吗？如果你不，那些跟你一样的人就会递交少数人的报告了。”

“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什么报告的。我们有条规定，不管是不是全体一致通过，只是决定好宣布一下结果。”

“规定！破坏一个女孩的前程！亲爱的上帝呀！一个学校董事会的规定！萨姆！如果他们想要

解雇费恩，你敢不敢威胁辞职来支持她呢？”

这么多难题让萨姆感觉很恼火，他抱怨道：“我敢，我尽力去做，但是等着董事会开会吧。”

“我也尽力去做。”“你我当然知道博加特太太是什么样的人。”卡罗尔只能从乔治•爱德华•莫特、埃兹拉•斯托博迪、齐特•雷尔或者董事会其他人那里得到这些声音。

事后她仔细回想起来，好像齐特雷先生是针对她说的这些话：“镇上有太多的高层特权，但是作恶必会折寿——至少也会被解雇。”牧师说话时斜睨着她，让她历历在目。

第二天早晨八点之前费恩就离开了旅馆。她想去学校正视那些窃笑，但是她不够坚定。卡罗尔给

她读了一天的文章，宽慰她，让她相信学校董事会会做到公正。那天晚上看电影又使她不自信了，她听到高杰林太太对豪兰太太大声嚷道：“她也许真的纯朴天真，我想也是。但是现在大家都说那天晚上她喝了一整瓶的威士忌，也许她酒后忘形了呢！”

“喂，喂，喂！”这时莫德•戴尔也扭过头插了一句，“我一直这样说嘛。我不想捉弄任何人，但是你们注意她看男人的眼神了吗？”

“他们何时把我也送上绞刑台呢？”卡罗尔琢磨着。

肯尼科特夫妇俩回家时被纳特•希克斯拦了下来。他总是假装跟卡罗尔有着暧昧的神会，这让她很讨厌他。眼睛似眨非眨，他咯咯笑道：“你们觉得马林斯小姐怎么样呀？我不是个刻板的人，但是

我想说我们学校的女人必须体面。你们知道我听说什么了吗？大家说，不管她参加完舞会做了什么，这个马林斯小姐是带着威士忌去跳舞的，喝得比赛伊还着急！那妞儿酒量很大呀！哈哈哈！”

“小人，我才不信呢。”肯尼科特喃喃道。

卡罗尔还没说话就被肯尼科特拉走了。

她看见埃里克这么晚了一个人从门前走过，凝视着他，期盼他能说一下小镇的陋习。肯尼科特没说什么，只是一句：“嗯，当然，大家都喜欢听新鲜事儿，但是却都不是故意的。”

她上楼睡觉去了，努力说服自己学校董事会的人都很优秀。

周二下午的时候，她听说学校董事会上午十点开了个会，投票表决“接受费恩•马林斯小姐的辞

职”。萨姆•克拉克打电话告诉了她这个消息。“我们没指控她。我们只是允许她辞职了。现在我们同意了，你愿意下榻旅馆让她写辞职申请书吗？很高兴我能让董事会这样处理。这也多亏了你。”

“但是，难道你不知道镇上的人都会把这当成指控的证据吗？”

“我们——没有——作出——指控——随便吧！”萨姆显然有点耐不住了。

费恩在那天晚上离开了菲格尔草原镇。

卡罗尔把她送上了火车。这俩女孩挤过了沉默的人群。卡罗尔想要用眼睛瞪他们，但是在顽皮的男孩和跟牛一样打着哈欠的男人面前她又有点窘迫了。费恩没看他们。尽管她没落泪，但是无精打

采，沉重地走着，卡罗尔依旧感觉出她的手臂瑟瑟发抖。她紧紧握着卡罗尔的手，莫名其妙地说了些什么，然后蹒跚上了火车。

卡罗尔记得迈尔斯•伯恩斯塔姆也是乘着这样一辆火车走的。她自己起身离开的时候车站又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她在两个陌生人后面朝小镇走去。

其中一个傻笑着：“看见刚刚上车的那个小妞了吗？戴着黑色帽子的那个漂亮妞儿？很迷人呀！我昨天来这里的，去奥吉巴韦一福尔斯之前我听说了她的故事。她好像是个老师，但是她绝对是个富人——天哪！——阔气而有想象力。她跟几个学生买了一整箱威士忌去痛饮了一晚上，真是岂有此理，这个美妞儿找不到年轻小伙子，就找小男孩寻欢作乐。她们把周围点亮得像个不夜城，然后还跳

些流氓舞，他们还说——”

说话的人转过身来，看见了周围这个女人，她不是一般人，也不像个干粗活的工人，而像一个聪明的推销员和一家之主，于是便放低了自己说话的声音。这期间另一个人不住地发出刺耳的笑声。

卡罗尔转进了一个小道。

她经过赛伊•博加特面前。他正朝着一群人滑稽地讲述着自己的伟绩呢，纳特•希克斯、德尔•斯纳弗林、酒保伯特•泰比和讼棍•坦尼森•奥赫恩都在其中。他们都是比赛伊大很多的男人，但是他们却把他看成自己人，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一个周以后他收到了费恩的来信，她这样写道：

我的家人当然不信这个故事，但是他们相信我

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他们给我上了一课。实际上，他们对我教训个不停，我只好去找了个地方寄宿。教师中介们一定听说了这个故事，当我去找工作时有个人几乎是对我甩了门，还有一家告诉我被指控的女人很可恶。真不知道我该去做什么好。感觉心里不是滋味。我或许会嫁给那个追我的人，但是他实在是太傻了。

亲爱的肯尼科特太太，只有你相信我。我把这看作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笑话，我是那么笨。那天晚上我一边驾着马车，一边反抗着赛伊，我还以为自己很英勇呢！我幻想有一天格菲尔草原镇的人能钦佩我。我在大学时确实因为体育备受钦佩过——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 第三十三章

## 一

卡罗尔担心了漫长的一个月，她只是偶尔在东方明星舞会上见到埃里克。在店里的时候，纳特•希克斯在跟前，他们只好非常注意肯尼科特新衣服上钉一个扣子还是两个扣子更好看。为了在旁观者面前掩饰，他们只说几句客套话。

卡罗尔因为费恩的事情一直伤心，而她又跟埃里克保持着距离，她突然第一次发现自己爱上了他。

她用他可能说的所有激励语言来自我振作；这些也让她更佩服他、爱他。但是她不敢让他去。他也知道自己不会去。她忘记了对他的怀疑，也不再嫌弃他的出身了。每天不见到他就没法摆脱孤寂。不管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都像是独立于别的时间之外，她会突然冒一句："啊！我想见你埃里克！"好像之前从未出现过那般有力度。

有时候她可怜地想不起他到底长得什么样。通常他会在她的脑海中显现一会儿——瞥一眼他那可笑的熨斗，或者他跟戴夫•戴尔在湖边一起奔跑的情景。但是他有时候会消失，只留下一个印象。她担心起他的样子：他的手腕是不是又大又红？他的鼻子是不是像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翘？他是不是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当她在街上跟他不期而遇的时候她才打消了这个悬念。无法想象出一些转瞬即逝的亲密场景让她常常感到不安：当他们野餐时一起步

行上船时他的脸，一抹红光照耀下的鬓角、咽喉、平坦面颊。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肯尼科特回乡下去了。卡罗尔听见有人按门铃，过去开门，一看见埃里克在门口她顿时就慌了。他呆在那里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眼神里充满了哀怨。好像他在彩排一次演说似的，他哀怨道：

“看见你丈夫开车出去了。我忍不住过来找你。一起走走吧。我知道别人会看见咱们。但是如果我们躲到乡下他们就不会了。我在打谷机那里等你。你愿意来的话——快点吧！”

“这就过去。”卡罗尔爽快地答应了。

她喃喃自句：“我就去跟他聊半把个小时就回家。”她披上了那件花呢大衣，穿上了胶鞋，寻思

自己穿着的鞋子朴素得让人联想不到自己是去密会情人。

她看见埃里克站在打谷机的影子里，生气地踢着一侧的铁轨。她朝他走过去的时候，幻想着他热血澎湃。但是他俩谁都没说话；他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袖子，她才有了反应，两人一起越过铁轨来到一条小路，匆匆朝乡下跑去了。

“今天晚上有点冷，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他说。

“嗯。”

他们穿过簌簌的树丛，走在泥泞的路上溅得满身是泥浆。埃里克把卡罗尔的手塞进了他的口袋。卡罗尔抓住他的大拇指，感觉像她们母子俩在一起散步牵着手一样，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她想起了

休。女佣今晚在家，但是她会照顾好休吗？她努力不去想这些。

埃里克慢慢地开始揭露他的感情了。他给她生动讲述了自己以前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大裁缝店里工作：在蒸汽弥漫，热得喘不过气来的条件下做苦力。那些“见酒忘形”，喜欢冷嘲女人的男人们个个穿着破背心和皱巴巴的裤子，总是嘲笑他、开他的玩笑。“但是我不介意，因为我可以离他们远远的。我以前经常去艺术学校、沃尔克画廊和哈里特湖边，或者徒步去盖茨山庄，幻想它是座意大利城堡，而我就住在里面，是一个侯爵，在那儿收集挂毯——那是我在帕多瓦战场上受伤以后的故事。很糟糕的是，一个名叫芬克尔法布的裁缝发现了我的日记，在店里当众朗读了一遍——我跟他狠狠地打了一架。”埃里克笑了笑。“我被罚了五美元。但是现在那些都过去了。就像你站在我和汽油炉子中

间一样——紫边火舌从炉盖底下喷出，发出一整天的冷笑——啊！”

卡罗尔似乎感觉到了那间矮房的炎热、压熨斗时的重击声、衣服烫焦时的臭气以及塞在那些侏儒中间的埃里克，于是她握紧了他的大拇指。他把手缓缓伸进卡罗尔的手套里，摩擦着她的手掌。卡罗尔赶紧把她的手拿了出来，脱下手套，把手放回了埃里克手里。

他在说着一个“伟人”的故事。在这种安静祥和的气氛中，她没多在意埃里克说的什么，而只是注意聆听他的声音。

她清楚埃里克正在笨拙地深情演说。

“还是说了吧——卡罗尔，我正在写一首关于你的诗。”

“好呀，念念听听吧。”

“哎呀，怎么反应这么平淡呢！就不能深沉一点呀？”

“亲爱的，如果我真的不深沉——我不想让我们现在就受到比——比将来还多的伤害。念一下吧。还从来没有哪首诗是关于我的呢！”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只是一些我喜欢的词，因为对我来说它们把你描绘得很逼真。当然别人也许不会这样看，但是——好吧——

那般玲珑、温柔、欢快、聪明

与我明眸相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尽管卡罗尔知道这首诗写得糟糕透了，但是她很感激。

昏暗的夜色下她感受到了野性的美。巨大的残云蔓延在孤月周围；水坑岩石互相照映。他们正经过一片小白杨林，白天那么不起眼，现在却像是一堵来势汹汹的墙。卡罗尔停住了脚步。他们听见了树枝上的滴水声和突然就落到了潮湿土地上的湿叶子。

“等等——等一下——一切都在等待中。”她低声耳语。她把手抽了回来，握紧了拳头抵在嘴唇上。她严肃了起来。“我很开心——现在回家去吧，免得碰上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圆木上再坐几分钟，就只是听听声音呢？”

“别了，太湿了。但是我们可以生一堆火，然后你在火堆旁边坐着我的大衣。我可是个生火高手呀！有一次我跟我的表弟拉尔斯在森林里的小木屋中被大雪困了一个周。我们刚去那里时壁炉里结满

了冰，我们把冰凿了下来，然后塞满了松树枝。我们能不能再去树林里生堆火坐会儿呢？”

卡罗尔犹豫了，想去又不想去。她的头有点疼，没有了目标。所有东西，这个夜晚，他的轮廓，还有未来都很模糊，他的身体就像飘浮在四维空间里一样。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一辆汽车的灯光突然从拐弯的地方照了过来，而且她俩离得有点远。“我该怎么办？”卡罗尔沉思着。“我想——嗯，我不会被抢劫吧！我是好人！如果我连跟男人坐在火堆旁聊聊天都不行，那我宁愿去死！”

隆隆的车上灯光变幻无常；照在了他们身上；突然停了下来。从风挡玻璃后面传来一声怒吼：“喂，你们在这里呀！”

卡罗尔知道那是肯尼科特。

他愤怒的声音有了一丝平滑：“散步呀？”

两人像小学生一样，连连说是。

“天气不是很好呀？坐车回去吧？瓦尔博格，上来吧？”

他命令式地打开了车门。卡罗尔意识到埃里克在上车，自己只有坐在后面了，而且只能自己开车门。刚刚的一阵高涨情绪突然间被压制了。现在她又成了格菲尔草原镇上的威尔•W.P.肯尼科特太太，坐着一辆吱吱的破车等着被丈夫教训。

她害怕肯尼科特跟埃里克说话，向前曲了一下身体。肯尼科特说：“今晚会下雨吧。”

“是的。”埃里克回答。

“今年的季节有点反常。之前从未见过十月这

么冷而十一月天气这么好的时候。记得九月九号还下过一场大雪呢！我觉得这个月的好天气会到二十一号——我记得这个十一月还没下过一片雪花呢，不是吗？不过我怀疑这几天会有一些大雪。”

“是的，很可能。”埃里克说。

“多么希望我今年秋天有更多的时间打野鸭子，那你觉得怎么样？”肯尼科特饶有兴致地问道。“有一个同事从曼一特拉普湖来信告诉我说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打了七只黑头野鸭和两只红头野鸭。”

“那真的超有趣哦！”埃里克说道。

卡罗尔被忽略了。但是肯尼科特却有说有笑地非常高兴。当他立即降速超过那辆受惊的马车时还冲着那个农民马夫喊道：“哦，哦，没事了！”她

坐在后座上，感觉被冷落了，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好像要冻僵了似的，犹如在一部没有剧情的戏里扮演的一个可怜的女主角。她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她本应该告诉肯尼科特——但是她告诉肯尼科特什么呢？她不能对肯尼科特说她爱埃里克。他爱过她吗？但是她无论怎样都不能再缄默不语了。她不确定对至今不知内情的肯尼科特应该同情还是对他的自以为是女人最佳丈夫的自满感到愤怒——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提醒了她，她不能再徘徊在迷茫中了，必须开诚布公地跟他谈一下。一想到这会冒险，她竟无端地有点兴奋——然而，前面肯尼科特正和埃里克开怀畅聊。

没有比打上一小时野鸭子更令你食欲大开的事了——他妈的，这台机器的功率还不如一支钢笔的功率大。估计汽缸里又塞满炭渣了。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说不定我又得重新换一套活塞环。

他把车停在大街上，热情地说：“再往前走一个路口就到了。晚安！”

卡罗尔非常忧虑。埃里克会不会偷偷溜走呢？

他平静地走到车后，握住卡罗尔的手，喃喃地说：“卡罗尔，和你散步真的好开心。”卡罗尔拍了一下他的手。车又启动了。转过大街拐角处那家杂货店，他消失在卡罗尔的视线中——

肯尼科特直到把车子开到房前才理会她。对她谦逊地说：“你还是在这里下车吧。我要把车开到后面的车库去。另外，劳驾你看一下后门是不是还开着，好吗？”她打开了后门，发现自己依然戴着那副埃里克脱下来的湿手套。她始终没有摘下来。身着湿漉漉的衣服，鞋子上满是泥泞，她一动不动地站在起居室中间。肯尼科特还和之前一样不知内情。摆在她面前的问题，并不是侧耳倾听一顿他的

训斥，而是想出一个怎样的理由来解释之前的事情使他明白，而不要像往常那样，她在说话，他却在不停地打哈欠，上闹钟之后倒床就睡。她听见他向煤炉里面添了煤。他很清醒地穿过厨房，但是在和她说话之前他在客厅里停了一下，上好了闹钟。

他阔步走进起居室时打量了她一番，从她湿透的帽子到沾满泥泞的套鞋。她觉得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他的声音、他的气色、他的气息、他的抚摸——“你最好把衣服脱下来，卡丽，你看都湿了。”果然，他发作了：

“我说，卡丽，你最好——”他把外套扔在椅子上，大步走向卡罗尔，声调也越来越高。“你最好现在就和他断了来往，我可不想戴绿帽子。我喜欢你，我尊敬你，如果我把事情搞大，只会让自己更难看。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让你和瓦尔博格一刀两

断了，要不然你就会落到弗恩•马林斯那样的下场。”

“你——”

“当然了。我全都知道了。你不知道在这个镇上有那么多的人，有大把的时间八卦别人的事情吗？虽然他们不敢当着我的面直说，但是含沙射影地说这类话的也不少，更何况我自己也看出来了，你喜欢他。但是，当然了，我知道你比较冷漠，即使瓦尔伯格想牵你的手或吻你，你也不会让他的。所以我不会担心。但是同时，我希望你幻想着这个年轻力壮的瑞典乡巴佬儿会和你一样天真无邪，信仰着柏拉图式的爱情！你先别急，听我说，我这并不是在中伤他。其实他并不坏。他很年轻也很好学。所以理所应当你很喜欢他。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个小镇在道德层面

上会怎样看待你吗？会不会像对待弗恩似的呢？也许你会觉得两个年轻人的私下幽会是不会被人所察觉的，但是这是不对的。在这个镇上，不管你做什么，总会有一批不请自来的讨厌的人盯着你。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一旦维斯特莱克他们那群长舌妇开始宣扬，你就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到处都在传你和瓦尔伯格谈恋爱的事情，那时，你就有理也说不清了！”

此时，卡罗尔唯一能说的就只有“你先让我坐下”。她颓然地瘫倒在沙发里。

他打着哈欠说：“把你的衣服和套鞋给我。”在她脱衣换鞋的同时，他一会儿弄弄表链，一会儿摸摸热水汀，一会儿看看寒暑表。他把她的衣服围巾之类的东西拿到客厅里抖了抖水，像平时一样仔细地将它们挂起来。他又拖了一把椅子笔直

地坐在她面前好像是要给她检查一下身体并给点建议似的。

然而，在他还没开始冗长的谈话之前，她就抢先一步说：“好！我想让你知道，今天晚上我就跟你坦白所有这一切。”

“但是，我并不觉得有那么多话可说啊。”

“但是我有话要说。我喜欢埃里克。他深深地吸引了我。”她拍着自己的胸膛说。

“还有，我欣赏他。他并不只是一个年轻的瑞典乡巴佬。他还是一个艺术家。”

“哎，你先停一下！他一个晚上都在向你说他是多么棒的一个人。现在，该轮到我说了。我虽然不会艺术——但是卡丽，你了解我的工作吗？”他微向前倾，粗大的手搭在粗壮的大腿上，缓慢地、

稳重中带着伤心似的说：“不管你有多么冷漠，我都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爱你。我曾经说过你就是我的灵魂。现在我还是那句话。你是我开车回家时在日落中看到的所有，你也是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一切。你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了吗？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泥泞中挣扎奔走，尽全力去救治每一个病人，不管他们贫穷还是富裕。你总是说科学家应该统治世界，去取代那些政客们——难道你看不出我就是这里的科学吗？况且我能承受你的冷漠，道路的坑洼不平，和夜路上孤独地驾驶。我所需要的就只是你好好在家等我回来。我没有期望你要很热情——从来都没有期望过——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欣赏我的工作。我为世界带来了新生命，挽救了生命，使无数暴躁的丈夫更加呵护自己的妻子。而你，却整日如痴如醉地听着瑞典的一个小裁缝如何把花边绣在裙子上！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干这样的事情真是太没出息了！”

她气呼呼地冲他说道：“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吧。我应该说我的了。我承认不包括埃里克在内的你的所有的话。难道就只有你和孩子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希望得到我吗？他们都想，整个小镇都想！我能感觉到他们在我脖子上火辣的呼吸！舅妈、那个让人烦到作呕的老叔叔怀特，胡埃斯特莱克和博加特老媪，还有他们所有人。你喜欢他们。你鼓励他们把我置于死地！我不会承受的！你听到了吗？现在，就在这一刻，我已经完了。是埃里克给了我勇气。你说他只忙活花边（顺便说一句，那个东西通常都不会绣在裙子上）！我告诉你，他还信仰上帝，那个博加特老媪用油腻的条纹材料掩盖起来的那个上帝。埃里克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伟人，我也会为他的成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的——”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你觉得你的埃里克将来就会有所作为？但是老实说，我觉得他到了我

这个年纪，顶多也就在朔恩斯特鲁姆那种小镇上自己独自开个小裁缝铺吧。”

“那可不一定！”

“从他目前的情况看来，他自己也就会发展成这样。他已经二十五六岁……你凭什么就认为他将来不会是个熨烫裤子的呢？”

“他天资聪明，才华卓越……”

“对不起，那请你说说，他在艺术领域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呢？他画出过一幅优秀的作品吗？素描也可以啊？你能举出来吗？他写过一首诗吗？他会不会弹钢琴呢？除了整天自吹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之外，他还会做啥？

她陷入了沉思。

“我也不是说他一定就不会如你所愿。我也不是没听说过，有很多像他那样的小伙子，在家里的确很优秀，可是到艺术学校以后，经过奋发学习，只有十分之……或者只有百分之一……能够混口饭吃。所以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说到这个小裁缝，难道你还没有发现……多亏你还学了心理学呢……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他如果和麦克农大夫或莱曼•卡斯这些人比，好像还很懂艺术。试想一下，你要是能在纽约那些很平常的画室里见到他，我敢打赌你压根儿不会去注意他！”

她浑身蜷作一团，双手合抱着，像修女一样跪在微热的、几乎要熄灭了的火盆前哆嗦着。他一言不发。

肯尼科特马上站起身来，坐到沙发上去，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试想一下，假如他没有成为一

个艺术家，我猜他是一定会的！设想他会回来做个裁缝，而你成了他的妻子……难道说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艺术家一样的生活吗？他住在简陋的棚屋里，开个小裁缝店。他整天替人熨烫裤子，或者是俯下身给人缝制衣服，而且还得恭恭敬敬地去侍候那些自恃有钱的阔佬……他们会随时过来，扔给他一套又脏又臭的破衣服，而且还冲着他大声嚷嚷道：“喂，接着，给老子补下这件衣服，耽误事就会怪罪你！’瓦尔博格他没那么大的能力去开间大些的裁缝店。做这活他会让人着急……除非有你这位贤内助，到店里去帮助他，一天到晚站在桌子跟前，手里拎一个重重的大烙铁熨斗，不住地给顾客熨烫衣服。要是你这样给炽热的烙铁一连烤个十五六年，恐怕你的肤色也会白嫩，是不是？而且，你也会像老太婆一样驼了背。那时你也就可能就住在铺子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到了深更半夜……对了，你有你那位艺术家相陪……他睡眼朦胧地走过

来！他一身汽油味儿。常年劳作，他脾气也一定不小，而且老含沙射影地说，要不是被人拖累着，恐怕早就去了东部，早就成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了。他肯定会这样的。那时你还得好好招待他的那些亲戚……现在你还老埋怨惠蒂尔舅舅！将来你要服侍的是一位名叫阿克塞尔•阿克塞尔博格的老头儿。他靴子上粘满牛粪，就这么走进屋子也不在意。他只穿着袜子，就坐下来吃饭，还满口对你大吼大叫的。‘快点儿，你这臭娘儿们，真让人生厌’。是的，你每年还会生个哭哭啼啼、乳臭未干的小孩儿。你在烫衣服的时候，他们就会扯着你的衣服。你哪会像现在疼爱正在楼上安睡的休那样去疼爱他们……”

“够了，够了！别再说了！”

她把脸伏在他的膝盖上。

他低下头去亲吻她的脖子。“我也不想如此不公平。好吧，我承认爱情是一件十分伟大的事。确实是这样。但我们总得忍受很多这样的事情吧？啊，亲爱的，我的卡丽哪，难道我就这么差吗？难道你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吗？要知道，要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呀！”

她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吻了一下。她马上呜咽着说：“以后我再也不想跟他见面了。现在我也不要见到他。难道我要住在裁缝铺后面那个闷热的小棚子里吗……我还没有爱他爱到那个地步。而对你却是……尽管我对他充满信心，确信他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却离不开你。婚姻，犹如织起的一张网，将人聚在一起……想要扯断它却很难，即使是在网要破的时候……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扯断。”

“那么你现在想扯断它吗？”

“怎么可能呢！”

他把她举了起来，把她抱上了楼，放在她的床上，转身往房门口走去。

“过来亲我一下好吗？”她仍旧呜咽着。

他轻轻地吻了她一下，走出了房间。在一个多小时里，她听见他一直在他房间外踱着步子，点燃一支香烟，听到他拿手指敲着椅子。此时此刻，她觉得他就像是一道高大的壁垒，夹在她与越加黑暗的夜晚之间，保护着她，抵挡着这姗姗来迟夹杂着雪花的暴风雨。

## 二

吃早饭的时候，肯尼科特心情愉悦，而且比平时格外随和。卡罗尔整整一天都在想方设法通知埃里克，想要与他决断。打电话呢，村里的电话总台会毫无疑问地“偷听”。写信呢，又怕落入他人之手。直接去跟他见一面吧？不太可能。那天晚上，肯尼科特一声不吭地递给她一封署名“埃•瓦”的信：

我知道，我什么也不会给你，只会给你添加麻烦。今晚我就要去明尼阿波利斯了，然后从那里可以转车到纽约或芝加哥。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成就一番大事。我不能给你写信。我很爱你。愿上帝保佑你。

这时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声，开往明尼阿波利斯的列车就要开车了。她惊呆了，不去想什么。一切都结束了。她没有任何的计划和欲望。

这时，她看到肯尼科特拿着报纸，正在盯着她看，她马上跑了过去，投入他的怀抱，随手把他的报纸扔在一边。这么多年来，他们又成了热恋中的情侣。但她心里很清楚，自己对未来仍没有憧憬。今后她将永远在那些依然如故的街道上，在那些依然如故的人们中间，在那些依然如故的店铺里过着她依然如故的生活。

## 三

埃里克走后大约一个星期，女佣上楼通知她说：“楼下有一个瓦尔博格先生要见你”，卡罗尔吃了一惊。

女佣人充满好奇的眼色，让她有些不安，她也感到很生气。她慢吞吞地下了楼，偷偷朝客厅里张望了一下。她看到一个身材矮小、胡子花白、脸色泛黄的老头儿站在客厅里。他身上穿着一件粗帆布夹克，长靴沾满泥土，手上一副红手套。一双敏锐的红眼珠滴溜溜怒视着她。

“请问，您就是大夫的太太吗？”

“是的。”

“我叫阿道夫•瓦尔博格，从杰弗逊来，我是埃里克的父亲。”

“哦！”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长着一副猴脸

的老人，言行并不端庄。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我一说你就明白。他在什么地方？”

“这个啊，说真的，我想他恐怕在明尼阿波利斯吧。”

“你不是在骗我嘛！”他盛气凌人，十分轻蔑地直瞅着她。她都不能想出他怎么会有这种表情。他满口方言，阴阳怪气，还有点不太清楚，全靠连蒙带猜才知他说了什么。他仍旧嚷嚷着：“你少骗我！话儿倒是挺好听的。我只想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

“别急，瓦尔博格先生，你先不要这样强横，

好吗？我可不是你们农场的女工。我压根儿不知道你儿子在哪儿。我凭什么就会知道他在哪里呢？”看到他那种麻木迟钝，她怒发冲冠。看到她的表情与轻蔑，他攥起拳头，异常愤怒。

“你们城里的女人真卑鄙。别看你们身上举止端庄，衣着靓丽！我老远跑来，为的是防止我儿子道德败坏，而你却叫他土霸。天哪，我并不想对你和你丈夫做什么！我并不是你们所憎恨的人。这会儿轮到你这女人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你真的要说吗，瓦尔博格先生……”

“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嗯？你不说我也知道！他虽然有些令人讨厌，可也是一个不错的孩子。我想让他回农场帮忙。他干裁缝又挣不了几个钱。我可以要个不需雇佣的人。而他回去帮忙就是了。你居然横插一刀，愚弄他，玩弄他的感情，还

催促他逃跑了！”

“你说谎！这是造谣！诬蔑！这不是实话；就算是这样，你也没资格这么说！”

“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镇上有个人跟我说，你对我儿子做过什么！别以为一切我不知道！你们孤男寡女在树林里干什么？说你们在谈什么艺术，鬼才信！你比街上那些放荡的小姐也好不到哪里去！像你一样的阔太太，有个不错的丈夫，也没什么正经工作。而我，看看我的手，看看我是怎么工作的。噢，上帝啊。对了，你根本不必工作，你太娇贵了，怎么能做正经工作呢。你可以勾引年轻小伙儿，寻欢作乐，与畜生何异！我警告你，请你远离我的儿子！”他在眼前挥动着拳头。她都能闻到臭粪味儿和汗臭味儿。

“和你这女人谈这无用。我不相信你，下次直

接找你丈夫问个明白。”

那个矮老头儿拂袖而去，卡罗尔连忙奔了过去，一手抓住他那布满灰土和草种的肩膀。

“你这眼瞎的老东西！你一直想把埃里克变为你的奴隶，让他充实你的钱包。你总是嘲笑他，让他过分劳累。可能你成功地摧残了他……现在你找不到他了，把他带不回身边了，就跑到这里来放肆。告诉我的丈夫吧，告诉他就行。他杀了你，你可不要责怪我。他一定会杀了你。”

那个老头儿嘟囔了几句，极其愤怒地看着她，丢下一个字，拂袖而去。

卡罗尔也一清二楚地听到了他说了什么。

她往沙发那里走，可还差一段距离。她两腿一软，一失足，就倒了下去。恍惚中她听到自己在

说：“你没有晕倒，这太荒谬了，这简直是在挖苦自己。赶快站起来。”可她就是动弹不得。肯尼科特回来，看见她倒在沙发里。他连忙奔了过去。

“卡丽，你怎么啦？你怎么面无血色啊。”

她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哦，亲爱的，你对我真好。我想要到加利福尼亚去……看看那边的高山和大海。不要争论，答应我吧，因为我现在就想去。”

他低声说：“那好吧，我们两个都去。孩子留下来，交给贝西舅妈就得了。”“那现在就走吧！”

“好的，如果我们有空。先别争了好吗？设想你已经启程了。”他轻轻地摩挲着她的秀发，一直到吃过晚饭以后，才把这件事又提了出来。“到加

利福尼亚去，我是没意见的……不过要再等三周多。我得找个退伍医生来接替我的事儿，那时再走也不迟。外面流言蜚语实在多，现在你一走，那不是作贼心虚不打自招吗？再等三个星期，好吗？”

“好吧！”她茫然若失地说。

## 四

街上的人们偷偷注视着卡罗尔的言行举止。贝西舅妈一个劲儿盘问她“为什么埃里克突然走了”，结果遭到了肯尼科特的迎头痛击，“说什么呢，你意思是说卡丽跟那个家伙的出走有关系啦？那我可告诉你，你尽可以去给别人说，那天是卡丽、埃里克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坐车出去玩。埃里克

说要去明尼阿波利斯，那里有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还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劝他当然可以去的……看来最近你们店里进了许多糖，是吗？”

盖伊•波洛克兴冲冲地从街对面跑过来，就有关加利福尼亚和新出版的小说跟她谈了几句。然后就被维达•舍温拉到一边，谈论“芳华俱乐部”的事情去了。冷不防莫德•戴尔突然对卡罗尔说：“我听说埃里克已经离开格菲尔草原镇了。”每一个人都像是机警的兔子，把耳朵竖了起来。

卡罗尔落落大方地说：“不错，我也听说他走了。事实上，临走前他还打过电话给我呢……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他走了，真可惜，否则我们要是再筹办戏剧社不就多了一个人才吗？我觉得埃里克他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呀。不过，这次重建戏剧社我可不管了，因为威尔一天工作下来累得够呛，我正在打算劝他一块儿到加利福尼亚去玩玩。久恩尼塔……你对加州沿海一带不是很熟悉吗……请你给我出出主意：是从洛杉矶出发好，还是从旧金山出发好？路上的旅馆是哪家呢？”

芳华俱乐部的人尽管听了卡罗尔的话大失所望，但是她们随即对卡罗尔的后半句话产生了兴趣，于是一拥而上吹嘘自己曾经下榻过的那些租金最贵的旅馆，哪怕是在那里只吃过一顿饭。她们还来不及再三盘问卡罗尔，卡罗尔早已另换了话题，兴高采烈地谈起雷米埃•伍瑟斯庞的事情。维达也说出了关于她丈夫的新消息。她说他在战壕里中了毒气，住了两星期战地医院，现在已被提拔为少校，而且还正在学习法文呢。

# 五

卡罗尔把休留给贝西舅妈照料。

如果不是肯尼科特反对的话，她倒是很乐意带着休一起走。她恨不得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好让他们永远不再到格菲尔草原镇，全家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她真的不想再见到格菲尔草原镇了。

卡罗尔离家期间，斯梅尔夫妇就要搬到肯尼科特家里来住。在卡罗尔准备动身前这一个月里，她最受不了的，就是惠蒂尔舅舅没完没了地缠着他们俩，而问的问题无非就是怎样在汽车间搭炉子生火，又怎样清扫炉子的烟道罢了。

肯尼科特问卡罗尔要不要在明尼阿波利斯逗留几天，添置几件新衣服？

“不！我只是想走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等我们到了洛杉矶再说吧。”

“好的，好的！一切随你。只要高兴就好。我们这次出门可以疯狂痛快地玩一玩，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格菲尔草原镇恐怕也不是现在的格菲尔草原镇了。”

## 六

十二月里的一个下雪天的黄昏。有一列卧车咔嚓咔嚓地从圣保罗出发到堪萨斯城，并在那里与开

往加利福尼亚的列车拼接在一起。这列火车摇摆着穿过了工业区后，就开始加速了。卡罗尔只看见一望无际的茫茫的田野迅速从视野中消失，前面，夜色愈来愈浓了。“车在明尼阿波利斯只停一个小时，我跟埃里克真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他现在仍在那里的某个地方。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永远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

肯尼科特打开了座椅上的电灯，卡罗尔就安静地翻看一本电影剧照的杂志。

# 第三十四章

## 一

他们旅行了三个半月，看过了大峡谷，圣达菲的砖墙。从厄尔帕索乘车到墨西哥，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国外。乘车一路颠簸由圣地亚哥和拉荷亚到达洛杉矶、帕萨迪纳和里沃赛德。那里沿途的城镇都有钟楼耸立的教堂和橘子园，他们还游览了蒙特利、旧金山和红杉树林。他们在海浪中洗过澡，爬过山麓，也跳过舞，还看了一场水球比赛，也看了电影制作的过程。他们寄了170张纪念明信片给格菲尔草原镇朋友。有一次，卡罗尔独自在雾蒙蒙的

海边散步，在一处沙丘旁她碰见了一位画家。那个画家抬头看着她说：“太他妈潮湿了，都没法画画了，我们坐下来聊聊吧。” 然后就在这十分钟里卡罗尔仿佛是在一个浪漫小说里一样。

她唯一的挣扎就是要劝诱肯尼科特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成千上万个其他乡村小镇的游客上。冬天的时候，加利福尼亚都是来自衣阿华、内布拉斯加、俄亥俄和奥克拉荷马等州的游客。他们不远万里离开家乡，急切的好像自己还未离开故乡。他们到处找来自同一个州的人，加入他们之中，根本不在光秃秃的山峰上观光。他们一直交谈，在火车卧铺上，在酒店门廊前，在咖啡馆和电影院，谈论着汽车、庄稼和各自家乡的政治。肯尼科特和他们谈论着地价，几种汽车的优点。他跟火车上行李员都非常亲密，在帕萨迪纳逗留期间，他坚持要拜访住在破旧平房里的卢克•道森夫妇。卢克叫嚷着要

回去多挣点钱。而肯尼科特却说要学着怎么休闲玩耍。他在科罗纳多的泳池里大喊大叫，他说（虽然只是说说而已）要买晚礼服。卡罗尔被他忘情地欣赏艺术作品、以及在充当导游的教士后面参观那些古老的教堂而感动。她觉得自己还算强健，每当她心里感到烦躁不安的时候，她就逃避那些，或者去新的地方，然后说服自己是很平静的。三月的时候她同意肯尼科特是时候回去了。她心里也惦念着休。

四月一日，晴空万里，罂粟花开遍地，海滨也有了初夏的感觉，他们离开了蒙特雷。火车穿过山洞时，她下定决心，“我在格菲尔草原镇最喜欢的将是威尔•肯尼科特身上的优秀、高尚的品质。将要见到维达、盖伊和克拉克夫妇俩真开心——还有我的宝贝儿子！现在他肯定也会说很多的话了！这是个新的开始，一切都将不一样。”到四月初，山

岭已经显出斑驳色彩来，一丛丛古铜色橡树已在抽芽。肯尼科特一上一下跷着两个脚丫子玩笑起来说：“猜休见到我们会说些什么？”

## 二

三天以后，他们在夹着冰雹的暴风雨中到达格菲尔草原镇。

没有人知道他们回来了，也没人来接。地面都结冰了，车站内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旅馆的汽车，而在肯尼科特把行李托运单给站长的时候他们错过了这趟车。卡罗尔在车站等他，四周都是冻得缩成一团、撑着雨伞的德国妇女，还有一些沉默寡言的农民，胡子拉碴，穿着灯芯绒外套。候车室里到处

是淋湿的外套冒出的水汽，烧得通红的炉子里发出的烤煳了的气味以及从痰盂里面散发出来的臭味儿。下午的天色好像冬天的早晨一样暗。“这是一个有用的市场中心，是个有趣的边界镇，不过这儿不是我家。”卡罗尔像个陌生人一样沉思道。

肯尼科特说道：“如果打电话叫车要等好久，不如走回去吧。”他们从平稳的木头板站台小心翼翼地走下去，踩在脚尖上以保持身体平衡，每一步都跨得非常谨慎，在路上冒险地走着。雨夹雪变成了大雪。天气刺骨的寒冷，地面上结了一层冰，他们差点滑倒。雪湿透了他们的手套，脚下冰凉的水溅到他们的脚踝上。他们拖着脚走过了三个街口。在哈里•海多克家的门口，肯尼科特叹道：“我们最好还是在这儿歇下，打电话叫辆车吧。”卡罗尔像个湿透的小猫一样跟在他后面。海多克夫妇看着他们，踩上门前的楼梯，然后来到大门前打招

呼：“哎呀，你们回来啦，很好啊。路上玩得开心吧？天，你就像玫瑰一样漂亮，卡罗尔！海边怎么样，医生？哎，说说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呀！”但是，正当肯尼科特开始一一说起去过的地方时，哈利不时打断说他两年前已经去过了那些地方。肯尼科特说：“我们还去过圣巴巴拉大教堂。”哈利打断道：“嗯，那是个有意思的古老的教堂，还有，医生啊，我从没忘记过那边的那个旅馆。它真漂亮，那些房间一个个布置得就像天堂一样。久恩尼塔和我还从圣巴巴拉去圣路易奥比斯了。你们去过圣路易奥比斯没？”

“没有，不过……”

“哦，真可惜，我们还从那儿出发去了一个大牧场……”

肯尼科特也开始了一段值得说的：“过去我一

直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哈里，在芝加哥那个区，库茨车简直跟奥弗兰德一样畅销，我正好坐在游览车的后面平台上，一个先生坐我旁边问我借火，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他来自奥罗拉，当他知道我是从明尼苏达过来时，就问我认不认识雷德温市的克莱姆沃思医生，哦，当然，我尽管从来没见他，但老是听人谈起，看来这位先生和他好像还是兄弟呢，好巧啊！我们还叫了茶房过来，拿了两瓶姜汁啤酒，那可真是个好茶房。我偶然提起了库茨车，这位先生似乎开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车——他现在有一辆富兰克林——他说他开过库茨车，而且非常喜欢。哦，我们进站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哪一站了，卡丽，我们离开阿尔布开克以后的头一个站是哪个来着？——哦，管他呢，我们好像停在那儿加水了，我和这位先生下去伸展身子，哪想到这会儿恰好一辆库茨车停在站台上，他指给我看一个我从来没注意过的，库茨车的排挡杆，比别的车子要长整

整一英寸。我很高兴知道了这些。”即使是这些花絮事情，哈利也不时的插话，说球状变速装置的好处。

肯尼科特本来想得到他们的称赞，但看这样，他只能放弃了，于是打电话给车行要一辆福特出租车。久恩尼塔吻了卡罗尔后，急不可待地说起了镇上最新消息，包括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的证据确凿的七大丑闻，以及关于赛伊•博加特的人品无人称道等问题。他们看到一辆福特车冒着风雨在结了冰的路上驶过来，仿佛是一个拖船在雾中。司机把车停在一个角落，车一不小心打滑撞到了一棵树上，歪斜在一个坏掉的车轮上。肯尼科特夫妇婉拒了哈利•海多克夫妇说用自己的车送他们俩回去，“要是我能把车弄出车库——这鬼天气——我连店里都没去——不过要是你们愿意让我送，那我就把车开出来试试。”卡罗尔笑笑说：“不用了，我们还是走

回去比较好，或许还更省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看我儿子了。”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了。他们的外套湿透了。

卡罗尔早就将她那肤浅的希望抛之脑后，抬头漠然地看着四周。肯尼科特冒着雨雪，心中感到了回家的高兴。

卡罗尔看着光秃秃的橡树，黑黝黝的枝叶，草坪上有堆积雪融化后露出的褐色泥土。空地上到处都是高高的枯草。没有了夏日繁茂的树叶掩映的房子，难看死了——只像个临时的住处。肯尼科特笑起来了：“快看，杰克•埃尔德肯定给他们的车库上过油漆了。你看，马丁•马奥尼在他们的鸡场院子外修了新栅栏。呵，真是个结实的栅栏，对吧？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这个栅栏真好，你说修这道栅栏要花多少钱？嗯，他们冬天也还在造房子，修

墙垣啊。比那些加利福尼亚人有事业心多了，还是在家好吧！”

卡罗尔发现，整个冬天镇上的人都把垃圾扔到自家的后院，等到开春再清理。最近天气变暖，垃圾堆里的狗骨头、破床、凝硬了的油漆罐子，上边结着冰，下边被淹在院子的低洼地上。积水已被垃圾染成一片浑浊的色彩：有血红色的、暗黄色的，还有赭黑色的，几乎不堪入目。

肯尼科特笑道：“看这大街那边，他们重新修葺了饲料店，挂上新招牌了，黑色和金色的，让整个街道焕然一新啊！”

她注意到路过的少数人因为失意的日子衣衫褴褛。在简陋的小镇上他们就像稻草人一样。她惊讶道，想想行程两千多里，越过山川和城市，来到这里居留，多么有想象的理由啊。就是为了选择这个

特别的地方？

她注意到一个衣着破烂头戴布帽的人。肯尼科特笑道：“看看谁来了！是萨姆•克拉克！天啊，因为这天全部装扮成这样。”两个男人按礼节握了手，肯尼科特说：“喂喂喂，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最近怎么样？你这老家伙，再见到你未必是好事！”萨姆在点头时，她感到很尴尬。萨姆说道:“我原本不应该走的。我不是个撒谎高手。我希望他们能战胜它，仅仅多了个街区嘛——宝贝儿！”

到家的时候，卡罗尔匆匆越过打招呼的贝西舅妈，跪下的休拉住她结巴地说：“妈妈，妈妈，不要走，留下来！”她哭着说：“不会再离开你了！”他说：“是爸爸。”“嘿，他就好像知道我们从未离开过一样！”肯尼科特说，“在他那个年

龄，任何加利福尼亚的孩子都不会像他那样聪明。”

托运的行李一送到家里，他们就拿出了很多给休买的玩具，休简直眼花缭乱：有从旧金山唐人街买来的一长溜两腮飘着美髯的、小小的木刻雕像，小巧玲珑的平底舢板船和小铜鼓；有圣迭戈法国老艺人雕刻的积木；还有圣安东尼奥特制的套索。

“你会原谅妈妈出走吗？”她低声说道。她开始问休很多问题——感冒过吗？吃麦片粥时是不是还要调皮捣蛋？早上碰到过哪些不称心如意的事儿？这时候贝西舅妈来了句：“既然你们出门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我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不要再出去了。”“他还喜欢胡萝卜吗？”卡罗尔说道。

她很高兴地看到大雪开始覆盖又脏又乱的院

子。她安慰自己想这种天气下纽约和芝加哥的街道和格菲尔草原镇其实一样，她又想到，可他们毕竟屋里干净漂亮。她一边哼着歌一边翻看休的衣服。

下午天越来越暗了，贝西舅妈回家了。卡罗尔带着他的玩具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女仆进来抱怨说，没有牛奶，做不了熏牛肉。休困了，贝西舅妈宠坏了他，一会儿大哭大闹，一会儿又拼命地去抢卡罗尔的银柄刷子，卡罗尔把它拿回来，他马上又抢了去——即便是对一个久别归来的母亲来说，这也够让人心烦的。除了休的吵闹声和厨房的声音外，整个屋子死气沉沉。

窗户外，她听到肯尼科特像往常一样和博加特寡妇说话，我想这雪会下一夜，果然她又听到了这句老话。入冬以来，每天临睡前他都做同样的事：打开炉门，扒掉煤灰碴，一铲一铲地给炉子添煤。

是的。她回家了，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就像她没有离开过一样。加利福尼亚？她见过吗？哪怕是只有一分钟，她听不到这种用小铁铲捅炉子的声音该有多好。但肯尼科特想象自己确实去过，见过。仿佛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一步。此时此刻，她好像感到以前的种种想法又慢慢回来了。就在这一刹那，她才恍然大悟，在这次旅行中，她忙于走马看花，所以只好尽量不去想她心中的梦而已。

“上帝啊，不要让我再苦恼了！”她抽泣道，休和她一块哭着。

“等妈妈一会儿。”她走到地下室，找到肯尼科特。

他正站在火炉旁。虽然这幢房子各处都很寒碜，但他认为这个地下室要保持宽敞而又整洁。四

角方的柱子粉刷得雪白耀眼，储存煤块的木箱，盛放土豆的箩筐，还有大衣箱等，整齐地码放着。炉门向外喷着火舌，正落在他脚跟前光滑的灰色混凝土地坪上……他目不转睛地直瞅着这座火炉，轻轻地吹着口哨——在他眼里，这个黑色圆顶的怪物，就是象征着他的安乐窝，他现在重又回到了过去，又在干自己最心爱的每日的例行公事——他的不久前吉卜赛一般浪迹天涯的生活早已结束了，他克尽职守，陪着太太游览观光过很多名胜古迹。他满心高兴地专心盯着炉膛里正在闪闪跳动的蓝色火焰，根本没发觉卡罗尔早已走到自己身边。随后，他轻轻地关上了炉门，又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快活！

他看到她：“哎哟哟，是你呀，我的好太太！咱们家里舒服吧？”

“是的。”她撒谎说道，并向他笑笑，帮他整理这个神圣的地下室，把一只装上蓝剂的空瓶子扔到了垃圾箱里。她喃喃自语道：“只有孩子才能把我留住。要是休死了的话——”她仿佛预感到什么不祥的东西，飞奔上楼去看休，休正好好地躺在那儿呢。

她一眼看到窗台上有一个铅笔记号。那是她在九月间准备跟弗恩•马林斯和埃里克一起去野餐时记下来的。若没有弗恩那件事的话，她和弗恩准定吵吵闹闹，痛痛快快地玩。而且她还准备在冬天开好几个舞会狂欢一番呢。她瞥了一眼街对面不久前弗恩住过的那个房间。房间里静悄悄的，窗户上罩着一块陈旧的窗帘。她试着想给谁打个电话，但却想不起来。

萨姆•克拉克一家那晚来访，让她给讲讲她的

所见所闻。很多次，他们告诉她，她回来真的很高兴。受人欢迎也不是件坏事，她想，但却会让我们很累。可是，难道我一生要在可是中耗尽吗？

# 第三十五章

## 一

她试着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可总是不能如愿。整个四月，她都忙于清理房屋，打扫家务。她还给休织了件毛衣。她在红十字会兢兢业业的工作。维达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美国一直以来，都厌恶战争，我们必须进攻德国，把敌人消灭干净，因为德军虐待俘虏，残害婴儿。每当这时，卡罗尔都在一边沉默不语。

卡罗尔主动提出去护理得了肺炎的佩里太太，

但是她没有熬过这一关。

在出殡的队伍里，有位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和拓荒时代的老人，他们现在都老态龙钟，如同风中之烛。遥想几十年前，他们恰值意气风发少年时，驾着野马在茫茫草原上驰骋，悠悠青草在他们脚下荡漾。可现在他们却步履蹒跚，紧紧追在一支乐队后面。那支乐队的大多数人都是镇上的商人和学生，他们步伐零乱，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在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一群穿着破烂，心碎欲绝的街坊邻里们踏着残雪淤泥，伴着这肃穆庄严的哀乐，艰难地行进着。钱普一蹶不振，风湿病也愈发地严重。商铺上面的房间里，听不到任何声响。他甚至都无法做像在谷仓里收购小麦这样的活儿了。农民运来了满雪橇的小麦，嘟嘟囔囔满是怨气。钱普现在连秤都不认了，成天地在幽暗的谷仓里找着什么。人们时常看到他

偷偷摸摸地穿街过巷，表情呆滞，尽量避开人群，最后才慢悠悠地拐进了墓地。有次紧跟在他后面，却发现这位举止怪异、满身烟臭、目光呆滞的老头儿，一下子扑倒在覆盖着白雪的墓地上，张开两条粗壮的胳膊去拥抱那冰冷的墓碑，就怕他的老伴儿受寒着凉。六十年来，天天晚上他都小心翼翼地给她盖好被子，如今她却孤零零地躺在这里，谁来照顾她呢？

谷仓公司的总经理埃兹拉•斯托博迪把他辞退了。原因是，谷仓公司无力支付他的养老金。卡罗尔想方设法想出点子想使钱普当上邮政局局长。那是镇上的闲职，可以说工作的人只管领着工资，平时都很清闲。任职的一般都是受人敬重的孤寡老人，反正所有的工作都由员工去完成，可没料到以前的酒吧间服务员的伯特•泰比捷足先登，当上了邮政局局长。

看在卡罗尔的面子上，莱曼•卡斯做出了让步，让钱普在面粉厂当守夜人，好歹让他有一个栖身之处。但是，有不懂事的顽童却趁着值夜班的钱普低着脑袋打瞌睡的时候戏弄这个可怜的老人。

## 二

卡罗尔听到雷米埃•伍瑟斯庞少校即将归来的消息，心里欣喜万分。他中了毒以后，尽管没什么大碍，但体质依然很虚弱。雷米埃现已退伍，同首批复员军人一起回国。听说他并没有事先在信中提及他回国的事儿，所以维达一看到他，就激动得要命，万分惊喜，差点昏了过去。他们执手倾诉衷肠，一天过去都没有分开。卡罗尔去看他们的时

候，维达只提跟雷米埃有关的事情，而且总是拉着他的手，一步也不走远。不知怎的，卡罗尔一看到他们如此甜蜜幸福，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瓶。再说今日的雷米埃——简直跟以前的雷米埃判若两人。他穿着合身军装，戴着肩章，脚蹬闪闪发亮的长筒皮靴，看上去成熟稳重。他脸上完全是一种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表情，双唇紧闭。他是令人刮目相看的雷米埃，他现在是意气风发的伍瑟斯庞少校了。他一直强调地说巴黎远没有明尼阿波利斯那么漂亮，美军的严谨为他们赢得了纪律严明的美誉。肯尼科特和卡罗尔听他这么一说也都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肯尼科特还像模像样地向他敬了个属下向上级的礼节，问了他一些军情，比如说德国到底有没有性能良好的飞机，是否它们都有像“突击部”、“虱子”、“命归西天”的名字。

回来不到一周，伍瑟斯庞少校就成了时装店位

高权重的经理。哈里•海多克自己将要用心经营位于交叉路口的各个村子的五六家分店。眼看着未来的三十年中，哈里将成为格菲尔草原镇的商业巨头，伍瑟斯庞少校也会因此沾光，维达禁不住喜上眉梢，遗憾的是她不得不暂时辞掉在红十字会的绝大部分工作，因为雷米埃体质尚未完全恢复，仍然需要她的照顾。卡罗尔一看到他脱下军服，换上一套椒盐色的套装，戴着一顶圆顶软礼帽，不免又觉得失望痛心。她隐约感受到：他已经不是伍瑟斯庞少校了，柜台服务员雷米埃又回来了。

在他刚退伍回来的那一个月里，许多男孩子都十分羡慕和仰慕他，他们都称他为“少校”，但没多长时间这个称呼就变成了“扫街”。即使他从街上走过，孩子们只是在地上弹玻璃蛋儿，头也不抬一抬。

# 三

战时小麦市价不断上涨，格菲尔草原镇这个小麦高产区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结果引起格菲尔草原镇周围地区的一次大迁移。卖掉小麦得来的钱，并没有长期存放在农民的口袋里，许多设在产地附近的市镇，都在打这些钱的主意呢。衣阿华的农场主以每英亩四百元的价钱卖掉了他们的农场，纷纷迁居到明尼苏达来。在土地买卖或抵押中，格菲尔草原镇人——包括面粉厂老板、地产经纪商、律师、商人和威尔•肯尼科特大夫等等都发了一笔横财。他们按每英亩一百五十元的价格把地买进，以每英亩一百七十元卖出，随后再继续买进，来回倒腾着。不到三个月，肯尼科特就赚到了七千块

钱，比他给人当医生得到的钱高出四倍以上。初夏，繁荣格菲尔草原镇的运动在格菲尔草原镇蓬勃发展。但商会认为格菲尔草原镇不仅是个小麦主产区，而且也是设立各种工厂、避暑别墅和政府机关的好地方，有必要争取一番。主持这个项目的，是新近到格菲尔草原镇来做地产投机生意的吉姆•布劳塞先生。

要知道，这位布劳塞先生是位远近闻名的实干家。他非常喜欢人们称呼他作“诚实的吉姆”。他身材魁梧，举止稳重，喜好热闹，幽默感十足。他脸颊红润，两眼眯缝，两手通红而又粗大，衣着鲜亮，见了女人就献殷勤。他是镇上唯一一个因为感觉上的迟钝而觉察不到卡罗尔的冷淡态度的人。一次，他一面搂住她的后腰，一面用轻佻的口气跟肯尼科特说：“喂，大夫呀，我说，你的太太可真是娇小可爱！”殊不知她听后十分恼怒，冷冰冰地

说：“承蒙阁下夸奖，不胜感激。”他却毫无体会还往她脖子根吹气，根本不知道自己碰壁的事实。布劳塞这个人还喜欢拉拉扯扯、动手动脚。每次他到肯尼科特大夫家里来，总要去摸一摸卡罗尔，碰她的手臂，或是她的腰肢。卡罗尔虽然心中憎恶，但还是有点儿恐惧。她暗暗地想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听说过埃里克的事，所以才敢如此大胆放肆。在卡罗尔口中，布劳塞从来没有被说过一句好话，但肯尼科特和其他人却大加赞扬，说：“也许他举止方面有点儿过火，但比干劲，比精明，我们哪一个人也都赶不上他呀！你听过他对埃兹拉老头儿所说的那一段话吗？他拍了拍埃兹拉的肩头说，‘喂，老兄呀，你为什么要跑到丹佛去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我们这儿只要修起‘灯火通明的大街’，到了那时候，不管是什么天大的问题都能解决，不用愁！’”

尽管卡罗尔对他恨之入骨，但镇上的人却是竭诚欢迎这位布劳塞先生。格菲尔草原镇商会特为这位贵宾在明尼玛喜大旅馆设宴款待他远道而来，场面十分气派，连菜单都是用黄金印制的，可惜菜单上面错字连篇，免费招待雪茄烟和苏必利尔湖特产的鲑鱼，但这些鲑鱼涂的黄油太厚了，看起来就像箬鳎鱼一样。到场人非常多，不一会儿，连放咖啡杯的小碟子都装满了雪茄烟灰。大家滔滔不绝，大小红口白牙都在张着，畅谈什么要骨气，要苦干，要有精神，生龙活虎，要有事业心，还要意志刚强，当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接着照例谈到什么漂亮的女人、本乡本土、詹姆斯•希尔，又从蔚蓝的天空、碧绿的田野、一直谈到庄稼丰收，以及日益增长的人口，投资后的高额利润，危及国家安全的外国煽动者，美国政体稳如磐石，参议员克努特•纳尔逊，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光荣的业绩，天空海阔，乱扯一通。

大会主席哈里•海多克给大家介绍诚实的吉姆•布劳塞时说：“诸位父老乡亲们，鄙人倍感荣幸地告诉大家，布劳塞先生虽然刚来本镇不久，但他已然成为我们的知心好友，更是我们繁荣格菲尔草原镇运动的绝对领袖。至于我们这个运动如何才能实现呢？布劳塞先生有很多宝贵的意见，现在就请他来给诸位讲一讲，请大家鼓掌欢迎。”布劳塞先生站起身来，卡罗尔看到了一头长着骆驼脖子的大象似的红脸盘，红眼睛，拳头不小，可惜偶尔要打嗝——他是天生的领袖，是个人物，命中注定的国会议员，可惜现在成了个搞地产的老板。布劳塞先生先向他那些热情澎湃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微笑了一下，然后就胸有成竹地开始了一次精彩的鼓吹演讲：“前几天，我没料想会在咱们这个可爱的小城街上吃了一惊。原来是我碰到了一个吹毛求疵的人，真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坏心眼的家伙——简直比长了角的癞蛤蟆或是得克萨斯的蝮蛇还要坏！

（全场大笑）你们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动物吗？原来他就是一个净爱没事挑刺的人！（哄堂大笑和热烈鼓掌）亲爱的朋友们，老天能证明，我说的句句属实：我们美国人跟外国那些胆小鬼和吹牛大王是不一样的。同他们相比，我们更富于开拓和进取精神。对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美国人来说，哪怕是面对着天底下最艰难的事儿——他都是英勇无畏的。不论做什么，一挥而就——这早已成为他的座右铭！比方说，他要是想回来吃早餐，那么，即使人已远在天边也一定会赶回家来。可是，真是怪事，这时却突然来了一个白痴，居然想要阻止他！这不是自讨没趣嘛！其实连那个白痴自己都想不通为什么会让这位旋风老先生连吹带卷把他刮到此地的！（一阵笑声）可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眼前，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胆怯无能、目光短浅的人，用疯狂来形容我们开天辟地的壮举。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会把格菲尔草原镇——愿上帝保佑它——发

展成跟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或都庐斯一样繁华热闹的城市。我在这儿讲一句，如今天时地利人和，格菲尔草原镇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它的繁荣，将不会太遥远了！在座诸位中，假如有谁持有悲观的、宿命论的看法，不愿意跟着吉姆•布劳塞一起大干一场，请你滚出去！据我所知，列位都很热爱自己的家乡，决不能姑息哪一个家伙冷嘲热讽来找自己的家乡的碴儿，即使那个家伙再狂妄自大——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农场主联盟和所有各色赤色分子人等都在其中。既然他们都凑在一起反对、阻止社会繁荣和个人产权，那就叫他们统统滚他妈的蛋！

“乡亲们，众所周知，我们的家乡景色优美，物产丰富，在全国一枝独秀。可是这儿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异乡的月亮比较圆，说我们这块宝地——西北部怎么样也不及东部和欧洲列国。这全是放

屁！‘哈，哈，’他们如此道来，‘吉姆•布劳塞不是大肆声张住在格菲尔草原镇并不比伦敦、罗马，以及所有其他的大城市差吗？那么到底吉姆这个白痴是怎么知道的呢？’好吧，那我现在就跟你们说清楚我是怎么知道的！嘿，那些大城市我吉姆一无例外全去过，整个欧洲——甚至连犄角旮旯里都遍布我的足迹！他们甭想骗过我吉姆•布劳塞！告诉你们，整个欧洲都是一片死寂，朽烂不堪，那里唯一充满生机的力量——就是正在那里作战的、我们的美国子弟兵！在伦敦——我待了三天，每天都走马看花、四处转遍，老实告诉你们，一无所见，看来看去只不过就是红色的伦敦雾笼罩着一些古旧的大楼房，真叫人无奈摇头。说起来可能你们还不会相信，偌大的一个伦敦连一座入流的摩天大楼都没有。就说我国东部那一拨吹毛求疵的势利小人，也不比欧洲人好到哪儿去，下一回，要是有从赫德森河两岸来的阔少嘟囔着，吓唬人，拼命要想

激起你们心中的怒火来，那么你们不妨告诉他，说我们西部人身强体健、积极进取，就是把整个纽约市双手送上，我们都不稀罕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就是鄙人深深地感到，格菲尔草原镇将来不但会成为整个明尼苏达州的骄傲，成为北方之星一枝独秀，人民安居乐业，子孙光宗耀祖——它跟上帝佑护下繁荣锦绣的大地上的其他城市一样，也有的是高雅的风尚和发达的文化等。请你们相信，吉姆无半句假话！”

吉姆的鼓吹持续了半个小时，海多克主席才提议大家一致向布劳塞先生表达衷心感谢之意。

于是，这个“繁荣格菲尔草原镇运动”就算正式开始了。要创出名气，必须来一点新潮的“出风头”的地方。于是，在商会的赞助下，重新建立乐队，并给队员们缝制了镶金边的紫色制服。业余棒

球队从得梅因雇来了一位棒球高手，并制定了跟方圆五十英里以内各个城镇举行球赛的日程表。市民们乘坐一辆专车陪着球队一起南征北战，充当啦啦队，车上挂着一面大旗，上书“请看今日繁荣的格菲尔草原镇”字样，乐队演奏起了《笑吧，笑吧，笑吧》的乐曲。无论球队战果怎么样，格菲尔草原镇的《无畏周报》照例是写上一则骇人的头条：“小伙子们，赶快上！让我们格菲尔草原镇的声名威震全球！我镇球队所向披靡，又取得了辉煌胜利！”不久又是捷报频传，“白光大街”竣工。这种“白光大街”在中西部真可以说风靡一时。所谓“白光大街”，不外乎是沿着大街的两三个街区，竖起一些用于装饰的霓虹灯罢了。《无畏周报》上醒目地刊登这样的标题：

# 白光大街竣工

# 格菲尔草原镇入夜耀如白昼，恍如百老汇

# 可敬的吉姆•布劳塞先生发表谈话

这字气势宏伟，势头直逼双城。格菲尔草原镇商会重金礼聘明尼阿波利斯① 某广告公司的大主笔撰稿，编印了一本格菲尔草原镇投资指南。这位年轻的大主笔一头红发，吞云吐雾。册子出来后卡罗尔才吃惊地了解到：燕子湖和明尼玛喜湖盛产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梭子鱼和鲈鱼，湖边天然森林风景秀美世界享誉；格菲尔草原镇的住宅建筑，集庄严、舒适和雅致为一体，草坪和花园闻名遐迩；格菲尔草原镇的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也因为楼堂宽敞、藏书丰富、门类齐全、窗明几净，独冠全州；格菲尔草原镇各面粉厂制造的面粉远销国外首屈一指；格

菲尔草原镇附近各农场，生活水平非常高，家家户户吃的是黄油面包，而他们的产品，即一号硬粒小麦和霍尔斯坦种奶牛更是上等的精品；格菲尔草原镇各商号店铺所经销的商品，品种齐全，备货充足，店员经验丰富，接待主顾殷勤周到，堪与明尼阿波利斯和芝加哥各大百货商店媲美。总之一句话，格菲尔草原镇成了天堂。“想不到在这位主笔笔下，格菲尔草原镇成了我一直心向神往的地方。”卡罗尔说。

格菲尔草原镇商会后来居然真的招徕了一家资金不足的小厂商，准备制造木质的汽车方向盘。肯尼科特知道后欣喜不已，但卡罗尔一看到那位厂商，不禁想好一个可怜的傻瓜——仅一年以后，他果然倒闭破产了。卡罗尔心里倒也不怎么觉得难过。许多农场主把地卖了以后，就都迁到镇上来住了。地皮价格上涨了三分之一。可是现在卡罗尔已

然绝望了，再也不去找寻什么良辰美景，什么美味佳肴，什么笙歌仙乐，什么独到之论，什么智勇圣贤，她觉得，像从前那样一个尽管破旧但很淳朴的市镇，她不管怎么说还能容忍，但像眼前这么一个既破旧而又狂妄的市镇，她委实难以接受。虽然她能够屈尊去护理钱普•佩里太太，尽管她能忍受萨姆•克拉克那股愣劲儿，可是她怎么都没那个精神来给“诚实的吉姆•布劳塞”鼓掌。想当初肯尼科特向她求爱的时候，曾经说过希望她能爱格菲尔草原镇，为格菲尔草原镇繁荣尽一丝微薄之力。现在这个市镇既然正如同布劳塞先生和《无畏周报》所说的那样繁荣无比了，那么，她可以不再努力了。用不着说她也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注释：

①明尼阿波利斯，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

# 第三十六章

## 一

肯尼科特实在忍无可忍，对卡罗尔的那种异端邪说，他也不再像在加利福尼亚旅行期间那样处处姑息迁就了。她原本不想有所表现，免得惹人注意，不料她对“繁荣格菲尔草原镇运动”的表现使得自己对这一运动的冷淡暴露无遗。对于这个运动，肯尼科特倒是大力支持，所以要求她对建设“白光大街”和新的工厂表示热情关注。他哼哼地抱怨：“说老实话，我已经尽我所能，就差你了。多年来你一直抱怨格菲尔草原镇了无生气，可

现在士气高涨，正在为了美化格菲尔草原镇而努力奋斗，你却如此冷淡，还说这是粗暴的行为，连欢送都不愿去。”

有一次，肯尼科特正在吃午饭，突然大声说道：“你又知道什么呢！我告诉你，据说我们非常可能还要开一个厂——一个奶油分离器工厂！即使你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也希望你能有所表示！”一听到他那雷鸣般的吼叫声，孩子就被吓得“哇”的一声连哭带跑，直奔到卡罗尔跟前，没头没脑地倒在妈妈怀里；肯尼科特只好有所收敛，向他们母子俩妥协。他一想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理解他，不免就有些泄气。

可后来一件与他们一点也不相干的事造成了卡罗尔的出走。

这一年初秋，反战运动渐见声势，来自瓦卡明

的消息说县里的行政司法长官禁止在本县进行反战宣传。可竟然有人顶风作案，公开宣布说他一两天内要在某一个农场主议政的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给报知了官府。于是，由那位行政司法长官亲自率领一百名商人组成的大队人马提着灯笼出动搜捕，火光照亮了整个村落，队伍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最终在旅馆抓捕了那个人，罚他跪在铁栏杆上游街示众，然后被押上一列运货的火车驱逐出境，并且还警告他今后不允许再流窜到这里来。

这一事件就在戴夫•戴尔的药房里议论开了，当时萨姆•克拉克、肯尼科特和卡罗尔也都在。

“对付那些家伙就得那样——格杀勿论！”萨姆首先说。肯尼科特和戴夫也十分得意地随声附和：“真是高见，高见！”

卡罗尔拂袖而去，肯尼科特目送着她走出了店堂。

吃完晚饭，她知道他正隐忍不发，恐怕转眼之间就是一场暴风雨。等孩子上了床以后，他们俩闲坐在前廊的帆布椅里，他用试探的口吻说着："我觉得，你好像认为那个反战分子不应该受这么严重的处罚吧？"

"你不觉得萨姆这个人太喜欢逞威风吗？"

"所有这些发起人，还有许多德国佬和北欧乡巴佬，他们到处大放厥词煽风点火，他们全是亲德派，绥靖主义分子——丝毫都不错！"

"那么你听到这位发起人说过亲德的话了？"

"当然没有啦！幸亏长官迅速出动，一举成功，没让他得逞！"他装腔作势地哈哈大笑起来。

“所以说这个事儿是违法的，而且还是一位司法长官干的！既然法官自己都知法犯法，你怎么还能指望那些侨民守法呢？这难道就是一种新的法规吗？”

“可能不是完全合乎规章法令办事的，但是，那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反正他们今天不反明天说不准就反了呢！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和美国公民的权利，暂时把那些死板的东西抛开，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卡罗尔心里纳闷：“他的这种论点是从哪一篇社论看来的？”之后，她就抗议说：“你听着，亲爱的，为什么是那位长官干了这件事而不是你们呢？你们之所以反对这位发起人，并不是你们认为他在煽动民心，而是害怕他把那些庄稼人联合起来，不让你们镇上这些人通过承接抵押、收购小麦

和开店经商等方式牟取暴利。当然，这会儿正赶上我们跟德国作战，只要是你们不喜欢的事，不管是商业上的竞争也好，还是低级的音乐也好，你们都可以给它扣上一顶‘亲德’的帽子。要是我们这会儿在跟英国作战，恐怕那些人就被称为亲英派了。等到战争一结束，我想你们又要管他们叫赤化分子吧。这是古已有之的一种绝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所有神圣的行为都是为了让金钱落进自己的腰包！不管教会也好，还是政治演说家也好，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想，当我管博加特太太叫‘清教徒’，管斯托博迪先生叫‘资本家’的时候，我也常常是为了这一目的。不过，你们做买卖的人，脸皮更厚，心更黑，手段更辣，远非我所能相比——”

卡罗尔要讲的话儿远远还没有完，无奈肯尼科特也顾不上像往日里那样对她相敬如宾，一下子跳

了起来：

“住嘴！别再卖弄你这一套！你嘲笑我们格菲尔草原镇，说它有多么寒碜，多么沉闷，我忍了。你瞧不起一大拨像萨姆那样的好人，我也随你高兴去吧。甚至于你在挖苦我们搞的‘请看今日繁荣的格菲尔草原镇运动’的时候，我也都撒手不管。可是你竟然也同意煽动！这一点我死都不答应！你闪烁其词，却欲盖弥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老实告诉你，你们这些煽动分子不会有好下场的！没有一点儿爱国心，我真没想到我还得教自己妻子爱国！你要再执迷不悟，别怪我不顾咱们多年夫妻感情！还有，我想你也许还会瞎扯什么言论自由。哼，言论自由！我说我们这儿的自由多了去了！

“什么言论自由，煤气自由，啤酒自由，恋爱自由，还有——你那该死的说话自由！要是这事叫

我来管，你们这些人别指望会躲过去！就算是你，我也不放过——”

“威尔！”卡罗尔大胆喊了出来，“如果我不能怂恿布劳斯的话也是在支持德国吗？让我规规矩矩做个好妻子吧！”

他还在发着牢骚：“这些东西跟你平日里的批评作风简直一个样！我早就应该知道你会反对一切有利于我们小镇的事——”

“是呀！我始终如一。我不是菲格尔草原镇的人，不是非要嫁给菲格尔草原镇！或者我有错。好吧！我不在乎！我不属于这里，我走。我不会求你答应了。我只管走了。”

他咕哝道：“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告诉我离开多久吗？”

“不清楚。也许一年，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我明白了。当然，我很高兴能卖掉诊所跟你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你愿意让我跟你去巴黎学习艺术吗？我们可以在那里穿棉绒裤子、戴女人的帽子、吃着意大利面。”

“不，我不想那么麻烦。你根本就不懂。我要走了——真的走了——就我自己！我必须找工作——”

“工作？工作？当然！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你整天太闲了，没有工作做。如果你有五个孩子又不雇人照顾，需要像农妇一样一边做家务一边挤奶油，那你就不会不满足了。”

“我知道。像你一样的男男女女就会这样说。

他们都会那样看我。我不跟他们争。每天在办公室坐七个多小时的生意人，很镇定地说生上一堆孩子。我还真的有过那样的生活呢。很多时间，我们都雇不到女佣，我就做起了全部的家务，照顾着休，还要去红十字会工作，而且我办事儿效率很高。我是做饭和清洁的高手，你不能说我不行！”

“不——不敢，你是——”

“你以为我做这些又脏又累的活儿会很高兴呀？才不是呢。我会拖泥带水，很不高兴。但那是工作——却不是我的本职。我能干办公室和图书馆的工作，也能干护士或者教孩子。但我不满足于光洗碗，其他女人也不会。我们打算罢工了，用机器去洗。走进你们这群男人把持的办公室、俱乐部和政治机构。哦，我们这些不满足的女人没有太多的希望。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弄到身边烦你们

呢？我走全是为你好！”

“当然了，休这样的小东西也阻止不了你！”

“当然能了。那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他带走的原因。”

“如果我不答应呢？”

“你不会不答应的！”

肯尼科特可怜兮兮地说：“嗯——卡丽，你到底想怎么样呀？”

“哦，谈谈！不是，不光是谈谈。我想这就是生活的伟大之处吧——不管它怎么好，也不做烂泥。”

“难道你不知道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吗？”

“或许是吧。我对‘逃避’有自己的看法，我不那样叫它——你把我圈死在格菲尔草原镇上，但是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吗？也许有一天我会回来，但是我要先把那些我现在没有的东西带回来。就算我是胆小逃走的——好吧，就说是胆小，随你怎么说！因为害怕别人说三道四，我已经压抑很久了。我要去安静的思考一下。我——我走了！我有自己的生命权。”

“我也有我的呀！”

“什么意思？”

“我有我的生命权——那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全部！你已经成为了我的生命。我发誓，我不同意你的怪想法，但是我离不开你。当你去波希米亚去

放纵自己，自由恋爱，过着自己的生活时，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你愿意的话可以带上我，你愿意吗？”肯尼科特不安地走了。

## 二

这个问题他们整整讨论了一个月。他们都把对方伤得很深，有时候都快哭了。肯尼科特总是用那些陈词滥调来强调卡罗尔的责任，卡罗尔就会大谈自由来捍卫自己。她从中发现离开大街就像找到真爱一般甜蜜。肯尼科特从来没同意，他最多跟大家说，她是去“短途旅行，看看战时的东部”。

战争结束前的十月，她动身去了华盛顿。去华盛顿是因为它不像纽约那样可怕，因为她想找个休能成长的地方，还因为战时紧张需要大量临时人员，她有机会进办公室。虽然休会号啕大哭，贝西舅妈也会说三道四，她还是一直带着他。她有时想会不会在东部遇见埃里克，但这念头又瞬息即逝。

## 三

卡罗尔走的时候看到月台上仅剩下肯尼科特一个人，他正在一本正经地向她挥手呢。他的脸上布满了难以言表的怅惘，没有一丝笑容，仅有嘴唇紧绷着。她也久久地向他挥手，直到他消失在眼前——这时她真恨不得从车厢出口处跳下去，重新回

到他的身边。现在她才想到：仅在她要失去他的时候，她才想起那些一度被忽略的款款柔情。

现在她终于获得了自由，心里却感到非常空虚。这个时刻她一点都不高兴，她像在一落千丈的低谷，极其凄凉，然而，整体上可以说是一个绝处逢生的大好时机，因为现在的她已不再走下坡路，而是开始往上攀登了。

她叹了一口气说："要不是威尔宽宏大量，给了我盘缠，我再想走也是枉想。"但又转念一想："有多少个女人，要是她们有了离家出走的盘缠和资本，难道还肯在家里待着吗？"

休不久就开始厌烦起来："妈妈，坐火车真难受呀！"他紧挨着她坐在这节普通旅客车厢的红丝绒座椅上。他才三岁半，毕竟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我觉得坐着火车玩儿真没意思，我们一

块儿去看看博加特大娘好吗？”

“哦，这可不行呢！博加特太太十分疼你，是吗？”

“是的。她给我小甜饼吃，她还跟我讲过什么上帝。你从来不跟我谈上帝。你干吗不跟我谈谈上帝呢？博加特大娘说赶明儿我要当一个传教士。你看我像个传教士吗？妈，你说我能替上帝传播福音吗？”

“哦，我说，恐怕要你们这一代人来接替我们这一代人的反抗呢！”

“妈，什么叫作‘一代人’呀？”

“它是照亮人们心灵世界的一道光辉。”

“真没劲！”他这个孩子真可以说是天真至

极，缺少想象力；他身上没有丝毫幽默感。她吻了一下他皱着的眉头，心里觉得异常奇怪：

“我真像是一部罗曼蒂克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喜欢过一个不中用的瑞典小伙子，说出过一些离经叛道的看法，这会儿扔下自己的丈夫外逃了。现在连我的亲生儿子都问我为什么不跟他谈谈上帝。但是我的这部小说决不会照那些小说的思路发展下去的，因为我既不会无病呻吟，也不会有激动人心的场面，使我得到拯救。看来我跑得愈加遥远了，并且越远越高兴，简直高兴得快要发疯了。格菲尔草原镇早已消失在后面那一片尘雾迷漫的残茬枯茎之中，我却仍然抬眼正视着前方——”

她转过身来对休说：“小宝贝，你知道在蓝色的地平线那边有什么东西吗？”

“什么呀？”孩子好奇地问。

“在那边有很多大象，背上驮着金色象轿，里面坐着脖子上戴着红宝石项链的年轻的印度公主；在那儿，我们将会发现拂晓时的大海，颜色洁白得就像鸽子的胸脯；在那儿，我们将会发现一幢白绿相映的房子，里面有很多的书和银质茶具。”

“那么，有没有小甜饼呢？”

“小甜饼？哦，你别着急，肯定会有的。我们吃面包和麦片粥，吃这些就够了。小甜饼吃多了也会腻的，要是不见到的话反而好一点。”

“真扫兴。”

“哦，你真不愧是肯尼科特家的儿子！”

“那可不是！”肯尼科特二世说着，觉得困了就靠在他妈妈肩头上睡着了。

# 四

卡罗尔的出走引起了《无畏周报》的注意，周报发表评论说：

威尔•肯尼科特太太及其儿子休，已于上星期六搭乘第二十四次列车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并将在上述地方做数月停留。据肯尼科特太太向本记者透露，全国正在以华府为中心展开各种战时服务活动，为此她计划短期内就在那里从事一项具体的战时服务工作。卡罗尔在当地红十字会时就工作积极、表现突出，红十字会同人一致称赞，今后不管她到任何战时机构服务，必

将做出极其重大的贡献。格菲尔草原镇报效祖国的旗帜上，将要增添又一颗熠熠闪光的明星。我们尽管并非有意与毗邻兄弟各镇争胜，但纵观本州，凡是与我镇规模相同的市镇，尚无有能与本州比肩者。因此务请今后诸君要多多注意正在不断繁荣的格菲尔草原镇！

本报又获悉戴夫•戴尔夫妇，戴尔太太的妹妹珍妮•戴博恩太太，以及威尔•肯尼科特大夫，将于本周二在明尼玛喜湖畔举行令人愉快的野餐会。

# 第三十七章

## 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求职，卡罗尔已在军人保险局找到了工作。尽管她刚到交战双方就已签署休战合约，但这个局还是照常办理保险业务。她的工作是把来往的信函——归档，接着又口授咨询信的答复信稿。这是一种永无止境、极其琐屑和单调的工作，但她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工作”。

事实上，她的幻想再度破灭了。她发觉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是如此之重，几乎把人送进坟墓。而且

机关团体内部也是派系繁杂，勾心斗角，如同格菲尔草原镇一样。而且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妇女十之八九都随随便便地过日子。在她们十分拥挤的小房间进餐时往往有啥吃啥，从来不注意营养。同时，她还发觉职业妇女可以如同男人一样公开地结交朋友或是树立仇敌，像男人一样自由自在地过周末，纵情于人间极乐，这是一个家庭主妇难以得到的。看来这个广阔的世界并不需要她有多高的艺术修养，但她觉得她经手发出的信件以及她跟全国各地忧心如焚的男女之间所保持的联系，已成为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些重大事件并不仅仅局限于大街和厨房，而是跟巴黎、曼谷、马德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她认为她可以同时兼顾工作和生活。既做机关工作，而又不会丢掉她善于持家的本领，例如烧饭洗衣这样的工作，本来是不费时间的，可是在格菲

尔草原镇，由于贝西舅妈老是拿各种事情来打岔儿，少说也得花十倍以上的时间才干得完。

虽然每天在办公室干了一天工作以后，总是精疲力尽，但她心里还是感到极大的安慰。因为如今她再也用不着处处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免为自己的种种不同想法向“芳华俱乐部”的会友们赔礼道歉，也用不着每天晚上都向肯尼科特汇报自己的活动情况了。她觉得自己不再是婚姻的牺牲品，而是一个完整的人。

## 二

华盛顿有她梦寐以求的优美和雅致：绿荫深处白色圆柱依稀可见，举目四顾不是宽敞的林荫大

道，就是迂回曲折的幽静小巷。她工作路上要经过一幢黑魆魆的四四方方带后院的房子，院子种着木兰花；二楼装有窗帘的窗口处有一个女人总是向远处凝望着。卡罗尔觉得那个女人就像是一部罗曼蒂克小说里神秘的女主人公，但是小说情节发展每天安排得都不相同；有时她是一个女凶手，有时她却是一位大使的弃妇。这种莫测高深的神秘是卡罗尔在格菲尔草原镇闻所未闻的，在那里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在格菲尔草原镇居民家家门户洞开，一目了然，谁跟谁都非常熟悉；更没有通往禁猎地的秘密扉门，以便使人们沿着苔藓斑驳的小径进入一座古色古香的花园，碰到很多惊人的奇遇。

有一天下午，克莱斯勒为招待政府机关的职员举行独奏音乐会，音乐会后已是傍晚时分，她步态轻盈地走到第十六大街。天色渐晚，华灯初上，发出一缕缕柔和的光辉。微风拂面，带着草原的清

新，还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当她抬眼看到马萨诸塞林荫大道上榆树绿荫如盖的街景，当她在至今仍旧完好无缺的苏格兰神庙跟前叹为观止，她不由得爱上了这个城市，正如普天之下她只爱自己的儿子休一样。她偶然还看到黑人的小棚屋现在已改成画室，里面挂着橙色窗帘，摆着一盆盆木樨花；在新罕布什尔林荫大道旁，有很多大理石私人住邸，由男管家照看，还有豪华的高级轿车；路上还有一些人，看上去像小说里虚构的探险家和飞行员。日子如白驹过隙，一天天过去了，她知道她这次从家里跑出来虽然十分荒唐，但也有不少收获。

到华盛顿后，她发现房子很难找，所以有时她不免感到很泄气。之前，她在一幢破破烂烂的大楼里租了一个小房间作为歇脚处，女房东尽管上了年纪，但见了人总是好像别人借了她二升黑豆钱，总爱吵架。照顾休的那个保姆，也是很让人生疑。不

过，没过多久，她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 三

卡罗尔最先结识的是廷库姆卫理公会的教友，这所公会是一座宏伟的红砖神龛。原来维达•舍温给她写过一封介绍信，向她介绍了一位为人诚挚的女教友。这位女教友戴着一副眼镜，衣服的腰部是方格花纹的丝绸，很相信查经班。正是她把卡罗尔介绍给了廷库姆教会的牧师和其他比较虔诚的教友。现在卡罗尔在华盛顿，如同在加利福尼亚一样，发现这里也有一条从远处移植过来，而且还精心加以防护的大街。这个教会约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格菲尔草原小镇。因此，这个教会就成了他们的

社交场所和共同旗帜。他们在这里过在家乡的生活：星期日去做礼拜，参加主日学，“爱泼沃思联谊会”、听牧师讲道并到教堂来一起聚餐。在他们看来，外交使节、没礼貌的新闻记者和不信神的科学家都是不怀好意的，因此尽量避免跟他们往来，他们恪守着廷库姆教会种种教规以防止他们的崇高理想被玷污。

他们对卡罗尔表示由衷欢迎，也问起她丈夫的情况，还告诉她小孩子肚子痛了如何处理，在教堂聚餐时给她鲜美的姜饼和烤土豆，对她热情招待，尽管这样，她心里依然觉得十分惆怅而又寂寞，真恨不得去参加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哪怕被抓去坐班房也好。

时常，她会发现华盛顿也处处带有浓厚的大街色彩，相信在纽约或伦敦，毫无疑问，她也一定会

有同样的感觉。格菲尔草原镇那种拘谨沉闷的气氛，同样会在华盛顿兼包膳食的公寓大楼出现。在那里，机关白领和一些彬彬有礼的年轻军官闲扯着电影；不管在星期天川流不息的汽车洪流中，在影剧院的人群里，还是在各州同乡会的宴会上，都有萨姆•克拉克和博加特寡妇那样的人存在。而且来自得克萨斯州或密执安州的老乡，总会心情激动地说，他们始终深信自己草原上的小镇“远比这个自以为是的城市要生气勃勃，而又富有人情味”。但她发现华盛顿也有其独特的一面。

盖伊•波洛克写信给卡罗尔介绍了自己的表弟：他的这位表弟现为陆军上尉，是个爽朗活泼的年轻人。他们认识后，他常常带卡罗尔去参加晚会，在那里喝茶跳舞。他还非常喜欢哈哈大笑，而卡罗尔一直想听到的，就是像他这样乐乐呵呵、无忧无愁的笑声！这位陆军上尉又把卡罗尔介绍给一

位给国会议员做秘书的女人，一个愤世嫉俗的年轻遗孀，交际甚广。经她介绍，卡罗尔又认识了很多司令官、少校、新闻记者、化学家、地理学家、财政金融专家，还有一位女教师。这位女教师因为平时参加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因此也就把卡罗尔一起带到总部去。可是卡罗尔始终没有融进这个妇女参政运动中，她只不过是书写信封的一个能手罢了。但卡罗尔在这些和蔼可亲的妇女圈子里，简直如鱼得水。当她们平平安安的时候，就学学跳舞，或是到切萨比克运河上游去野餐，或是谈论有关美国苏联的种种策略问题。

卡罗尔和那位国会议员的女秘书以及那位女教师合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另外还有了一些跟自己肝胆相照的朋友。她重金给休请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保姆，几乎把自己薪金的大部分都给花完了。尽管如此，

每晚还是由她亲自照顾休上床去睡觉，赶上节假日，还陪着他一起玩。有时候，她和休两人一起出去散步，有时候她就整晚待在家里看看书；但是，大多数时间在招待客人。在华盛顿，人员交往机会特别多，小公寓里总是客人不断，而且一来就是一大堆，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虽然谈的并不都是发人深思的宏论，但每次都谈得兴高采烈。这不是她以前梦寐以求的“艺术家的画室”，因为那只不过是小说里虚构出来的，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卡片、目录和统计数字，而不是弥撒和色彩。但他们都会开一些非常适度的玩笑，而且并不愤世嫉俗。这些嘴里叼着烟卷，而又见多识广的女孩子，让她大为惊讶，正如她刚到格菲尔草原镇时曾经叫镇上的人大为震惊一样。这些女孩子关心的问题，不是苏联人怎样怎样，就是怎样划皮筏子，她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真想发表一番高论，但毕竟插不上嘴，她只好

暗自叹气，后悔自己从家里跑出来的太晚了。肯尼科特和大街使她时时感到自卑，由于休就在身边，她更觉得自己在华盛顿只不过是短暂逗留罢了。哦——总有这么一天，她会带他回格菲尔草原镇——那里有辽阔无边的田野，休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爬干草堆呢。

尽管她在这一群喜欢嘲笑的狂热分子中间并不出众，但她仍旧为他们感到骄傲，在幻想的和肯尼科特的谈话中，她依然要替他们辩护，因为肯尼科特会咕哝着说，“他们只不过是一拨不切实际的理论家，只晓得坐在那里说大话，我可没有时间去赶浪头，学时髦，我正忙着干活好多攒下几个子儿防老呢！”

那么多造访她公寓的男客，无论是陆军军官还

是讨厌陆军的激进分子，都那么彬彬有礼、平易近人，没有一丝令人尴尬的戏谑，这些正是她在格菲尔草原（美国西部大草原）时一直渴求的。而且看起来他们也像萨姆•克拉克夫妇那样有资质。由此她得出了一个结论：那是因为他们都声名远扬，从不受粗鄙之人的侮辱。肯尼科特认为乡下人的粗俗应归咎于贫穷。“我们都不是家产万贯的纨绔子弟。”他扬言道。然而，那些陆海军人士、官僚子弟以及社会团体领头人，虽然年薪只有三四千块，却依然生活得很快乐。而他肯尼科特，撇开地产投机，还有至少六千的进项，萨姆也有八千块的进项。

然而她并没有从打听中得知很多孤苦无依的人死在了济贫院里。这种机构是专门为肯尼科特这一类人而准备的。他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却轻易地投给了虚假的石油股票。

# 四

曾有人劝慰她说觉得格菲尔草原这个地方很沉闷很邋遢是很正常的。她发现不只是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女孩这样认为，甚至那些假正经的老女人也这样想。她们残忍地离开了自己可敬的丈夫和古式的大房子，却要去追求住在小的公寓里，有时间时就读读书，做自己认为舒服的事情。

但是她还通过比照了解到格菲尔草原从大胆的色彩、精明的布置和惊人的智慧方面确实是一个典型。她的老师兼室友曾经嘲讽地跟她描述过中西部铁路边界的小镇的场景，和格菲尔草原面积差不多，但是没有绿树和草坪，轨道贯穿着煤迹斑斑的

中心街，铁路工厂里滚滚油烟从屋檐和门口喷涌而出，绵延不绝。

除此之外，她还通过趣闻逸事了解到其他的小镇：一个草原小村庄，整日风刮不止，春天路上的泥泞两尺不止，夏天漫天黄沙使新油漆的房子面目已非，灰尘也将寥寥无几的几盆花覆盖成土色。新英格兰的工业小城，带着一排排的小舍，就像是一块块熔岩。在新泽西州有一个富饶的农业中心，远离铁路，很虔诚地信仰上帝，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居然由一个愚叟来治理，放着詹姆斯•戈•布莱恩的闲言碎语坐视不管。一个南方的小镇，布满了卡罗尔所认为的浪漫的标志——玉兰和众多的白色栏杆，但是她却讨厌黑人，被迫顺从了古式家庭。在西部，有一个矿工居留地，就像是一块大毒瘤。还有一个正欣欣向荣的小型花园城市，这里有很多精明的建筑师，经常有闻名遐迩的钢琴家和演说家造

访，但是劳资矛盾非常激烈，所以导致即使在最华美的房子里也有了无休止的惊人争吵。

## 五

此时，卡罗尔心绪不宁，如果用一张曲线图来表示她的心理的话，可以说是断断续续、无法令人解读。那些曲线断断续续，没有明确的方向，应该上升的地方，反而会一溜歪斜地低了下去；图上的颜色有时是淡蓝色，有时是粉红色，有时还可以看到铅笔符号没有擦净留下的灰色笔迹。只有个别线条还可以勉强认出来。

不开心的女人往往会通过愤世嫉俗的八卦、假装呻吟、高教会派、新教或模棱两可来掩盖自己的

敏感。而卡罗尔并没有将自己隐藏在任何一种庇护中，温柔快乐的她，却被格菲尔草原震惊了。甚至可以说她的离家出走也是一时冲动所造成的。她在华盛顿所获得的与其说是行政系统与工会的知识，还不如说是一种全新的勇气，一种平淡的厌世心理，人称“清心寡欲”。她的工作任务涵盖了上千万的人们和二十多个国家，因此大街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他不再畏怯维达、布劳塞、博加特那样的人了。

从她的工作中，从她与那些在敌方城市组织过选举联盟或保卫过政治要犯的女人们的接触中，她捕获了一种客观态度的东西，意识到她曾经也和莫德•戴尔一样冷酷。

然而，她又开始自己追问，她为什么对所有人都嗔怒不已呢？并不只是个人，甚至连同那些机构

都成为了她的敌人，并且他们触犯那些最慷慨的服务于他们自己的那些规章制度。他们把专制隐藏在种种伪装的形式和冠冕堂皇的名词之后，例如“上流社会”、“家族”、“教会”、“健全的企业”、“政党”、“国家”，以及“优越的白种人”等；而卡罗尔认为唯一对付他们的方法便是淡然一笑而已。

# 第三十八章

## 一

她在华盛顿已经住了一年。也对行政事务厌倦了。但是这份工作也比做家务强得多，虽然没有冒险性。

她独自一人坐在劳舍尔糖果点心店阳台上一张小圆桌旁喝着茶，吃着烤得蜡黄的吐司。突然间四个青年男女闯了进来。刚才卡罗尔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又非常浪漫，对自己黑绿相间的衣服也很满意，可是，等她一见到那些少女纤细的脚踝、细嫩的脖

子，看上去顶多十七八岁的样子，很老练地夹着烟卷，谈论着“房帏艳事”，巴不得“能去纽约开开眼界”。这时候她觉得自己好像顿时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乡下老媪。她真想离开这些聪明而又冷酷的少女，立刻回到那种更加淳朴、更有人情味的生活中去。不时她们一哄而散，其中一个姑娘支支吾吾地对那个司机吩咐着什么，顿时卡罗尔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蔑视一切的哲学家，而是来自明尼苏达格菲尔草原的一个年老色衰的女公务员。

她没精打采地在康涅狄格林荫大道上走着。她突然停了下来，似乎在那一刻她的心跳也停止了。此时，哈里和久恩尼塔•海多克正朝她走来。她连忙奔了过去，亲了久恩尼塔一下，哈里却开口说道：“本来我们没有打算来华盛顿的——我们只是想去纽约买点东西——也没有你的具体地址——我们今天早晨刚刚到这里——刚刚还在想人海茫茫怎

么才能找到你——这不，在这儿就遇到你了。”

听到他们要在那天晚上九点钟动身离开的消息，她真的很不舍，她要努力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内黏着他们。她带他们到圣马克去吃晚饭。

她把两只胳膊支在餐桌上，身子微微前倾，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讲述着“赛伊•博加特得了流行性感冒，但是那个小坏蛋还赖着不肯死呢”。

“威尔来信告诉我，布劳塞先生搬迁到别处去了，那么繁荣格菲尔草原镇运动搞得怎么样了？”

“好极了！好极了！他这么一走，对于这个小镇来说真的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他们那种一心为公的精神，真的没得说！”

她顿时发现自己和布劳塞先生毫无瓜葛，但是她依然继续追问道：“那你们还要继续搞繁荣格菲

尔草原镇的运动吗？”

哈里支吾着说道：“呃，我们只是暂时先放一放，但是我们应该还会继续。哎，他有没有写信告诉你，走好运的高杰林在得克萨斯州打野鸭子一下打了好多啊？”

这个新鲜事一讲完，他们的热情就不再那么高涨了。卡罗尔环顾四周，得意扬扬地指给他们看哪个是参议员，并且又给他们说明了那个林冠花园的精致之处。这时，她感觉到有一个身着晚礼服，胡子上涂了蜡的男人正以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瞅着哈里那套亮棕色紧身便衣和久恩尼塔身上那件接缝处开了线的豆沙色绸缎子。有人竟敢这样看自己的朋友，她怒视相向，以示回应。

后来，她向他们挥手告别，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长长的火车轨道影迹中。她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

列车到站时刻表：哈里斯堡、匹兹堡、芝加哥。过了芝加哥之后呢？……她好像看到了阔别已久的湖泊和麦茬地，隐隐约约听见了秋虫的啁啾声和四轮马车的吱嘎声，萨姆•克拉克好像迎面走来问候他：“哎，哎，你还好吗？”

在芝加哥没有人会像萨姆一样关心她，为她而担心忧虑。

但是，就在那天晚上，一名刚从芬兰回来的男人住进了那个公寓。

## 二

卡罗尔和那位上尉在波瓦坦餐厅的花园屋顶上

聊天，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她看到一个熟悉的男人的背影，正嚷嚷着要给两个头发蓬松的姑娘买“软饮”。

她喃喃自语道：“哎，我好像认识他。”

“谁？那个吗？哦，他是布雷斯纳汉。珀西•布雷斯纳汉。”

“对，就是他，你之前见过他吗？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他很善良，虽然有点傻乎乎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的。我觉得他在汽车销售方面真是一个天才。但是他对于航空领域却一无所知。尽管拼命想成就一二，但是终究一无所获——因为他对此一无所知。富人喜欢瞎忙乎，到处逞能想成就事业，这也怪可怜的。你想和他说话吗？”

“不，不，我没有这个意思。”

# 三

卡罗尔正在看电影。这部电影广为宣传，思想深刻。鞭笞了满脸假笑的美发师，廉价的香水，后街闹市区所谓的红色奢华布料，还有自满的整天嚼着口香糖的那些胖女人。这部影片主要描绘的是艺术家的画室生涯。故事中的男主角画了一幅肖像堪称大家之作。他喜欢在抽烟时的烟雾里找灵感，他是一个勇敢、单纯但是很贫穷的画家。一头卷发。奇怪的是，他的杰作就像是一张放大了的照片。

卡罗尔准备退场了。

恰在此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位作曲家——由一个叫埃里克•瓦尔博格的演员饰演。

卡罗尔先是一惊，不敢相信，然后便是心底的一阵酸痛。头戴一顶贝雷帽，身着一件鹅绒夹克衫，正直直地瞅着她的人就是埃里克•瓦尔博格。

他在里面所承担的角色无足轻重，也演得一般。她暗自琢磨道：“本来我还以为他能有一番事业呢——”，但是立刻，她打断了自己的思绪。

她回到家，看了肯尼科特的来信。那些信虽然都是三言两语，味同嚼蜡，但是从中却衬托出另外一种品性，一种与那个身着鹅绒夹克衫、在一个帆布棚里演出时没精打采地弹着假钢琴的年轻小伙子相比完全不同的人格。

# 四

肯尼科特第一次来看她是在十一月，这是她到达华盛顿的第十三个月。每一次他说要来看她，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希不希望见到他。令她高兴的是，是他自己决定要来的。

她向单位请了两天的假。

她看着他，从火车上走下来，迈着坚稳的步伐，拎着沉重的行李箱，然而她却有点羞怯——他是如此伟岸的一个人。他们彼此亲吻着对方，并同时相互问候着：“你看起来气色很好，孩子怎么样啊？”“你看起来真的好健壮，亲爱的，一切都还顺利吗？”他咕哝着说：“我不想打乱你的计划，影响你的朋友，或耽误你其他的事情，但是如果你

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陪我去逛逛华盛顿，吃顿便饭逛逛影院，暂时忘掉工作的事情。”

到了出租车上，她才发现，原来他穿了一件柔软的浅灰色便衣，戴了一顶轻便的软呢帽，脖子上还戴了一条花色领带。

“喜欢这套新衣服吗？在芝加哥买的。我真的很希望你喜欢这款。”

他们在公寓里快乐地小憩了半个小时。她不免有点不安，但是肯尼科特并没有做出想要再吻她的样子。

他在小房间里踱步时，她发现他脚上的那双黄皮鞋擦得锃亮。在他的下巴颏儿上，还有一丝新近划破的伤痕，显然，他在列车进华盛顿之前刚刮过胡子。

在她带着他去参观国会大厦时，她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自己能在华盛顿立足，又认识了那么多人。在他问到国会大厦的圆拱顶有多高时，她估量了一下告诉了他；接着她又把参议员拉福莱特和副总统一一指给他看；吃午饭的时候，她轻车熟路，带着他穿过地道，来到了参议院的餐厅。

她发觉他有一点点谢顶。他的发型还是从左边分开，但是她却有点不喜欢。向下，她看到了他的手，发现指甲还是那样毛糙，这比刚刚看到他锃亮的皮鞋时的心情更加难受。

“你今天下午打算乘汽车到弗农吗？”她问道。

这是一件他早就计划过的事情。他也很乐意去。因为那里好像是上流社会人士所认为的旅游胜地之一。

在车上，他很害羞地拉着她的手，对她讲述着新鲜事儿：新校舍已经在挖地下室了，维达总是以那种方式看着马杰，让他很厌倦。可怜的切斯特•达沙韦是因为一场车祸身亡的。他并没有诱哄她去喜欢他。在弗农山的时候，他参观了那个嵌着镶板的图书馆和华盛顿的牙科器械。

她知道他喜欢吃牡蛎，想必已经听说了因为格兰特和布莱恩经常光临而名噪一时的哈维餐厅。所以，她就领他去了。在吃饭的时候，他平时的贴心声音、享受假日的愉悦，瞬间变为一种局促不安，他顿时想知道一些问题的明确答案，比如：他们俩现在是否还是夫妇关系等。但是他却什么都没问，对是否要她回家也只字未提。他清清嗓子，说道：“你瞧，我试了一下我们的那架旧照相机，来看看这些照片都拍得还可以吗。”

他倾身递给了她三十张格菲尔草原及附近乡村的照片。毫无防备地，她又陷入了照片的意境中。记得当初他追求她的时候也是通过照片来引诱她的。她又想到这是当年同样的情景，他还是苦心孤诣地想用以前美丽的回忆来打动她，但是一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她的这种想法顿时烟消云散。在那些照片里有：明尼马喜湖畔白桦树间太阳照射的蕨类植物，一望无际的麦浪滚滚的原野；他们从前常在其中玩的自己家里的前廊，还有那条她熟悉每个窗口、每张面孔的大街。

她把照片还给了他，夸赞了他的摄影技术。他又告诉了她一些摄影的知识——如焦距、曝光时间等。

吃完饭后他们闲扯到住在那个公寓里的朋友，然而有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最

后她实在按捺不住了。于是结巴着说道：“我让你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是因为我不确定你会在哪里歇夜。非常抱歉，我们的公寓已满，挤不下别人了。我先前确实应该先给你订一间房子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最好还是打电话问问威拉德或者华盛顿旅馆有没有房间。”

他忧郁地看着她。仿佛是在问，而她仿佛该回答她是否会去威拉德或者华盛顿旅馆。但她却假装没有读懂他的意思，要不是他温顺大度，她早就恨死他了。但是他既没有温顺也没有恼怒。他还是从容不迫地说道：“啊，也许我最好那样做吧。等一下。那如果我搭一辆出租车到你公寓玩一会儿怎么样？（天哪，那些出租车司机太冒失了，尤其是在拐弯时，比我还要冒失）我想见一下你的朋友们——她们肯定很有趣——也许我会顺便看一下休是怎么睡觉的。想知道他怎么呼吸。当然啦，我并不

是说他可能患有小儿咽扁桃体肿大，但是我想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嗯？”他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一回到公寓，他们就看到了那两个室友和那个因为参加妇女参政运动而坐过牢的女孩。奇怪的是，肯尼科特跟她们聊得很投机。听到那个女孩子在监狱中绝食抗议的故事，他忍俊不禁；他还告诉那个秘书当打字打得眼睛累了应该怎样做；那个教师问他，如果不是一个朋友的丈夫，而是一名医师，你觉得给感冒注射预防针到底有没有必要。

卡罗尔觉得肯尼科特的谈吐还蛮跟得上她们的。

他当着众人的面，像一个大哥哥似的亲吻了她一下，道了声晚安就走了。

“他真的很好。”她的室友说道，接下来就想

等着她讲述一下他。但是她们没有听到，她心里也不愿意去说。她根本找不到要谈论的东西。她也懒得费心思去分析和控制了。让他们顺其自然吧。

次日清晨，他回公寓来吃早餐，随后就刷盘子。那是她唯一一个怨恨的理由。以前他回到家从来都不会想到去刷盘子！

她带着他去遍了景点——财政部大厦、纪念碑、柯克伦画廊、汛美大厦、林肯纪念堂以及它后面的波托马克河、阿林顿公墓和李将军旧邸的圆柱。尽管在游玩时他表面上很高兴，但是总觉得他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因此卡罗尔有点生气。之前，他的眼神都非常直接坦率，然而现在却很深不可测。当他们穿过拉法埃特广场时，回首看到白宫正门前矗立着的杰克逊雕像，他叹了口气说道：“真希望早就这样到处跑跑。当年在大学的时

候，我还要打工，不打工也不学习的时候吧，就知道瞎胡闹了。当时我们那帮人就是流浪和抓捕凶手厉害。要是我们早点被抓，早点被送到剧院的话，可能我现在就会成为你所谓的有才华了。”

“哦，亲爱的，不要那么自卑嘛！你很有才干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很精明的医师啊！”

他苦苦搜寻着他想说的话，终于他顿言：

“毕竟你还是很喜欢格菲尔草原的那些照片的，对吗？”

“是啊，当然啦！”

“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古老的城镇应该不是一个不好的决定，是吧？”

“哪儿啊，当然不是啦。就像我之前急切想见

到海多克一家一样，我会很高兴的。但是你务必要理解我！这并不代表着我不再评头论足。虽然我很乐意去见一下我的那些老朋友，但是这并不是说非要为此把格菲尔草原闹得沸沸扬扬的。”

他连忙抢着说道：“不不不，当然不会。我知道的！”

“但是我知道你想和我这么一个凡事都追求完美的人在一起生活肯定会感到厌倦的。”

他咧开嘴笑了。她喜欢他的笑。

## 五

肯尼科特非常兴奋地见到了许多好玩的人和物：年老的黑人马车夫、海军上将、飞机、国税大厦、“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林黑文特产牡蛎、最高法院大厅、纽约剧院经理、林肯去世时所住的那栋房子、意大利军官的大氅、中午卖盒饭的手推车、切萨皮克运河上的大型豪华游艇，以及能够同时拥有马里兰州牌照的哥伦比亚特区的汽车。

她执意要带他去她最喜欢的白绿掩映的小屋和乔治风格的房子。他也觉得一座以玫红砖墙为衬，配上扇形气窗和白色百叶窗的房子要比盒子式的木头房子更有家的感觉。他禁不住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它们让我想起了古典圣诞节时的场景。哎，如果你一直坚持的话，说不定我和萨姆都会作诗了。哎，我有没有跟你提过杰克•埃尔德把他的车子给漆成深绿色的了？”

# 六

他们在共进晚餐。

肯尼科特示意道：“今天你带我去那些地方之前，我本已经拿定主意了，以后我们盖新房子的时候，我就会完全按照你的设想来装修。我呢，对于地基和取暖设备等东西很内行，但是对于建筑艺术，我确确实实很外行。”

“啊，亲爱的，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对此也是一窍不通啊。”

“唉，得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的话，车库和卫生管道由我来管，剩下的就由你来费心

了。”

卡罗尔半信半疑地说：“你真好。”

“卡丽，你听我说，你可能觉得我是在讨好你。但我不是。我也不会再让你返回格菲尔草原了！”

卡罗尔打了一个哈欠。

“这真的是一次卓绝的心理斗争。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想通了。除非你自愿回来，不然我觉得你是忍受不了格菲尔草原的生活的。我也不必说我急切地想拥有你。我也不会恳求你。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是怎么等你的。每一次邮差上门来，我都渴望有你的信件，但是当我收到后我又害怕打开它。我是多么渴望你在信中说你马上就要回来。就这样地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你知道吗？过去的那一整个夏天

里，我一次都没有去过湖畔的那间小屋。我只是不能忍受看着别人在水中打闹嬉戏，而你却不在我身边。我过去常常坐在镇上的长廊里，仅仅想着你只是去一趟药房，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是等到天都黑了，我依然在那儿默默守望着那条街，你始终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房间是如此的寂静空荡，我不想一个人进去。有时候，我会睡在那里，在我的椅子上，直到次日的午夜我才会醒来。醒来后却发现我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守护着这间空房——天啊，请把卡丽还给我吧。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我没有强求你来，而你来了，我将会多么高兴。”

“你真是——这实在是——”

“再者，坦白的说，我从没有很坚决地认为自己很合适。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两个人就是你和孩子。但是有时候，你一对我冷淡，我就会觉得孤

独、心痛，好像被你抛弃了，再也不会爱我了——”

卡罗尔同情地挽回道：“好了，就让我们把那些都统统忘掉吧。”

“但是，在我们结婚之前还记得你说过吗？如果你的丈夫做了错事，你一定会让他自己知道。”

“我说过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我也不想去想了。哎，亲爱的，我知道你费了很大的心思来让我开心。只是——我不能想，我也不知道我想些什么。”

“那就听我说，不要去想了。这就是我让你做的事。向单位请两周的假。这里的天气渐渐变得凉爽了。让我们一同去查尔斯顿、萨凡纳或者佛罗里达去玩玩吧。”

“去度我们的第二个蜜月吗？”她不确定地问。

“不，不要那样叫嘛，管它叫作第二次恋爱吧。甭管其他的了，我只想再有一次追随你的机会。有你这样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女孩来陪我，我真的觉得好珍贵——那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南方玩玩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你就把自己当成我的一个妹妹就好了——然后我会给休找一个护士来照顾他！放心吧，我会找华盛顿最好的护士照顾他的。”

# 七

这是玛格丽特别墅，四周围绕着棕榈树和宁静

的港湾。卡罗尔终于回心转意了。

当他们坐在上面的阳台上，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时，卡罗尔哭诉着："你会和我一起回到格菲尔草原吗？你给我做决定吧。我已经不想困扰在选择中了。"

"不用了，还是你自己做决定吧。说实话，除了这次蜜月旅行，我不想让你回家了，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

听了这些，她只是静静地凝望着他。

"我只想让你到那儿的时候很满意。我会尽全力让你开心，不过我也会做出一些突破。所以我想让你花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这时，她如释重负。她依然还有机会享受无限的自由。她会去——哦，不管怎样，在她重回格菲

尔草原之前，她也想去欧洲看一看。但是她也更加坚定地尊重肯尼科特。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可以构成一个故事。她知道，虽然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事迹、没有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奇迹的魅力，也没有勇猛的挑战，但是对于她而言，却意义重大，因为她是一名平凡的女子，是时代赋予了她言论和反抗的勇气。然而，她并没有想到威尔•肯尼科特也有一则故事，故事中她的成分和她在自己故事中的成分一样多；他的故事中也有像自己那样的困惑与隐瞒，还有对温情的热切渴望。

继而她握住了他的手，共同凝望着幻妙的大海，陷入了沉思。卡罗尔留在华盛顿；肯尼科特回到了格菲尔草原镇，他的来信依旧枯燥无味，还是在谈什么修自来水管啊，什么打鸭子啊，什么费奇罗斯太太得了乳突炎等。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她问一位妇女参政运动领袖。她应不应该回老家？

这位领袖厌倦地说道：

“亲爱的，我是一位非常自私的人。我实在想不出你丈夫有什么用处，而且在我看来，你的孩子在这里上小学，不比在你老家简陋的房子里上学差。”

“那么你觉得我最好不要回去，是不是？”卡罗尔听到最后不免有些失望。

“当然事情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简单。我说我很自私，意思是，我思考问题的唯一出发点是，能不能有助于推动妇女政治权利的建设。那你呢？坦白说，我没有考虑你的实际情况。你要记住，当我说‘你’的时候，不仅仅是指你一个人。我想到的

是每年来到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的成千上万名妇女，她们不满于家庭的禁锢，来此追求自由的天堂——有各种各样的人，从戴着棉手套、年过半百的害羞老妈妈，到刚从瓦萨女子学院毕业，就在自己父亲的工厂里组织罢工的年轻姑娘们！你们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帮到我，但只有几个人能接替我的位置，因为我有一个优点（唯一的优点）：为了爱上帝，我可以放弃我的父母和孩子。”

“这对你来说是种考验：你是如大家所说的来‘征服东部’的吗？还是只为了征服自己？”

“这比你们能了解到的更为复杂——这也远比我当初假装地勤人员，企图改变世界的时候能了解到的更为复杂。要‘征服华盛顿’或者‘征服纽约’，最困难的就是不能以征服者自居！在以前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作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

书能卖上十万册，雕塑家渴望在大户人家得到盛情款待，即使像我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唯一的雄心壮志就是能有朝一日竞选到公职，被邀请到各地演讲。但是我们这些爱管闲事的人现在把一切都搅乱了。现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有一件事情是可耻的，那就是显而易见的成功。有些社会活动家相当受富人们的欢迎，那肯定是因为他们软化了自己的哲学观念，以取悦他们，有些作家也能赚很多钱——全是些可怜虫，我听说他们还会像那些衣着破旧但坚忍不屈的小说家赔礼道歉；我也见过他们以出卖电影版权发财，但一点儿也不觉得羞愧。

“你愿意在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牺牲吗？随着你的出名，你爱的人会越来越不喜欢你，最大的失败就是毫不费力的成功，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就是能够彻底放弃个人利益，为那些唾弃你的不领情的无产阶级，快乐地奉献自己的人。”

卡罗尔奉承地笑了笑，表示她确实想牺牲自己，但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知道；恐怕我做不了女英雄。我还没有完全脱离我的家庭。为什么我还没做过什么有用的——”

“这不是英雄气概的问题，而是忍耐力的问题。你们中西部的人是双清教徒——草原上的清教徒再加上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表面像直率的边远居民，但内心却梦想成为风雨中的普利茅斯岩石。你要是想在那里获得成功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或许这是可行的唯一办法：仔细观察一下你的家庭、教会和银行的各种规矩，多问它们为什么是这样制定的，这是谁最先制定下来的。如果我们都能这样刨根问底，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被文明化，根本用不了我那个愤世嫉俗的人类学朋友说的那样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要是让人们定义自己的工作，家庭主妇们希望的就是舒适、愉快、合算的家务活。

这是我知道的最危险的想法了！”

卡罗尔陷入沉思之中：“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继续问问题。这样的事我做了不少，但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这是我能做到的所有的事。我要回去问埃兹拉•斯托博迪，为什么他要反对铁路国有化，我也要去问戴夫•戴尔，为什么一个药剂师总是喜欢让别人叫他‘医生’，说不定我还会去问问博加特太太，为什么她总是戴一块寡妇面纱，那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一只死了的乌鸦。”

这位妇女领袖直直身子继续说道：“你有一点是让我羡慕不已的。你有一个孩子。那永远是我的奢求。我睡觉的时候经常会梦到孩子——一个孩子——我经常溜到公园看他们玩耍。（在杜邦圆形广场上玩耍的孩子就像一座罂粟花园，让我着迷）那些反对派说我根本就不像个女人！”

卡罗尔听到后有些惊慌失措，她暗暗想到：“休是不是也应该去呼吸一下乡下的空气？我不会让他变成一个乡巴佬的。我不会让他在街角游手好闲、虚度光阴的……我觉得我一定能做到。”

在回家的路上，她又想到：“既然我已经赶超别人很多，加入了联合会，参加过罢工，见识了团结一致的力量，我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要是我想走得话，没人会拦得住我的。将来我一定要和他去欧洲……要是他不去的话，我就自己去。

“和我住在一起的都是些不怕坐牢的人。我可以去请迈尔斯•伯恩斯塔姆那样的人来我家吃饭，我才不怕海多克两口子说闲话……我想我可以的。

“我要把伊弗特•吉尔贝的歌声和埃尔曼的小提琴曲带回去。它们是唯一能比秋天残茬上的蟋蟀叫声更动听的声音。

“我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笑了，面对流言蜚语可以更加平静了——我想我可以。”

尽管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去，但并不是落荒而逃。她为自己的反叛精神感到高兴。那个大草原再也不是烈日下荒芜的土地；它是一头活生生的黄褐色野兽，她要与之抗争，在抗争中让它变得美丽；在乡镇的街道上，她能够看到希望的影子，听到前进的号角，那里还有神秘而伟大的种子。

## 八

以前卡罗尔对格菲尔草原镇的强烈憎恶，现在已经烟消云散。她现在把它看作一块亟待开垦的殖民地。带着同情心，她想起了肯尼科特为小镇居民

的辩护：“他们都是些好人，辛勤工作，尽全力把自己的家变得更好。”她深情地想起了大街初建成时期的简陋和仅能临时避风躲雨的褐色小棚屋；它们的寒碜与封闭，真让人觉得可怜；她们甚至在妇女读书会的论文中引经据典，宣扬自己对文化的断言；还在鼓吹“繁荣格菲尔草原镇运动”时假装伟大，这全都让卡罗尔深表同情。这时她好像看到了尘雾弥漫的大草原，大街上洒满余晖，一大排开拓者曾经住过的棚屋里，孤独的人们正在企盼她的归来，他们的表情严肃而落寞，就像是一个朋友都已经去世的孤独老人。她记起肯尼科特和萨姆•克拉克非常喜欢听她唱歌，现在真恨不得立马跑回去唱给他们听。

“终于，”她高兴地说道，“我能以一种更加平和的态度来面对格菲尔草原镇了。我现在可以爱它了。”

她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这么宽容，不由得骄傲起来。

凌晨三点她就醒了，原来是做了一个噩梦，梦到自己被埃拉•斯托博迪和博加特寡妇百般折磨。

“我一直想把格菲尔草原镇变成一个童话世界。至今人们总觉得自己的家乡是最好的，那里有欢乐的童年，杰出的大学朋友。可是我们却把这一切都给忘了。我把这一切全都忘了的时候，大街仍看不到自己的形单影只和无限遗憾。它自以为是上帝庇护下的乐园。它没有在等我。有没有我，它都不会在意。”

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她依旧把格菲尔草原镇看作自己的家园，它正在光彩夺目的夕阳下等她回去。

# 九

卡罗尔在华盛顿又住了五个月才离开；在这五个月里，她贪婪地收集音乐和绘画，可带回去帮她应付将来漫长寂静的岁月。

她在华盛顿住了将近两年。

卡罗尔动身返回格菲尔草原镇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在胎动了。

# 第三十九章

## 一

一路上，卡罗尔一直都在想象回到家后会是什么感觉。谁知回来后一切竟全都如她所想。看到每一个熟悉的门廊，听到每一句真诚的寒暄问候："喂，你好！"她都会非常高兴。她回家的消息成了镇上最重要的新闻。她整天东奔西跑拜客访友，给远方的朋友打电话。久恩尼塔•海多克激动地谈起了那次在华盛顿的邂逅，简直把卡罗尔捧成了上层社交人物的核心。这个老冤家现在看上去竟成了她最亲密的朋友，至于维达•舍温，因为一直

和她很亲热，所以现在远远地站着，唯恐她搬出一大套从外面学来的异端学说。

晚上的时候，卡罗尔来到了面粉厂。面粉厂后面是个电灯厂，里面的发电机发出嗡嗡嗡的奇怪声响，到了晚上听着就更响了。钱普•佩里正坐在外面守夜。他伸出两只青筋暴起的手，吱吱地说：“我们都太想你了。”

华盛顿认识的人谁会想她呢？

有谁在华盛顿能像盖伊•波洛克那样忠实可靠呢？每次在大街上看到他，他的脸上总是挂满笑容，看上去好像是一件永远属于自己的东西。

一个星期后她觉得这次回来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后悔。每天的生活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和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上班没什么区别。这就是她的职责

所在；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细节，说些毫无意义的话语；那又能怎么样？

原来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现在证明那全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原来一登上回来的列车，心情无比激动，她打算放弃那间自己的小屋，试着和肯尼科特在一个房间睡觉。

她进门十分钟后，肯尼科特就含糊地说：“听我说，我把你的房间一直留着，一切都是保持原样。我现在尝试着用你的想法看问题。两个亲密的人总要去适应对方的性情的。老实说，我现在也非常喜欢单住一个房间，好反省自己。”

## 二

在她离开的城市华盛顿，人们经常坐到深夜谈论世界巨变、欧洲革命、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自由诗体。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她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格菲尔草原镇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谈论禁酒令问题，都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某个地方，十三美元就能买一夸脱威士忌，还有自己在家里酿啤酒的秘方，“生活成本的增加”，总统选举，克拉克的新车，以及赛伊•博加特身上长期形成的臭毛病。他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和两年前的一样，甚至和二十年前的几乎相同。更甚者，二十年后还是一样。这个世界就像一座火山，庄稼人都在这个山底下耕地。火山偶尔喷出的熔岩就会把他们最好的庄稼给毁了，让他们惊恐万分，承受巨大的伤害，但他们的

亲属还是照样把这些农田继承下来，一两年后就又恢复了耕种的状态。

前一阵儿镇上新添了七栋平房和两家汽车修理厂，肯尼科特把这个看得极为重要，但卡罗尔却不以为然。只是淡淡地说道：“哦，是啊，我觉得它们看起来很不错呢。”她真正注意到的变化是新落成的校舍，周围有赏心悦目的砖墙，宽大的窗户，健身房，还有专供学习农技和烹饪的教室。这一切都暗示了维达的成功，这把她也搅动得想做点事情——什么事情都行。她跑去找维达，高兴地说：“我想和你一起工作。我会从基层做起的。”

她果真开始工作了。她每天都到农妇休息室帮忙值一个小时的班。她突发奇想，把那张松木圆桌子漆成了黑色和橘红色，这把妇女读书会的会友们吓了一跳。她一边和那些农妇们闲谈，一边帮她们

哄孩子，感到非常高兴。

她匆忙往芳华俱乐部赶，去和那些会友们聊天，由于心里一直在想一会儿要谈什么，就根本无暇顾及大街的丑陋了。

现在上街她非常喜欢戴夹鼻眼镜。她开始问肯尼科特和久恩尼塔这样是不是看上去更年轻，比她的实际年龄三十三岁小多了。那副眼镜总是夹疼她的鼻子。所以她就又想换上普通眼镜。但一戴上普通眼镜，显得就更老了，而且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不行！她还是暂时不要戴普通眼镜了。但她曾经在肯尼科特的诊所里试戴过一次，确实比夹鼻眼睛舒服多了。

## 三

韦斯特莱克大夫、萨姆•克拉克、纳特•希克斯，还有德尔•斯纳弗林正在德尔的理发店里聊天。

“喂，现在我经常看到肯尼科特的妻子在农妇休息室里瞎忙活呢。”韦斯特莱克大夫说话的时候，格外强调“现在”这两个字眼儿。

德尔正在给萨姆刮胡子，听到他的话后就把手里的活儿停了下来，刷子上的泡沫一直往下流，他打趣道：

“看她还能干什么。他们说她以前总是抱怨我们小镇不够漂亮，委屈了她这样城市来的姑娘，她还想让我们多交三十七块九毛钱的税，用来把小镇修得更漂亮点儿，比如说，在消防栓上套个罩子，

在草坪上立几尊塑像——”

萨姆生气地把嘴边乳白色的泡沫吹掉，哼了一声说：“一个聪明娘们儿来指导我们这些大老粗建设这个小镇，这是咱们的运气，是件好事儿。就算她爱找事儿，那也比吉姆•布劳塞强，他就知道吹牛，炫耀自己的工厂。就算肯尼科特太太有时太过活泼，那她也算个聪明人。看到她回来，我真高兴。”

韦斯特莱克大夫见风使舵，改口说：“我也是啊！我也是啊！她的言谈举止非常文雅得体，而且博览群书，或者就算是小说也行啊。当然她和其他女人都一样——立场不坚定——没有学者的风度——根本不了解政治经济——经常把别人的话信以为真。但话又说回来，她还是一个好女人。看她把农妇休息室收拾得多干净，这个休息室可是咱们小

镇的一大特色，能为小镇招来不少生意呢。既然肯尼科特太太在外面待了那么长时间，比起以前那些愚蠢的想法，她应该高明了不少吧。或许她已经意识到了，要是她还是想尽办法教我们为人处世，大家都会笑话她的。”

“当然了。她早晚有一天会恍然大悟的，”纳特•希克斯咂着嘴唇，以一副公正的态度说道，“要我看，整个镇上她长得还是很好看的。天哪！”他的语气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我猜她现在肯定还在惦记以前在我这儿干活的瑞典小伙子瓦尔博格！他俩真是天生一对！一起谈诗谈月光！要是他俩一直那样卿卿我我，还不知道能发展成什么样呢——”

萨姆•克拉克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胡说八道，他俩从来就没想过什么谈情说爱。他们就是谈

谈书之类的东西。我告诉你，卡丽•肯尼科特是个聪明的女人，而且那些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女人都会有些可笑的念头，但当她们有了三四个孩子之后，就不会这样了。你看着吧，等这几天她安下心来。她就会去主日学校教书，帮忙组织社交活动，还会做好自己应做的，不去插手经济和政治了。一定是这样的！”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的谈话都是关于她的长筒丝袜，她的儿子，她跟肯尼科特分房睡觉，她喜欢听的音乐，她和盖伊•波洛克的老交情，她在华盛顿大约挣多少钱，以及她回来后说的每一句话。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允许卡罗尔•肯尼科特继续活跃下去，接着他们又津津有味地听纳特•希克斯讲一位旅行推销员和一个老处女之间的风流故事。

# 四

不知道什么原因，卡罗尔总觉得莫德•戴尔好像很不高兴她回来。在芳华俱乐部的聚会上，莫德就很神经质地咯咯笑着对她说：“哦，我想你一定是发现战时工作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在家，溜出去玩吧。久恩尼塔！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让卡丽给我们讲讲她在华盛顿认识的军官吗？”

她们都凑过来，盯着她看。卡罗尔看着她们。她们的好奇心看上去很自然，但又无关痛痒似的。

“哦，是啊，确实要给你们讲一讲啊，但还是改天吧。”她打着哈欠说道。

她不再把贝西舅妈当作敌人，争取自己的独立了。她知道，贝西舅妈并不是要事事阻挠；她只是

想为肯尼科特一家子做点儿什么。卡罗尔突然发现人老了就是个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体力和活力不及年轻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再被年轻人需要了；他们的爱和苦口婆心几年前还是那么重要，现在提出来只会被年轻人讥笑。现在她明白了，当初贝西舅妈跌跌撞撞走过来，送上一瓶野葡萄酱的时候，是真心希望她这个外甥媳妇了解做酱的秘方，向自己请教一番呢。从这以后，每当贝西舅妈喋喋不休地训话时，就算生气她也会认真听着。

现在就算听到博加特太太的话，她也不会感到生气了，有一次她听到："现在禁酒令我们已经争取到了，所以我觉得下一件大事就是让大家过好安息日，而不是去弄什么禁烟令。凡是在主日去打棒球或是看电影的，都算是违法的人，都要被抓起来。"

只有一件事伤害了她的虚荣心，那就是很少有人向她打听华盛顿的事。当初珀西•布雷斯纳汉回乡的时候，乡亲们对他毕恭毕敬，求他讲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对卡罗尔的事，大家都不感兴趣。当初自己还幻想回家的时候，大家都把她当作荣归故里的女英雄，这真是可笑；虽然她自己琢磨的时候，也觉得很可笑，但她内心还是十分受伤。

## 五

八月里，卡罗尔生了一个女儿。她无法做出决定，是让女儿成为一个妇女运动领袖呢，还是让她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太太，还是两者兼有。但是她决定一定要让女儿上纽约的瓦萨女子学院，入学的时

候，给她做一件漂亮衣服和一顶黑色小圆帽。

# 六

休在吃早餐的时候总是爱说很多话。他非常想谈谈自己对猫头鹰和F大街的印象。

“不要发出这么多噪声。你话太多了！”肯尼科特咆哮着说。

卡罗尔也生气了：“不要用那种口气和他说话！你为什么就不能听他讲讲呢？他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你这是什么观点？你是说要让我浪费一天的

时间听他胡扯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首先，他要开始学一些规矩了。从现在开始，他就要变得有教养。”

“不管是规矩也好，纪律也好，我从他那儿学的，要比他从我这儿学的要多。”

“这是什么？这是你去华盛顿学的新的育儿理论吗？”

“或许吧。你不觉得孩子也是人吗？”

“那是肯定的。但也不能让他一个人一直说吧！”

“当然不可以。我们也有我们的权利。但是我

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像我们一样，也有很多想法，我就是要让他发展自己的想法，而不采取格菲尔草原镇的处置方式，把他们的想法都扼杀掉。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保证你我都不去‘教育’他。”

“好了，我们别为这个争吵了。可是我是不会宠坏他的。”

十分钟后，肯尼科特就把这次争吵忘记了；这时，卡罗尔也忘记了。

## 七

趁着秋高气爽的一天，肯尼科特夫妇和萨姆•

克拉克夫妇开了车，到两湖之间打野鸭子去了。

肯尼科特交给了她一支轻便的0.26口径猎枪。她第一次学习狩猎，毫不退缩，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些飞来飞去的野鸭子。她懂得了枪管末端那个小小的准星和瞄准目标很有关系。这时候，她几乎高兴得像个小孩；她和萨姆同时开枪打一只野鸭，而萨姆硬说那是她一枪打中的，她几乎也信以为真了。

她坐在芦苇丛生的湖岸上休息，听克拉克太太有气无力地胡扯。黄昏依旧灰蒙蒙的。

他们背后是一片片黑色的沼泽。犁过的地里散发出一股股清香的味儿，湖面上泛着红色。那两个男人正等着射击最后一批野鸭子，他们说话的声音在凉风中听得格外清楚。

“靠……左边！”肯尼科特拖长了声音。

三只野鸭排成一队，从天空中俯冲而下。枪响了，一只野鸭从空中摔下来。那两个男人划着小船去找他们的猎物，迅速消失在芦苇丛里。他们愉快的谈话声，轻轻溅起的水花声和轻缓的划船声，从茫茫暮色中传来。此时，天上有一大片浓烈的火烧云，倾泻在静静的港湾里。它迅速改变了，湖面映照得就像一块静谧的大理石。肯尼科特大声呼喊着："喂，我的宝贝儿，咱们回家啦。很美味的晚餐啊。"

"我要和埃塞尔一起坐在车后面。"卡罗尔在车旁边说。这是她第一次这么直呼克拉克太太的名字；卡罗尔也是生平第一次愿意坐在车后座上，她也是缅因街的女人了。

"我饿了。在饿的时候尝尝烤鸭的味道，倒也不错。"一路上，她心里高兴地想着。

她越过静谧的田野，眺望着西方。她发现土地连绵不断，一直延伸到落基山和阿拉斯加。她发现，当其他的帝国渐渐沉寂下去的时候，一个主宰将会蓬勃发展。她知道，在这之前，将有好几百代人像他们自己渴望的那样挣脱囚笼，摆脱枷锁，最终却免不了悲剧的发生。

“明天晚上我们一起看电影去吧。一部拍得很棒的片子。”埃塞尔•克拉克提议说。

“本来，我打算看一本新书的……但是，好吧，那我们走吧。”卡罗尔回答说。

# 八

“真让人气愤！”卡罗尔对肯尼科特叹息道，“我心里一直在想，想要每年搞一个合欢节，到了那一天，整个镇上的人都要忘掉不快，出门相聚，一起出来参加运动会、野餐会和交际舞会。可是哪知道伯特•泰比——你们为什么偏偏推选他当镇长不可呢？——他却窃取了我的想法！他想搞那么一个由全镇居民人人参加的节日，但他还打算邀请一位政客来做次演讲。但他的节日正是我竭力回避、坚决不搞的东西。事前他还征求维达的意见。不用说，她肯定表示赞成了。”

肯尼科特一面在给闹钟上弦，一面还在琢磨，他们也慢慢地走上楼去。

“是的，”肯尼科特横插一脚，“很显然你一定十分不高兴的。”他和颜悦色地说。“你真的要为了这个节日的成功而如此努力吗？你难道还要搞

什么净化，做社会改革，难道你不累吗？”

“嘿，我工作还没开始呢！”她把他领到婴儿室门口，指着她女儿那一头绒毛似的褐色的短发说，“你看到枕头上的那个东西了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现在我就告诉你，那是一枚炸弹呀——它会震透合会的虚伪。你们保守派要是聪明点的话，你们不如趁他们沉睡在婴儿床上时，就把他们早早斩草除根。设想一下，那个小孩在公元2000年他死的时候会看到或是经历什么呢？恐怕全世界的工人已经联合起来，人造太空飞船正在驶向火星！”

“哦，是的，到了那时候，说不定会翻天覆地。”肯尼科特打着哈欠说。

她坐在他的床沿，而肯尼科特正在衣柜里找他的一条领带。他明明以为就应该在柜里，可是却根本不在。

“我要一如既往干下去。我觉得很幸福。但这个盛大节日却让我看到自己失败得多么彻底。”

“那条该死的领带，怎会找不着了。”肯尼科特咕哝着，然后大声嚷道：“是的，我觉得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她拍打着他的枕头，铺下他的被子，一面大声说：

“但是，我也不能说全无成功。我从来没有嘲笑过自己的理想，也没有为我的失败找借口。我始终不承认大街是个十全十美的地方！我始终不承认格菲尔草原镇比欧洲还要伟大、还要宽阔！我始终不承认像只是洗碗碟就会让天底下的所有妇女心满意足！就算我没有为原则斗争，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

“当然啰。你的确是这样。”肯尼科特说道，“哦，得了，晚安。我觉得明天也许会下雪。恐怕一会儿就得把防风窗关好。喂，你有没有留意小女孩儿把螺丝刀放在哪儿了？”